警世通言

叙

野史盡眞乎、曰、不必也、盡贋乎、曰、不必也然則去其贋而存其眞乎曰、不必也六經語孟、譚者紛如、歸于

令人爲忠臣、爲孝子、爲賢牧、爲良友、爲義夫、爲節婦、爲樹德之士、爲積善之家、如是而已矣、經書著其理、史傳述其事、其揆一也、理

著而世不皆切磋之彥事述而世不皆博雅之儒于是乎村夫稚子里婦估兒以甲是乙非爲喜怒以前因後果爲勸懲以道聽途

說爲學問、而通俗演義一
種、遂足以佐經書史傳之
窮而或者曰、村醪市脯、不
入賓筵、烏用是齊東娓娓
者爲、嗚呼、大人子虛、曲終

奏雅、顧其旨何如耳、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麗其人其眞者可以補金匱石室之、遺而贋者亦必有一番激揚勸誘悲歌感慨之意

事眞而理不贋即事贋而理亦眞不害于風化不謬于聖賢不戾于詩書經史若此者其可廢乎里中兒代庖而割其指不呼痛或

怪之、曰、吾頃從玄妙觀聽說三國志來、關雲長刮骨療毒、且談笑自若、我何痛爲、夫能使里中兒頓有刮骨療毒之勇、推此說孝而

孝、說忠而忠、說節義而節義、觸性性通、導情情出、視彼切磋之彥、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喪質、所得竟未知熟贋而熟眞也、隴西

君海內畸士、與余相遇于棲霞山房、傾蓋莫逆各敘旅況、因出其新刻數卷佐酒、且曰尚未成書、子盍先爲我命名、余閱之、大抵如

僧家因果說法度世之語、譬如村醪市脯、所濟者衆、遂名之曰警世通言、而從臾其成、時天啟甲子臘月豫章無礙

居士題

又〻

醒世通言目次

可一主人評

無礙居士較

第一卷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第二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第三卷

王安石三難蘇學士

第四卷

拗相公飲恨半山堂
第五卷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第六卷
俞仲舉題詩遇上皇
第七卷
陳可常端陽僊化
第八卷
崔待詔生死冤家
第九卷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第十卷

錢舍人題詩燕子樓

第十一卷

蘇知縣羅衫再合

第十二卷

范鰍兒雙鏡重圓

第十三卷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第十四卷

一窟鬼癩道人除怪
第十五卷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第十六卷
張主管志誠脫奇禍
第十七卷
鈍秀才一朝交泰
第十八卷
老門生三世報恩
第十九卷

崔衙內白鷂招妖
第二十卷
計押番金鰻產禍
第二十一卷
趙太祖千里送京娘
第二十二卷
宋小官團圓破氈笠
第二十三卷
樂小舍拚生覓偶
第二十四卷

玉堂春落難逢夫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途窮懺悔

第二十六卷

唐解元出奇玩世

第二十七卷

假神僊大鬧華光廟

第二十八卷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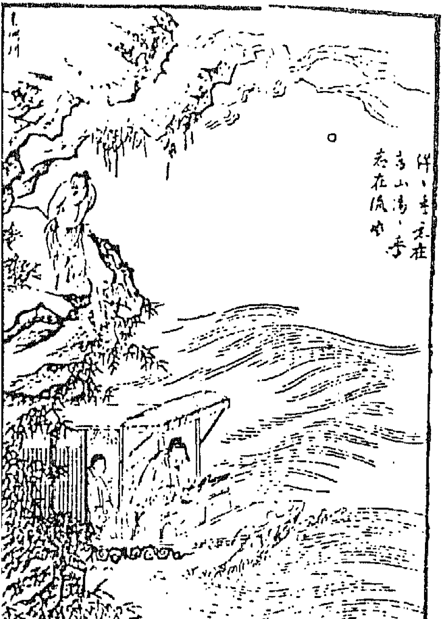
第二十九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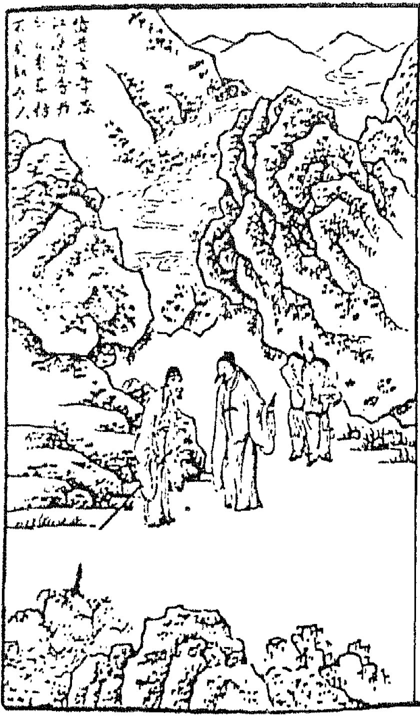
宿香亭張浩遇鶯鶯
第三十卷
金明池吳清逢愛愛
第三十一卷
趙春兒重旺曹家莊
第三十二卷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第三十三卷
喬彦傑一妾破家
第三十四卷

王嬌鸞百年長恨
第三十五卷
况太守路斷死孩兒
第三十六卷
趙知縣火燒皂角林
第三十七卷
萬秀娘仇報山亭兒
第三十八卷
蔣淑貞刎頸鴛鴦會
第三十九卷

福祿壽三星度世
第四十卷
旌陽宮鐵樹鎮妖

警世通言目次


峨々乎志在
高山洋々乎
志在流水


[illegible]世文字來
江[illegible][illegible]寄丹
[illegible]知[illegible][illegible]情
不[illegible]知[illegible]人

第一卷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浪說曾分鮑叔金　誰人辨得伯牙琴
於今交道奸如鬼　湖海空懸一片心

古來論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牙他兩個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不以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之薦為齊相這樣朋友纔是個真正相知這相知有幾樣名色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知心聲氣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聽

在下說一椿俞伯牙的故事列位看官們要聽者洗耳而聽不要聽者各隨尊便正是

知音說與知音聽　不是知音不與談

話說春秋戰國時有一名公姓俞名瑞字伯牙楚國郢都人氏即今湖廣荊州府之地也那俞伯牙身雖楚人官星卻落於晉國仕至上大夫之位因奉晉主之命來楚國脩聘伯牙討這個差使一來是個大才不辱君命二來就便省視鄉里一舉兩得當時從陸路至於郢都朝見了楚王致了晉主之命楚王設宴款待十分相敬那郢都乃是桑梓之地少不得去看

一看墳墓、一會親友、然雖如此、各事其主、君命在身、不敢遲留、公事已畢、拜辭楚王、楚王贈以黃金采段、高車駟馬、伯牙離楚一十二年、思想故國江山之勝、欲得恣情觀覽、要打從水路大寬轉而回、乃假奏楚王道、臣不幸有犬馬之疾、不勝車馬馳驟、乞假臣舟楫以便醫藥、楚王准奏、命水師撥大船二隻、一正一副、正船單坐晉國來使、副船安頓僕從行李、都是蘭橈畫槳、錦帳高帆、甚是齊整、羣臣直送至江頭而別、

只因覽勝探奇　不顧山遙水遠

伯牙是箇風流才子、那江山之勝、正投其懷、張一片風帆、凌千層碧浪、看不盡遙山疊翠、遠水澄清、不一日、行至漢陽江口、時當八月十五日、中秋之夜、偶然風狂浪涌、大雨如注、舟楫不能前進、泊於山崖之下、不多時、風恬浪靜、雨止雲開、現出一輪明月、那雨後之月、其光倍常、伯牙在船艙中獨坐無聊、命童子焚香爐內、待我撫琴一操、以遣情懷、童子焚香罷、捧琴囊置於案間、伯牙開囊取琴、調絃轉軫、彈出一曲、曲猶未終、指下刮刺的一聲響、琴絃斷了一根、伯牙大驚。叫童子去問船頭、這住船所在是甚麼去處、船頭

答道、偶因風雨停泊於山脚之下、雖然有些草樹、並無人家、伯牙驚訝、想道是荒山了、若是城郭村莊、或有聰明好學之人、盜聽吾琴、所以琴聲忽變、有絃斷之異、這荒山下、那得有聽琴之人、哦我知道了、想是有仇家差來刺客、不然或是賊盜、伺候更深、登舟劫我財物、叫左右與我上崖搜檢一番、不在柳陰深處、定在蘆葦叢中、左右領命、喚齊衆人、正欲搭跳上崖、忽聽岸上有人答應道、舟中大人不必見疑、小子並非姦盜之流、乃樵夫也、因打柴歸晚、值驟雨狂風、雨具不能遮蔽、潛身巖畔、聞君雅操、少住聽琴、伯牙

大笑道、山中、打柴之人、也敢稱聽琴二字、此言未知真偽、我也不計較了、左右的叫他去罷、那人不去、在崖上高聲說道、大人出言謬矣、豈不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大人若欺負山野中沒有聽琴之人、這夜靜更深、荒崖下也不該有撫琴之客了、伯牙見他出言不俗、或者真是個聽琴的亦未可知、止住左右、不要囉唣、走近艙門、回嗔作喜的問道、崖上那位君子、既是聽琴、站立多時、可知道我適纔所彈何曲、那人道、小子若不知、却也不來聽琴了、方纔大人所彈、乃孔仲尼歎顏回、譜入琴聲、其

詞云

可惜顏回命蚤亡　教人思想鬢如霜
只因陋巷簞瓢樂

到這一句，就斷了琴絃，不曾撫出第四句來，小子也還記得，

留得賢名萬古揚

伯牙聞言大喜道，先生果非俗士，隔崖窵遠，難以問答，命左右，掌跳，看扶手，請那位先生登舟細講，左右掌跳，此人上船，果然是箇樵夫，頭戴箬笠，身披簑衣，手持尖擔，腰插板斧，腳踏芒鞋，手下人那知言談好

〇以下宜徐徐高打不可忙了下人之説也

須要可憐要發嚴肅已似伯牙哭

又、見是樵夫下、眼相看、哪、那樵夫下船去、見我老爺叩、頭、問、你、甚、麼言語、小心、荅、應、官、身、着、哪、樵夫都是倚有意思的道列位不須推辭待我解衣那見除了斗笠頭上是青布包巾、脫了簑衣身上是藍布衫兒、搭膊拴腰、露出布裙下截、那時不慌不忙、將簑衣斗笠尖擔板斧俱安放船門之外、脫下芒鞋、踢去泥水、直復穿上步入艙來、官艙內公座上燈燭輝煌樵夫長揖而不跪道大人施禮了、俺伯牙是楚國大臣、眼斧中那有兩樣的布衣下來送禮、恐失了官儀、既請下、船又不好叱他回去、伯牙沒奈何、微微舉手道賢

友免禮罷叫童子看坐的童子取一張杌坐兒置於下席伯牙全無客禮把嘴向樵夫一努道你且坐了你我之稱怠慢可知那樵夫亦不謙讓儼然坐下伯牙見他不告而坐微有嗔怪之意因此不問姓名亦不呼手下人看茶默坐多時怪而問之適纔崖上聽琴的就是你麼樵夫答言不敢伯牙道我且問你既來聽琴必知琴之出處此琴何人所造撫他有甚好處正問之時船頭來稟話風色順了月明如晝可以開船伯牙分付且慢些樵夫道承大人下問小子若講話絮煩恐擔誤順風行舟伯牙笑道惟恐你不知

不理若論得有理就不做官亦非大事何况行路之遲速乎推夫道既如此小子方敢僭談此琴乃伏羲氏所琢見五星之精飛墜梧桐鳳凰來儀鳳乃百鳥之王非竹實不食非梧桐不棲非醴泉不飲伏羲以知梧桐乃樹中之良材奪造化之精氣堪為雅樂令人伐之其樹高三丈三尺按三十三天之數截為三段分天地人三才取上一段叩之其聲太清以其過輕而廢之取下一段叩之其聲太濁以其過重而廢之取中一段叩之其聲清濁相濟輕重相兼送長流水中浸七十二日按七十二候之數取起陰乾選良

時吉日用高手匠人劉千斫成與縣定以瑤瑟之彩故名瑤琴長三尺六寸一分按周天三百六十一度前闊八寸按八節後闊四寸按四時厚二寸按兩儀有金童頭玉女腰仙人背龍池鳳沼玉軫金徽那徽有十二按十二月又有一中徽按閏月先是五條絃在上外按五行金木水火土內按五音宮商角徵羽堯舜時操五絃琴歌南風詩天下大治後因周文王被囚於羑里思子伯邑考添絃一根清幽哀怨謂之文絃後武王伐紂前歌後舞添絃一根激烈發揚謂之武絃先是宮商角徵羽五絃後加二絃稱爲文

武七弦琴此琴有六忌七不彈八絕何爲六忌

一忌大寒　二忌大暑　三忌大風

四忌大雨　五忌迅雷　六忌大雪

何爲七不彈

聞喪者不彈　奏樂不彈　事冗不彈

不淨身不彈　衣冠不整不彈

不焚香不彈　不遇知音者不彈

何爲八絕總之清奇幽雅悲壯悠長此琴撫到盡美盡善之處嘯虎聞而不吼哀猿聽而不啼乃雅樂之好處也余爲此懸見他對答如流猶恐是記問之學又

絃若即在伯牙若傍入樵耳

陸沈中伯牙何在斯[illegible]也[illegible]

想道就是詎問之學也待他了我再試他一試此須已不似在先你我之辨了又問道足下既知樂理當時孔仲尼鼓琴於室中顏回自外入聞琴中有幽沈之聲疑有貪殺之意怪而問之仲尼曰吾適鼓琴見猫方捕鼠欲其得之又恐其失之此貪殺之意遂露於絲桐始知聖門音樂之理入於微妙假如下官撫琴心中有所思念足下能聞而知之否樵夫道毛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大人試撫琴一過小子任心猜度若猜不着時大人休得見罪伯牙將斷絃重整沉思半晌其意在於高山撫琴一弄樵夫讚道美哉

[illegible]

洋洋乎大人之意在高山也伯牙不答又凝神一會將琴再鼓其意在於流水樵夫又贊道美哉湯湯乎志在流水只兩句道着了伯牙的心事伯牙大驚推琴而起與子期施賓主之禮連呼失敬失敬石中有美玉之藏若以衣貌取人豈不悞了天下賢士先生高名雅姓樵夫欠身而答小子姓鍾名徽賤字子期伯牙拱手道是鍾子期先生子期轉問大人高姓榮任何所伯牙道下官俞瑞仕於晉朝因修聘上國而來子期道原來是伯牙大人伯牙推子期坐於客位自己主席相陪命童子點茶茶罷又命童子取酒共

的伯牙道借此琴訴休嫌簡褻子期稱不敢童子過瑤琴二人入席飲酒伯牙開言又問先生聲口是楚人了但不知尊居何處子期道離此不遠地名馬安山集賢村便是荒居伯牙點頭道好個集賢村又問道藝何為子期道也就是打柴為生伯牙微笑道子期先生下官也不該僭言似先生這等抱負何不求取功名立身於廊廟垂名於竹帛却乃賫志林泉混跡樵牧與草木同朽竊為先生不取也子期道實不相瞞舍間上有年邁二親下無手足相輔採樵度日以盡父母之餘年雖位為三公之尊不忍易我一

目之音也、伯牙道如此大才、一發難得、二人酒杯酬酢了一會、子期寵辱無驚、伯牙愈加愛重、又問子期青春多少、子期道虛度二十有七、伯牙道下官年長一旬、子期若不見棄、結爲兄弟相稱、不負知音契友、子期笑道大人差矣、大人乃上國名公、鍾徽乃窮鄉賤子、怎敢仰扳、有辱俯就、伯牙道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下官碌碌風塵、得與高賢相聚、實乃生平之萬幸、若以富貴貧賤爲嫌、覷俞瑞爲何等人乎、遂命童子重添爐火、再爇名香、就船艙中與子期頂禮八拜、伯牙年長爲兄、子期爲弟、今後兄弟相稱、生死不

（[illegible]非不能[illegible]人多說[illegible]不可及）

角拜罷、伯牙命取煖酒再酌、子期讓伯牙上坐、伯牙從其言、換了杯筯、子期下席、兄弟相稱、彼此談心叙話、正是

合意客來心不厭　知音人聽話偏長

談論正濃、不覺月淡星稀、東方發白、船上水手都起身收拾篷索、整備開船、子期起身告辭、伯牙捧一杯酒遞與子期、把子期之手、歎道、賢弟、我與你相見何太遲、相別何太早、子期聞言、不覺淚珠滴於杯中、子期　飲而盡斟酒回敬伯牙、二人各有眷戀不捨之意、伯牙道、愚兄餘情不盡、意欲曲延賢弟同行數日、

未知可否、子期道、小弟非不欲相從、怎奈二親年老、父母在、不遠遊、伯牙道、既是二位尊人在堂、回去告過二親、到晉陽來看愚兄一看、這就是遊必有方了、子期道、小弟不敢輕諾而寡信、許了賢兄、就當踐約、倘一稟命於二親、二親不允、使仁兄懸望於數千里之外、小弟之罪更大矣、伯牙道、賢弟真所謂至誠君子、也罷、明年還是我來看賢弟、子期道、仁兄明歲何時到此、小弟好伺候尊駕、伯牙屈指道、昨夜是中秋節、今日天明、是八月十六日了、賢弟、我來仍在仲秋中五六日奉訪、若過了中旬、遲到季秋月分、就是爽

信不爲君子叫童子分付記室將鍾賢　所居地名及相會的日期登寫在日記簿上子期道既如此小弟來年仲秋中五六日准在江邊侍立拱候不敢有誤天色已明小弟告辭了伯牙道賢弟且住命童子取黃金二笏不用封帖雙手捧定道賢弟此　須薄禮權爲二位尊人甘旨之費斯文骨肉勿得嫌輕子期不敢謙讓即時收下再拜告別含淚出艙取尖擔挑了蓑衣斗笠插板斧於腰間掌跳搭扶手上崖伯牙直送至船頭各各灑淚而別不題子期回家之事再說俞伯牙點鼓開船一路江山之勝無心觀覽心心

念念只想着知音之人、又行了幾日、舍舟登崖、經過之地、知是晉國上大夫、不敢輕慢、安排車馬相送、直至晉陽、回復了晉主、不在話下、光陰迅速、過了秋冬、不覺春去夏來、伯牙心懷子期、無日忘之、想着中秋節近、奏過晉主、給假還鄉、晉主依允、伯牙收拾行裝、仍打大寬轉、從水路而行、下船之後、分付水手、但是灣泊所在、就來通報地名、事有偶然、剛剛八月十五夜、水手稟復、此去馬安山不遠、伯牙依稀還認得去年泊船相會子期之處、分付水手、將船灣泊、水底拋猫、崖邊釘橛、其夜晴明、船艙內一線月光、射進朱簾

伯牙命童子將簾捲起、步出艙門、立於船頭之上、仰觀斗柄、水底天心、萬頃茫然、照如白晝、思想去歲與知己相逢、雨止月明、今夜重來、又值良夜、他約定江邊相候、如何全無蹤影、莫非爽信、又等了一會、想道我理會得了、江邊來往船隻頗多、我今日所駕的、不是去年之船了、吾弟急切如何認得、去歲我原為撫琴驚動知音、今夜仍將琴撫弄一曲、吾弟聞之、必來相見、命童子取琴桌安放船頭、焚香設座、伯牙開囊、調絃轉軫、纔泛音律、商絃中有哀怨之聲、伯牙停琴不操、呀、商絃哀聲淒切、吾弟必遭憂在家、去歲曾

吉父母年高、若非父喪、必是母亡、他爲人至孝、事有輕重、寧失信於我、不肯失禮於親、所以不來也、來日天明我親上崖探望、叫童子收拾琴桌下艙、就寢、伯牙一夜不睡、真箇巴明不明、盼曉不曉、看看月移簾影、日出山頭、伯牙起來梳洗整衣、命童子携琴、相隨、又取黃金十鎰帶去、儻吾弟居喪、可爲賻禮、躡跡登崖、行於樵徑、約莫十数里、出一谷口、伯牙站住、童子稟道、老爺爲何不行、伯牙道、山分南北、路列東西、從山谷出來、兩頭都是大路、都去得、知道那一路往集賢村去、等箇識路之人、問明了他、方纔可行、伯牙就

石上少歇，童兒退立於後，不多時，左手官路上有一老叟，髯垂玉綫，髮挽銀絲，箬冠野服，左手舉藤杖，右手攜竹籃，徐步而來，伯牙起身整衣，向前施禮，那老者不慌不忙，將右手竹籃輕輕放下，雙手舉藤杖還禮，道，先生有何見教，伯牙道，請問兩頭路，那一條路往集賢村去，老者道，那兩頭路，就是兩個集賢村，左手是上集賢村，右手是下集賢村，通衢三十里官道，先生從谷出來，正當其半，東去十五里，西去也是十五里，不知先生要往那一個集賢村，伯牙默默無言，暗想道，吾弟是個聰明人，怎麼說話這等糊塗，相

會之日，你知道此間有兩個集賢村，或上或下，就該說箇明白了，倘若那幾流吟，那老者道先生這等吟想，一定那說路的不曾分上下，總說了兩集賢村，故先生沒處訪尋了，倘若道便是，老者道兩個集賢村中有一二十家莊戶，大抵都是隱逸避世之流，老夫在這山裏多住了幾年，正是土居三十載，無有不認人，這些莊戶，不是舍親，就是敝友，先生到集賢村必是訪友，只說先生所訪之友姓甚名誰，老夫就知他住處了，倘若道學生要往鈕家莊去，老者聞鈕家莊三字，一雙昏花眼內，撲簌簌掉下淚來，道先生別家

可去、若說鍾家莊、不必去了、伯牙驚問、卻是爲何、老者道、先生到鍾家莊、要訪何人、伯牙道要訪子期、老者聞言、放聲大哭道、子期鍾徽乃吾兒也去年八月十五、採樵歸晚遇晉國上大夫俞伯牙先生講論之間意氣相投臨行贈黃金二笏、吾兒買書攻讀、老拙無才、不曾禁止、旦則採樵負重暮則誦讀辛勤、心力耗廢染成怯疾數月之間已亡故了、伯牙聞言、五內崩裂淚如湧泉、大叫一聲、傍山崖跌倒、昏絕於地、鍾公用手攙扶回顧小童道此位先生是誰、小童低低附耳道、就是俞伯牙老爺、鍾公道、元來是吾兒好友

扶起伯牙甦醒、伯牙坐於地下、口吐痰涎、雙手搥胸、慟哭不已、道賢弟阿、我昨夜泊舟、還說你爽信、豈知已爲泉下之鬼、你有才無壽了、鍾公拭淚相勸、伯牙哭罷起來、重與鍾公施禮、不敢呼老丈、稱爲老伯、以見通家兄弟之誼、伯牙道老伯、令郎還是停柩在家、還是出瘞郊外了、鍾公道一言難盡、亡兒臨終、老夫與拙荆坐於臥榻之前、亡兒遺語囑付道、修短由天、兒生前不能盡人子事親之道、死後乞葬於馬安山江邊、與晉大夫俞伯牙有約、欲踐前言耳、老夫不負亡兒臨終之言、適纔先生來的小路之右、一丘新土

忙行的
隣外縣了

伊吾兄鍾徽之冢今日是百日之忌老夫提一陌紙錢往墳前燒化何期與先生相遇伯牙道既如此奉陪老伯就墳前一拜命小童代太公提了竹籃鍾公策杖引路伯牙隨後小童跟定復進谷口果見一丘新土在於路左伯牙整衣下拜賢弟在世爲人聰明死後爲神靈應愚兄此一拜誠永別矣拜罷放聲又哭驚動山前山後山左山右黎民百姓不問行的住的遠的近的聞得朝中大臣來祭鍾子期迴繞墳前爭先觀看伯牙却不曾擺得祭禮無以爲情命童子把瑤琴取出囊來放於祭石臺上盤膝坐於墳前揮

淚兩行、撫琴一操、那些看者、聞琴韻鏗鏘、鼓掌大笑而散、伯牙問老伯下官撫琴弔令郎賢弟悲不能已衆人爲何而笑、鍾公道、鄉野之人、不知音律、聞琴聲以爲取樂之具、故此長笑、伯牙道、原來如此、老伯可知所奏何曲、鍾公道、老夫幼年也頗習、如今年邁、五官半廢、模糊不懂久矣、伯牙道、這就是下官隨心應手、一曲短歌、以弔令郎者、口誦於老伯聽之、鍾公道、老夫願聞、伯牙誦云

憶昔去年春　江邊曾會君
今日重來訪　不見知音人

但見一坏土　慘然傷我心

傷心傷心復傷心　不忍淚珠紛

來歡去何苦　江畔起愁雲

子期子期兮你我千金義

歷盡天涯無足語　此曲終兮不復彈

三尺瑤琴爲君死

伯牙於衣袂間取出解手刀割斷琴絃雙手舉琴向祭石臺上用力一摔摔得玉軫抛殘金徽零亂鍾公大驚問道先生爲何摔碎此琴伯牙道

摔碎瑤琴鳳尾寒　子期不在對誰彈

古人交情如此後人未必有此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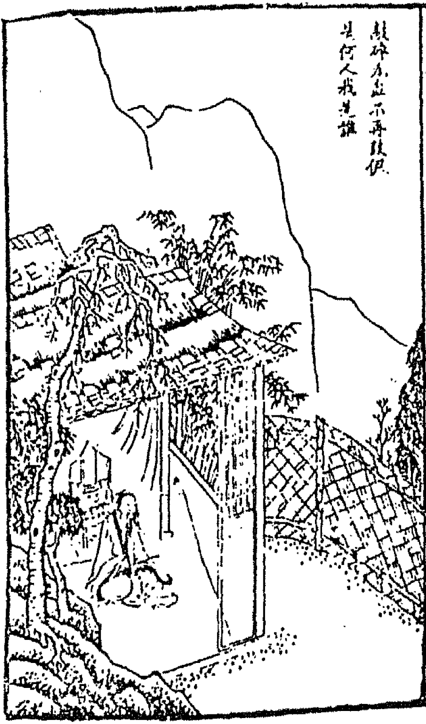
春風滿面皆朋友　欲覓知音難上難

鍾公道原來如此可憐可憐伯牙道老伯高居端的在上集賢村還是下集賢村鍾公道荒冢在上集賢村第八家就是先生如今又問他怎的伯牙道下官傷感在心不敢隨老伯登堂了隨身帶得有黃金二鎰一半代令郎甘旨之奉一半買幾畝祭田為令郎春秋掃墓之費待下官回本朝時上表告歸林下那時却到上集賢村迎接老伯與老伯母同到寒家以盡天年吾即子期子期即吾也老伯勿以下官為外人相嫌說罷命小僮取出黃金親手遞與鍾公哭拜

於地鍾公答拜盤桓半晌而別這回書題作俞伯牙摔琴謝知音後人有詩贊云

勢利交懷勢利心　斯文誰復念知音

伯牙不作鍾期逝　千古令人說破琴


鼓碎瑤琴不再彈伊
是何人我為誰

第二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富貴五更春夢、功名一片浮雲、眼前骨肉亦非真、
恩愛翻成仇恨　莫把金枷套頸、休將玉鎖纏身、
清心寡慾脫凡塵、快樂風光本分

這首西江月詞、是個勸世之言、要人割斷迷情逍遙自在、且如父子天性、兄弟手足、這是一本連枝割不斷的、儒釋道三教雖殊、總抹不得孝弟二字、至於生子生孫、就是下一輩事、十分周全不得了、常言道得好、

兒孫自有兒孫福　莫與兒孫作馬牛

若論到夫婦雖說是紅線纏腰赤繩繫足到底是剜肉粘皮可離可合常言又說得好

夫妻本是同林鳥　巴到天明各自飛

近世人情惡薄父子兄弟到也平常兒孫縱是疼痛總比不得夫婦之情他溺的是閨中之愛聽的是枕上之言多少人被婦人迷惑做出不孝不弟的事來這斷不是高明之輩如今說這莊生鼓盆的故事不是唆人夫妻不睦只要人辨出賢愚參破真假從第一着迷處把這念頭放淡下來漸漸六根清淨道念

[illegible]分方有受用，昔人有田夫插秧詩四句，大有見識，詩曰

手把青秧插野田，低頭便見水中天。
六根清淨方爲稻，退步原來是向前。

話說周末時，有一高賢，姓莊名周，字子休，宋國蒙邑人也，曾仕周爲漆園吏，師事一個大聖人，是道教之祖，姓李名耳，字伯陽，伯陽生而白髮，人都呼爲老子，莊生常晝寢，夢爲蝴蝶，栩栩然於園林花草之間，其意甚適，醒來時尚覺臂膊如兩翅飛動，心甚異之，以後不時有此夢，莊生一日在老子座間講易之暇，將

發原附俗

此夢訴之於師、却是個大聖人、曉得三生來歷、何莊生指出夙世因由、那莊生原是混沌初分時一個白蝴蝶、天一生水、二生木、木榮花茂、那白蝴蝶採百花之精、奪日月之秀、得了氣候、長生不死、翅如車輪、後游於瑤池、偷採蟠桃花蕊、被王母娘娘位下守花的青鸞啄死、其神不散、托生於世、做了莊周、因他根器不凡、道心堅固、師事老子、學清淨無為之教、今日被老子點破了前生、如夢初醒、自覺兩腋風生、有栩栩然蝴蝶之意、把世情榮枯得喪、看做行雲流水、一絲不掛、老子知他心下大悟、把道德五千字的秘訣傾

（分身隱見也只是小術不是真道中人作然不濟事）

藏而授、莊生嘿嘿誦習修煉、遂能分身隱形、出神變化、從此棄了漆園吏的前程、辭別老子、周遊訪道、他雖宗清淨之教、原不絕夫婦之倫、一連娶過三遍妻房、第一妻得疾夭亡、第二妻有過被出、如今說的是第三妻、姓田、乃田齊族中之女、莊生游於齊國、田宗重其人品、以女妻之、那田氏比先前二妻、更有姿色、肌膚若冰雪、綽約似神仙、莊生不是好色之徒、却也十分相敬、真個如魚似水、楚威王聞莊生之賢、遣使持黃金百鎰、文錦千端、安車駟馬、聘爲上相、莊生歎道、犧牛身被文繡、口食芻菽、見耕牛力作辛苦、自誇

寃

其榮、及其迎入太廟、刀俎在前、欲為耕牛而不可得也、遂却之不受、挈妻歸宋、隱於曹州之南華山、一日莊生出遊山下、見荒塚纍纍、歎道、老少俱無辨、賢愚同所歸、人歸塚中、塚中豈能復為人乎、嗟咨了一回、再行幾步、忽見一新墳、封土未乾、一年少婦人、渾身縞素、坐於此塚之傍、手運齊紈素扇、向塚連搧不已、莊生怪而問之、娘子、塚中所葬何人、為何舉扇搧土、必有其故、那婦人並不起身、運扇如故、口中鶯啼燕語、說出幾句不通道理的話來、正是

聽時笑破千人口　說出加添一段羞

那婦人道塚中乃妾之拙夫不幸身亡埋骨於此生時與妾相愛死不能捨遺言教妾如要改適他人直待葬事畢後墳土乾了方纔可嫁妾思新築之土如何得就乾因此舉扇搧之莊生含笑想道這婦人好性急虧他還說生前相愛若不相愛的還要怎麽乃問道娘子要這新土乾燥極易因娘子手腕嬌軟舉扇無力不才願替娘子代一臂之勞那婦人方纔起身深深道個萬福多謝官人雙手將素白紈扇遞與莊生莊生行起道法舉手照塚頂連搧數搧水氣都盡其土頓乾婦人笑容可掬謝道有勞官人用力將

纖手向鬢傍拔下一股銀釵遞那紈扇送莊生權爲相謝、莊生却其銀釵、受其紈扇、婦人欣然而去、莊子心下不平、回到家中坐於草堂、看了紈扇、口中歎出四句、

不是冤家不聚頭　冤家相聚幾時休
早知死後無情義　索把生前恩愛勾

田氏在背後聞得莊生嗟歎之語、上前相問、那莊生是個有道之士、夫妻之間亦稱爲先生、田氏道、先生有何事感歎、此扇從何而得、莊生將婦人搧塚、要土乾改嫁之言述了一遍、此扇即搧土之物、因我助力、

以此相煩、田氏聽罷、忽發忿然之色、向空中把那婦人千不賢萬不賢罵了一頓、對莊生道、如此薄情之婦、世間少有、莊生又道出四句

生前個個說恩深　死後人人欲搧墳
畫龍畫虎難畫骨　如人知面不知心

田氏聞言大怒、自古道怨廢親、怒廢禮、那田氏怒中之言、不顧體面、向莊生面上一啐、說道人類雖同、賢愚不等、你何得輕出此語、將天下婦道家看做一例、却不道歉人帶累好人、你却也不怕罪過、莊生道莫要彈空說嘴、假如不幸我莊周死後、你這般如花似

玉的年紀雖道扭得過三年五載田氏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那見好人家婦女喫兩家茶睡兩家牀若不幸輪到我身上這樣沒廉恥的事莫說三年五載就是一世也成不得夢兒裏也還有三分的志氣莊生道難說難說田氏口出詈語道有志婦人勝如男子似你這般沒仁沒義的死了一個又討一個出了一個又納一個只道別人也是一般見識我們婦道家一鞍一馬到是站得腳頭定的怎麼肯把話與他人談論惹後世恥笑你如今又不死。直恁枉殺了人就莊生手中奪過紈扇扯得粉碎莊生道不

傑[illegible]話的
[illegible]有可[illegible]

田這一句
[illegible]中个
[illegible]

必須然只願得如此爭氣甚好、自此無話、過了幾日、莊生忽然得病、日加沉重、田氏在床頭哭哭啼啼、莊生道我病勢如此、永別只在早晚、可惜前日紈扇扯碎了、留得在此、好把與你扇墳、田氏道先生休要多心、奴讀書知禮、從一而終、誓無二志、先生若不見信妾願死於先生之前以明心跡、莊生道足見娘子高志、我莊某死亦瞑目、說罷、氣就絕了、田氏撫屍大哭少不得央及東鄰西舍、備衣衾棺槨殯殮、田氏穿了一身素縞、真個朝朝憂悶、夜夜悲啼、每想着莊生生前恩愛、如痴如醉、寢食俱廢、山前山後莊戶、也有

曉得莊生是個逃名的隱士、來弔孝的、到底不比城市熱鬧、到了第七日、忽有一年少秀士、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朱、俊俏無雙、風流第一、穿扮的紫衣玄冠繡帶朱履、帶着一個老蒼頭、自稱楚國王孫、向年曾與莊子休先生有約、欲拜在門下、今日特來相訪、見莊生已死、口稱可惜、慌忙脫下色衣、叫蒼頭於行囊內取出素服穿了、向靈前四拜、道莊先生、弟子無緣、不得面會侍教、願爲先生執百日之喪、以盡私淑之情、說罷、又拜了四拜、灑淚而起、便請田氏相見、田氏初次推辭、王孫道古禮通家朋友妻妾都不相避、何

況小子與莊先生有師弟之約田氏只得步出孝堂與楚王孫相見敘了寒溫田氏一見楚王孫人才標致就動了憐愛之心只恨無由厮近楚王孫道先生雖死弟子難忘思慕欲借尊居暫住百日一來守先師之喪二者先師留下有什麽著述小子告借一觀以領遺訓田氏道通家之誼久住何妨當下治飯相款飯罷田氏將莊子所著南華真經及老子道德五千言和盤托出獻與王孫王孫感謝不盡草堂中間占了靈位楚王孫在左邊廂安頓田氏每日假以哭靈爲由就左邊廂與王孫攀話日漸情熟眉來眼去

情不能已、楚王孫只有五分、那田氏到有十分、所喜者深山隱僻、就做差了些事、沒人傳說、所恨者新喪未久、況且女求於男、難以啟齒、又挨了幾日、約莫有半月了、那婆娘心猿意馬、按捺不住、悄地喚老蒼頭進房、賞以美酒、將好言撫慰、從容問你家主人曾婚配否、老蒼頭道未曾婚配、婆娘又問道你家主人要揀什麼樣人物纔肯婚配、老蒼頭帶醉道我家王孫曾有言、若得像娘子一般丰韻的、他就心滿意足、婆娘道果有此話、莫非你說謊、老蒼頭道老漢一把年紀、怎麼說謊、婆娘道我央你老人家為媒說合、若不

來說奴家情願服事你主人老蒼頭道我家主人也曾與老漢說來道一段好姻緣只礙師弟二字恐惹人議論婆娘道你主人與先夫原是生前空約沒有北面聽教的事算不得師弟又且山僻荒居鄰舍罕有誰人議論你老人家是必委曲成就教你喫杯喜酒老蒼頭應允臨去時婆娘又喚轉來囑付道若是說得允時不論早晚便來房中回復奴家一聲奴家在此專等老蒼頭去後婆娘懸懸而望孝堂邊張了數十遍恨不能一條細繩縛了那俏後生脚扯將入來摟做一處將及黃昏那婆娘等得個不耐煩黑

描寫此時一腔情了自得化工

膳與老人孝堂聽左邊廂歎息忽然靈座上作聲婆
娘唬了一跳只道古靈出現急急走轉內室取燈火
來照原來見老蒼頭喫醉了直挺挺的臥於靈座桌
上婆娘又不敢喚醒他又不敢聲喚他只得回房挨
更挨點又過了一夜次日見老蒼頭行來步去並不
來回復那話兒婆娘心下發癢再喚他進房問其前
事老蒼頭道不成不成婆娘道為何不成莫非不曾
將昨夜道些話稟明白老蒼頭道老漢都說了我
家王孫也說得有理他道娘子容貌自不必言未拜
師徒亦可不論但有三件事未妥不好回復得娘子

婆娘道那三件事老蒼頭道我家王孫道堂中見擺著個凶器我都與娘子行吉禮心中何忍且不雅相二來莊先生與娘子是恩愛夫妻況且他是個有道德的名賢我的才學萬分不及恐被娘子輕薄三來我家行李尚在後邊未到空手來此聘禮筵席之費一無所措爲此三件所以不成婆娘道這三件都不必慮凶器不是生根的屋後還有一間破空房喚幾個莊客抬他出去就是這是一件了第二件我先夫那裏就是個有道德的名賢當初不能正家致有出妻之事人稱其薄德楚威王慕其虛名以厚禮聘他

[illegible]道亦有生此可與[illegible]

爲相他自知才力不勝逃走在此前月獨行山下遇一寡婦將扇搧墳待墳上乾燥方纔嫁人拙夫就與他調戲奪他紈扇替他搧土將那把紈扇帶回是我扯碎了臨死時幾日還為他淘了一場氣又什麼恩愛你家主人青年好學進不可量況他乃是王孫之貴奴家亦是田宗之女門地相當今日到此姻緣天合第三件聘禮筵席之費奴家做主誰人要得聘禮筵席也是小事奴家還積得私房白金二十兩贈與你主人做一套新衣服你再去道達若成就時今夜是合婚吉日便要成親老蒼頭收了二十兩銀子去

從楚王孫、楚王孫只得順從、老蒼頭回復了婆娘、那婆娘當時歡天喜地、把孝服除下、重勻粉面、再點朱唇、穿了一套新鮮色衣、叫蒼頭顧喚近山莊客、扛擡莊生尸柩、停於後面破屋之內、打掃草堂、準備做合婚筵席、有詩爲證、

俊俏孤孀別樣嬌　王孫有意更相挑
一鞍一馬誰人語　今夜思將快婿招

是夜那婆娘收拾香房、草堂內擺得燈燭輝煌、楚王孫簪纓袍服、田氏錦襖繡裙、雙雙立於花燭之下、一對男女如玉琢金裝、美不可說、交拜已畢、千恩萬愛

的攜手入於洞房喫了合巹杯正欲上床解衣就寢忽然楚王孫眉頭雙皺寸步難移登時倒於地下雙手摩胸只叫心疼難忍田氏心愛王孫顧不得新婚廉恥近前抱住替他撫摩問其所以王孫痛極不語口吐涎沫奄奄欲絕老蒼頭慌做一堆田氏道王孫平日曾有此症候否老蒼頭代言此症平日常有或一二年發一次無藥可治只有一物用之立效田氏急問所用何物老蒼頭道太醫傳一奇方必得生人腦髓熱酒吞之其痛立止平日此病舉發老殿下奏過楚王撥一名死囚來縛而殺之取其腦髓今山中

老

如何可得其命合休矣、田氏道、生人腦髓必不可致、第不知死人的可用得麽、老蒼頭道、太醫說、凡死未過四十九日者、其腦尚未乾枯、亦可取用、田氏道、吾夫死方二十餘日、何不斲棺而取之、老蒼頭道、只怕娘子不肯、田氏道、我與王孫成其夫婦、婦人以身事夫、自身尚且不惜、何有於將朽之骨乎、即命老蒼頭伏侍王孫、自己尋了砍柴板斧、右手提斧、左手攜燈、往後邊破屋中、將燈檠放於棺蓋之上、覷定棺頭、雙手舉斧、用力劈去、婦人家氣力單微、如何劈得棺開、有個緣故、那莊周是達生之人、不肯厚斂、桐棺三寸

一斧就劈去了一塊木頭再一斧去棺蓋便裂開了只見莊生從棺內歎口氣推開棺蓋挺身坐起田氏雖然心狠終是女流嚇得腿軟筋麻心頭亂跳斧頭不覺墜地莊生叫娘子扶起我來那婆娘不得已只得扶莊生出棺莊生攜燈婆娘隨後同進房來婆娘心知房中有楚王孫主僕二人捏兩把汗行一步反退兩步比及到房中看時鋪設依然燦爛那主僕二人闃然不見婆娘心下雖然暗暗驚疑卻也放下了膽巧言抵飾向莊生道奴家自你死後日夕思念方纔聽得棺中有聲響想古人中多有還魂之事望

復活所以用斧開棺謝天謝地果然重生實為先生之萬幸也莊生道多謝娘子厚意只是一件娘子守孝未久為何錦襖繡裙婆娘又解釋道開棺見喜不敢將凶服衝動權用錦繡以取吉兆莊生道罷了還有一節棺木何不放在正寢卻撇在破屋之內娘道也是吉兆婆娘無言可答莊生又見杯盤羅列也不問其故教婆娘暖酒來飲莊生放開大量滿飲數觥那婆娘不達時務指望煨熱老公重做夫妻緊挨着酒壺撒嬌撒癡甜言美語要哄莊生上床同寢莊生飲得酒得大醉索紙筆寫出四句

從前了卻冤家債　你愛之時我不愛
若重與你做夫妻　怕你巨斧劈開天靈蓋

那婆娘看了這四句詩羞慙滿面啞口無言莊生又寫出四句

夫妻百夜有何恩　見了新人忘舊人
甫得蓋棺遭斧劈　如何等待搧乾墳

莊生又道我則教你看兩個人莊生用手將外面一指婆娘回頭而看只見楚王孫和老蒼頭踱將進來婆娘喫了一驚轉身不見了莊生再回頭時連楚王孫主僕都不見了那裏有什麼楚王孫老蒼頭此皆

莊生分身隱形之法也、那婆娘精神恍惚、自覺無顏、解腰間繡帶、懸梁自縊、嗚呼哀哉、這到是真死了、莊生見田氏已死、解將下來、就將劈破棺木盛放了他、把瓦盆爲樂器、鼓之成韻、倚棺而作歌、歌曰、

大塊無心兮、生我與伊、我非伊夫兮、伊非我妻、偶然邂逅兮、一室同居、大限既終兮、有合有離、人之無良兮、生死情移、真情既見兮、不死何爲、伊生兮揀擇去取、伊死兮還返空虛、伊弔我兮、贈我以巨斧、我弔伊兮、慰伊以歌詞、斧聲起兮我復活、歌聲發兮伊可知、噫嘻、敲碎瓦盆不再鼓、伊是何人我

是誰、

莊生歌罷又吟詩四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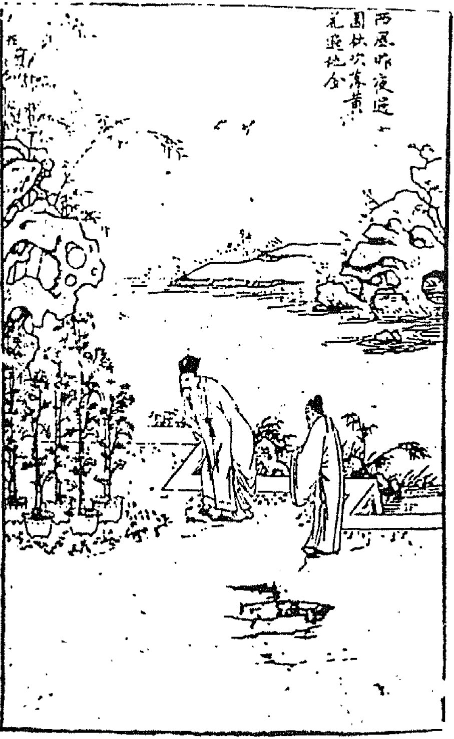
你死我必埋　我死你必嫁
我若真個死　一場大笑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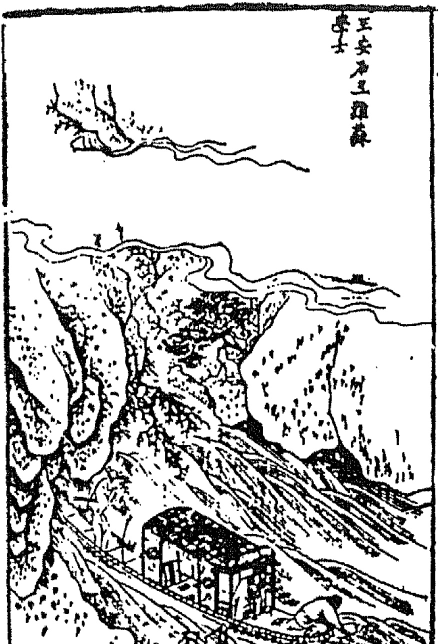
莊生大笑一聲將瓦盆打碎、取火從草堂放起、屋宇俱焚連棺木化為灰燼只有道德經南華經不燬、山中有人檢取傳流至今莊生遨遊四方終身不娶或云遇老子於函谷關相隨而去也得大道成仙矣詩云、

殺妻吳起太無知　荀令傷神亦可嗤

請看莊生鼓盆事　逍遙無礙是吾師

警世通言


西風昨夜過
園林吹落黃
花遍地金


王安石三難蘇學士

第三卷

王安石三難蘇學士

海鼇曾欺井內蛙　大鵬張翅繞天涯
强中更有强中手　莫向人前滿自誇

這四句詩，奉勸世人虛己下人，勿得自滿。古人說得好，道是滿招損，謙受益。俗諺又有四不可盡的話。那四不可盡？

勢不可使盡　福不可享盡
便宜不可占盡　聰明不可用盡

你看如今有勢力的，不做好事，往往任性使氣，損人

害人如毒蛇猛獸人不敢近他見別人懼怕沒奈何何意氣揚揚自以爲得計却不知八月潮頭也有平下來的時節危灘急浪中趁着這刻見順風扯了滿蓬望前只顧使去好不暢快不思去時容易轉時甚難當時夏桀商紂貴爲天子不免竄身於南巢懸頭於太白那桀紂有何罪過也無非倚貴欺賤恃強凌弱總來不過是使勢而已假如桀紂是箇平民百姓還造得許多惡業否所以說勢不可使盡怎麼說福不可享盡常言道惜衣有衣惜食有食又道人無壽天祿盡則亡昔時石崇太尉與皇親王愷鬪富以酒

沃釜以蠟代薪錦步障大至五十里坑厠間皆用綾羅供帳香氣襲人跟隨家僮都穿火浣布衫一衫價値千金買一妾費珍珠十斛後來死於趙王倫之手身首異處此乃享福太過之報怎麽說便宜不可占盡假如做買賣的錯了分文入已滿臉堆笑却不想小經紀若折了分文一家不得喫飽飯我貪此些須小便宜亦有何益昔人有占便宜詩云

我被蓋你被你氈蓋我氈你若有錢我共使我若
無錢用你錢上山時你扶我脚下山時我靠你肩
我有子時做你壻你有女時伴我眠你依此誓時

我死在你後我逢此誓時你死在我前

若依得這詩時、人人都要如此、誰是獃子、肯束手相讓、就是一時得利、暗中損福折壽、自己不知、所以佛家勸化世人、喫一分虧、受無量福、有詩為證

得便宜處欣欣樂　不遂心時悶悶憂
不討便宜不折本　也無歡樂也無愁

說話的、這三句都是了、則那聰明二字、求之不得、如何說聰明不可用盡、見不盡者、天下之事、讀不盡者、天下之書、參不盡者、天下之理、寧可懞懂而聰明、不可聰明而懞懂。如今且說一箇人、古來第一聰明的、

他聰明了一世懞懂在一時留下花錦般一段話文傳與後生小子恃才誇已的看樣那第一聰明的是誰

吟詩作賦般般會　打諢猜謎件件精
不是仲尼重出世　定知顏子再投生

話說宋神宗皇帝在位時有一名儒姓蘇名軾字子瞻別號東坡乃四川眉州眉山人氏一舉成名官拜翰林學士此人天資高妙過目成誦出口成章有李太白之風流勝曹子建之敏捷在宰相荊公王安石先生門下荊公甚重其才東坡自恃聰明頗多譏誚

荆公因作字說、一字解作一義、偶論東坡的坡字、從土從皮、謂坡乃土之皮、東坡笑道、如和公所言、滑字乃水之骨也、一日荆公又論及鯢字、從魚從兒合是魚子、四馬曰駟、天虫爲蚕、古人製字、定非無義東坡拱手進言、鳩字九鳥、可知有故、荆公認以爲真、欣然請教、東坡笑道、毛詩云、鳴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共是九箇、荆公默然、惡其輕薄、左遷爲湖州刺史正是

是非只爲多開口　煩惱皆因巧弄唇

東坡在湖州做官、三年任滿朝京、作寓於大相國寺

內翰當時因得罪於荊公自取其咎常言道大、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分付左右備脚色手本、騎馬投王丞相府來、離府一箭之地東坡下馬步行而前見府門首許多聽事官吏紛紛站立、東坡舉手問道列位、老太師在堂上否、守門官上前答道、老爺晝寢未醒、且請門房中少坐、從人取交牀在門房中、東坡坐下、將門半掩、不多時、相府中有一少年人年方弱冠戴纏鬃、大帽穿青絹直、襬攛手洋洋出府下堦、衆官吏皆躬身揖讓、此人從東向西而去、東坡命從人去問相府中、適纔出來者何人、從人打聽明白回覆是丞

相老爺府中掌書房的姓徐、東坡記得荆公書房中寵用的有個徐倫三年前還未冠、今雖冠了、面貌依然叫從人既是徐掌家與我趕上一步、快請他轉來從人飛遊去了、趕上徐倫不敢於背後呼喚從傍邊搶上前去垂手侍立於街傍道、小的是湖州府蘇爺的長班蘇爺在門房中、請徐老爹相見有句話說、徐倫問可是長鬍子的蘇爺、從人道、正是東坡是個風流才子見人一團和氣平昔與徐倫相愛時常寫扇送他、徐倫聽說是蘇學士微微而笑轉身便回從人先到門房回復徐掌家到了、徐倫進門房來見蘇爺

意思要跪下去來被川手挽住這徐倫立身相府掌內書房外府州縣首領官員到京參謁丞相知會徐倫俱有禮物單帖通名今日見蘇爺怎麼就要下跪因蘇爺久在丞相門下往來徐倫自小書房答應職任享茶就如待主人一般一時大不起來蘇爺却全他的體面用手挽住道徐掌家不要行此禮徐倫道這門房中不是蘇爺坐處且請進府到東書房待茶這東書房便是王丞相的外書房了凡門生知友往來都到此處徐倫引蘇爺到東書房看了坐命頭兒烹好茶伺候稟蘇爺小的奉老爺遣差往太醫院取

榮不得在此伏侍、怎麼好、東坡道、且請治事、徐倫去後、東坡見四壁書橱關閉有鎖、文几上只有筆硯、更無餘物、東坡開硯匣、看了硯池、是一方綠色端硯、甚有神采、硯上餘墨未乾、方欲掩蓋、忽見硯匣下露出些紙角兒、東坡扶起硯匣、乃是一方素箋、疊做兩摺、取而觀之、原來是兩句未完的詩稿、認得荊公筆跡、題是咏菊、東坡笑道、士別三日、換眼相待、昔年我曾在京為官時、此老下筆數千言、不由思索、三年後、也就不同了、正是江淹才盡、兩句詩不曾終韻、念了一遍、呀、原來連這兩句詩都是亂道、這兩句詩怎麼樣

西風昨夜過園林　吹落黃花滿地金

東坡爲何說這兩句詩是亂道一年四季風各有名春天爲和風夏天爲薰風秋天爲金風冬天爲朔風和薰金朔四樣風配着四時這詩首句說西風西方屬金金風乃秋令也那金風一起梧葉飄黃羣芳零落第二句說吹落黃花滿地金黃花卽菊花此花開於深秋其性屬火敢與秋霜鏖戰最能耐久隨你老來焦乾枯爛並不落瓣說個吹落黃花滿地金豈不是錯誤了興之所發不能自己取筆舐墨依韻續詩

後此實是歐陽公所作以[illegible]荊公[illegible]史有[illegible]代[illegible]是非[illegible]寔也

二句

秋花不比春花落　說與詩人仔細吟

寫便寫了東坡愧心復萌倘此老出書房相待見了此詩當面搶白不像晚輩體面欲待袖去以滅其迹又恐荊公尋詩不見帶累徐倫思算不妥只得仍將詩稿摺疊壓於硯匣之下蓋上硯匣步出書房到大門首取腳色手本付與守門官吏囑付道老太師出堂通稟一聲說蘇某在此伺候多時因初到京中文表不曾收拾明日早朝齎過表章再來謁見說罷騎馬回下處去了不多時荊公出堂守門官吏雖蒙蘇

爺爲什沒有紙包相送那箇與他稟話只將腳色手本和門簿繳納荆公也只當常規未及觀看心下記着菊花詩二句未完韻恰好徐倫從太醫院取藥回來荆公喚徐倫送置東書房荆公也隨後入來坐定揭起硯匣取出詩稿一看問徐倫道適纔何人到此徐倫跪下稟道湖州府蘇爺伺候老爺曾到荆公看其字跡也認得是蘇學士之筆口中不語心下躊躇蘇軾這箇小畜生雖遭挫抑輕薄之性不改不道自己學疎才淺敢來譏訕老夫明日早朝奏過官裏將他削職爲民又想道且住他也不曉得黃州菊花落

辨也怪他不得叫徐倫取湖廣缺官冊籍來看單看黃州府餘官俱在只缺少箇團練副使荆公暗記在心命徐倫將詩稿貼於書房柱上明日早朝密奏天子言蘇軾才力不及左遷黃州團練副使天下官員到京上表章陞降勾除各自安命惟有東坡心中不服心下明知荆公爲改詩觸犯公報私仇沒奈何也只得謝恩朝房中幾個朝服長班稟道丞相爺出朝東坡露堂一恭荆公肩輿中舉手道午後老夫有一飯東坡領命回下處修書打發湖州跟官人役兼本衙管家往舊任接取家眷黃州相會午牌過後東坡

賊丞相的慣說詐話

笑殺人

素服角帶寫下新任黃州團練副使腳色手本乘馬來見丞相領飯門吏通報荆公分付請進到大堂拜見荆公待以師生之禮手下點茶荆公開言道子瞻左遷黃州乃聖上主意老夫愛莫能助子瞻莫錯怪老夫否東坡道晚學生自知才力不及豈敢怨老太師荆公笑道子瞻大才豈有不及只是到黃州爲官閒暇無事還要讀書博學東坡目窮萬卷才壓千人今日勸他讀書博學還讀什麼樣書口中稱謝道承老太師指教心下愈加不服荆公爲人至儉餚不過四器酒不過三杯飯不過一箸東坡告辭荆公送下

滴水簷前、携東坡手道、老夫幼年燈窗十載、染成一症、老年舉發太醫院看是痰火之症雖然服藥難以除根、必得陽羨茶、方可治、有荆溪進貢陽羨茶聖上就賜與老夫、老夫問太醫院官如何烹服、太醫院官說、須用瞿塘中峽水、瞿塘在蜀、老夫幾欲差人往取未得其便、兼恐所差之人未必用心、子瞻桑梓之邦倘尊眷往來之便、將瞿塘中峽水、携一甕寄與老夫則老夫衰老之年、皆子瞻所延也、東坡領命回相國寺、次日辭朝出京、星夜奔黃州道上、黃州合府官員知東坡天下有名才子、又是翰林謫官、出郭遠迎、選

頁時吉日公堂上任過月之後家眷方到東坡在黃州與蜀客陳季常為友不過登山玩水飲酒賦詩軍務民情秋毫無涉光陰迅速將及一載時當重九之後連日大風一日風息東坡兀坐書齋忽想定惠院長老曾送我黃菊數種栽於後園今日何不去賞玩一番足猶未動恰好陳季常相訪東坡大喜便拉陳慥同往後園看菊到得菊花棚下只見滿地鋪金枝上全無一朶嚇得東坡目瞪口呆半晌無語陳慥問道子瞻見菊花落瓣緣何如此驚詫東坡道季常有所不知平常見此花只是焦乾枯爛並不落瓣去歲

在王荊公府中見他咏菊詩二句道西風昨夜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小弟只道此老錯誤了續詩二句道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却不知黃州菊花果然落瓣此老左遷小弟到黃州原來使我看菊花也陳慥笑道古人說得好

廣知世事休開口　縱會人前只點頭
假若連頭俱不點　一生無惱亦無愁

東坡道小弟初然被謫只道荊公恨我摘其短處公報私仇誰知他到不錯我到錯了真知灼見者尚且亦誤說何況其他君輩切記不可輕易說人笑人正所

謂經一失長一智耳東坡命家人取酒與陳季常就落花之下席地而坐正飲酒間門上報道本府馬太爺拜訪將到東坡分付辭了他罷是日兩人對酌閒談至晚而散次日東坡寫了名帖答拜馬太守馬公出堂迎接彼時沒有迎賓館就在後堂分賓而坐茶罷東坡因敘出去年相府錯題了菊花詩得罪荊公之事馬太守微笑道學生初到此間也不知黃州菊花落瓣親見一次此時方信可見老太師學問淵博有包羅天地之抱負學士大人一時忽略陷於不知何不到京中太師門下賠罪一番必然回嗔作喜東

打具思人宗付川心坡不任特剝底

坡道學生也要去恨無其由太守道將來有一事方便只是不敢輕勞東坡問何事太守道常規冬至節必有賀表到京例差地方官一員學士大人若不嫌瑣屑假進表為由到京也好東坡道承堂尊大人用情學生願往太守道這道表章只得借重學士大筆東坡應允別了馬太守回衙想起荊公囑付要取瞿塘中峽水的話來初時心中不服連這取水一節置之度外如今卻要替他出力做這件事以贖妄言之罪但此事不可輕托他人現今夫人有恙思想家鄉既承賢守公美意不若告假親送家眷還鄉取得催

塘中峽水、庶爲兩便、黃州至荊州、一水之地、路正從

瞿塘三峽過那三峽

西陵峽　巫峽　歸峽

西陵峽爲上峽、巫峽爲中峽、歸峽爲下峽、那西陵峽又喚做瞿塘峽、在夔州府城之東、兩岸對峙、中貫一江、灩澦堆當其口、乃三峽之門、所以總喚做瞿塘三峽、此三峽共長七百餘里、兩岸連山無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風無南北、惟有上下、自黃州到荊州、總有四千餘里之程、夔州適當其半、東坡心下計較、若送家眷直到荊州、往回將及萬里、把賀冬表又耽誤了、

我如今有箇道理叫做公私兩盡從陸路送家眷至夔州却令家眷自回我在夔州換船下峽取了中峽之水轉回黃州方往東京可不是公私兩盡算計已定對夫人說知收拾行李辭別了馬太守衙門上懸一箇告假的牌面擇了吉日準備車馬喚集人夫合家起程一路無事自不必說

纔過夷陵州　早是高唐縣
驛卒報好音　夔州花前面

東坡到了夔州與夫人分手囑付得力管家一路小心伏侍夫人回去東坡討箇江船自夔州開發順流

而下原來這灧澦堆是江口一塊孤石亭亭獨立卽浸沒冬卽露出因水漲石沒之時舟人取途不定故又名猶豫堆俗諺云

猶豫大如象　　瞿塘不可上

猶豫大如馬　　瞿塘不可下

東坡在重陽後起身此時尚在秋後冬前又其年是閏八月過了一個月的節氣所以水勢還大上水時舟行甚遲下水時却甚快東坡來時正怕遲慢所以舍舟從陸回時來看水勢一瀉千里好不順溜東坡看見那峭壁千尋沸波一線想要做一篇三峽賦結

天津[illegible]

渴不終因連日勞頓困倦憑几構思不覺睡去不曾分付得水手打水及至醒來問時已是下峽過了中峽了東坡分付我要取中峽之水快與我撥轉船頭水手稟道老爺三峽相連水如瀑布船如箭發若回船便是逆水日行數里用力甚難東坡沉吟半晌問此地可以泊船有居民否水手稟道上二峽懸崖峭壁船不能停到歸峽山水之勢漸平崖上不多路就有市井街道東坡叫泊了船分付蒼頭你上崖去看有年長知事的居民喚一箇上來不要聲張驚動了蒼頭領命登崖不多時帶一箇老人上船口稱居

丁囑東坡以美言撫慰、我是過往客官、與你居民沒有統屬、要問你一句話、那瞿塘三峽、那一峽的水好、老者道、三峽相連、並無阻隔、上峽流於中峽、中峽流於下峽、晝夜不斷、一般樣水、難分好歹、東坡暗想道、荊公膠柱鼓瑟、三峽相連、一般樣水、何必定要中峽、叫手下給官價與百姓、買箇乾淨磁甕、自己立於船頭、看水手將下峽水、滿滿的汲了一甕、用柔皮紙封固、親手僉押、即刻開船、直至黃州、拜了馬太守、夜間草成賀冬表、送去府中、馬太守讀了表文、深贊蘇君大才、齋表官就僉了蘇軾名諱、擇了吉日、與東坡

僕行東坡齎了表文帶了一甕蜀水星夜來到東京仍投大相國寺內天色還早命手下擡了水甕乘馬到相府來見荊公荊公正當閒坐閣門上通報黃州團練使蘇爺求見荊公笑道已經一載矣分付守門官緩着些出去引他東書房相見守門官領命荊公先到書房見柱上所貼詩稿經年塵埃迷目親手於鵲尾瓶中取拂塵將塵拂去儼然如舊荊公端坐於書房却說守門官延捱了半晌方請蘇爺東坡聽說東書房相見想起改詩的去處面上赧然勉強進府到書房見了荊公下拜荊公用手相扶道不在大堂

相見慌恐遠路風霜休得過禮命童兒看坐東坡坐下偷看詩稿貼於對面荊公用拂塵往左一指道子瞻可見光陰迅速去歲作此詩又經一載矣東坡起身拜伏於地荊公用手扶住道子瞻為何東坡道晚學生甘罪了荊公道你見了黃州菊花落瓣麼東坡道是荊公道目中未見此一種也怪不得子瞻東坡道晚學生才疎識淺全仗老太師海涵茶罷荊公問道老夫煩足下帶瞿塘中峽水可有麼東坡道見携府外荊公命堂候官兩員將水甕抬進書房荊公親以衣袖拂拭紐封打開命童兒茶竈中煨火用銀銚

汲水烹之先取白定碗一隻投陽羨茶一撮於內候湯如蟹眼急取起傾入其茶色半晌方見荊公問此水何處取來東坡道巫峽荊公道是中峽了東坡道正是荊公笑道又來欺老夫了此乃下峽之水如何假名中峽東坡大驚述土人之言三峽相連一般樣水晚學生悞聽了實是取下峽之水老太師何以辨之荊公道讀書人不可輕舉妄動須是細心察理老夫若非親到黃州看過菊花怎麼詩中敢亂道黃花落瓣這瞿塘水性出於水經補註上峽水性太急下峽太緩惟中峽緩急相半太醫院官乃明醫知老夫

方中脘變症故用中峽水引經此水烹陽羨茶上峽味濃下峽味淡中峽濃淡之間今見茶色半晌方見故知是下峽東坡離席謝罪荊公道何罪之有皆因子瞻過於聰明以致疏略如此老夫今日偶然無事幸子瞻光顧一向相處尚不知子瞻學問真正如何老夫不自揣量要考子瞻一考東坡欣然答道曉學生請題荊公道且住老夫若遽然考你只說老夫恃了一日之長子瞻倒先考老夫一考然後老夫請教東坡鞠躬道曉學生怎麼敢荊公道子瞻既不肯考老夫老夫卻不好僭妄也罷叫徐倫把書房中書櫥

盡數與我開了左右二十四櫥書皆積滿但憑於左右櫥內上中下三層取書一冊不拘前後念上文一句老夫答下句不來就算老夫無學東坡暗想道這老甚迂闊難道這些書都記在腹內雖然如此不好去考他答應道這箇晚學生不敢荊公道咳道不得箇恭敬不如從命了東坡使乖只揀塵灰多處料久不看也忘記了任意抽書一本未見簽題揭開居中隨口念一句道如意君安樂否荊公接口道竊已啖之矣可是東坡道正是荊公取過書來問道這句書怎麼講東坡不曾看得書上詳細暗想唐人議則天

后曾稱倅敖曹爲如意君或者差人問候曾有此言只是下文說竊已啖之矣文理却接上面不來沉吟了一會又想道不要惹這老頭兒千虛不如一實俗語道曉得生不知荊公道這也不是什麼秘書如何就不曉得這是一樁小故東漢末靈帝時長沙郡武岡山後有一狐穴深入數丈內有九尾狐狸二頭日久年深皆能變化時常化作美婦人遇有男子往來誘入穴中行樂小不如意分而食之後有一人姓劉名質善於採戰之術入山採藥被二妖所擄夜晚求懽劉質用抽添火候工夫枕席之間二狐快樂稱爲

如意君、犬狐出山打食、則小狐看守、小狐出山、則大狐亦如之、日就月將、並無忌憚、酒後露其本形、劉璽有恐怖之心、精力衰倦、一日大狐出山打食、小狐在穴、求其雲雨不果其欲、小狐大怒、生吞劉璽於腹內、大狐回穴、心記劉生、問道、如意君安樂否、小狐答道、竊已吞之矣、二狐相爭、追逐滿山、喊叫、樵人竊聽、遂得其詳、記於漢末、今晳子瞻想未涉獵、東坡道、老太師學問淵深、非晚輩淺學可及、荊公微笑道、這也算考過老夫了、老夫還席、也要考子瞻一考、子瞻依得吝敬、東坡道、求老太師命題平易、荊公道、考別件事

又道老夫作難久聞子瞻善於作對今年閏了箇八月正月立春十二月又是立春是箇兩頭春老夫就將此爲題出句求對以覩子瞻妙才命童兒取紙筆過來荊公寫出一對道

一歲二春雙八月人間兩度春秋

東坡雖是妙才這對出得蹊蹺一時尋對不出羞顏可掬面皮通紅了荊公問道子瞻從湖州至黃州可從蘇州潤州經過麽東坡道此是便道荊公道蘇州金閶門外至於虎丘這一帶路叫做山塘約有七里之遙其半路名爲半塘潤州古名鐵甕城臨於大江

荊老草文直心且好

有金山銀山玉山這叫做三山俱有佛殿僧房想子瞻都曾遊覽東坡答應道是荊公道老夫再將蘇潤二州各出一對求子瞻對之蘇州對云

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

潤州對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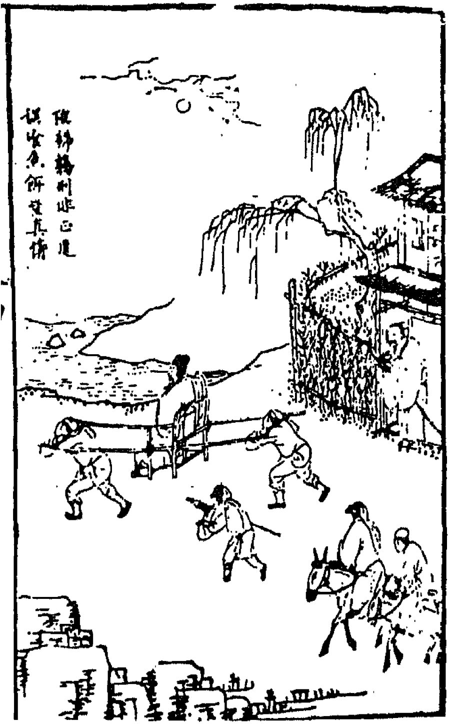
鐵甕城西金玉銀山三寶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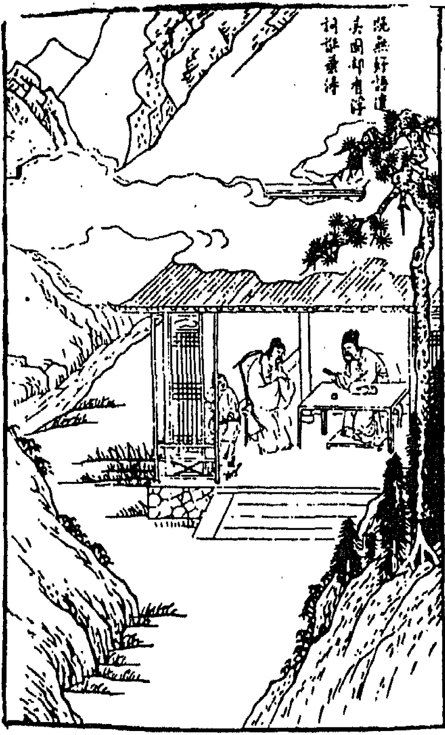
東坡思想多時不能成對只得謝罪而出荊公曉得東坡受了些腌臢終惜其才明日奏過神宗天子復了他翰林學士之職後人評這篇話道以東坡天才尚然三被荊公所屈何況才不如東坡者因作詩戒

詩云

項托曾爲孔子師　荊公反把子瞻嗤
爲人第一謙虛好　學問茫茫無盡期

第三卷


陡轉機關此正是
誤收魚餌失真情



既無好語遣
吳園卻有浮
討些桑詩

素明

第四卷

拗相公飲恨半山堂

得歲月延歲月得歡悅且歡悅萬事乘除總在天何必愁腸千萬結放心寬莫量窄古今興廢言不徹金谷繁華眼底塵淮陰事業鋒頭血臨潼會上膽氣消丹陽縣裏簫聲絕時來弱草勝春花運去精金遜頑鐵逍遙快樂是便宜到老方知滋味別粗衣淡飯足家常養得浮生一世拙

閒話已畢未入正文且說唐詩四句

周公恐懼流言日　王莽謙恭下士時

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

此詩大抵說人品有真有僞須要惡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惡第一句說周公那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少子有聖德輔其兄武王伐商定了周家八百年天下武王病周公爲冊文告天願以身代藏其冊於金縢無人知之以後武王崩太子成王年幼周公抱成王於膝以朝諸侯有庶兄管叔蔡叔將謀不軌心忌周公反布散流言說周公欺侮幼主不久篡位成王疑之周公辭了相位避於東國心懷恐懼一日天降大風疾雷掣開金縢成王見了冊文方知周公之忠

迎歸相位誅了管叔蔡叔周室危而復安假如管叔蔡叔流言方起說周公有反叛之心周公一病而亡金匱之文未開成王之疑未釋誰人與他分辨後世卻不把好人當做惡人第二句說王莽王莽字巨君乃西漢平帝之舅爲人奸詐自恃椒房寵勢相國威權陰有篡漢之意恐人心不服乃折節謙恭尊禮賢士假行公道虛張功業天下郡縣稱莽功德者共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莽知人心歸己乃酖平帝遷太后自立爲君改國號曰新一十八年直至南陽劉文叔起兵復漢被誅假如王莽早死了十八年

卻不是完名全節一箇賢宰相垂之史冊不把惡人當做好人麼所以古人說日久見人心又道蓋棺論始定不可以一時之譽斷其為君子不可以一時之謗斷其為小人有詩為證

毀譽從來不可聽　是非終久自分明
一時輕信人言語　自有明人話不平

如今說先朝一箇宰相他在下位之時也着實有名有譽的後來大權到手任性胡為做錯了事惹得萬口唾罵飲恨而終假若有名譽的時節一箇瞌睡死去了不礙人還千惜萬惜道國家沒福恁般一箇好

人未能大用不盡其才卻到也留名於後世及至萬口唾罵臨死也遲了這到是多活了幾年的不是那位宰相是誰在那一箇朝代這朝代不近不遠是北宋神宗皇帝年間一箇首相姓王名安石臨川人也此人目下十行書窮萬卷名臣文彥博歐陽脩曾鞏韓維等無不奇其才而稱之方及二旬一舉成名初任浙江慶元府鄞縣知縣興利除害大有能聲轉在揚州僉判每讀書達旦不寐日已高聞太守坐堂多不及盥漱而往時揚州太守乃韓魏公名琦者見安石頭面垢汙知未盥漱疑其夜飲勸以勤學安石

[illegible]

謝教，絕不分辨。後韓魏公察聽他徹夜讀書，心甚異之，更誇其美。陞江寧府知府，賢聲愈著，直達帝聰。正是：

只因前段好，　誤了後來人。

神宗天子勵精圖治，聞王安石之賢，特召為翰林學士。天子問為治何法，安石以堯舜之道為對，天子大悅。不二年，拜為首相，封荊國公。舉朝以為皐夔復出，伊周再生，同聲相慶。惟李承之見安石雙眼多白，謂是姧邪之相，他日必亂天下。蘇老泉見安石衣服垢敝，經月不洗面，以為不近人情，作辨姧論以刺之。此

[illegible]

兩箇人是獨得之見誰人肯信不在話下安石便去首相與神宗天子相知言聽計從立起一套新法來那幾件新法

農田法　水利法　青苗法　均輸法　保甲法

免役法　市易法　保馬法　方田法　免行法

專聽一箇小人姓呂名惠卿及伊子王雱朝夕商議斥逐忠良拒絕直諫民間怨聲載道天變迭興荊公自以爲是復倡爲三不足之說

天變不足畏　人言不足恤　祖宗之法不足守

因他性子執拗主意一定佛菩薩也扮他不轉人皆

[illegible]也

呼爲拗相公、文彥博韓琦許多名臣、先前所仗倚者、到此也自悔失言、一箇箇上表爭論、不聽、辭官而去、自此持新法益堅、祖制紛更、萬民失業、一日、愛子王雱病疽而死、荊公痛思之甚、招天下高僧、設七七四十九日齋醮、薦度亡靈、荊公親自行香拜表、其日第四十九日齋醮已完、漏下四鼓、荊公焚香送佛、忽然昏倒於拜氈之上、左右呼喚不醒、到五更、如夢初覺、口中道、詫異詫異、左右扶進中門、吳國夫人命丫鬟接入內寢、問其緣故、荊公眼中垂淚道、適纔昏憒之時、恍恍忽忽、到一箇去處、如大官府之狀、府門尚閉、

見吾兒王雱荷巨枷約重百斤、力殊不勝、蓬首垢面、流血滿體、立於門外、對我哭訴其苦、道陰司以兒父久居高位、不思行善、專一任性執拗、行青苗等新法、蠧國害民、怨氣騰天、兒不幸陽祿先盡、受罪極重、非齋醮可解、父親宜及蚤回頭、休得貪戀富貴、說猶未畢、府中開門吆喝、驚醒回來、夫人道、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妾亦聞外面人言籍籍、歸怨相公、相公何不急流勇退、早去一日、也省了一日的咒詈、荊公從夫人之言、一連十來道表章、告病辭職、天子風聞外邊公論、亦有厭倦之意、遂從其請、以使相判江寧府

故宋時、凡宰相解位都要帶箇外任的職銜、到那地方資祿養老不必管事、荊公想江寧乃金陵古蹟之地、六朝帝王之都、江山秀麗、人物繁華、足可安居甚是得意、夫人臨行、盡出房中釵鈿衣飾之類及所藏寶玩約數千金、布施各菴院寺觀打醮焚香、以資亡兒王雱冥福擇日辭朝起身百官設餞送行、荊公托病、都不相見府中有一親吏姓江名居甚會答應、荊公只帶此一人與僮僕隨家眷同行、東京至金陵、都有水路、荊公不用官船、微服而行、雇一小艇由黃河沿流而下、將次開船、荊公喚江居及衆僮僕分付我

出宰相今已罷冠而歸凡一路馬頭歇船之處有問我何姓何名何官何職汝等但言過往遊客切莫對他說實話恐驚動所在官府前來迎送或起夫防護驚擾居民不便若或洩漏風聲必是汝等詐索地方常例許害民財吾若知之必皆重責衆人都道謹領鈞旨江居稟道相公白龍魚服隱姓潛名倘或途中小輩不識高低有毀謗相公者何以處之荊公道常言宰相腹中撑得船過從來人言不足恤言吾善者不足爲喜道吾惡者不足爲怒只當耳邊風過去便了切莫攬事江居領命并曉諭水手知悉自此水路

無話不覺二十餘日，已到鍾離地方，荊公原有痰火症，住在小舟多日，情懷抑鬱，火症復發，思欲舍舟登陸，觀看市井風景，少舒愁緒，分付管家道，此去金陵不遠，你可小心伏侍夫人家眷，從水路由瓜步淮揚過江，我從陸路而來，約到金陵江口相會，安石打發家眷開船，自己只帶兩箇傔僕，并親吏江居，共是四人登岸

只因水陸舟車擾　斷送南來北往人

江居稟道，相公陸行，必用腳力，還是令鈞帖到縣驛取討，還是自家用錢僱倩，荊公道，我分付在前，不許

驚動官府只自家債貨便了江居道若自家債負須要投箇主家當下僮僕撥了包裹江居引荊公到一箇經紀人家來主人迎接上坐問道客官要往那里去荊公道要往江寧欲覓肩輿一乘或騾或馬三匹即刻便行主人道如今不比當初忙不得哩荊公道爲何主人道一言難盡自從拗相公當權創立新法傷財害民戶口逃散雖留下幾戶窮民只好奔走官差那有空役等候況且民窮財盡百姓饔餐不飽沒閒錢去養馬騾就有幾頭也不勾差使客官坐穩我替你抓尋去尋得下莫喜尋不來莫怪只是比往常

一倍錢要還你哩江居問道你說那拗相公是誰主人道叫做王安石聞說一雙白眼睛惡人自有惡相荆公垂下眼皮叫江居莫管別人家閒事主人去了多時來回復道轎夫只許你兩個要三個也不能勾沒有替換却要把四個人的夫錢催他馬是沒有止尋得一頭騾一個叫驢明日五鼓到我店裏客官將就去得將可付些銀子與他荆公聽了前番許多惡話不耐煩巴不得走路想道就是兩個夫子緩緩而行也罷只是少一個頭口沒奈何把一匹與江居坐那一匹沒他兩個輪流坐罷分付江居但憑主人定

價，不要與他計較。江居把銀子秤付主人。日光尚早，荊公在主人家悶不過，喚黃兒跟隨，走出街市閒行。果然市井蕭條，店房稀少。荊公暗暗傷感。步到一個茶坊，到也潔淨。荊公走進茶坊，正欲喚茶，只見壁間題一絕句云：

祖宗制度至詳明　百載餘黎樂太平
白眼無端偏固執　紛紛變亂擾人情

後款云：無名子慨世之作。荊公默然無語，連茶也沒喫了，慌忙出門。又走了數百步，見一所道院。荊公道：且去隨喜一回，消遣則個。走進大門，就是三間廟

宇荆公正欲聽禮尚未跨進殿檻只見朱壁外面粘着一幅黃紙紙上有詩句

五葉明良致太平　相君何事苦紛更
徒言堯舜宜爲法　當效伊周輔聖明
排盡舊臣居散地　儘爲新法誤蒼生
翻思安樂窩中老　先識天津杜宇聲

先前英宗皇帝時有一高士姓邵名雍別號堯夫精於數學通天徹地自名其居爲安樂窩常與客遊洛陽天津橋上聞杜宇之聲歎道天下從此亂矣客問其故堯夫答道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

地氣自南而北洛陽舊無杜宇今忽有之乃地氣自南而北之徵不久天子必用南人爲相變亂祖宗法度終宋世不得太平這箇兆正應在王安石身上荊公默誦此詩一遍問香火道人此詩何人所作沒有落款道人道數日前有一道侶到此索紙題詩粘於壁上說是罵什麼拗相公的荊公將詩紙揭下藏於袖中默然而出囘到主人家悶悶的過了一夜五鼓雞鳴兩名夫和一箇趕脚的牽着一頭騾一箇叫驢都到了荊公素性不十分梳洗上了肩輿江居乘了驢子讓那騾子與僮僕兩箇更換騎坐約行四十餘

早日光將午、到一村鎮、江居下了驢、走上一步、稟道、相公該打中火了、荊公因痰火病發、隨身扶手、帶得有清肺乾糕、及丸藥茶餅等物、分付手下、只取沸湯一甌來、你們自去喫飯、荊公將沸湯調茶、用了點心、眾人喫飯兀自未了、荊公見屋傍有箇坑廁、討一張毛紙、走去登東、只見坑廁土牆上、白石灰畫詩八句、

初知鄞邑未陞時　為負虛名眾所推
蘇老辨姦先有識　李丞劾奏已前知
斥除賢正專威柄　引進虛浮起禍基
最恨邪言三不足　千年流毒臭聲遺

荊公登了東觀简空就左脚脱下一隻方舄將舄底向土墻上抹得字跡糊塗方纔罷手衆人中火已畢荊公復上肩輿而行又三十里過一驛舍江居稟道這官舍寬敞可以止宿荊公道昨日叮嚀汝輩是甚言語今宿於驛亭豈不惹人盤問還到前村擇僻靜處民家投宿方爲安穩又行五里許天色將晚到一村家竹籬茅舍柴扉半掩荊公叫江居上前借宿江居推扉而入内一老叟扶杖走出問其來由江居道某等遊客欲暫宿尊居一宵房錢依例奉納老叟道但隨官人們尊便江居引荊公進門與上人相見老

叟延荊公上坐見江居等三人侍立知有名分請到側屋與坐老叟安排茶飯去了荊公看新粉壁上有大書律詩一首詩云

文章謾說自天成　曲學偏邪識者輕
强辯鶡刑非正道　誤餐魚餌負真情
姦謀已遂生前志　執拗空遺死後名
親見亡兒陰受梏　始知天理報分明

荊公閱畢慘然不樂須臾老叟擺出飯來從人都飽餐荊公也畧用了些問老叟道壁上詩何人寫作老叟道往來遊客所書不知名姓荊公俛首尋思我向雜

帛勤爲鶉刑及誤餐魚餌二事人頗曉得只亡兒陰府受桔事我單對夫人說並沒第二人得知如何此詩言及好怪好怪荊公因此詩末句刺着他痛心之處狐疑不已因問老叟高壽幾何老叟道年七十八了荊公又問有幾位賢郎老叟撲簌簌淚下告道有四子都死了與老妻獨居於此荊公道四子何爲俱殀老叟道十年以來苦爲新法所害諸子應門或歿於官或喪於途老漢幸年高得以苟延殘喘倘若少壯也不在人世了荊公驚問新法有何不便乃至於此老叟道官人只看壁間詩可知矣自朝廷用王安

奉上虐下四字說盡宋世弊政[illegible]

石爲相變易祖宗制度專以聚斂爲急拒諫飾非驅忠立佞始設青苗法以虐農民繼立保甲助役保馬均輸等法紛紜不一官府奉上而虐下日以箠掠爲事吏卒夜呼於門百姓不得安寢棄產業携妻子逃於深山者日有數十此村百有餘家今所存八九家矣寒家男女共一十六口今只有四口僅存耳說罷淚如雨下荆公亦覺悲酸又問道有人說新法便民老丈今言不便願聞其詳老叟道王安石執拗民間稱爲拗相公若言不便便加怒貶說便便加陞擢凡說新法便民者都是諂佞輩所爲其實是害民非淺且

（保甲行以[illegible]相生一路何知）

如保甲上番之法，民家每一丁、教閱於場、又以一丁朝夕供送、雖說五日一教、那做保正的、日聚於教場中、受賄方釋、如沒賄賂、只說武藝不熟、拘之不放、以致農時俱廢、往往凍餒而死、言畢、問道、如今那拗相公何在、荊公哄他道、見在朝中輔相天子、老叟唾地大罵道、這等姦邪、不行誅戮、還要用他、公道何在、朝廷爲何不相了韓琦富弼司馬光呂海蘇軾諸君子、而偏用此小人乎、江居等聽得客坐中諠嚷之聲、走來看時、見老叟說話太狠、叱咤道、老人家不可亂言、倘王丞相聞知此語、獲罪非輕了、老叟瞿然怒起道

甚妙

老叟年近八十、何畏一死、若見此奸賊、必手刃其頭、剖其心肝而食之、雖赴鼎鑊刀鋸、亦無悔矣、眾人皆吐舌縮項、荊公面如死灰、不敢答言、起立庭中、對江居說道、月明如晝、還宜趕路、江居會意、去還了老叟飯錢、安排轎馬、荊公舉手與老叟分別、老叟笑道、老漢自罵奸賊王安石、與官人何干、乃拂然而去、莫非官人與王安石有甚親故麼、荊公連聲答道、沒有沒有、荊公登輿、分付快走、從者跟隨、踏月而行、又走十餘里、到樹林之下、只有茅屋三間、並無鄰比、荊公道、此頗幽寂、可以息勞、命江居叩門、門內有老嫗啓扉、江居

十六了

亦告以遊客貪路錯過郵店特來借宿來早奉謝老嫗指中一間屋道此處空在但宿何妨只是草房窄狹放不下轎馬江居道不妨我有道理荊公降輿入室江居分付將轎子置於簷下騾驢放在樹林之中荊公坐於室內看那老嫗時衣衫藍縷鬢髮蓬鬆草舍泥牆頗爲潔淨老嫗取燈火安置荊公自去睡了荊公見牕間有字携燈看時亦是律詩八句詩云

生已沽名衒氣豪　死猶虛僞惑兒曹
既無好語遺吳國　却有浮詞誑葉濤
四野逃亡空白屋　千年嗔恨說青苗

想因過此來窺視　一夜愁添白髮毛

荊公閱之如萬箭攢心好生不樂想道一路來茶坊道院以至村鎮人家處處有詩譏誚這老嫗居誰人到此亦有詩句足見怨詞詈語遍於人間矣那第二聯說吳國乃吾之夫人也葉濤是吾故友此二句詩意猶不可解欲喚老嫗問之聞隔壁打鼾之聲江居等馬上辛苦俱已睡去荊公展轉尋思撫膺頓足懊悔不迭想道吾只信福建子之言道民間甚便新法故吾違眾而行之焉知天下怨恨至此此皆福建子誤我也呂惠卿是閩人故荊公呼為福建子是夜

荊公長吁短歎和衣偎臥不能成寐吞聲暗泣兩袖皆沾溼了將次天明老嫗起身梳着頭同一小脚蠢婢趕二豬出門外婢攜糠粃老嫗取水用木杓攪於木盆之中口中呼囉囉囉拗相公來二豬聞呼就盆喫食婢又呼雞喌喌喌喌王安石來羣雞俱至江居和眾人看見無不驚訝荊公心愈不樂因問老嫗道老人家何爲呼雞豕之名如此老嫗道官人難道不知王安石即當今之丞相拗相公是他的渾名自王安石做了相公立新法以擾民老妾二十年孀婦子媳俱無止與一婢同處婦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役

等錢錢旣出了差役如故老安以桑麻爲業蠶未成
眠便預借絲錢用了麻未上機又借布錢用了桑麻
失利只得畜豬養雞等候吏胥里保來徵役錢或將
與他或烹來款待他自家不曾嘗一塊肉故此民間
怨恨新法入於骨髓畜養雞豕都呼爲拗相公王安
石把王安石當做畜生今世沒奈何他後世得他變
爲異類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荊公暗暗垂淚
不敢開言左右驚訝荊公容顏改變索鏡自照只見
鬚髮俱白兩目皆腫心下淒慘自己憂恚所致思想
一夜愁添雪鬢毛之句豈非數乎命江居取錢謝了

老嫗收拾起身江居走到輿前稟道相公施丈叔於天下愚民無知反以爲怨今宵不可再宿村舍還是驛亭官舍省些閒氣荆公口雖不答點頭道好上路多時到一郵亭江居先下驢扶荆公出轎升亭而坐安排茶飯荆公看亭子壁間亦有絕句二首第一首云

富韓司馬總孤忠　懇諫良言過耳風
只把惠卿心腹待　不知殺羿是逢蒙

第二首云

高談道德口懸河　變法誰知有許多

他日命衰時敗後　人非鬼責奈愁何

荊公看罷勃然大怒喚驛卒問道何物狂夫敢毀謗朝政如此有一老卒應道不但此驛為然人皆有畱題也荊公問道此詩為何而作老卒道因王安石立新法以害民所以民恨入骨近聞得安石辭了相位判江寧府必從此路經過蚤晚常有村農在此左近伺候他來荊公道伺他來要拜謁他麼老卒笑道仇怨之人何拜謁之有衆百姓持白梃候他到時打殺了他分而啖之耳荊公大駭不等飯熟趲出郵亭上轎江居喚衆人隨行一路只買乾糧充饑荊

公更不出轎、分付兼程趕路、直至金陵、與吳國夫人相見、羞入江寧城市、乃卜居於鍾山之半、名其堂曰半山、荊公只在半山堂中、看經佞佛、冀消罪愆、他原是過目成誦極聰明的人、一路所見之詩、無字不記、私自寫出、與吳國夫人看之、方信亡兒王雱陰府受罪、非偶然也、以此終日憂憤、痰火大發、兼以氣膈不能飲食、延及歲餘、奄奄待盡、骨瘦如柴、支枕而坐、吳國夫人在傍墮淚、問道、相公有甚好言語分付、荊公道、夫婦之情、偶合耳、我死、更不須掛念、只是散盡家財、廣修善事便了、言未已、忽報故人葉濤特來問疾

夫人迴避荊公請葉濤床頭相見執其手囑道君聰明過人宜多讀佛書莫作没要緊文字徒勞無益王某一生枉費精力欲以文章勝人今將死之時悔之無及葉濤安慰道相公福壽正遠何出此言荊公歎道生死無常老夫只恐大限一至不能發言故今日爲君叙及此也葉濤辭去荊公忽然想起老嫗草舍中詩句第二聯道

既無好語遺吳國　　却有浮詞誑葉濤

今日正應其語不覺撫髀長歎道事皆前定豈偶然哉作此詩者非鬼即神不然如何曉得我未來之事

若被鬼神誚讓如此安能久於人世乎不幾日疾革發譫語將手批頰自罵道王某上負天子下負百姓罪不容誅九泉之下何面目見唐子方諸公乎一連罵了三日嘔血數升而死那唐子方名介乃是宋朝一個直臣苦諫新法不便安石不聽也是嘔血而死的一般樣死比王安石死得有名聲至今山間人家尚有呼猪爲拗相公者後人論宋朝元氣都爲熙寧變法所壞所以有靖康之禍有詩爲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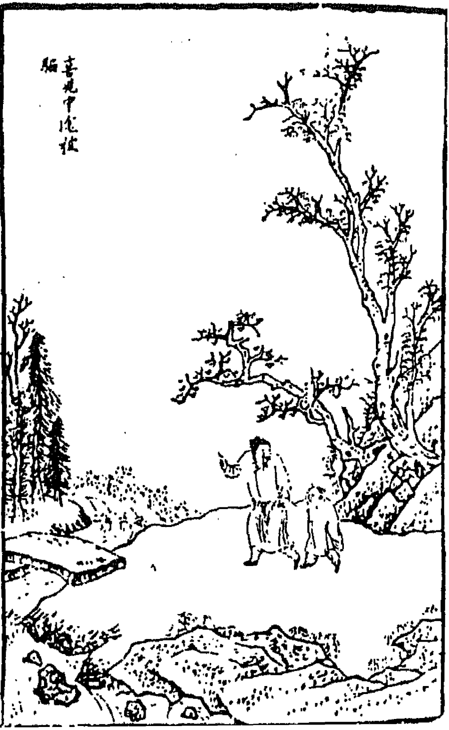
熙寧新法諫書多　執拗行私奈爾何
不是此番元氣耗　虜軍豈得渡黃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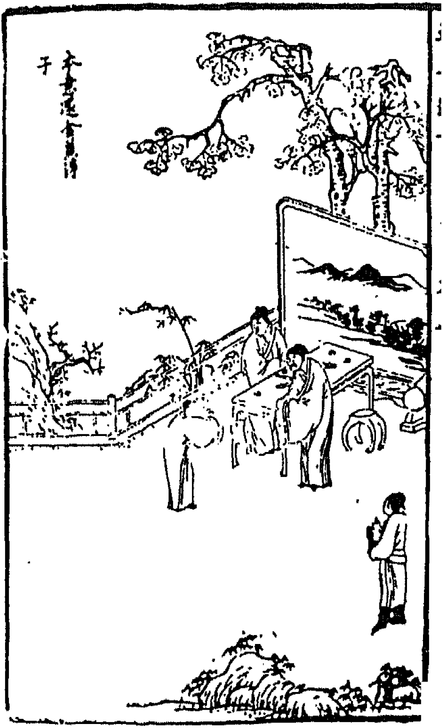
用詩收[illegible]此是何法

又有詩借荆公之才

好箇聰明介甫翁　高才歷任有清風
可憐覆餗因高位　只合終身翰苑中

警世通言


喜見中流拯溺


來書遲會舉詩
子

第五卷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毛寶放龜懸大印　宋郊渡蟻占高魁
世人盡說天高遠　誰識陰功暗裏來

話說浙江嘉興府長水塘地方有一富翁姓金名鐘家財萬貫世代都稱員外性至慳吝平生常有五恨那五恨

一恨天　二恨地　三恨自家
四恨爹娘　五恨皇帝

恨天者恨他不常常六月又多了秋風冬雪使人

冷不免費錢買木服來家慢地者恨他樹木生得湊趣若是湊趣生得齊整如意樹本就好做座柱枝條大者就好做梁細者就好做椽却不省了匠人工作恨自家者恨肚皮不會作家一日不喫飯就餓起來恨爹娘者恨他遺下許多親眷朋友來時不免費茶費水恨皇帝者我的祖宗分授的田地却要他來收錢糧不止五恨還有四願願得四般物事那四般物事

一願得鄧家銅山

二願得郭家金穴

三願得石崇的聚寶盆

四願得呂純陽祖師點石爲金這個手指頭

因有這四願五根心常不足積財聚穀日不暇給真個是數米而炊稱柴而爨因此鄉里起他一個異名叫做金冷水又叫金剝皮尤不喜者是僧人世間只有僧人討便宜他單會布施俗家的東西再沒有反布施與俗家之理所以金冷水見了僧人就是眼中之釘舌中之刺他住居相近處有個福善菴金員外生年五十從不曉得在菴中破費一文的香錢所喜渾家單氏與員外同年同月同日只不同時他偏喚

齋好善、金員外喜他的、是喫齋、惱他的、是好善、因四十歲上、尚無子息、單氏瞞過了丈夫將自己釵梳二十餘金、布施與福善庵老僧、教他拈佛誦經祈求子嗣、佛門有應、果然連生二子、且是俊秀、因是福善庵祈求來的、大的小名福兒、小的小名善兒、單氏自從了二子之後、時常瞞了丈夫、偷柴偷米、送與福善庵供養、那老僧、金員外偶然察聽了些風聲、便去咒天罵地、夫妻反目、直聒得一個不耐煩、方休、如此也非止一次、只為渾家也是個硬性、鬧過了、依舊不理、其年夫妻齊壽、皆當五旬、福兒年九歲、善兒年八歲、踏

[illegible]小人

同生下來的都巳上學讀書十分之美到生辰之日金員外恐有親朋來賀壽預先躲出單氏又凑些私房銀兩送與庵中打一壇齋醮一來為老夫婦祈壽二來為兒子長大了還愿心目前也曾與丈夫說過來丈夫不肯所以只得私房做事其夜和尚們要鋪設長生佛燈叫香火道人至金家問金阿媽要幾斗糙米單氏偷開了倉門將米三斗付與道人去了隨後金員外回來單氏還在倉門口封鎖被丈夫窺見了又見地下狼藉些米粒知是私房做事欲要爭嚷心下想道今日生辰好日况且東西去了也討不轉

來、乾拌去了涎沫、只推不知、忍住這口氣、一夜不睡、左思右想道、叵耐這賊禿常時來蒿惱我家、到是我有家的一個耗鬼、除非那禿驢死了、方絕其患、恨無計策、到天明時、老僧携着一個徒弟來回攞醮裏、原來那和尚也怕見金冷水、且站在門外張望、金老早已瞧見、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取了幾文錢、從側門走出市心、到山藥鋪裏賒些砒霜、轉到賣點心的王三郎店裏、王三郎正蒸着一籠熟粉、攞一碗糖餡、要做餅子、金冷水袖裏摸出八文錢、撇在櫃上道、三郎收了錢、大些的餅子與我做四個、餡却不要下少了、你

只捏着窩兒，等我自家下餡，別個，王三郎口雖不言，心下想道，有名的金冷水，金剝皮，自從開這幾年點心鋪子，從不見他家半文之面，今日好利市，也撰他八個錢，他是好便宜的，便等他多下些餡去，扳他下次主顧，王三郎向籠中取出雪團樣的熟粉，真個捏做窩兒，遞與金冷水，說道，員外請尊便，金冷水却將砒霜末悄悄的撒在餅內，然後加餡，做成餅子，如此一連做了四個，熱烘烘的放在袖裏，離了王三郎店望自家門首踱將進來，那兩個和尚，正在廳中喫茶，金老欣然相揖，揖罷，入內對渾家道，兩個師父侵早

到來忍俏肚裏饑餓，適纔那金家送我些點心，我只餅子然得好補了他阿個來，何不就請了兩個師父。單氏深喜丈夫回心向善，取個朱紅楪子，把四個餅子裝做一楪，叫丫鬟托將出去。那和尚見了員外回家，不敢久坐，已無心吃餅了，見丫鬟送出來，知是阿媽美意，也不好虛他，將四個餅子裝做一袖，叫聲聒噪，出門回庵而去。金老暗暗歡喜，不在話下。卻說金家兩個學生，在社學中讀書，放了學時，常到庵中頑耍。這一晚，又到庵中，老和尚想道：金家兩位小官人時常到此，沒有什麼請得他，今早金阿媽送我四個

餅子還不曾動放在櫥櫃裏何不將來熯熱了請他喫一杯茶當下分付徒弟在櫥櫃裏取出四個餅去廚房下熯得焦黃熱了兩杯濃茶擺在房裏請兩位小官人喫茶兩個學生頑耍了半晌正在肚餓見了熱騰騰的餅子一人兩個都喫了不喫時猶可喫了呵分明是

一塊火燒着心肝　萬桿鎗攢却腹肚

兩個一時齊叫肚疼跟隨的學童慌了要扶他回去奈兩個疼做一堆跑走不動老和尚也着了忙正不知什麼意故只得叫徒弟一人背了一個學童隨着

天理昭彰

送回金員外家、二僧自去了、金家夫婦這一驚非小、慌忙叫學童問其緣故、學童道、方纔到福善庵喫了四個餅子、便叫肚疼起來、那老師父說、這餅子原是我家今早把與他喫的、他不捨得喫、將來恭敬兩位小官人、金員外情知蹺蹊了、只得將砒霜實情對阿媽說知、單氏心下越慌了、便把涼水灌他、如何灌得醒、須臾七竅流血、嗚呼哀哉、做了一對殤鬼、單氏千難萬難、祈求下兩個孩兒、却被丈夫不仁、自家害死了、待要廝罵一場、也是枉然、氣又忿不過、苦又熬不過、走進內房、解下束腰羅帕、懸梁自縊、金員外哭了

兒子一場，方纔收淚，到房中與阿媽商議說話兒，漲上這件打輕趨的東西，唬得半死，登時就得病上床，不夠七日也死了。金氏族家，不肯恨那金冷水、金剝皮慳吝，此時天賜其便，大大小小，都蜂擁而來，將家私搶個罄盡，此乃萬貫家財有名的金員外一個終身結果，不好善而行惡之報也。有詩為證

帷內私情那得知　害人者害自家兒
舉心動念天知道　果報昭彰豈有私

方纔說金員外只為行惡上拆散了一家骨肉，如今再說一個人單為行善上周全了一家骨肉，正是

善惡相形　禍福自見

戒人作惡　勸人爲善

話說江南常州府、無錫縣東門外、有個小戶人家、兄弟三人、大的叫做呂玉、第二的叫做呂寶、第三的叫做呂珍、呂玉娶妻王氏、呂寶娶妻楊氏、俱有姿色、呂珍年幼未娶、王氏生下一個孩子、小名喜兒、方纔六歲、跟鄰舍家兒童出去看神會、夜晚不回、夫妻兩個煩惱、出了一張招子、街坊上叫了數日、全無影響、呂玉氣悶、在家裡坐不過、向大戶家借了幾兩本錢、往太倉嘉定一路、收些綿花布疋、各處販賣、就便訪問

兒子消息、舊年正二月出門、到八九月回家、又收新貨走了四個年頭雖然趁些利息眼見得兒子沒有尋處了、日夕心焦、也不在話下、到第五個年頭、呂玉別了王氏、又去做經紀、何期中途遇了個大本錢的布商談論之間、知道呂玉買賣中通透、拉他同往山西脫貨就帶絨貨轉來發賣於中有些用錢相謝呂玉貪了蠅頭微利隨着去了、及至到了山西發貨之後、遇着連歲荒歉討賒帳不起不得脫身、呂玉少年久曠也不免行戶中走了一兩遍走出一身風流瘡服藥調治、無面回家、捱到三年、瘡纔痊好、討清了帳

目。那布商因為稽遲了呂玉的歸期。加倍酬謝。呂玉得了些利物。等不得布商收貨完備。自己販了些粗細絨褐。相別先回。一日早晨。行至陳留地方。偶然去坑廁出恭。見坑板上遺下一個青布搭膊。撿在手中。覺得沉重。取回下處打開看時。都是白物。約有二百金之數。呂玉想道。這不意之財。雖則取之無礙。倘或失主追尋不見。好大一場氣悶。古人見金不取。拾帶重還。我今年過三旬。尚無子嗣。要這橫財何用。忙到坑廁左近伺候。只等有人來抓尋。就將原物還他。等了一日不見人來。次日只得起身。又行了五百餘里。到

此句亦是醒者

南宿州地方其日天晚下一個客店遇着一個同下的客人閑論起江湖生意之事那客人說起自不小心五日前侵晨到陳留縣解下搭膊登東偶然官府在街上過心慌起身却忘記了那搭膊裏面有二百兩銀子直到夜裏脫衣要睡方纔省得想着過了一日自然有人拾去了轉去尋覔也是無益只得自認悔氣罷了呂玉便問老客尊姓高居何處客人道在下姓陳祖貫徽州今在揚州閘上開個糧食鋪子敢問老兄高姓呂玉道小弟姓呂是常州無錫縣人揚州也是順路相送尊兄到彼奉拜客人也不知詳細

答應道若肯下顧最好、次早二人作伴同行、不一日、來到揚州閘口、呂玉也到陳家鋪子、登堂作揖、陳朝奉看坐、獻茶、呂玉先題起陳留縣失銀子之事、盤問他搭膊模樣、是個深藍青布的、一頭有白線緝一個陳字、呂玉心下曉然、便道小弟前在陳留拾得一個搭膊、到也相像、把來與尊兄認看、陳朝奉見了搭膊道、正是、搭膊裏面銀兩原封不動、呂玉雙手遞還陳朝奉、陳朝奉過意不去、要與呂玉均分、呂玉不肯、陳朝奉道便不均分、也受我幾兩謝禮、等在下心安、呂玉那裏肯受陳朝奉感激不盡慌忙擺飯相欵思想

難得呂玉這般行人還金之恩無門可報自家有十二歲一個女兒要與呂君扳一脈親往來不知他有兒子否飲酒中間陳朝奉問道恩兄令郎幾歲了呂玉不覺掉下淚來答道小弟只有一兒七年前為看神會失去了至今並無下落荊妻亦別無生育如今回去意欲尋個螟蛉之子出去幫扶生理只是難得這般湊巧的陳朝奉道舍下數年之間將三兩銀子買得一個小廝頗頗清秀又且乖巧也是下路人帶來的如今一十三歲了伴着小兒在學堂中上學恩兄若看得中意時就送與恩兄伏侍也當我一點

濟敬呂玉道若肯仰俯當奉還身價陳朝奉道說那里話來只恐恩兄不用時小弟無以為情當下便教守店的去学堂中喚喜兒到來呂玉聽得名字與他兒子相同心中疑惑須臾小廝喚到穿一領蕪湖青布的道袍生得果然清秀習慣了学堂中規矩見了呂玉朝上深深唱個喏呂玉心下便覺得歡喜仔細認出兒子面貌來四歲時因跌損左邊眉角結一個小疤兒有這點可認呂玉便問道幾時到陳家的那小廝想一想道有六七年了又問他你原是那裏人誰賣你在此那小廝道不十分詳細只記得爹叫做

呂大還有兩個叔叔在家娘姓王家在無錫城外小時被人騙出賣在此間呂玉聽罷便抱那小廝在懷叫聲親兒我正是無錫呂大是你的親爹了失了你七年何期在此相遇正是

水底撈針針已得　掌中失寶寶重逢
筵前相抱殷勤認　猶恐今朝是夢中

小廝眼中流下淚來呂玉傷感自不必說呂玉起身拜謝陳朝奉小兒若非府上收留今日安得父子重會陳朝奉道恩兄有還金之盛德天遣尊駕到寒舍父子團圓小弟一向不知是令郎甚愧怠慢呂玉又

有兄陳汕果非俗品

叫喜兒拜謝了陳朝奉陳朝奉定要還拜呂玉不肯再三扶住受了兩禮便請喜兒坐於呂玉之傍陳朝奉開言承恩兄相愛學生有一女年方十二歲欲與令郎結絲蘿之好呂玉見他情意真懇謙讓不得只得依允是夜父子同榻而宿說了一夜的說話次日呂玉辭別要行陳朝奉留住另設個大席面管待新親家新女婿就當送行酒行數巡陳朝奉取出白金二十兩向呂玉說道賢婿一向在舍有慢今奉些須薄禮相贖權表親情萬勿固辭呂玉道過承高門俯就舍下就該行聘定之禮因在客途不好苟且如今

反覆說蒙厚賜只不敢當陳朝奉道這是學生自送與賢婿的不干親翁之事親翁若見却就是不允這頭親事了呂玉沒得說只得受了叫兒子出席拜謝陳朝奉扶起道些微薄禮何謝之有喜兒又進去謝了丈母當日開懷暢飲至晚而散呂玉想道我因這還金之事父子相逢誠乃天意又聚了這頭好親事似錦上添花無處報答天地有陳親家送這二十兩銀子也是不意之財何不擇個潔淨僧院糴米齋僧以種福田主意定了次早陳朝奉又備早飯呂玉父子喫罷收拾行囊作謝而別喚了一隻小船搖出閶

外約有數里只聽得江邊鼎沸原來壞了一隻人載船落水的號呼求救崖上人招呼小船打撈小船索要賞犒在那裏爭嚷呂玉想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比如我要去齋僧何不捨這二十兩銀子做賞錢教他撈救見在功德當下對眾人說我出賞錢快撈救若救起一船人性命把二十兩銀子與你們眾人聽得有二十兩銀子賞錢小船如蟻而來連崖上人也有裝個會水性的赴水去救須臾之間把一船人都救起呂玉將銀子付與眾人分散水中得命的都千恩萬謝只見內中一人看了呂玉叫道哥哥那

里來、呂玉看他不是別人、正是第三個親弟、呂珍、呂玉合掌道、慚愧慚愧、天遣我撈救兄弟一命、忙扶上船、將乾衣服與他換了、呂珍納頭便拜、呂玉答禮、就叫姪兒見了叔叔、把還金遇子之事、述了一遍、呂珍驚訝不已、呂玉問道、你那爲何到此、呂珍道、一言難盡、自從哥哥出門之後、一去三年、有人傳說哥哥在山西害了瘡毒身故、二哥察訪得實、嫂嫂已是成服戴孝、兄弟只是不信、二哥近日又要逼嫂嫂嫁人、嫂嫂不從、因此教兄弟親到山西訪問哥哥消息、不期於此相會、又遭覆溺、得哥哥撈救、天與之幸、哥哥不

可怠緩、急急回家以安嫂嫂之心、遲則怕有變了、呂玉聞說驚慌急叫家長開船星夜趕路、正是

心忙似箭惟嫌緩　船走如梭尚道遲

再說王氏聞丈夫凶信、初時也疑惑、被呂寶說得活能活現、也信了、少不得換了些素服、呂寶心懷不善、想着哥哥已故、嫂嫂又無所出況且年紀後生、要勸他改嫁、自己得些財禮、教渾家楊氏與阿嫂說、王氏堅意不從又得呂珍朝夕諫阻、所以其計不成、王氏想道千聞不如一見雖說丈夫已死在幾千里之外、不知端的、央小叔呂珍是必親到山西問個備細、如

果然不幸骨殖也帶一塊回來呂珍去後呂寶愈無忌憚又遇了賭錢輸了沒處設法偶有江西客人喪偶要討一個娘子呂寶就將嫂嫂與他說合那客人也訪得呂大的渾家有幾分顏色情願出三十兩銀子呂寶得了銀子向客人道家嫂有些粧喬好好裏請他出門定然不肯今夜黃昏時分喚了人輕輕地到我家來只看戴孝髻的便是家嫂更不須言語揪上轎子連夜開船去便了客人依計而行卻說呂寶回家恐怕嫂嫂不從在他跟前不露一字卻私下對渾家做個手勢道那兩腳貨今夜要出脫與江西客

人去了、我生怕、他哭哭啼啼、先躲出去、黃昏時候、你勸他上轎、日裏且哄、對他說、只賓自去了、却不曾說明、恁等的事、原來楊氏與王氏妯娌最睦、心中不忍一時丈夫做主、沒奈他何、欲言不言、直挨到酉牌時分、只得與王氏透個消息、我丈夫已將嬸嬸嫁與江西客人、少停客人就來取親、教我莫說、我與嬸嬸情厚、不好瞞得你、房中有什細軟家私、預先收拾、打個包裹、省得一時忙亂、王氏啼哭起來、叫天叫地起來、楊氏道、不是奴苦勸嬸嬸、後生家孤孀、終久不了、吊桶已落在井裏、也是一緣一會、哭也沒用、王氏道、嬸

嬸說那裏話，我丈夫雖說已死，不曾親見，且待三叔回來，定有個真信，如今逼得我好苦，說罷，又哭，楊氏左勸右勸，王氏住了哭，說道，嬸嬸既要我嫁人，罷了，怎好戴孝髻出門，嬸嬸尋一頂黑髻與奴換了，楊氏又要忠丈夫之托，又要姆姆面上討好，連忙去尋黑髻來換，也是天數當然，舊髻兒也尋不出一頂，王氏道，嬸嬸你是在家的，暫時換你頭上的髻兒與我，明早你教叔叔舖裏取一頂來換了就是，楊氏道使得，便除下髻來，遞與姆姆，王氏將自己孝髻除下，換與楊氏戴了，王氏又換了一身色服，黃昏過後，江西客

人引着燈籠火把擡有一頂花花轎吹手雖有一副不敢吹打如風似雨飛奔呂家來呂寳已自典了他暗號衆人推開大門只認戴孝髻的就搶楊氏嚷道不是衆人那裏管三七二十一搶上轎時鼓手吹打轎夫飛也似擡去了

一派笙歌上客船　錯疑孝髻是姻緣
新人若向新郎訴　只怨親夫不怨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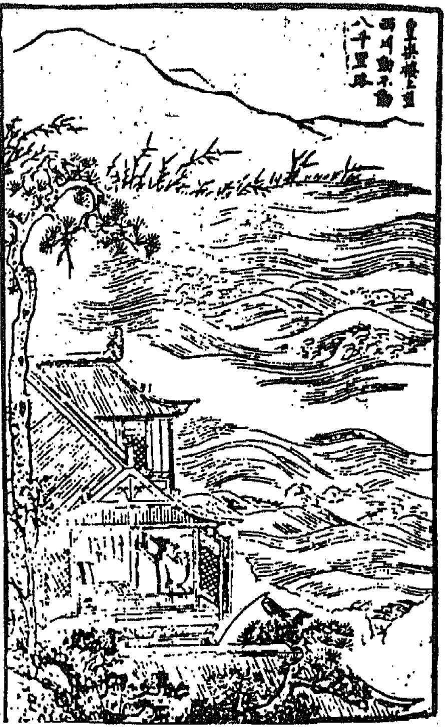
王氏暗暗叫謝天謝地關了大門自去安歇次日天明呂寳意氣揚揚敲門進來看見是嫂嫂開門吃了一驚房中不見了渾家見嫂子頭上戴的是黑髻心

閒旨甚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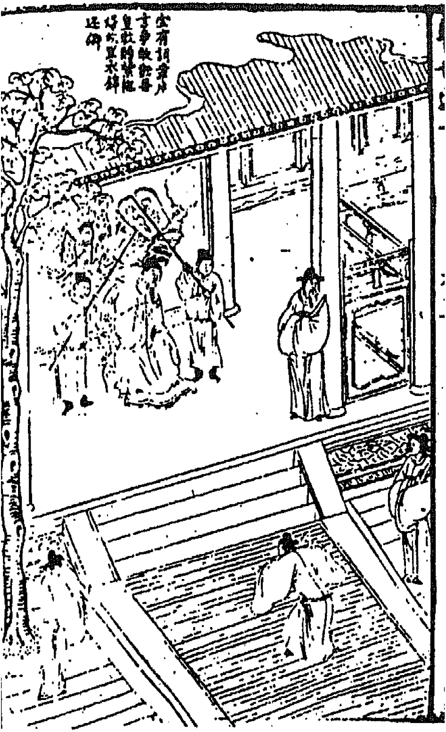
中大喜問道嫂嫂你嬸子那裡去了王氏暗暗好笑答道昨夜被江西蠻子搶去了呂寶道那有這話且問嫂嫂如何不戴孝髻王氏將換髻的緣故述了一遍呂寶捶胸只是叫苦指望賣嫂子誰知到賣了老婆江西客人已是開船去了三十兩銀子昨晚一夜就賭輸了一大半再要娶這房媳婦子今生休想復又思量一不做二不休有心是這等再尋個主顧把嫂子賣了還有討老婆的本錢方欲出門只見門外四五個人一擁進來不是別人卻是哥哥呂玉兄弟呂珍姪子喜兒與兩個腳家馱了行李貨物進門呂

寶自覺無顏後門逃出不知去向王氏接了丈夫又見兒兒子長大回家問其緣故呂玉從頭至尾敘了一遍王氏也把江西人搶去婚嫁呂寶無顏後門走了一段情節敘出呂玉道我若貪了這二百兩非意之財怎勾父子相見若惜了那二十兩銀子不去撈救覆舟之人怎能勾兄弟相逢若不遇兄弟時怎知家中信息今日夫妻重會一家骨肉團圓皆天使之然也逆弟賣妻也是自作自受皇天報應的然不爽自此益修善行家道日隆後來喜兒與陳員外之女做親子孫繁衍多有出仕貴顯者詩云

本意還金兼得子　立心賣嫂反輸妻
世間惟有天工巧　善惡分明不可欺



曾共樓上望
兩川勢不齊
八千里路



空有詞章序
事爭敢誇書
皇粧的簪組
好待莫衣錦
還鄉

第六卷

俞仲舉題詩遇上皇

日月盈虧、星辰失度、爲人豈無興衰、子房年幼、逃難在徐邳、伊尹曾耕莘野、子牙曾釣磻溪、君不見韓侯未遇、遭胯下受驅馳、蒙正瓦窰借宿、裴度在古廟依棲、時來也皆爲將相、方表是男兒、

漢武帝元狩二年、四川成都府一秀士、司馬長卿、雙名相如、自父母雙亡、孤身無倚、虀鹽自守、貫串百家精通經史、雖然遊藝江湖、其實志在功名、出門之時過城北七里許、曰昇仙橋、相如大書於橋柱上、大丈

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所以北抵京洛東至齊楚遂依梁孝王之門與鄒陽枚皋輩為友不期梁王薨相如謝病歸成都市上臨邛縣有縣令王吉每每使人相招一日到彼相會盤桓旬日談間言及本處卓王孫巨富有亭臺池館華美可翫縣令着人去說教他接待卓王孫貲財巨萬僮僕數百門闌奢侈園中有花亭一所名曰瑞仙四面芳菲爛熳真可遊息京洛名園皆不能過此這卓員外喪偶不娶慕道修真止有一女小字文君年方十九新寡在家聰慧過人姿態出衆琴棋書畫無所不通員外一日早晨開

乞不爲長卿之才

說縣令友人司馬長卿乃文章巨儒要來遊玩園池特來拜訪俺仰迎接至後花園中瑞仙亭上動問已畢卓王孫置酒相待見長卿丰姿俊雅且是王縣令好友甚相敬重道先生去縣中安下不便何不在弊舍權住幾日相如感其厚意遂令人喚琴童携行李來瑞仙亭安下倏忽半月且說卓文君在繡房中閒坐聞侍女春兒說有秀士司馬長卿相訪員外留他在瑞仙亭安寓此生丰姿俊雅且善撫琴文君心動乃於東墻瑣窗內竊窺視相如才貌日後必然大貴但不知有妻無妻我若得如此之丈夫平生願足爭

叢光如殿

奈此人貧寒孤獨若待媒證求親俺父親決然不肯倘若挫過此人再後難得過了兩日女使春兒見小姐攛掇我慾必有所思乃對小姐道今夜三月十五日月色光明何不往花園中散悶則個小姐口中不說心下思量自見了那秀才日夜廢寢忘餐放心不下我今主意已定雖然有虧婦道是我一世前程收拾了些金珠首飾吩付春兒安排酒菓今夜與你賞月散悶春兒打點完備隨小姐行來話中且說相如入閣得文君小姐貌美聰慧甚知音律也有心去挑逗他今夜月明如水閑花陰下有行動之聲故琴童

私覷、知是小姐、乃焚香一炷、將瑤琴撫弄、文君正行數步、只聽得琴聲清亮、移步將近瑞仙亭、轉過花陰下、聽得所彈音曰、

鳳兮鳳兮思故鄉、遨遊四海兮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如今夕兮升斯堂、有艷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在我傍、何緣交頸爲鴛鴦、期頡頏兮共翱翔、

鳳兮鳳兮從我栖、得托孳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

小姐聽罷對侍女道秀才有心妾亦有心今夜既到亭邊可去與秀才相見遂乃行到亭邊相如月下見了文君連忙起身迎接道小生夢想花容何期光降不及遠接恕罪恕罪文君斂衽向前道高賢下臨甚缺款待擬館寂寞令人惦念無已相如道不勞小姐掛意小生有琴一張自能消遣文君笑道先生不必廷澗琴中之意妾已備知相如跪下告道小生得見花顏死也甘心文君道請起妾今夜到此與先生賞月同飲三盃喜見排酒果於瑞仙亭上文君相如對飲相如細覩文君果然生得

鬢如翠羽、肌如白雪、振繡衣、披錦裳、濃不短、纖不長、臨溪雙洛浦、對月兩嫦娥、

酒行數巡、文君令春兒收拾前去、我便回來、相如道小姐不嫌寒陋、願就枕席之歡、文君笑道妾欲奉終身箕箒、豈在一時歡愛乎、相如問道小姐計將安出、文君道如今收拾了些金珠在此、不如今夜同離此間、別處居住、倘後父親想念、搬回一家完聚、豈不美哉、當下二人同下瑞仙亭、出後門而走、却是

鰲魚脫却金鉤去、　擺尾搖頭更不回

且說春兒至天明不見小姐在房中、亭上又尋不見

報與老員外得知尋到端仙亭上和相如都不見員外道相如是文學之士爲此禽獸之行小賤人你也自幼讀書豈不聞女子事無擅爲行無獨出你不聞父命私奔苟合非吾女也欲要送之於官爭奈家醜不可外揚故將中止且看他有何面目相見親戚從此隱忍無語亦不追尋却說相如與文君到家相如自思囊篋蕭然難以度日想我渾家乃富貴之女豈知如此寂寞所喜者略無愠色頗爲賢達他料想司馬長卿必有發達時分正愁悶間文君至相如道目與渾家商議欲做些小營運奈無貲本文君道我首

卓王孫自嘆不理

飾釵釧儘可變賣但我父親萬貫家財豈不能周濟一文如今不若開張酒肆妾自當壚若父親知之必然懊悔相如從其言修造房屋開店賣酒文君親自當壚記帳忽一日卓王孫家僮行事到成都府入肆飲酒事有湊巧正來到司馬長卿肆中見當壚之婦乃是主翁小姐嘆了一聲慌忙走回臨卭報與員外知道員外滿面羞慚不肯認女但杜門不見賓客而已再說相如夫婦賣酒約有半年忽有天使捧着一紙詔書問司馬相如名字到於肆中說道朝廷覩先生所作子虛賦文章浩爛超越古人官裡嘆賞飄飄

然有凌雲之志氣、恨不得與此人同時、有楊得意奏言、此賦是臣之同里司馬長卿所作、見在成都閒居、天子大喜、特差小官來徵召、走馬歸例、不許遲延、相如收拾行裝、即時要行、文君道、官人此行富貴、則怕忘了瑞仙亭上、相如道、小生受小姐大恩、方恨未報、何出此言、文君道、秀才們也有兩般、有那君子儒、不論貧富、志行不移、有那小人儒、貧時又一般、富時就忘了、相如道、小姐放心、夫妻二人不忍相別、臨行文君、又囑道、此時已遂題橋志、莫負當壚滌器人、且不說相如同天使登程、却說卓王孫有家僮從長安回、

卓王孫不如大史敫絲項

教人孝慈許多看頭好

聽得楊得意舉薦司馬相如，蒙朝廷徵召去了，自言我女兒有先見之明，為見此人才貌雙全，必然斯達，所以成了親事。老夫想起來，男婚女嫁，人之大倫，我女婿不得官時，我先帶侍女春兒同往成都去望，乃是父子之情，無人笑我；若見他得了官時去看他，教人道我趨附炎勢。次日帶同春兒逕到成都府尋見文君。文君見了父親，拜道：孩兒有不孝之罪，望爹爹饒恕。員外道：我兒你想殺我，從前之語，更不須題了。如今且喜朝廷徵召正，稱孩兒之心，我今日送春兒來伏侍，接你回家居住，我自差家僮往長安報與賢

將那道、文君執意不肯、員外見女兒主意定了、乃將家財之半、分授女兒、於成都起建大宅、市買良田、僮僕三百人、員外伴着女兒同住、等候女婿任意、再說司馬相如同天使至京師朝見、獻上林賦一篇、天子大喜、即拜爲著作郎、待詔金馬門、近有巴蜀開通南夷諸道、用軍興法轉漕繁冗、驚擾夷民、官裡聞知大怒、召相如議論此事、令作諭巴蜀之檄、官裡道、此一事、欲待差官、非卿不可、乃拜相如爲中郎將、持節而往、令劍金牌、先斬後奏、相如謝恩、辭天子出朝、一路馳驛而行、到彼處、勸諭巴蜀、已平蠻夷、清靜不過

半月百姓安寧衣錦還鄉數日之間已是成都府本府官員迎接到於新宅文君出迎相如道讀書不負人今日果遂題橋之願文君道更有一喜你丈人先到這裡迎接你如連聲不敢不敢老員外出見相如向前施禮彼此相謝排筵賀喜自此遂爲成都富室有詩爲證

夜靜瑤臺月正圓　清風淅瀝滿林巒
朱弦慢促相思調　不是知音不與彈

司馬相如本是成都府一個窮儒只爲一篇文字上投了至尊之意一朝發跡如今再說南宋朝一個貧

才也是成都府人在濯錦江居住亦因詞福遭際衣錦還鄉此人姓俞名良字仲舉年登二十五歲幼喪父母娶妻張氏這秀才日夜勤攻詩史滿腹文章時當春榜動選場開廣招天下人才赴臨安應舉俞良便收拾琴劍書箱擇日起程親朋餞送分付渾家道我去求官多則三年少則一載但得一官半職即便回來道罷相別跨一蹇驢而去不則一日行至中途偶染一疾忙尋客店安下心中煩惱不想病了半月身邊錢物使盡只得將驢兒賣了做盤纏又怕悞了科場日期只得買雙草鞋穿了自背書囊而行不數

月脚都打破了鮮血淋漓於路苦楚心中想道我特得到杭州看看那雙脚作一詞以述懷抱名瑞鶴仙

春闈期近也望帝京迢遞猶在天際恨這雙脚底不慣行程如今怎免得拖泥帶水痛難禁芒鞋五耳倦行時着意温存笑語甜言安慰。爭氣扶持我去選得官來那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在轎兒裡擡來擡去飽飡了肉滋味重教細膩更尋對小小脚兒夜間伴你

不則一日已到杭州于貢院前橋下有個客店姓孫叫做孫婆店俞良在店中安歇了過不多幾日俞良

解元看的也就一半古了

入選場已畢俱各伺候掛榜只說舉子們凡來卻有這般苦處假如俞良八千有餘多路來到臨安指望一舉成名爭奈時運未至龍門點額金榜無名俞良心中好悶眼中流淚自尋思道千鄉萬里來到此間身邊囊篋消然如何勾得回鄉不免流落杭州每日出街有些銀兩只買酒吃消愁解悶看看窮乏之初將還有幾個相識看覷他後面蔫們人多了被人憎嫌但遇見一般秀才上店吃酒俞良便入去投謁每日吃兩碗餛酒爛醉了歸店中安歇孫婆見了埋冤道秀才你卻少了我房錢不還每日吃得大醉卻有錢

可見如今長篇短卷何處換酒喫

得買酒喫俞良也不分說每日早間問店小二討些湯洗了面便出門長篇短卷謁公府請得些碎酒喫喫得爛醉直到昏黑便歸客店安歇每日如是一日俞良走到衆安橋見個茶坊有幾個秀才在裡面俞良便挨身入去坐地只見茶博士向前唱喏問道解元喫甚麼茶俞良口中不道心下思量我早飯也不曾喫卻來問我喫茶身邊銅錢又無喫了卻把甚麼還他便道我約一個相識在這裡等少間客至來問茶博士自退俞良坐于門首只要看一個相識過卻又過不着正悶坐間只見一個先生手裡

執着一個招兒上面寫道如神見俞良想是個筭命先生且筭一命看則一請請那先生入到茶坊裡坐定俞良說了年月日時那先生便筭茶博士見了道道是他等的相識來了便向前問道解元喫甚麼茶俞良分付點兩個椒茶來二人喫罷先生道解元好個造物即日三日之內有分遇大貴人發跡貴不可言俞良聽說自想我這等模樣幾時能勾發跡眼下茶錢也沒得還便做個意頭抽身起道先生我若真個發跡時却得相謝便起身走茶博士道解元茶錢俞良道我只借坐一坐你却來問我茶我那得錢還

先生說、我早晚發跡、等我好了、一發還你、拚了便走、先生道、你元命錢未還、俞良道、先生得罪、等我發跡一發相謝、先生道、我方纔出來、好不順溜、茶博士道我沒興、折了兩個茶錢、當下自散、俞良又去趕趁喫了幾碗低酒、直到天晚、酩酊爛醉、踉踉蹌蹌、到孫婆店中、介跤不閑、睡倒了、孫婆見了、大罵道、這秀才好沒道理、少了我若干房錢、不肯還、每日吃得大醉、你道別人請你、終、不成、每日有人請你、俞良便道、我醉自醉了、你甚事、別人請不請、也不干你事、孫婆道、老娘倩愿折了許多時房錢、你明日便請出門去、俞良

[illegible]有[illegible]應[illegible]把不[illegible]何

[illegible]在

帶酒胡言漢語便道你要我去再與我五貫錢我明日便去孫婆聽說笑將起來道從不曾見恁般主顧白住了許多時店房到還要許錢撒潑也不像斯文體面俞良聽得焦將起來道我有韓信之志你無漂母之仁我俞某是個飽學秀才少不得今科不中來科中你就供養我到來科打甚麼緊乘着酒興就檯打凳假成真起來孫婆見他撒酒風不敢惹他關了門自進去了俞良弄了半日酒身體困倦到在床鋪上也睡去了五更酒醒想起前情自覺慚愧欲要不別而行又沒個去處正在兩難卻說孫婆與兒

子孫小二商議沒奈何只得破兩貫錢倒去陪他個不是央及他動身若肯輕輕撒開便是造化俞良本待不受其奈身無半文只得忍着羞收了這兩貫錢作謝而去心下想道臨安到成都有八千里之遙這兩貫錢不勾喫幾頓飯卻如何盤費得回去出了孫婆店門在街坊上東走西走又沒尋個相識處走到午後肚裏又饑心中又悶身邊只有兩貫錢買些酒食喫飽了跳下西湖且做個飽鬼當下一逕走出湧金門外西湖邊見座高樓上面一面大牌朱紅大書豐樂樓只聽得笙簧繚繞鼓樂喧天俞良立定腳打

一下看時只見門前上下首立着兩個人頭戴方頂樣頭巾身穿紫衫脚下絲鞋淨襪叉着手看着俞良道請坐俞良見請欣然而入直走到樓上揀一個臨湖傍檻的閣兒坐下只見一個當日的酒保便向俞良唱個喏覆解元不知要打多少酒俞良道我約一個相識在此你可將兩雙筯放在卓上鋪下兩隻盞等一等來問酒保見說便將酒缸酒提匙筯盞楪放在面前盡是銀器俞良口中不道心中自言好富貴去處我却這般生受只有兩貫錢在身邊做甚用少頃酒保又來問解元要多少酒打來俞良便道我那相

污粉壁的真可惡

識眼見的不來了你與我打兩角酒來酒保便應了又問解元要甚下酒俞良道隨你把來當下酒保只當是個好客折莫甚新鮮果品可口肴饌海鮮案酒之類鋪排面前般般都有將一個銀酒缸盛了兩角酒安一把杓兒酒保頻將酒盪俞良獨自一個從晌午前直喫到日晡時後面前按酒喫得闌殘俞良手撫欄檻下視湖光心中愁悶喚將酒保來煩借筆硯則個酒保道解元借筆硯莫不是要題詩賦却不可污了粉壁本店自有詩牌若是污了〃〃小人今日當直便折了這一日日事錢俞良道恁地時取詩牌

大丈夫貧思在酒樓上題名可憐哉

和筆硯來須臾之間酒保取到詩牌筆硯安在桌上俞良道你自退我教你便來不叫時休來當下酒保自去俞良拽上閣門用凳子頂住自言道我只要顯名在這樓上教後人知我你却教我寫在詩牌上則甚想起身邊只有兩貫錢喫了許多酒食捉甚還他不如題了詩推開窻看着湖裏只一跳做一個飽鬼當下磨得墨濃蘸得筆飽拂拭一堵壁子乾淨寫下

鵲橋仙詞

來時秋暮到時春暮歸去又還秋暮豐樂樓上望西川動不動八千里路　青山無數白雲無數綠

[illegible]一死

术又還無數人生七十古來稀那些地光陰能來
得幾度
題畢去後面寫道錦里秀才俞良作放下筆不覺眼
中流淚自思量道活他做甚不如尋個死處兒受窮
苦當下推開檻窗望着下面湖水待要跳下去爭奈
去蚚又遠倘或跳下去不死攧折了腿脡如何是好
心生一計解下腰間繫的舊絲絛一搭搭在閣兒裏梁
上做一個活落圈俞良嘆了一口氣却待把頭鑽入
那圈裏去你道好湊巧那酒保兒多時不叫他走來
閣兒前見關着門不敢敲去那窗眼裏打一張只見

俞良在內、正要鑽入圈裏去、又不捨得死、酒保喫了一驚、火急向前推開門、入到裏面、一把抱住俞良道、解元甚做作、你自死了、須連累我、亦叫聲張起來、樓下掌管師工、酒保打雜人等、都上樓來、一時嚷動衆人、看那俞良時、却有八分酒、只推醉、口裏胡言亂語不住說酒保看那壁上時、茶盞來大小字寫了一壁、叫苦不迭、我今朝却不没興、這一日事錢休了也、道解元喫了酒、便算了錢回去、俞良道、做甚麼、你要便打殺了我、酒保道、解元不要尋鬧、你今日喫的酒錢、總算起來、共該五兩銀子、俞良道、若要我五兩銀子、

你要我性命便有那得銀子還你我自從門前走過你家兩個着紫衫的邀住我請我上樓喫酒我如今沒錢只是死了罷便望窗檻外要跳諕得酒保連忙抱住當下衆人商議不知他在那裏住恐悔氣攸他去罷不時做出人命來則月怎地分說便問俞良道解元你在那裏住俞良道我住在貢院橋孫婆客店裏我是西川成都府有名的秀才因科舉來此間若我回去路上撇在河裏水裏倒月都放不過你們衆人道若真個死了時不好只得湊些錢着兩個人送他去有個下落省惹官司當下教兩個酒保攙扶他

下樓出門迤邐上路却又天色晚了兩個人一路扶着到得孫婆店前那客店門却閉了酒保便把俞良放在門前却去敲門裏面只道有甚客來連忙開門酒保見開了門撇了手便走俞良東倒西歪踉踉蹌蹌只待要攧孫婆討燈來一照却是俞良喫了一驚没奈何叫兒子孫小二扶他入房裏去睡了孫婆便罵道昨日在我家蒿惱白白裏送了他兩貫錢說道還鄉去却元來將去買酒喫俞良只推醉由他罵不敢則聲正是

人無氣勢精神減　囊少金錢應對難

話分兩頭，卻說南宋高宗天子，傳位孝宗，自為了太上皇，居于德壽宮，孝宗盡事親之道，承顏順志，惟恐有違，自朝賀問安，及良辰美景父子同遊之外，上皇在德壽宮閒暇，每同內侍官到西湖遊玩，或有時恐驚擾百姓，微服潛行，以此為常，忽一日，上皇來到靈隱寺冷泉亭閒坐，忽見那冷泉亭好處，有張輿詩四句，

朵朵峰巒拂翠華　何年樓閣是僧家
憑欄盡日無人語　濯足寒泉數落花

上皇正坐觀泉，寺中住持僧獻茶，有一行者手托茶

能管後正
全文做相
只甚底引
卻監司在
以証照堂
不甚究

陛高禁下晚上皇龍目觀看、見他相貌魁梧、且是挑[illegible]恭謹、御音問道朕看你不像個行者模樣、可實說是何等人、那行者雙行流淚、拜告道臣姓李名直、原任南劍府太守、得罪於監司、被誣賍罪、廢爲庶人、家貧無以糊口、本寺住持是臣母舅、權充行者、覓些粥食、以延微命、上皇惻然不忍道待朕回宮、當與皇帝言之、是晚回宮、恰好孝宗天子差太監到德壽宮問安、上皇就將南劍太守李直分付去了、要皇帝復其原官、過了數日、上皇再到靈隱寺中、那行者依舊來送茶、上皇問道皇帝已復你的原官否、那行者叩頭

奏道適來上皇面有慍容、次日孝宗天子恭請太上皇皇太后、幸聚景園、上皇不言不笑、似有怨怒之意孝宗奏道今日風景融和、願得聖情開悅、上皇默然不答、太后道孩兒好意招老夫婦遊玩沒事惱做甚麼、上皇嘆口氣道樹老招風、人老招賤、朕今年老說來的話都沒人作准了、孝宗愕然正不知爲甚緣故叩頭請罪、上皇道朕前日白於南劍府太守李直說個分上竟不作准、昨日於舟中復見其人、令我愧殺孝宗道前奉聖訓、次日即諭宰相、宰相說李直贓污狼籍難以復用、既承聖慈此小事、來朝便行、今日且

開懷一醉上皇方纔回輿作喜盡醉方休第二日孝宗再論宰相要起用李直宰相依舊推辭孝宗道此是太上主意昨日發怒朕無地縫可入便是大逆謀反也須放他遂盡復其原官此事剛起不題再說俞良在孫婆店借宿之夜上皇忽得一夢夢遊西湖之上見毫光萬道之中却有兩條黑氣冲天竦然驚覺至次早宣個圓夢先生來說其備細先生奏道乃是有一賢人流落此地遊於西湖口吐怨氣冲天故托夢於上皇必主朝廷得一賢人應在今日不注吉凶上皇聞之大喜賞了圓夢先生遂入宮中更換衣裝

扮作文人秀才、帶幾個近侍官、都扮作斯文模樣、一同信步出城、行至豐樂樓前、正見兩個著紫衫的、又在門前邀請、當下上皇與近侍官、一同入酒肆中、走上樓去、那一日樓上閣兒恰好都有人坐滿、只有俞良夜來尋死的那閣兒閉着、上皇便揭開簾兒、却待入去、只見酒保告解元不可入去、這閣兒不順溜、今日主人家便要打醋炭了、待打過醋炭、却教客人喫酒、上皇便問這閣兒如何不順溜、酒保告解元說不可盡、夜來有個秀才、是西川成都府人、因赴試不第、流落在此、獨自一個在這閣兒裏、喫了五兩銀子酒

食喫的大醉直至日晚身邊無銀子還酒錢便放無賴尋死覓活自割自抹沒奈何怕惹官司只得又賠店裏兩個人送他歸去且是住的遠直到貢院橋孫婆客店裏歇因此不順溜上家要打捕拔了方教客人喫酒上皇見說道不妨我們是秀才不懼此事遂乃一齊坐下上皇擡頭只見壁上茶盞來大小字寫滿却是一隻鵲橋仙詞讀至後面寫道錦里秀才俞良作龍顏聽罷想道此人正是應舉賢士這詞中有怨望之言便問酒保此詞是誰所作酒保告解元此詞便是那夜來撒潑秀才寫的上皇聽了便問道秀

孫婆忌煞人

才見在那裏住酒保道見在貢院橋孫婆客店裏安歇上皇買些酒食喫了筭了酒錢起身回宮一面分付內侍官傳一道旨意著地方官於貢院橋孫婆店中取錦里秀才俞良火速回奏內侍傳將出去只說太上聖旨要喚俞良却不曾叙出緣由明白地方官心下也只糊塗當下奉旨飛馬到貢院橋孫婆店前左右的一索捆住孫婆因走得氣急口中連喚俞良俞良孫婆只道被俞良所告驚得面如土色雙膝跪下只是磕頭差官道那婆子莫慌官裏要西川秀才俞良在你店中也不在孫婆方敢回言道告恩官有

却有個俞秀才在此安下只是今日清早起身回家鄉去了家中兒子送去元自未回臨行之時又寫一首詞在壁上官人如不信下馬來看便見差官聽說入店中看時見壁上真個有隻詞墨跡尚然新鮮詞名也是鵲橋仙道是

杏花紅雨梨花白雪羞對短亭長路東君也解數歸程遍地落花飛絮　胸中萬卷筆頭千古方信儒冠多悮青霄有路不須忙便着鞴草鞋歸去

元來那俞良隔夜醉了由那孫婆罵了一夜到四五更孫婆怕他又不去教兒子小二清早起來扶送他

出門俞良歸去就壁上寫了這隻詞孫小二送去尤自未回差官見了此詞便教左右抄了飛身上馬另將一匹空馬也教孫婆騎坐一直望北趕去路上正迎見孫小二差官教放了孫婆將孫小二擬住問俞良安在孫小二戰戰兢兢道俞秀才爲盤纏缺少踟躕不進見在北關門邊湯團鋪裏坐當下就帶孫小二做眼飛馬趕到北關門下只見俞良立在那竈邊手裏拿着一碗湯團正喫哩被使命叫一聲俞良聽聖旨號得俞良大驚連忙放下碗走出門跪下使命口宣上皇聖旨教俞良到德壽宮見駕俞良不知分

聽。一時被衆人簇擁上馬。逕迓直到德壽宮。各人下馬。且于侍班閣子內聽候傳宣。地方官先在宮門外叩頭復命。俞良秀才取到了。上皇傳旨。教俞良借紫。入內。俞良穿了紫衣軟帶。紗帽皁靴。到得金階之下。拜舞起居已畢。上皇傳旨。問俞良豐樂樓上所寫鵲橋仙詞。是卿所作。俞良奏道。是臣醉中之筆。不想驚動聖目。上皇道。卿有如此才。不遠千里而來。應舉不中。是主司之過也。卿莫有怨望之心。俞良奏道。窮達皆天。臣豈敢怨。上皇曰。以卿大才。豈不堪任一方之寄。朕今賜卿衣紫。說與皇帝。封卿大官。卿意若何。俞

良叩頭拜謝曰、臣有何德能敢蒙聖眷如此、上皇曰、卿當于朕前、或詩或詞、可做一首、勝如使命所抄底中壁上之作、俞良奏乞題目、上皇曰、便只指卿今日遭遇朕躬爲題、俞良領旨、左右便取過文房四寶放在俞良面前、俞良一揮而就、做了一隻詞、名過龍門令

自險過秦關、跋涉長江、崎嶇萬里到錢塘、舉不成

名歸計拙、趁食街坊、　命蹇若難當、空有詞章片

言爭敢動吾皇、勑賜紫袍歸故里、衣錦還鄉

上皇看了、龍顏大喜、對俞良道、卿要衣錦還鄉、朕當

亦是機会湊巧

孝宗所以周全

遂卿之志、當下御筆親書六句

錦里俞艮　妙有詞章
高才不遇　落魄堪傷
勅賜高官　衣錦還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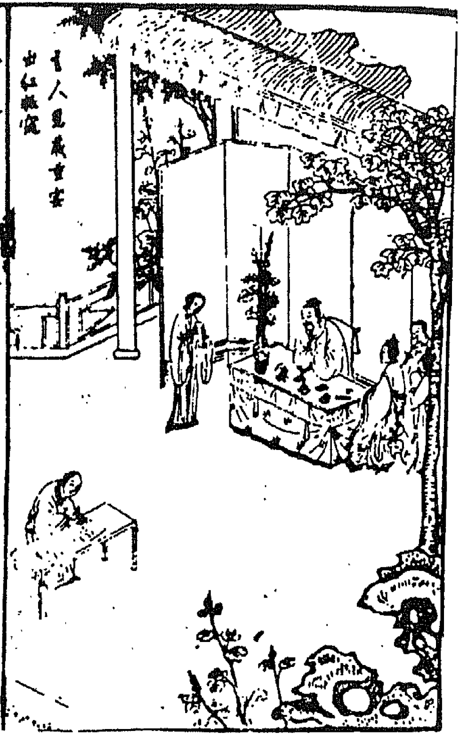
分付內侍官、將這道旨意送與皇帝、就引俞艮去見駕、孝宗見了上皇聖旨、因數日前為南劍太守李直一案、險些兒觸了太上之怒、今番怎敢遲慢、想俞艮是錦里秀才、如今聖旨批賜衣錦還鄉、若用他別處地方為官、又恐拂了太上的聖意、即刻批旨、俞艮可授成都府太守、加賜白金千兩、以為路費、次日俞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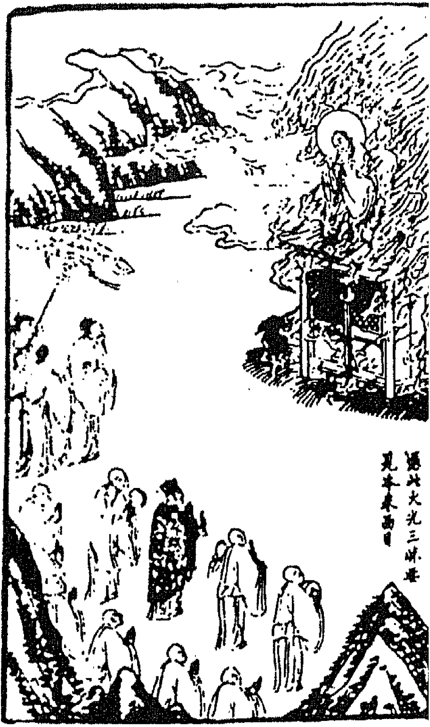
紫袍金帶，當殿謝恩已畢，又往德壽宮謝了上皇。御賜銀兩，備辦鞍馬僕從之類，又將了金銀謝孫婆，前呼後擁，榮歸故里，不在話下。是日孝宗御駕親往德壽宮朝見上皇，謝其賢人之賜。上皇又對孝宗說過，傳旨遍行天下，下次秀才應舉，須要鄉試得中，然後赴京殿試。今時鄉試之例，皆因此起，流傳至今，永遠爲例矣。

昔年司馬逢楊意　今日俞良際上皇
若使文章皆遇主　功名遲早又何妨

第六卷

警世通言


青人見藏書安
由紅娘促


遇此火光三昧畢
見本來面目

第七卷

陳可常端陽仙化

利名門路兩無憑　百歲風前短焰燈
只恐爲僧僧不了　爲僧得了盡輸僧

話說大宋高宗紹興年間溫州府樂清縣有一秀才姓陳名義字可常年方二十四歲生得眉目清秀且是聰明無書不讀無史不通紹興年間三舉不第就於臨安府衆安橋命鋪算看本身造物那先生言命有華蓋却無官星只好出家陳秀才自小聽得母親說生下他時夢見一尊金身羅漢投懷今日功名蹭

蹬之際，又聞星家此言，忿忿一口氣，回店歇了一夜，早起算還了房宿錢，僱人挑了行李，逕來靈隱寺投奔印鐵牛長老出家，做了行者。這個長老，博通經典，座下有十個侍者，號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皆讀書聰明。陳可常在長老座下，做了第二位侍者。紹興十一年間，高宗皇帝母舅吳七郡王，時遇五月初四日，府中裹粽子，當下郡王鈞旨，分付都管，明日要去靈隱寺齋僧，可打點供食齋儀。都管領鈞旨，自去關支銀兩，買辦什物，打點完備。至次日早飯後，郡王點看什物，上轎，帶了都管幹辦虞候押番一干人等出

了錢塘門過了石涵橋大佛頭逕到西山靈隱寺先有報帖報知長老引衆僧鳴鐘擂鼓接郡王上殿燒香請至方丈坐下長老引衆僧參拜獻茶分立兩傍郡王說每年五月重五入寺齋僧解粽今日依例布施院子擡供食獻佛大盤托出粽子各房都要散到郡王閒步廊下見壁上有詩四句

齊國曾生一孟嘗　晉朝鎮惡又爲強
五行偏我遭時蹇　欲向星家問短長

郡王見詩道此詩有怨望之意不知何人所作回至方丈長老設宴管待郡王問長老你寺中有何人能

作得好詩長老覆恩王敝寺僧多座下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個侍者皆能作詩郡王說與我喚來長老覆恩王止有兩個在敝寺這八個教去各庄上去了只見甲乙二侍者到郡王面前郡王叫甲侍者你可作詩一首甲侍者稟乞題目郡王教就將粽子爲題甲侍者作詩曰

四角尖尖草縛腰　浪蕩鍋中走一遭
若還撞見唐三藏　將來剝得赤條條

郡王聽罷大笑道好詩却少文采再喚乙侍者作詩乙侍者問訊了乞題目郡王交將粽子爲題作詩曰

全之選擲　象看八字　同而其宿　貴賤不同　者觀乎宗　然

香粽年年祭屈原　齋僧今日結良緣
滿堂供盡知多少　生死工夫那個先

郡王聽罷大喜、道好詩、問乙侍者廊下壁間詩、是你作的、乙侍者覆恩王、是侍者做的、郡王道、既是你做的、你且解與我知道、乙侍者道、齊國有個孟嘗君養三千客、他是五月五日午時生、晉國有個大將王鎮惡、此人也是五月五日午時生、小侍者也是五月五日午時生、却受此窮苦、以此做下四句自歎、郡王問、你是何處人氏、侍者答道、小侍者溫州府樂清縣人氏、姓陳、名義、字可常、郡王見侍者語言清亮、人才出

眾、意欲擡舉他、當日就差押番去臨安府僧錄司討一道度牒、將乙侍者剃度爲僧、就用他表字可常、爲佛門中法號、就作郡王府內門僧、郡王至晚回府、不在話下、光陰似箭、不覺又早一年、至五月五日、郡王又去靈隱寺齋僧、長老引可常幷眾僧接入方丈、少不得安辦齋供、款待郡王、坐間叫可常到面前、道你做一篇詞、要見你本身故事、可常問訊了、口念一詞、名菩薩蠻、

平生只被今朝誤、今朝却把平生補、重午一年期、齋僧只待時、主人恩義重、兩載蒙恩寵、清淨得

爲僧剛剛度此生。

郡王大喜，盡醉回府，將可常帶回，見兩國夫人說這個和尚是溫州人氏，姓陳名義，三舉不第，因此棄俗出家，在靈隱寺做侍者，我見他作得好詩，就剃度他爲門僧，法號可常，如今一年了，今日帶回府來參拜。夫人夫人見說，十分歡喜，又見可常聰明朴實，一府中人都歡喜，郡王與夫人解粽，就將一個與可常教做粽子詞，還要合着題目，可常問訊了，乞紙筆寫出一詞來，

包中香黍分邊角，彩絲剪就交絨索，樽俎泛菖蒲

（右尚相内府已與文迪詠新荷如是詞注也）

年年五月初、　主人恩義重對景承歡寵何日翫
　山家葵榴三四花、

郡王見了大喜便叫喚出新荷姐就教他唱可常這詞、那新荷姐生得眉長眼細面白唇紅、舉止輕盈手拏象板立于筵前、唱起遶梁之聲衆皆喝采、郡王又教可常做新荷姐詞一篇還要菩薩蠻、可常執筆便寫詞曰、

天生體態腰肢細、新詞唱徹歌聲利、一曲泛清奇、
揚塵簌簌飛、　主人恩義重宴出紅粧寵、便要賞
新荷時光也不多、

郡王越加歡喜至晚席散著可常回寺至明年五月五日郡王又要去靈隱寺齋僧不想大雨如傾郡王不去分付院公你自去分散衆僧齋供就教同可常到府中來看看院公領旨去靈隱寺齋僧說與長老郡王交同可常回府長老說近日可常得一心病不出僧房我與你同去問他院公與長老同至可常房見可常睡在床上分付院公拜覆恩王小僧心病發了去不得有一柬帖與我呈上恩王院公聽說帶來這封柬帖回府郡王問可常如何不來院公告恩王可常連日心疼病發來不得教男女來上一簡他親

自封好、郡王拆開看、又是菩薩蠻詞一首、

去年共飲菖蒲酒、今年却向僧房守、好事更多磨、教人沒奈何、　主人恩義重、知我心頭痛、待要賞新荷、爭知疾愈麽、

郡王隨即喚新荷出來、問此詞、有管家婆出來覆恩王、近日新荷眉低眼慢、乳大腹高、出來不得、郡王大怒、將新荷送畫府中、五夫人勘問、新荷供說、我與可常奸宿有孕、五夫人將情詞覆恩王、郡王大怒、可知道這秃驢詞內、都有賞新荷之句、他不是害什麽心病、是害的相思病、今日他自說心病、不敢到我府中、後

人分付臨安府差人去靈隱寺拏可常和尚臨安府差人去靈隱寺印長老處要可常長老離不得安排酒食送些錢鈔與公人常言道官法如爐誰肯容情可常推病不得只得掙扎起來隨着公人到臨安府廳上跪下府主升堂

鼕鼕牙鼓響　　公吏兩邊排
閻王生死案　　東嶽攝魂臺

帶過可常問道你是出家人郡王怎地恩顧你緣何做出這等沒天理的事出來你快快招了可常說並無此事府尹不聽分辯左右拏下好生打左右將可

（有此一念還是脩行頼有此念不留於故可常也）

（言中不細細裡不知悞了多少人）

常拖倒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可常招道小僧果與新荷有奸一時念頭差了供招是實將新荷勘問一般供招臨安府將可常新荷供招呈上郡王郡王本要打殺可常因他滿腹文章不忍下手監在獄中却說印長老自思可常是個有德行和尚日常山門也不出只在佛前看經便是郡王府裏喚去半日未晚就回又不在府中宿歇此奸從何而來內中必有蹺蹊連忙入城去傳法寺央住持槀大惠長老同到府中與可常討饒郡王出堂賜二長老坐待茶郡王開口便說可常無禮我平日怎麼看待他却做下不

不度宿重只人錯頂入行說多半點刻

仁之事二位長老跪下再三面稟說可常之罪僧亦不敢替他分辯但求恩王念平日錯愛之情可以饒恕一二郡王請二位長老回寺明日分付臨安府從輕發落印長老開言稟恩王此事日久自明郡王聞言心中不喜退入後堂再不出來二位長老見郡王不出也走出府來眾長老說郡王嗔怪你說日久自明他不肯認錯便不出來印長老便說可常是個有德行的日常無事山門也不出只在佛前看經便是郡王府裏喚去去了半日便回又不曾宿歇此事從何而來故此小僧說日久自明必有冤枉眾長老道貧

不與當敵賤不與貴與咱家怎敢與下府爭得是非這也是宿世冤業止得他甘伏發落却又理會說罷各個寺去了不在話下次日郡王將封帖子去臨安府即將可常新荷量輕打斷有大尹稟郡王待新荷產子可斷郡王分付便要斷出府官只得將可常追了度牒杖一百發靈隱寺轉發寧家當官將新荷杖八十發錢塘縣轉發寧家追原錢一千貫還郡王府那說印長老接得可常滿寺僧衆教長老休要安着可常在寺中玷辱宗風長老對衆僧說此事必有蹺蹊久後自明長老令人山後搭一草舍教可常將

息慘然了、看他自回鄉去、且說郡王把新荷發落寧家、追原錢一千貫、新荷父母對女兒說、我又無錢、你若有私房積蓄、將來湊還府中、新荷說道、錢自有人替我出、張公罵道、你這賤人與個和尚通奸、他的度牒也被追了、那那得錢來替你還府中、新荷說、可惜屈了這個和尚、我自與府中錢原都管有奸、他見我有孕了、恐事發、到郡王面前只供與可常和尚有奸、郡王喜歡可常、必然饒他、我自來供養你家用使用錢物、說過的話、今日只要問他討錢來用還官錢、我一個身子被他騙了、先前說過的話、如何賴

聚人偶丁
根

得他若欺心不招架時左右做我不着你兩個老人家將我去府中等我那王爾前賞詠也出脫了可常和尚父母聽得女兒說便去府前伺候錢都管出來把上項事一一說了錢都管到焦躁起來罵道老賤才老無知好不識廉耻自家女兒偷了和尚官司也問結了却說恁般鬼話來賴別人你欠了女兒身價錢沒處措辦時好言好語借個消乏或者可憐你做一兩貫錢助了你也不見得你却說這樣沒根蒂的話來傍人聽見時教我怎地做人罵了一頓走開去了張老只得忍氣吞聲回來與女兒說知就衙見說

兩淚交流乃言爹娘放心明日却與他理會次日新荷跟父母到郡王府前連聲叫屈郡王聽得叫人拿來却是新荷父母郡王罵道你女兒做下迷天大罪到來我府前叫屈張老跪覆恩王小的女兒沒福做出事來其中屈了一人望恩王做主郡王問屈了何人張老道小人不知只問小賤人便有明白郡王問賤人在那裏張老道在門首伺候郡王喚他入來問他詳細新荷入到府堂跪下郡王問賤人做下不仁之事你今說屈了甚人新荷告恩王賤妾犯姦妄稱了可常和尚郡王問緣何屈了他你可實說我到

饒你新荷告道賤妾犯奸、却不干可常之事、郡王道你先前怎地不說新荷告道妾實被幹辦錢原奸騙、有孕之時錢原怕事露分付妾如若事露千萬不可說我只說與可常和尚有奸因郡王喜歡可常必然饒你郡王罵道你這賤人怎地依他說害了這個和尚新荷告道錢原說你若無事退回、我自養你一家老小如要原錢還府、也是我出今日賤妾辛家恩王責取原錢、一時無措只得去問他討錢還府中以此父親去與他說到把父親打罵被害無辜、妾今訴告明白情愿死在恩王面前郡王道先前他首供狀你

[illegible]

一家有甚表記為證新荷告恩王錢原許妾供養妾不怕他番悔已拏了他上直朱紅牌一面為信郡王見說十分大怒跌腳大罵潑賊人屈了可常和尚就着人分付臨安府拏錢原到廳審問拷打供認明白一百日限滿脊杖八十送沙門島牢城將新荷寧家饒了一千貫原錢隨即差人去靈隱寺取可常和尚來却說可常在寺中將息好了又是五月五日到可常取紙墨筆來寫下一首辭世頌

生時重午為僧重午得罪重午死時重午為前生欠他債負若不當時承認又恐他人受苦今日事

已分明、不若抽身回去

五月五日午時書　赤口白舌盡消除

五月五日天中節　赤口白舌盡消滅

可常作了辭世頌、走出草舍邊、有一泉水、可常脫了衣裳、遍身抹淨、穿了衣服、入草舍結跏趺坐、回寂了、道人報與長老、知道、長老將自己龕子粧了、可常擡出山頂、長老正欲下火、只見郡王府院公來取可常、長老道、院公、你去禀覆恩王、可常坐化了、正欲下火、郡王來取、今且暫停、待恩王令旨、院公說、今日事已明白、不干可常之事、皆因屈了、教我來取、卻又圓寂

了。我去稟恩王，必然親自來看下火。院公急急回府。將上項事并辭世頌呈上郡王。看了大驚。次日，郡王同兩國夫人去靈隱寺燒化。可宗衆僧接到後山。郡王與兩國夫人親自拈香罷，郡王坐下。印長老帶領衆僧看經畢，印長老手執火把，口中念道：

何則個原香棕仁，　龍舟競渡盡爭先。
從今剪斷繩索，　不用來生復結緣。

恭惟圓寂可常和尚，端午本良辰，唯把蘭湯浴。所柔從包含，自潔空切。正須知妙法，惟大乘俱念。足手不折荷，枉受塵化。今月下中分明，唱徹陽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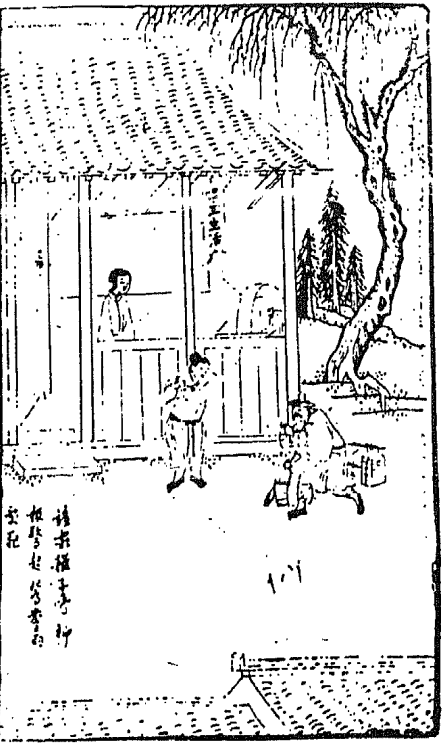
曲今日是重午歸西何太速寂滅本來空待甚時辰毒山僧今日來贈與光明燭憑此火光三昧要見本來面目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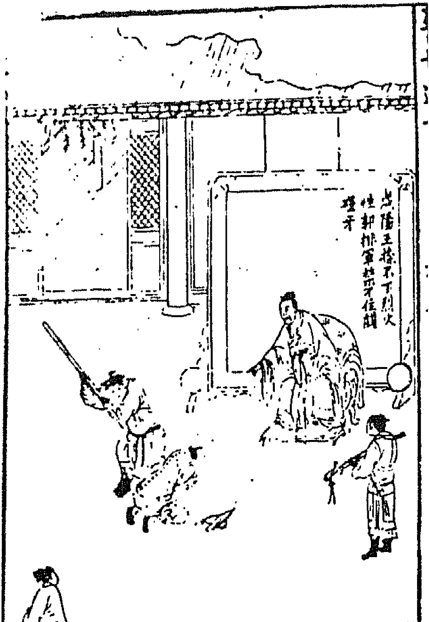
唱徹當時菩薩蠻　撒手便歸兜率國

衆人只見火光中現出可常朋識謝郡王大人長老併衆僧只因我前生欠宿債今世轉來還吾今歸仙境再不往人間吾是五百尊羅漢中名常歎喜尊者

正是

從來天道豈差池　好醜難逃久照中
說好物人歸善道　養來修德積陰功


璩家擡手神
相驚起作雲
雲飛


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
郭排軍禁不住閒磕牙

第八卷

崔待詔生死冤家（宋人小說題作碾玉觀音）

山色晴嵐景物佳煖烘回雁起平沙東郊漸覺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堤上柳未藏鴉尋芳趁步到山家隴頭幾樹紅梅落紅杏枝頭未着花

這首鷓鴣天說孟春景致原來又不如仲春詞做得好

每日青樓醉夢中不知城外又春濃杏花初落疎疎雨楊柳輕搖淡淡風浮畫舫躍青驄小橋門外綠陰籠行人不入神仙地人在珠簾第幾重

這首詞說、仲春景致、原來又、不如黃夫人做着季春詞又好

先自春光似酒濃、時聽燕語透簾櫳、小橋楊柳飄香絮、山寺緋桃散落紅、鶯漸老、蝶西東、春歸難覓恨無窮、侵堦草色迷朝雨、滿地梨花逐曉風、

這三首詞、都不如王荊公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原來這春歸去、是東風斷送的、有詩道

春日春風有時好　春日春風有時惡
不得春風花不開　花開又被風吹落

蘇東坡道、不是東風斷送春歸去、是春雨斷送春歸、

[illegible]品題　果然大人　[illegible]大人　段

去有詩道

雨前初見花間蕊　雨後全無葉底花
蜂蝶紛紛過牆去　却疑春色在鄰家

秦少游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飄將春色去有詩道

三月柳花輕復散　飄颺澹蕩送春歸
此花本是無情物　一向東飛一向西

邵堯夫道也不干柳絮事是蝴蝶採將春色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當三月　蝴蝶飛來忙劫劫

採將春色向天涯　行人路上添淒切

曾兩府道、也不干蝴蝶事、是黃鶯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艷正濃　春宵何事惱芳叢
黃鸝啼得春歸去　無限園林轉首空

朱希真道、也不干黃鶯事、是杜鵑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杜鵑叫得春歸去　吻邊啼血尚猶存
庭院日長空悄悄　教人生怕到黃昏

蘇小小道、都不干這幾件事、是燕子啣將春色去、有

蝶戀花詞爲證

妾本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歌罷綵雲無覓處夢回明月生南浦

王巖叟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蝴蝶事、也不干黃鶯事、也不干杜鵑事、也不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過春歸去、曾有詩道

怨、風、怨、雨、兩俱非　風、雨、不來春亦歸
腮邊紅褪青梅小　口角黃消乳燕飛

好詞料

[illegible]

蜀魄健啼花影去　吳蠶強食柘桑稀、
直惱春歸無覓處　江湖辜負一簑衣

說話的、因甚說這春歸詞、紹興年間行在有箇關西延州延安府人、本身是三陣節度使咸安郡王、當時怕春歸去、將帶着許多鈞眷遊春、至晚回家、來到錢塘門裏車橋、前面鈞眷轎子過了、後面是郡王轎子到來、則聽得橋下裱褙鋪裏一箇人叫道我兒出來看郡王、當時郡王在轎裏看見、叫幫總虞候道我從前要尋這箇人、今日却在這裏、只在你身上明日要這箇人入府中來、當時虞候聲諾、來尋這箇看郡王

的人是甚色目人正是

塵隨車馬何年盡　情繫人心早晚休

只見車橋下一箇人家門前出着一面招牌寫着璩家裝裱古今書畫舖裏一箇老兒引着一箇女兒生得如何

雲鬢輕籠蟬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綴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碎玉蓮步半折小弓弓鶯囀一聲嬌滴滴

便是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虞候即時來他家對門一箇茶坊裏坐定婆婆把茶點來虞候道啓請婆婆

過對門裱褙鋪裏請璩大夫來說話、婆婆便去請到來、兩箇相揖了就坐、璩待詔問府幹有何見諭、虞候道、無甚事、閒問則箇、適來叫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是令愛麼、待詔道、正是拙女、止有三只、虞候又問小娘子貴庚、待詔應道、一十八歲、再問小娘子如今要嫁人、却是趨奉官員、待詔道、老拙家寒、那討錢來嫁人、將來也只是獻與官員府第、虞候道、小娘子有甚本事、待詔說出女孩兒一件本事來、有詞寄眼兒媚爲證

深閨小院日初長嬌女綺羅裳、不做東君造化、金

針剌繡羣芳　斜枝嫩葉包開蕋、唯只欠馨香、曾
向園林深處、引教蝶亂蜂狂

原來這女兒會繡作、虞候道、適來郡王在轎裏看見令愛身上繫着一條繡裹肚、府中正要尋一箇繡作的人、老丈何不獻與郡王、璩公歸去、與婆婆說了、到明日寫一紙獻狀、獻來府中、郡王給與身價、因此取名秀秀養娘、不則一日、朝廷賜下一領團花繡戰袍當時秀秀依樣繡出一件來、郡王看了、歡喜道、主上賜與我團花戰袍、却尋甚麼奇巧的物事獻與官家去府庫裏尋出一塊透明的羊脂美玉來、即時叫將

門下碾玉待詔問這塊玉堪做甚麽、內中一箇道、好做一副勸盃、郡王道可惜恁般一塊玉、如何將來只做得一副勸盃、又一箇道、這塊玉、上尖下圓好做一箇摩侯羅兒、郡王道摩侯羅兒、只是七月七日乞巧使得、尋常間又無用處、數中一箇後生、年紀二十五歲、姓崔名寧、趨事郡王數年、是升州建康府人、當時叉手向前、對着郡王道告恩王、這塊玉上尖下圓、甚是不好、只好碾一箇南海觀音、郡王道好、正合我意、就叫崔寧下手、不過兩箇月、碾成了這箇玉觀音、郡王即時寫表進上御前、龍顏大喜、崔寧就本府增添

請給遭遇郡王不則一日時遇春天崔待詔遊春回來入得錢塘門在一箇酒肆與三四箇相知方纔喫得數盃則聽得街上鬧炒炒連忙推開樓窗看時見亂烘烘道井亭橋有遺漏喫不得這酒成慌忙下酒樓看時只見

初如螢火次若燈光千條蠟燭焰難當萬座糝盆敵不住六丁神推倒寶天爐八力士放起焚山火驪山會上料應褒姒逞嬌容赤壁磯頭想是周郎施妙策五通神牽住火葫蘆宋無忌趕番赤騾子又不曾瀉燭澆油直恁的煙飛火猛

崔待詔望見了、急忙道、在我本府前不遠、奔到府中看時、已搬挈得罄盡靜悄悄地無一個人崔待詔既不見人、且循着左手廊下入去、火光照得如同白日、去那左廊下一個婦女、搖搖擺擺、從府堂裏出來、自言自語、與崔寧打個胸廝撞、崔寧認得是秀秀養娘、倒退兩步、低身唱個喏、原來郡王當日嘗對崔寧許道、待秀秀滿日、把來嫁與你、這些衆人都攛掇道、好對夫妻、崔寧拜謝了、不則一番、崔寧是個單身、却也癡心、秀秀見恁地個後生、却也指望、當日有這遺漏、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貴、從左廊下出來、撞

見崔寧便道崔大夫我出來得遲了府中養娘各自四散管顧不得你如今沒奈何只得將我去躲避則箇當下崔寧和秀秀出府門沿着河走到石灰橋秀秀道崔大夫我脚疼了走不得崔寧指着前面道更行幾步那裏便是崔寧住處小娘子到家中歇脚却也不妨到得家中坐定秀秀道我肚裏飢崔大夫與我買些點心來喫我受了些驚得杯酒喫更好當時崔寧買將酒來三盃兩盞正是

三盃竹葉穿心過　　兩朵桃花上臉來

道不得箇春爲花博士酒是色媒人秀秀道你記得

（[illegible]見得[illegible]小心）

當時在月臺上賞月把我許你你兀自拜謝你記得也不記得崔寧叉着手只應得喏秀秀道當日衆人都替你喝采好對夫妻你怎地到忘了崔寧又則應得喏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崔寧道豈敢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將起來教壞了你你却如何將我到家中我明日府裏去說崔寧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寧做夫妻不妨只一件這裏住不得了要好趁這箇遺漏人亂時今夜就走開去方纔使得秀秀道我旣和你做夫妻憑你行當夜做了夫妻四更已後各帶着隨身

（主意不然[illegible]准命[illegible]在此）

金銀物件出門離不得飢餐渴飲夜住曉行迤邐來到衢州崔寧道這裏是五路總頭是打那條路去好不若取信州路上去我是碾玉作信州有幾箇相識怕那裏安得身即時取路到信州住了幾日崔寧道信州常有客人到行在往來若說道我等在此郡王必然使人來追捉不當穩便不若離了信州再往別處去兩箇又起身上路徑取潭州不則一日到了潭州卻是走得遠了就潭州市裏討間房屋出面招牌寫着行在崔待詔碾玉生活崔寧便對秀秀道這裏離行在有二千餘里了料得無事你我安心好做長

久夫妻、潭州也有幾箇寄居官員、見崔寧是行在待詔、日逐也有生活得做、崔寧密使人打探行在本府中事、有曾到都下的、得知府中當夜失火、不見了一箇養娘、出賞錢尋了幾日、不知下落、也不知道崔寧將他走了、見在潭州住、時光似箭、日月如梭、也有一年之上、忽一日方早開門、見兩箇着皂衫的、一似虞候府幹打扮、入來鋪裏坐地、問道、本官聽得說有箇行在崔待詔、教請過來做生活、崔寧分付了家中、隨這兩箇人到湘潭縣路上來、便將崔寧到宅裏相見官人、承攬了玉作生活、回路歸家、正行間只見一箇

漢子頭上帶箇竹絲笠兒穿着一領白段子兩上領布衫青白行纏找着褲子口着一雙多耳麻鞋挑着一箇高肩擔兒正面來把崔寧看了一看崔寧却不見這漢面貌這箇人却見崔寧從後大踏步尾着崔寧來正是

　誰家稚子鳴榔板　驚起鴛鴦兩處飛

這漢子畢竟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竹引牽牛花滿街疎籬茅舍月光篩琉璃盞內茅柴酒白玉盤中簇荳梅休懊惱且開懷平生贏得笑顏開三千里地無知己十萬軍中掛印來

[illegible]

這隻鷓鴣天詞、是關西秦州雄武軍劉兩府所作、從順昌大戰之後、閑在家中、寄居湖南潭州湘潭縣、他是箇不愛財的名將、家道貧寒、時常到村店中喫酒、店中人不識劉兩府、讙呼囉唣、劉兩府道、百萬番人、只如等閑、如今却被他們誣罔、做了這隻鷓鴣、大流傳直到都下、當時殿前太尉是陽和王、見了這詞、好傷感、原來劉兩府直恁孤寒、教提轄官差人送一項錢與這劉兩府、今日崔寧的東人郡王聽得說劉兩府恁地孤寒、也差人送一項錢與他、却經由潭州路過、見崔寧從湘潭路上來、一路尾着崔寧到家、正見

秀秀坐在櫃身子裏便撞破他們道崔大夫多時不見你却在這裏秀秀養娘他如何也在這裏郡王教我下書來潭州今日遇着你們原來秀秀養娘嫁了你也好當時說殺崔寧夫妻兩個被他看破那人是誰却是郡王府中一個排軍從小伏侍郡王見他朴實差他送錢與劉兩府這人姓郭名立叫做郭排軍當下夫妻請住郭排軍安排酒來請他分付道你到府中千萬莫說與郡王知道郭排軍道郡王怎知得你兩個在這裏我沒事却說甚麼當下酬謝了出門回到府中參見郡王納了回書看着郡王道郭立前

郭立料道說也不妨要不成得惟恐不說好之又[illegible]世人大處

門下昔日打潭州過、却見兩箇人在那裏住、郡王問是誰、郭立道、見秀秀養娘并崔待詔兩箇請郭立喫了酒食教休來府中說知、郡王聽說便道叵耐這兩箇做出這事來、却如何直走到那裏郭立道、也不知他仔細只見他在那裏住地、依舊掛招牌做生活、郡王教幹辦去分付臨安府、即時差一箇緝捕使臣、帶着做公的、備了盤纏、徑來湖南潭州府、下了公文、同來尋崔寧和秀秀却似

皂雕追紫燕　猛虎啖羊羔

不兩月、捉將兩箇來、解到府中、報與郡王得知、即時

陞廳原來郡王殺番人時左手使一口刀叫做小青右手使一口刀叫做大青這兩口刀不知剁了多少番人那兩口刀鞘內藏著掛在壁上郡王陞廳衆人聲喏即將這兩個人押來跪下郡王好生焦躁左手去壁牙上取下小青右手一掣掣刀在手睜起殺番人的眼兒咬得牙齒剝剝地響當時諕殺夫人在屏風背後道郡王這裏是帝輦之下不比邊庭上面若有罪過只消解去臨安府施行如何胡亂凱得人郡王聽說道叵耐這兩個畜生逃走今日捉將來我惱了如何不凱既然夫人來勸且捉秀秀入府後花園

今吳中賞人亦云喝采是古來語

去把崔寧解去臨安府斷治、當下喝賜錢酒、賞犒捉事人、解這崔寧到臨安府、一一從頭供說、自從當夜遺漏、來到府中、都搬盡了、只見秀秀養娘從廊下出來、揪住崔寧道你如何安手在我懷中、若不依我口教壞了你要共崔寧逃走崔寧不得已只得與他同走只此是實臨安府把文案呈上郡王郡王是個剛直的人、便道既然恁地寬了崔寧、且與從輕斷治、崔寧不合在逃罪杖、發遣建康府居住當下差人押送方出北關門到鵞項頭見一 頂轎兒兩個人擡着、從後面叫、崔待詔、且不得去、崔寧認得像是秀秀的聲

撒嬌又若羞了

刻畫恁

音趕將來又不知恁地心下好生疑惑傷弓之鳥不敢攬事且低着頭只顧走只見後面趕將上來歇了轎子一個婦人走出來不是別人便是秀秀道崔待詔你如今去建康府我却如何崔寧道却是怎地好秀秀道自從解你去臨安府斷罪把我捉入後花園打了三十竹篦遂便趕我出來我知道你建康府去趕將來同你去崔寧道恁地却好討了船直到建康府押發人自回若是押發人是個學舌的就有一場是非出來因曉得那王性如烈火惹着他不是輕放手的他又不是王府中人去管這閒事怎地。況且崔

寧一路買酒買食奉承得他好回去時就隱惡而揚善了、再說崔寧兩口在建康居住既是問斷了、如今也不怕有人撞見、依舊開個碾玉作鋪、渾家道我兩口却在這裏住得好、只是我家爹媽自從我和你逃去潭州、兩個老的喫了些苦、當日捉我入府時兩個去尋死覓活、今日也好教人去行在取我爹媽來這裏同住、崔寧道最好、便教人來行在取他丈人丈母寫了他地理脚色與來人、到臨安府尋見他住處問他隣舍、指道這一家便是、來人去門首看時只見兩扇門關着、一把鎖鎖着、一條竹竿封着、問隣舍他老

夫妻那裏去了。隣舍道：莫說。他有箇花枝也似女兒獻在一箇奢遮去處。這箇女兒不受福德，却跟一箇碾玉的待詔逃走了。前日從湖南潭州捉將回來，送在臨安府喫官司。那女兒喫郡王捉進後花園裏去。老夫妻見女兒捉去，就當下尋死覓活，至今不知下落。只恁地關着門在這裏。這人見說，再回建康府來。兀自未到家。且說崔寧正在家中坐，只見外面有人道：你尋崔待詔住處，這裏便是。崔寧叫出渾家來看時，不是別人，認得是璩公璩婆。都相見了，喜歡的做一處。那去取老兒的人，隔一日纔到，說如此這般：尋

不見、卻空走了這遭、兩個老的且自來到這裏了、兩個老人道卻生受你、我不知你們在建康住、教我尋來尋去、直到這裏、其時四口同住、不在話下、且說朝廷官裏、一日到偏殿看玩寶器、拏起這玉觀音來看、這個觀音身上、當時有一個玉鈴兒、失手脫下、即時問近侍官員卻如何修理得、官員將玉觀音反覆看了、道好個玉觀音、怎地脫落了鈴兒、看到底下下面碾着三字、崔寧造、恁地容易、既是有人造、只消得宣這個人來、教他修整、敕下郡王府、宣取碾玉匠崔寧、郡王回奏崔寧有罪、在建康府居住、即時使人去建

康取得崔寧到行在歇泊了當時宣崔寧見駕將這玉觀音教他領去用心整理崔寧謝了恩尋一塊一般的玉碾一箇鈴兒接住了御前交納破分請給養了崔寧令只在行在居住崔寧道我今日遭際御前爭得氣再來清湖河下尋間屋兒開箇碾玉鋪須不怕你們撞見可煞事有鬬巧方纔開得鋪三兩日、一箇漢子從外面過來就是那郭排軍見了崔待詔便道崔大夫恭喜了你却在這裏住擡起頭來看櫃身裏却立着崔待詔的渾家郭排軍喫了一驚拽開脚步就走渾家說與丈夫道你與我叫住那排軍我相

問則箇正是

平生不作皺眉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崔待詔即時趕上扯住只見郭排軍把頭只管側來側去口裏喃喃地道作怪作怪沒奈何只得與崔寧回來到家中坐地渾家與他相見了便問郭排軍前者我好意留你喫酒你却歸來說與郡王壞了我兩箇的好事今日遭際御前却不怕你去說郭排軍與他相問得無言可答只道得一聲得罪相別了便來到府裏對着郡王道有鬼郡王道這漢則甚郭立道告恩王有鬼郡王問道有甚鬼郭立道方纔打清湖

醫

河下過見崔寧開箇碾玉鋪却見櫃身裏一箇婦女便是秀秀養娘郡王焦燥道又來胡說秀秀被我打殺了埋在後花園你須也看見如何又在那裏却不是取笑我郭立道告恩王怎敢取笑方纔叫住郭立相問了一回怕恩王不信勒下軍令狀了去郡王道真箇在時你勒軍令狀來那漢也是合苦真箇寫一紙軍令狀來郡王收了叫兩箇當直的轎番擡一頂轎子教取這妮子來若真箇在把來凱取一刀若不在郭立你須替他凱取一刀郭立同兩箇轎番來取秀秀正是

麥穗兩岐　農人難辨

郭立是關西人、朴直、却不知軍令狀如何胡亂勒得、三箇一逕來到崔寧家裏、那秀秀兀自在櫃身裏坐地、見那郭排軍來得恁地慌忙、却不知他勒了軍令狀來取你、郭排軍道、小娘子、郡王鈞旨、教來取你則箇、秀秀道、旣如此、你們少等、待我梳洗了同去、卽時入去梳洗、換了衣服出來、上了轎、分付了丈夫、兩箇轎番便檯着、逕到府前、郭立先入去、郡王正在廳上等待、郭立唱了喏、道已取到秀秀養娘、郡王道、着他入來、郭立出來道、小娘子、郡王教你進來、掀起簾子、

[illegible]

看一看便是一桶水傾在身上開着口則合不得就轎子裏不見了秀秀養娘問那兩箇轎番道我不知則見他上轎擡到這裏又不曾轉動那漢叫將入來道告恩王恁地真箇有鬼郡王道却不恁耐教人捉這漢等我取過軍令狀來如今凱了一刀先去取下小青來那漢從來伏侍郡王身上也有十數次官了蓋緣是粗人只教他做排軍這漢慌了道見有兩箇轎番見證乞叫來問仰叫將轎番來道見他上轎擡到這裏却不見了說得一般想必真箇有鬼只消得叫將崔寧來問便使人叫崔寧來到府中崔寧從

[illegible]

頭至尾說了一遍郡王道恁地又不干崔寧事且放他去崔寧拜辭去了郡王焦躁把郭立打了五十背花棒崔寧聽得說渾家是鬼到家中問丈人丈母兩個面面廝覷走出門看着清湖河裏撲通地都跳下水去了當下叫救人打撈便不見了屍首原來當時打殺秀秀時兩個老的聽得說便跳在河裏已自死了這兩個也是鬼崔寧到家中沒情沒緒走進房中只見渾家坐在床上崔寧道告姐姐饒我性命秀秀道我因為你吃郡王打死了埋在後花園裏却恨郭排軍多口今日已報了冤讎郡王已將他打了五十

背花棒如今都知道我是鬼容身不得了道罷起身雙手揪住崔寧叫得一聲匹然倒地鄰舍都來看時只見

兩部脉盡總皆沉　一命已歸黃壤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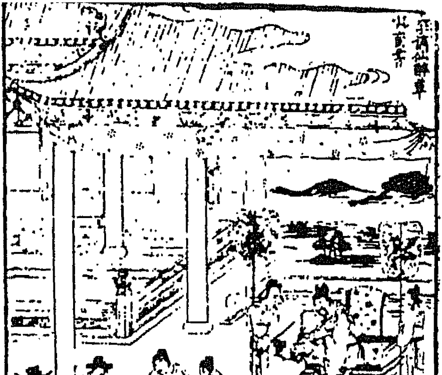
崔寧也被扯去和父母四個一塊兒做鬼去了後人評論得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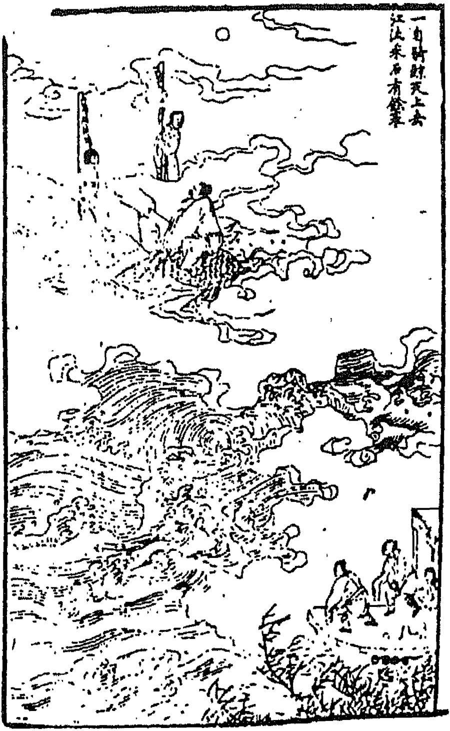
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
郭排軍禁不住閑磕牙
璩秀娘捨不得生眷屬
崔待詔撇不脫鬼冤家

唐書直筆　四卷

八終

警世通言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一自騎鯨天上去
江流采石有餘哀

第九卷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堪羨當年李謫仙　吟詩斗酒有連篇
蟠胸錦繡欺時彥　落筆風雲邁古賢
書草和番威遠塞　詞歌傾國媚新弦
莫言才干風流盡　明月長懸采石邊

話說唐玄宗皇帝朝有個才子姓李名白字太白乃西梁武昭興聖皇帝李暠九世孫西川錦州人也其母夢長庚入懷而生那長庚星又名太白星所以名字俱用之那李白生得姿容美秀骨格清奇有飄然

蓋世之表十歲時便精通書史出口成章人都誇他錦心繡口又說他是神仙降生以此又呼爲李謫仙有杜工部贈詩爲證

昔年有狂客　號爾謫仙人
筆落驚風雨　詩成泣鬼神
聲名從此大　汨沒一朝伸
文采承殊渥　流傳必絕倫

李白又自稱青蓮居士一生好酒不求仕進志欲遨遊四海看盡天下名山甞遍天下美酒先登峨眉次居雲夢復隱于徂徠山竹溪與孔巢父等六人日夕

嵐久矣
學可與

酣飲號爲竹溪六逸有人說湖州烏程酒甚佳白不遠千里而往到酒肆中開懷暢飲旁若無人時有迦葉司馬經過聞白狂歌之聲遣從者問其何人白隨口答詩四句

青蓮居士謫仙人　酒肆逃名三十春
湖州司馬何須問　金粟如來是後身

迦葉司馬大驚問道莫非蜀中李謫仙麼聞名久矣遂請相見留飲十日厚有所贈臨別問道以青蓮高才取青紫如拾芥何不遊長安應舉李白道目今朝政紊亂公道全無請託者登高第納賄者獲科名非

昔賢小說詞小自成體要得用淺俗見之

此二者、雖有孔孟之賢、晁董之才、無由自達、白所以流連詩酒、免受盲試官之氣耳、迦葉司馬道、雖則如此、足下誰人不知、一到長安、必有人薦拔、李白從其言、乃遊長安、一日到紫極宮遊玩、遇了翰林學士賀知章、通姓道名、彼此相慕、知章遂邀李白於酒肆中、解下金貂、當酒同飲、至夜不捨、遂留李白於家中下榻、結爲兄弟、次日李白將行李搬至賀內翰宅、每日談詩飲酒、賓主甚是相得、時光荏苒、不覺試期已迫、賀內翰道、今春南省試官、正是楊貴妃兄楊國忠太師、監視官乃太尉高力士、二人都是愛財之人、賢弟

却無金銀買囑他便有沖天學問見不得聖天子此二人與下官皆有相識下官寫一封劄子去預先囑托或者看薄面一二李白雖則才大氣高遇了這等時勢況且內翰高情不好違阻賀內翰寫了柬帖投與楊太師高力士二人接開看了冷笑道賀內翰受了李白金銀却寫封空書在我這裏討白人情到那日專記如有李白名字卷子不問好歹即時批落時值三月三日大開南省會天下才人盡呈卷子李白才思有餘一筆揮就第一個交卷楊國忠見卷子上有李白名字也不看文字亂筆塗抹道這樣書生只

好與我磨墨高力士道磨墨也不中、只好與我着襪脫靴、明令將李白推搶出去、正是

不願文章中天下　只願文章中試官

李白被試官屈批卷子、怨氣冲天、回至內翰宅中、立誓、久後吾若得志定教楊國忠磨墨高力士與我脫靴、方纔滿願、賀內翰勸白且休煩惱、權在舍下安歇待三年再開試場、別換試官、必然登第、終日共李白飲酒賦詩、日往月來、不覺一載、忽一日、有番使賫國書到朝廷、差使命急宣賀內翰陪接番使、在館驛安下、次日閤門舍人接得番使國書一道、玄宗勅宣翰

林學士拆開番書全然不識一字拜伏金揩啟奏此書皆是鳥獸之跡臣等學識淺短不識一字天子聞奏將與南省試官楊國忠開讀楊國忠開看雙目如盲亦不曉得天子宣問滿朝文武並無一人曉得不知書上有何吉凶言語龍顏大怒喝罵朝臣枉有許多文武並無一個飽學之士與朕分憂此書識不得將何回答發落番使却被番邦笑恥欺侮南朝必動干戈來侵邊界如之奈何敕限三日若無人識此番書一槩停俸六日無人一槩停職九日無人一槩問罪別選賢良共扶社稷聖旨一出諸官默默無言再

[illegible]

無一人敢奏天子輙添煩惱賀內翰朝散回家將此事述於李白白微微冷笑可惜我李某去年不曾及第為官不得與天子分憂賀內翰大驚道想必賢弟博學多能辨識番書下官當於駕前保奏次日賀知章入朝越班奏道臣啟陛下臣家有一秀才姓李名白博學多能要辨番書非此人不可天子准奏即遣使命齎詔前去內翰宅中宣取李白李白告天使道臣乃遠方布衣無才無識今朝中有許多官僚都是飽學之儒何必問及草莽臣不敢奉詔恐得罪於朝貴說這句恐得罪於朝貴隱隱刺著楊高二人使命

回奏天子初問賀知章李白不肯奉詔其意云何知章奏道臣知李白文章蓋世學問驚人只爲去年試場中被試官屈批了卷子羞搶出門今日教他白衣入朝有愧於心乞陛下賜以恩典遣一位大臣再往必然奉詔玄宗道依卿所奏欽賜李白進士及第着紫袍金帶紗帽象簡見駕就煩卿自往迎取卿不可辭賀知章領旨回家請李白開讀備述天子惓惓求賢之意李白穿了御賜袍服望闕拜謝遂騎馬隨賀內翰入朝玄宗於御座專待李白李白至金階拜舞山呼謝恩躬身而立天子一見李白如貧得寶如暗

得然如饑得食如旱得雨開金口動玉音道今有番國賫書無人能曉特宣卿至爲朕分憂白躬身奏道臣因學淺被太師批卷不中高太尉將臣推搶出門今有番書何不令試官回答卻乃久滯番官在此臣是批黜秀才不能稱試官之意怎能稱皇上之意天子道朕自知卿卿其勿辭遂命侍臣捧番書賜李白觀看李白看了一遍微微冷笑對御座前將唐音譯出宣讀如流番書云

渤海國大可毒書達唐朝官家自你占了高麗與俺國逼近邊兵屢屢侵犯吾界想出自官家之意

俺如今不可耐者差官來講可將高麗一百七十六城讓與俺國俺有好物事相送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柵城之豉扶餘之鹿鄚頡之豕率賓之馬沃州之綿湄沱河之鯽九都之李樂遊之梨你官家都有分若還不肯俺起兵來廝殺且看那家勝敗

衆官聽得讀罷番書不覺失驚面面廝覷盡稱難得天子聽了番書龍情不悅沉吟良久方問兩班文武今被番家要興兵搶占高麗有何策可以應敵兩班文武如泥塑木雕無人敢應賀知章啟奏道自太宗

皇帝、三征高麗、不知殺了多少生靈、不能取勝、府庫爲之虛耗、天幸蓋蘇文死了、其子男生兄弟爭權、爲我鄉導、高宗皇帝遣老將李勣薛仁貴、統百萬雄兵、大小百戰、方纔殄滅、今承平日久、無將無兵、倘干戈復動、難保必勝、兵連禍結、不知何時而止、願吾皇聖鑒、天子道、似此如何回答他、知章道、陛下試問李白、必然善於辭命、天子乃召白問之、李白奏道、臣啟陛下、此事不勞聖慮、來日宣番使入朝、臣當面回答番書、與他一般字跡、書中言語羞辱番家、須要番國可汗拱手來降、天子問可汗何人也、李白奏道、渤海風

晦、

俗稱其王曰可毒衛回紇稱可汗吐番稱贊普六詔稱詔訶陵稱悉莫威各從其俗天子見其應對不窮聖心大悅即日拜爲翰林學士遂設宴於金鑾殿宮商迭奏琴瑟喧闐嬪妃進酒彩女傳杯御音傳示李卿可開懷暢飲休拘禮法李白盡量而飲不覺酒濃身軟天子令內官扶於殿側安寢次日五鼓天子升殿、

淨鞭三下響　文武兩班齊

李白宿酲猶未醒內官催促進朝百官朝見已畢天子召李白上殿見其面尚帶酒容兩眼兀自有朦朧

之意天子分付內侍教御厨中造三分醒酒酸魚羹來、須臾內侍將金盤捧到魚羹一碗、天子見羹氣太熱、御手取牙筯調之良久、賜與李學士、李白跪而食之、頓覺爽快、是時百官見天子恩幸李白、且驚且喜、驚者怪其破格、喜者喜其得人、惟楊國忠高力士愀然有不樂之色、聖旨宣番使入朝、番使山呼見聖已畢、李白紫衣紗帽、飄飄然有神仙凌雲之態、手捧番書、立於左側柱下、朗聲而讀、一字無差、番使大駭、李白道、小邦失禮、聖上洪度如天、置而不較、有詔批答、汝宜靜聽、番官戰戰兢兢、跪於堦下、天子命設七寶

[illegible]

床於御座之傍取于闐白玉硯象管兔毫筆獨草龍香墨五色金花箋排列停當賜李白近御榻前坐錦墩草詔李白奏道臣靴不淨有污前席望皇上寬恩賜臣脫靴結襪而登天子准奏命一小內侍與李學士脫靴李白又奏道臣有一言乞陛下赦臣狂妄臣方敢奏天子道任卿失言朕亦不罪李白奏道臣前入試春闈被楊太師批落高太尉趕逐今日見二人押班臣之神氣不旺乞玉音分付楊國忠與臣捧硯磨墨高力士與臣脫靴結襪臣意氣始得自豪舉筆草詔口代天言方可不辱君命天子用人之際恐拂

其意只得傳旨教楊國忠捧硯高力士脫靴二人心裏暗暗自揣前日科場中輕薄了他這樣書生只好與我磨墨脫靴今日恃了天子一時寵幸就來還話報復前仇出於無奈不敢違背聖旨正是敢怒而不敢言常言道

冤家不可結　結了無休歇
侮人還自侮　說人還自說

李白此時昂昂得意躧襪登褥坐於錦墩楊國忠磨得墨濃捧硯侍立論來爵位不同怎麼李學士坐了楊太師到侍立因李白口代天言天子寵以殊禮楊

太師奉旨磨墨不曾賜坐只得侍立李白左手將鬚一拂右手舉起中山兎穎向五花牋上手不停揮須臾草就嚇蠻書字畫齊整並無差落獻於龍案之上天子看了大驚都是照樣番書一字不識傳與百官看了各各駭然天子命李白誦之李白就御座前朗誦一遍

大唐開元皇帝詔諭渤海可毒向昔石卵不敵蛇龍不鬬本朝應運開天撫有四海將勇卒精甲堅兵銳頡利背盟而被擒弄贊鑄鵝而納誓新羅奏織錦之頌天竺致能言之鳥波斯獻捕鼠之蛇拂

獲逆曳馬之衙白鸚鵡來自訶陵夜光珠貢于林邑骨利幹有名馬之納泥婆羅有良酢之獻無非畏威懷德買靜求安高麗拒命天討再加傳世九百一朝殄滅豈非逆天之咎徵衡大之明鑒與況爾海外小邦高麗附國比之中國不過一郡士馬芻糧萬分不及若螳怒是逞鵝驕不遜天兵一下千里流血君同頡利之俘國爲高麗之續方今聖度汪洋恕爾狂悖急宜悔禍勤修歲事毋取誅僇爲四夷笑爾其三思哉故諭

天子聞之大喜再命李白對番官面宣一通然後用

實入函李白仍叫高太尉着靴方纔下殿喚番官聽詔李白重讀一遍嚇得番使不敢則聲面如土色不免山呼拜舞辭朝賀内翰送出都門番官私問道適纔讀詔者何人内翰道姓李名白官拜翰林學士番使道多大的官使太師捧硯太尉脫靴内翰道太師大臣太尉親臣不過人間之極貴那李學士乃天上神仙下降贊助天朝更有何人可及番使點頭而別歸至本國與國王述之國王看了國書大驚與國人商議天朝有神仙贊助如何敵得寫了降表願年年進貢歲歲來朝此是後話話分兩頭却說

天子深敬李白欲重加官職李白啟奏臣不願受職願得逍遙散誕供奉御前如漢東方朔故事天子道卿既不受職朕所有黃金白璧奇珍異寶惟卿所好李白奏道臣亦不願受金玉願得從陛下遊幸日飲美酒三千觴足矣天子知李白清高不忍相強從此時時賜宴留宿於金鑾殿中訪以政事恩幸日隆一日李白乘馬遊長安街忽聽得鑼鼓齊鳴見一簇刀斧手擁着一輛囚車行來白停驂問之乃是并州解到失機將官今押赴東市處斬那囚車中囚着個美丈夫生得甚是英偉叩其姓名聲如洪鐘答道姓郭

名子儀李白稱他容貌非凡他日必爲國家柱石遂叫住刀斧手待我親往駕前保奏衆人知是李謫仙學士御手調羹的誰敢不依李白當時回馬直叩宮門求見天子討了一道赦勅親往東市開讀打開囚車放出子儀許他帶罪立功子儀拜謝李白活命之恩只因銜環結草不敢忘報此事閒過不題是時宮中最重木芍藥就是揚州貢來的如今叫做牡丹花唐時謂之木芍藥宮中種得四本開出四樣顏色那四樣

大紅　深紫　淺紅　通白

玄宗天子移植于沉香亭前與楊貴妃娘娘賞玩詔梨園子弟奏樂天子道對妃子賞名花新花安用舊曲遂命梨園長李龜年召李學士入宮有內侍說道李學士往長安市上酒肆中去了龜年不往九街不走三市一逕尋到長安市去只聽得一個大酒樓上有人歌云

三杯通大道　一斗合自然
但得酒中趣　勿為醒者傳

李龜年道這歌的不是李學士是誰大踏步上樓梯來只見李白獨占一個小小座頭桌上花瓶內供一

枝碧桃花獨自對花而酌已喫得酩酊大醉手執巨觥兀自不放逸年上前道聖上在沉香亭宣召學士快去眾酒客聞得有聖旨一時驚駭都站起來閒看李白全然不理張開醉眼向逸年念一句陶淵明的詩道是

我醉欲眠君且去

念了這句詩就瞑然欲睡李逸年也有三分主意向樓窗往下一招七八個從者一齊上樓不由分說手忙腳亂擡李學士到門前上了玉花驄眾人左扶右持逸年策馬在後相隨直跑到五鳳樓前天子又

遣內侍來催促了勅賜走馬入宮。龜年遂不扶李白下馬同內侍扶着直至後宮過了興慶池來到沉香亭天子見李白在馬上雙眸緊閉尚未醒命內侍鋪紫氍毹於亭側扶白下馬少臥親往省視見白口流涎沫天子親以龍袖拭之貴妃奏道妾聞冷水沃面可以解醒乃命內侍汲興慶池水使宮女含而噴之白夢中驚醒見御駕大驚俯伏道臣該萬死臣乃酒中之仙幸陛下恕臣天子御手攙起道今日同妃子賞名花不可無新詞所以召卿可作清平調三章李龜年取金花牋授白白帶醉一揮立成三首其一

曰

雲想衣裳花想容
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羣玉山頭見
會向瑤臺月下逢

其二曰

一枝紅艷露凝香
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
可憐飛燕倚新粧

其三曰

名花傾國兩相歡
長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
沉香亭北倚欄杆

天子贊詞稱美不已似此天才豈不壓倒翰林院首

多學士、即命龜年按調而歌、梨園眾子弟絲竹並進、天子自吹玉笛以和之、歌畢、貴妃斂繡巾、再拜稱謝、天子道、莫謝朕、可謝學士也、貴妃持玻瓈七寶杯、親斟西涼葡萄酒、命宮女賜李學士飲、天子勅賜李白遍遊內苑、令內侍以美酒隨後、恣其酣飲、自是宮中內宴、李白每每被召、連貴妃亦愛而重之、高力士深恨脫靴之事、無可奈何、一日貴妃重吟前所製清平調三首、倚欄嘆羨、高力士見四下無人、乘間奏道、奴婢初意娘娘聞李白此詞、怨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貴妃道、有何可怨、力士奏道、可憐飛燕倚新粧、那飛

燕姓趙乃西漢成帝之后則今畫圖中畫着一個武士手托金盤盤中有一女子舉袖而舞那個便是趙飛燕生得腰肢細軟行步輕盈若人手執花枝顫顫然成帝寵幸無比誰知飛燕私與燕赤鳳相通匿于複壁之中成帝入宮聞壁衣內有人咳嗽聲搜得赤鳳殺之欲廢趙后賴其妹合德力救而止遂終身不入正宮今日李白以飛燕比娘娘此乃謗毀之語娘娘何不熟思原來貴妃那時以胡人安祿山爲養子出入宮禁與之私通滿宮皆知只瞞得玄宗一人高力士說飛燕一事正刺其心貴妃於是心下懷恨每

於天子前說李白輕狂使酒無人臣之禮天子見貴妃不樂李白遂不召他内宴亦不留宿殿中李白情知被高力士中傷天子有踈遠之意屢次告辭求去天子不允乃益縱酒自廢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友時人呼爲飲中八仙却說玄宗天子心下寔是愛重李白只爲宫中不甚相得所以踈了些見李白屢次乞歸無心戀闕乃向李白道卿雅志高蹈許卿暫還不日再來相召但卿有大功於朕豈可白手還山卿有所需朕當一一給與李白奏道臣一無所需但得杖頭有錢日沽

[illegible]

一所足矣天子乃賜金牌一面牌上御書勑賜李白爲天下無憂學士逍遥落托秀才逢坊喫酒遇庫支錢府給千貫縣給五百貫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有失敬者以違詔論又賜黃金千兩錦袍玉帶金鞍龍馬從者二十人白叩頭謝恩天子又賜金花二朶御酒三杯於駕前上馬出朝百官俱給假携酒送行自長安街直接到十里長亭樽罍不絕只有楊太師高太尉二人懷恨不送內中惟賀內翰等酒友七人直送至百里之外流連三日而別李白集中有還山別金門知己詩略云

恭承丹鳳詔　歘起煙蘿中
一朝去金馬　飄落成飛蓬
閒來東武吟　曲盡情未終
書此謝知己　扁舟尋釣翁

李白錦衣紗帽，上馬登程，一路只稱錦衣公子。果然逢坊飲酒，逢庫支錢，不一日回至錦州，與許氏夫人相見。官府聞李學士回家，都來拜賀，無日不醉。日往月來，不覺半載，一日白對許氏說，要出外遊玩山水，打扮做秀才模樣，身邊藏了御賜金牌，帶一個小僕，騎一健驢，任意而行，府縣酒資，照牌供給，忽一日，行

到華陰界上聽得人言華陰縣知縣貪財害民李白生計要去治他來到縣前令小僕退去獨自倒騎着驢子於縣門首連打三回那知縣在廳上取問公事觀見了連聲可惡可惡怎敢調戲父母官速令公吏人等拿至廳前取問李白微微詐醉連問不答知縣令獄卒押入牢中待他酒醒着他好生供狀來日決斷獄卒將李白領入牢中見了獄官掀髯長笑獄官道想此人是風顛的李白道也不風也不顛獄官道既不風顛好生供狀你是何人爲何到此騎驢搪突縣主李白道要我供狀取紙筆來獄卒將紙筆置於

索上李白扯獄官在一邊說道、讓開一步、待我寫獄官供、道、且看這風漢寫出甚麼來、李白寫道

供狀錦州人、姓李單名白、弱冠廣文章、揮毫神鬼泣、長安列八仙、竹溪稱六逸、曾草嚇蠻書、聲名播絕域、玉輦每趨陪、金鑾爲寢室、啜羹御手調、流涎御袍拭、高太尉脫靴、楊太師磨墨、天子殿前尚容乘馬行、華陰縣裏不許我騎驢入、請驗金牌便知來歷。

寫畢、遞與獄官看了、獄官諕得魂驚魄散、低頭下拜道、學士老爺、可憐小人蒙官發遣、身不由己、萬望游

滿赦罪李白道不干你事只要你對知縣說我奉金牌聖旨而來所得何罪拘我在此獄官拜謝了即忙將供狀呈與知縣并述有金牌聖旨知縣此時好似小兒初聞霹靂無孔可鑽只得同獄官到牢中參見李學士叩頭哀告道小官有眼不識泰山一時冒犯乞賜憐憫在職諸官聞知此事都來拜求請學士到廳上正面坐下眾官庭參已畢李白取出金牌與眾官看牌上寫道學士所到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有不敬者以違詔論汝等當得何罪眾官看罷聖旨一齊低頭禮拜我等都該萬死李白見眾官苦苦哀求笑道

一段中縣[illegible]起稿此[illegible]人花用[illegible]

你等受國家爵祿，如何又去貪財害民？如若改過前非，方免汝罪。衆官聽說，人人拱手，個個遵依，不敢再犯。就在廳上大排筵宴，管待學士，飲酒三日方散。自是知縣洗心滌慮，遂爲良牧。此信聞於他郡，都猜道朝廷差李學士出外私行，觀風考政，無不化貪爲廉，化殘爲善。李白遍歷趙、魏、燕、晉、齊、梁、吳、楚，無不流連山水，極詩酒之趣。後因安祿山反叛，明皇車駕幸蜀，誅國忠於軍中，縊貴妃於佛寺。白避亂隱於廬山。永王璘時爲東南節度使，陰有乘機自立之志，聞白大才，强逼下山，欲授僞職。李白不從，拘留於幕府。未幾

肅宗即位於靈武拜郭子儀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克復兩京有人告永王璘謀叛肅宗即遣子儀移兵討之永王兵敗李白方得脫身逃至潯陽江口被守江把總擒拿把做叛黨解到郭元帥軍前子儀見是李學士即喝退軍士親解其縛置於上位納頭便拜道昔日長安東市若非恩人相救焉有今日即命治酒壓驚連夜修本奏上天子爲李白辨冤且追叙其嚇蠻書之功薦其才可以大用此乃施恩而得報也正是

兩葉浮萍歸大海　人生何處不相逢

時楊國忠已死高力士亦遠貶他方玄宗皇帝自蜀迎歸爲太上皇亦對肅宗稱李白奇才肅宗乃徵白爲左拾遺白嘆宦海沉迷不得逍遙自在辭而不受别了郭子儀遂泛舟遊洞庭岳陽再過金陵泊舟於采石江邊是夜月明如晝李白在江頭暢飲忽聞天際樂聲嘹亮漸近舟次舟人都不聞只有李白聽得忽然江中風浪大作有鯨魚數丈奮鬣而起仙童二人手持旌節到李白面前口稱上帝奉迎星主還位舟人都驚倒須臾甦醒只見李學士坐於鯨背音樂前導騰空而去明日將此事告於當塗縣令李陽冰

陽冰具表恭聞天子敕建李謫仙祠于采石山上春秋二祭祖宋太平興國年間有書生於月夜渡采石江見錦帆西來船頭上有白牌一面寫詩仙二字書生遂朗吟二句道

誰人江上稱詩伯　錦綉文章借一觀

舟中有人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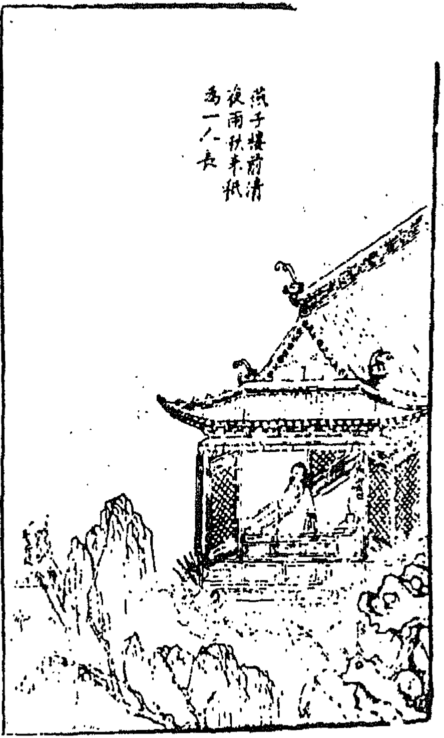
夜靜不堪題絕句　恐驚星斗落江寒

書生大驚正欲傍舟相訪那船泊于采石之下舟中人紫衣紗帽飄然若仙逕投李謫仙祠中書生隨後求之祠中並無人跡方知和詩者即李白也至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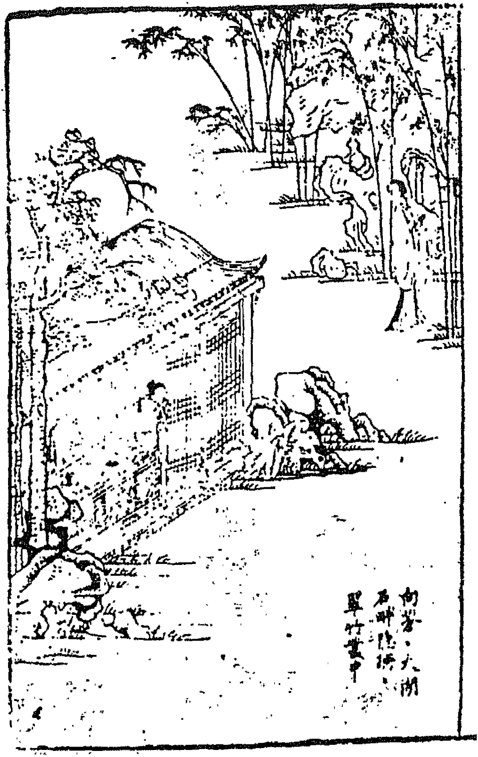
稱酒仙詩伯皆推李白爲第一云

啉鬆書成見天才　天子調羹親賜來

一自騎鯨天上去　江流采石有餘哀



燕子樓前清
夜雨秋來秖
為一人長


向若、大湖
石畔隱掩、
翠竹叢中

第十卷

錢舍人題詩燕子樓

烟花風景眼前休　此地仍傳燕子樓
鴛夢肯忘三月意　翠鬟能省一生愁
柳因零落難重舞　蓮爲單開不並頭
嬌艷豈無黃壤瘞　至今人過說風流

話說大唐自政治大聖大孝皇帝諡法太宗開基之後至十二帝憲宗登位凡一百九十三年天下無事日久兵甲生塵刑具不用時有禮部尚書張建封做官年久恐妨賢路遂奏乞骸骨歸田養老憲宗曰卿

年齒未衰豈宜退位果欲避冗辭繁勑鎮青徐數載建封奏曰臣雖非才既蒙聖恩自當竭力遂勑建封節制武寧軍事建封大喜平昔愛才好客既鎮武寧揀選才能之士禮置門下後房歌姬舞妓非知書識禮者不用武寧有妓關盼盼乃徐方之絕色也但見

歌喉清亮舞態婆娑調絃成合格新聲品竹作出塵雅韻琴彈古調棊覆新圖賦詩琢句追風雅見于篇中搦管丹青奪造化生于筆下

建封雖聞其才色無雙緣到任之初未暇召于樽俎之間忽一日中書舍人白樂天名居易自長安來宣

論兗鄆路過徐府、乃建封之故人也、喜樂天遠來、遂置酒邀欵于公館、只見

幕捲流蘇、簾垂朱箔、瑞腦煙噴寶鴨、香醪光溢瓊壺、果劈天漿、食烹異味、綺羅珠翠、列兩行粉面梅粧、脆管繁音、奏一派新聲雅韻、遍地舞裀鋪蜀錦、當筵歌拍按紅牙

當時酒至數巡、食供兩套、歌喉少歇、舞袖亦停、忽有一妓、抱胡琴立于筵前、轉袖調絃、獨奏一曲、纖手斜拈、輕敲慢按、滿座清香消酒力、一庭雅韻爽煩襟、須臾彈徹韶音、抱胡琴侍立、建封與樂天俱喜調韻清

雅。視其精神舉止。但見花生丹臉。水剪雙眸。意態天然。迥出倫輩。回視其餘諸妓。粉黛如土。遂呼而問曰孰氏。其妓斜抱胡琴。緩移蓮步。向前對曰。賤妾關盼盼也。建封喜不自勝。笑謂樂天曰。彭門樂事。不出于此。樂天曰。似此佳人。名達帝都。信非虛也。建封曰。誠如合人之言。何惜一詩贈之。樂天曰。但恐句拙。反汚麗人之美。盼盼據卸胡琴。掩袂而言。妾姿質醜陋。敢煩珠玉。若果不以假賤見棄。是微軀隨雅文不朽。豈盼身後之榮哉。樂天喜其黠慧。遂口吟一絕

風撲金釵砌　　俛捎後帶垂

醉嬌無氣力

鳳泉任邢校

盼盼拜謝樂天曰賤妾之名喜傳于後世皆舍人所賜也於是賓主歡洽盡醉而散翌日樂天乘馬東去自此建封專寵盼盼遂于府第之側擇佳地創建一樓名曰燕子樓使盼盼居之建封治政之暇輙車潛往與盼盼賞玩交飛玉斝共理笙簧繁錦相偎鴛衾共展綺窗唱和指花月爲題繡閣論情對松筠爲誓歌笑穿紋情愛方濃不幸彩雲易散皓月難圓建封染病盼盼請醫調治服藥無效問卜無靈轉加沉重而死子孫護持靈柩歸葬北邙獨棄盼盼于燕子樓

中、香消衣被塵、滿琴箏、沉沉朱戶長扃、悄悄翠簾不捲、盼盼焚香指天誓曰、妾婦人無他計報尚書恩德、請落髮爲尼、誦佛經資公冥福、盡此一世、誓不再嫁、遂閉戶獨居、凡十換星霜、人無見面者、鄉黨中有好事君子、慕其才貌、憐其孤苦、猶時通書、以窺其意、盼盼爲詩以代柬答、前後積三百餘首、編綴成集、名曰燕子樓集、流傳于世、忽一日、金風破暑、玉露生涼、雁字橫空、蛩聲喧草、寂寥院宇無人、靜鎖一天秋色、盼盼倚欄長歎、獨言曰、我作之詩、皆訴愁苦、未知他人能曉我意否、沉吟良久、忽想翰林白公必能察

我不若賦詩寄呈樂天許我衷腸必表我不負張公之德遂作詩三絶緘封付老蒼頭跳赴西洛請白公授下白樂天得詩啟緘展覩其一曰

北邙松柏鎖愁烟　燕子樓人思悄然
因埋冠劍歌塵散　紅袖香消二十年

其二曰

適看鴻雁岳陽回　又覩玄禽逼社來
瑶瑟玉簫無意緒　任從蛛網結成灰

其三曰

樓上殘燈伴曉霜　獨眠人起合歡床

相思一夜知多少　地角天涯不是長

樂天看畢歎賞良久不言、妓女能守節操如此豈可棄而不答亦和三章以忝其意遣老蒼頭馳歸盼盼接得拆開視之其一曰

鈿暈羅衫色似烟　一回看着一潸然
自從不舞霓裳曲　疊在空箱得幾年

其二曰

今朝有客洛陽回　曾到尚書塚上來
見說白楊堪作柱　爭教紅粉不成灰

其三曰

[illegible]

滿簾明月滿庭霜。　被冷香銷拂臥床。
燕子樓前清夜雨。　秋來祇為一人長。

盼盼吟玩久之。雖綴驪珠和璧。未足比此詩之美。笑大謂侍女曰。自此之後。方表我一點貞心。正欲藏之篋中。見紙尾淡墨題小字數行。遂復展看。又有詩一首

黃金不惜買蛾眉。　揀得如花只一枝。
歌舞教成心力盡。　一朝身死不相隨。

盼盼一見此詩。愁鎖雙眉。淚盈滿臉。悲泣哽咽。告侍女曰。向日尚書身死。我恨不能自縊相隨。恐人言張公有隨死之妾。使尚書有好色之名。是玷公之清德

也我今苟活以度朝昏樂天不曉故作詩相諷我今不死謗誚未息、遂和韻一章云、

獨宿空樓斂恨眉、身如春後敗殘枝、
舍人不解人深意、諷道泉臺不去隨、

昔能擲身于地掩面而長吁、久之、拭淚告侍女曰我無計報公厚德、惟墜樓一死、以表我心、道罷、纖手緊卷紗袂、玉肌斜靠雕欄、有心報德、彌恐無意偷生苟活、下視高樓、踴躍奮身一跳、侍女急拽衣告曰何苦自求橫夭、盼盼曰、一片誠心、人不能表、不死何爲、侍女曰今損軀報德、此心雖佳、但粉骨碎身于公何益、

可憐可羨此公作用[illegible]

遺老母使何人侍養盼盼沉吟久之曰死既不能惟誦佛經祝公冥福自此之後盼盼惟食素僅一蔬潛閣焚香坐誦佛經雖比屋未嘗見面久之鬱無[illegible]據有黛慵掃慵理寶瑟瑤琴厭對鸞衾鳳枕不施朱粉似春歸欲謝庾嶺梅花瘦損腰肢如秋後消疎隋堤楊柳舞迴花底月久感傷悲哀寢食失常不幸寢疾伏枕月餘遂爾不起老母遂卜吉塟于燕子樓後盼盼既死不二十年間而張封子孫亦散蕩消索盼盼所居燕子樓遂為官司所占其地近郡圃因其形勢改作花圃為郡將遊賞之地並循舊改歲月斯遷再

運告終、五代更伯、當周顯德之末、天水真人承運而興、整頓朝綱、經營禮法、顧視而妖氛寢滅、指揮而宇宙廓清、至皇宋二葉之際、四海無犬吠之驚、當時有中書舍人錢易、字希白、乃吳越王錢鏐之後裔也、文行詩詞、獨步朝野、久任紫薇、意欲一歷外任、遂因奏事之暇上章奏曰、臣久據詞掖、無毫髮之功、乞一小郡、庶竭駑駘、上曰、青春地腴人善、卿可出鎮彭門、遂除希白節制武寧軍、希白得旨謝恩、下車之日、宣揚王化、整肅條章、訪民瘼于井邑、察冤枉于門閭、相已待人、親耕勸農、寬仁惠愛、撫化克頑、悉皆奉業守約、

[illegible]

廉謹公平，聽政月餘，節屆清明，既在暇日，了無一事，因獨步東皆，天氣乍暄，無可消遣，遂呼蒼頭前導，開遊園中，但見

晴光瀲灩，淑景融融，小桃綻粧臉紅，淺嫩柳裊宮腰細軟，幽亭雜樹，淺蔟花闌，陰中畫舫，蘭橈穩纜，回塘岸下，鶯貪春光時時語，蝶弄晴光擾擾飛

希白信步深入，奈芳纖意遊賞，到紅紫叢中，忽有危樓飛檻，映搖橫空，基址孤高，規模壯麗，希白舉目仰觀，見畫棟下有牌額，上書燕子樓三字，希白曰，此張建封寵盼盼之處，歲月雖更，謝削遺蹤尚在，遂攝衣

[illegible]

登梯徑上樓中、但見畫棟栖雲、雕梁聳漢、視西野如窺目下、指萬里如覩掌中、遮風翠幙高張、蔽日疎簾低下、移蹤但覺烟霄近、舉目方知宇宙寬、

希白倚欄長歎言曰昔日張公清歌對酒、妙舞邀賓百歲既終雲消雨散此事自古皆然、不足感歎但惜盼盼本一娼妓、而能甘心就死、報建封厚遇之恩、雖烈丈夫何以加此何事樂天詩中猶譏其不隨建封而死、實憐守節十餘年自潔之心泯沒不傳我既知本末若緘口不爲褒揚、盼盼必抱怨于地下卽呼蒼

頭磨墨希白染毫作古調長篇書于素屏之上其詞日

人生百歲能幾日　荏苒光陰如過隙
樽中有酒不成歡　身後虛名又何益
清河太守與奇偉　曾向春風種桃李
欲將心事占部華　無奈紅顏隨逝水
作人重義不顧生　感激深恩甘一死
新詩寄語三百篇　貫串風騷洗沐耳
清樓十二橫霄漢　低下珠簾鎖雙燕
嬌魂媚魄不可招　盡把闌干空倚遍

[illegible]見人形是爲知出頭

希白題罷朗吟數過忽有清風襲人異香撲面希白大驚此非花氣自何而來方疑訝間見素屏後有步屧之聲希白即轉屏後窺之見一女子雲濃紺髮月淡修眉體欺瑞雪之容光臉奪奇花之豔金蓮步穩束素腰輕一見希白嬌羞臉黛慈撫金鋪平掩其身雖江梅之映雪不足比其風韻希白驚訝問其姓氏此女捨金鋪掩袂向前斂禮而言曰妾乃守園老吏之女也偶因令節閒上層樓忽值公相到來妾荒急匿身于此以蔽醜惡忽聞誦弔盼盼古調新詞使妾聞之如獲珠玉遂潛出聽于素屏之後因而得面

台頗羨之行蹤盡于此矣希白見女子容顏秀雅詞氣清揚喜悅之心不可言喻遂以言挑之曰聽子議論态必知有我適來所作長篇以爲何如女曰妾門品雖欽酷嗜吟詠聞適來所誦篇章觸心霜只使九泉銜恨之心一旦消釋希白又聞此語愈加喜悅曰今日相逢可謂佳人才子還有意無女乃斂容正色捻袂言曰幸君無及于亂以全貞潔之心惟有詩一首仰酬厚意遂於袖中取彩箋一幅上呈希白展看其詩曰

人去樓空事已深　至今惆悵樂天吟

非秀詩法高題起　誰慰黃泉一片心

希白讀罷、謂女子曰、爾既能詩、決非園吏之女、果何人也、女曰、君詳詩意、自知賤妾微踪、何必苦問、希白春心蕩漾、不能拴束、向前拽其衣袂、忽聞檻竹敲窗、驚覺乃一枕遊仙夢、伏枕于書窗之下、但見燭燄尚裊、花影微欹、院宇沉沉、方當日午、希白推枕而起、兀坐沉思、夢中所見者必關盼盼也、何顯然如是、千古所無、誠為佳夢、反覆再三、歎曰、此事當作一詞以記之、遂成蝶戀花詞、信筆書于案上、詞曰、

一枕閒欹春晝午、夢入華胥、邂逅飛瓊侶、嬌態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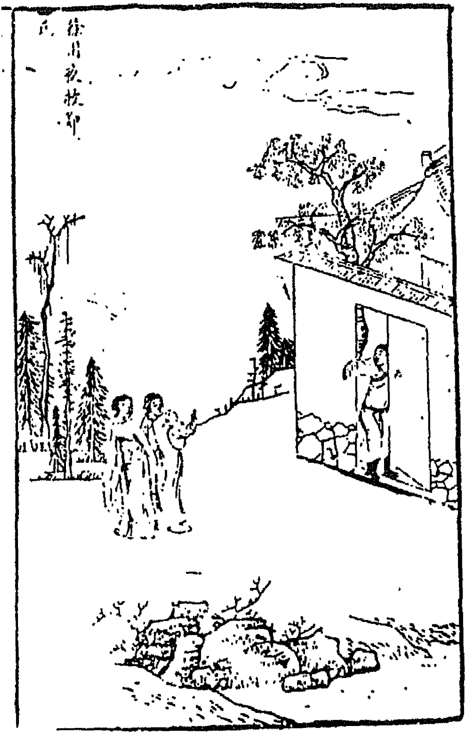
顰愁不語、彩箋遺我新奇句、幾許芳心猶未訴、風竹敲窗驚散無尋處、惆悵楚雲留不住、斷腸凝望高唐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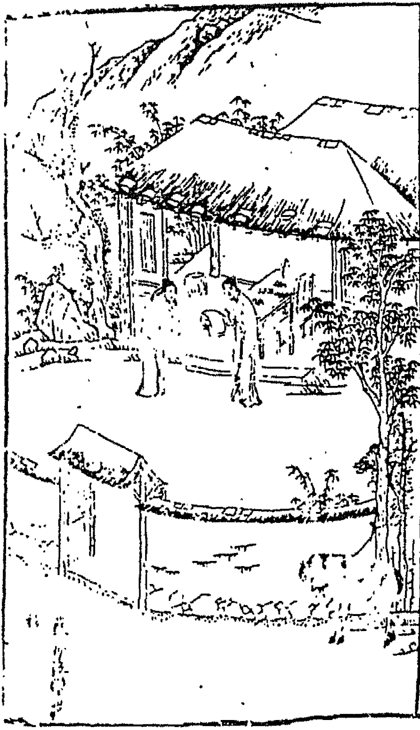
墨跡未乾、忽聞窗外有人鼓掌作拍、抗聲而歌、調清韻美、聲入簾櫳、希白竊聽窗外歌聲、乃適所作蝶戀花詞也、希白大驚曰、我方作此詞、何人早已先能歌唱、遂啟窗視之、見其人頂翠冠珠珥、玉珮羅裙、向荼䕷太湖石畔、隱珊珊翠竹叢中、繡鞋不動芳塵、瓊裾風飄裊娜、希白仔細定睛看之、轉捌穿花而去、希白歎異不勝惆悵、後希白官至尚書、惜軍愛民、百姓讚

他人無病而終這是後話正是

一首新詞引麗容　貞魂含笑夢相逢
雖爲翰苑名賢事　編入烈官小史中

警世通言


待月夜投鄭
下



第十一卷

蘇知縣羅衫再合

早潮纔罷晚潮來　一月周流六十回
不獨光陰朝復暮　杭州老去被潮催

這四句詩是唐朝白樂天杭州錢塘江看潮所作話中說杭州府有一才子姓李名宏字敬之此人胸藏錦繡腹隱珠璣奈時運未通三科不第時值深秋心懷抑鬱欲渡錢塘往嚴州訪友命童子收拾書囊行李買舟而行撐出江口天已下午李生推篷一看果然秋江景致更自非常有宋朝蘇東坡江神子詞爲

證

鳳皇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朵芙蓉開過尚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〇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煙斂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峰青

李生正看之間只見江口有一座小亭匾曰秋江亭舟人道這亭子上每日有遊人登覽今日如何冷靜李生想道似我失意之人正好乘着冷靜時去看一看叫家長與我移舟到秋江亭去舟人依命將船放到亭邊停橈纜李生上涯步進亭子將那四面窗

稍推開倚欄而望見山水相啣江天一色李生心甚喜童子將桌椅拂淨焚起一爐好香取瑤琴橫於桌上操了一回曲終音止舉眼見墻壁上多有留題字跡不一獨有一處連真帶草其字甚大李生起而觀之乃是一首詞名西江月是說酒色財氣四件的短處

酒是燒身硝焰色爲割肉鋼刀財多招忌損人苗
氣是無烟火藥 四件將來合就相當不欠分毫
勸君莫戀最爲高終是修身正道

李生看罷笑道此詞未爲確論人生在世酒色財氣

四者脫離不得、若無酒、失了祭享宴會之禮、若無色、絕了夫妻子孫之事、若無財、天子庶人皆沒用度、若無氣、忠臣義士也盡委靡、我如今也作一詞與他解釋、有何不可、當下磨得墨濃、蘸得筆飽、就在西江月背後、也帶草連真、和他一首、

三杯能和萬事、一醉善解千愁、陰陽和順喜相求、
孤寡須知絕後、○財乃潤家之寶、氣爲造命之由、
助人情性反爲仇、持論何多差謬、

[illegible]生寫罷、擲筆於卓上、見香煙未燼、方欲就坐再撫一曲、忽然畫簷前一陣風起、

青翠庭前草　能開水上萍
惟聞千樹吼　不見半分形

李生見詩不覺神思昏迷伏几而臥朦朧中但聞環珮之聲異香滿室有美女四人一穿黃一穿紅一穿白一穿黑自外而入向李生深深萬福李生此時似夢非夢便問四女何人爲何至此四女乃含笑而言妾姊妹四人乃古來神女遍遊人間前日有詩人在此遊玩作西江月一首將妾等辱罵使妾等羞愧無地今日蒙先生也作西江月一首與妾身解釋前冤特來拜謝李生心中開悟知是酒色財氣四者之精

介不畏懼、便道四位賢姐、各請道名、把一女各吟詩一句、穿黃的道、

杜康造下萬家春、、、、、

穿紅的道

一面紅粧愛殺人、、、、

穿白的道

生死窮通都屬我、、、、

穿黑的道

亂亂世界滿乾坤、、、、

原來那黃衣女是酒、紅衣女是色、白衣女是財、黑衣

女是氣學生心下了然用手輕招四女你四人聽我分剖、

杏酣美味酒爲先　美貌芳年色更鮮
財積千箱稱富貴　普謂五氣是眞仙

四女大喜拜謝道既承解釋復勞獎乞先生於吾姊妹四人之中選擇一名無避之奴奉陪枕席少效恩環學生搖手連聲道不可不可小生有志攀月中丹桂無心戀野外閒花請勿多言恐虧行止四女笑道先生差矣妾等乃巫山洛水之儔非路柳牆花之比漢司馬相如文章魁首唐李衛公開國元勳一納

文君、一收紅拂、反作風流話柄、不聞取譏於後世、況佳期良會錯過難逢、望先生三思、李生到底是少年才子、心猿意馬、拿把不定、不免轉口道、既賢姐們見愛、但不知那一位是無過之女、小生情願相留、言之未已、只見那黃衣酒女、忽忽移步上前、道先生、妾乃無過之女、李生道怎見賢姐無過、酒女道妾亦有西江月一首、

昔日英雄壯膽、能添錦繡詩腸、神仙造下解愁方、
雪月風花玩賞、

又道還有一句要緊言語、先生聽着、

好色能生疾病貪盃總是濟狂八仙醉倒紫雲鄉

不羨公侯卿相

李生大笑道好個八仙醉倒紫雲鄉小生情願相留方留酒女只見那紅衣色女向前柳眉倒豎星眼圓睜道先生不要聽賤婢之言幾人我且問你你只講酒的好處就罷了為何重已輕人亂講好色的能生疾病終不然三四歲孩兒害病也從好色中來你只誇已的好處却不知已的不好處

下帝喪身因酒毒　江邊李白損其軀
勸君休飲無情水　醉後教人心意迷

李生道有理古人亡國喪身、皆酒之過小生不敢相親只見紅衣女妖妖嬈嬈的走近前來道妾身乃是無過之女、也有西施為證

鴛鴦尚然交頸又有並頭花開無知花鳥動情懷、豈可人無欲愛心君子好逑淑女作人貪戀多木紅羅帳裏兩和諧、一刻千金難買

李生沉吟道真個一刻千金難買纔欲留色女那白衣女早已發怒罵道賤人怎麽說、千金難買終不然我、到不如你說起你的過處儘多

尾生橋下水消消　吳國西施事可憐

從來不出
折醉何嘆

貪戀花枝終有禍　好姻緣是惡姻緣

李生道色生災身夭志亡國皆由於色其過也不下於酒請去請去遂問白衣女你却如何白衣女上前道

收盡三才權柄榮華富貴從生縱教好善聖賢心
空手難施德行○有我人皆欽敬無我到處相輕
休因閑氣鬬和爭問我須知有命

李生點頭道汝言有理世間所敬者財也我若有財取科第如反掌耳纔動喜留之意又見黑衣女粉臉生嗔星眸帶怒罵道你爲何說休爭閑氣爲人在世

沒了氣還好我想着你

有財有勢是英雄　命若無時枉用功

昔日石崇因富死　銅山不助鄧通窮

李生揖首不語心中暗想石崇因財取禍鄧通空有錢山不救其餓財有何益便問氣女卿言雖則如此但不知卿於平昔閒處世何如黑衣女道像我處世呵

一自混元開闢陰陽二字成功含爲元氣散爲風
萬物得之萌動○但看生身六尺，[illegible]間三寸流通
財和酒色盡包能無氣誰人享用

氣女說罷、李生還未及答、只見酒色財三女齊聲來講先生休聽其言我三人豈被賤那他答采且聽我數他過失、

霸王自刎在烏江　有智周瑜命不長
多少陣前雄猛將　皆因爭氣一身亡

先生也不可相留李生躊躇思想呀、四女皆爲有過之人四位賢姐、小生家道貧寒、不敢相留都請回去四女此時一個埋怨那個說先生留我爲何要你打短那個說先生愛我爲何要你爭光話不投機一時間打罵起來、

酒爲色盜人骨髓色爲酒專惹非災財爲氣能傷肺腑氣爲財能損情懷直打得酒女烏雲亂色女寶髻歪財女掩胸叫氣女倒塵埃一箇箇蓬鬆髩髮遮粉臉不整金蓮撒鳳鞋

四女打在一團攪在一處李生暗想四女相爭不過爲我一人耳方欲向前勸解被氣女用手一推先生閃開待我打死這三箇賤婢李生猛然一驚衣袖拂着琴絃噹的一聲響驚醒回來擦磨睡眼定睛看時那見四女蹤跡李生撫髀長嘆我因關心太切遂形于夢寐之間據適間夢中所言四者皆爲有過我爲

何又作這一首詞將揚其美使後人觀看此詞必意於酒色沉迷於財氣我即爲禍之魁首如今欲要說他不好難以惜筆也罷如今再題因何等人附其而行就在粉墻西江月之後又擇一首

飲酒不醉最爲高　好色不亂乃英豪
無義之財君莫取　忍氣饒人禍自消

這段詩詞雖說酒色財氣一般有過細看起來酒也有不會飲的氣也有耐得的無如財色二字害其但是貪財好色的又免不得喫幾盃酒免不得淘幾場氣酒氣二者又總括在財色裏面了今日說一樁異

聞單為財色二字弄出天大的禍來後來悲歡離合做了錦片一場佳話正是

說時驚破奸人膽　話出傷殘義士心

卻說國初永樂年間北直隸涿州有個兄弟二人姓蘇其兄名雲其弟名雨父親早喪單有母親張氏在堂那蘇雲自小攻書學業淹貫二十四歲上一舉登科殿試二甲除授浙江金華府蘭谿縣大尹蘇雲回家住了數月憑限已到不免擇日起身赴任蘇雲對夫人鄭氏說道我早登科甲初任牧民立心願為好官此去止飲蘭溪一杯水所有家財盡數收拾將十

攬一位官來覓往

分之三、留爲母親供膳、其餘帶去任所使用、當日拜別了老母、囑付兄弟蘇雨好生侍奉高堂、爲兄的若不得罪於地方、到三年考滿、又得相見、說罷、不覺慘然淚下、蘇雨道、哥哥榮任是美事、家中自有兄弟支持、不必掛懷、前程萬里、須自保重、蘇雨又送了一程方別、蘇雲同夫人鄭氏、帶了蘇勝夫妻二人伏事登途、到張家灣地方、蘇勝稟道、此去是水路、該用船隻、偶有順便回頭的官座、老爺坐去穩便、蘇知縣道、甚好、原來坐船有個規矩、但是順便回家、不論客貨私貨、都裝載得滿滿的、却去攬一位官人乘坐、借其名

號免他一路稅課不要那官人的船錢反出幾十兩銀子送他爲孝順之禮謂之坐船錢蘇知縣是箇老實的人何曾曉得恁樣規矩聞說不要他船錢已自勾了還想甚麽坐艙錢那蘇勝私下得了他四五兩銀子酒錢喜出望外從旁攛掇蘇知縣同家小下了官艙一路都是下水渡了黃河過了揚州廣陵驛將近儀真因船是年遠的又帶貨太重發起漏來滿船人都慌了蘇知縣叫快快攏岸一時間將家私和行李都搬上岸來只因搬這一番有分教蘇知縣全家受禍正合着二句古語道是

漫藏誨盜　冶容誨淫

却說儀真縣有個慣做私商的人姓徐名能在五壩上街居住久攬山東王尚書府中一隻大客船裝載客人南來北往每年納還船租銀兩他合着一班水手叫做趙三翁鼻涕楊辣嘴范剝皮沈鬍子這一班都不是個良善之輩又有一房家人叫做姚大時常攬了載約莫有些油水看得入眼時半夜三更悄地將船移到僻靜去處把客人謀死劫了財帛如此十餘年徐能也做了些家事這些夥計一個個羹香飯熟飽食煖衣正所謂爲富不仁爲仁不富你道徐

能是儀真縣人如何却攬山東王尚書府中的船隻況且私商起家千金自家難道打不起一隻船是有個緣故王尚書初任南京爲官曾在楊州娶了一位小奶奶後來小奶奶父母却移家於儀真居住王尚書時常周給後因路遥不便打這隻船與他教他賃租用度船上豎的是山東王尚書府的水牌下水時就是徐能包攬去了徐能因爲做那私商的道路到不好用自家的船要借尚書府的名色又有勢頭人又不疑心他所以一向不致敗露今日也是蘇知縣合當有事恰好徐能的船空閒在家徐能正在岸上

尋主顧聽說官船發漏忙走來看看見搬上許多箱籠囊篋心中早有七分動火結末又走個嬌嬌滴滴少年美貌的奶奶上來徐能是個貪財好色的都頭不覺心窩發癢眼睛裏迸出火來又見蘇勝搬運行李料是僕人在人叢中將蘇勝背後衣袂一扯蘇勝回頭徐能陪個笑臉問道是那裏去的老爺莫非要換船麼蘇勝道家老爺是新科進士選了蘭溪縣知縣如今去到任因船發了漏權時上岸若就有個好船換得省得又落主人家徐能指着河裏道這山東王尚書府中水牌在上的就是小人的船新修整得

好、又堅固、又乾淨、慣走浙直水路、水手又都是得力的、今晚若下船、明早祭了神福、等一陣順風不幾日就吹到了、蘇勝歡喜、便將這話稟知家主蘇知縣叫蘇勝先去看了艙口、就議定了船錢因家眷在上不許搭載一人、徐能俱依允了、當下先秤了一半船錢、那一半直待到縣時找足蘇知縣家眷行李重復發下了船、徐能慌忙去尋那一班不做好事的幫手、趙三等都齊了、只有翁范二人不到、買了神福、正要開船、岸上又有一個漢子、跳下船來道、我也相幫你們去、徐能看見呆了半晌、原來徐能有一個兄弟、叫

做徐用班中都稱爲徐大哥徐二哥真個是有性善有性不善徐能慣做私商徐用偏好善但是徐用在船上徐能要動手腳往往被兄弟阻住十遭到有八九遭做不成所以今日徐能瞞了兄弟不去叫他那徐用却自有心聽得說有個少年知縣換船到任寫了哥子的船又見哥哥去與這一班如狼似虎的人不對他說心下有些疑惑故意要來船上相幫徐能却怕兄弟阻擋他這樁穩善的生意心中嘿嘿不喜正是

涇渭自分清共濁　薰猶不混臭和香

疑慮中多少冤枉

却說蘇知縣臨欲開船，又見一個漢子趕將下來，心中到有些疑慮，只道是趁船的，叫蘇勝你問那方纔來的是甚麼人。蘇勝去問了來，回復道：船頭叫做徐能，方纔來的叫做徐用，就是徐能的親弟。蘇知縣想道：這便是一家了。是日開船，約有數里，徐能就將船泊岸，說道：風還不順。衆弟兄且喫神福酒，徐能飲酒中間，只推出恭，上岸，招兄弟徐用，對他說道：我看蘇知縣行李沉重，不下千金，跟隨的又止一房家人，這一場好買賣，不可錯過，你却不要阻擋我。徐用道：哥哥此事斷然不可。他若任所回來，宦囊滿載，必是貪贓

徐用甚是忠厚

所致不義之財取之無礙如今方纔赴任不選家中帶來幾兩盤費那有千金況且少年科甲也是天上一位星宿哥哥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後來必然懊悔徐能道財采到不打緊還有一事好一個標致奶奶你哥正死了嫂嫂房中沒有個得意掌家的這是天付姻緣兄弟這番須作成做哥的則個徐用又道從來相女配夫既是奶奶必然也是宦家之女把他好夫好婦拆散了强逼他成親到底也不和順此事一發不可這裏兄弟二人正在唧唧噥噥船艄上趙三望見了正不知他商議甚事一跳跳上岸來徐用

見趙三上岸洋洋的到走開了趙三問徐能道纔與二哥說甚麽徐能附耳述了一遍趙三道既然二哥不從到不要與他說了只消兄弟一人便與你完成其事今夜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徐能大喜道不枉叫做趙一刀原來趙三爲人粗暴動不動自誇道我是一刀兩段的性子不學那粘皮帶骨因此起個異名叫做趙一刀當下衆人飲酒散了權時歇息看看天晚蘇知縣夫婦都睡了約至一更時分聞得船上起身收拾篷索叫蘇勝問時說道江船全靠順風趂這一夜風使去明早便到南京了老爺們睡穩莫要

開口、等我自行、那蘇知縣是北方人、不知水面的勾當、聽得這話、就不問他了、却說徐能撐開船頭、見風已不順、正中其意、扯起滿篷、倒使轉向黃天蕩去、那黃天蕩是極野去處、船到蕩中、四望無際、姚大便去拋鐵貓、楊辣嘴把定頭艙門口、沈鬍子守舵、趙三當先提着一口潑風刀、徐能手執板斧隨後、只不叫徐用一人、却說蘇勝打鋪睡在艙口、聽得有人推門進來、便從被窩裏鑽出頭、向外張望、趙三看得真、一刀砍去、正劈着額了、蘇勝只叫得一聲有賊、又復一刀砍殺、拖出艙口、向水裏攛下去了、蘇勝的老婆和衣

睡在那裏聽得嚷擾將出來、也被徐能一斧劈倒、姚大點起火把、照得艙中通亮、慌得蘇知縣雙膝跪下叫道大王、行李分毫不要了、只求饒命、徐能道、饒你不得、舉斧照頂門砍下、却被一人攔腰抱住、道使不得、却便似

秋深逢赦至　　病篤遇仙來

你道是誰、正是徐能的親弟徐用、曉得衆人動撣不幹好事、走進艙來、却好抱住了哥哥、扯在一邊、不容他動手、徐能道、兄弟今日騎虎之勢、罷不得手了、徐用道、他中了一塲進士、不曾做得一日官、今日劫了

徐用甚用心細

他財帛占了他妻小殺了他家人又教他刀下身亡也忒罪過徐能道兄弟別事聽得你這一件聽不得你你留了他便是禍根我等性命難保放了下徐用趁他拖得緊了便道哥哥既然放他不得撇在湖中也得個全屍而死徐能道便依了兄弟言語徐用道哥哥撇下手中寬容兄弟方好放手徐能果然把板斧撇了下徐用放了手徐能對蘇知縣道兒便免你一斧只是饒你不得便將麻索捆做一團如一隻餛飩相似向水面撲通的攛將下去眼見得蘇知縣不活了夫人鄭氏只叫得苦伸頸就來徐能那裏容他把艙門

閘閉撥回船頭將篷扯滿又使轉來原來江湖中除了頂頭大逆風從來都使得篷儀真至邵伯湖不過五十餘里到天明仍到了五壩口上徐能回家喚了一乘肩輿教管家的朱婆先扶了奶奶上轎一路哭哭啼啼竟抬到了徐能家裏徐能分付朱婆伏侍好生勸慰奶奶到此地位不由不順從不要愁煩今夜若肯依順從你終身富貴強似跟那窮官說得成時重重有賞朱婆領命引着奶奶歸房徐能同衆人將船中箱籠盡數搬運上岸打開看了作六分均分殺倒一口豬燒利市紙連翁鼻涕范剝皮都請將來做慶賀

徐能大有肯用

不和睦的強盜不如

筵席徐用心中甚是不忍想着哥哥不仁到夜來必然去逼蘇奶奶若不從他性命難保若從時可不壞了他名節雖在席中如坐針氈眾人大酒大肉直喫到夜徐用心生一計將大折碗滿斟熱酒碗內約有斤許徐用捧了這碗酒到徐能面前跪下徐能慌忙來攙道兄弟爲何如此徐用道夜來船中之事做兄弟的逆拗了兄長必然見怪若果然不怪可飲兄弟這甌酒徐能雖是強盜弟兄之間到也和睦只恐徐用疑心將酒一飲而盡眾人見徐用勸了酒都起身把盞道今日徐大哥娶了新嫂是個大喜我等一人

慶一盃此時徐能七八巳醉欲推不飲衆人道徐二哥是弟兄我們異姓偏不是弟兄徐能被纏不過只得每人陪過歇得酩酊大醉徐用見哥哥坐在椅上打瞌睡只推出恭提個燈籠走出大門從後門來門却鎖了徐用從墻上跳進屋裏將後門鎖裂開取燈籠藏了廚房下兩個丫頭在那裏盪酒徐用不顧逕到房前只見房門掩着裏面說話聲响徐用側耳而聽却是朱婆勸鄭夫人成親正不知勸過幾多言語了鄭夫人不允只是啼哭朱婆道奶奶既立意不順從何不就船中尋個自盡今日到此那裏有地孔鑽

粉標

去鄭夫人哭道媽媽不是奴家貪生怕死只爲有九個月身孕在身若死了不打緊我丈夫就絕後了朱婆道奶奶你就生下兒女來誰容你存留老身又是婦道家做不得程嬰杵臼也是枉然徐用聽到這句話一脚把房門踢開唬得鄭夫人魂不附體朱婆也都慌了徐用道不要慌我是來救你的我哥哥已醉乘此機會送你出後門去逃命異日相會須記得不干我徐用之事鄭夫人叩頭稱謝朱婆因說了半月也十分可憐鄭夫人情願與他作伴逃走徐用身邊取出十兩銀子付與朱婆做盤纏引二人出後門

又送了他出了大街、囑付小心在意、說罷自去了、好似

撞碎玉籠飛彩鳳　　掣開金鎖走蛟龍

卻說朱婆與鄭夫人尋思黑夜無路投奔、信步而行、只揀僻靜處走去、顧不得鞋弓步窄、約行十五六里餘、奶奶心中着忙、到也不怕腳痛、那朱婆却走不動了、沒奈何彼此相扶、又捱了十餘里、天還未明、朱婆原有個氣急的症候、走了許多路、發喘起來、道奶奶不是老身有始無終、其實寸步難移、只怕反拖累奶奶、且喜天色微明、奶奶前去、好尋個安身之處、老身

朱婆又大學

不孝勝

在此處途路還熟、不消掛念、鄭夫人道、我家忠義之際、只得相做了、只是媽媽遇着他人、休得洩漏奴家消息、朱婆道、奶奶尊便、老身不悞你的事、鄭夫人纔轉得身、朱婆嘆口氣、想道沒處安身、索性做個乾淨好人。望着路傍有口義井、將一雙舊鞋脫下、投井而死、鄭夫人眼中流淚、只得前行、又行了十里、共三十餘里之程、漸覺腹痛難忍、此時天色將明、望見路傍有一茅菴、其門尚閉、鄭夫人叩門、意欲借菴中暫歇、菴內尼姑應聲開門、鄭夫人擡頭看見、驚上加驚、想道我來錯了、原來是僧人、聞得南邊和尚們最不學好、躲

了強盜、又撞了和尚、却不得氣千死萬死、左右一死、且進門、覩其動靜、那僧人看見鄭夫人丰姿服色、不像個以下之人、甚相敬重、請入淨室、閒叙話起來、方知是尼僧、鄭夫人方纔心定、將黃天蕩遇盜之事叙了一遍、那老尼姑道、奶奶暫住幾日不妨、却不敢久留、恐怕強人訪知、彼此有損、說猶未畢、鄭夫人腹痛、一陣緊一陣、老尼年踰五十、也是半路出家的、曉得些道兒、問道、奶奶這痛陣、到像要分娩一般、鄭夫人道、實不相瞞、奴家懷九個月孕、因昨夜走急了、繃肚疼、只怕是分娩了、老尼道、奶奶莫怪我說、這裏是

佛地、不可污穢、奶奶可往別處去、不敢相留、鄭夫人眼中流淚、哀告道、師父慈悲爲本、這十方地面不留、教奴家更投何處、想是蘇門前世業重、今日遭此冤劫、不如死休、老尼心慈道、也罷、菴後有個厠屋、奶奶若沒處去、權在那厠屋裏住下、等生產過了、進菴未遲、鄭夫人出於無奈、只得捧着腹肚、走到菴後厠屋裏去、雖則厠屋、喜得不是個露坑、到還乾淨、鄭夫人到了屋內、一連幾陣緊痛、產下一個孩兒、老尼聽得小兒啼哭之聲、忙走來看、說道、奶奶且喜平安、只是一件、母子不能並留、若留下小的、我與你托人撫養

你就休住在此你若要住時、把那小官人棄了、不然佛地中啼啼哭哭被人疑心查得根由又是禍事、鄭夫人左思右量兩下難捨便道我有道理將自己貼肉穿的一件羅衫脫下、包裹了孩兒拔下金釵一股插在孩兒胸前、對天拜告道夫主蘇雲倘若不該絕後願天可憐遇個好人收養此兒祝罷將孩兒遞與老尼央他放在十字路口、老尼念聲阿彌陀佛接了孩兒走去約莫半里之遙地名大柳村撇於柳樹之下、

分明路側重逢棄　疑是空桑再產伊

老尼轉來、回復了鄭夫人、鄭夫人一慟幾死、老尼勸解、自不必說、老尼淨了手、向佛前念了血盆經、送湯送水、假看覷鄭夫人、鄭夫人將隨身簪珥手釧盡數解下、送與老尼爲陪堂之費、等待滿月進菴、做了道姑、拜佛看經、過了數月、老尼恐在本地有是非、又引他到當塗縣慈湖老菴中潛住、更不出門、不在話下、

却說徐能醉了、睡在椅上、直到五鼓方醒、衆人見主人酒醒、先已各散去訖、徐能醒來、想起蘇奶奶之事、走進房看時、却是個空房、連朱婆也不見了、叫丫鬟問時、個個目睜口呆、對荅不出、看後門大開、情知

奚其本

[illegible]

走了、雖然不知去向、也少不得追趕、料他不走南路、必走北路、望僻靜處一直追來、也是天使其然、一逕走那蘇奶奶的舊路、到義井頭看見一隻女鞋、原是他先前老婆的繡鞋、認得是朱婆的、疑猜道、難道他特地奔出去、到於此地、捨得性命、已看井欄一望、黑洞洞地不要管他、再趕一程、又行十餘里、已到大柳村前、全無蹤跡、正欲回身、只聽得小孩子哭響、走上一步看時、那大柳樹之下、一個小孩兒、且是生得端正、懷間有金釵一股、正不知什麼人撇下的、心中暗想、我徐能年近四十、尚無子息、這不是皇天有眼、

膀與我為師輕輕抱在懷裏那孩兒就不哭了、徐能心下十分之喜也不想追趕撇了孩子就回到得家中、想姚大的老婆新育一個女兒未及一月死了、正好接奶、把那一股釵子就做賞錢賞了那婆娘教他好生餵乳長大之時我自看顧你不在話下、有詩為證

插下薔薇有刺藤　養成乳虎自傷生
凡人不識天公巧　種就殃苗待長成

話分兩頭再說蘇知縣被強賊攛入黃天蕩中、自古道死生有命、若是命不該死、一千個也休了、只為蘇

知縣後來還有造化在水中半沉半浮直淌到徽水閘邊恰好有個徽州客船泊於閘口、客人陶公夜半正起來撒溺覺得船底下有物、叫水手將篙摘起、却是一個人渾身綑縛、心中駭異、不知是死的活的、正欲推去水中有這等異事那蘇知縣在水中浸了半夜、還不曾死開口道救命救命、陶公見是活的、慌忙解開繩索、將姜湯灌醒問其緣故、蘇知縣備細告訴被山東王尚書船家所劫、如今待往上司去告理陶公是本分生理之人聽得說要與山東王尚書家打官司、只恐連累有懊悔之意蘇知縣看見顏色變了

伯不相容、使我口道、如今盤費一空、又遭又失此身無所着落、倘有安身之處、再作道理、陶公道、先生休慌、我說你若要去告理、在下不好管得閒事、若只要個安身之處、敝村有個市學、倘肯相就、權住幾時、縣知縣道多謝多謝、陶公取些乾衣服、教蘇知縣換了、帶回家中、道村名雖喚做三家村、共有十四五家、每家多有兒女上學、却是陶公做領袖、分派各家輪流供給、在家教學、不放他出門、看官牢記著、那蘇知縣自在村中教學不題

相同社稷民人事　椰作之乎者也耶

却說蘇老夫人在家思念兒子蘇雲對次子蘇雨道你哥哥爲官一去三年杳無音信你可念手足之情親往蘭溪任所討個音耗回來以慰我懸懸之望蘇雨領命收拾包裹陸路短盤水路搭船不則一日來到蘭溪那蘇雨是朴實莊家不知委曲一逕走到縣裏值知縣退衙來私宅門口敲門守門皂隸急忙攔住問是甚麼人蘇雨道我是知縣老爺親戚你快通報皂隸道大爺好利害既是親戚可通個名姓小人好傳雲板蘇雨道我是蘇爺的嫡親兄弟特地從涿州家鄉而來皂隸把臉打一咲罵道見鬼大爺自姓

商是江西人牛頭不對馬嘴正說間後堂又有幾個閑蕩的公人聽得了走來喝與駡道那裏來這光棍打他出去就是蘇雨再三分辯那個聽他正在那里七張八嘴東扯西拽驚動了衙內的商知縣開私宅出來問其緣由蘇雨聽說大爺出衙那眼看時却不是哥哥也自心慌只得下跪禀道小人是北直隸涿州蘇雨有親兄蘇雲於三年前選本縣知縣到任以後杳無音信老母在家懸望特命小人不遠千里來到此問何期遇了恩相想係在此榮任必知家兄前任下落商知縣惻然扶起與他作揖看坐說道你

令兄向來不曾到任吏部只道病故了又將此缺補與下官既是府上都沒消息不是覆舟定是遭屈了若是中途病亡豈無一人回籍蘇雨聽得哭將起來道老母家中懸念只望你衣錦還鄉誰知死得不明不白教我如何回覆老母高知縣傍觀未免同袍之情甚不過意寬慰道事已如此足下休得煩惱且在敝治寬住一兩個月待下官差人四處打聽令兄消息回府未遲一應路費都在下官身上便分付門下於庫房取書儀十兩送與蘇雨爲程敬着一名皂隸送蘇二爺於城隍廟居住蘇雨雖承高公美意心下

痛苦晝夜啼哭、住了半月、忽感一病、服藥不愈、嗚呼哀哉

　未得兄弟生逢　　又見娘兒死別、

高知縣買棺親往殯殮、停柩於廟中、分付道士小心看視不在話下、再說徐能自抱那小孩兒回來、教姚大的老婆做了乳母、養爲己子、俗語道只愁不養不愁不長、那孩子長成六歲、聰明出衆、取名徐繼祖、上學攻書十三歲經書精通、遊庠補廩十五歲上登科起身會試、從涿州經過、走得乏了、下馬歇腳、見一老婆婆面如秋葉、髮若銀絲、自提一個磁瓶向井頭汲

水徐繼祖上前與婆婆作揖、求一甌清水解渴老婆婆老眼朦朧、看見了這小官人清秀可喜、便留他家裏喫茶、徐繼祖道只怕老娘府上路遠、婆婆道十步之內就是老身舍下、徐繼祖真個下馬、跟到婆婆家裏見門庭雖像舊家、甚是冷落、後邊房屋都被火焚了、瓦礫成堆、無人收拾、止剩得廳房三間將土墻隔斷左一間老婆婆做個臥房右一間放些破家火、中間雖則空下、傍邊供兩個靈位開寫着長兒蘇雲、次兒蘇雨、廳側邊是個耳房、一個老婢在內燒火老婆婆請小官人於中間坐下、自己陪坐喚老婢潑出一

盞熱騰騰的茶將托盤捧將出來道小官人喫茶老婆婆看着小官人目不轉睛不覺兩淚交流徐繼祖怪而問之老婆婆道老身七十八歲了就說錯了何言語料想郎君不怪徐繼祖道有話但說何怪之有老婆婆道官人尊姓青春幾歲徐繼祖叙出姓名年方一十五歲今科僥倖中舉赴京會試老婆婆屈指暗數了一回撲簌簌淚珠滾一個不住徐繼祖也不覺慘然道婆婆如此哀楚必有傷心之事老婆婆道老身有兩個兒子長子蘇雲叨中進士職受蘭溪縣尹十五年前同着媳婦赴任一去杳然老身又遣次

男蘇雨親徃任所體探連蘇雨也不回來後來聞人傳說大小兒俱於江盜之手次兒沒於蘭溪老身痛苦無伸又被鄰家失火延燒卧室老身和這婢子兩口權住這幾間屋内准以待死這幾個兒郎君面貌與蘇雲無二又剛是十五歲所以老身感傷不已今日天色已晚郎君若不嫌貧賤在草舍權住一晚喫老身一餐素飯說罷又哭徐繼祖是個慈善的人也是天性自然感動心内到可憐這婆婆也不忍別去就肯住了老婆婆宰雞煑飯管待徐繼祖叙了二三更的話就留在中間歇息次早老婆婆起身又留喫

情可憐

了早飯臨去時依依不捨在破箱子內取出一件不曾開折的羅衫出來相贈說道這衫是老身親手做的男女衫各做一件卻是一般花樣女衫把與兒婦穿去了男衫因打摺時被燈煤落下燒了領上一個孔老身嫌不吉利不曾把與亡兒穿至今老身收著今日老身見了郎君就如見我蘇雲一般郎君受了這件衣服倘念老身衰暮之景來年春闈得第衣錦還鄉是必相煩差人於蘭溪縣打聽蘇雲蘇雨一個實信見報老身死亦瞑目說罷放聲痛哭徐繼祖沒來由不覺也掉下淚來老婆婆送了徐繼祖上馬哭

進屋去了、徐繼祖不勝傷感、到了京師、連科中了二甲進士、除授中書、朝中大小官員見他少年老成、諸事歷練、甚相敬重、也有打聽他未娶、情願賠了錢送女兒與他做親、徐繼祖爲不曾稟命於父親、堅意推辭、在京二年、爲急缺風憲事、選授監察御史、差往南京刷卷、就便回家省親歸娶、剛好一十九歲、徐能此時已做了太爺、在家中耀武揚威、甚是得志、正合着古人兩句

常將冷眼覷螃蠏　看你橫行得幾時

再說鄭氏夫人在慈湖尼菴一住十九年、不曾出門、

一日照鏡覺得腮兒非舊潸然淚下想道殺夫之仇未報孩兒又不知生死就是那時有人收留也不知落在誰手住居何鄉我如今容貌憔瘦又是道姑打扮料無人認得況且喫了這幾年安逸茶飯定害菴中心中過意不去如今不免出外托鉢一來也報答菴中二來往儀真一路去順便打聽孩兒消息常言大海浮萍也有相逢之日或者天天可憐有近處人家拾得撫養在彼母子相會對他說出根由教他做個報仇之人卻不了却心願當下與老尼商議停妥托了鉢盂出庵而去一路抄化到於當塗縣內只見

沿街搭彩迎接刷卷御史徐爺鄭夫人到一家化齋其家乃是里正辭道我家有接官一事甚是匆忙改日來布施罷卻有間壁一個人家有女眷閒立在門前觀看搭彩看見道姑生得十分精緻年也卻不甚長見化不得齋便去叫喚他鄭氏聞喚到彼問訊過了那女眷便延進中堂將素齋款待問其來歷鄭氏料非賊黨想道我若隱忍不說到底終無結末遂將十九年前苦情數一數二告訴出來誰知屏後那女眷的家長伏着聽了半日心懷不平轉身出來叫道娘你受此大冤苦見今刷卷御史到任如何不去告

[illegible]

狀中理鄭氏道小道是女流，幼未識字寫不得狀詞

那家長道要告狀我替你寫便去買一張三尺三的綿紙從頭至尾寫道

告狀婦鄭氏年四十二歲係直隸涿州籍貫夫蘇雲由進士選授浙江蘭溪縣尹於某年相隨赴任路經儀真因船漏過載[illegible]撐船戶積盜徐能糾聚多人中途劫夫財謀夫命又欲姦騙氏身氏幸逃出庵中潛躲迄今一十九年沉冤無雪徐盜見在五壩街住懇乞天恩捕獲正法生死啣恩激切

上告

鄭氏收了狀子，作謝而出，走到接官亭，徐御史正在亭。太道周兵備船中答拜，船頭上一清如水。鄭氏不知利害，逕跪上船，管船的急忙攔阻，鄭氏便叫起屈來。徐爺在艙中聽見，也是一緣一會，偏覺得音聲悽慘，叫巡捕官接進狀子，同周兵備觀看。不看猶可，看畢時，唬得徐御史面如土色，屏去從人，私向周兵備請教：「這婦人所告，正是老父。學生欲待不准他狀，又恐在別衙門告理。」周兵道呵呵大笑道：「先生大人，正是青年不知機變，此事亦有何難。可分付巡捕官，帶那婦人明日察院中審問，到那其間，一頓板子，將那

[illegible]

婦人敲死可不絕了後患徐御史起身相謝道承教了辭別周兵備分付了巡捕官說話押那告狀的婦人明早帶進衙門面審當下回察院中安歇一夜不睡想道我父親積年爲盜這婦人所告或是真情當先刦財殺命今日又將婦人打死却不是冤上加冤若是不打殺他時又不是小可利害驀然又想起三年前涿州遇見老嫗說兒子蘇雲被強人所算想必就是此事了又想道我父親刦掠了一生不知造下許多冤業有何陰德積下兒子科第我記得小時上學學生中常笑我不是親生之子正不知我此身從

何而來此事除非奶公姚大知其備細心生一計寫就一封家書書中道到任忙促不及回家特地迎接父叔諸親南京衙門相會路上乏人伏侍可先差切公姚大來當塗采石驛莫悞莫悞次日開門將家書分付承差送到儀真五壩街上太爺親折巡捕官帶鄭氏進衙徐繼祖見了那鄭氏不由人心中慘然畧問了幾句言語就問道那婦人有兒子沒有如何自家出身告狀鄭氏眼中流淚將菴中產兒并羅衫包裹和金釵一股留于大柳村中始末又備細說了一遍徐繼祖委決不下分付鄭氏你且在菴中暫住待

我察訪强盜着實、再來喚、你、鄭氏拜謝去了、徐繼祖走馬到采石驛住下、等得奶公姚大到來、日間無話直至黃昏深後喚姚大至於卧榻將好言撫慰問道我是誰人所生姚大道是太爺生的、再三盤問只是如此、徐爺發怒道我是他生之子、備細都已知道你若說得明白、念你妻子乳哺之恩、免你本身一刀、若不說之時、發你在本縣、先把你活活敲死、姚大道實是太爺親生小的不敢說謊、徐爺道黃天蕩打刼蘇知縣一事、難道你不知、姚大又不肯明言、徐爺大怒便將憲票一幅寫下姚大名字、發去當塗縣打一百

討氣絶繳姚大見僉了憲票着了忙連忙磕頭道小的願說只求老爺莫在太爺面前洩漏徐爺道凡事有我做主你不須懼怕姚大遂將打劫蘇知縣謀蘇奶奶爲妻及大柳樹下拾得小孩子回家教老婆接奶備細說了一遍徐爺又問道當初果身有羅衫一件又有金釵一股如今可在姚大道羅衫上染了血迹洗不淨至今和金釵留在此時徐爺心中已自了然分付道此事只可你我二人知道明早打發你回家取了釵子羅衫星夜到南京衙門來見我姚大領命自去徐爺次早一面差官將盤纏銀兩好生接取

慈湖菴鄭道姑到京中來見我、一面發牌起程、往南京到任正是

少年科第榮如錦　　御史威名猛似雷

且說蘇雲知縣在三家村教學想起十九年前之事、老母存亡音信隔絕妻房鄭氏懷孕在身、不知生死下落、日夜憂惶將此情告知陶公、欲到儀眞尋訪消息陶公苦勸安命、莫去惹事、蘇雲乘清明日、各家出去掃墓、乃寫一謝帖、留在學館之內、寄謝陶公收拾了筆墨出門、一路賣字爲生、行至常州烈帝廟日晚投宿夢見烈帝廟中、燈燭輝煌自己拜禱求籤籤語

云、

陸地安然水面凶　一林秋葉遇狂風
要知骨肉團圓日　只在金陵豸府中

五更醒來、記得一字不忘、自家暗解道、江中被盜遇救、在山中住這幾年、首句陸地安然水面凶、已自應了、一林秋葉遇狂風、應了骨肉分飛之象、難道還有團圓日子、金陵是南京地面、御史衙門號爲豸府、我如今不要往儀真、徑到南都御史衙門告狀、或者有伸冤之日、天明起來、拜了神道、討其一笤、若該往南京乞賜聖笤、擲下果然是箇聖笤、公散齋出了廟

門直至南京寓下一張詞狀到操江御史衙門去出告狀云

告狀人蘇雲直隸涿州人忝中某科進士初選蘭溪知縣携家赴任行至儀真禍因舟漏亟僱山東王尚書家船隻過載豈期舟子徐能徐用等慣於江洋打刦夜半移船僻處縛雲拋水幸遇救免敎授糊口行李一空妻僕不知存亡勢宦養盜非天莫勦上告

那操江林御史正是蘇爺的同年看了狀詞甚是憐憫即刻行個文書支會山東撫按着落王尚書身上

要強盜徐能徐用等。剛剛發了文書、刷卷御史徐繼祖來拜、操院偶然敘及此事、徐繼祖有心、別了操院出門即時叫聽事官、將操院差人喚到本院衙門、有話分付、徐爺回衙門、聽事官喚到操院差人進衙磕頭、稟道老爺有何分付、徐爺道那王尚書船上強盜、本院已知一二、今本院賞你盤纏銀二兩、你可暫停兩、三日、待本院喚你們時、你可便來、管你有處緝拿真賍真盜、不須到山東去得、差人領命去了、少頃門上通報太爺到了、徐爺出迎就有踧踖之意、想着養育教訓之恩、恩怨也要分明、今晚且盡個禮數、當下

差官往河下接取到衙、原來徐能徐用起身時、連這一班同夥趙三翁鼻涕楊辣嘴范剝皮沈鬍子、都倚、仗、通家兄弟面上備了、百金賀禮、一齊來慶賀徐爺這是天使其然自來投死、姚大先進衙磕頭徐爺教請太爺二爺到衙鋪氈拜見徐能端然而受次要拜徐用、徐用抵死推辭不肯要徐爺下拜、只是長揖趙三等一般、向來在徐能家、把徐繼祖當做子姪之輩、今日高官顯耀、時勢不同、趙三等口稱御史公徐繼祖口稱高親、兩下賓主相見、備飯款待、至晚徐繼祖在書房中、密喚姚大討他的金釵及帶血羅衫看了、

那羅衫花樣、與涿州老婆婆所贈無二、那老婆婆又說我的面龐與他兒子一般、他分明是我的祖母、那慈湖庵中道姑是我親娘、更喜我爺不死、見在此間告狀、骨肉團圓、在此一舉、次日大排筵宴在後堂、管待徐能一夥七人、大吹大擂介飲酒、徐爺只推公務獨自出堂、先教聚集民壯快手五六十人安排停當、聽候本院揮扇為號、一齊進後堂擒拿七盜、又喚按院公差快快請告狀的蘇爺到衙門相會、不一時蘇爺到了、一見徐爺便要下跪、徐爺雙手扶住彼此站立、問其情節、蘇爺含淚而訴、徐爺道、老先生休得愁

煩後堂有許多貴相知在那裏請去認一認蘇爺走、入後堂、一者此時蘇爺青衣小帽、二者年遠了、三者出其不意、徐能等已不認得蘇爺了、蘇爺時刻在念到也還認得這班人的面貌、看得仔細、吃了一驚、倒身退出、對徐爺道這一班人正是船中的強盜爲何在此、徐爺且不回話、舉扇一揮、五六十個做公的蜂擁而入、將徐能等七人一齊綑縛、徐能大叫道、繼祖孩兒救我、則個、徐爺罵道、死強盜誰是你的孩兒、你認得這位十九年前蘇知縣老爺麼、徐能就罵徐用道當初不聽吾言、只教他全屍而死、今日悔之何及

又教姚大出來對證、各各無言、徐爺分付巡捕官將這八人與我一總發監、明日本院自備文書、送到撫院衙門去、發放已畢、分付關門、請蘇爺復入後堂蘇爺看見這一夥強賊、都在酒席上擒拿、正不知甚麼意故、方欲待請問明白、然後叩謝、只見徐爺將一張交椅置於面南、請蘇爺上坐、納頭便拜、蘇爺慌忙扶住道、老大人素無一面、何須過謙如此、徐爺道、愚男一向不知父親蹤跡、有失迎養、望乞恕不孝之罪、蘇爺還說道、老大人不要錯了、學生並無兒子、徐爺道不孝就是爹爹所生、如不信時、有羅衫為證、徐爺先

一番衣

取涿州老婆婆所賠羅衫遞與蘇爺蘇爺認得領上燈煤燒孔道此衫乃老母所製從何而得徐爺道還有一件又將血漬的羅衫及金釵取來蘇爺認看又認得此釵乃吾妻首飾原何也在此徐爺將涿州過見老母及采石驛中道姑告狀并姚大招出情由備細說了一遍蘇爺方纔省悟抱頭而哭事有湊巧這裏恰纔父子相認門外傳鼓報道慈湖觀音菴中鄭道姑已喚到徐爺忙教請進後堂蘇爺與奶奶別了一十九年到此重逢蘇爺又引孩兒拜見了母親痛定思痛夫妻母子哭做一堆然後打掃後堂重排個

[illegible]以人行
[illegible]爲

慶賀筵席、正是：

　椆老抽枝重茂盛　雲開見月倍光明

次日南京五府六部六科十三道、及府縣官員聞知徐爺骨肉團圓、都來拜賀。操江御史將蘇爺所告狀詞奏還。徐爺聽其自審。徐爺別了列位官員、分付手下、取大毛板伺候。於監中吊出衆盜一個個脚鐐手杻、跪於階下。徐爺在徐家生長、已熟知這班兇徒殺人劫財、非止一事、不消拷問、只有徐用平昔多曾諫訓、且蘇爺夫婦都受他活命之恩、吩囑兒子要出脫他。徐爺一筆出豁了他。趕出衙門。徐用拜謝而去。進

求王尚書寫遠撫于、不須推究、徐能趙三首惡、打八十、楊辣嘴沈新二在船上幇助、打六十、姚大雖也在船上出尖、其妻有乳哺之恩、與翁鼻涕范剝皮各只打四十板、雖有多寡、都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姚大受痛不過、叫道老爺親討免小人一刀、如何失信、徐爺又免他十板、只打三十、打完了、分付收監、徐爺退於後堂、請命於父親、草下表章、將此段情由、具奏天子、先行出姓、改名蘇泰、取否極泰來之義、次要將諸賊不時處決、各賊家財、合行籍沒、為邊儲之用、表尾又說臣父蘇雲、二甲出身、一官未赴、十九年患難

之餘、宦情已淡臣祖母年踰八袠、獨居故里、未知存亡、臣年十九、未娶繼祀無望懇乞天恩給假從臣父賫歸涿州省親歸娶、六科奏章已發、此時徐繼祖已改名蘇泰將新名寫帖遍拜內外各衙門、又寫年姪帖子拜謝了操江林御史、又記著祖母言語寫書差人往蘭溪縣查問蘇雨下落蘭溪縣差人先來回報蘇二爺十五年前曾到、因得病身死高知縣殯殮官寄在城隍廟中、蘇爺父子痛哭了一場即差的當人、賫了盤費銀兩、重到蘭溪扵水路僱船裝載二爺靈柩回涿州祖墳此葬不一日、奏章准了下來一一依

（了人之情甚懨悛）

准仍封蘇雲爲御史之職欽賜父子馳驛還鄉刑部請蘇爺父子同臨法場監斬諸盜蘇泰預先分付獄中將姚大縊死全屍也算免其一刀徐能嘆口氣道我雖不曾與蘇奶奶成親做了三年太爺死亦甘心了各盜面面相覷延頸受死但見

兩聲破鼓響一棒碎鑼鳴監斬官如十殿閻王劊子手似飛天羅剎刀斧劫來財帛萬事皆空江湖使盡英雄一朝還報森羅殿前個個盡驚兇鬼至陽間地上人人都慶賊人亡

在先上本時便有文書支會楊州府官儀真縣官將

强盜六家預先趕出人口封鎖門戶縱有金寳如山都爲官物家家女哭兒啼人離財散自不必說只有姚大的老婆原是蘇御史的乳母一步一哭到南京來求見御史老爺蘇御史因有乳哺之恩況且丈夫已經正法罪不及孥又恐奶奶傷心不好收留把五十兩銀子賞他爲終身養生送死之資打發他隨便安身京中無事蘇太爺辭了年兄林按江御史公別了各官起馬前站打兩面金字牌一面寫着奉旨省親一面寫着欽賜歸娶旗旛鼓吹好不齊整鬧喉喉的從揚州一路而回道經儀眞蘇太爺甚是傷感鄭

老夫人又對兒子說起朱婆投井之事又說菴中老尼御史公差地方訪問義井居民有人說十九年前是曾有個死屍浮于井面衆人撈起三日無人識認只得斂錢買棺盛殮埋於左近一箭之地地方回復了御史公備了祭禮及紙錢冥錠差官到義井墳頭通名致祭又將白金百兩送與菴中老尼另封白銀十兩付老尼啟建道場超度蘇二爺朱婆及蘇勝夫婦亡靈這叶做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蘇公父子親往拈香拜佛諸事已畢不一日行到山東臨清頭站先到渡口驛驚動了地方上一位鄉宦那人姓王

此段情節更妙又是眼前之雜收拾盡露

名貫官拜一品尚書告老在家那徐能攬的山東王尚書船正是他家徐能盜情發了操院拿人鬧動了儀真一縣王尚書的小夫人家屬恐怕連累都搬到山東依老尚書居住後來打聽得蘇御史審明船雖尚書府水牌止是租賃王府並不知情老尚書甚是感激今日見了頭行親身在渡口蹕迎接見了蘇公父子滿口稱謝設席款待席上問及御史公欽賜歸娶不知誰家老先兒的宅眷蘇雲答道小兒尚未擇聘王尚書道老夫有一末堂幼女年方二八才貌頗頗倘蒙御史公不棄老朽老夫願結絲蘿蘇太爺謙

議不遂只得依允就於臨清暫住擇吉行聘成親有詩爲證

月下赤繩曾綰足　何須射中雀屏目
當初恨殺尚書郎　誰想尚書爲眷屬

三朝以後蘇公便欲動身王尚書苦留蘇太爺道父別老母未知存亡歸心已如箭矣王尚書不好擔閣過了七日備下千金粧奩別起夫馬送小姐隨夫衣錦還鄉一路無話到了涿州故居且說老夫人尚然淸健見兒子媳婦俱已半老不覺感傷又見孫兒就是向年汲水所遇的郎君歡喜無限當初只恨無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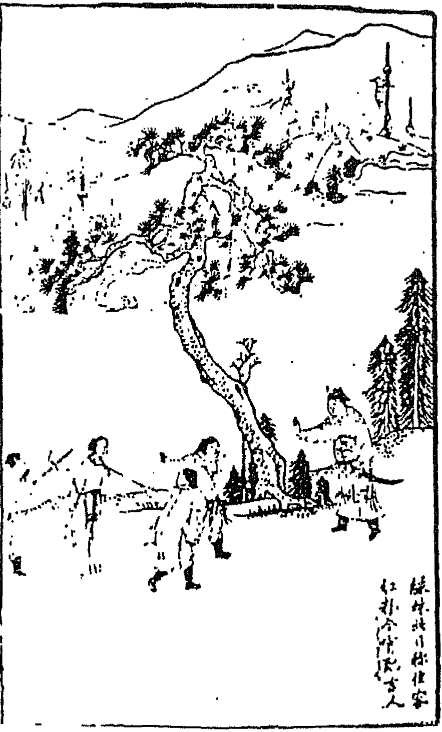
[illegible]

今日抑且有孫兩代甲科僕從甚衆舊居火焚之餘安頓不下暫借察院居住起建御史第府縣都來助工真個是不日成之蘇雲在家奉養太夫人直至九十餘歲方終蘇泰歷官至坐堂都御史夫人王氏所生二子將次子承繼爲蘇雨之後二子俱登第至今閭里中傳說蘇知縣報冤唱本後人有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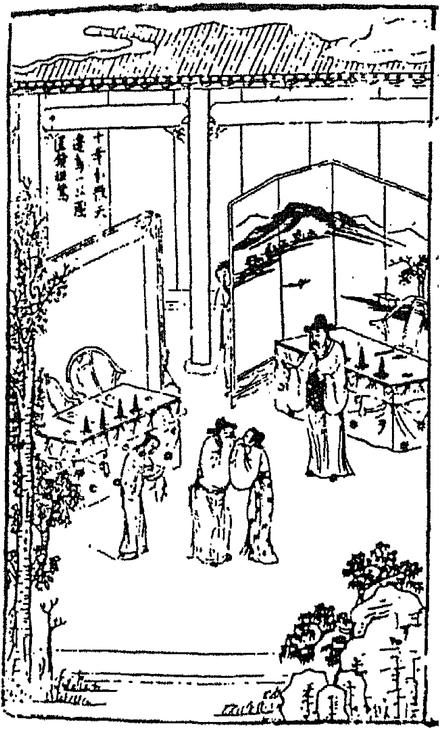
月黑風高浪沸揚　黃天蕩裏賊猖狂
平陂往復皆天理　那見兇人壽命長

第十一卷

警世通言



綠楊排門留住客
紅衫合作浪古人


十年不識天
遠身一日殿
匡發報驚

第十二卷

范鰍兒雙鏡重圓

簾捲水西樓一曲新腔唱打油宿雨眠雲年少夢休謳且盡生前酒一甌明日又登舟却指今宵是舊遊同是他鄉淪落客休愁月子彎彎照幾州

這首詞末句乃借用吳歌成語吳歌云

月子彎彎照幾州　幾家歡樂幾家愁
幾家夫婦同羅帳　幾家飄散在他州

此歌出自南宋建炎年間述民間離亂之苦只爲宣和失政奸佞專權延至靖康金虜凌城擄了徽欽二

帝北去康王泥馬渡江、棄了汴京偏安一隅、改元建炎其時東京一路百姓惧怕韃虜、都跟隨車駕南渡、又被虜騎追趕、兵火之際東逃西躲、不知拆散了幾多骨肉往往父子夫妻、終身不復相見其中又有幾個散而復合的民間把作新聞傳說、正是

劍氣分還合　荷珠碎復圓
萬般皆是命　半點盡由天

話說陳州有一人姓徐名信、自小學得一身好武藝、娶妻崔氏頗有容色家道豐裕、夫妻二人正好過活、却被金兵入寇、二帝北遷、徐信共崔氏商議此地安

此承平日久之弊

身不牢、收拾細軟家財、打做兩個包裹、夫妻各背了一個、隨着眾百姓曉夜奔走、行至虞城、只聽得背後喊聲振天、只道韃虜追來、却原來是南朝殺敗的潰兵、只因武備久弛、軍無紀律、教他殺賊、一個個膽寒心駭、不戰自走、及至遇着平民、搶擄財帛子女、一般會揚威耀武、徐信雖然有三分本事、那潰兵如山而至、寡不敵眾、捨命奔走、但聞四野號哭之聲、回頭不見了崔氏、亂軍中無處尋覓、只得前行、行了數日、歎了口氣、沒奈何、只索罷了、行到睢陽、肚中饑渴、上一個村店、買些酒飯、原來離亂之時、店中也不比往昔、

沒有消費了、就是飲也不過是粗糲之物、又怕衆人搶奪、變了足錢方纔取出來與你充饑、徐信正在數錢、猛聽得有婦女悲泣之聲、事不關心、關心者亂、徐信且不數錢、急走出店來看、果見一婦人單衣蓬首、露坐於地上、雖不是自己的老婆、年貌也相彷彿、徐信動了個惻隱之心、以己度人、道這州、人想也是逃難的、不免上前問其來歷、婦人訴道、奴家乃鄭州王氏、小字進奴、隨夫避兵、不意中途奔散、奴孤身被亂軍所掠、行了兩日一夜、到於此地、兩腳俱腫、寸步難移、賊徒剝取衣服、棄奴於此、衣單食缺、舉目無親、欲

尋死路、故此悲泣耳、徐信道我也在亂軍中不見了、妻子、正是同病相憐了、身邊幸有盤纏、娘子不若權時、在這店裡住幾日將息貴體、等在下探問荊妻消、耗、就使訪取尊夫、不知娘子意下如何婦人收淚而謝道如此甚好。徐信解開包裹將幾件衣服與婦人穿了同他在店中吃了些飯食借半間房子做一塊兒安頓、徐信慇懃撫恤每日送茶送飯婦人感其美意料道尋夫訪妻也是難事今日一鰥一寡亦是天緣熱肉相湊不容人不成就了又過數日婦人腳不痛了徐信和他做了一對夫妻上路直到建康正值

高宗天子南渡即位改元建炎出榜招軍徐信去充了個軍校就於建康城中居住日月如流不覺已是建炎三年一日徐信同妻城外訪親回來天色已晚婦人口渴徐信引到一個茶肆中喫茶那肆中先有一個漢子坐下見婦人入來便立在一邊偷看那婦人目不轉睛婦人低俯下眼那個在意徐信甚以為怪少頃喫了茶還了茶錢出門那漢又遠遠相隨比及到家那漢還站在門首依依不去徐信心頭火起問道什麼人如何窺覷人家的婦女那漢拱手謝罪道尊兄休怒某有一言奉詢徐信怒氣尚未息答應道

不過情理丈夫相對[illegible]

有什麼話就請說罷那漢道兄倘不見責權借一步某有實情告訴若還嗔怪某不敢言徐信果然相隨到一個僻靜巷裡那漢臨欲開口又似有難言之狀徐信道我徐信也是個慷慨丈夫有話不妨盡言那漢方纔敢問道適纔婦人是誰徐信道是荊妻那漢道娶過幾年了徐信道三年矣那漢道可是鄭州人姓王小字進奴麼徐信大驚道足下何以知之那漢道此婦乃吾之妻也因兵火失散不意落於君手徐信聞言甚踧踖不安將自己虜城失散到睢陽村店遇見此婦始末細細述了當時實是憐他孤身無倚

初不曉得是尊閫如之奈何那漢道足下休疑我已別娶渾家舊月伉儷之盟不必再題但倉忙拆開未及一言分別倘得暫會一面敘述悲苦死亦無恨徐信亦覺心中淒慘說道大丈夫腹心相照何處不可通情明日在舍下相候足下既然別娶可攜新閫同來做個親戚庶於鄰里耳目不礙那漢歡喜拜謝臨別徐信問其姓名那漢道吾乃鄭州列俊卿是也是夜徐信先對王進奴述其緣由進奴思想前夫恩義悄悄偷淚一夜不曾合眼到天明盥漱方畢列俊卿夫婦二人到了徐信出門相迎見了俊卿之妻彼此

四奇

驚駭各各慟哭原來俊卿之妻不是徐信的渾家崔氏自虞城失散尋丈夫不着卻隨那老嫗同至建康解下隨身簪珥賃房居住三個月後丈夫並無消息老嫗說他終身不了與他爲媒嫁與列俊卿誰知今日一雙兩對恰恰相逢真個天緣湊巧彼此各認舊日夫妻相抱而哭當下徐信遂與列俊卿八拜爲交置酒相待至晚將妻子兌轉各還其舊從此通家往來不絕有詩爲證

夫換妻兮妻換夫　這場交易好糊塗
相逢總是天公巧　一笑燈前認故吾

此段話題做交互姻緣乃建炎三年建康城中故事、同時又有一事、叫做雙鏡重圓說來雖沒有十分奇巧、論起夫義婦節、有關風化到還勝似幾倍正是

話須通俗方傳遠　語必關風始動人

話說南宋建炎四年、關西一位官長姓呂名忠翊職授福州監稅此時七閩之地尚然全盛忠翊帶領家眷赴任、一來福州憑山負海東南都會富庶之邦、二來中原多事、可以避難於本年起程、到次年春間、打從建州經過、輿地志說建州碧水丹山爲東南之勝地、今日合着了古語兩句、

此詩說民情苦況發矣千古

洛陽三月花如錦　偏我來時不遇春

自古兵荒二字相連，金虜渡河，兩浙都被他殘破，閩地不遭兵火，也就遇個荒年，此乃天數。話中單說建州饑荒，斗米千錢，民不聊生。却爲國家正值用兵之際，糧餉要緊，官府只顧催征上供，顧不得民窮財盡。常言巧媳婦煮不得沒米粥，百姓既沒有錢糧交納，又被官府鞭笞逼勒，禁受不過，三三兩兩逃入山間，相聚爲盜。蛇無頭而不行，就有個草頭天子出來。此人姓范名汝爲，仗義執言，救民水火。羣盜從之如流，嘯聚至十餘萬，無非是

好人自有
[illegible]人殺人

風高放火　　月黑殺人
無糧同餓　　得肉均分

官兵抵當不住、連敗數陣、范汝爲遂據了建州城、自稱元帥、分兵四出抄掠、范氏門中子弟、都受僞號、做領兵官將、汝爲族中有個姪兒、名喚范希周、年二十三歲、自小習得一件本事、能識水性、伏得在水底三四晝夜、因此起個異名、喚做范鰍兒、原是讀書君子、功名未就、被范汝爲所逼、凡族人不肯從他爲亂者、先將斬首示衆、希周貪了性命、不得已而從之、雖在賊中、專以方便救人爲務、不做刼掠勾當、賊黨見他

是何等人公治盲[illegible]求[illegible]

凡事畏縮就他綽兒的外號改做范盲鰍是笑他無用的意思再說呂忠翊有個女兒小名順哥年方二八生得容顏清麗情性溫柔隨着父母福州之任來到這建州相近正遇着范賊一枝遊兵刼奪行李財帛將人口趕得三零四散呂忠翊失散了女兒無處尋覓嗟歎了一回只索赴任去了單說順哥腳小伶俜行走不動被賊兵掠進建州城來順哥啼啼哭哭范希周中途見而憐之問其家門順哥自敘乃是宦家之女希周遂叱開軍士親解其縛留至家中將好言撫慰訴以衷情我本非反賊被族人逼迫在此他

日受了朝廷招安仍做良民小娘子若不棄卑末結為眷屬三生有幸順哥本不願相從落在其中出於無奈只得許允次日希周稟知賊首范汝為汝為亦甚喜希周送順哥於公館擇吉納聘希周有祖傳寶鏡乃是兩鏡合扇的清光照徹可開可合內鑄成鴛鴦二字名為鴛鴦寶鏡用為聘禮遍請范氏宗族花燭成婚

一個是衣冠舊裔一個是閥閱名姝一個儒雅丰
儀一個溫柔性格一個縱居賊黨風雲之氣未衰
一個雖作囚俘金玉之姿不改綠林此日稱佳客

紅粉今宵配吉人

自此夫妻和順相敬如賓自古道瓦罐不離井上破范汝為造下迷天大罪不過乘朝廷有事兵力不及豈期名將張浚岳飛張俊張榮吳玠吳璘等屢敗金人國家祖定高宗卜鼎臨安改元紹興是年冬高宗命韓蘄王諱世忠的統領大軍十萬前來討捕范汝為豈是韓公敵手只得閉城自守韓公築長圍以困之原來韓公與呂忠愍先在東京有舊今番韓公統兵征剿反賊知呂公在福州為監稅官必知閩中人情土俗其時將帥專征的都帶有空頭敕遇有地方

此類人大大是識大有志際

人才聰憑塡敕委用韓公遂用呂忠翊爲軍中都提轄同駐建州城下指麾攻圍之事城中日夜號哭范汝爲幾遍要奪門而出都被官軍殺回勢甚危急順哥向丈夫說道妾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妾被賊軍所掠自誓必死蒙君救拔遂爲君家之婦此身乃君之身矣大軍臨城其勢必破城既破則君乃賊人之親黨必不能免妾願先君而死不忍見君之就戮也引牀頭利劍便欲自刎希周慌忙抱住奪去其刀安慰道我陷在賊中原非本意今無計自明玉石俱焚已付之於命了你是宦家兒女擄劫在此

與你何干、韓元帥部下將士、都是北人、你也是北人言語相合、豈無鄉曲之情、或有親舊相逢、宛轉聞知於令隻骨肉團圓、尚不絕望、人命至重、豈可無益而就死地乎、順哥道、若果有再生之日、妾誓不再嫁、便恐被軍校所擄、妾寧死於刀下、決無失節之理、希周道、承娘子志節自許、吾死亦瞑目、萬一爲漏網之魚苟延殘喘、亦誓願終身不娶、以荅娘子今日之心、順哥道、鴛鴦寶鏡、乃是君家行聘之物、妾與君共分一面、牢藏在身、他日此鏡重圓、夫妻再合、說罷相對而泣、這是紹興、元年冬十二月內的說話、到紹興二年

春正月韓公將建州城攻破范汝爲情急放火自焚而死韓公監黃旗招安餘黨只有范氏一門不赦范氏宗族一半死於亂軍之中一半被大軍擒獲獻俘臨安順哥見勢頭不好料道希周必死慌忙奔入一間荒屋中解下羅帕自縊正是

寧爲短命全貞鬼　不作偷生失節人

也是陽壽未終恰好都提轄呂忠翊領兵過去見破屋中有人自縊急喚軍校解下近前觀之正是女兒順哥那順哥死去重甦半晌方能言語父子重逢且悲且喜順哥將賊兵擄劫及范希周救取成親之事

也說得是

剛腸

述了一遍呂提轄嘿然無語、卻說韓元帥平了建州安民已定、同呂提轄回臨安、面君奏凱天子論功陞賞自不必說、一日、呂公與夫人商議女兒青年無偶、終是不了之事、兩口雙雙的來勸女兒改嫁、順哥述與丈夫交誓之言、堅意不肯、呂公罵道好人家兒女嫁了反賊、一時無奈、天幸死了、出脫了你、你還想他怎麼、順哥含淚而告道范家郎君、本是讀書君子、爲族人所逼實非得已、他雖在賊中、每行方便、不做傷天理的事、倘若天公有眼、此人必脫虎口、大海浮萍或有相逢之日、孩兒如今情願奉道在家侍養、二親

罷增瑝嘆枉不如死既爲老無心何補力

便終身守寡死而不怨若必欲孩兒改嫁不如容孩兒自盡不失爲完節之婦呂公見他說出一班道理也不去逼他了光陰似箭不覺已是紹興十二年呂公累官至都統制領兵在封州鎮守一日廣州守將差指使賀承信捧了公牒到封州將領司投遞呂公延於廳上問其地方之事敘話良久方去順哥在後堂簾中竊窺等呂公入衙問道適纔賫公牒來的何人呂公道廣州指使賀承信也順哥道奇怪看他言語行步好似建州范家郎君呂公大笑道建州城破凡姓范的都不赦只有枉死那有枉活廣州差官自

況賀又是朝廷命官並無分毫不慈這是你妄想了侍妾聞知豈不可笑順哥被父親搶白了一場滿面羞慚不敢再說正是

只為夫妻情愛重　致令父子語參差

過了半年賀承信又有軍牒奉差到呂公衙門順哥又從簾下窺視心中懷疑不已對父親說道孩兒今已離塵奉道豈復有兒女之情但再三詳審廣州姓賀的酷似范郎父親何不召至後堂賜以酒食從容叩之范郎小名鰍兒昔年在閩城中情知必敗有鴛鴦鏡各分一面以爲表記父親呼其小名以此鏡試

之必得其真情呂公應承了次日賀承信又進衙領回文呂公延至後堂置酒相款飲酒中間呂公問其鄉貫出身承信言語支吾似有羞愧之色呂公道鰍兒非足下別號乎老夫已盡知矣但說無妨也承信求呂公屏去左右即忙下跪口稱死罪呂公用手攙扶道不須如此承信方敢吐膽傾心告訴道小將建州人實姓范建炎四年宗人范汝爲煽誘饑民據城爲叛小將陷於賊中實非得已後因大軍來討攻破城池賊之宗族盡皆誅戮小將因平昔好行方便有人救護遂改姓名爲賀承信出就招安紹興五年撥

得不有左從者何

在岳少保部下隨征洞庭湖賊楊么岳家軍都是西北人不習水戰小將南人幼通水性能伏水三晝夜所以有范鰍兒之號岳少保親選小將爲前鋒每戰當先遂平么賊岳少保薦小將之功得受軍職累任至廣州指使十年來未曾洩之他人今既承鈞問不敢隱諱呂公又問道令孺人何姓是結髮還是再娶承信道在賊中時曾獲一宦家女納之爲妻踰年城破夫妻各分散逃走曾相約苟存性命夫不再娶婦不再嫁小將後來到信州又尋得老母至今母子相依止有一粗婢炊爨未曾娶妻呂公又問道足下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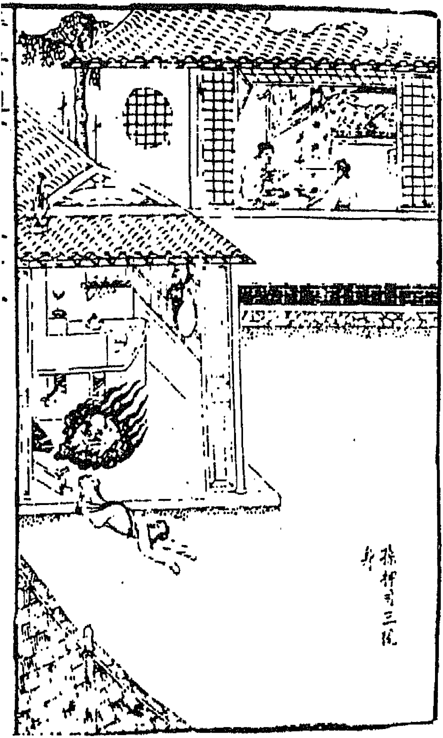
先兩人相約時有何爲記承信道有鴛鴦寶鏡合之爲一分之爲二夫婦各留一面呂公道此鏡尚在否承信道此鏡朝夕隨身不忍少離呂公道可借一觀承信揭開衣袂在錦裹肚繫帶上解下一個繡囊囊中藏着寶鏡呂公取觀遂於袖中亦取一鏡合之儼如生成承信見二鏡符合不覺悲泣失聲呂公感其情義亦不覺泪下道足下所娶即吾女也吾女見在衙中遂引承信至中堂與女兒相見各各大哭呂公解勸了且作慶賀筵席是夜即留承信於衙門歇宿過了數日呂公將回文打發女壻起身即令女兒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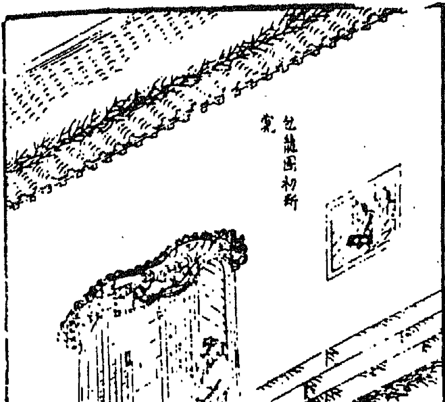
又大節

隨到廣州任所同居後一年承信任滿將赴臨安又領妻順哥同過封州拜謝呂公呂公備下千金粧奩差官護送承信到臨安自諒前事年遠無人推剝不可使范氏無後乃打通狀到禮部復姓不復名改名不改姓叫做范承信後累官至兩淮留守夫妻偕老其鴛鴦二鏡子孫世傳爲至寶云後人評論范鰍兒在逆黨中涅而不淄好行方便救了許多人性命今日死裡逃生夫妻再合乃陰德積善之報也有詩爲證

十年分散天邊鳥　一旦團圓鏡裡鴛

莫道浮萍偶然事　總由陰德感皇天


孫押司三現身



包龍圖初斷寃

第十三卷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甘羅發早子牙遲　彭祖顏回壽不齊
范丹貧窮石崇富　算來都是只爭時

話說大宋元祐年間、一箇太常大卿、姓陳名亞、因打章子厚不中、除做江東留守安撫使兼知建康府、一日與眾官宴於臨江亭上、忽聽得亭外有人叫道、不用五行四柱、能知禍福興衰、大卿問甚人敢出此語、眾官有曾認的、說道、此乃金陵術士邊瞽、大卿分付與我叫來、即時叫至門下、但見

破帽無簷　藍縷衣裾　霜髯瞽目　傴僂形軀

邊瞽手携節杖入來長揖一聲摸着堦沿便坐大卿怒道你旣瞽目不能觀古聖之書輒敢輕五行而自高邊瞽道某善能聽響物聲知進退聞鞋履聲辨死生大卿道你術果驗否說言未了見大江中畫船一隻櫓聲咿軋自上流而下大卿便問邊瞽主何災福答言櫓聲帶哀舟中必載大官之喪大卿遣人訊問果是知臨江軍李郎中在任身故載靈柩歸鄉大卿大驚道使漢東方朔復生不能過汝賜酒十觴銀十兩道之那邊瞽能聽櫓聲知災福今日且說個賣卦

先生姓、李名杰、是東京開封府人、去兗州府奉符縣前開箇卜肆、用金紙糊着一把太阿寶劍底下一箇招兒寫道斬天下無學同聲這箇先生、果是陰陽有准、

精通周易、善辨六壬、瞻乾象遍識天文、觀地理明知風水、五星深曉、決吉凶禍福如神、三命秘訣斷成敗與衰似見、

當日挂了招兒、只見一箇人走將進來、怎生打扮、但見、

裝背緊帶頭巾、着上兩領皂衫、腰間繫條絲縧、下

面前一雙乾鞋淨襪、袖裏袋着一軸文字、
那人和金鐲先生相揖罷、說了年月日時、鋪下卦子、
只見先生道這命筭不得、那箇買卦的、却是奉符縣
裏第一名押司、姓孫名文、問道如何不與我筭這命、
先生道上覆尊官、這命難筭、押司道怎地難筭、先生
道尊官有酒休買、護短休問、押司道我不什喫酒、也
不護短、先生道再請年月日時、恐有差誤、押司再說
了八字、先生又把卦子布了道尊官且休筭、押司道
我不諱、但說不妨、先生道卦象不好、寫下四句來、道
是、

白虎臨身日　　臨身必有災
不過明旦丑　　親族盡悲哀

押司看了、問道此卦主何災福、先生道實不敢瞞、主尊官當死、又問卻是我幾年上當死、先生道今年死、又問卻是今年幾月死、先生道今年今月死、又問卻是今年今月幾日死、先生道今年今月今日死、再問早晚時辰、先生道今年今月今日三更三點子時當死、押司道若今夜真箇死、萬事全休、若不死、明日和你縣裏理會、先生道今夜不死、尊官明日來取下這斫無學同聲的劍、斬了小子的頭、押司聽說不覺怒

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把那先生拚出卦鋪去、怎地計結那先生

只因會盡人間事　惹得閒愁滿肚皮

只見縣裏走出數箇司事人來、攔住孫押司、問做甚閒、押司道、甚麼道理、我閒買箇卦、却說我今夜三更三點當死、我本身又無疾病、怎地三更三點便死、待拚他去縣中官司、究問明白、衆人道、若信卜、賣了屋、賣卦口、沒量斗、衆人和烘孫押司去了、轉來埋怨那先生道、李先生、你觸了這箇有名的押司、想也在此賣卦不成了、從來貧好斷賤好斷、只有壽數難斷、你

合是押世
要語

又不是閻王的老子判官的哥哥那裏便斷生斷死刻時刻日這般有准說話也該放寬緩些先生道若要奉承人卦就不准了若說實話又惹人怪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歎口氣收了卦鋪搬在別處去了

卻說孫押司雖則被眾人勸了只是不好意思當日縣裏押了文字歸去心中好悶歸到家中押司娘見他眉頭不展面帶憂容便問丈夫有甚事煩惱想是縣裏有甚文字不了押司道不是你休問再問道多是今日被知縣責罰來又道不是再問道莫是與人爭鬧來押司道也不是我今日去縣前買個卦那先

婦人亦出此計定是可恨

生道我主在今年今月今日三更三點子時當死押司娘聽得說柳眉剔豎星眼圓睜問道怎地平白一個人今夜便教死如何不捽他去縣裏官司押司道便捽他去衆人勸了渾家道丈夫你且只在家裏少待我尋常有事兀自去知縣面前替你出頭如今替你去尋那箇先生問他我丈夫又不少官錢私債又無甚官事臨逼做甚麼今夜三更便死押司道你且休去待我今夜不死明日我自與他理會却强如你婦人家當日天色已晚押司道且安排幾盃酒來與着我今夜不睡消遣這一夜三盃兩盞不覺吃得爛

醉、只見孫押司在校椅上朦朧着醉眼、打瞌睡、渾家道丈夫怎地便睡着、叫迎兒你且搖覺爹爹來、迎兒到身邊搖着不醒、叫一會不應、押司娘道迎兒我和你扶押司入房裏去睡、若還是說話的同年生並肩長、攔腰抱住、把臂拖回、孫押司只喫着酒消遣一夜、千不合、萬不合、上床去睡、却教孫押司只就當年當月當日當夜死、得不如五代史李存孝、漢書裏彭越、

正是

金風吹樹蟬先覺　暗送無常死不知

渾家見丈夫先去睡、分付迎兒廚下打滅了火燭說

與迎兒道、你曾聽你爹爹說、日間賣卦的筭你爹爹今夜三更當死、迎兒道、告媽媽、迎兒也聽得說來、那裏討這話、押司娘道、迎兒、我和你做些針線、且看今夜死也不死、若還今夜不死、明日却與他理會、教迎兒你且莫睡、迎兒道、那裏敢睡、道猶未了、迎兒打瞌睡、押司娘道、迎兒我教你莫睡、如何便睡着、迎兒道、我不睡、纔說罷、迎兒又睡着、押司娘叫得應、問他如今甚時候了、迎兒聽縣衙更鼓、正打三更三點、押司娘道、迎兒、且莫睡則箇、這時辰正尷尬、那迎兒又睡着、叫不應、只聽得押司從床上跳將下來、兀底中門

響押司娘急忙叫醒迎兒點燈看時只聽得大門響迎兒和押司娘點燈去趕只見一箇着白的人一隻手掩着面走出去撲通地跳入奉符縣河裏去了正是

情到不堪回首處　一齊分付與東風

那條河直通着黃河水滴溜也似緊那裏打撈尸首押司娘和迎兒就河邊號天大哭道押司你却怎地投河教我兩箇靠兀誰即時叫起四家鄰舍來上手住的刁嫂下手住的毛嫂對門住的高嫂鮑嫂一發都來押司娘把上件事對他們說了一遍刁嫂道真

有這般作怪的事毛嫂道我日裏兀自見押司着了皂衫袖着文字歸來老媳婦和押司相叫來高嫂道便是我也和押司廝叫來鮑嫂道我家裏的早間去縣前幹事見押司拎着賣卦的先生兀自歸來說怎知道如今真箇死了刁嫂道押司你怎地不分付我們鄰舍則箇如何便死簌地兩行淚下毛嫂道思量起押司許多好處來如何不煩惱也眼淚出鮑嫂道押司幾時再得見你即時地方申呈官司押司娘少不得做些功果追薦亡靈撚指間過了三箇月當日押司娘和迎兒在家坐地只見兩箇婦女喫得面紅

打人多從[illegible]拆門之間也

頭赤上手的提着一瓶酒，下手的把着兩朵通草花，掀開布簾入來道，這裏便是押司娘，打一看時，却是兩箇媒人，無非是姓張姓李，押司娘道，婆婆多時不見，媒婆道，押司娘煩惱，外日不知，不曾送得香紙來，莫怪則箇，押司如今也死得幾時，答道，前日已做過百日了，兩箇道，好快，早是百日了，押司在日，直恁地好人，有時老媳婦和他廝叫，還喏不迭，時今死了許多時，宅中冷靜，也好說頭親事，是得，押司娘道，何年月日再生得一箇一似我那丈夫孫押司這般人，媒婆道，恁地也不難，老媳婦却有一頭好親，押司娘道，

且住、如何待似我先頭丈夫、兩箇喫了茶歸去、過了數日、又來說親、押司娘道婆婆休只管來說親、你若依得我三件事、便來說、若依不得我、一世不說這親、寧可守孤孀度日、當時押司娘啓齒張舌說出這三件事來、有分撞着五百年前夙世的冤家、雙雙受國家刑法、正是

鹿迷秦相應難辨　蝶夢莊周未可知

媒婆道、却是那三件事、押司娘道第一件、我死的丈夫姓孫、如今也要嫁箇姓孫的、第二件、我先丈夫是奉符縣裏第一名押司、如今也只要恁般職役的人

第三件不嫁出去則要他入舍兩箇聽得說道好也你說要嫁箇姓孫的也要一似先押司職役的教他入舍的若是說別件事還費些計較偏是這三件事老媳婦都依得好教押司娘得知先押司是奉符縣裏第一名押司喚做大孫押司如今來說親的元是奉符縣第二名押司如今死了大孫押司鑽上差役做第一名押司喚做小孫押司他也肯來入舍我教押司娘嫁這小孫押司是肯也不押司娘道不信有許多湊巧張媒道老媳婦今年七十二歲了若胡說時變做七十二隻雌狗在押司娘家吠屎押司娘道

果然如此、煩婆婆且去說看、不知緣分如何、張媒道、就今日好日討一個利市、圖個吉帖、押司娘道、卻不曾買在家裏、李媒道、老媳婦這裏有、便從抹胸內取出一幅五男二女花牋紙來、正是

雲隱鷺鸞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當日押司娘教迎兒取將筆硯來、寫了帖子、兩個媒婆接去、免不得下財納禮、往來傳話、不上兩月、入舍小孫押司在家、夫妻兩個好一對兒、果是說得著、不則一日、兩口兒喫得酒醉、教迎兒做些個醒酒湯來喫、迎兒去廚下一頭燒火、口裏埋冤道、先的押司在

時恁早晚我自睡了如今却教我做醒酒湯只見火筒塞住了孔燒不着迎兒低着頭把火筒去竈床脚上敲〻未得幾聲則見竈床脚漸漸起來離地一尺已上見一箇人頂着竈床脖項上套着井闌披着一帶頭髮長伸着舌頭眼裏滴出血來叫道迎兒與爹爹做主則箇諕得迎兒大叫一聲匹然倒地面皮黄眼無光唇口紫指甲青未知五臟如何先見四肢不舉正是

身如五鼓銜山月　命似三更油盡燈

夫妻兩人急來救得迎兒甦醒討些安魂定魄湯與

他喫了、問道、你適來見了甚麼、便倒了、迎兒告媽媽、却纔在竈前燒火、只見竈床漸漸起來、見先押司爹爹、脖項上套着井欄、眼中流出血來、披着頭髮、叫聲迎兒、便喫驚倒了、押司娘見說、倒。把迎兒打箇漏風掌、你這丫頭、教你做醒酒湯、則說道懶做便了、直裝出許多死模活樣、莫做莫做、打滅了火去睡、迎兒自去睡了、且說夫妻兩箇歸房、押司娘低低叫道、二哥、這丫頭見這般事、不中用、教他離了我家罷、小孫押司道、却教他那裏去、押司娘道、我自有箇道理、到天明做飯喫了、押司自去官府承應、押司娘叫過迎兒

來道、迎兒你在我家裏也有七八年、我也看你在眼裏、如今比不得先押司在日做事、我看你肚裏莫是要嫁箇老公、如今我與你說頭親、迎兒道那裏敢指望、却教迎兒嫁兀誰、押司娘只因教迎兒嫁這箇人、與大孫押司索了命、正是

風定始知蟬在樹　燈殘方見月臨窗

當時不由迎兒做主、把來嫁了一箇人、那廝姓王名興、渾名喚做王酒酒、又喫酒、又要賭、迎兒嫁將去、那得三箇月、把房臥都費盡了、那廝喫得醉、走來家、把迎兒駡道、打脊賤人、見我恁般、若不去問你使頭借

三五百錢來做盤纏、迎兒喫不得這廝罵、把裙兒緊了腰、一徑走來小孫押司家中、押司娘見了道、迎兒你自嫁了人、又來說甚麼、迎兒告媽媽實不敢瞞迎兒嫁那廝不着、又喫酒、又要賭、如今未得三箇月、有些房臥、都使盡了、沒計奈何、告媽媽借換得三五百錢、把來做盤纏、押司娘道、迎兒你嫁人不着、是你的事、我今與你一兩銀子、後番却休要來、迎兒接了銀子、謝了媽媽歸家、那得四五日、又使盡了、當日天色晚、王興那廝喫得酒醉、走來看着迎兒道、打脊賤人、你見恁般苦、不去再告使頭則箇、迎兒道、我前番去

借得一兩銀子，喫盡千言萬語，如今卻教我又怎地去。王興罵道，打脊賤人，你若不去時，打折你一隻腳。迎兒喫罵不過，只得連夜走來孫押司門首看時，門却關了。迎兒欲待敲門，又恐怕他埋怨，進退兩難。只得再走回來，過了兩三家人家，只見一個人道，迎兒，我與你一件物事。只因這個人身上，我只替押司娘和小孫押司煩惱。正是

龜遊水面分開綠　鶴立松梢點破青

迎兒回過頭來看那叫的人，只見人家屋簷頭一個人，舒角幞頭，緋袍角帶，抱著一骨碌文字，低聲叫道，

迎兒、我是你先的押司、如今見在一箇去處、未敢說、與你知道、你把手來、我與你一件物事、迎兒打一接接了這件物事、隨手不見了那箇緋袍角帶的人、迎兒看那物事時、却是一包碎銀子、迎兒歸到家中敲門、只聽得裏面道、姐姐、你去使頭家裏如何恁早晚纔回、迎兒道、好教你知、我去媽媽家借米、他家閉了門、我又不敢敲、怕喫他埋怨、再走回來、只見人家屋簷頭立着先的押司、舒角幞頭、緋袍角帶、與我一包銀子在這裏、王興聽說道、打脊賤人、你却來我面前說鬼話、你這一包銀子來得不明、你且進來、迎兒入

去王興道大姐你尋常說那竈前看見先押司的話我也都記得這事一定有些蹊蹺我却怕鄰舍聽得故條地如此說你把銀子收好待天明去縣裏首告他正是

着意種花花不活　　等閒插柳柳成陰

王興到天明時思量道且住有兩件事告首不得第一件他是縣裏頭名押司我怎敢惡了他第二件却無實跡這些銀子也待入官却打沒頭腦官司不如贖幾件衣裳買兩箇盒子送去孫押司家裏到去謁索他則個計較已定便去買下兩箇盒子送去兩

人打扮身上乾淨走來孫押司家押司娘看見他夫妻二人身命乾淨又送盒子來便道你那得錢鈔王興道昨日得押司一件文字撰得有二兩銀子送些盒子來如今也不喫酒也不賭錢了押司娘道王興你自歸去且教你老婆在此住兩日王興去了押司娘對着迎兒道我有一炷東峰岱岳願香要還我明日同你去則箇當晚無話明早起來梳洗罷押司自去縣裏去押司娘鎖了門和迎兒同行到東岳廟殿上燒了香下殿來去那兩廊下燒香行到速報司前迎兒裙帶繫得鬆脫了裙帶押司娘先行過去迎兒

正在後面繫裙帶只見速報司裏有箇舒角幞頭緋袍角帶的判官叫迎兒我便是你先的押司你與我申冤則箇我與你這件物事迎兒接得物事在手看了一看道却不作怪泥神也會說起話來如何與我這物事正是

開天闢地罕曾聞　從古至今希得見

迎兒接得來慌忙揣在懷裏也不敢說與押司娘知道當日燒了香各自歸家把上項事對王興說了王興討那物事看時却是一幅紙上寫道

大女子　小女子　前人耕來後人餌

要知三更事　掇開火下水
來年二三月　句已當解此

王興看了解說不出分付迎兒不要說與別人知道看來年二三月間有甚麼事捻指間到來年二月間換個知縣是廬州金斗城人姓包名拯就是今人傳說有名的包龍圖相公他後來官至龍圖閣學士所以叫做包龍圖此時做知縣還是初任那包爺自小聰明正直做知縣時便能剖人間曖昧之情斷天下狐疑之獄到任三日未曾理事夜間得其一夢夢見自己坐堂堂上貼一聯對子

要知三更事　掇開火下水

包爺次日早堂喚合當吏書將這兩句教他解說無人能識包公討白牌一面將這一聯楷書在上却就是小孫押司動筆寫畢包公將朱筆判在後面如有能解此語者賞銀十兩將牌掛於縣門烘動縣前縣後官身私身挨肩擦背只爲貪那賞物都來賭先爭看却說王興正在縣前買棗糕喫聽見人說知縣相公掛一面白牌出來牌上有二句言語無人解得王興走來看時正是速報司判官一幅紙上寫的話字地喫了一驚欲要出首那新知縣相公是個古怪的

人怕去惹他欲待不說除了我再無第二箇人曉得這二句話的來歷買了棗糕回去與渾家說知此事迎兒道先押司三遍出現教我與他申冤又白白裏得了他一包銀子君不去出首只怕鬼神見責王興意猶不决再到縣前正遇了鄰人裴孔目王興平昔曉得裴孔目是知事的一手扯到僻靜巷裏將此事與他商議該出首也不該裴孔目道那遞報司這一幅紙在那裏王興道見藏在我渾家衣服箱裏裴孔目道我先去與你禀官你回去取了這幅紙帶到縣裏待知縣相公喚你時你却拿將出來做箇證見當

下王興去了、裴孔目候包爺退堂見小孫押司不在、左右、就跪將過去禀道、老爺白牌上寫這二句、只有鄰舍王興曉得來歷、他說是岳廟速報司與他一幅紙、紙上還寫許多言語內中却有這二句、包爺問道王興如今在那裏、裴孔目道、已回家取那一幅紙去了、包爺差人速拿王興回話、却說王興回家、開了渾家的衣箱、檢那幅紙出來看時、只叫得苦、原來是一張素紙、字跡全無、不敢到縣裏去、懷着鬼胎、躲在家裏、知縣相公的差人到了、新官新府、如火之急、怎好推辭、只得帶了這張素紙、隨着公差、進縣直至後堂、

包爺、屏去左右、只留裴孔目、在傍、包爺問王興道、裴某說你在岳廟中收得一幅紙、可取上來看、王興連連叩頭稟道、小人的妻子、去年在岳廟燒香、走到速報司前、那神道出現、與他一幅紙、紙上寫着一篇說話、中間其實有老爺自押上寫的兩句、小的把來藏在衣箱裏、方纔去檢看、變了一張素紙、如今這素紙見在、小人不敢說謊、包爺取紙上來看了、問道、這一篇言語、你可記得、王興道、小人還記得、即時念與包爺聽了、包爺將紙寫出、仔細推詳了一會、叫王興、我且問你、那神道把這一幅紙與你們老婆、可再有甚

廳上言語分付、王興道那、神道只叫與他申冤、包爺大怒、喝道胡說、做了神道有甚冤、沒處申得、偏你的婆娘會替他申冤、他到來央你、這等無稽之言、却哄誰來、王興慌忙叩頭道老爺、是有箇緣故、包爺道你細細講講得有理有賞、如無理時、今日就是你開棒了、王興禀道小人的妻子、原是伏侍本縣大孫押司的、叫做迎兒、因筭命的筭那大孫押司其年其月其日三更三點命裏該死、何期果然死了、主母隨了如今的小孫押司、却把這迎兒嫁與小人爲妻、小人的妻子、仍歇在孫家竈下、看見先押司現身、項上套着

說得明白

解得明白

井欄披髮吐舌眼中流血叫道迎兒可與你爹爹做主第二次夜間到孫家門首又遇見先押司舒角襆頭緋袍角帶把一包碎銀與小人的妻子第三遍於廟裏速報司判官出現將這一幅紙與小人的妻子又囑付與他申冤那判官的模樣就是大孫押司原是小人妻子舊日的家長包爺聞言呵呵大笑原來如此喝教左右去拿那小孫押司夫婦二人到來你兩個做得好事小孫押司道小人不曾做甚麼事包爺將速報司一篇言語解說出來大女子小女子女之子乃外孫是說外郎姓孫分明是大孫押司小孫

押司說、人耕來後人餌、餌者食也、是說、你白得他的老婆享用他的家業、要知三更事、掇開火下水、大孫押司死於三更時分、要知死的根由、掇開火下之水、那迎兒見家長在竈下、披髮吐舌、眼中流血、此乃勒死之狀、頭上套着井欄、井者水也、竈者火也、水在火下、你家竈必砌在井上、死者之屍、必在井中、來年二三月、正是今日句、已當解此句、巳兩字合來、乃是箇包字、是說我包某今日到此爲官、解其語意、與他雪冤、喝教左右同王興押着小孫押司到他家竈下、不拘好歹、要勒死的屍首回話、眾人似疑不信、到孫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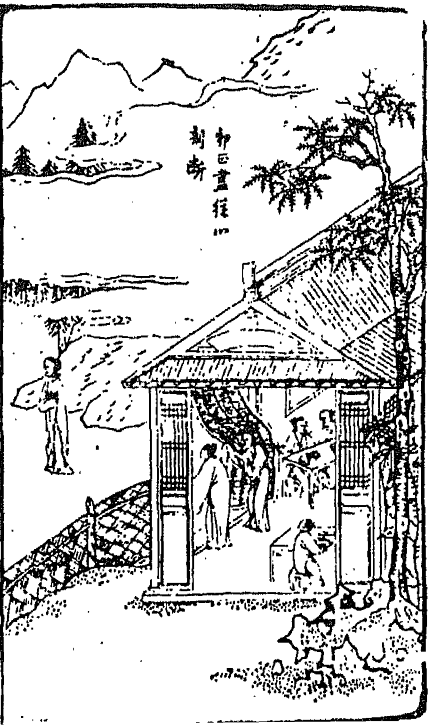
發開泥底腳地下是一塊石皮揭起石皮是一口井與集土工將井水弔乾絡了竹籃放人下去打撈撈起一箇屍首來衆人齊來認看面色不改還有人認得是大孫押司項上果有勒帛小孫押司唬得面如土色不敢開口衆人俱各駭然元來這小孫押司當初是大雪裏凍倒的人當時大孫押司見他來倒好箇後生救他活了教他識字寫文書不想渾家與他有事當日大孫押司算命回來時恰好小孫押司正閃在他家見說三更前後當死趁這箇機會把酒灌醉了就當夜勒死了大孫押司攛在井裏小孫押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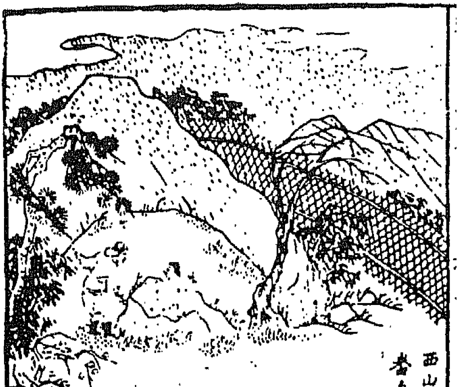
却掩着面走去把一塊大石頭漾在奉符縣河裏撲通地一聲響當時只道大孫押司投河死了後來却把竈來壓在井上次後說成親事當下衆人回復了包爺押司和押司娘不打自招雙雙的問成死罪償了大孫押司之命包爺不失信於小民將十兩銀子賞與王興王興把三兩謝了裴孔目不在話下包爺初任因斷了這件公事名聞天下至今人說包龍圖日間斷人夜間斷鬼有詩爲證

詩句藏謎誰解明　包公一斷鬼神驚
寄聲暗室虧心者　莫道天公鑑不清

第十三卷

警世通言


郊正畫樓四
刻斷


西山窟鬼早
番身

第十四卷

一窟鬼癩道人除怪（宋人小說舊名西山一窟鬼）

杏花過雨、漸殘紅零落臙脂顏色、流水飄香、人漸遠難托春心脉脉、恨別王孫、墻陰日斷、誰把青梅摘、金鞍何處、綠楊依舊南陌○消散雲雨須臾、多情因甚有輕離輕拆、燕語千般爭解說、些子伊家消息、厚約深盟、除非重見、見了方端的、而今無奈、寸腸千恨堆積

這隻詞、喚做念奴嬌、是一箇赴省士人、姓沈名文述所作、元來皆是集古人詞章之句、如何見得、從頭

與各位說聞、第一句道杏花避雨陳子高曾有寒食

詞寄謁金門

柳絲碧柳下人家寒食鶯語匆匆花寂寂、玉階春草濕、（）閒凭燻籠無力、心事有誰知得、檀炷繞牕背壁杏花殘雨滴

第二句道漸殘紅零落臙脂顏色李易安曾有恭春

詞寄品令

零落殘紅、似臙脂顏色、一年春事、柳飛輕絮、筍添新竹、寂寞幽對小園嫩綠（）登臨未足、悵遊子歸期促他年清夢、千里猶到城陰溪曲應有凌波時、

爲故人凝目、

第三句道流水飄香、延安李氏曾有春雨詞、寄浣溪沙、

無力薔薇帶雨低、多情蝴蝶趁花飛、流水飄香乳燕啼○南浦魂銷春不管、東陽衣減鏡先知、小樓今夜月依依、

第四句道人漸遠難托春心脈脈、寶月禪師曾有春詞寄柳梢青、

脈脈春心、情人漸遠難托離愁、雨後寒輕、風前香軟春在梨花○行人倚棹天涯、酒醒處殘陽亂鴉、

門外鞦韆墻頭紅粉、深院誰家
第五句第六句、道恨別王孫、墻陰目斷、歐陽永叔曾
有清明詞寄一斛珠、
傷春懷抱、清明過後鶯花好、勸君莫向愁人道、又
被香輪碾破青青草、夜來風月連清曉、墻陰目
斷無人到、恨別王孫愁多少、猶頼春寒未放花枝
老、
第七句、道誰把青梅摘起、無咎曾有春詞寄清商怨
風搖動、雨濛鬆、翠條柔弱花頭重、春衫窄、嬌無力、
記得當初共伊把青梅來摘、○都如夢、何時共、可

憐敧損釵頭鳳、闌山隔、暮雲碧、燕子來也、全然又

無些子消息

第八句第九句、道金鞍何處、綠楊依舊南陌、柳耆卿

曾有春詞寄清平樂

陰晴未定、薄日烘雲影、金鞍何處、尋芳徑、綠楊依

舊傷斷靜。厭厭幾許春情、可憐老去難成、看取

鏡殘宿鬢、不隨芳艸重生

第十句道消散雲雨須臾、叔原曾有春詞寄虞美

人

飛花自有牽情處、不向枝邊住、曉風飄薄已堪愁、

更伴東流流水過秦樓○消散須臾雲雨怨閑倚闌干見遠彈雙淚溼香紅暗恨玉顏光景與花同

第十一句道多情因甚有輕離輕拆魏夫人曾有春詞寄捲珠簾

記得來時春未暮執手攀花袖染花梢露暗卜春心共花語爭尋雙朵爭先去○多情因甚相辜負有輕拆輕離向誰分訴淚溼海棠花枝處東君空把奴分付

第十二句道燕語千般康伯可曾有春詞寄減字木蘭花

楊花飄盡雲壓綠陰風作定簾幕閒垂弄語千般燕子飛○小樓深靜睡起殘妝猶未整夢不成歸淚滴斑金縷衣

第十三句道爭解說些些子伊家消息秦少游曾有春詞寄夜遊宮

何事東君又去空滿院落花飛絮巧燕呢喃向人語何曾解說伊家些子○況是傷心緒念箇人兒成暌阻一覺相思夢回處連宵雨更那堪聞杜宇

第十四句第十五句道厚約深盟除非重見黃昏直曾有春詞寄搗練子

梅凋粉、柳搖金、微雨輕風斂陌塵、厚約深盟何處

訴、除非重見那人人

第十六句、道見了方端的、周美成曾有春詞寄滴滴

金

梅花漏洩春消息、柳絲長草芽碧、不覺星霜鬢白、

念時光堪惜〇蘭堂把酒思佳客、黛眉顰、愁春色、

音書千里相疎隔見了方端的

第十七句、第十八句、道而今無奈寸腸千恨堆積愁

腸、永叔曾有詞寄蝶戀花

簾幕東風寒、料峭、雪裏梅花先報春來早、而今無、

香睡二字可作繡房軒名

奈寸腸思、堆積千愁空懊惱。○旋煖金爐薰蘭麝、閑把金刀剪彩呈纖巧。繡被五更香睡好、羅幃不覺紗牕曉

話說沈文述是一箇士人、自家今日也說一箇士人、因來行在臨安府取選、變做十數回蹺蹊作怪的小說、我且問你、這箇秀才姓甚名誰、卻說紹興十年間、有箇秀才、是福州威武軍人、姓吳名洪、離了鄉里、來行在臨安府求取功名、指望

一舉首登龍虎榜　十年身到鳳凰池

爭知道時運未至、一舉不中、吳秀才悶悶不已、又沒

甚麼盤纏、也自羞歸故里、且只得胡亂在今時州橋下、開一箇小小學堂度日、等待後三年、春榜動、選場開、再去求取功名、逐月却與幾箇小男女打交、撚指開學堂後、也有一年之上、也罪過那街上人家、都把孩兒們來與他教訓、頗自有些趲足、當日正在學堂裏教書、只聽得青布簾兒上鈴聲響、走將一箇人入來、吳教授看那入來的人、不是別人、却是半年前搬去的隣舍王婆、元來那婆子、是箇撮合山、專靠做媒爲生、吳教授相揖罷、道多時不見、而今婆婆在那裏住、婆子道、只道教授忘了老媳婦、如今老媳婦在錢

塘門裏沿城住、教授問婆婆高壽、婆子道老媳婦犬
馬之年七十有五、教授青春多少、教授道小子二十
有二、婆子道教授方纔二十有二、卻像三十以上人
想教授每日價費多少心神、據老媳婦愚見、也少不
得一箇小娘子相伴、教授道我這裏也幾次問人來、
却沒這般頭惱、婆子道這箇不是冤家不聚會、好教
官人得知、却有一頭好親在這裏、一千貫錢房臥帶
一箇從嫁、又好人材、却有一牀樂器、都會、又寫得算
得、又是啅嘸、大官府第出身、只要嫁箇讀書官人、教
授却是要也不、教授聽得說罷、喜從天降、笑逐顏開、

道若還與箇有這人時、可知好哩、只是這箇小娘子如今在那里、婆子道好教教授得知、這箇小娘子、從秦太師府三通判位下出來、有兩箇月、不知放了多少帖子、也曾有省部院裏當職事的來說他、也曾有內諸司當差的來說他、也曾有門面鋪席人來說他、只是高來不成、低來不就、小娘子道、我只要嫁箇讀書官人、更兼又沒有爹娘、只有一箇從嫁、名喚錦兒、因他一床樂器都會、一府裏人都叫做李樂娘、見今在白雁池一箇舊鄰舍家裏住、兩箇兀自說猶未了、只見風吹起門前布簾兒來、一箇人從門首過去、王

婆道、教授、你見過去的那人麽、便是你有分取他做渾家、王婆出門趕上、那人不是別人、便是李樂娘在他家住的、姓陳、喚做陳乾娘、王婆厮趕着入來、與吳教授相揖罷、王婆道、乾娘宅裏小娘子說親成也未、乾娘道、說不得、又不是沒好親來說他、只是喫他執拗的苦、口口聲聲、只要嫁箇讀書官人、却又沒這般巧、王婆道、我却有箇好親在這裏、未知乾娘與小娘子肯也不、乾娘道、却教孩兒嫁兀誰、王婆指着吳教授道、我教小娘子嫁這箇官人、却是好也不、好、乾娘道、休取笑、若嫁得這箇官人、可知好哩、吳教授當日

一日教不得學、把那小男女早放了、都唱了喏、先歸去、教授却把一把鎖鎖了門、同着兩箇婆子上街、免不得買些酒相待他們、三盃之後、王婆起身道教授既是要這頭親事、却問乾娘覓一箇帖子乾娘道、老媳婦有在這裏側手從抹胸裏取出一箇帖子來、王婆道乾娘真人面前說不得假話旱地上打不得拍浮、你便約了一日、帶了小娘子和從嫁錦兒來梅家橋下酒店裏等、我便同教授來過眼則箇乾娘應允和王婆謝了吳教授、自去、教授還了酒錢歸家、把閒話提過到那日、吳教授換了幾件新衣裳放了學生、

一程走將來梅家橋下酒店裏時、遠遠地王婆早接見了、兩箇同入酒店裏來、到得樓上陳乾娘接着、教授便問道、小娘子在那裏、乾娘道孩兒和錦兒在東閣兒裏坐地、教授把三寸舌尖舐破窓眼兒、張一張、喝聲采、不知高低、道兩箇都不是人、如何不是人、元來見他生得好了、只道那婦人是南海觀音見、錦兒是玉皇殿下侍香玉女、恁地道他不是人、看那李樂娘時

水剪雙眸、花生丹臉、雲鬢輕梳蟬翼、蛾眉淡拂春山、朱脣綴一顆夭桃、皓齒排兩行碎玉、意態自然

逈出倫輩、有如織女下瑤臺、渾似嫦娥離月殿。

看那從嫁錦兒時

眸清可愛、鬢聳堪觀、新月籠眉、春桃拂臉、意態幽花未艷、肌膚嫩玉生香、金蓮着弓弓扣繡鞋兒、螺髻插短短紫金釵子、如撚青梅窺小俊、似騎紅杏出墻頭

自從當日插了釵、離不得下財納禮、奠雁傳書、不則一日、吳教授取過那婦女來、夫妻兩箇好說得着

雲淡淡天邊鸞鳳、水沉沉交頸鴛鴦、寫成今世不休書、結下來生雙綰帶

却說一日是月半學生子都來得早要拜孔夫子吳教授道姐姐我先起去來那竈前過看那從嫁錦兒時脊背後披着一帶頭髮一雙眼插將上去脖項上血汚着教授看見大叫一聲匹然倒地即時渾家來救得甦醒錦兒也來扶起渾家道丈夫你見甚麼來吳教授是箇養家人不成說道我見錦兒恁地來自己也認做眼花了只得使箇脫空瞞過道姐姐我起來時少着了件衣裳被冷風一吹忽然頭暈倒了錦兒慌忙安排些箇[illegible]魂定魄湯與他喫罷自沒事了只是吳教授肚裏有些疑惑話休絮煩時過清明節

假、學生子却都不來、教授分付了渾家、換了衣服、出去閒走一遭、取路過萬松嶺、出今時淨慈寺裏、看了一會、却待出來、只見一箇人看着吳教授叫箇喏、教授還禮不迭、却不是別人、是淨慈寺對門酒店裏量酒、說道店中一箇官人教男女來請官人、吳教授同量酒人酒店來時、不是別人、是王七府判兒、喚做王七三官人兩箇叙禮罷、王七三官人道適來見教授又不敢相叫、特地教量酒來相請教授道七三官人如今那裏去、王七三官人口裏不說、肚裏思量吳教授新娶一箇老婆在家不多時你看我消遣他則箇

道我如今要同教授去家裏墳頭、走一遭早間看墳的人來說道、桃花發、杜醞又熟、我們去那裏喫三盃教授道也好、兩箇出那酒店、取路來蘇公堤上、看那遊春的人、真箇是

人煙輻輳、車馬駢闐、只見和風扇景、麗日增明、流鶯囀綠柳陰中、粉蝶戲奇花枝上、管絃動處是誰家緋樹歌臺語笑喧時、斜側傍春樓酒閣香車競逐、玉勒爭馳、白面郎敲金鐙響、紅粧人揭繡簾看、

南新路口討一隻船、直到毛家步上岸、迤邐過玉泉龍井、王七三官人、家裏墳、直在西山驅獻嶺下、好座

高嶺下那嶺去、行過一里、到了墳頭、看墳的張安接見了、王七三官人即時叫張安安排些點心酒來、側首一箇小小花園內、兩箇入去坐地、又是自做的杜醞、喫得大醉、看那天色時、早已

紅輪西墜、玉兔東生、佳人秉燭歸房、江上漁人罷釣、漁父賣魚歸竹徑、牧童騎犢入花村

天色却晚、吳教授要起身、王七三官人道再喫一盃我和你同去、我們過駝獻嶺九里松路上妓弟人家睡一夜、吳教授口裏不說、肚裏思量我新娶一箇老婆在家裏、千須我一夜不歸去我老婆須在家等、如

何是好便是這時候去趕錢塘門走到那裏也關了只得與王七三官人手厮挽着上駞獻嶺來你道事有奏巧物有故然就那嶺上雲生東北霧長西南下一陣大雨果然是銀河倒瀉滄海盆傾好陣大雨且是沒躲處冒着雨又行了數十步見一箇小小竹門樓王七三官人道且在這裏躲一躲不是來門樓下躲雨却是

猪羊走入屠宰家　一脚脚來尋死路

兩箇奔來躲雨時看來却是一箇野墓園只那門前一箇門樓兒裏面都沒甚麽屋宇石坡上兩箇坐着

等雨住了行正大雨下只見一箇人貌類獄子院家打扮從隔壁竹籬笆裏跳入墓園走將去墓堆子上叫道朱小四你這廝有人請喚今日須當你這廝出頭墓堆子裏漫應道阿公小四來也不多時墓上土開跳出一箇人來獄子廝湜着了自去吳教授和王七三官人見了背膝展展兩股不搖而自顫須那雨却住了兩箇又走地下又滑肚裏又怕心頭一似小鹿兒跳一雙脚一似鬬敗公雞後面一似千軍萬馬趕來再也不敢回頭行到山頂上側着耳朵聽時空谷傳聲聽得林子裏面斷捧響不多時則見獄子押

冢墓堆子裏、跳出那箇人來、兩箇見了又走崗側首却有一箇敗落山神廟、入去廟裏、慌忙把兩扇廟門關了、兩箇把身軀抵着廟門、與箇氣也不敢喘、屁也不敢放、聽那外邊時、只聽得一箇人聲喚過去、道打殺我也、一箇人道打脊魍魎、你這廝許了我人情、又不還我、怎的不打你、王七三官人低低說與吳教授道你聽得外面過去的、便是那獄子和墓堆裏跳出來的人、兩箇在裏面顫做一團、吳教授却埋怨王七三官人道、你沒事教我在這裏受驚受怕、我家中渾家却不知怎地盼望、兀自說言未了、只聽得外面有

人敲門、道開門則箇兩箇問道你是誰、仔細聽時、却是婦女聲音、道王七三官人好也、你却將我丈夫在這裏一夜直教我尋到這裏、錦兒我和你推開門兒、叫你爹爹、吳教授聽得外面聲音、不是別人、是我渾家和錦兒、怎知道我和王七三官人在這裏莫教也是鬼、兩箇都不敢則聲、只聽得外面說道你不開廟門、我却從廟門縫裏鑽入來、兩箇聽得恁地說、肚裏喫的酒、都變做冷汗出來、只聽得外面又道、告媽媽不是錦兒多口、不如媽媽且歸、明日爹爹自歸來、渾家道錦兒你也說得是、我且歸去了、却理會、却叫道

王七三官人我且歸去你明朝却送我丈夫歸來則箇兩箇那裏敢應他婦女和錦兒說了自去王七三官人說吳教授你家裏老婆和從嫁錦兒都是鬼這裏也不是人去處我們走休拔開廟門看時約莫是五更天氣兀自未有人行兩箇下得嶺來尚有一里多路見一所林子裏走出兩箇人來上手的是陳乾娘下手的是王婆道吳教授我們等你多時你和王七三官人却從那裏來吳教授和王七三官人看見道這兩箇婆子也是鬼了我們走休真箇便是獐奔鹿跳猿躍鶻飛下那嶺來後面兩箇婆子兀自慢慢

地趕來、一夜熱亂、不曾喫一些物事、肚裏又饑、一夜見這許多不祥、怎地得箇生人來衝一衝、正恁地說、則見嶺下一家人家、門前掛着一枝松柯兒、王七三官人道、這裏多則是賣茅柴酒、我們就這裏買些酒喫了助威、一道躲那兩箇婆子、恰待奔入這店裏來、見箇男女

頭上裹一頂牛膽青頭巾、身上裹一條猪肝赤肚帶、舊瞞襠袴、脚下草鞋、

王七三官人道、你這酒怎地賣、只見那漢道、未有湯哩、吳教授道、且把一碗冷的來、只見那人也不則聲、

也不則氣王七三官人道這箇開酒店的漢子又蹊蹺也是鬼了我們走休兀自說未了就店裏起一陣風

非干虎嘯不是龍吟明不能謝柳開花暗藏着山妖水怪吹開地獄門前土惹引酆都山下塵

風過處看時也不見了酒保也不見有酒店兩箇立在墓堆子上諕得兩箇魂不附體急急取路到九里松麯院前討了一隻船直到錢塘門上了岸王七三官人自取路歸家吳教授一徑先來錢塘門城下王婆家裏看時見一把鎖鎖着門問那鄰舍時道王婆

自死五箇月有零了、諕得吳教授目睜口呆、罔知所措、一程離了錢塘門、取今時景靈宮貢院前、過梅家橋、到白雁池邊來、問到陳乾娘門首時、十字兒竹竿封着門、一桄官燈在門前、上面寫着八箇字道、人心似鐵、官法如爐、問那裏時、陳乾娘也死一年有餘了、離了白雁池、取路歸到州橋下、見自己屋裏一把鎖鎖着門、問鄰舍家裏、拙妻和粗婢那裏去了、鄰舍道、教授昨日一出門、小娘子分付了我們、自和錦兒往乾娘家裏去、直到如今不歸、吳教授正在那裏面面廝覷、做聲不得、只見一箇癩道人、看着吳教授道、觀

公妖氣太重我與你早早斷除、免致後患、吳教授時請那道人入去、安排香燭符水、那箇道人作起法來、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只見一員神將出現

黃羅抹額錦帶纏腰、皂羅袍袖繡團花、金甲束身微窄地、劍橫秋水靴踏狻猊、上通碧落之間、下徹九幽之地、業龍作祟、向海波水底擒來、邪怪爲妖、入山洞穴中捉出、六丁壇畔權爲符吏之名、上帝階前次有天丁之號

神將聲喏道、眞君遣何方使令、眞人道、在吳洪家裏與妖併鬭、獻鎖上爲怪的、都與我捉來、神將領旨、就

吳教授家裏起一陣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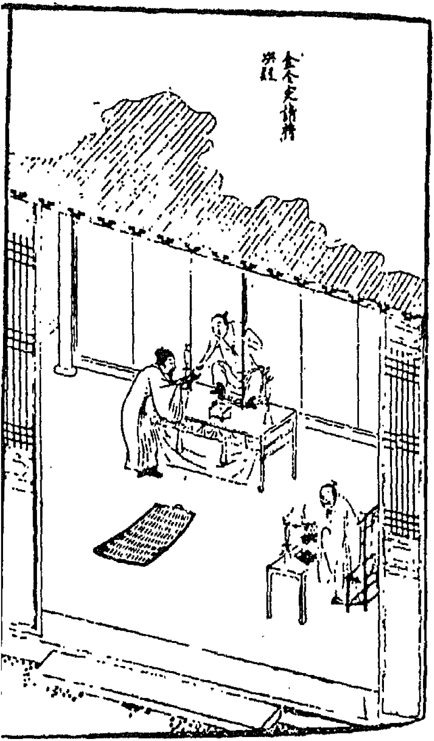
無形無影透人懷　二月桃花被綽開
就地撮將黃葉去　入山推出白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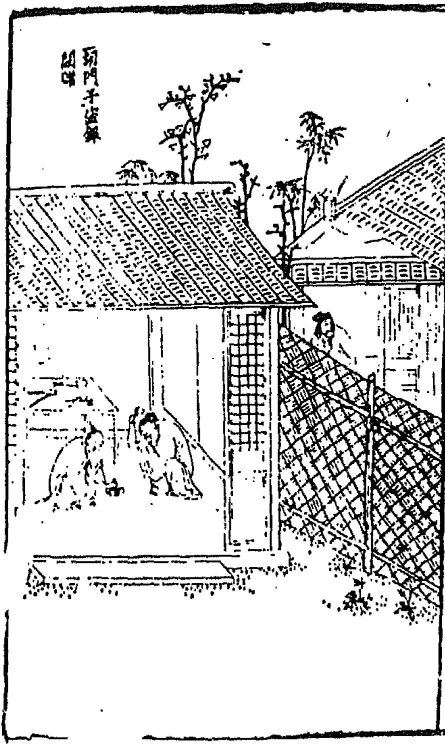
風過處、捉將殺箇爲怪的來、吳教授的渾家李樂娘、是秦太師府三通判位樂娘、因與通判懷身產亡的、鬼、從嫁錦兒、因通判夫人妬色、喫打了一頓、因恁地、自割殺他、自是割殺的鬼、王婆是害水蠱病死的鬼、保親陳乾娘、因在白雁池邊洗衣裳、落在池裏死的、鬼、在駝獻嶺上、被伏子丱開墓推、跳出來的朱小四、在日看墳、害勞病死的鬼、那箇嶺下開酒店的、是害

傷寒死的鬼道人一一審問明白去腰邊取出一個葫蘆來人見時便道是葫蘆鬼見時便是酆都獄作起法來那些鬼箇箇抱頭鼠竄捉入葫蘆中分付吳教授把來埋在驢獻嶺下瘋道人將拐杖望空一撇變做一隻仙鶴道人乘鶴而去吳教授直下拜道吳洪肉眼不識神仙情願相隨出家望真仙救度弟子則箇只見道人道我乃上界甘真人你原是我侍日採藥的弟子因你凡心不淨中道有退悔之意因此墮落今生罰爲貧儒教你備嘗鬼趣消遣色情你今既已看破便可離塵辦道直待一紀之年吾當度汝

說罷化陣清風不見了吳教授從此捨俗出家雲遊天下十二年後遇甘眞人于終南山中從之而去詩曰

一心辦道絕凡塵　衆魅如何敢觸人
邪正盡從心剖判　西山鬼窟早翻身


金令史請將
供狀


胡門子盜銀
閙嘈

第十五卷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塞翁得馬非爲吉　宋子雙盲豈是凶
禍福前程如漆暗　但平方寸答天公

話說蘇州府城內有個玄都觀乃是梁朝所建唐刺史劉禹錫有詩道玄都觀裏桃千樹就是此地、一名爲玄妙觀道觀踞郡城之中、爲姑蘇之勝、基址寬厰廟貌崇宏、上至三清、下至十殿、無所不備各房黃冠道士、何止數百、內中有個北極眞武殿、俗名祖師殿道一房道士、世傳正一道教善能書符遣將剖斷人

開禍福於中單表一個道士俗家姓張手中慣弄一箇皮雀兒人都喚他做張皮雀其人有些古怪常酒自不必說偏好喫一件東西是甚東西

吠月荒村裡　奔風鬧雪天
分明一太字　移點在傍邊

凡人又要喫又要錢終以不成仙

他好喫的是狗肉屠狗店裡把他做箇好主顧若打得一隻壯狗定去報他來喫喫得快活時人家送得錢來都把與他也不筭帳或有鬼祟作耗求他書符鎮宅遇着喫狗肉就把筋蘸着狗肉汁寫箇符去教人貼於大門隣人往往夜見貼符之處如有神將往

來其祟立止有個矮大戶家積年開典獲利感謝天地欲建一壇齋醮酬答已請過了清眞觀裡周道士主壇周道士誇張皮雀之高矮公亦慕其名命主管即時相請那矮家養一隻防宅狗甚是肥壯張皮雀平昔看在眼裡今番見他相請說道你若要我來時須打這隻狗請我待狗肉煮得稀爛酒也燙熱了我纔到你家裡主管回復了矮公矮公曉得他是蹺蹊古怪的人只得依允果然燙熱了酒煮爛了狗肉張皮雀到門主人迎入堂中告以相請之意堂中香火燈燭擺得齊整供養着一堂神道衆道士已起過香

頭了張皮雀昂然而入也不禮神也不與衆道士作揖口中只叫快將爛狗肉來喫酒要熱些嬌公道且看他喫了酒肉如何作用當下大盤裝狗肉大壺盛酒擺列張皮雀面前恣意飲喫喫得盤無餘骨酒無餘滴十分醉飽叫道咶噪喫得快活嘴也不抹一抹揫着拜神的鋪氈上倒頭而睡鼻息如雷自酉牌直睡至下半夜衆道士瞧事已完兀自未醒又不敢去動撣他嬌公等得不耐煩到埋怨周道士起來周道士自覺無顏不敢分辨想道張皮雀時常喫醉了一睡兩三日不起今番正不知幾時纔醒只得將表章

焚化了辭神謝將收拾道場弄到五更衆道士喫了酒飯剛欲各散只見張皮雀在拜壇上跳將起來團團一轉亂叫十日十日五日五日五日嬌公和衆道士見他風了都走來圍着看周道士膽大向前抱住將他喚醒了口裡還叫五日五日五日周道士問其緣故張皮雀道適纔表章誰人寫的周道士道是小道親手繕寫的張皮雀道中間落了一字差了兩字嬌公道學生也親口念過幾遍並無差落那有此話張皮雀在袖中簌簌縏抽出一幅黃紙來道這不是表章衆人看見各各駭然道這表章已焚化了如何却在他袖

中、紙角兒也不動半毫仔細再念一遍到天尊寶號中、果然落了一字、都看不出差處張皮雀指出其中一聯云、

吃虧吃苦掙來一倍之錢奈短奈長僅作千金之了、

吃虧吃苦該寫喫字今寫吃字是吃舌的吃字了、喫音赤、吃音格、兩音也不同奈字、是李奈之奈奈字、是奈何之奈耐字、是耐煩之耐奈短奈長該寫耐煩的耐字奈是菓名借用不得你欺負上帝不識字麼如今上帝大怒教我也難處嬌公和衆道士見了表文

爲富不仁以若樣

不敢不信一齊都來告道如今重修章奏再建齋壇不知可否張皮雀道沒用沒用你表文上差落字面還是小事上帝因你有這道奏章在天曹日記簿上查你的善惡你自開解庫爲富不仁輕兌出重兌入水絲出足紋入兼將解下的珠寶但揀好的都換了自用又凡質物值錢者纔足了年數就假托變賣過了不准贖取如此刻剝貧戶以致肥饒你奏章中全無悔罪之言多是自誇之語已命雷部於即日焚燒汝屋蕩燬你的家私我只爲感你一狗之惠求寬至十日上帝不允再三懇告已准到五日了你可出個

曉宇凡五月內來贖典者免利只收本錢其向來欺心換人珠寶賴人質物雖然勢難叫退發心齋捨變賣為修橋補路之費有此善行上帝必然回嗔成喜收回雷部也未可知橋公初時也還有信從之意聽說到收回雷部也未可知到不免有疑這風道士必然假托此因來布施我的財物難道雷部如此易散易放況且掌財的人算本算利怎肯放鬆口中答應心下不以為然張皮雀和眾道士辭別自去了喬公將此話撇起不行到第五日解庫裡火起前堂後廳燒做白地第二日這些質當的人家都來討當又不

肯賠償，結起訟來，連田地都賣了，嬌大戶一貧如洗。有人知道張皮雀曾預言雷火之期，從此益敬而畏之。張皮雀在玄都觀五十餘年，後因渡錢塘江，風逆難行，張皮雀遣天將打纜，其去如飛，皮雀呵呵大笑，觸了天將之怒，爲其所擊而死。後有人於徽商家扶鸞，皮雀降筆，自稱原是天上苟元帥，塵緣已滿，衆將請他上天歸班，非擊死也。徽商聞其武，駭之靈異，捨施千金，於殿前堆一石假山，以爲壯觀之助。這假山雖則美觀，反破了風水，從此本房道侶更無得道者。

詩云

雷火曾將典庫焚　符驛鬼祟果然真
玄都觀裡張皮雀　莫道無神也有神

爲何說這張皮雀的話、只爲一般有個人家、信了書符召將、險些兒究害了人的性命、那人姓金名滿、也是蘇州府崑山縣人、少時讀書不就、將銀援例納了個令史、就參在本縣戶房爲吏、他原是個乖巧的人、待人接物、十分克已、同役中甚是得合、做不上三四箇月令史、衙門上下沒一個不喜歡他、又去結交這些門子、要他在知縣相公面前幫襯、不時請他們喫酒、又送些小物事、但遇知縣相公比較審問到夜靜

吏深時他便留在家中宿歇日逐打發那門子也都感激在縣主面前雖不能用力每事却也十分周全時遇五月中旬金令史知吏房要開各吏送鬮庫房思量要謀這個美缺那庫房舊例一吏輪管兩季任憑縣主隨意點的衆吏因見是個利藪人人思想要管屢屢縣主點來都不肯服却去上司具呈批准要六房中擇家道殷實老成無過犯的當堂拈鬮各吏具結申狀上司若新參及役將滿者俱不許鬮然雖如此其撥出在吏房但平日與吏房相厚的送些東道他便混帳開上去那里管新參役滿家道殷實不

廒官這叫做官清私賠卻說金滿暗想道我雖是新參那吏房劉令史與我甚厚揀送些東西與他自然送闕的若闕得着也不枉費這一片心機倘闕不着卻不空丟了銀子又被人笑話怎得一箇必着之策便好忽然想起門子王文英他在衙門有年甚有見識何不尋他計較一徑走出縣來恰好縣門口就遇着王文英道金阿叔忙忙的那里去金滿道好兄弟正來尋你說話王文英道有什麽事作成我金滿道我與你坐了方好說二人來到側邊一個酒店裡坐下金滿一頭喫酒一頭把要謀庫房的事說與王文

英知道、王文英說、此事只要吏房開得上去、包在我身上、使你閒着、金滿道、吏房是不必說了、但當堂拈鬮怎麼這等把穩、王文英附耳低言道、只消如此如此、何難之有、金滿大喜、連聲稱謝、若得如此、自當厚謝、二人又喫了一回、起身會鈔而別、金滿回到公廨裡、買東買西、備下夜飯、請吏房令史劉雲到家、將上項事與他說知、劉雲應允、金滿取出五兩銀子、送與劉雲道、些小薄禮、先送阿哥買菓喫、待事成了、再找五兩、劉雲假意謙讓道、自己弟兄、怎麼這樣客氣、金滿道、阿哥從直些罷、不嫌輕、就是阿哥的盛情了、劉

雲道、既如此、我權收去再處、把銀袖了、擺出果品肴饌、二人杯來盞去、直飲至更深而散、明日有一令史察聽了些風聲、拉了衆吏與劉雲說、金某他是個新參、未及半年、怎麼就想要做庫房、這個定然不成的、你要鬧只管鬧、少不得要當堂禀的、恐怕連你也沒趣、那時却不要見怪、劉雲道、你們不要亂嚷、凡事也要通個情、就是他在衆人面上一團和氣、並無一毫不到之處、便鬧上去、難道就是他獨着了、這是落得做人情的事、若去一禀、朋友面上又不好看、說起來只是我們薄情、又一個道、爭名爭利、顧得什麼朋友

不則多將情不濟事、劉雲道嗳、不要與人爭、只求與命爭、是這樣說、明日就是你鬪着便好、若不是你遇這幾句話也是多的、還要算長、內中有兩個老成的見劉雲說得有理、便道老劉你的話雖是、但他忒性急了些、就是做庫房、不知是禍是福、直等結了局、方纔見得好歹、什麼正經、做也罷、不做也罷、不要閙爭、各人自去幹正事、遂各散去、金滿聞得衆人有言恐怕不穩、又去尋個、央本縣鄉宦士夫寫書帖托知縣相公說他老成明理、家道殷裕、諸事可托、這分明是叫把庫房與他管、但不好明言、只說你煩絮到相鬪

遂叫、劉雲將應鬮各吏名字、開列一單、呈與知縣相公看了、喚禮書房一樣寫下條子、又呈上看罷、命門子亂亂的摠做一堆、然後唱名取鬮、那拈鬮傳遞的門子、便是王文英、已作下弊、金滿一手拈起、扯開、恰好正是、你道當堂拈鬮怎麼作得弊、原來劉雲開上去的名單、却從吏戶禮兵刑工挨次寫的、吏房也有管過的、也有役滿快的、已不在數內、金滿是戶房司吏、單上便是第一名了、那王文英捲鬮的時節、已做下暗號、金滿第一箇上去拈時、却不似易如反掌、眾人那知就裡、正是

隨你官清似水　難逃吏滑如油

當時衆吏見金滿鬧着都跪下稟說他是個新叅尚不該鬧處況且錢糧干係不是小事俱要具結申報上司的若是金滿管了庫衆吏不敢輕易執結的縣主道既是新叅就不該開在單上了衆吏道這是吏房劉雲得了他賄賂混開在上面的縣主道吏房既是混開你衆人何不先來稟明直等他鬧着了方來稟話明明是個妒忌之意衆人見本官做了主誰敢再道箇不字反討了一場沒趣縣主落得在鄉官面上做箇人情又且當堂鬧着更無班駁那些衆吏雖

懷嫉忌無可奈何、做好做歹的說發金滿備了一席酒、方出結狀申繳上司、不在話下、且說金滿自六月初一日交盤上庫、接管就把五兩銀子、謝了劉雲那些門子、因作弊成全了他、當做恩人相看、比前愈加親密、他雖則管了庫、正在農忙之際、詞事俱停、那里有什麼錢糧完納、到七八月裡、却又倒把月不下雨、成了箇秋旱、雖不至全災、却也是箇半荒、鄉間人紛紛的都來告荒、知縣相公只得各處去踏勘、也沒甚大生意、眼見得這半年庫房扯得直、就勾了、時光迅速、不覺到了十一月裡、欽天監奏准本月十五日

月蝕行文天下救護本府各處屬下州縣是夜伊縣相公聚集僚屬師生僧道人等在縣救護舊例庫房備辦公宴於後堂款待衆官僉請因無人相幇將銀教廚夫備下酒席自已却不敢離庫轉央劉雲及門子在席上照管酒器支持諸事衆官不過拜幾拜應了故事都到後堂飲酒只留這些僧道在前邊打一套鐃鈸吹一番細樂直鬧到四更方散剛剛收拾得完恰又報新按院到任縣主急忙忙下船到府迎接又要支持船上往還供應進進的一夜眼也不合天明了查點東西時不見了四錠元寶金滿自想昨日

並不曾離庫，有誰人用障眼法偷去了，只恐怕還失落在那里，各處搜尋那裡見箇分毫，若了急，連聲叫苦道，這般晦氣，却失了這二百兩銀子，如今把什麼來賠補，若不賠時，一定經官出醜，如何是好，一頭叫言，一邊又重新尋起，就把這間屋翻轉來，何曾有個影兒，慌做一堆，正沒理會，那時外邊都曉得庫裡失了銀子，盡來探問，到拌得口乾舌碎，內中單喜歡得那幾個不容他管庫的令史，一味說消話，做鬼臉，喜談樂道，正是

幸災樂禍千人有　替力分憂半個無

過了五六日、知縣相公接了按院回到縣裡、金滿只得將此事稟知縣主、縣主去、迎未閒、只那幾個令史在傍邊你一嘴我一句道自己管庫沒了銀子、不去賠補到對老爺說、難道老爺賠不成、縣主因前番閣庫時、有些偏護了金滿、今日沒了銀子、頗有赧容、喝道庫中是你執掌、又沒閒人到來、怎麼沒了銀子、必竟將去鬬賭花費了、在此支吾、今且饒你的打、限十日內將銀補庫、如無、定然參究、金滿氣悶悶地、走出縣來、即時叫縣中陰捕商議、江南人說陰捕、就是北方叫番子手一般、其在官有名者謂之官捕、幫手謂之

白捕、金令史不拘官捕白捕、都邀過來到酒店中喫三杯、說道金某今日勞動列位、非爲己私、四定元寶尋常人家可有、不比散碎的好用、少不得敗露出來只要列位用心、若緝訪得實、拿獲賍盜時、小子願出白金二十兩酬勞、捕人齊答應道當得當得、一日三三日九、看看十日限足、捕人也喫了幾遍酒水、全無影響、知縣相公叫金滿問、銀子有了麼、金滿稟道小的同捕人緝訪、尚無踪跡、知縣喝道我限你十日內賠補、那等得你緝訪、叫左右揣下去打、金滿叩頭、求饒、道小的願賠、只求老爺再寬十日、容變賣家私什

物、知縣罷了、轉眼金滿管庫、又不曾趁得幾多錢鈔、今日平白地要賠這二百兩銀子、甚費措置、家中首飾衣服之類盡數變賣、也還不勾、身邊還畜得一婢、小名金杏、年方一十五歲、生得甚有姿色、

鼻端面正、齒白唇紅、兩道秀眉、一雙嬌眼、鬢似烏雲、髮委地、手如尖笋、肉凝脂、分明荳蔻尚含香、疑似夭桃初發蕊、

金令史平昔愛如己女、欲要把這婢子來出脫、思想再等一二年、遇個貴人公子、或小妻或通房、嫁他出去、也討得百來兩銀子、如今忙不擇價、豈不可惜、左

思右想只得把住身的幾間房子抵解與人將銀子湊足二百兩之數傾成四個元寶當堂兌准封貯庫上分付他下次小心金令史心中好生不樂把庫門鎖了回到公廨裡獨坐在門首越想越惱着甚來由用了這主屈財却不是青白晦氣正納悶間只見家裡小厮叫做秀童喫得半醉從外走來見了家長倒退幾步金令史罵道蠢奴才家長氣悶你到快活喫酒我手裡沒錢使用你到有閒錢買酒喫秀童道我見阿爹兩日氣悶連我也不喜歡常聽見人說酒可忘憂身邊偶然積得幾分銀子買杯中物來散悶阿

爹若沒錢買酒時我還餘得有一壺酒錢在店上了來就是金令史叫道誰要你的哄原來蘇州有件風俗大凡做令史的不拘內外人都稱他爲相公秀童是九歲時賣在金家的自小撫養今已二十餘歲只當過繼的義男故稱阿爹那秀童要取壺酒與阿爹散悶是一團孝順之心誰知人心不同到挑動了家長的一個機括險些兒送了秀童的性命正是

老龜烹不爛　移禍於枯桑

當時秀童自進去了金令史驀然想道這一夜眼也不曾合那里有外人進來偷了去只有秀童拿進東

內進來幾次歎道這銀子是他偷了又想道這小厮自幼跟隨奔走甚是得力從不見他手脚有甚毛病如何抖然生起盜心又想道這小厮平昔好酒凡為盜的都從好酒賭錢兩件上起他喫酒了只沒處來方見了大錠銀子又且手邊方便如何不要不然終日買酒喫那里來這許多錢又想道不是他他就要偷時或者留幾塊散碎銀子這大錠元寶沒有這個力量就偷了時那里出豁終不然放在錢櫃上零支錢少不得也露人眼目就是拿出去時只好一錠這留下三錠在家我今夜把他床鋪搜撿一番便知分

王因者辰為疑至此決意而往

滿又想道這也不是常法他若果偷了這大銀必然寄頓在家中交與房下若還放在身邊搜不着贓反惹他笑若不是他偷的冤了他一場反冷了他的心腸哦有計了聞得郡城有個莫道人召將斷事吉凶如覩見寓在玉峯寺中何不請他來一問以決胸中之疑過了一夜次日金滿早起分付秀童買些香燭紙馬果品之類也要買些酒肉為謝將之用自己却到玉峰寺去請莫道人却說金令史倒都有個閑漢叫做計七官偶在街上看見秀童買了許多東西氣忿忿的走來問其緣故秀童道說也好笑我爹莫是

交了收進幹這條沒正經賬二兩銀子已付賠去了認了晦氣罷休却又聽了別人言語請什麼道人來召將那賊道今日鬼混騙了些酒肉喫了明日少不得還要索謝成不成喫三瓶术錢去得不爽利又添些利錢上去好沒要緊七官人你想這些道人可有真正活神仙在裏面麼有道好酒好肉到把與秀童喫了還替我爹出得些氣力齊了這賊道的嘴咶噪也可謝你一聲麼正說之間恰好金令史從玉峯寺轉來秀童見家長來了自去了金滿與計七官相見問道你與秀童說甚麼計七官也不信召將之事

說的伴閒話動了[illegible]機括

的就把秀童適纔所言述了一遍又道這小廝到也有些見識金滿沉吟無語那計七官也只當閒話敘過不想又挑動了家長一個機括

只因家長心疑　　陰使童兒命喪

金令史別了計七官自回縣裡腹內躊躇這話一發可疑他若不曾偷銀子由我召將便了如何要他怪那個道士口雖不言分明是土中出現滿肚泥心少停莫道人到了排設壇場却將鄰家一個小学生叫過來道人做張做智步罡踏斗念呪書符小学生就跳將起來像一個捧劍之勢口稱鄧將軍下壇其聲

頗洪不似小學生只氣金滿見真將下降叩首不迭忙忙道陳求列偷銀之賊天將搖首道不可說不可再說金滿再三叩求願乞大將指示真盜姓名莫道人又將靈牌施設喝道

鬼神無私　明彰報應
有叩即答　急急如令

金滿叩之不已天將道屏退閑人吾當告汝其時道些令史們家人及衙門內做公的聞得莫道人在金家召將做一件希奇之事都走來看聚做一堂金滿好言好語都請出去了只剩得秀童一人在傍答應

天將叫道還有閑人莫道人對金令史說連秀童都遣出屋外去天將教金滿舒出手來金滿跪而舒其左手天將伸指頭蘸酒在金滿手心內寫出秀童二字喝道記著金滿大驚正合他心中所疑猶恐未的叩頭嘿嘿祝告道金滿撫養秀童已十餘年從無偷竊之行若此銀果然是他所盜便當嚴刑究訊此非輕易之事神明在上乞再加詳察莫隨人心莫隨人意天將又蘸着酒在桌上寫出秀童二字又向空中指畫詳其字勢亦此二字金滿以爲實然更無疑矣當下莫道人書了退符小學生望後便倒扶起良久

方醒問之一無所知金滿把謝將的三牲與莫道人散了福只推送他一步連夜去喚陰捕爲頭的張陰捕叫做張二哥當下叫其所以金令史將秀童口中所言及天將三遍指名之事備細說了這陰捕也有八九分道是只不是他緝訪來的不去擔這干紀推辭道未經到官難以刑拷金滿是衙門中出入的豈不會意便道此事有我做主與列位無涉只要嚴刑究拷拷得真贓出來向時所許二十兩不敢短少分毫張陰捕應允同兄弟四哥去叫了幫手向時臨金令史行走此時已有起更時分秀童收拾了堂

討家火喫了夜飯正提碗行燈出來迎候家主纔出得縣門被三四個陰捕將麻繩望頭上便套不由分說直拖至城外一箇冷舖裡來秀童却待開口被陰捕將鐵尺向肩胛上痛打一下大喝道你幹得好事秀童負痛叫道我幹何事來陰捕道你偷庫內這四錠元寶藏於何處窩在那家你家主已訪實了把你交付我等你快快招認免受痛苦秀童叫天叫地的哭將起來自古道

有理言自壯　負屈聲必高

秀童其實不曾做賊被陰捕如法弔拷秀童疼痛難

忍咬牙切齒只是不招原來大明律一欵捕盜不許私刑拷打若審出真盜解官有功倘若不肯招認放了去時明日被他告官說誣陷平民罪當反坐衆捕盜吊打挨夾都已行過見秀童不招心下也着了忙商議只有閻王門鐵膝褲兩件未試閻王門是腦箍上了箍眼睛内烏珠都漲出寸許鐵膝褲是將石屑放於夾棍之内未曾收緊痛已異常這是拷賊的極刑了秀童上了腦箍死而復甦者數次昏憒中承認了醒來依舊說没有陸捕又要上鐵膝褲秀童熬痛不起只得招道是我一時見財起意偷來藏在姐夫

李大家床下、還不曾動、陰捕將扳門撞秀童到於家中、用粥湯將息、等候天明到金令史公廨裡來、說話、此時秀童奄奄一息、爬走不動了、金令史叫了船隻、自同捕役到李大家去起贓、李大家住鄉間、與秀童爹娘家相去不遠、陰捕到時、李大又不在家、嚇得秀童的姐兒面如土色、正不知甚麼緣故、開了後門、望爹娘家奔去了、陰捕走入臥房、發開床腳、看地下土實不鬆、已知虛言、金令史定要將鋤頭墾起、起土尺餘、並無一物、衆人道有心到這裡蒿惱一番了、翻箱倒籠、滿屋尋一個遍、那有些影兒、金令史只得又同

孝子可憐

陰捕轉來覩去、叩問秀童、秀童淚如雨下、答道、我實不曾為盜、你們非刑弔拷、務要我招認、吾喫苦不過、又不忍妄扳他人、只得自認了、說姐夫床下賍物實是混話、毫不相干、吾自九歲時、宋爹撫養成人、今已二十多歲、在家未曾有半點差錯、前日看見我爹費産完官、暗地心痛、又見爹信了邪道、召將費錢、愈加不樂、不想道爹疑到我身上、今日我只欠爹一死、更無別話、說罷悶絕去了、衆陰捕叫喚方纔醒來、兀自唉唉的哭個不住、金令史心下亦覺慘然、須臾、秀童的爹娘和姐夫李大都到了、見秀童倘在板門上、七

損八傷一縣兩氣大哭了一場奔到縣前叫冤屈相公正值坐堂問了口詞帖差人喚金滿到來問道你自不小心失了庫內銀兩如何通同陰捕妄殺平人非刑弔拷金滿稟道小的破案完庫自然要緝訪此事討個明白右莫道人密於召將天將降壇三遍寫出秀童名字小的又見他言語可疑所以信了除了此奴更無影响小的也是出乎無奈不是故意知縣也耽得他賠補得苦了此情未知真僞又被秀童的爹娘左稟右稟無可奈何此時已是臘月十八了知縣分付道歲底事忙且過了新年初十後面我與

你親往詢明白、衆人只得都散了、金滿回家到抱着個鬼胎、只恐秀童死了、到留秀童的爹娘伏侍兒子、又請醫人去調治、每日大酒大肉送去將息、那秀童的爹娘兀自哭哭啼啼絮絮咶咶的不住、正是

青龍共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那說捕盗知得秀童的家屬叫喊準了、十分着忙、商議道、我等如此綳吊、還不肯吐露真情、明日縣堂上可知他不招的、若不招時、我輩私加吊拷、罪不能免、乃請城隍紙供於庫中、香花燈燭、每日叅拜祈告、夜間就同金令史在庫裡歇宿、求一報應、金令史少不

待又要破些慳在他們面上到了除夜分付廚下備一盤過夜付新庫吏掌管金滿點了手紀只有失盜事未結同着張陰捕向新庫吏說知原教張二哥在庫裡安歇那新庫吏也是本縣人與金令史平昔相好的無不應允是夜金滿備下三牲香紙攜到庫中拜獻城隍老爺就將福物請新庫吏和張二哥同飲三杯以後新庫吏說家中事忙到央金滿替他照管自己要先別金滿為是大節夜不敢強留新庫吏將廚櫃等都檢看封鎖又將庫門鎖鑰付與金滿叫聲相擾自去了金滿又喫了幾杯也就起身對張二

哥說今夜除夜來早是新年、多吃幾杯、做個靈夢在下不得相陪了、說罷將庫門帶上落了鎖帶了鑰匙自回張二哥被金滿反鎖在內、嘆口氣道這節夜、那一家不夫婦團圓、偏我晦氣在這裏替他們守庫、悶上心來只顧自篩自飲不覺酩酊大醉、和衣而寢睡至四更夢見神道伸隻靴脚踢他起來、道銀子有了隊大帝將來放在廚櫃頂上葫蘆內了、張陰捕夢中驚覺慌忙爬起來、向櫥櫃頂上摸個遍那裏有什麼葫蘆難道神道也作弄人、還是我自己心神恍惚之故、須臾之間又瞌去了、夢裏又聽得神道說銀子在

向這牌面如何不取張陰捕蹲伏在床鋪上聽着敢恰好發擂爬起來推開窓子微微有光再向階檐上下看時並無些子物事欲要去報與金令史庫門卻又鎖着只得又去睡了少頃聽得外邊人聲熱鬧鼓樂喧闐乃是知縣出來同衆官拜牌賀節去文廟行香天已將明金滿已自將庫門上匙鑰交與新庫吏了新庫吏開門進來取紅紙用張陰捕已是等得不耐煩忽忙的戴了帽子走出庫來恰好知縣回縣在那里排衙公座那金滿已是整整齊齊穿着公服同衆令史站立在堂上伺候作揖張陰捕走近前

把他拿到夢邊說夢中神道如此如此、一連兩次甚是奇異、特來報你、你可查縣中有這陳大壽的名字合說罷、張陰捕自回家去不題、却說金滿是日恭謁過了知縣、又到庫中城隍面前磕了四個頭、回家喫了飯、也不去拜年、只在縣中稽查名姓、凡外郎書手皂快門子、及禁子夜夫、曾在縣裡走動的、無不查到並無陳大壽名字、整整的忙了三日、常規年節酒都不曾喫得、氣得面紅腹脹、到去埋怨那張陰捕說謊、張陰捕道、我是真要、除是神道與我、金滿又想起前日召將之事、那天將下臨還没句實話、抑告况夢中

之言怎便有准說罷丢在一邊去了又過了兩日是正月初五蘇州風俗是日家家戶戶祭獻五路大神謂之燒利市喫過了利市飯方纔出門做買賣金滿正在家中喫利市飯忽見老門子陸有恩來拜年叫道金阿叔恭喜了有利市酒請我喫碗金令史道兄弟摠是節物不好特地來請得今日來得極妙且喫三盃郎忙教嫂子煖一壺酒安排些見成魚肉之類與陸門子對酌閒話中間陸門子道金阿叔偷銀子的賊有些門路麼金滿搖首那里有陸門子道要賊露問陰捕你若多許陰捕幾兩銀子隨你飛來賊也

替你訪着了、金滿道我也許過他二十兩銀子、只恨他沒本事賺我的錢陸門子道假如今日有個人稱訪得賊人真信、來報你時、你還捨得這二十兩銀子麽、金滿道怎麽不肯陸門子道金阿叔你若真個把二十兩銀子、與我、我就替你拿出賊來、金滿道好兄弟、你果然如此、也教我明白了這椿官司、出脫了秀童、好兄弟、你須是眼見的實、莫又做猜謎的話陸門子道我不是十分看得的實、怎敢多只金令史即忙脫下帽子、向髻上取下兩錢重的一根金穵耳來、遞與陸有恩道這件小意思權爲信物、追出賍來、莫說

有餘就是止剩得二十兩也都與你陸有恩道不落要金阿叔的今日是初五也得做兒孫的發個利市陸有恩是已冠的門子就將空耳插於鬢邊之內教金阿叔且關了門與你細講金滿將大門閉了兩個促膝細談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原來陸有恩間壁住的也是個門子姓胡名美年十八歲有個姐夫叫做盧智高那盧智高因死了老婆就與小舅同住這胡美生得齊整多有人調戲他到也是個本分的小廝自從父毋雙亡全虧有姐姐拘

管一家姐姐死了既有姐夫便少不出好樣慣熟的是那十个經兒

賭錢　喫酒　養婆娘

去年臘月下旬陸門子一日出去了渾家聞得門首有斧鑿之聲初次也不以爲異以後但是陸門子出去了就聽得他家關門打得一片嚮陸門子回家就住了蔡渾家到除夜與丈夫飲酒說及此事正不知幹甚麼東西陸門子有心記了初一、自初二初三、一連在家住兩日側耳而聽寂然無聲到初四日假做出門往親戚家拜年去遠遠站着等隔壁關門之後

悄地回來藏在家裏呆聽待聞聲槌鑿之際從門縫裡張看只見胡美與盧智高俱蹲在地下胡美拿着一錠大銀盧智高將斧敲那錠邊下來陸門子看在眼裡曉間與二人相遇問道你家常常鑿鑿什麼東西胡美面紅不語盧智高道祖上傳下一塊好鐵條要敲斷打廚刀來用陸有恩聽想道不是那話兒是什麼他兩個那裡來有這元寶當夜留在肚裏次日料得余令史在家燒利市所以特地來報余滿聽了這席話就同陸有恩來尋張二哥不遇其夜就留陸有恩過宿明日初六起個早又往張二哥家弄拉了

門哥共四個人同到胡美家來只見門上落鎖沒人在內問了叫渾家出來問其緣故渾家道昨日聽見說要叫船往杭州進香今早雙雙出門恰纔去得此時就開了船也去不遠四個人飛星趕去剛剛上駟馬橋只見小遊船上的王溜兒在橋堍下買酒糴米令史們時常叫他的船都是相熟的王溜兒道金相公今日起得好早金令史問道溜兒你趕早買酒糴米往那里去溜兒道托賴揹個杭州的載要去有個把月生意金滿拍着肩問是誰王溜兒附耳低言道是胡門官同他姓盧的親眷合叫的船金滿道如

今他二人可在船裡王溜兒道那廝家在船裡胡舍還在橋上接表子未來張陰捕喝聲一索先把王溜兒扣住溜兒道我得何罪金滿道不干你事只要你引我到船上就放你溜兒遂買付酒雜的米都寄在店上引着四個人下橋來八隻手准備拿賊這正是

閒時不學好　今日悔應遲

却說盧智高在船中背着艙下眼睛盼望那胡美接表子下來同樂却一眼瞧見金令史又見王溜兒頭上麻繩帶着心頭跳動料道有些荒異也不顧鋪蓋跳在岸上捨命奔走王溜兒指道那戴孝頭巾的就

是姓盧的衆人放開脚去趕口中只叫盜庫的賊休走盧智高着了忙跌上一交被衆人趕上一把拿住也把麻繩扣頸問道胡美在那里盧智高道在表子劉丑姐家裡衆人教盧智高作眼齊奔劉丑姐家來胡美先前聽得人說外面拿盜庫的賊打着心頭不對表子說預先走了不知去向衆人只得拿劉丑姐去都到張二哥家裡搜盧智高身邊並無一物及搜到氊襪裡搜出一錠秃元寶錠邊兒都敲去了張二哥要帶他到城外冷舖裡去弔拷盧智高道不必用刑我招便了去年十一月間我同胡美都賭極了沒

處設法胡美對我說只有庫裡有許多元寶容在那里我教他且今歲當家可用做趁十五月夜偷了四錠出來每人各分二錠寔不敢出笏只敢得錠邊使用那一錠藏在米桶中米上放些碎米蓋着還在家裡那兩錠却在胡美身邊金滿又問那一夜我眼也不曾合他怎麼拿得這樣即溜處所高遮胡美幾遍進來見你坐着不好動手那一夜閃入來恰好你們小厮在裡面摸中取燈燭打翻了溜濕你起身去看方得其便衆人得了口詞也就不消去取拷了此時秀童在張二哥家將息還動彈不得見拿着

真賍真賊，咬牙切齒的罵道：這砍頭賊，你便偷了銀子，却害得我好苦，如今我也沒處伸冤，只要咬下你一塊肉來消這口氣，便在草鋪上要爬起來，可憐那裏掙扎得動，衆人盡來安慰勸住了他，心中轉痛，嗚嗚咽咽的啼哭，金令史十分過意不去，不覺也弔下眼淚，這件叫人擡回家中調養，自己却同衆人到胡美家中打開窩藏，將米桶裡米傾在地上，滾出一錠一錠的元寶來，當日衆人就帶盧智高到縣，稟明了，知縣相公知縣驗了銀子，曉得不枉，即將盧智高重責八十，收監了，一面收監等拿獲胡美贓一同

攛掇出個廣捕文書，緝訪胡美，務在必獲，船戶王溜兒樂婦劉丑姐原不知情，且贓物未見破散，暫時討保在外，先獲元寶二個，本當還庫，但庫銀已經金滿變產賠補，姑照給主，贓倒給還金滿，這一斷，滿崑山人無有不服，正是

好官

問止人心順　官清民自安

卻說金令史領了兩個兗元寶回家，就在銀匠鋪裏將銀鑿開，把二八一十六兩白銀送與陸門子，不失前言，又將十兩送與張二哥，候獲住胡美時，還有介話，次日金滿候知縣出堂，叩謝知縣有憐憫之心，深

恨胡美乃出官賞銀十兩去捉捕漸漸冷淡過了半年之後張四哥偶有事到湖州雙林地方船從蘇州婁門過去忽見胡美在婁門塘上行走張四哥急攙船上岸叫道胡阿衆慢走胡美回頭認得是陰捕忙走一步轉灣望一個豆腐店裡頭就躲賣豆腐的老兒纔要聲張胡美向兜肚裡摸出雪白光亮水磨般的一錠大銀對酒缸草蓋上一丟說道容我躲過今夜時這錠銀與你平分老兒貪了這錠銀子慌忙檢過了指一個去處教他藏了張四哥趕到轉灣處不見了胡美有個多嘴的閒漢指點他在豆腐店裡去

時張四哥進店間時那老兒只叫沒有張四哥滿屋看了一周遭果然沒有張四哥身邊取出一塊銀子約有三四錢重把與老兒說道這小廝是嵬山縣門子盜了官庫出來的大老爺出廣捕拿他你若識時務時引他出來這幾錢銀子送你老人家買菜吃你若藏匿我禀知縣主拿出去時間你個同盜老兒慌了連銀子也不肯接將手望上一指你道什麼去處

上不至天　　下不至地
躲得安穩　　說出胸氣

那老兒和媽媽兩口只住得一間屋又做豆腐又做白酒狹窄沒處睡將木頭架一個小小閣兒恰好打個鋪兒臨睡時把短梯爬上去却有一個店樹兒隱着胡美正躲得穩却被張四哥一手拖將下來就把麻繩縛住罵道害人賊銀子藏在那里胡美戰戰兢兢答應道二錠用完了一錠在酒缸蓋上老者怎敢隱瞞於缸罅裡取出張四哥問老者何姓何名老者懼怕不敢答應傍邊一個人替他答道此老姓陳名大義張四哥點頭便把那三四錢銀子撇在老兒懷上帶了胡美踏在船頭裡面連夜回崑山縣來正是

莫道虧心事可做　惡人自有惡人磨

此時盧智高已病死於獄中知縣見累死了一人心中頗悔又令史中多有與胡美有勾搭的都來替他金滿面前討饒又央門子頭兒六吏典衆說金滿想起閣庫的事虧他只得把人情賣在衆人面上稟知縣道盜銀雖是胡美造謀實出姐夫況原贓所失不多求老爺從寬發落知縣將罪名都推在死者身上只將胡美重責三十問個徒罪以做後來元寶一錠仍給還金滿領人金滿又將十兩銀子謝了張四郎張四郎因說起盧智高若有始末衆人各各駭然方

知去年家二哥除夜夢城隍分付陳大壽已將銀子放在櫥頂上葫蘆內了、術者胡美蘆者盧智高陳大壽乃老者之姓名胡美在店櫥頂上搜出神明之話一字無欺果然是

暗室虧心　神目如電

過了幾日備下猪羊擡往城隍廟中賽神酬謝金滿因思屈了秀童受此苦楚況此童除飲酒之外並無失德更兼立心忠厚死而無怨更沒有甚麽好處酬答得他乃改秀童名爲金秀用已之姓視如親子將美婢金杏許他爲妻待身體調治得強旺了便配爲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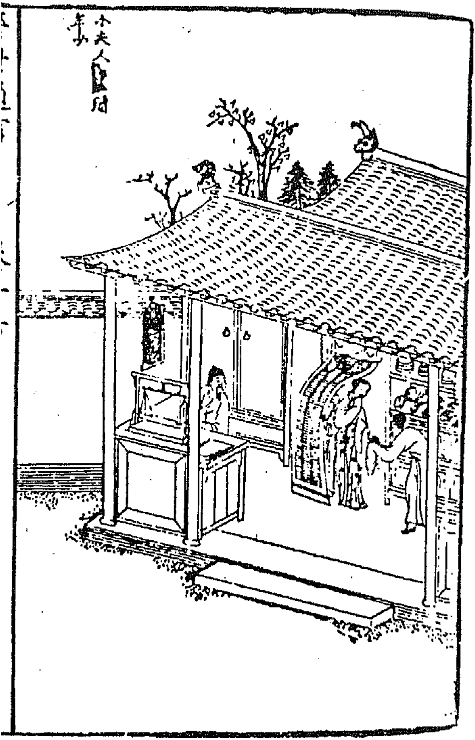
婦金秀的父母俱感激[illegible]無言後來金滿撫子家業就是金秀承頂金秀也納個吏缺人稱爲小金令史三考滿了仕至按察司經歷後人有詩嘆金秀之枉

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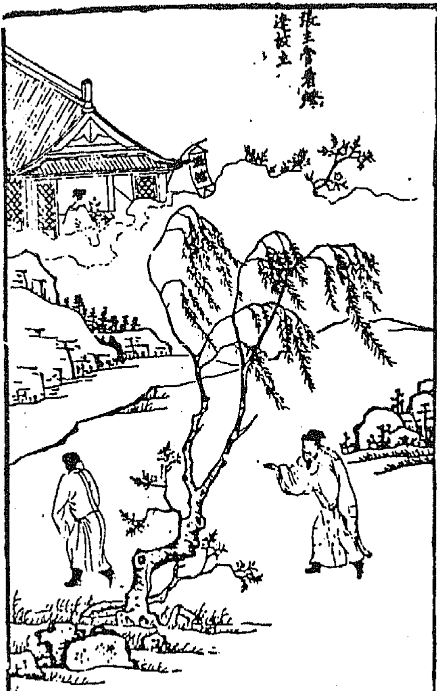
疑人無用用無疑　耳畔休聽是與非
凡事要憑真實見　古今冤屈有誰知

第十五卷

警世通言



小夫人[illegible]財年少



張生會鶯鶯逢故主

第十六卷

小夫人金錢贈年少

誰言今古事難窮　大抵榮枯總是空
算得生前隨分過　爭如雲外指溟鴻
暗添雪色眉根白　旋落花光臉上紅
惆悵淒涼兩回首　暮林蕭索起悲風

這八句詩，乃西川成都府華陽縣王處厚，年紀將及六旬，把鏡照面，見鬚髮有幾根白的，有感而作。世上之物，少則有壯，壯則有老，古之常理，人人都免不得的。原來諸物都是先白後黑，惟有髭鬚卻是先黑後

白〕又有戴花劉使君對鏡中見這頭髮斑白曾作醉亭樓詞

平生性格隨分好些 春色沉醉戀花陌雖然年老心未老滿頭花壓巾帽側鬢如霜鬚似雪自嗟惆悵幾個相知勸我染幾個相知勸我摘染摘有何益當初怕作短命鬼如今已過中年客且留些糚晚景儘教白

如今說東京汴州開封府界有個員外年踰六旬鬢髮皤然只因不伏老兀自貪色蕩散了一個家計幾乎做了失鄉之鬼這員外姓甚名誰卻做出甚麼事

來正是

塵隨車馬何年盡　事繫人心早晚休

話說東京汴州開封府界身子裡一個開線鋪的員外張士廉年過六旬媽媽死後孑然一身並無兒女家有十萬貲財用兩個主管營運張員外忽一日拍胸長嘆對二人說我許大年紀無兒無女要十萬家財何用二人曰員外何不取房娘子生得一男半女也不絕了香火員外甚喜差人隨即喚張媒李媒前來這兩個媒人端的是

開言成匹配舉口合姻緣醫世上鳳隻鸞孤管宇

當單眠獨宿，傳言玉女，用機關把俺拖來，侍案金童下說詞，攔腰抱住，調唆織女害相思，引得嫦娥離月殿

員外道：我因無子，相煩你二人說親，張媒口中不道，心下思量道：大伯子許多年紀，如今說親，說甚麼人是，保教我怎地應他，則見李媒把張媒推一推，便道容易隨行，又叫住了道：我有三句話，只因說出這三句話來，教員外

青雲有路，番為落魄之人；白骨無墳，化作失鄉之鬼

媒人道不知員外意下何如張員外道有三件事說與你兩人第一件要一個人材出衆好模好樣的第二件要門戶相當第三件我家下有十萬貫家財須着個有十萬貫房奩的親來對付我兩個媒人肚裏暗笑口中胡亂答應道這三件事都容易當下相辭員外自去張媒在路上與李媒商議道若說得這頭親事成也有百十貫錢撰只是員外說的話太不着人有那三件事的他不去嫁個年少郎君却肯隨你這老頭子偏你這幾根白鬍鬚是沙糖拌的李媒道我有一頭到也湊巧人材出衆門戶相當張媒道是

誰家李媒云是王招宣府裏出來的小夫人王招宣初娶時十分寵幸後來只爲一句話破綻些失了主人之心情愿白白裏把與人只要個有門風的便肯隨身房計少也有幾萬貫只怕年紀忒小些張媒道不怕小的忒小還嫌老的忒老這頭親張員外怕不中意只是雌兒心下必然不美如今對雌兒說把張家年紀瞞過了一二十年兩邊就差不多了李媒道明日是個和合日我同你先到張宅講定財禮隨到王招宣府一說便成是晚各歸無話次日二媒約會了雙雙的到張員外宅裏說昨日員外分付的三件

事、老媳尋得一頭親、難得恁般湊巧、第一件、人材十分足色、第二件是王招宣府裏出來、有名聲的、第三件十萬貫房奩、則怕員外嫌他年小、張員外問道、卻幾歲、張媒應道、小如員外三四十歲、張員外滿臉堆笑道、全仗作成則個、話休絮煩、當下兩邊俱說允了、少不得行財納禮、奠鴈已畢、花燭成親、次早參拜家堂、張員外穿紫羅衫、新頭巾、新靴新襪、這小夫人著乾紅銷金大袖團花霞帔、銷金蓋頭、生得

新月籠眉、春桃拂臉、意態幽花殊麗、肌膚嫩玉生光、說不盡萬種妖嬈、畫不出千般艷冶、何須楚峽

雲飛過、便是蓬萊殿裏人、

張員外從下至上看過、暗暗地喝釆、小夫人揭起蓋頭、看見員外、須眉皓白、暗暗地叫苦、花燭夜過了、張員外心下喜歡、小夫人心下不樂、過了月餘、只見一人相揖道、今日是員外生辰、小道送疏在此、原來員外但遇初一月半本命生辰、須有道疏、那時小夫人開疏看時、撲簌簌兩行淚下、見道員外年已六十、埋怨兩個媒人將我悞了、看那張員外時、這幾日又添了四五件在身上

腰便添疼
眼便添淚

耳便添聾　　鼻便添涕

一日、員外對小夫人道、出外薄幹、夫人耐靜、小夫人只得應道、員外早去早歸、說了、員外自出去、小夫人自思量、我恁地一個人、許多房奩、卻嫁一個白鬚老子、心下正煩惱、身邊立著從嫁、道夫人今日何不門首看街消遣、小夫人聽說、便同養娘到外邊來看、這張員外門首是胭脂絨線鋪、兩壁裝著廚櫃、當中一片紫絹沿邊簾子、養娘放下簾鈎、垂下簾子、門前兩個主管、一個李慶、五十來歲、一個張勝、年紀三十來歲、二人見放下簾子、問道、為甚麼、養娘道、夫人出來

看街、兩個主管彤身在簾子前來見、小夫人在簾子底下啟一點朱唇、露兩行碎玉、說不得數句言語、教張勝惹場煩惱、

遠如沙漠、何殊沒底滄溟、重若丘山、難比無窮泰華、

小夫人先叫李主管問道、在員外宅裏多少年了、李主管道、李慶在此二十餘年、夫人道、員外尋常照管你也不曾、李主管道、一飲一啄、皆出員外、却問張主管、張主管道、張勝從先父在員外宅裏二十餘年、張勝隨着先父便趨事員外、如今也有十餘年、小夫人

問道員外曾掛你麼張勝道本家衣食皆出員外所賜小夫人道主管少待小夫人折身進去不多時遞些物與李主管把袖包手來接躬身謝了小夫人却叫張主管道終不成與了他不與你這物件雖不直錢也有好處張主管也依李主管接取躬身謝了小夫人又看了一回自入去兩個主管各自出門前支持買賣原來李主管得的是十文銀錢張主管得的却是十文金錢當時張主管也不知道李主管得的是銀錢李主管也不知張主管得的是金錢當日天色已晚但見

[illegible]煙四合宿鳥歸林行人投
店漁父負魚歸竹徑牧童騎犢返孤村
當日晚算了帳目把文簿呈張員外今日賣幾文買
幾文人上欠幾文都僉押了原來兩個主管各輪一
日在鋪中當直其日却好正輪着張主管值宿門外
面一間小房點着一盞燈張主管閒坐半晌安排歇
息則聽得有人來敲門張主管聽得問道是誰應道
你則開門却說與你張主管開了房門那人蹌將入
來閃身已在燈光背後張主管看時是個婦人張主
管吃了一驚慌忙道小娘子你這早晚來有甚事那

婦人應道我不是私來早間與你物事的教我來張主管道小夫人與我十文金錢想是教你來討還那婦女道你不理會得李主管得的是銀錢如今小夫人又教把一件物來與你只見那婦人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打開來看道這幾件把與你穿的又有幾件婦女的衣服把與你娘只見婦女留下衣服作別出門復回身道還有一件要緊的到忘了又向衣袖裏取出一錠五十兩大銀撇了自去當夜張勝無故得了許多東西不明不白一夜不曾睡着明日早起來張主管開了店門依舊做買賣等得李主管到了將

舖面交割與他、張勝自歸到家中、拿出衣服銀子與娘看、娘問這物事那裏來的、張主管把夜來的話一一說與娘知、婆婆聽得說道、孩兒小夫人他把金錢與你、又把衣服銀子與你、却是甚麼意思、娘如今六十已上年紀、自從沒了你爺、便滿眼只看你、若是你做出事來、老身靠誰、明日便不要去、這張主管是個本分之人、況又是個孝順的、聽見娘說便不往舖裏去、張員外見他不去、使人來叫、問道如何主管不來、婆婆應道、孩兒感些風寒、這幾日身子不快、來不得、傳語員外得知、一好便來、又過了幾日、李主管見他

不來自來叫道張主管如何不來鋪中沒人相幫老娘只是推身子不快這兩日反重李主管自去張員外三五遍使人來叫做娘的只是說未得好張員外見三回五次叫他不來猜道必是別有去處張勝自在家中時光迅速日月如梭撚指之間在家中早過了一月有餘道不得坐喫山崩雖然得這小夫人許多物事那一錠大銀子容易不敢出笏衣裳又不好變賣不去營運日來月往手內使得沒了却來問娘道不敎兒子去張員外宅裏去開了經紀如今在家中日逐盤費如何措置那婆婆聽得說用手一指指

着屋樑上道孩兒你見也不見、張勝看時、原來屋樑上掛着一個包、取將下來道你爺養得你這等大、則是這件物事身上、打開紙包看時、是個花栲栲兒、婆婆道你如今依先做這道路、習爺的生意賣些胭脂絨線、當日時遇元宵、張勝道今日元宵夜端門下放燈、便問娘道兒子欲去看燈則個、娘道孩兒你許多時不行這條路、如今去端門看燈、從張員外門前過又去惹是招非、張勝道是人都去看燈、說道今年好燈兒子去去便歸、不從張員外門前過便了、娘道要去看燈不妨、則是你自去看不得、同一個相識做伴

去纔好、張勝道、我與王二哥同去、娘道、你兩個去看、不妨、第一莫得喫酒、第二同去同回、分付了、兩個來端門下看燈、正撞着當時賜御酒、撒金錢、好熱鬧、王二哥道、這裏難看燈、一來我們身小力怯、着甚來由、喫挨喫攪、不如去一處看、那裏也抓縛着一座鰲山、張勝問道、在那裏、王二哥道、你到不知、王招宣府裏抓縛着小鰲山、今夜也放燈、兩個便復身回來、却到王招宣府前、原來人又熱鬧、似端門下、就府門前不見了王二哥、張勝只叫得苦、却是怎地歸去、臨出門時、我娘分付道、你兩個同去同回、如何不見了王

不記類

二哥只我先到屋裏我娘便不焦躁若是王二哥先回我娘定道我那裏去當夜看不得那燈獨自一個行來行去猛省道前面是我那舊主人張員外宅裏每年到元宵夜歇浪線鋪添許多煙火今日想他也未收燈遮莫信步行到張員外門前張勝喫驚只見張員外家門便開着十字兩條竹竿縛着皮革底釘住一碗泡燈照着門上一張手榜貼在張勝看了諕得目瞪口呆罔知所措張勝去這燈光之下看這手榜上寫着道開封府左軍巡院勘到百姓張士廉爲不合方纔讀到不合三個字兀自不知道因甚罪則

見燈籠底下一人喝聲道你好大膽來這裏做甚的張主管喫了一驚拔開那步便走那喝的人大踏步趕將來叫道是甚麼人直恁大膽夜晚間看這樣做甚麼唬得張勝便走漸次間行到巷口待要轉彎歸去相次二更見一輪明月正照着當空正行之間一個人從後面趕將來叫道張主管有人請你張勝回頭看時是一個酒博士張勝道想是王二哥在巷口等我買些酒喫歸去恰也好同這酒博士到店內隨上樓梯到一個閣兒前面量酒道在這裏掀開簾兒張主管看見一個婦女身上衣服不甚齊整頭上蓬

正是

烏雲不整、唯思昔日豪華、粉淚頻飄、爲憶當年富貴、秋夜月蒙雲籠罩、牡丹花被土沉埋、

這婦女叫張主管、是我請你、張主管看了一看、雖有些面熟、卻想不起、這婦女道張主管如何不認得我、我便是小夫人、張主管道小夫人如何在這裏、夫人道一言難盡、張勝問夫人如何恁地、小夫人道不合信媒人口、嫁了張員外、原來張員外因燒假銀事犯、把張員外縛去左軍巡院裏去、至今不知下落、家計并許多房產、都封估了、我如今一身無所歸着、特

地投奔你、你看我平昔之面、留我家中住幾時則個、張勝道使不得、第一家中母親嚴謹、第二道不得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要來張勝家中、斷然使不得、小夫人聽得道你將爲常言你許道呼蛇容易遣蛇難、怕日久歲深盤費重大我教你看一隻手去懷裏提出件物來、

閑鐘始覺山藏寺　　傍岸方知水隔村

小夫人將一串一百單八顆西珠數珠、顆顆大如雞豆子、明光燦爛、張勝見了喝采道有眼不曾見這寶物、小夫人道許多房奩被官府籍沒了、則藏得這

物你若肯留在家中、慢慢把這件寶物逐顆去賣、儘可過日、張主管聽得說、正是

歸去只愁紅日晚　思量猶恐馬行遲
橫財紅粉歌樓酒　誰爲三般事不迷

當日張勝道、小夫人要來張勝家中、也得我娘肯時方可、小夫人道、和你同去問婆婆我只在對門人家等回報、張勝回到家中、將前後事情逐一對娘說了一遍、婆婆是個老人家、心慈聽說如此落難、連聲叫道、苦惱苦惱、小夫人在那裏、張勝道見在對門等、婆婆道、請相見、相見禮畢、小夫人把適來說的話從頭

[illegible]紅顏小任錢者倚上耳可嘆何哉

細說一遍如今都無親戚投奔特來見婆婆望乞收留婆婆聽得說道夫人暫住數日不妨只怕家寒怠慢思量別的親戚再去投奔小夫人便從懷裏取出數珠遞與婆婆燈光下婆婆看見就留小夫人在家住小夫人道來日剪顆來貨賣開起胭脂絨線鋪門前掛着花栲栳兒為記張勝道有這件寶物胡亂賣動便是若干錢況且五十兩一錠大銀未動正好收買貨物張勝自從開店接了張員外一路買賣其時人喚張勝做小張員外小夫人屢次來纏張勝張勝心堅似鐵只以主母相待並不及亂當時清明節候

怎見得

清明何處不生煙　郊外微風掛紙錢
人笑人歌芳草地　乍晴乍雨杏花天
海棠枝上綿鶯語　楊柳堤邊醉客眠
紅粉佳人爭畫板　綵絲搖曳學飛仙

滿城人都出去金明池遊翫、張小員外也出去遊翫、到晚回來、却待入萬勝門、則聽得後面一人叫張主管、當時張勝自思道、如今人都叫我做小張員外、甚人叫我主管、回頭看時、却是舊主人張員外、張勝看張員外面上刺着四字金印、蓬頭垢面、衣服不整齊、

即時邀入酒店裏、一個穩便閣兒坐下、張勝問道、主人緣何如此狼狽、員外道、不合成了這頭親事、小夫人原是王招宣府裏出來的、今年正月初一日、小夫人自在簾兒裏看街、只見一個安童托着盒兒打從面前過去、小夫人叫住問道府中近日有甚事、說安童道府裏別無甚事、則是前日王招宣尋一串一百單八顆西珠數珠不見、帶累得一府的人沒一個不吃罪責、小夫人聽得說、臉上或青或紅、小安童自去、不多時、二三十人來家、把他房奩和我的家私、都搬將去、便捉我下左軍巡院拷問、要這一百單八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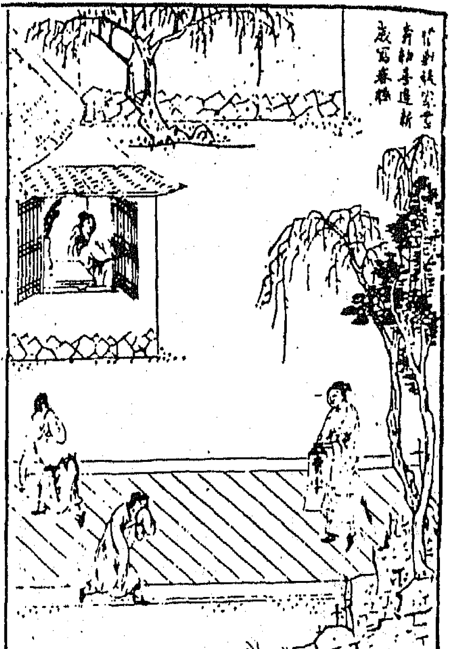
人靈異所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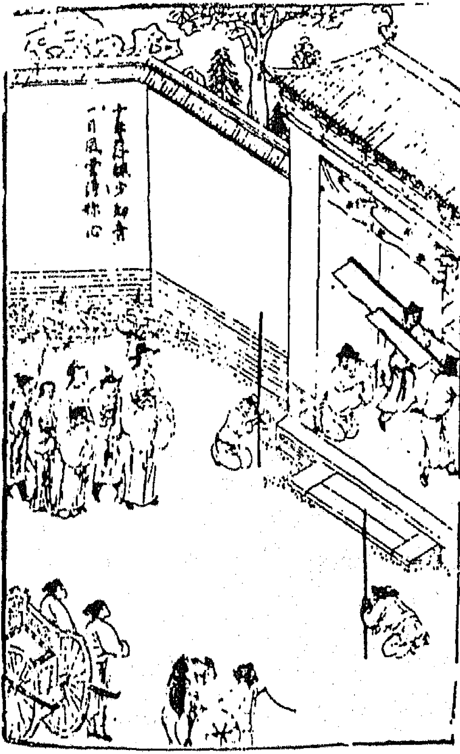
數珠。我從不曾見。回說沒有。將我打一頓毒棒。拘禁在監。到得當日小夫人入去房裏自吊身死。官司沒決撒。把我除了。則是一事。至今日那一串一百單八顆數珠不知下落。張勝聞言。心下自思道。小夫人也在我家裏。數珠也在我家裏。早剪動幾顆了。甚是怪感。勸了張員外些酒食。相別了。張勝沿路思量道。好是惑人。回到家中。見小夫人。張勝一步退一步道。告夫人饒了張勝性命。小夫人問道。怎恁地說。張勝把適來大張員外說的話說了一遍。小夫人聽得道。却不作怪。你看我身上衣裳有縫。一聲高似一聲。你豈

不理會得他道我在你這裏故意說這話教你不留我張勝道你也說得是又過了數日只聽得外面道有人尋小員外張勝出來迎接便是大張員外張勝心中道家裏小夫人使出來相見是人是鬼便明白了教養娘請小夫人出來養娘入去只沒尋處不見了小夫人當時小員外既知小夫人真個是鬼只得將前面事一一告與大張員外問道這串數珠卻在那裏張勝去房中取出大張員外叫張勝同來干招宣府中說將數珠交納其餘前去數顆將錢取贖訖王招宣續見張士廉罪犯將家私給還仍舊開胭

脂絨線鋪、大張員外仍請大慶觀道士做醮、追薦小夫人、只因小夫人生前甚有張勝的心、死後猶然相從、虧殺張勝立心至誠、到底不曾有染、所以不受其禍、超然無累、如今財色迷人者、紛紛皆是、如張勝者、萬中無一、有詩贊云、

誰不貪財不愛淫　始終難染正人心
少年得似張主管　鬼禍人非兩不侵


竹影移窗雲
青紗尋遲折
夜寫春愁


十年落魄少知音
一日風雲得稱心

第十七卷

鈍秀才一朝交泰

蒙正窑中怨氣、買臣擔上書聲、丈夫失意惹人輕、
纔入榮華稱慶。紅日偶然陰翳、黃河尚有澄清、
浮雲眼底總難憑、牢把脚跟立定、

這首西江月、大槩說人窮通有時、固不可以一時之得意而自誇其能、亦不可以一時之失意而自墜其志。唐朝甘露年間、有個王涯丞相、官居一品、權壓百僚、僮僕千數、日食萬錢、說不盡榮華富貴。其府第厨房與一僧寺相隣。每日厨房中滌鍋淨碗之水、傾向

溝中其水從僧寺中流出一日寺中老僧出行見溝中流水中有白物大如雪片小如玉屑近前視看乃是上白米飯王丞相厨下鍋裡碗裡洗刷下來的長老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罪過罪過隨口吟詩一首

春時耕種夏時耘　粒粒顆顆費力勤
舂去細糠如剖玉　炊成香飯似堆銀
三餐飽食無餘事　一日饑時可療貧
堪嘆溝中狼藉賤　可憐天下有窮人

長老吟詩已罷隨與火工道人將笊籬起溝內殘飯向清水河中滌去污泥攤於篩內日色曬乾用磁

這般不度該天使餓耳

缸收貯。且看幾時滿得一缸。不勾三四個月，其缸已滿。兩年之內，共積得六大缸有餘。那王涯丞相只道千年富貴，萬代奢華，誰知樂極生悲，一朝觸犯了朝廷，闔門待勘，未知生死。其時賓客散盡，童僕逃亡，倉廩盡為他家所奪。王丞相至親二十三口，米盡糧絕，擔饑忍餓，啼哭之聲，聞於鄰寺。長老聽得，心懷不忍，只是一牆之隔，除非穴牆可以相通。長老將缸內所積飯乾，浸軟蒸而饋之。王涯丞相喫罷，甚以為美。遣婢子問老僧：他出家之人，何以有此精食？老僧道：此非貧僧家常之飯，乃府上滌釜洗碗之餘，流出溝中

貧僧可惜有用之物棄之無用將清水洗盡日色曬乾留爲荒年貧丐之食今日誰知仍濟了尊府之急正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王涯丞相聽罷歎道我平昔暴殄天物如此安得不敗今日之禍必然不免其夜遂伏毒而死當初富貴時節怎知道有今日正是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履危機此乃福過災生自取其殃假如今人貧賤之時那知後日富貴即如榮華之日豈信後來苦楚如今在下再說個先憂後樂的故事列位看官們內中倘有胯下忍辱的韓信妻不下機的蘇秦聽在下說這段評話各人回去硬挺着

頭頸過日以待將來不要先墮了志氣有詩四句

秋風衰草定逢春　尺蠖泥中也會伸
畫虎不成君莫笑　安排牙爪始驚人

話說國朝天順年間福建延平府將樂縣有個宦家姓馬名萬羣官拜吏科給事中因論太監王振專權謫回削籍爲民夫人早喪單生一子名曰馬任表字德稱十二歲遊庠聰明飽學說起他聰明就如顏子淵聞一知十論起他飽學就如虞世南五車腹笥真個文章蓋世名譽過人馬給事愛惜如良金美玉自不必言里中那些宦家兒郎一來爲他是黃門的貴

公子王來道他經解之才早晚飛黃騰達無不爭先奉承其中更有兩個人奉承得要緊眞個是

冷中送煖閑裡尋忙出外必稱弟兄使錢那問爾我偶話店中酒美請飲三杯纔誇妓館容嬌代包一月掇臀捧屁猶云手有餘香隨口蹋痰惟恐人先着脚說不盡諂笑脅肩只少個出妻獻子

一個叫黃勝綽號黃病鬼一個叫顧祥綽號飛天鬼他兩個祖上也曾出仕都是富厚之家目不識丁也頂個讀書的虛名把馬德稱做個大菩薩供養扳他日後富貴往來那馬德稱是忠厚君子彼以禮來

此以禮往見他聰明出衆遂與之爲友黃勝情願把親妹六媖許與德稱爲婚德稱聞此女才貌雙全不勝之喜但從小立個誓願

若要洞房花燭夜　必須金榜掛名時

馬給事見他立志高明也不相強所以年過二十尚未完娶時值鄉試之年忽一日黃勝傾邀馬德稱向書鋪中去買書只見書鋪隔壁有個算命店牌上寫道

要知命好醜　只問張鐵口

德稱道此人名爲鐵口必肯直言買完了書就過

[illegible]

間壁與那張先生拱手道學生賤造求教先生開了八字將五行生尅之數五星虛實之理推筭了一回說道尊官若不見怪小子方敢直言馬德稱道君子問災不問福何須隱諱黃勝顧祥兩個在傍只怕那先生不知好歹說出話來冲撞了公子黃勝便道先生仔細看看不要輕談顧祥道此位是本縣大名士你只看他今科發解還是發魁先生道小子只據理直講不知准否貴造偏才歸祿父主崢嶸論理必生於貴宦之家黃顧二人拍手大笑道這就准了先生道五星中命纏奎壁文章冠世二人又大笑道好先

生実得準実得準先生道只嫌二十二歲変迍迍不好官煞重重爲禍不小不但破家亦防傷命若過得三十一歲後來到有五十年榮華只怕一丈闊的水缺雙脚跳不過去黃勝就罵起來道放屁那有這話顧祥伸出拳來道打這廝打歪他的鐵嘴許德稱雙手攔住道命之理微只說他不準就罷了何須計較黃顧二人口中還不乾淨却得許德稱抵死勸回那先生只求無事也不想算命錢了正是

阿諛人人喜　直言個個嫌

那時許德稱也只道自家唾手功名雖不深信那

先生卻也不信、誰知三場得意、榜上無名、自十五歲
進場、到今二十一歲、三科不中、若論年紀還不多、只
為進場屢次了、反覺不利、又過一年、剛剛二十二歲
馬給事一個門生、又參了王振一本、王振疑心座主、
指使而然再理前仇寄唆朝中心腹、尋馬萬羣當初
做有司時罪過、坐贓萬兩、著本處撫按追解馬萬羣
本是個清官、聞知此信、一口氣得病數日身死馬德
稱哀戚盡禮此心無窮、卻被有司逢迎上意逼要萬
兩贓銀交納此時只得變賣家產但是有稅契可查
者有司逕自估價官賣只有續置一個小小田莊未

吹毛求疵之徒往往叫有何執只吹不如

曾起說官府不然馬德稱特顧祥平昔至交只說假家産業央他暫時承認又有古董書籍等項約數百金寄與黃勝家中去訖却說有司官將馬給事家房産田業盡數變賣求足其數乃自吹毛求疵不已馬德稱扶柩在墳堂屋內暫住忽一日顧祥遣人來言府上餘下田庄官府已知瞞不得了馬德稱無可奈何只得入官後來聞得反是顧祥舉首一則恐後連累二者得有司的笑臉德稱知人情奸險付之一笑過了歲餘馬德稱往黃勝家索取寄頓物件連走數次俱不相接結末遣人送一封帖來爲德稱拆開看

蔣沒有書柬止封帳目一紙內開某月某日某事用錢若干某該合認某某該獨認如此非一次因將古董書籍等項估計扣除不還一件德稱大怒當了眾人之面將帳目扯碎大罵一場起歸倒藏之輩再作相見從此親事亦不題起黃勝巴不得絕馬家正中其懷正合着西漢馮公的四句道是

一貴一賤　交情乃見
一死一生　乃見交情

馬德稱在墳屋中守孝弄得衣衫襤褸口食不周當初父親存日也曾周濟過別人今日自己遭了患難

此深井下石者指墳樹之類小平之使一須年

人周濟我守墳的老王攛掇他把墳上樹木倒賣人德稱不肯老王指著路上幾棵大柏樹道這樹不在塚傍賣之無妨德稱依允講定價錢先倒一棵下來中心都是虫蛀空的不值錢了再倒一棵亦復如此德稱歎道此乃命也就教住手那兩棵樹只當燒柴賣不多錢不兩日用完了身邊只剩得十一歲一個家生小廝央老王作東也賣與人得銀五兩這小廝過門之後夜夜小遺起來主人不要了退還老王處索取原價德稱不得已情愿減退了二兩身價賣了好奇怪第二遍去就不小遺了這幾夜小遺分明

是打落德稱這二兩銀子不在話下光陰似箭看看服滿德稱貧困之極無門可告想起有個表叔在浙江杭州府做二府湖州德清縣知縣也是父親門生不如去投奔他兩人之中也有一遇當下將幾件什物家火托老王賣充路費漿洗了舊衣舊裳收拾做一個包裹搭船上路直至杭州問那表叔剛剛十日之前已病故了隨到德清縣投那個知縣時又正遇這幾日爲錢糧事情與上司爭論不合使性要回去告病關門無由通報正是

時來風送滕王閣　運去雷轟薦福碑

德稱兩處投人不着、想得南京舊衙門做官的多有年家、又趁船到京口、欲要渡江、怎奈連日大西風、上水船寸步難行、只得往句容一路步行而去、逕往留都、且數留都那幾個城門、

神策金川儀鳳門　懷遠清涼到石城
三山聚寶連通濟　洪武朝陽定太平

馬德稱由通濟門入城到飯店中宿了一夜、次早往部科等各衙門打聽往年多有年家爲官的、如今陞的陞了、轉的轉了、死的死了、壞的壞了、一無所遇、乘興而來、却難興盡而返、流連光景、不覺又是半年有

報怯　心

餘盤纏俱已用盡雖不學伍大夫吳門乞食、也難免只發正僧院投齋忽一日德稱投宿到大報恩寺、遇見個相識鄉親問其鄉里之事、方知本省宗師按臨歲考德稱在先服滿時因無禮物送與學師長不曾動得起復文書及遊學至此、也不想如此久客於外、如今音信不通教官逕把他做避考申黜千里之遙無由辨復真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遲又遇打頭風

德稱聞此消息長歎數聲、無面回鄉、意欲覓個館地、權且教書糊口再作道理、誰知世人眼淺不識高低、

則知異鄉公子如此形狀必是個浪蕩之徒便有錦心繡腸誰人信他誰人請他又過了幾時和尚們都怪他蒿惱語言不遜不可盡說幸而天無絕人之路有個運糧的趙指揮要請個門館先生同往北京一則陪話二則代筆偶與承恩寺主持商議德稱聞知想道乘此機會往北京一行豈不兩便遂央僧舉薦那俗僧也巴不得遣那窮鬼起身就在指揮面前稱揚德稱好處且是束修甚少趙指揮是武官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省便約德稱在寺投刺相見擇日請了下船同行德稱口如懸河賓主頗也得合不一日

到黃河岸口。德稱偶然上岸登東。忽聽發一聲喊。猶如天崩地裂之形。慌忙起身看時。喫了一驚。原來河口決了。趙指揮所統糧船。三分四散。不知去向。但見水勢滔滔。一望無際。德稱舉目無依。仰天號哭歎道。此乃天絕我命也。不如死休。方欲投入河流。遇一老者相救。問其來歷。德稱訴罷。老者惻然憐憫道。看你青春美質。將來豈無發跡之期。此去短盤至北京。費用亦不多。老夫帶得有三兩荒銀。權爲程敬。說罷去摸袖裡。那摸個空。連呼奇怪。仔細看時。袖底有一小孔。那老者趕早出門。不知在那裡遇着剪綹的剪去

賣字是生何如沿路[illegible]

了老者嗟歎道古人云得咱心肯日是你運通時今日看起來就是心肯也有個天數非是老夫吝惜乃足下命運不通所致耳欲屈足下過舍下又恐路途不便乃邀德稱到市心裡向一個相熟的主人家借銀五錢為贈德稱深感其意只得受了再三稱謝而別德稱想這五錢銀子如何盤纏得許多路思量一計買下紙筆一路賣字德稱寫作俱佳爭奈時運未利不能討得文人墨士賞鑒不過村坊野店胡亂買幾張糊壁此輩曉得什麼好歹那肯出錢德稱有一頓沒一頓半饑半飽直捱到北京城裡下了飯店問

店主人借縉紳看查有兩個相厚的年伯、一個是兵部尤侍郎、一個是左卿曹光祿、當下寫了名刺、先去謁曹公曹公見其衣衫不整心下不悅、又知是王振的伙家不敢招架送下小小程儀就辭了、再去見尤侍郎那尤公也是個沒意思的自家一無所贈寫一封柬帖薦在邊上陸總兵處店主人見有這封書料有際遇、將五兩銀子借爲盤纏、誰知正值北虜也先爲寇、大掠人畜、陸總兵失機紐解來京問罪、連尤侍郎都罷官去了、德稱在塞外擔閣了三四個月、又無所遇、依舊回到京城旅寓、店主人折了五兩銀子、沒

恐殺窮生人矣

處取討、又欠下房錢飯錢若干、索性做個宛轉、到不好推他出門、想起一個主意來、前面街有個劉千戶、其子八歲、要訪個下路先生教書、乃薦德稱、劉千戶大喜、講過束修二十兩、店主人先支一季束修、自已收受、准了所借之數、劉千戶頗盡主道、送一套新衣服、迎接德稱到彼坐館、自此寢餐不缺、且訓誨之暇、重溫經史、再理文章、剛剛坐彀三個月、學生出起痘來、太醫下藥不效、十二朝身死、劉千戶單只此子、正在哀痛、又有刻薄小人對他說道、馬德稱是個降禍的太歲、耗氣的鶴神、所到之處、必有災殃、趙指揮

依館莊不衍

換汝失宗何快可惜

請了他就壞了糧船尤侍郎爲了他就壞了官職他是個不吉利的秀才不該與他親近劉千戶不想自兒死生有命到抱怨先生帶累了各處傳說從此京中起他一個異名叫做鈍秀才凡鈍秀才街上過去家家閉戶處處關門但是早行遇着鈍秀才的一日沒采做買賣的折本尋人的不遇出官的理輸討債的不是厮打定是厮駡就是小學生上學也被先生打幾下手心有此數項把他做妖物相看倘然狹路相逢一個個吐口涎沫叫句吉利方走可憐馬德稱衣冠之冑飽學之儒今日時運不利弄得日無他餐

夜無安宿同時有個浙中吳監生性甚硬直聞知錢秀才之名不信有此事特地尋他相會延至寓所叩其胸中所學甚有接待之意坐席猶未煖忽得家書報家中老父病故踉蹌而別轉薦與同鄉呂鴻臚呂公請至寓所待以盛饌方纔舉筯忽然厨房中火起衆家驚慌逃奔德稱因腹餒緩行了幾步被地方拿他做火頭解去官司不由分說下了監鋪幸呂鴻臚是個有天理的人替他使錢免其枷責從此錢秀才其名益著無人招接仍復賣字爲生

慣與裱家書壽軸　　喜逢新歲寫春聯

夜間常在祖師廟關聖廟五顯廟這幾處安身或與人代寫疏頭趁幾文錢度日話分兩頭却說黃勝自從馬德稱去後初時還怕他還鄉到宗師行黜不見回家又有人傳信道是隨趙指揮糧船上京被黃河水決已覆沒矣心下坦然無慮朝夕逼勒妹子六媖改聘六媖以死自誓決不二夫到天順晚年鄉試黃勝夤緣賄賂買中了秋榜里中奉承者填門塞戶聞知六媖年長未嫁求親者日不離門六媖堅執不從黃勝也無可奈何到冬底打叠行囊往北京會試馬德稱見了鄉試錄已知黃勝得意必然到

京想起舊恨羞與相見預先出京躲避誰知黃處不耐功名若是自家學問上掙來的前程到也理之當然不放在心裡他原是買來的舉人小人乘君子之器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將銀五十兩買了個勘合馳驛到京尋了個大大的下處且不去溫習經史終日穿花街過柳巷在院子裡表子家行樂常言道樂極悲生閙出一身廣瘡科場漸近將白金百兩送太醫只求速愈太醫用輕粉劫藥數日之內身體光鮮草草完場而歸不勾半年瘡毒大發醫治不痊嗚呼哀哉死了既無兄弟又無子息族間都來搶奪

聲　異

家私其妻王氏又沒主張全賴六姨一身內支撐來[illegible]親族撥譜立嗣眾心俱悅服無言六姨自家也分得一股家私不下數千金想起丈夫覆舟消息未知真假費了多少盤纏各處遣人打聽下落有人自北京來傳說馬德稱未死落莫在京京中都呼爲鈍秀才六姨是個女中丈夫甚有妙着收拾起輜重銀兩帶了丫鬟童僕顧下船隻一逕來到北京尋取丈夫訪知馬德稱在真定府龍興寺大悲閣寫法華經乃將白金百兩新衣數套親筆作書緘封停當差老家人王安賫去迎接丈夫分付道我如今便[illegible]州

公接倒入監滿馬相公得此消息應該不可進濟了安到龍興寺見了長老問福建馬相公何在長老道我這裡只有個鈍秀才並沒有什麼馬相公王安道就是了煩引相見和尚引到大悲閣下指道傍邊卓上寫經的不是鈍秀才王安在家時曾見過馬德稱幾次今日雖然藍縷如何不認得一見德稱便跪下磕頭馬德稱却在貧賤患難之中不料有此一時想不起來慌忙扶住問道足下何人王安道小的是將樂縣黃家小姐之命特來迎接相公小姐有書在此德稱便問你小姐嫁歸何宅王安道小姐守志至

守志不改適因家相公近故小姐親到京中來訪相公要與相公入粟北雍請相公早辦行期德稱方纔開緘而看原來是一首詩詩曰

何事蕭郎戀遠遊　應知烏帽未籠頭
圖南自有風雲便　且整雙簫集鳳樓

德稱看罷微微而笑王安獻上衣服銀兩且請起程日期德稱道小姐盛情我豈不知只是我有言在先若要洞房花燭夜必須金榜掛名時向因貧困學業久荒今幸有餘貲可供燈火之費且待明年秋試得意之後方敢與小姐相見王安不敢強逼求賜回書

待我取寫經余下的繭絲一幅寫詩一首

逼逐風塵巳厭遊　好音剛喜見伻投

嫦娥从有攀花約　莫遣簫聲出鳳樓

德稱封了詩付與王安王安星夜歸京回復了六瑛小姐開詩看畢歎惜不巳其年　天順爺爺正遇土木之變、　皇太后權請　郕王攝位改元景泰將奸閹王振全家抄沒凡黍効王振喫虧的加官賜蔭黃小姐在寓中得了這個消息又遣王安到龍興寺報與馬德稱知道德稱此時雖然借寓僧房圖書滿案鮮衣美食巳不似在先了和尚們曉得是馬公子馬

相公無不欽敬其年正是三十二歲交逆好運正應[illegible]鐵口先生推筭之語可見

萬般皆是命　半點不由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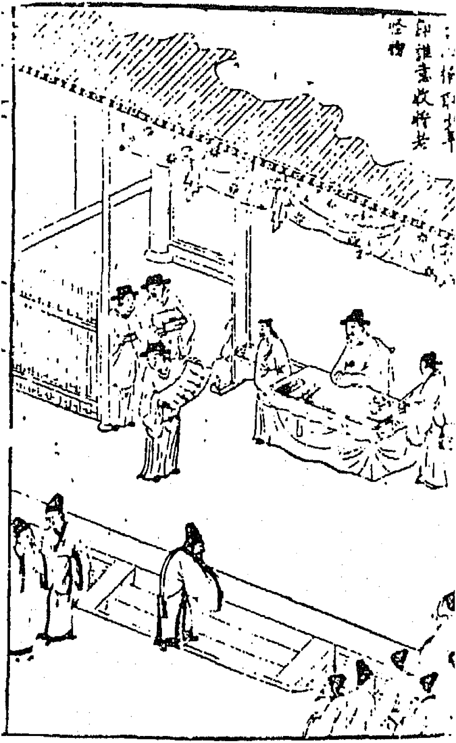
德稱正在寺中溫習舊業又得了王安報信收拾行李別了長老赴京另尋一寓安歇黃小姐撥家僮二人伏侍、一應日用供給絡繹饋送德稱草成表章敘先臣馬萬羣直言得禍之由、一則爲父親乞恩昭雪一則爲自己辨復前程聖旨倒下准復馬萬羣原官、仍加三級馬任復學復廩所抄沒田產、有司追給德稱差家童報與小姐知道黃小姐又差王安送銀兩

到德稱寓中叫他廩例入衆明秋試考聯元至秋發魁就於寓中整備喜筵與黃小姐成親來春又中了第十名會魁殿試二甲考選庶吉士上表給假還鄉焚黃謁墓聖旨准了夫妻衣錦還鄉府縣官員出郭迎接往年抄沒田宅俱用官價贖還造冊交割分毫不少賓朋一向疎失者此日奔走其門如市只有頗祥一人自覺羞慚遷往他郡去訖此時狀鐵嘴先生尚在聞知馬公子得第榮歸特來拜賀德稱厚贈之而去後來馬任直做到禮兵刑三部尚書六娛小姐封一品夫人所生二子俱中甲科簪纓不絕至今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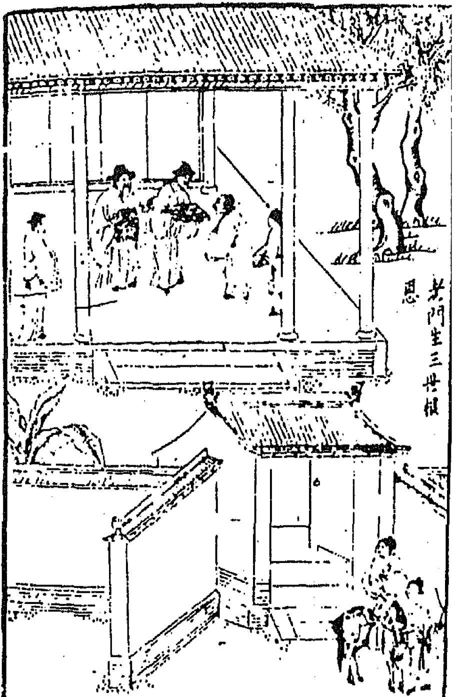
乎有人說讀書人不得第者把鈍秀才爲比後人有詩歎云

十年落魄少知音　一日風雲得稱心
秋菊春桃時各有　何須海底去撈針

警世通言



[illegible]拚印才
印誰素收將共
怯[illegible]


老門生三世報恩

老門生三世報恩

買隻牛兒學種田　結間茅屋向林泉
也知老去無多日　且向山中過幾年
爲利爲官終幻客　能詩能酒總神仙
世間萬物俱增價　老去文章不值錢

這八句詩，乃是達者之言，末句說老去文章不值錢，這一句，還有個評論，大抵功名遲速，莫逃乎命，也有早成，也有晚達，早成者未必有成，晚達者未必不達，不可以年少而自恃，不可以年老而自棄，這老少二

字也在年數上論不得的假如甘羅十二歲為丞相十二歲上就死了這十二歲之年就是他髮白齒落背曲腰彎的時候了後頭日子已短叫不得少年又如姜太公八十歲還在渭水釣魚遇了周文王以後車載之拜為師尚父文王崩武王立他又秉鉞為軍師佐武王伐商定了周家八百年基業封於齊國又教其子丁公治齊自己留相周朝直活到一百二十歲方死你說八十歲一個老漁翁誰知日後還有許多事業日子正長哩這等看將起來那八十歲上還是他初束髮剛頂冠做新郎應童子試的時候叫不

得老年世人只知眼前貴賤那知去後的日長日短見個少年富貴的奉承不暇多了幾年年紀蹉跎不遇就忽慢他這是短見薄識之輩譬如農家也有早穀也有晚稻正不知那一種收成得好不見古人云

東園桃李花　早發還先萎
遲遲澗畔松　鬱鬱含晚翠

閒話休題却說國朝正統年間廣西桂林府興安縣有一秀才複姓鮮于名同字大通八歲時曾舉神童十一歲遊庠超增補廩論他的才學便是董仲舒司馬相如也不看在眼裏真個是胸藏萬卷筆掃千軍

論他的志氣、便像馮京商輅連中三元也只算他便袋裏東西好個是足躡風雲氣冲牛斗何期才高而數奇志大而命薄年年科舉歲歲觀場不能得朱衣點額黃榜標名到三十歲上循資該出貢了他是個有才有志的人貢途的前程是不屑就的思量窮秀才家全靠學中年規這幾兩廩銀做個讀書本錢、若出了學門少了這項來路又去坐監反費盤纏況且本省比監裏又好中些算計不通偶然在朋友前露了此意那下首該貢的秀才就來打話要他讓貢情願將幾十金酬謝、鮮于同又得了這個利息有以爲得

許第一遍是個情第二遍只作你八人要真個個了先鮮于同自三十歲上讀書起一連涉了八遍到四十六歲兀自沉埋於泮水之中馳逐於青衿之隊也有人笑他的也有人憐他的又有人勸他的那笑他的他也不睬憐他的他也不受只有那勸他的他就勃然發怒起來道你勸我就貢止無過道俺年長不能個科第了卻不知龍頭屬於老成梁皓八十二歲中了狀元也替天下有骨氣肯讀書的男子爭氣俺若情願小就時三十歲上就了肯用力鑽刺少不得做個府佐縣止昧着心因做大儘可榮身肥家只是

如今是個科目的世界假如孔夫子不得科第誰說他胸中才學若是三家村一個小孩子粗粗裏記得幾句爛時文遇了個盲試官亂圈亂點睡夢裏偷得個進士到手一般有人拜門生稱老師譚天說地誰敢出個題目將帶紗帽的再考他一考麼不止於此做官裏頭還有多少不平處進士官就是個銅打鐵鑄的撒漫做去沒人敢說他不字科貢官兢兢業業捧了卵子過橋上司還要尋趁他比及按院復命參論的但是進士官憑你叙得極貪極酷公道看來拿問也還透頭說到結末生怕斷絕了貪酷種子道

古今之陋矣

此一官者官箴雖玷但或在初任或在作令尚可望其自新冀其末路姑照浮躁或不及例降調不勾幾年工夫依舊做起倘拚得些銀子央要道挽回不過對調個地方全然沒事科貢的官一分不是就當做十分悔氣遇着別人有勢有力沒處下手隨你清廉賢宰少不得借重他替進士頂缸有這許多不平處所以不中進士再做不得官俺寧可老儒終身死去到閻王面前高聲叫屈還博個來世出頭豈可屈身小就終日受人懊惱喫順氣丸度日遂吟詩一首詩曰

從來資格困朝紳　只重科名不重人
楚士鳳歌誠恐殆　葉公龍好豈求真
若還黃榜終無分　寧可青衿老此身
鐵硯磨穿豪傑事　春秋晚遇說平津

漢時有個平津侯覆姓公孫名弘五十歲讀春秋六十歲對策第一做到丞相封侯鮮于同後來六十一歲登第人以爲詩讖此是後話却說鮮于同自吟了這八句詩其志愈銳怎奈時運不利看看五十齊頭蘇秦還是舊蘇秦不能勾改換頭面再過幾年連小考都不利了每到科舉年分第一個攔場告考的就

虎他討了多少人的厭賤到天順六年鮮于同五十七歲鬢髮都蒼然了兀自擠在後生家隊裏談文講藝娓娓不倦那些後生見了他或以爲怪物望而避之或以爲笑具就而戲之這都不在話下却說興安縣知縣姓蒯名遇時表字順之浙江台州府仙居縣人氏少年科甲聲價甚高喜的是談文講藝商古論今只是有件毛病愛少賤老不肯一視同仁見了後生英俊加意獎借若是年長老成的視爲朽物口呼先輩甚有戲侮之意其年鄉試屆期宗師行文命縣裏錄科蒯知縣將合縣生員考試彌封閱卷自恃眼

力從公品策黑暗裏摸了一個第一心中十分得意向衆秀才面前誇獎道本縣拔得個首卷其文大有吳越中氣脈必然連捷通縣秀才并莫能及衆人拱手聽命却似漢仕築壇拜將正不知拜那一個有名的豪傑比及拆號唱名只見一人應聲而出從人叢中擠將上來你道這人如何

矮又矮胖又胖鬚髯黑白各一半破儒巾欠時樣藍衫補孔重重綻你也瞧我也看若還冠帶像胡判不枉談不枉禁咒並今朝說嘴慣伏其他莫什嘆小不得心家做老漢不須憎不須論序齒輪流

做欽案

那案首不是別人正是那五十七歲的怪物笑具名叫鮮于同合堂秀才哄然大笑都道鮮于先輩又起用了連蒯公也自羞得滿面通紅頓口無言一時間看錯文字今日衆人屬目之地如何番悔忍著一肚子氣胡亂將試卷拆完喜得除了第一名此下一個個都是少年英俊還有些嗔中帶喜是日蒯公發放諸生事畢回衙悶悶不悅不在話下卻說鮮于同少年時本是個名士因淹滯了數年雖然志不曾灰卻也是

澤畔屈原吟獨苦　洛陽季子面多慚

今日出其不意考個案首也自覺有些興頭到學道考試未必愛他文字、虧了縣家案首就搭上一名科舉再役孜去赴省試衆朋友都在下處看經書、溫後場只有鮮于同平昔飽學終日在街坊上游玩旁人看見都猜道這位老相公不知是送兒子孫兒進場的事外之人、好不悠閒自在若曉得他是科舉的秀才少不得要笑他幾聲、日居月諸忽然八月初七日、街坊上大吹大擂迎試官進貢院鮮于同觀看之際見興安縣蒯公、正徵聘做禮記房考官、鮮于同自想

我與蒯公同經他考過我案首必然愛我的文字今番遇合十有八九誰知蒯公心裏不然他又是一個見識道我取個少年門生他後路悠遠官也多做幾年房師也靠得着他那些老師宿儒取之無益又道我科考時不合昏了眼錯取了鮮于先輩在衆人前老大沒趣今番再取中了他却不又是一場笑話我今閱卷但是三場做得齊整的多應是夙學之士年紀長了不要取他只揀嫩嫩的口氣亂亂的文法歪歪的四六怯怯的策論憒憒的判語那定是少年初學雖然學問未充養他一兩科年還不長且脫了鮮

于同這件年紀、筭計已定、如法閱卷、取了幾個不整不齊、略略有些筆資的、大圈大點、呈上主司、主司都批了中式、到八月廿八日、主司同各經房在至公堂上拆號填榜、禮記房首卷、是桂林府興安縣學生、復姓鮮于名同、習禮記、又是那五十七的怪物笑具、僥倖了、蒯公好生驚異、主司見蒯公有不樂之色、問其緣故、蒯公道、那鮮于同年紀已老、恐置之魁列、無以厭服後生、情願把一卷換他、主司指堂上匾額道、此堂既名為至公堂、豈可以老少而私愛憎乎、自古道頭屬於老成、也好把天下讀書人的志氣鼓舞一番

不肯更換判定了第五名正魁蒯公無可奈何只是

饒君用盡千般力　命裏安排動不得
本心揀取少年郎　依舊收將老怪物

蒯公立心不要中鮮于先輩故此只揀不整齊的文字纔中那鮮于同是宿學之士文字必然整齊如何反投其機原來鮮于同為八月初七日看了蒯公入簾自謂遇合十有八九回歸寓中多喫了幾杯生酒壞了脾胃破腹起來勉強進場一頭想文字一頭泄瀉瀉得一絲兩氣草草完篇二場三場仍復如此十

出一分出得不要

分才學不曾用得一分出來、自謂萬無中式之理、誰知蒯公到不要整齊文字、以此竟占了個高魁、也是命裏否極泰來、顛之倒之、自然湊巧、那興安縣剛剛只中他一個舉人、當日鹿鳴宴罷、衆同年序齒、他就居了第一、各房考官見了門生、俱各歡喜、惟蒯公悶悶不悅、鮮于同感蒯公兩番知遇之恩、愈加殷勤、蒯公愈加懊悔、上京會試只照常規、全無作興加厚之意、明年鮮于同五十八歲、會試又下第、去相見蒯公、蒯公更無別話、只勸他選了官罷、鮮于同做了四十餘年秀才、不肯做貢生官、今日纔中得一舉、怎

肯就舉人職回家讀書愈覺有興每聞里中秀才會文他就補了紙墨筆硯擠入會中同做憑衆人要他笑他嗔他厭他總不在意做完了文字將衆人所作看了一遍欣然而歸以此爲常光陰荏苒不覺轉眼三年又當會試之期鮮于同時年六十有一年齒雖增矍鑠如舊在北京第二遍會試在寓所得其一夢夢見中了正魁會試錄上有名下面卻填做詩經不是禮記鮮于同本是個宿學之士那一經不通他功名心急夢中之言不由不信就改了詩經應試事有湊巧物有偶然蒯知縣爲官清正行取到京欽授禮

進者使之天所以警試者又爲知天所以促鮮老年

科給事中之職其年又進會試經房蒯公不知鮮于同改經之事心中想道我兩遍錯了主意取了那鮮于先輩做了首卷今番會試他年紀一發長了若禮記房裏又中了他這纔是終身之玷我如今不要看禮記改看了詩經卷子那鮮于先輩中與不中都不干我事比及入簾閱卷遂請看詩五房卷蒯公又想道天下舉子像鮮于先輩的諒也非止一人我不中鮮于同又中了別的老兒可不是躲了雷公遇了霹靂我曉得了但凡老師宿儒經旨必然十分透徹後生家專工四書經義必然不精如今到不要取少年

[illegible]但是有些筆資的，不妨題古影響，這定是少年之輩了。閱卷進呈，等到揭曉，詩五房頭卷列在第十名正魁。拆號看時，卻是桂林府興安縣學生[illegible]姓鮮于名同，習詩經的，剛剛又是那六十一歲的怪物笑具。氣得蒯遇時目睜口呆，如槁木死灰模樣。

早知富貴生成定　悔卻從前枉用心

蒯公又想道：論起世上同名姓的儘多，只是桂林府興安縣卻沒有兩個鮮于同，但他向來是禮記，不知何故又改了詩經，好生奇怪。候其來謁，問其改經之故。鮮于同將夢中所見說了一遍。蒯公嘆息連聲道

真命進士真命進士自此蒯公與鮮于同師生之誼比前反覺厚了一分殿試過了鮮于同考在二甲上得選刑部主事人道他晚年一第又居冷局他氣悶他欣然自如却說蒯遇時在禮科衙門直言敢諫因奏疏裏面觸突了大學士劉吉被吉尋他罪過下於詔獄那時刑部官員一個個奉承劉吉欲將蒯公置之死地却好天與其便鮮于同在本部一力周旋看覷所以蒯公不致吃虧又替他糾合同年在各衙門懇求方便蒯公遂得從輕降處蒯公自想道著意種花花不活無心栽柳柳成陰若不中得這個老

門生今日性命也難保乃往鮮于先輩寓所拜謝鮮于同道門生受恩師三番知遇今日小小效勞止可少答科舉而已天高地厚未酬萬一當日師生二人歡飲而別自此不論蒯公在家在任每年必遣人問候或一次或兩次雖俸金微薄表情而已光陰荏苒鮮于同只在部中遷轉不覺六年應陞知府京中重他才品敬他老成吏部立心要尋個好缺推他鮮于同全不在意偶然仙居縣有信下蒯公的公子蒯敬共與豪戶查家爭墳地疆界嚷罵了一場查家走失了個小廝賴蒯公子打死將人命事告官蒯敬共無

力對理一逕逃往雲南父親任所去了官府疑蒯公子逃避人命真偽未人乎片下來提人家屬也監了幾個闔門驚懼鮮于同查得台州正缺知府乃央人討這地方吏部知台州原非美缺既然自巳情願有何不從即將鮮于同推陞台州府知府鮮于同到任三日蒯家已知新太守是蒯公門生特討此缺而來替他解紛必有偏向之情見在衙門謠言放刁鮮于同只推不聞蒯家家屬訴冤鮮于同亦佯為不理密差的當捕人訪緝查家小廝務在必獲約過兩月有餘那小廝在杭州拿到鮮于太守當堂審明的係自

逃。與蒯家無干。當將小厮責取查家領狀，蒯氏家屬即行釋放，期會一日，親往墳所踏看刱界。查家見小厮已出，自知所訟理虧，恐結訟之日，必然喫虧，一面央大分上，到太守處說方便，一面又央人到蒯家情願把墳界相讓講和。蒯家事已得白，也不願結冤家，辭于太守，准了和息，將查家薄加罰治，申詳上司。兩家莫不心服，正是

只愁堂上無明鏡　不怕民間有鬼奸

辭了太守，乃寫書信　適來人往當前府回覆房師。蒯公蒯公大家想道，樹荊棘得刺，樹桃李得蔭，若不

會中得這個老門生今日身家也難保遂寫懇切謝啟一通遣兒子蒯敬共賫回到府拜謝鮮于同道下官暮年淹蹇為世所棄受尊公老師三番知遇得拔科目常恐身先溝壑大德不報今日恩兄被誣理當暴白下官因風吹火小效區區止可少酬老師鄉試提拔之德尚欠情多多也因為蒯公于經紀家事勸他閉戶讀書自此無話鮮于同在台州做了三年知府聲名大振陞在徽寧道做兵憲累陞河南廉使勤於官職年至八旬精力比少年兀自有餘推陞了浙江巡撫鮮于同想道我六十一歲登第且喜儒途淹

奏、仕途到順徧並不曾有風波今官至撫臺原係揀矣、一向清勤自矢不負朝廷今日急流勇退理之當然、但受劇公三番知遇之恩報之未盡此任正在房師地方或可少效涓埃乃擇日起程赴任一路迎送榮耀自不必說不一日到了浙江省城此時劇公也歷任做到大參地位因病目不能理事致政在家閒得鮮于先輩又做本省開府乃領了十二歲孫兒親到杭州謁見劇公雖是房師到小於鮮于公二十餘歲今日劇公致政在家又有了目疾龍鍾可憐鮮于公年已八旬健如壯年仕至開府可見發達不在於

遲早蒯公嘆息了許多正是

松栢何須羨桃李　請君點檢歲寒

且說鮮于同到任以後正擬遣人問候蒯公聞說蒯參政到門喜不自勝倒屣而迎直請到私宅以師生禮相見蒯公喚十二歲孫兒見了老公祖鮮于公問此位是老師何人蒯公道老夫受公祖活命之恩犬子昔日難中又蒙昭雪此恩直如覆載今大幸福星又照吾省老夫衰病不久於世犬子讀書無成只有此孫名曰蒯悟資性頗敏特攜來相托求老公祖青目一二鮮于公道門生年齒已非仕途人物正爲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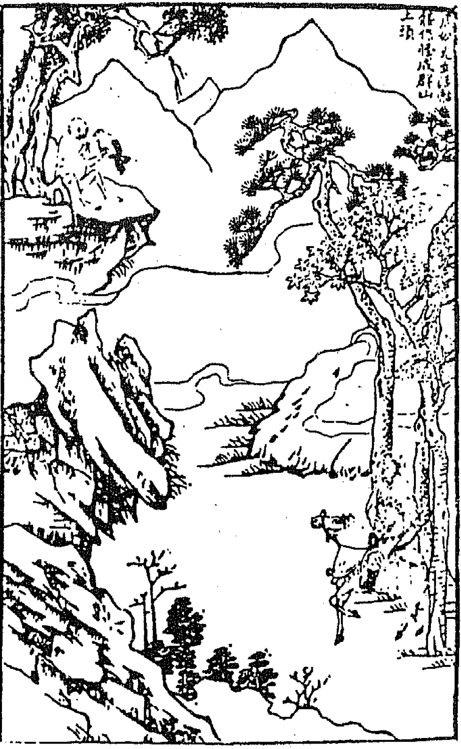
忘酬報未盡、所以强顏而來、今日承老師以令孫相托、此乃門生報德之會也、鄙意欲留令孫在敝衙、同小孫輩課業、未審老師放心否、蒯公道、若蒙老公祖教訓、老夫死亦瞑目、遂留兩個書童服事蒯悟在都撫衙內讀書、蒯公自別去了、那蒯悟資性過人、文章日進、就是年之秋、學道按臨、鮮于公力爲神童、進學補廪、依舊留在衙門中勤學、三年之後、學業已成、鮮于公道、此子可取科第、我亦可以報老師之恩矣、乃將俸銀三百兩、贈與蒯悟、爲筆硯之資、親送到台州仙居縣、適值蒯公三日前、一病身亡、鮮于公哭奠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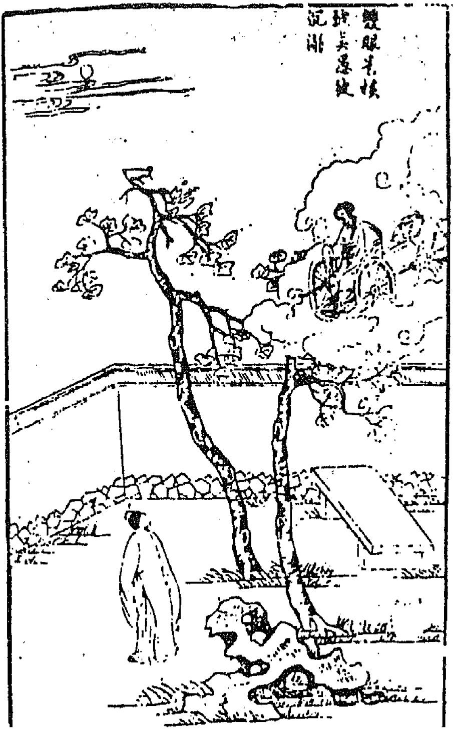
共、問老師臨終亦有何言、蒯敬共道、先父遺言、自己不幸少年登第、因而愛少賤老、偶爾暗中摸索、得了老公祖大人、後來許多年少的門生、賢愚不等、升沉不一、俱不得其氣力、全虧了老公祖大人一人始終看覷、我子孫世世不可怠慢老成之士、鮮于公呵呵大笑道、下官今日三報師恩、正要天下人曉得扶持了老成人也有用處、不可愛少而賤老也、說罷、作別回省、草上表章、告老致仕、得旨予告、馳驛還鄉、優悠林下、每日訓課兒孫之暇、同里中父老飲酒賦詩、後八年、長孫鮮于涵鄉榜高魁、赴京會試、恰好仙居縣

覺悟是年中舉也到京中兩人三世通家又是少年同窗并在一寓讀書比及會試揭曉同年進士同案互相稱賀鮮于同自五十七歲登科六十一歲登甲歷仕二十三年腰金衣紫錫恩三代告老回家又看了孫兒科第直活到九十七歲整整的四十年晚運至今浙江人若讀書不到六七十歲還不丟手往往有晚達者後人有詩嘆云、

利名何必苦奔忙　遲早須臾在上蒼
但學蟠桃能結果　三千餘歲未爲長

十八卷


八公丸在溪邊
雅代憐成群山
上頭


雙眼未枝
錦吳愚捷
沉謝

第十九卷

崔衙內白鷂招妖（古本作定山三怪又云新羅白鷂）

早退春朝罷貴妃　謫章爭敢傍丹墀
蓬萊殿裏迎鸞駕　花萼樓前進荔枝
羯鼓未終鼙鼓動　羽衣猶在戰衣追
子孫翻作升平禍　不念先皇創業時

這首詩題着唐時第七帝謚法謂之玄宗古老相傳云天上一座星謂之玄星又謂之金星又謂之參星又謂之長庚星又謂之太白星又謂之啓明星世人不識呼做曉星初上時東方未明天色將曉那座星

荒淫亂暗將來先明後暗這個謂之玄唐玄宗自姚崇宋璟爲相米麥不過三四錢千里不齎行糧自從姚宋二相死楊國忠李林甫爲相教玄宗生出四件病來

內作色荒　外作禽荒　耽酒嗜音　峻宇雕牆

玄宗最寵愛者一個貴妃叫做楊太真那貴妃又背地裏寵一個胡兒姓安名祿山腹垂三百六十斤常躍飛燕走及奔馬善舞胡旋其疾如風玄宗愛其驍健因而得寵祿山遂拜玄宗爲父貴妃爲母楊妃把這安祿山頭髮都剃了搽一臉粉畫兩道眉打一對

白真兒用錦繡綵羅做成繈褓擡扎北宮戲弄人扣摟遶那六宮行走當時則是取笑誰知淡洞之間太真與祿山爲亂一日祿山正在太真宮中行禁宮娥報道駕到祿山嬌捷非常踰墻逃去貴妃惶惶出迎冠髮披亂語言失度錯呼聖上爲郎君玄宗駕即時起使六宮大使高力士高珪送太真歸第使其省過貴妃求見天子不得淨泣出宮却說玄宗自離了貴妃三日食不甘味卧不安席高力士採知聖意啟奏道貴妃晝寢困倦言語失次得罪萬歲御前今省過三日想已知罪萬歲爺何不召之玄宗命高珪往看

白刃去好似剃開路

妃子在家作何事高珪奉旨到楊太師私第說過了貴妃回奏天子言娘娘容顏愁慘梳沐俱廢宮女婢便問聖上安否淚如雨下乃取粧臺對鏡手持并州剪刀解散青絲剪下一縷用五綵絨繩結之手自封記托奴婢傳語送到御前娘娘垂淚而言妾一身所有皆出皇上所賜只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以此寄謝聖恩願勿忘七夕夜半之約原來玄宗與貴妃七夕夜半曾在沉香亭有私誓願生生世世同衾同穴此時玄宗聞知高珪所奏見貴妃封寄青絲拆而觀之慘然不忍即將命高力士用香車細輦迴貴妃

入宮自此愈加寵幸其時四方貢獻不絕西京開進川樣琵琶南越國進玉笛西涼州進葡萄酒新羅國進白鷂子這葡萄酒供進御前琵琶賜與鄭觀音玉笛賜與御弟寧王新羅白鷂賜與崔丞相後因李白學士題沉香亭牡丹詩將趙飛燕比著太真娘娘被藏譏刺被高力士奏告貴妃泣訴天子將李白黜貶崔丞相元來與李白是故交事相連累得旨令判河北定州中山府正是

老龜烹不爛　遺禍及枯桑

崔丞相來到定州中山府遠近接入進府交割牌印

丁與在任，果然是如水之清，如秤之平，如繩之直，如鏡之明，不一月之間，治得府中路不拾遺，時遇天寶春初，

春　春　柳嫩　花新　梅謝粉　草鋪茵　鶯啼北里　燕語南隣　郊原嘶寶馬　紫陌廣香輪　日煖冰消水綠　風和雨嫩煙輕　東閣廣排公子宴，錦城多少賞花人

崔丞相有個衙內，名喚崔亞，年紀二十來歲，生得美丈夫，性好畋獵，見這春間天色，它堂裏叉手向前道告爹爹，請一日假，欲出野外遊獵，不知爹爹尊意

如何相公道吾兒出去則索早歸衙內道領爹爹台則是兒有一事欲取覆慈父相公道你有甚說衙內道欲借御賜新羅白鷂同往相公道好把出去照管休教失了這件物是上方所賜新羅國進到世上只有這一隻萬一走失上方再來索取却是那裏去討衙內道兒帶出去無他但只要光耀州府教人看說則個相公道早歸少欽衙內借得新羅白鷂令一個五放家架著果然是那裏去討捧將鬧裝銀鞍馬過來衙內攀鞍上馬出門若是說話的當時同年生並肩長勸住崔衙內只好休去千不合萬不合帶這隻

新羅白鷄出來惹出一場怪事真個是亘古未聞千今罕有有詩爲證

外作禽荒內色荒　濫沾些子又何妨
早晨架出蒼鷹去　日暮歸來紅粉香

崔衙內尋常好畋獵當日借得新羅白鷄好生喜歡教這五放家架著一行人也有把水磨角靶彈弓雁木烏椿弩子架眼圓鐵爪嘴彎鷹牽搭耳細腰溪口犬出得城外穿桃溪過梅塢登綠楊林涉芳草渡杏花村高懸酒望茅簷畔低亞青帘正是

不暖不寒天氣　半村半郭人家

行了二三十里來道衆人走得辛苦尋一個酒店衙內推鞍下馬入店問道有甚好酒買些個先犒賞衆人助腳力只見走一個酒保出來叫喊看那人時生得

身長八尺豹頭燕頷環眼骨髭有如一個距水斷橋張翼德原水鎮上王彥章

衙內看了酒保早喫一驚道怎麼有這般生得惡相貌的人酒保唱了喏站在一邊衙內教有好酒把些個來喫就犒賞衆人那酒保從裏面搬一桶酒出來隨行自有帶着底酒盞安在卓上篩下一盞先敬衙

內

酒，酒，邀朋會友。君莫待，時長久。名
呼食前，禮於茶後。臨風不可無，對月須教
有。李白一飲一石，劉伶解醒五斗。公子沾
唇臉似桃，佳人入腹肩如拼。

衙內見篩下酒色紅，心中早驚：「如何恁地紅？」踏著酒
保腳跟入去，到酒缸前揭開缸盖，只看了一看，嚇得
衙內

頂門上不見三魂，脚底下蕩散七魄。

只見血水裏面浸著浮木。衙內出來數：行人儿發

以人引貲人執實勢反使貨貿是若千兩若千貫付甚多乞存小說是進概若總教官家銀者二論是以務良庠人說者不可深知

喫酒把三兩銀子與酒保還了酒錢那酒保接錢唱喏謝了衙內攀鞍上馬離酒店又行了一二里地又見一座山岡元來門外謂之郭郭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逈行了半日相次到北岳恒山一座小峰在恒山腳下山勢果是雄劣

山山突兀　廻環　羅翠黛　列青藍　澗
雲縹緲　澗水潺湲　巒若千山外　嵐光一望
間　暗想雲峰尚在　宜陪謝屐重攀　季世七
賢雖可愛　盛時四皓豈宜閒

衙內恰待上那山去擡起頭來見山腳下立著兩條

木仕柱上釘著一面版牌、牌上寫著幾句言語、衙內立馬看了道、這條路上恁地利害、勒住馬、叫回去、休衆人都趕上來、衙內指著版牌、教衆人看、有識字的讀道、

此山通北岳恒山路、名爲定山、有路不可行、其中精靈不少、鬼怪極多、行路君子、可從此山下首小路來往、切不可經此山過、特預稟知、

如今却怎地好、衙內道、且只得回去、待要回來、一個肐膊上架著一枚角鷹、出來道、覆衙內、男女在此居上、兩萬千景致、生數般吮蹊作怪、直諓的飛禽走獸

內坐出此小人撥有所而過去

衙內既是出來吹獵不入這山去從小路上去所草荒平地有甚飛禽走獸可惜刪了新羅白鷂也可惜閒了某手中角鷹這一行架的小鷂獵狗彈弓弩子都爲棄物衙內道也說得是你們都聽我說若打得活的歸去到府中一人賞銀三兩喫幾盃酒了歸若打得死的一人賞銀一兩也喫幾盃酒了歸如都打不得飛禽走獸銀子也沒有酒也沒得喫衆人各應了聲衙內把馬摔一鞭先上山去衆人也各上山來可煞作怪全沒討個飛禽走獸只見草地裏掉掉地響衙內用五楡八光左右兩點神水則看了一看唱

猛然從草裏走出一隻乾紅兎兒來，衆人都向前，衙內道，若捉得這紅兎兒的，賞五兩銀子，去馬後立着個人，手探着新羅白鷂，衙內道，那如何不去勸開漢道，告衙內，未得台旨，不敢擅便，衙內道一聲快去，那開漢領台旨，放那白鷂子，勒紅兎兒，這白鷂兒放了手，一翅箭也似便去，這兎兒見那白鷂趕得緊，去淺草叢中便鑽，鷂子見兎兒走的不見，一翅徑飛過山嘴去，衙內道，且與我尋白鷂子，衙內也騎着馬轉山去，赶赶到山腰，見一所松林

松　松　節峻　陰濃　能耐歲　耐凌冬　高

侵碧漢　森聳青峰
偃蹇形如蓋　虬蟠勢若龍
茂葉風聲瑟瑟　繁枝月影重重
四季常持君子操　五株曾受大夫封

衙內手搭著水磨角靶彈弓騎那馬趕看見白鷂子飛入林子裏面去衙內也入這林子裏來當初白鷂子腿項上帶著一個小鈴兒林子背後一座峭壁懸崖沒路上去則聽得峭壁頂上鈴兒響衙內擡起頭來看時喫了一驚道不曾見這般蹊蹺作怪底事去那峭壁頂上一株大樹底下坐著一個一丈來長短骷髏

好笑

衙内倨大

頭上裹著鏁金蛾帽兒身上錦袍灼灼金甲輝輝錦袍灼灼一條抹額荔枝紅金甲輝輝靴穿一雙鸚鵡綠

看那骷髏左手架著白鷂右手一個指頭撥那鷂子的鈴兒口裏嘖嘖地引這白鷂子衙内道却不作怪我如今去討又沒路上得去只得在下面告道尊神崔某不知尊神是何方神聖一時走了新羅白鷂望尊神見還則箇看那骷髏一似佯佯不采似此告了他五七番陪了七八個大喏這人從又不見一個入林子來骷髏只是不采衙内忍不得擎起手中彈弓

撲得瀨瀨得較親一彈子打去一聲響亮看時節呵也不見白鷂子也不見了乘著馬出這林子前人從都不見著眼看那林子四下都是青草看看天色晚了衙內慢慢地行肚中又飢下馬離鞍弔鐙牽著馬待要出這山路口看那天色卻早

紅日西沉鴉鵲奔林高噪打魚人停舟罷棹望客旅貪程煙村繚繞山寺寂寥[illegible]銀燈佛前然照月上東郊孤村酒旆收了採樵人川登古道過而淡時聽猿啼虎嘯深院佳人望夫歸倚門斜靠

衙內獨自一個牽著馬行到一處卻不是早起入來

的路星光之下遠遠地望見數間草屋衙内道慚愧這裏有人家時却是好了徑來到跟前一看見一座莊院

莊莊臨堤　傍岡　青瓦屋　白泥墻　桑
蔴映日　榆柳成行　山雞鳴竹塢　野犬吠村
坊　淡蕩烟籠草舍　輕盈霧罩田桑　家有餘
糧雞犬飽　戶無徭役子孫康

衙内把馬繫在莊前柳樹上便去叩那莊門衙内道過往行人迷失道路借宿一宵來日尋路歸家莊裏無人答應衙内又道是見任中山府崔丞相兒子因

不見了新羅白鶴迷失道路問宅求借宿一宵去了兩三次方纔聽得有人應道來也來也鞋履響處喝一個人走將出來開門衙內打一看時叫將着來出來的不是別人却便是早間村酒店裏的酒保衙內問道你如何却在這裏酒保道告官人這裏是酒保的主人家我却入去說了便出來酒保去不多時只見幾個青衣簇擁著一個著乾紅衫的女兒出來

吳道子善丹青描不出風流體段蒯文通能舌辯
說不盡許多精神

衙內不敢擡頭告娘娘崔亞迷失道路敢就貴莊借

宿一宵來日歸家丞相爹爹卻當報効只見女娘道奴等衙內多時果蒙寵訪請衙內且入敝莊衙內道豈敢輒入再三再四只管相請衙內唱了喏隨著入去到一個草堂之上見燈燭熒煌青衣點將茶來衙內告娘娘敢問此地是何去處娘娘是何姓氏女娘聽得問啟一點朱唇露兩行碎玉說出數句言語來衙內道這事又作怪茶罷接過盞托衙內自思量道先自肚裏又饑卻教喫茶正恁沈吟間則見女娘教安排酒來道不了青衣擬過果桌頃刻之間咄嗟而辦

恭天府地燈樹熒煌造川異皿飣盃府尔[illegible]

罕珠甕粧成異果玉盤簇就珍羞珊瑚筵上青衣

美麗捧霞觴琥珀盃中粉面丫鬟斟玉液

衙內叉手向前多蒙賜酒不敢祗受女娘道不妨相郎少飲家間也是勳臣貴戚之家衙內道不敢拜問娘娘果是那一宅女娘道不必問後日自知衙內道家間父母望我回去告娘娘指路令非早晚女娘道不妨家間正是王伯諸侯的姻眷衙內又是宰相之子門戶正相當奴家見爹爹議親東來不就西來不成不想姻緣卻在此處相會衙內聽得說越加恐慌

你不敢抗違、則應得喏、一盃兩盞、酒至數巡、衙內告娘娘指一條路教某歸去、女娘道不妨、左右明日教爹爹送衙內歸、衙內道、男女不同席、不共食、自古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深恐得罪于尊前、女娘道不妨、縱然不做夫婦、也待明日送衙內回去、衙內似夢如醉之間、則聽得外面人語馬嘶、青衣報道將軍來了、女娘道爹爹來了、請衙內少等則個、女娘輕移蓮步、向前去了、衙內道這裏有甚將軍、捏手捏腳、尾著他到一壁廂轉過一個閣兒裏去、聽得有人在裏面聲喚、衙內去黑處把舌尖舐開紙窗、一張時嚇得遍

身冷汗、動撣不得、道我這性命休了、走了一夜、尋走在這個人家裏、當時衙內總眼裏看見閣兒裏排行鋪擺列朱紅椅子、主位上坐著一個一丈來長短偺僂、却便是日間一彈子打的、且看他如何說、那女孩兒見爹爹叫了萬福、問道爹爹沒甚事、敝僂道孩兒你不來看我則個、我日間出去見一隻雪白鷂子、我見他奇異、捉將來架在手裡、被一個人在山腳下打我一彈子、正打在我眼裏好疼、我便問山神土地哦、那是崔丞相兒子崔衙內、我若捉得這廝、將來背剪縛在將軍柱上、劈腹取心、左手把起酒來、右手把著

這心肝吹一甌酒嚼一塊心肝以報冤讐說猶未了只見一個人從屏風背轉將出來不是別人却是早來村酒店裏的酒保將軍道班犬你聽得說也不曾班犬道纔見說却不尀耐崔衙內早起來店中問我買酒喫不知却打了將軍的眼女孩兒道告爹爹也想是悞打了爹爹望爹爹饒恕他班犬道妹妹莫怪我爹只崔衙內邀來共妹妹在草堂飲酒女孩兒告爹爹崔郎與奴飲酒他是五百年前姻眷看孩兒面皮饒恕他則個將軍便只管焦躁女孩兒只管勸衙內在窗子外聽得道這裏不走更待何時走出草

堂開了院門、跳上馬、捽一鞭、那馬四隻蹄一似翻盞、撒鈸、道不得個慌不擇路、連夜胡亂走、到天色漸曉、離了定山、衙內道慚愧、正說之間、林子裏擒出十餘個人來、大喊一聲、把衙內簇住、衙內道我好苦、出得龍潭、又入虎穴、仔細看時、却是隨從人等、衙內道我喫你們一驚、衆人問衙內一夜從那裏去來、今日若不見衙內、我們都打沒頭惱惡官司、衙內對衆人把上項事說了一遍、衆人都以手加額道、早是不曾壞了性命、我們昨晚一夜不敢歸去、在這林子裏等到今日、早是新羅白鷂元來飛在林子後面樹上、方纔

收得、那養角鷹的道、覆衙内、男女在此土居、這山裏有多少奇禽異獸、只好再入去出獵、可惜擔閣了新羅白鷂、衙内道、這厮又來、衆人扶策著衙内歸到府中、一行人離了犒設、却入堂裏、見了爹媽、唱了喏、相公道、一夜你不歸、那裏去來、要殺了媽媽、衙内道告爹媽兒子昨夜見一件詫異的事、把說過許多話、從頭說了一遍、相公焦躁、小後生亂道胡說、且罰在書院裏教院子看著、不得出離衙内只得入書院、時光似箭日月如梭撚指間過了三個月、當時是夏間天氣

打馬戲起于時慶年間唐僧傳來道

夏　夏　雨餘　亭厦　厚紈　扇輕　薰風乍　散鬢披襟　擲碁打馬　古鼎焚龍涎　照壁名人畫　當頭竹徑風生　兩行青松暗瓦　最好沉李與浮瓜　對青樽旋開新鮓

衙內過三個月不出書院門。今自天色却熱，且離書院去後花園裏乘凉。坐定，衙內道：三個月不敢出書院門，今日在此乘涼，好快活。聽那更點，早是二更。只見一輪月從東上來。

月　月　無休　無歇　夜東生　曉西滅　少見團圓　多逢破缺　偏宜午夜時　最稱三秋

節、幽光、解、敵嚴霜、皓色、能、欺瑞雪、　穿窗深

夜怨清風　曾照離人情慘切

衙內乘著月色閒行觀看，則見一片黑雲起，雲從處見一個人駕一輪香車，載著一個婦人，看那駕車的人，便是前日酒保班大，香車裏坐著乾紅衫女兒，衙內月光下認得是莊內借宿留他喫酒的女娘，下車來道，衙內外日奴好意相留，如何不別而行，衙內道，好不走，右手把著酒，左手把著心肝，做下口，告娘娘饒某性命，女孩兒道，不要怕，我不是人，亦不是鬼，奴是上界神仙，與衙內是五百年姻眷，今日特來效

予慶之樂教班犬自駕香車去衙內一時被他迷住心
竅了

色色難離易惑　隱深閨藏柳陌長
小人志滅君子德　後主謾多才紂王空有
力傷人不痛之刀　對面殺人之劍　方知雙
眼是橫波　無限賢愚被沉溺

兩個同在書院裏過了數日院子道這幾日衙內不許我們入書院裏是何意故當夜張見一個妖娟的婦人院子先來從管家婆便來報了相公相公焦躁做一片仗劍入書院裏來衙內見了相公只得唱個

喏、相公道我兒教你在書院中讀書、如何引惹隣舍婦女來、朝廷得知、只說我縱放你如此、也妨我兒將來仕路、衙內只應得喏告爹爹無此事、卻待再問、只見屏風後走出一個女孩兒來叫聲萬福、相公見了、越添焦躁、使手中寶劍、移步向前、喝一聲道著劍、不下去萬事俱休、一劍下去教相公倒退三步、看手中利刃、只剩得劍靶、喫了一驚、到去住不得、只見女孩兒道相公休焦、奴與崔郎五百年夙合爲夫婦、不日同爲神仙、相公出路不得卻來與夫人商量教請法官、那裏捉得住、正恁地煩惱、則見客將司來覆道

不得不說凡道術[illegible]

告相公，有一司法，姓羅，名公遠，新到任，求公叅謁。說相公不見客，問如何不見客，客將司把上件事說了一遍。羅法司道：「此間有一個修行在世神仙，可以斷得，姓羅名公遠，是某家兄。」客司覆相公，相公即時請相見。茶湯罷，便問羅真人在何所，得了備細，便修劄了，請將羅公遠下山，到府中見了。崔丞相看那羅真人，果是生得非常，便引到書院中，與這婦人相見了。羅真人勸諭那婦人，看羅某面，放捨崔衙內。婦人那裏肯依。羅真人既再三勸諭不從，作起法來，忽起一陣怪風。

風風　湯翠　飄紅　忽南北　忽西東　春、開柳葉、秋謝梧桐、涼。入朱門內　寒添陋巷中　似鼓聲搖陸地　如雷響振晴空　乾坤收、拾塵埃淨　現日移陰却有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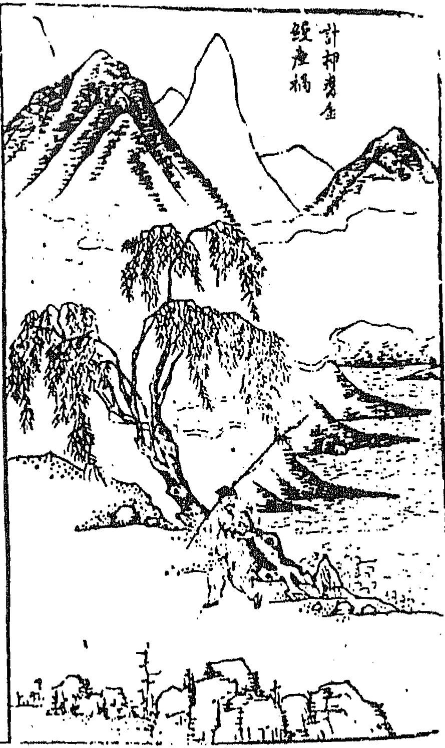
那陣風過處、叫下兩個道童來、一個把著一條斬魔索、一個把著一條黑柸杖、羅真人令道童捉下那婦女、婦女見道童來捉、他叫一聲、班犬從虛空中跳下班犬來、忿忿地槊起雙拳、竟來抵敵、元來邪不可以干正、被兩個道童一條索子、先縛了班犬、後縛了乾紅衫女兒、喝教現形、班犬變做一隻大虫、乾紅衫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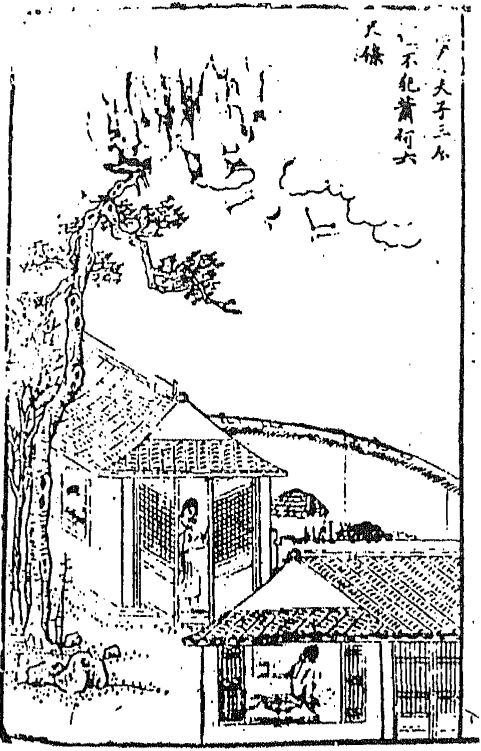
兒變做一個紅兔兒這骷髏神元來晉時一個將軍死葬在定山之上歲久年深成器了現形作怪羅真人斷了這三怪救了崔衙內性命從此至今定山一路太平無事這段話本則喚做新羅白鷂定山三怪有詩爲證

虎奴兔女活骷髏　作怪成羣山上游
一自真人明斷後　行人出入永無憂

第十九卷

警世通言


計押番金鰻產禍


尸夫子三分
不能蕭何六
尺餘

第二十卷

計押番金鰻產禍（舊名金鰻記）

終日昏昏醉夢間　忽聞春盡強登山
因過竹院逢僧話　又得浮生半日閑

話說大宋徽宗朝有個官人、姓計名安、在北司官廳下做個押番、止只夫妻兩口兒、偶一日下番在家、天色卻熱、無可消遣、卻安排了釣竿、迤邐取路來到金明池上釣魚、釣了一日、不曾發市、計安肚裏焦燥、卻待收了釣竿歸去、覺道浮子沉下去、釣起一件物事來、計安道聲好、不知高低、只有錢那裏、計安在籃內

不即時放之非又不論

收拾了竿子、起身、取路歸來、一頭走、只聽得有人叫道、計安回頭看時、却又沒人、又行又叫、計安、吾乃金明池掌、汝若放我、教汝富貴不可言盡、汝若害我、教你合家人口死於非命、仔細聽時、不是別處、却是魚籃內叫聲、計安道、却不作怪、一路無話、到得家中、放了竿子籃兒、那渾家道、丈夫、快去廳裏去、太尉使人來叫你兩遭、不知有甚事分付、便來、計安道、今日是下番日期、叫我做甚、說不了、又使人來叫、押番、太尉等你、計安連忙換了衣衫、和那叫的人去幹當官了事了畢、回來家中、脫了衣裳、教安排飯來喫、只見、

家安排一件物事放在面前押番見了叫了一聲叫聲苦不知高低我這性命休了渾家也喫一驚道沒甚事叫苦連聲押番都把早間去釣魚的事說了一遍道是一條金鰻他說吾乃金明池掌若放吾大富不可言若害我教我合家死于非命你却如何把他來害了我這性命合休渾家見說啐了一口唾道却不是放屁金鰻又會說起話來我見沒下飯安排他來喚你又沒事你不喫我一發喫了討安終是悶悶不已到得晚間夫妻兩個解帶脫衣去睡渾家見他悒悶不得把些精神來陪侍他自當夜之間那渾

初化

家身懷六甲、只見眉低眼慢、腹大乳高、倏忽間又十月滿足、臨盆之時、叫了收生婆、生下個女孩兒來、正是

　　斷花不種年年有　　煩惱無根日日生

那押番看了、夫妻二人好不喜歡、取名叫做慶奴、時光如箭、轉眼之間、那女孩兒年登二八、長成一個好身材、伶俐聰明、又教成一身本事、爹娘惜惜、有如性命、時遇靖康丙午年間、士馬離亂、因此計安家夫妻女兒三口、收拾隨身細軟包裹、流落州府、後來打聽得車駕杭州駐蹕、官員都隨駕來臨安、計安便道

取路奔行在來、不則一日、三口兒入城、權時討得個安歇、便去尋問舊日官員相見了、依舊收留在廳着役、不在話下、計安便教人尋間房、安頓了妻小居住、不止一日、計安覷着渾家道、我下番無事、若不做些營生、恐坐喫山空、須得些個道業來相助方好、渾家道、我也這般想、別沒甚事好做、筭來只好開一個酒店、便是你上番時、我也和孩兒在家裏討得、計安道、你說得是、和我肚裏一般、便去理會道路事、次日便去打合個量酒的人、却是外方人、從小在臨安討衣飯喫、沒爹娘、獨自一個、姓周名得、排行第三、安排都

了、選吉日良時、開張店面、周三就在門前賣些果子、自捏合些湯水、到晚間就在計安家睡、計安不在家、那娘兒兩個自在家中賣、那周三直是勤力、却不躲懶、倏忽之間、相及數月、忽朝一日、計安對妻子道、我有何話和你說、不要嗔我、渾家道、却有甚事、只管說、計安道、這幾日我見那慶奴、全不像那女孩兒相態、渾家道、孩兒日夜不曾放出去、並沒甚事、想必長成了、恁麼、計安道、莫托大、我見他和周三兩個打眼色、當日沒話說、一日、計安不在家、做娘的叫那慶奴來、我兒、娘有件事和你說、不要瞞我、慶奴道、沒甚事、

今不須提了

苦又何益

便說道我這幾日見你身體粗𦟛全不相模樣實對我說慶奴見問只不肯說娘見那女孩兒前言不應後語失張失志道三不著兩面上忽青忽紅娘道必有緣故扯住慶奴搜檢他身上時娘只嘆得口氣叫聲苦連腮賺掌打那女兒你卻被何人壞了慶奴哭打不過哭著道我和那周三兩個有事娘兒說不敢出聲擗著腳只叫得苦恁是怎的計結等歸來時須說我在家管甚事裝這般幌子周三不知裏面許多事凡自在門前賣酒到晚計安歸來歇息了安排些飯食喫罷渾家道我有件事和你說未應你的言語

收何益

那丫頭被周三那廝壞了身體那計安不聽得說萬事全休聽得說時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便要去打那周三渾家攔住道且商量打了他不爭我家却是甚活計計安道我指望教這賤人去個官員府第却做出這般事來譬如不養得把這丫頭打殺了罷做娘的再三再四勸了一個時辰爹性稍過便問這事却怎地出豁做娘的不慌不忙說出一個法兒來正是

金風吹樹蟬先覺　斷送無常死不知

渾家道只有一法免得粧幌子計安道你且說渾家

周三假母[illegible]兄[illegible]其成私被此[illegible]非信[illegible]何信非人謀所力也

道周三那厮又在我家得使何不把他來招贅了說話的當時不把女兒嫁與周三只好休也只被人笑得一場兩下趕開去却没後面許多說話不想計安聽信了妻子之言便道這也使得當日且分付周三歸去那周三在路上思量我早間見那做娘的打慶奴晚間押番歸却打發我出門莫非東窗事發若是這事走漏須教我喫官司如何計結没做理會處正是

烏鴉與喜鵲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閒話提過就不得計押番使人去說合周三下財納

只合分付
果然番去
非來

廝打口成親不在話下倏忽之間周三入贅在家一歲有餘夫妻甚是說得著兩個暗地計較了只要攛出去住在家起晏睡早躲懶不動周三那廝打出吊入公然乾顙討安忍不得不住和那周三廝鬧便和渾家商量和這廝官司一場吞了休却不妨得日前時便怕人笑沒出手今番只說是招那廝不著便安排個套捉那周三些個事鬧將起來和他打官司隣舍勸不住吞了休周三只得離了計押番家自去趕趁慶奴不敢則聲肚裏自煩惱正自生就死別討休在家相及半載只見有個人來尋押番娘來是個說

親的婦人相見之後、坐定道聞知宅上小娘子要說親老媳婦特來、計安道有甚好頭腦兩箇主盟婆子道不是別人這個人是虎翼營有請受的官身占破在官只去處姓戚、名青、計安見說因緣相撞、那便肯即時便出個帖子、幾盃酒相待、押番娘便說道婆婆用心則個事成時那得相謝、婆婆謝了、自去、丈夫兩個那說道也好、一則有請受官身二則年紀大些那老成、三則周三那廝不敢來胡生事、已自嫁了個官身、我也忘得這戚青都喜歡、話中見快媒人一合說成、依舊少、不得許多節次成親、那說慶奴與戚青兩

好直官衙計策着大家[illegible]取

個說不著道不得個少女少郎情色相當戚青卻年紀大便不中那慶奴意卻整日鬧炒沒一日靜辦爹娘見不成模樣又與女奪休告托官員封過狀子去所屬看人情面給狀判離戚青無力勢被奪了休遇喚得酥便來計押番門前罵忽朝一日發出个說話來教張公喚酒李公酥柳樹上著刀桑樹上出血正是

安樂窩中好使氏　中堂有客寄書來
多應只是名和利　撇在床頭不拆開

那戚青遇喚得酒醉便來廝罵卻又不敢與他計涉

亦不可不防

時鄰里也來相勸，次後吃得醉便來，把做常事，不管他。一日，戚青指著計押番道：看我不殺了你這狗男女！不信，道了自去。鄰里都知。卻說慶奴在家又經半載，只見有個婆婆來閒話，莫是來說親。相見了，茶罷，婆子道：有件事要說，怕押番焦躁。計安夫妻兩個道：但說不妨。婆子道：老媳婦見小娘子兩遍說親不著，何不把小娘子去個好官員家，三五年一程，卻出來說親也不遲。計安聽說，肚裏道也好，一則兩遍裝幌了，二則壞了些錢物，卻是又嫁甚麼人是得。便道：婆婆有甚麼好去處，教孩兒去則個。婆子道：便是有個

官人要小娘子特地教老媳婦來說見在家中安歇、他曾來宅上喫酒、認得小娘子、他是高郵軍主簿、如今來這裏理會差遣、沒人相伴、只是要帶歸宅裏去、却不知押番肯也不肯、夫妻兩個計議了一會、便道若是婆婆說時、必不肯相悞、致婆婆主盟則個當日說定、商量揀日做了文字、那廝奴拜辭了爹娘、便來伏事那官人、有分教做個失鄉之鬼父子不得相見

正是

天聽寂無聲　蒼蒼何處尋
非高亦非遠　都只在人心

官人是高郵軍主簿、家小都在家中、來行在所任單身差遣、姓李、名子由、討得慶奴、便一似夫妻一般、日間寒食節、夜裏正月半、那慶奴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數月後、官人家中信到、催那官人去、恐在衙下費用錢物、不只一日、幹當完備、安排行裝、買了人、要僱了船隻、即日起程、取水路歸來、在路貪花戀酒、遷延程途、直是快快、相次到家、當直人等接着、那恭人出來、與官人相見、官人只應得喏、便道恭人在宅、幹管不易、便教慶奴入來參拜恭人、慶奴低着頭、走入來立地、却待拜、恭人道、且休拜、便問這是甚麼人、官人

道實不瞞恭人在都下早晚無人使喚胡亂討來相伴今日帶來伏事恭人恭人看了慶奴道你却和官人好快活來我這裏做甚麼慶奴道奴一時遭際恭人看離鄉背井之面只見恭人教兩個養娘來與我除了那賤人冠子脫了身上衣裳換幾件粗布衣裳著了解開脚蓬鬆了頭罰去廚下打水燒火做飯慶奴只叫得萬萬聲苦哭告恭人道看奴家中有老爹娘之面若不要慶奴情愿轉納身錢還歸宅中恭人道你要去可知好哩且罰你廚下喫些苦你從前快活也勾了慶奴看着那官人道你帶我來那救我

這般樣你須與我告恭人則個官人道你看恭人那等情性隨你了得的包待制也斷不得這事你且沒奈何我自性命不保等他性下却與你告那時把慶奴到廚下去官人道恭人若不要他時只消退還牙家轉變身錢便了何須發怒恭人道你好做作兀自說哩自此罰在廚下相及一月忽一日晚官人去廚下只聽得黑地裏有人叫官人官人聽得認得是慶奴聲音走近前來兩個扯住了哭不敢高聲便說道我不合帶你回來教你喫這般苦慶奴道你只管教我在這裏受苦好是殺將得了官人沉吟半晌道我

有道理救你處不若我告他只做退你去牙家轉變身錢安排厮合悄悄地教你在那裏住我自教人把錢來我也不時自來和你相聚是好也不好慶奴道若得如此可知好哩却是灾星退度當夜官人離不得把這事說道慶奴受罪也勾了若不要他時教發付牙家去轉變身錢恭人應允不知裏面許多事且說官人差一個心腹虞候叫做張彬專一料理這事把慶奴安頓厮舍裏隔得那宅中一兩條街只瞞着恭人一個不知官人不時便走來安排幾盃酒恣上後兒不得作些沒正經的事却說宅裏有個小官人

[illegible]兒破綻

叫做佛郎，年方七歲，直是得人惜，有時往來慶奴那裏耍。爹爹便道：我兒不要說向媽媽道這個是你姐姐。孩兒應喏。忽一日，佛郎來耍，走入去，那張彬與慶奴兩個相並肩而坐，喫酒。佛郎見了，便道：我只說向爹爹道。兩個男女廻避不迭。張彬連忙走開那了。慶奴一把抱住佛郎，坐在懷中，說：小官人不要胡說，姐姐自在這裏喫酒，等小官人來，便把果子與小官人喫。那佛郎只是說：我向爹爹道你和張彬兩個做甚麼。慶奴聽了，口中不道，心下思量：你說了，我兩個那如何？有頭一縱，計上心來，筭着你莫若我沒奈何。

小官人與一聰明的廝

來年今月今日今時、是你忌辰、把條手巾、捉住佛郎、撲番在床上、便去一勒、那裏消半碗飯時、那小官人命歸泉世、正是

時間風火性　燒却歲寒心

一時把那小官人來勒殺了、却是怎地出豁、正沒理會處、只見張彬走來、慶奴道、叵耐這廝、只要說與爹爹知道、我一時慌促、把來勒死了、那張彬聽說、叫聲苦不知高低、道、姐姐、我家有老娘、却如何出豁、慶奴道、你教我壞了他、怎恁地說、是你家有老娘、我也有爹娘、事到這裏、我和你收拾些包裹、走歸行在見我

可行小技而以苟且必不敗道至誤大事致失身敗[illegible]

爹娘道須不妨張彬沒奈何只得隨順兩個打疊包兒漾開了逃走雖不得宅中不見了佛郎尋到慶奴家裏見他和張彬走了孩兒勒死在床一面告了官司出賞捉捕不在話下張彬和慶奴兩個取路到鎮江那張彬肚裏思量著老娘憶著這事因此得病就在客店中將息不止一日身邊細軟衣物解盡張彬道要一文看也沒有卻是如何撲撲簌簌地兩行淚下教我做個失鄉之鬼慶奴道不要煩惱我有錢張彬道在那裏慶奴道我會一身本事唱得好曲到這裏怕不得羞何不買個鑼兒出去諸處酒店內賣唱

趂百十文、把來使用、是好也不好、張彬道、你是好人家兒女、如何做得這等勾當、慶奴道、事極無奈、但得你沒事、和你歸臨安見我爹娘、從此慶奴只在鎮江店中趕趂、話分兩頭、却說那周三自從奪休了、做不得經紀、歸鄉去投奔親戚、又不著、一夏衣裳著汗、到秋來都破了、再歸行在來、於計押番門首過、其時是秋深、天氣濛濛的雨下、計安在門前立地、周三見了、便唱個喏、計安見是周三、也不好問他來做甚麼、周三道、打這裏過、見丈人、唱個喏、計安見他身上襤褸、動了個惻隱之心、便道、入來、請你喫碗酒了去、當時

[illegible]

只好休引那廝，却沒甚事，千不合萬不合，敎人來喫酒，却教計押番

種是死死之太苦　一種是亡亡之太屈

却說計安引周三進門，老婆道，沒事引他來做甚，周三見了丈母，唱了喏道，多時不見，自從恭了休，病了一場，做不得經紀，投遠親不着，姐姐安樂，計安道，你說，自你去之後，又討頭惱不着，如今且去官員人家三二年，却又理會，便教渾家㷭將酒來，與周三喫，喫罷，沒甚事，周三謝了，自去，天色却晚，有一兩點雨下，周三道，也罪過他，留我喫酒，却不是，他家不好，都是

我自討得這場煩惱、一頭走、一頭想、如今却是怎地好、深秋來到這一冬、如何過得、自古人極計生、驀上心來、不如等到夜深、撥開計押番門、那老夫妻兩個又睡得早、不防我、拏些個東西、把來過冬、那條路却靜、不甚熱鬧、走回來等了一歇、撥開門閃身入去、隨手關了、仔細聽時、只聽得押番娘道關得門戶好前面嚮、押番道撑打得好、渾家道天色雨下、怕有做不是的、起去看一看、放心押番真個起來看、周三聽得道苦也、起來捉住我、却不利害、去那竈頭邊摸著把刀在手、黑地裏立著、押番不知頭惱走出房門看時

兩個死　三個死　公婆兒已殺又此後有余鰻[illegible]鬧

周三讓他過一步，傍腦後便剁，覺道痛手，驀然倒地，命歸泉世。周三道：只有那婆子未殺，也把來殺了。不則聲，走上床，揭開帳子，把押番娘殺了，點起燈來，把家中有底細軟包裹都收拾了，條亂了半夜。周三背了包裹，倒拽上門，遶裡出北關門。且說天色已曉，人家都開門，只見那押番家靜悄悄不開聲息，鄰舍道：莫是睡殺了也。敲門叫喚不應，推那門時，隨手而開。只見那中門裏計押番死屍在地，便叫押番娘，又不應。走入房看時，只見床上血浸着那死屍，箱籠都開了。眾人都道：不是別人，是戚青這廝，每日醉了來罵，

[illegible]

便要殺他今日眞個做出來即時經由所屬便去捉了戚青戚青不知來歷一條索縛將去和降舍解上臨安府府王見報殺人公事即時陞廳押那戚青至面前便問有請官身輙敢禁城內殺命掠財戚青初時辯說後喫降舍指證叫罵情由分說不得結正申奏朝廷勘得戚青有請官身禁城內圖財殺人押赴市曹處斬但見

刀過時一點清風　屍倒處滿街流血

戚青枉喫了一刀且說周三壞了兩個人命只恁地休却沒有天理天幾曾錯害了一個只是時辰未到

且說周三迤邐取路直到鎮江府討個[illegible]一日無事出來閑走一遭覺道肚中有些飢就這裏買些點喫只見一家門前招子上寫道、

醞成春夏秋冬酒　醉倒東西南北人

周三入去喫酒保唱了喏問了升數安排菜蔬下口、方纔喫得兩盞只見一個人頭頂著廝羅入來閤兒前道個萬福周三擡頭一看當時兩個都喫一驚不是別人卻是慶奴周三道姐姐你如何卻在這裏便教來坐地教量酒人添隻盞來便道你家中說道你官員人家如今卻如何恁地慶奴見說淚下數行但

只

幾聲嬌語如鶯囀　一串真珠落線頭

道你被休之後、嫁個人不著、如今賣我在高郵軍王簿家、到得他家、娘子妬色、罰我厨下打火、挑水做飯、一言難盡、喫了萬千辛苦、周三道、却如何流落到此、慶奴道、實不相瞞、後來與本府虞候兩個有事、小官人撞見、要說與他爹爹、因此把來勒殺了、沒計奈何逃走在此、那廝却又害病在店中、解當使盡、因此我便出來撰幾錢盤纏、今日天與之幸、撞見你喫了酒、我和你同歸店中、周三道、必定是你老公一般、我須

不去慶奴道不妨我自有道理那裏是教周三來斷壞了二個人性命有詩爲証

日暮迎來香閣中　百年心事一宵同
寒雞鼓翼紗窓外　已覺恩情逐曉風

當時兩個同到店中甚是說得著當初兀自賠茶資粥去看那張彬次後有了周三便不管他有一頓沒一頓張彬又見他兩個公然在家乾顯先自十分病做十五分得了氣死了兩個正是撞門入狗免不得買具棺木盛殮把去燒了周三撇乞[illegible]中兩個依舊做夫妻周三道我有何話和你說如今卻不要你出

夫當唱我自尋些道路、撰得錢來使、慶奴道、怎麼恁地說、當初是沒計奈何、做此道路、自此兩個恩情、便是

雲淡淡天邊鸞鳳、水沉沉交頸鴛鴦、歡娛嫌夜短、
寂寞恨更長、

忽一日慶奴道、我自離了家中、不知音信、不若和你同去行在、投奔爹娘、大須惡殺不喫兒、周三道、好卻好、只是我和你歸去不得、慶奴問怎地、周三、卻待說又忍了、當時只不說便休、千不合萬不合說出來、分明似飛蛾投火、自送其死、正是

花枝葉下猶藏刺　人心怎保不懷毒

慶奴務要問個備細周三道實不相瞞如此如此把你爹娘都殺了却走在這裏如何歸去得慶奴見說大哭起來扯住道你如何把我爹娘來殺了周三道住住我不合殺了你爹娘你也不合殺小官人和張彬大家是死的慶奴沉吟半晌無言抵對倏忽之間相及數月周三忽然害着病起床不得身邊有些錢物又都使盡慶奴看着周三道家中沒柴米却是如何你却不要慌我前回恁地今番在依舊去賣唱幾時你好了却又理會周三無計可施只得應允自

從出去趁趁、每日撰得幾貫錢來、便無話說、有時撰不得來、周三那廝便罵、你都是又喜歡漢子陪了他、不出分說、若撰不來、慶奴只得去到處熟酒店裏撰頭上、借幾貫歸家、撰得來便還他、一日却是深冬天氣、下雪起來、慶奴立在危樓上、倚著闌干立地、只見三四個客人上樓來喚酒、慶奴道、好大雪、晚間沒錢歸去、那廝又罵、且喜那三四客人來飲酒、我且胡亂去賣一賣、便去揭開簾兒、打個照面、慶奴只叫得苦、也不是別人、却是宅中當直的叫一聲、慶奴、你好做作、却在這裏、嚇得慶奴不敢則聲、元來宅中下狀

知道走過鎮江，便差宅中一個當直的厮趕着他一同來捉，便問張彬在那裏。慶奴道：先病死了，我如今卻和我先頭丈夫周三在店裏住，那厮在臨安把我爹娘來殺了，卻在此撞見，同做一處。當日酒也喫不成，叫將縛了慶奴，到店中床上拖起周三，縛了，解來府中，當廳勘結。兩個各自認了本身罪犯，申奏朝廷，內有戚青屈死，別作施行。周三不合圖財殺害外父外母，慶奴不合因奸殺害兩條性命，押赴市曹處斬。但見

犯由前引，棍棒後隨，前街後巷，這番過後幾時回，

把眼睜開今日始知天報近正是但存夫子三分

禮不犯蕭何六尺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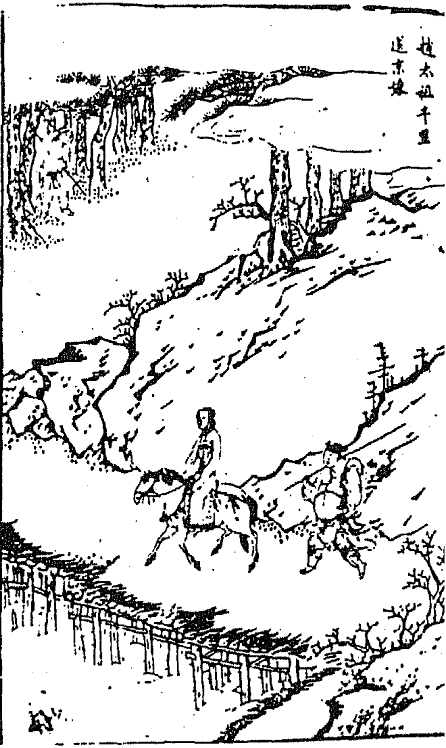
這兩個正是明有刑法相繫暗有鬼神相隨道不得個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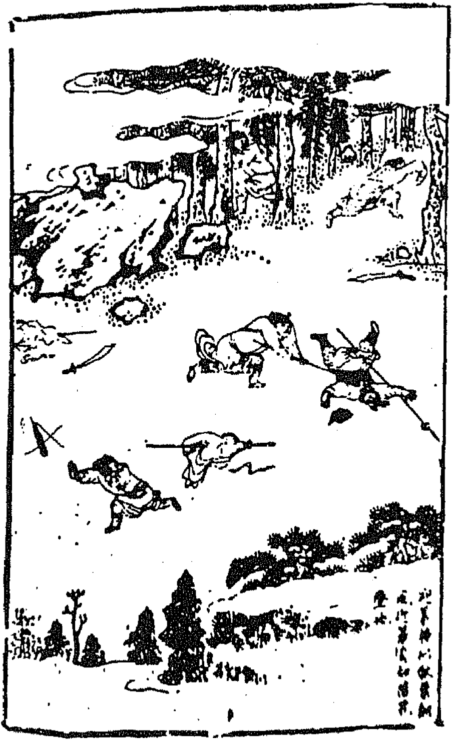
後人評論此事道計押番釣了金鰻那時金鰻在竹籃中開口原說道汝若害我教你合家人口死於非命只合計押番夫妻償命如何又連累周三張彬戚青等許多人想來這一班人也是一緣一會該是一宗按上的鬼只借金鰻作個引頭連這金鰻說話[illegible]

可惜將當，不知虛實，總是個凶妖之先兆。討來既知其異，便不該帶回家中，以致害他性命。大凡物之異常者，便不可加害。有詩爲證：

李叔朱蛾得美姝　孫臏能于獲奇書
勸君莫害非常物　禍福冥中報不虛



趙太祖千里
送京娘


[illegible]
威行萬[illegible]如[illegible]
登[illegible]

第二十一卷

趙太祖千里送京娘

兎走烏飛疾若馳　百年世事總依稀
累朝富貴三更夢　歷代君王一局棋
禹定九州湯受業　秦吞六國漢登基
百年光景無多日　晝夜追歡還是遲

話說趙宋末年、河東石室山中、有個隱士、不言姓名、自稱石老人、有人認得的、說他原是有才的豪傑、因遭胡元之亂、曾詣軍門獻策不聽、自起義兵、恢復了幾個州縣、後來見時勢日蹙、知大事已去、乃微服潛

遯隱、於此山中、指山爲姓、農圃自給、恥言仕進、故與談論古今興廢之事、娓娓不倦、一日近山有老少二儒閒步石室、與隱士相遇、偶談漢唐宋三朝創業之事、隱士問宋朝何者勝於漢唐、一士云、修文偃武、一士云、歷朝不誅戮大臣、隱士大笑道、二公之言、皆非通論、漢好征伐、四夷儒者雖言其黷武、然蠻夷長懾、稱爲强漢、魏武猶借其餘威以服匈奴、唐創府兵、極盛、後變爲藩鎮、雖跋扈不臣、而大才用制、終藉其力、宋自澶淵和虜、懼於用兵、其後以歲幣爲常、以振敝爲詞、金元繼起、遂至亡國、此則偃武修文之弊耳、下

裂大臣雖是忠厚之輿然奸雄竊國一時好名使小人進有非望之禍退無不測之禍終宋之世例敗壞於奸相之手乃致末年時窮勢敗而信胥於虜庭相似道於闕下不亦晚乎以是為勝於漢唐豈其然哉

∴信道據先生之意以何為盛隱士道他非雖不及漢唐惟不貪女色最勝∴信道何以見之隱士道漢高祖溺愛於戚姬唐宗亂倫於弟婦呂氏武氏幾危社稷飛燕太真穢汚宮闈宋代雖有盤樂之主絕無漁色之君所以高帝何孟陋德獨擬其美此則遠過於漢唐者矣∴信漢服而去止是

要知古往今來理　須問高明遠見人

方纔說宋朝諸帝不貪女色、全是太祖皇帝貽謀之善、不但是爲君以後、早朝宴罷、寵幸希疎、他未曾發跡變泰的時節、也就是個鐵錚錚的好漢、直道而行、一邪不染、則看他千里送京娘這節故事便知。正是

說時義氣凌千古　話到英風透九霄
八百軍州真帝主　一條桿棒顯雄豪

且說五代亂離有詩四句

朱李石劉郭　梁唐晉漢周

都來十五帝　擾亂五十秋

這五代都是偏霸未能混一其時土宇割裂民無定主到後周雖是五代之末尤自有五國三鎮那五國

周郭威　北漢劉崇　南唐李璟

蜀孟昶　南漢劉晟

那三鎮

吳越錢佐　荊南高保融

湖南周行逢

雖說五國三鎮那周例承梁唐晉漢之後號爲正統

趙太祖趙匡胤曾仕周爲殿前都點檢後因陳橋兵

變代興爲帝、混一宇內、國號大宋、當初未曾發跡變泰的時節、因他父親趙洪殷曾任漢爲岳州防禦使、人都稱匡胤爲趙公子、又稱爲趙大郎、生得面如噀血、目若曙星、力敵萬人、氣吞四海、專好結交天下豪傑、任俠任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個管閑事的祖宗、撞沒頭禍的太歲、先在汴京城打了御勾欄、鬧了御花園、觸犯了漢末帝、逃難天涯、到關西護橋殺了董達、得了名馬赤麒麟、黃州除了宋虎、朔州三棒打死了李子英、滅了潞州王李漢超一家、來到太原地面、遇了叔父趙景清、時景清在清油觀出家、就留趙

公子在觀中居住，誰知染患，一臥三月，比及病愈，景清朝夕相依，要他將息身體，不放他出外閒遊。一日景清有事出門，分付公子道：姪兒耐心靜坐，片時病加小愈，切勿行動。景清去了，公子那裏坐得住，想道便不到街坊遊蕩，這本觀中閒步一回，又且何妨。公子將房門拽上，遶殿遊觀，先登了三清寶殿，行遍東西兩廊七十二司，又看了東嶽廟，轉到嘉寧殿上遊翫，嘆息一聲，真個是

金爐不動千年火　玉盞長明萬載燈

行過多景樓、玉皇閣，一處處殿宇崔嵬，制度宏敞。公

子喝采不迭果然好個香油觀觀之不足玩之有餘轉到酆都地府冷靜所在却見小小一殿正對那子孫宮相近上寫着降魔寶殿殿門深閉公子前後觀看了一回正欲轉身忽聞有哭泣之聲乃是婦女聲音公子側耳而聽其聲出於殿內公子道蹊蹺作怪這裡是出家人住處緣何藏匿婦人在此其中必有不明之事且去問道童討取鑰匙開這殿來看個明白也好放心回身到房中與道童討降魔殿上匙鑰道童道這匙鑰師父自家收管其中有機密大事不許閒人開看公子想道這賊住在山中直須防人不仁原

攜人頭二
出軍故錦
入府上見

來俺叔父不是個好人三回五次只教俺常坐莫出外閒行原來幹這勾當出家人成甚規矩俺今日偷去打開殿門怕怎的方欲移步只見趙景清回來公子含怒相迎口中也不叫叔父氣忿忿地問道你老人家在此出家許得好事景清出其不意便道我不曾做甚事公子道降魔殿內鎖的是什麼人景清方纔省得便搖手道賢侄莫管閒事公子急得暴跳如雷大罵道出家人清淨無為紅塵不染為何殿內鎖着個婦女在內哭哭啼啼必是非禮不法之事你老人家也要放出良心是是說得明白還有個

商量休要欺三瞞四我却只不是與你和光同塵似景清見他言詞峻厲便道賢侄你錯怪愚叔了公子道怪不怪是小事且說殿內可是婦人景清道正是公子道可又來景清曉得公子性躁還未敢明言用緩詞答應道雖是婦人却不干本觀道衆之事公子道你是個一觀之主就是別人做出歹事寄頓在殿內少不得你知情景清道賢侄息怒此女乃是兩個有名響馬不知那裏擄來一月之前寄於此處托吾等替他好生看守若有差遲寸草不留因是賢侄將來不曾對你說得公子道響馬在那裏景清道賢

往那裏去了、公子不信道、豈有此理、快與我打開門、喚女子出來、俺自將問他詳細說罷、綽了渾鐵齊眉短棒往前先走、景清知他性如烈火、不好遮攔慌忙取了匙鑰隨後趕到降魔殿前、景清在外邊開鎖、那女子在殿中聽得鎖響、只道是強人來到、愈加啼哭、公子也不謙讓、纔等門開、一腳跨進、那女子躲在神道背後嗚咽、公子近前放下齊眉短棒、看那女子、果然生得標致

眉掃春山、眸橫秋水、含愁含恨、猶如西子捧心、欲泣欲啼、宛似楊妃剪髮、琵琶聲不響、是個未出塞

的明妃胡笳謝若成分明强和番的蔡女天生一種風流態便是丹青畫不真

公子撫慰道小娘子俺不比奸淫之徒你休得驚慌且說家居何處誰人引誘到此倘有不平俺趙某與你解救則個那女子方纔舉袖拭淚深深道個萬福公子還禮女子先問尊官貴姓景清代答道此乃汴京趙公子女子道公子聽稟未曾說得一兩句早已撲簌簌流下淚來原來那女子也姓趙小字京娘是蒲州解梁縣小祥村居住年方一十七歲因隨父親來陽曲縣還北岳香願路遇兩個响馬强人一個叫

做滿天飛張廣兒一個叫做着地滚周進見京娘顏色饒了他父親性命擄掠到山神廟中張周二强人爭要成親不肯相讓議論了兩三日二人恐壞了義氣將這京娘寄頓于清油觀降魔殿内分付道士小心供給看守再去别處訪求個美貌女子擄掠而來湊成一對然後同日成親為壓寨夫人那强人去了一月至今未回道士懼怕他只得替他看守京娘叙出緣由趙公子方纔向景清道適纔甚是粗鹵險些衝撞了叔父既然京娘是良家室女無端被强人所擄俺今日不救更待何人又向京娘道小娘子休要

悲傷萬事有趙某在此管教你重回故土再見爹娘京娘道雖承公子美意釋放奴家出於虎口奈家鄉千里之遙奴家孤身女流怎生跋涉公子道救人須救徹俺不遠千里親自送你回去京娘拜謝道若蒙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景清道賢侄此事斷然不可那强人勢大官司禁捕他不得你今日救了小娘子與守者難辭其責再來問我要人教我如何對付須常連累於我公子笑道大膽天下去得小心寸步難行俺趙某一生見義必爲萬夫不懼那响馬雖狠敢比得潞州王麽他須也有兩個耳朵聽得俺趙某名字

撒賊

既然你們出家人怕事俺留個記在此你們好回復那响馬說罷輪起渾鐵齊眉棒橫着身子向那殿上朱紅槅子狠的打一下極拉一聲把菱花窗櫺都打下來再復一下把那四扇槅子打個東倒西歪號得京娘戰戰兢兢遠遠的躲在一邊景清面如土色口中只叫罪過公子道強人若再來時只說趙某打開殿門搶去了冤各有頭債各有主要來尋俺時教他打蒲州一路來景清道此去蒲州千里之遙路上盜賊生發獨馬單身尚且難走况有小娘子牽絆凡事宜三思而行公子笑道漢末三國時關雲長獨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千里五關斬六將護着兩位皇嫂直到古城與劉皇叔相會這纔是大丈夫所爲今日一位小娘子救他不得趙某還做什麼人此去倘然冤家狹路相逢教他雙雙受死景清道然雖如此還有一說古者男女坐不同席食不共器賢侄千里相送小娘子雖則美意出於義氣傍人怎知就裏見你少男少女一路同行嫌疑之際被人談論可不爲好成歉反爲一世英雄之玷公子呵呵大笑道叔父莫怪我說你們出家人慣粧架子裏外不一俺們做好漢的只要自己血心上打得過人言都不計較景清見他主意已決問

八字真語

道賢侄幾時起程公子道明早便行景清道只怕賢侄身子還不健旺公子道不妨事景清教道童治酒送行公子於席上對京娘道小娘子方纔叔父說一路嫌疑之際恐生議論俺借此席面與小娘子結爲兄妹俺姓趙小娘子也姓趙五百年合是一家從此兄妹相稱便了京娘道公子貴人奴家怎敢扳高景清道既要同行如此最好呼道童取過拜氈京娘請恩人在上受小妹子一拜公子在傍還禮京娘又拜了景清呼爲伯伯景清在席上敘起侄兒許多英雄了得京娘歡喜不盡是夜直飲至更餘景清讓自己

臥房與京娘睡自己與公子在外廂同宿五更雞唱景清起身安排早飯又備些乾糧牛脯爲路中之用公子鞴了赤麒麟將行李扎縛停當囑付京娘妹子只可村粧打扮不可冶容炫服惹是招非早飯已畢公子扮作客人京娘扮作村姑一般的戴個雪帽齊眉遮了兄妹二人作別景清景清送出房門忽然想起一事道賢侄今日去不成還要計較不知景清說出甚話來正是

鵰得羽毛方遠舉　虎無牙爪不成行

景清道一馬不能騎兩人這小娘子弓鞋窄小怎趕

得上可不將就了、程途從容覓一輛車兒同去、却不好、公子道、此事筭之久矣、有個車輛、又費照顧、將此馬讓與妹子騎、小弟情願千里步行相隨、不憚辛艱、道、小妹有累恩人遠送、愧非男子、不能執鞭墜鐙、豈敢反占尊騎、決難從命、公子道、你是女流之輩、必要脚力、趙某脚又不小、步行正合其宜、京娘再四推辭、公子不允、只得上馬、公子跨了腰刀、手執渾鐵桿棒、隨後向景清一揖而別、景清道、賢弟路上小心、恐怕過了兩個响馬、須要用心隄防、下手斬絕些、莫帶累我觀中之人、公子道、不妨不妨、說罷、把馬尾一拍、喝

罷快走那馬拍騰騰便跑公子放開腳步緊緊相隨於路免不得饑食渴飲夜住曉行不一日行至汾州介休縣地方這赤麒麟原是千里龍駒追風逐電自清油觀至汾州不過三百里之程不勾名馬半日馳驟一則公子步行恐奔赴不及二則京娘女流不慣馳驟所以控轡緩緩而行兼之路上賊寇生發須要慢起早歇每日止行一百餘里公子是日行到一個土岡之下地名黃茅店當初原有村落因世亂人荒都逃散了還存得個小小店兒日色將晡前途曠野公子對京娘道此處沒歇明日早行罷京娘道但

憑尊意、店小二接了包裹、京娘下馬、去了帷帽、小二一眼瞧見、舌頭吐出三寸、縮不進去、心下想道、如何有這般好女子、小二牽馬繫在屋後、公子請京娘進了店房坐下、小二哥走來站着呆看、公子問道、小二哥有甚話說、小二道這位小娘子、是客官甚麼人、公子道是俺妹子、小二道客官、不是小人多口、千山萬水、路途間不該帶此美貌佳人同走、公子道爲何、小二道離此十五里之地、叫做介山、地曠人稀、都是綠林中好漢出沒之處、倘若強人知道、只好白白裏送與他做壓寨夫人、還要斷他倆利市、公子大怒、罵道

京娘亦非凡女乎

賊狗大胆敢虛言恐嚇客人照小二面門一拳打去小二口吐鮮血手掩着臉向外急走去了店家娘就在廚下發話京娘道恩兄忒性躁了些公子道這婦言語不知進退怕不是良善之人先教他曉得俺些手段京娘道既在此借宿惡不得他公子道怕他則甚京娘便到廚下與店家娘相見將好言好語穩貼了他半晌店家娘方纔息怒打點動火做飯京娘歸房房中尚有餘光還未點燈公子正坐與京娘講話只見外面一個人入來到房門口探頭探腦公子大喝道什麼人敢來瞧俺脚色那人道小人自來尋小

二哥那話與客官無干說能到廚房下與店家娘卿卿噥噥的講了一會方去公子看在眼裏早有三分疑心燈火已到店小二只是不同店家娘將飯送到房裏兄妹二人喫了晚飯公子教京娘掩上房門先睡自家只推水火帶了刀棒遶屋而行約莫二更時分只聽得赤麒麟在後邊草屋下有嘶喊踢跳之聲此時十月下旬月光初起公子悄步上前觀看一個漢子被馬踢倒在地見有人來務能的掙開起來就跑公子知是盜馬之賊追趕了一程不覺數里將過溜水橋邊不見了那漢子只見對橋一間小屋裏面

燈燭輝煌公子疑那漢子躲匿在內步進看時見一個白鬚老者端坐于土床之上在那裏誦經怎生模樣

眼如迷霧鬚若銀霜行如柳絮之飄面有桃花之色若非天上金星必是山中利長

那老者見公子進門慌忙起身施禮公子答拱問道長者所誦何經老者道天皇救苦經公子道誦他有甚好處老者道老漢見天下分崩要保佑太平天子早出掃蕩煙塵救民於塗炭公子聽得此言暗合其機心中也歡喜公子又問道此地賊寇與多長者可

知他的行藏麽老者道貴人莫非是同一位騎馬女子下在坡下茅店裏的公子道然也老者道幸遇老夫險些兒驚了貴人公子問其緣故老者請公子上坐自已傍邊相陪從容告訴道這介山新生兩個强人聚集嘍囉打家刼舍擾害汾潞地方一個叫做滿天飛張廣兒一個叫做着地滚周進半月之間不知那裏搶了一個女子二人爭娶未決寄頓他方待再爭得一個來各成婚配這裏一路店家都是那强人分付過的但訪得有美貌佳人疾忙報他重重有賞晚上貴人到時那小二便去報與周進知道先差野

火兒姚旺來探望虛實、說道不但女子貌美兼且騎一匹駿馬、單身客人不足為懼、有個千里脚陳名、第一善走、一日能行三百里、賊人差他先來盜馬、衆寇在前面赤松林下屯扎、等待貴人五更經過便要搶刼貴人須要防備、公子道、原來如此、長者何以知之老者道老漢久居於此、動息都知、見賊人切不可說出老漢來公子謝道承教了、綽棒起身、依先延回店門兀自半開、公子捱身而入、却說店小二為接應陳名盜馬、回到家中、正在房裏與老婆說話、老婆煖酒與他喫、見公子進門、閃在燈背後去了、公子心生一

討、伙叫京娘問店家討酒吃、店家娘取了一把瓷壺、在房門口酒缸內舀酒、公子出其不意、將鐵棒照腦後一下、打倒在地、酒壺也撇在一邊、小二聽得老婆叫苦、也取朴刀趕出房來、怎當公子以逸待勞、手起棍落、也打翻了、再復兩棍、都結果了性命、京娘大驚、急救不及、問其打死二人之故、公子將老者所言述了一遍、京娘嚇得面如土色、道如此途路難行、怎生是好、公子道好歹有趙某在此、賢妹放心、公子撐了大門、就廚下煖起酒來、飲個半醉、上了馬料、將鑾鈴塞口、使其無聲、扎縛包裹停當、將兩個屍首、拖在廚

下柴堆上、放起火來、前後門都放了一把火、看火勢盛了、然後引京娘上馬而行、此時東方漸白、經過溜水橋邊、欲再尋老者問路、不見了誦經之室、但見土牆砌的三尺高、一個小小廟兒、廟中社公坐於傍邊、方知夜間所見、乃社公引導、公子想道、他呼我爲貴人、又見我不敢正坐、我必非常人也、他日倘然發跡當加封號、公子催馬前進、約行了數里、望見一座松林、如火雲相似、公子叫聲賢妹慢行、前面想是赤松林了、言猶未畢、草荒中鑽出一個人來、手挺鋼叉、望公子便搠、公子會者不忙、將鐵棒架住、那漢且鬥且

來只要引公子到林中去激得公子怒起舉手棒喝聲着將半個天靈蓋劈下那漢便是野火兒姚旺公子叫京娘約馬暫住俺到前面林子裏結果了那夥毛賊和你同行京娘道恩兄仔細公子放步前行正是

聖天子百靈助順　大將軍八面威風

那赤松林下着地滾周進屯住四五十嘍囉聽得林子外腳步響只道是姚旺伏路報信手提長鎗鎗將出來迎着公子公子知是強人並不打話舉棒便打周進挺鎗來敵約鬪上二十餘合林子內嘍囉知

周進遇敵、飾起鑼、一齊上前、團團圍住、公子道、有本事的都來、公子一條鐵棒、如金龍罩體、玉蟒纏身、迎着棒似秋葉翻風、近着身、如落花墜地、打得三分四散、七零八落、周進膽寒起來、鎗法亂了、被公子一棒打倒、眾嘍囉發聲喊、都落荒亂跑、公子再復一棒、結果了周進、回步已不見了京娘、急往四下抓尋、那京娘已被五六個嘍囉簇擁過赤松林了、公子急忙趕上、大喝一聲、賊徒那裏走、眾嘍囉見公子追來、棄了京娘、四散去了、公子道、賢妹受驚了、京娘道、適纔嘍囉內有兩個人、曾跟隨响馬到清油觀、原認得我、方

總說、周大王與衆人、安不料道客人闘大王不過、我們先送你在張大王那邊去、公子道、剛進這廝這夜、俺勦除了、只不知張廣兒在於何處、京娘道、只願你不相遇更好、公子催馬快行、約行四十餘里、到一個市鎮、公子腹中饑餓、帶住韁頭、欲要扶京娘下馬上店、只見幾個店家都忙亂亂的安排炊爨、全不來招架行客、公子心疑、因帶有京娘、怕得生事、牽馬過了店門、只見家家閉戶、到盡頭處、一個小小人家也閉着門、公子心下奇怪、去敲門時、沒人答應、轉身到屋後、將馬拴在樹上、輕輕的去敲他後門、裏面一個老

拳出類之市一般[illegible]

婆婆開出來看了一看、意中甚是惶懼、公子慌忙跨進門內、與婆婆作揖道婆婆休訝、俺是過路客人、帶有女眷、要借婆婆家中火喫了飯就走的、婆婆捻神捻鬼的叫禁聲、京娘亦進門相見、婆婆便將門閉了、公子問道那邊店裏安排酒會、迎接什麼官府、婆婆搖手道客人休管閒事、公子道有甚閒事、直恁利害、俺是遠方客人、煩婆婆說明、則個、婆婆道今日滿天飛大王在此經過、這鄉村斂錢備飯、買靜求安、老身有個兒子、也被店中叫去相幫了、公子聽說、思想原來如此、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與他個乾淨、絕了清油

觀的禍根罷。公子道：婆婆這般說，俺妹子爲還南岳香願到此，怕逢了強徒，受他驚恐，有煩婆婆家寬留片時，等這大王過去之後方行，自當厚謝。婆子道：好位小娘了，躲躲不妨事，只客官不要出頭惹事。公子道：俺男子漢自會躲閃，且到路傍打聽消息則個。婆婆道：仔細，有見成饝饝，燒口熱水等你來喫飯，却不方便。公子拕棒仍出後門，欲待乘馬前去迎他一步，忽然想道：俺在清油觀中，說出了千里步行，今日爲懶怕強賊乘馬，不算好漢。遂大踏步奔出路頭，心生一計，後身到店家，大聲的叫道：大王即刻到了，酒家

是打前站的你下馬飯完也未、店家道都完了、公子道、先擺一席與酒家喫、衆人積威之下、誰敢辨個真假、還要他在大王面前方便、大魚大肉熱酒熱飯、只顧搬將出來、公子放量大嚼、喫到九分九外面沸傳大王到了、快擺香案、公子不慌不忙、取了護身龍、出外看時、只見十餘對鎗刀棍棒擺在前導、到了店門一齊跪下、那滿天飛張廣兒騎着高頭駿馬、千里腳陳名牝騾緊隨、背後又有三五十嘍囉、下來乘車輛、簇擁你道一般兩個大王、爲何張廣兒恁般齊整、那强人出入聚散原無定規、况且聞說單身客人、也不

不其意了所以周進未免輕敵這張廣兒分路在外行劫因千里脚陳名報道二大王已拿得有美貌女子請他到介山相會所以整齊隊伍而來行村過鎮壯規威儀公子隱身北牆之側看得真切等待馬頭相近大喊一聲道強賊看棒從人叢中躍出如一隻老鷹半空飛下說時遲那時快那馬驚駭望前一跳這裏棒勢去得重打折了馬的一隻前蹄那馬負疼就倒張廣兒身鬆早跳下馬背後陳名持棍來迎早被公子一棒打倒張廣兒舞動雙刀來鬪公子公子勝步到空濶處與強人放對鬪上十餘合張廣兒一

畏是主帥
添末

刀砍來公子棍起中其手指廣兒右手失刀於手便覺沒勢回步便走公子喝道你綽號滿天飛今日不怕你飛上天去趕進一步舉棒望腦後劈下打做個肉餅可憐兩個有名的強人雙雙死於一日之內正是

三魂渺渺滿天飛　七魄悠悠着地滾

衆嘍囉却待要走公子大叫道俺是汴京趙大郎自與賊人張廣兒周進有仇今日都已勦除了並不干衆人之事衆嘍囉棄了鎗刀一齊拜倒在地道俺們從不見將軍恁般英雄情願伏侍將軍爲寨主公子

呵呵大笑道朝中世爵俺尚不希罕豈肯做這等之事公子看見衆嘍囉中陳名亦在其內叫出問道昨夜來盜馬的就是你麼陳名叩頭服罪公子道且跟我來賞你一餐飯衆人都跟到店中公子分付店家俺今日與你地方除了二害這些都是良民方纔所備飯食都着他飽飱俺自有發放其管待張廣兒一席留着俺有用處店主人不敢不依衆人喫罷公子叫陳名道聞你日行三百里有用之才如何失身於賊人俺今日有用你之處你肯依否陳名道將軍若有所委不避水火公子道俺在汴京為打了御花園

又鬧了御勾欄逃難在此想你到汴京打聽事體如何半月之內可在太原府清油觀趙知觀處等候我不可失信公子借筆硯寫了叔父趙景清家書把與陳名將賊人車輛財帛打開分作三分一分散與市鎮人家償其向來騷擾之費就將打死賊人屍首及鎗刀等項著眾人自去解官請賞其一分眾嘍囉分去為衣食之資各自還鄉生理其一分又剖為兩分一半賞與陳名為路費一半寄與清油觀修理降魔殿門愈公子分派已畢眾心都伏各各感恩公子叫店主人將酒席一桌擡到婆婆家裏婆婆的兒子也

稍來了與公子及京娘相見向婆婆說知除害之事各各歡喜公子向京娘道愚兄一路不曾做得個主人今日借花獻佛與賢妹壓驚把盞京娘千恩萬謝自不必說是夜公子自取囊中銀千兩送與婆婆就宿於婆婆家裏京娘想起公子之恩當初紅拂一妓女尚能自擇英雄莫說受恩之下媿無所報就是我終身之事舍了這個豪傑更托何人欲要自薦又羞開口欲待不說他直性漢子那知奴家一片真心左思右想一夜不睡不覺五更雞唱公子起身鞴馬要走京娘悶悶不悅心生一計於路只推腹痛難忍幾

[illegible]如鐵
[illegible]以可敬

過要解要公子扶他上馬又扶他下馬一上一下將身偎貼公子挽頸勾肩萬般旖旎夜宿又嫌寒道熱央公子減被添衾軟香溫玉豈無動情之處公子生性剛直盡心伏侍全然不以爲怪又行了三四日過曲沃地方離蒲州三百餘里其夜宿於荒村京娘口中不語心下躊躇如今將次到家了只管害羞不說挫此機會一到家中此事便索罷休悔之何及黃昏以後四字無聲微燈明滅京娘兀自未寢在燈前長嘆流淚公子道賢妹因何不樂京娘道小妹有句心腹之言說來又怕唐突恩人莫怪公子道兄妹之間

有何嫌疑、儘說無妨、京娘道、小妹深閨幼女、從未出門、只因隨父進香、誤陷於賊人之手、鎖禁清油觀中、還虧賊人去了、苟延數日之命、得見恩人、倘若賊人相犯、妾寧受刀斧、有死不從、今日蒙恩人拔離苦海、千里步行相送、又爲妾報仇、絕其後患、此恩如重生父母、無可報答、倘蒙不嫌貌醜、願備鋪牀疊被之數、使妾少盡報効之萬一、不知恩人允否、公子大笑道、賢妹差矣、俺與你萍水相逢、出身相救、實出惻隱之心、非貪美麗之容、况彼此同姓、難以爲婚、兄妹相稱、豈可及亂、俺是個坐懷不亂的柳下惠、你豈可學縱

欲效禮的吳孟子休得狂言惹人笑話京娘羞慚滿面半晌無語重又開言道恩人休怪妾多言妾非淫污苟賤之輩只為弱體餘生盡出恩人所賜此身之外別無報答不敢望與恩人婚配得為妾婢伏侍恩人一日死亦瞑目公子勃然大怒道趙某是頂天立地的男子一生正直並無邪佞你把我做看施恩望報的小輩假公濟私的奸人是何道理你若邪心不息俺即令撒開雙手不管閑事怪不得我有始無終了公子此時聲色俱厲京娘深深下拜道今日方見恩人心事賽過柳下惠魯男子恩妹是女流之輩

非說天望乞恩人恕罪則個公子方纔息怒道賢妹非是俺膠柱鼓瑟本爲義氣上千里步行相送今日若就私情與那兩個响馬何異把從前一片真心化爲假意惹天下豪傑們咲話京娘道恩兄高見妾今生不能補報大德死當啣環結草兩人說話直到天明正是

落花有意隨流水　流水無情戀落花

自此京娘愈加嚴敬公子公子亦愈加憐憫京娘一路無話看看來到蒲州京娘雖住在小祥村卻不認得公子問路而行京娘在馬上望見故鄉光景好生

傷感却說小祥村趙員外自從失了京娘將及兩月有餘老夫妻每日思想啼哭忽然庄客來報京娘騎馬回來後面有一紅臉大漢手執桿棒跟隨趙員外道不好了响馬來討粧奩了媽媽道難道响馬只有一人且教兒子趙文去看個明白趙文道虎口裏那有回來肉妹子被响馬劫去豈有送轉之理必是容貌相像的不是妹子說猶未了京娘已進中堂爹媽見了女兒相抱而哭哭罷問其得回之故京娘將賊人鎖禁淸油觀中幸遇趙公子路見不平開門救出認爲兄妹千里步行相送恨途中連誅二寇大略敘

了一遍今恩人見在不可怠慢趙員外慌忙出見了趙公子拜謝道若非恩人英雄了得兒女必陷於賊人之手父子不得重逢矣遂令媽媽同京娘拜謝父與兒子趙文來見了恩人庄上宰猪設宴款待公子趙文私下與父親商議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妹子被强人刼去家門不幸今日跟這紅臉漢子同來人無利己誰肯早起必然這漢子與妹子有情千里送來豈無緣故妹子經了許多風波又有誰人聘他不如招贅那漢子在門兩全其美省得傍人議論趙公是個隨風倒舵沒主意的老兒聽了兒子說

話、便教媽媽喚京娘來問他道、你與那公子千里相隨、一定把身子許過他了、如今你哥哥對爹說、要招贅與你爲夫、你意下如何、京娘道、公子正直無私、與孩兒結爲兄妹、如嫡親相似、並無調戲之言、今日望爹媽留他在家管待他十日半月、少盡其心、此事不可題起、媽媽將女兒言語、述與趙公、趙公不以爲然、少間筵席完備、趙公請公子坐於上席、自己老夫婦下席相陪、趙文在左席、京娘右席、酒至數巡、趙公開言道、老漢一言相告、小女餘生皆出恩人所賜、老漢闔門感德、無以爲報、幸小女尚未許人、意欲獻與恩

人爲箕帚之妾伏乞勿拒公子聽得這話一盆烈火從心頭掇起大罵道老匹夫俺爲義氣而來反把此言來污辱我俺若貪女色時路上也就成親了何必千里相送你這般不識好歹的枉費俺一片熱心說罷將桌子掀番望門外一直便走趙公夫婦諕得戰戰兢兢趙文見公子粗魯也不敢上前只有京娘心下十分不安急忙去扯住公子衣裾勸道恩人息怒且看愚妹之面公子那里肯依一手攙脫了京娘奔至柳樹下解了赤麒麟躍上鞍轡如飛而去京娘哭倒在地爹媽勸轉回房把兒子趙文埋怨了一場趙

淘眼底淚忍汨目然怎涕好人不得

文又羞又惱也走出門去了趙文的老婆聽得爹媽爲小姑上墳怨了丈夫好生不喜强作相勸將冷語來奚落京娘道姑姑雖然離別是苦事那漢子千里相隨毅然而去也是個薄情的他若是有仁義的人就了這頭親事了姑姑青年美貌怕沒有好姻緣相配休得愁煩則個氣得京娘淚流不絕頓口無言心下自想道因奴命蹇時乖遭逢强暴幸遇英雄相救指望托以終身誰知事既不諧反涉瓜李之嫌今日父母哥嫂亦不能相諒何況他人不能報恩人之德反累恩人的清名爲好成歉皆奴之罪似此薄命不

小英雄評

可憐

如死於清油鍋中省了許多是非到得乾淨如今怕之無及于死萬死左右一死也表奴貞節的心跡拜至夜深爹媽睡熟京娘取筆題詩四句於壁上拜上爲香望空拜了公子四拜將白羅汗巾懸梁自縊而死

可憐閨秀千金女　化作南柯一夢人

天明老夫婦起身不見女兒出房到房中看時見女兒縊在梁間喫了一驚兩口兒放聲大哭看壁上有詩云

天付紅顏不遇時　受人凌逼被人欺

今宵一死酬公子　彼此清名天地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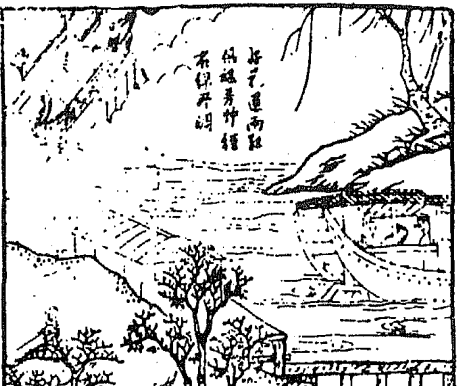
趙媽媽解下女兒兒子媳婦都來了趙公玩其詩意方知女兒氷清玉潔把兒子痛罵一頓免不得買棺成殮擇地安葬不在話下再說趙公子乘着千里赤麒麟連夜趲至太原與趙知觀相會千里脚陳名已到了三日說漢後主已死郭令公禪位改國號曰周招納天下豪傑公子大喜住了數日別了趙知觀同陳名還歸汴京應募為小校從此隨世宗南征北討累功至殿前都點檢後受周禪為宋太祖陳名相從有功亦官至節度使之職太祖即位以後滅了北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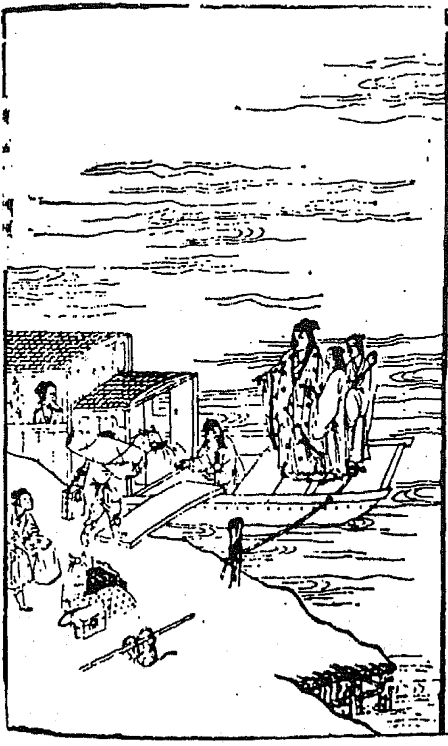
追念京娘昔日兄妹之情遣人到蒲州解良縣尋訪消息從命錄得四句詩回報太祖甚是嗟嘆勅封為貞義夫人立祠於小祥村那黃茅店溜水橋社公勅封太原都土地命有司擇地建廟至今香火不絕這段話題做趙公子大鬧清油觀千里送京娘後人有詩讚云

不戀私情不畏強　獨行千里送京娘
漢唐呂武紛多事　誰及英雄趙大郎

第二十一卷

警世通言


好天逢雨知
似鵝男仲鍾
不得再調



二十二卷

宋小官團圓破氈笠

不是姻緣莫強求　姻緣前定不須憂
任從波浪翻天起　自有中流穩渡舟

話說正德年間蘇州府昆山縣大街有一居民姓宋名敦原是宦家之後、渾家盧氏夫妻二口、不做生理靠着祖遺田地見成收些租課爲活、年過四十、並不曾生得一男半女宋敦一日對渾家說自古道養兒待老積穀防饑你我年過四旬、尚無子嗣光陰似箭眨眼頭白百年之事、靠着何人、說罷不覺淚下盧氏

道、宋門積祖善良、未曾作惡造業、況你又是單傳、老天決不絕你祖宗之嗣、招子也有早晚、若是不該招時、便是養得長成、半路上也拋撇了、勞而無功、枉添許多悲泣、宋敦點頭道是、方纔拭淚未乾、只聽得坐啟中有人咳嗽、呌喚道、玉峯在家麼、原來蘇州風俗、不論大家小家、都有個外號、彼此相稱、玉峯就是宋敦的外號、宋敦側耳而聽、呌喚第二句、便認得聲音、是劉順泉、那劉順泉雙名有才、積祖駕一隻大船、攬載客貨往各省交卸、趁得好些水腳銀兩、一個十全的家業、團團都做在船上、就是這隻船本、也值幾百

全舟身是香楠木打造的江南一水之地多有這行生理那劉有才是宋敦最契之友聽得是他聲音連忙趨出迎答彼此不須作揖拱手相見分坐看茶自不必說宋敦道順泉今日如何得暇劉有才道特來與玉峯借件東西宋敦笑道寶舟缺什麼東西到與寒家相借劉有才道別的東西不來干瀆只這件是宅上有餘的故此敢來啓口宋敦道果是寒家所有決不相吝劉有才不慌不忙說出這件東西來正是

背後並非擎詔當前不見圍裙兩黃細布密針縫
淨手將來供奉　還願曾裝冥鈔祈神并襯威儀

名山古剎幾相從案下爐香浮動

原來宋敦夫妻二口、因難于得子、各處燒香祈嗣、做成黃布袱黃布袋裝裹佛馬楮錢之類、燒過香後、懸掛于家中佛堂之內、甚是志誠、劉有才長于宋敦五年、四十六歲了、阿媽徐氏亦無子息、聞得徽州有鹽商求嗣、新建陳州娘娘廟于蘇州閶門之外、香火甚盛、所禱不絕、劉有才恰好有個方便、要駕船往楓橋下客、意欲進一炷香、却不曾做得布袱布袋、特特與宋家告借、其時說出緣故、宋敦沉思不語、劉有才道玉峯莫非有吝惜之心麼、若污壞時、一個就賠兩個

敦道豈有此理只是一件既然娘娘所靈顯小子
分欲附舟一往只不知幾時去劉有才道即刻便行
宋敦道布袱布袋搭膊另有一副共是兩副儘可分
用劉有才道如此甚好宋敦入內與渾家說知欲往
郡城燒香之事劉氏也歡喜宋敦于佛堂壁上取
下兩副布袱布袋搭膊留下一副自用將一副借與劉有
才劉有才道小子先往舟中伺候玉峯可快來船在
北門大坂橋下不嫌怠慢時喫些見成素飯不消帶
米宋敦應允當下忙忙的辦下些香燭紙馬阡張定
打了黃包袱穿了一件新聯就的潔白湖紬道袍趕

出北門下船，趁着順風，不勾半日，七十里之程，等閒到了。舟泊楓橋，當晚無話，有詩爲證：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次日起個黑早，在船中洗盥罷，喫了些素食，淨了口手，一對兒黃布袱馱了冥財，黃布袋安插紙馬文疏，掛于項上，步到陳州娘娘廟前，剛剛天曉。廟門雖開，殿門還關着。二人在兩廊遊遊觀看了一遍，果然造得齊整。正在讚歎，呀的一聲，廟門開了，就有廟官出來迎接進殿。其時香客未到，燭架尚虛，廟祝放下琉

明燈來取火點燭討文疏替他通陳禱告二人焚香禮拜已畢各將幾十文錢酬謝了廟祝化紙出門劉有才再要邀宋敦到船宋敦不肯當下劉有才將布袱布袋交還宋敦各各稱謝而別劉有才自往楓橋接客去了宋敦看天色尚早要往婁門趁船回家剛欲移步聽得墻下呻吟之聲近前看時却是矮矮一個蘆蓆棚搭在廟垣之側中間臥着個有病的老和尚懨懨欲死呼之不應問之不答宋敦心中不忍停眸而看傍邊一人走來說道客人你只管看他則甚要便做個好事了去宋敦道如何做個好事那人道

此僧是陝西來的、七十八歲了、他說一生不曾開葷、每日只誦金剛經、三年前在此募化、述巷沒有施主、搭這個蘆蓆棚兒住下、誦經不輟、這裡有個素飯店每日只上午一餐、過午就不用了、也有人可憐他、施他些錢米、他就把來還了店上的飯錢、不留一文、近日得了這病、有半個月不用飲食了、兩日前還開口說得話、我們問他如此受苦、何不早去罷、他說因緣未到、還等兩日、今早連話也說不出了、早晚待死、客人若可憐他時、買一口薄薄棺材焚化了他、便是做好事、他說因緣未到、或者這因緣就在客人身上、求

敦想道我今日爲求嗣而來、做一件好事回去、也得神天知道、便問道、此處有棺材店麽、那人道、出巷陳三郎家就是、宋敦道、煩足下同往一看、那人引路到陳家來、陳三郎正在店中支分鋸匠鋸木、那人道、三郎、我引個主顧作成你、三郎道、客人若要看壽板、小店有真正婺源加料雙軿的在裡面、若要見成的就、店中但憑揀擇、宋敦道、要見成的、陳三郎指着一副道、道是頭號、足價三兩、宋敦未及還價、那人道、這個客官是買來捨與那盧蓆棚內老和尚做好事的、你也有一半功德、莫要討虛價、陳三郎道、既是做好事

[illegible]

的我也不敢要多照本錢一兩六錢罷分毫少不得了宋金道這價錢也是公道了想起汗巾角上帶得一塊銀子約有五六錢重燒香剩下不上一百銅錢總湊與他還不勾一半我有處了劉順泉的船在楓橋不遠便對陳三郎道價錢依了你只是還要到一個朋友處借辦少頃便來陳三郎到罷了就道任從客便那人嘸然不樂道客人既發了個好心卻又做脫身之計你身邊沒有銀子來看則甚說猶未了只見街上人紛紛而過多有說道老和尚可憐半月前還聽得他念經之聲今早嗚呼了正是

延陵掛劍一諾不遺且從厭後大有也區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旦無常萬事休

那人道客人不聽得說麼那老和尚已死了他在趙府殯殮等你斷送哩宋敦口雖不語心下根想道我既是看定了這具棺木倘或往撫橋去劉漱泉不稱船上終不然呆坐等他回來況且常言得僧一不擇主倘別有個主顧除此借錢這副棺木不去了我就失信于此僧了罷罷便取出銀子掂掇一把討等來一稱叫苦懊惱原來是塊元寶看時像少秤時便多到有七錢多重先教陳三郎收了將身上穿的那一件新聯就的潔白湖紬道袍脫下道這一件衣權寄在

所以爲怪
情如以成
[illegible]

一兩之外倘嫌不做擡時相抵待小子取贖若用得時便乞收算陳三郎道小店大膽了莫怪討較將銀子衣服收過了宋敦又在髻上拔下一根銀簪約有二錢之重交與那人道這枝簪相煩換些銅錢以爲賞賜雜用當下店中看的人都道難得這位做好事的客官他擔當了大事去其餘小事我們地方上也該湊出些錢鈔相助衆人都湊錢去了宋敦又復身到蘆席邊看那老僧果然化去不覺雙眼垂淚分明如親戚一般心下好生酸楚正不知甚麽緣故不忍再看含淚而行到婁門時航船已開乃自與一隻小船

當日回家渾家見丈夫黑夜回來身上不穿道袍道又帶憂愁之色只道與人爭競忙忙的來問朱敦抵首道話長哩一逕走到佛堂中將兩副布衲布袋掛起在佛前磕了個頭進房坐下討茶喫了方纔開談將老和尚之事備細說知渾家道正該如此也不與怪朱敦見渾家賢慧到也回愁作喜是夜夫妻二口睡到五更朱敦夢見那老和尚登門拜謝道檀越命合無子壽數亦止于此矣因檀越心田慈善上帝命延壽半紀老僧與檀越又有一段因緣願投宅上爲兒以報蓋棺之德盧氏也夢見一個金身羅漢走進

房裡夢中叫喊起來連丈夫也驚醒了、各言其夢似信似疑嗟嘆不已正是

種瓜還得瓜　種荳還得荳
勸人行好心　自作還自受

從此盧氏懷孕、十月滿足生下一個孩兒因夢見金、身擺渡小名金郎、官名就叫宋金夫妻歡喜自不必說、此時劉有才也生一女小名宜男各各長成有人攛掇兩家對親、劉有才到也心中情願、宋敦却嫌他船戶出身不是名門舊族、口雖不語心中有不允之意、那宋金方年六歲宋敦一病不起嗚呼哀哉了、自

古道家中百事興全靠主人命十個婦人敵不得一個男子自從宋敦故後盧氏掌家連遭荒歉又里中欺他孤寡科派戶役盧氏撑持不定只得將田房漸次賣了賃屋而居初時還是詐窮以後坐吃山崩不上十年弄做真窮了盧氏亦得病而亡斷送了畢宋金只剩得一雙赤手被房主趕逐出屋無處投奔且喜從幼學得一件本事會寫會算偶然本處一個范舉人選了浙江衢州府江山縣知縣正要尋個寫算的人有人將宋金薦了范公就教人引來見他年紀幼小又生得齊整心中甚喜叩其所長果然書通真

單范公歸衙當日就留于書房之中取一套新衣與他換過同桌而食好生優待擇了吉日范知縣與宋金下了官船同往任所正是

鼕鼕畫鼓催征棹　習習和風蕩錦帆

却說宋金雖然貧賤終是宦家子弟出身今日做范公門館豈肯卑污苟賤與童僕輩和光同塵受其戲侮那些管家們欺他年幼見他做作愈有不然之意自崑山起程都是水路到杭州便起旱了衆人攛掇家主道宋金小廝家在此寫算服事老爺還該小心謙遜他全不知禮老爺優待他忒過分了與他同坐

言言近理
行行非頑
心明

同伙舡中還可混帳到陸路中火歇宿老爺也要存個体面小人們商議不如叙他寫一紙靠身文書方纔妥帖到衙門時他也不敢放肆爲非范舉人是綿花做的耳朶就依了衆人言語與宋金到艙要他寫靠身文書宋金如何肯寫逼勒了多時范公發怒喝教剝去衣服喝出船去衆蒼頭拖拖拽拽剝的乾乾淨淨一領單布衫趕作岸上氣得宋金半晌開口不得只見檣烏紛紛何候范知縣起陸宋金噙着雙淚只得廻避開去身邊並無財物受餓不過少不得學那兩個古人

伍伯吹簫下吳門　韓王寄食于漂母

日間街坊乞食夜晚古廟棲身遮往一件朱金綵是舊家子弟出身任你十分落泊還存三分骨氣不肯隨那叫街叫户一流奴言婢膝沒廉沒恥討得來便喫了討不來忍餓有一頓沒一頓過了幾時漸漸面黃肌瘦全無昔日丰神正是

好花遭雨紅俱褪　芳草經霜綠盡凋

時值暮秋天氣金風催冷忽降下一場大雨宋金食缺衣单在北新關關王廟中棲仍受凍出頭不得這雨自辰牌直下至午牌方止宋金將腰帶收緊那步出

艙門來未及數步、劈面遇着一人、宋金睜眼一看、正是父親宋敦的最契之友、叫做劉有才、號順泉、宋金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不敢相認、只得垂眼低頭而走、那劉有才早已看見、從背後一手挽住、叫道、你不是宋小官麼、爲何如此模樣、宋金兩淚交流、叉手告道、小姪衣衫不齊、不敢爲禮了、承老叔垂問、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將范知縣無禮之事、告訴了一遍、劉翁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你肯在我船上相幫、管教你飽暖過日、宋金便下跪道、若得老叔收留、便是重生父母、當下劉翁引着宋金到于河下、劉翁先上船、對

家、述說了、其事劉嫗道此乃兩得其便有何不美劉翁就在船頭上招宋小官上船于自身上脫下舊布道袍教他穿了、引他到後艄見了媽媽徐氏女兒宜男在傍也相見了、宋金走出船頭劉翁道把飯與宋小官喫、劉嫗道飯便有只是冷的宜男道有熱茶在鍋內宜男便將瓦罐子舀了一罐滾熱的茶劉嫗便在廚櫃內取了些醃菜、和那冷飯付與宋金道宋小官船上買賣比不得家裡胡亂用些罷宋金接得在手、又見細雨紛紛而下劉翁叫女兒後艄有舊氈笠取下與宋小官帶宜春取舊氈笠看時、一邊已自綻

閒、宜春手快、就盤髻。上拔下針線、將綻處縫了丟在船篷之上、叫道拿氈笠去帶、宋金帶了破氈笠喫了茶淘冷飯、劉翁教他收拾船上家火掃抹船隻、自往岸上接客、至晚方回、一夜無話次日、劉翁起身、見宋金在船頭上閒坐、心中暗想初來之人莫慣了他便吆喝道個兒郎喫我家飯、穿我家衣閒時搓些繩打些索、也有用處如何空坐宋金連忙答應道但憑驅使不敢有違、劉翁便取一束麻皮付與宋金教他打索下、正是

在他矮簷下　　怎敢不低頭

宋金自此朝夕小心辛勤做活並不偷懶兼之寫算精通凡客貨在船都是他記帳出入分毫不爽別船上交易也多有央他去拿算盤登帳簿客人無不敬而愛之都誇道好個宋小官少年伶俐劉翁劉嫗見他小心得用另眼相待好衣好食的管顧他在客人面前認爲表姪宋金亦自以爲得所心安体適貌日豐腴凡船户中無不欣羨光陰似箭不覺二年有餘劉翁一日暗想自家年紀漸老止有一女要求個賢壻以靠終身似宋小官一般到也十全之美但不知媽媽心下如何是夜與媽媽飲酒半酣女兒宜春

傍劉翁指着女兒對媽媽道宜春年紀長成未有終身之托奈何劉嫗道這是你我靠老的一椿大事你如何不上緊劉翁道我也日常在念只是難得個十分如意的像我船上宋小官恁般本事人才千中選一也就不能勾了劉嫗道何不就許了宋小官劉翁假意道媽媽說那裡話他無家無倚靠着我船上喫飯手無分文怎好把女兒許他劉嫗道宋小官是宦家之後況係故人之子當初他老子存時也曾有人議過親來你如何忘了今日雖然落薄看他一表人材又會寫又會算招得這般女婿須不辱了門面我

兩口兒老來也得所靠劉翁道媽媽你主意已定否媽媽道有什麼不定劉翁道如此甚好原來劉有才平昔是個恬淡的久已看上了宋金只愁媽媽不肯今見媽媽慨然十分歡喜當下便喚宋金對着媽媽面許了他這頭親事宋金初時也謙遜不當見劉翁夫婦一團美意不要他費一分錢鈔只索順從劉翁往陰陽生家選擇周堂吉日回復了媽媽將船駕回崑山先與宋小官上頭做一套紬絹衣服與他穿了渾身新衣新帽新鞋新襪粧扮得宋金一發標致

雖無子建才八斗　勝似潘安貌十分

劉媼也替女兒備辦些衣飾之類吉日已到請下河家親戚大設喜筵將宋金贅入船上爲婿次日諸親作賀一連喫了三日喜酒宋金成親之後夫妻恩愛白不必說從此船上生理日興一日光陰似箭不覺過了一年零兩個月宜春懷孕日滿產下一女夫妻愛惜如金輪流懷抱期歲方過此女害了痘瘡醫治不效十二朝身死宋金痛念愛女哭泣過哀七情所傷遂得了個癆瘵之疾朝涼暮熱飲食漸減看看骨瘦肉消行遲走慢劉翁劉媼初時還指望他病好替他迎醫問卜延至一年之外病勢有加無減三分人

七分冤家也冤不動算也算不動到做了眼中之釘巴不得他死了乾淨却又不死兩個老人家懊悔不迭互相抱怨起來當初只指望半子靠老如今看這貨色不死不活分明一條爛死蛇纏在身上擺脫不下把個花枝般女兒誤了終身怎生是了為今之計如何生個計較送開了那冤家等女兒另招個佳婿方纔稱心兩口兒商量了多時定下個計策連女兒都瞞過了只說有客貨在于江北移船往載行至池州五溪地方到一個荒僻的所在但見孤山寂寂遠水滔滔野岸荒崖絕無人跡是日小小逆風劉公故

急把舵使歪船便向沙岸上閣住却教宋金下水推舟宋金手遲脚慢劉公就罵道癆病鬼沒氣力使船時岸上野柴也砍些來燒燒省得錢買宋金自覺惶愧取了砟刀挣扎到岸上砍柴去了劉公乘其未回把舵用力撑動撥轉船頭掛起滿風帆順流而下

不愁骨肉遭顛沛　且喜冤家離眼睛

且說宋金上岸打柴行到茂林深處樹木雖多那有氣力去砍伐只得拾些兒殘柴割些敗棘抽取枯藤束做兩大捆却又沒有氣力背負得去心生一計再取一條枯藤將兩捆野柴穿做一捆露出長長的藤

頭用手挽之而行如牧童牽牛之勢、行了一時想起忘了、砟刀在地、又復身轉去取了、砟刀也插入柴捆之內、緩緩的拖下岸來、到于泊舟之處已不見了船但見江烟沙島、一望無際宋金沿江而上、且行且看、並無踪影看看紅日西沉情知爲丈人所棄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不覺痛切于心、放聲大哭、哭得氣咽喉乾、悶絕于地半晌方甦、忽見岸上一老僧、正不知從何而來、將拄杖卓地問道、檀越伴侶何在、此非駐足之地也、宋金忙起身作禮、口稱姓名被丈人劉翁脫賺、如今孤苦無歸、求老師父提挈、救取微命、老僧道

貧僧茅菴不遠、且同往暫住一宵、來日再做道理。宋金感謝不已、隨着老僧而行。約莫里許、果見茅菴一所。老僧敲石取火、煮些粥湯、把與宋金喫了、方纔問道、令岳與檀越有何仇隙、願聞其詳。宋金將入贅船上、及得病之由、備細告訴了一遍。老僧道、老檀越懷恨令岳乎。宋金道、當初求乞之時、蒙彼收養婚配、今日病危見棄、乃小生命薄所致、豈敢懷恨他人。老僧道、聽子所言、真忠厚之士也。尊恙乃七情所傷、非藥餌可治、惟清心調攝、可以愈之。平日間曾奉佛法誦經否。宋金道、不曾。老僧于袖中取出一卷相贈、道此乃

既老僧亦必前生非結緣兒金若殊漢投簡則宋金遇也已非常獲矣

金剛般若經我佛心印、貧僧今教授檀越若日誦一遍可以息諸妄念、却病延年、有無窮利益、宋金原是陳州娘娘廟前老和尚轉世來的、前生專誦此經、今日口傳心受、一遍便能熟誦、此乃是前因不斷、宋金和老僧打坐閉眼誦經、將次天明、不覺睡去、及至醒來身坐荒草坡間、並不見老僧及茅菴在那裡、金剛經却在懷中、開卷能誦、宋金心下好生詫異、遂取池水淨口、將經朗誦一遍、覺萬慮消釋、病体頓然健旺、方知聖僧顯化相救、亦是夙因所致也、宋金向空叩頭、感謝龍天保佑、然雖如此、此身如大海浮萍、沒有

着落信步行去、早覺腹中饑餒、望見前山林木之內隱隱似有人家、不免再溫舊稿、向前乞食、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宋小官凶中化吉、難過福來、正是

路逢盡處還開徑　水到窮時再發源

宋金走到前山一看、並無人烟、但見鎗刀戈戟遍插林間、宋金心疑不決、放膽前去、見一所敗落土地廟廟中有大箱八隻、封鎖甚固、上用松茅遮蓋、宋金暗想此必大盜所藏、布置鎗刀、乃惑人之計、來歷雖則不明、取之無礙、心生一計、乃折取松枝插地、記其路徑、一步步走出林來、直至江岸、也是宋金時亨運泰

前生所作陰功救人身脫今難是夙因

恰好有一隻大船、因逆浪衝壞了舵、停泊于岸下修舵、宋金假作慌張之狀、向船上人說道、我陝西錢金也、隨吾叔父走湖廣爲商、道經于此、爲强賊所劫、叔父被殺、我只說是跟隨的小郎、久病乞哀、暫容殘喘、賊乃遣夥內二人、與我同住土地廟中、看守貨物、他又往別處行劫去了、天幸同夥之人、昨夜被毒蛇咬死、我得脫身在此、幸方便載我去、舟人聞言、不甚信、金又道、見有八巨箱在廟內、皆我家財物、廟去此不遠、多央幾位上岸、擡歸舟中、願以一箱爲謝、必須速往、萬一賊徙回轉、不惟無及于事、且有禍患、衆人都

是千里求財的、聞説有八箱貨物、一個個欣然願往、當時聚起十六籌後生、準備八副繩索杠棒、隨宋金往土地廟來、果見巨箱八隻、其箱甚重、每二人擡一箱、恰好八杠、宋金將林子內鎗刀收起、藏于深草之內、八個箱子都下了船、舡已修好了、舟人問宋金道、老客今欲何往、宋金道我且往南京省親、舟人道、我的船正要往瓜州、却喜又是順便、當下開船、約行五十餘里方歇、衆人奉承陜西客有錢、到湊出銀子買酒買肉與他壓驚、稱賀、次日西風大起、掛起帆來、不幾日、到了瓜州停泊、那瓜州到南京只隔十來里江

而宋金另換了一隻渡船將箱籠只揀重的擡下七個把一個箱子送與舟中衆人以踐其言衆人自去開箱分用不在話下宋金渡到龍江關口尋了店主人家住下與鐵匠對了匙鑰打開箱看時其中充牣都是金玉珍寶之類原來這夥强盗積之有年不是取之一家獲之一時的宋金先把一箱所蓄積之于市已得數千金恐主人生疑遷寓于城內買家奴伏侍身穿羅綺食用膏粱餘六箱只揀精華之物留下其他都變賣不下數萬金就于南京儀鳳門內買下一所大宅改造廳堂園亭製辦日用家火極其華整

不肖得意吾不足怪亦恭也惟平日無亦逢之心所以終不有之

門前開張典鋪又置買田庄數處家僮數十房出色管事者千人又畜美童四人隨身答應滿京城都稱他爲錢員外出乘輿馬入擁金貲自古道居移氣養移体宋金今日財發身發肌膚充悅容采光澤絕無向來枯瘠之容寒酸之氣正是

人逢運至精神爽　　月到秋來光彩新

話分兩頭且說劉有才那日哄了女壻上岸擬轉船頭順風而下瞬息之間已行百里老夫婦兩口暗暗歡喜宜春女兒猶然不知只道丈夫還在船上煎好了湯藥叫他喫時連呼不應還道睡着在船頭自要

去澳們太殺男親媽手奪過槳兒向江中一潑罵道勞病鬼在那裡你還要想他宜春道真個在那裡母親道你爹見他病害得不好恐沾染他人方纔哄他上岸打柴逕自轉船來了宜春一把扯住母親哭天哭地叫道還我宋郎來劉公聽得艙內啼哭走來勸道我兒聽我一言婦道家嫁人不着一世之苦那害癆的死在早晚左右要拆散的不是你因緣了到不如早些開交乾淨免致擔誤你青春待做爹的另揀個好郎君完你終身休想他罷宜春道爹做的是什麼事都是不仁不義傷天理的勾當宋郎這頭親事

原是二親主張、既做了夫妻、同生同死、豈可翻悔、況他病勢必死、亦當待其善終、何忍棄之于無人之地、宋郎今日爲奴而死、奴決不獨生、爹若可憐見孩兒、快轉船上水、尋取宋郎回來、免被傍人談論、劉公道、那害癆的不見了船、定然轉往別處村坊乞食去了、尋之何益、況且下水順風、相去已百里之遙、一動不如一靜、勸你息了心罷、宜春見父親不允、放聲大哭、走出船舷就要跳水、喜得劉嫗手快、一把扯住、宜春以死自誓、哀哭不已、兩個老人家不道女兒執性如此、無可奈何、准准的看守了一夜、次早只得依順

他、開船上水、風水俱逆、弄了一日、不勾一半之路。這夜啼啼哭哭。父不得安穩。到三日申牌時分。方到得先前泊船之處。宜春親自上岸尋取丈夫、只見沙岸上亂柴二捆、併刀一把、認得是船上的刀、眼見得這捆柴是宋郎砍來的。物在人亡。愈加疼痛。不肯心死、定要往前尋覓父親只索跟隨同去、走了多時、但見樹林深密、並無人跡、劉公勸他回船、又啼哭了一夜。第四日黑早。再教父親一同上岸尋覓、都是曠野之地、更無影響、只得哭下船來、想道如此荒郊、教丈夫何處乞食、況久病之人、行走不動、他把柴刀拋棄

沙崖一定是赴水自盡了哭〻〻一夜望着江心又罵早被劉公擱作宜春道爹媽養得奴的身養不得奴的心孩兒左右是要死的不如放奴早死以見宋郎之面兩個老人家見女兒十分痛苦甚不過意叫道我兒是你爹媽不是了一時失于計較幹出這事差之在前懊悔也沒用了你可憐我年老之人止生得你一人你若死時我兩口兒性命也都難保願我兒想了爹媽之罪寬心度日待做爹的寫一招子于沿江市鎮各處粘貼倘若宋郎不死見我招帖定可相逢若過了三個月無信憑你做好事追薦丈夫做爹

的替你用錢並不吝惜宜春方纔收淚謝道若得如此孩兒死也瞑目劉公即將寫個尋婿的招帖粘于沿江市鎮墻壁觸眼之處過了三個月絕無音耗宜春道我丈夫果然死了即忙製備頭梳麻衣穿着一身重孝設了靈位祭奠請九個和尚做了三晝夜功德自將簪珥布施爲亡夫祈福劉翁劉媼愛女之心無所不至並不敢一些違拗鬧了數月方休兀自朝哭五更夜哭黃昏鄰船聞之無不感歎有一班相熟的客人聞知此事無不可惜宋小官可憐劉小娘者宜春整整的哭了半年六個月方纔住聲劉翁對阿媽

道女兒這幾日不哭心下漸漸冷了好勸他嫁人終不然我兩個老人家守着個孤孀女兒緩急何靠劉嫗道阿老見得是只怕女兒不肯須是緩緩的偎他又過了月餘其時十二月二十四日劉翁回船到岸山過年在親戚家喫醉了酒乘其酒興來勸女兒道新春將近除了孝罷宜春道丈夫是終身之孝怎麼除得劉翁睜着眼道什麼終身之孝做爹的許你帶時便帶不許你帶時就不容你帶劉嫗見老兒口重便來收科道再等女兒帶過了幾歲除夜做碗羮飯起了靈除孝罷宜春見爹媽話不投機便啼哭起來

道你兩口兒合計害了我丈夫又不容我帶孝無非要我改嫁他人我豈肯失節以負宋郎寧可帶孝而死決不除孝而生劉翁又待發作被婆子罵了幾句劈頭的推向船艙睡了宜春依先又哭了一夜到月盡三十日除夜宜春祭奠了丈夫哭了一會婆子勸住了三口兒同喫夜飯爹媽見女兒葷酒不聞心中不樂便道我兒你孝是不肯除了略喫點葷腥何妨待少年人不要弄弱了元氣宜春道未死之人苟延殘喘連這碗素飯也是多喫的還喫甚葷菜劉媽道既不用葷喫杯素酒兒也好解悶宜春道一滴何

劉九泉想着死者我何忍下咽説罷又哀哀的哭泣起來連茶飯也不喫就去睡了劉翁夫婦料道女兒志不可奪從此再不强他後人有詩贊宜春之節詩曰

閨中節烈古今傳　船女何曾閱簡編

誓死不宜今石志　柏舟端不愧前賢

話分兩頭再說宋金住在南京一年零八個月把家業掙得十全了托教管家看守門墻自己帶了三千兩銀子領了四個家人兩個美童顧了一隻航船逕至崑山來訪劉翁劉嫗隣舍人家說道三日前往儀

兵去了米金將銀兩販了布疋轉至儀真下個有名的主家上貨了畢次日去河口尋着了劉家船隻遙見渾家在船艙麻衣素粧知其守節未嫁傷感不已回到下處向主人王公說道河下有一舟婦帶孝而甚美我已訪得是崑山劉順泉之船此婦即其女也吾喪偶已將二年欲求此女為繼室遂于袖中取出白金十兩奉與王公道此薄意權為酒資煩老翁作伐成事之日更當厚謝若問財禮千金吾亦不吝王公接銀欣然逕往船上邀劉翁到一酒館盛設相款推劉翁于上坐劉翁大驚道老漢操舟之人何以

如此厚待，必有緣故。王公道：且喫三杯，方敢啓齒。劉翁心中愈疑，道：若不說明，必不敢坐。王公道：小店有個陝西錢員外，萬貫家財，喪偶將二載，慕令愛小娘子美貌，欲求為繼室，願出聘禮千金，特央小子作伐，望勿見拒。劉翁道：舍女得配富室，豈非至願，但吾兒守節甚堅，言及再婚，便欲尋死。此事不敢奉命，盛意亦不敢領。便欲起身，王公一手扯住，道：此設亦出錢員外之意，託小子做個主人。既已費了，不可虛之。事雖不諧，無害也。劉翁只得坐了。飲酒中間，王公又說起員外相求，出于至誠，望老翁回所從容商議。劉翁

被女兒幾遍投水唬壞了、只是搖頭畧不統口、酒散分別、王公回家、將劉翁之語述與員外、宋金方知渾家守志之堅、乃對王公說道、姻事不成也罷了、我要僱他的船載貨往上江出脫、難道也不允、王公道、天下船載天下客、不消說、自然從命、王公即時與劉翁說了僱船之事、劉翁果然依允、宋金乃分付家童、先把舖陳行李發下船來、貨且留岸上、明日發也未遲、宋金錦衣貂帽、兩個美童各穿綠絨直身、手執薰爐如意跟隨、劉翁夫婦認做陝西錢員外、不復相識、了底夫妻之間、與他人不同、宜春在艄尾窺視、雖不敢

稀折遐話 刊燬

便信此丈夫暗暗的驚怪道有七八分廝像只比宋錢員外纔上得船便向船艄說道我腹中饑了要飯喫若是冷的把些熱茶淘來能宜春已自心疑那錢員外又吆喝童僕道個兒郎喫我家飯穿我家衣閒時搓些繩打些索也有用處不可空坐這幾句分明是宋小官初上船時劉翁分付的話宜春聽得愈加疑心少頃劉翁親自捧茶奉錢員外員外道你船艄上有一破氈笠借我用之劉翁愚蠢全不省事逕與女兒討那破氈笠宜春取氈笠付與父親口中微吟四句

氈笠雖然破　經奴手自縫
因思戴笠者　無復舊時容

錢員外聽彼後吟詩、嘿嘿會意、接笠在手、亦吟四句

仙凡已換骨　故鄉人不識
雖則錦衣還　難忘舊氈笠

是夜宜春對翁媼道、艙中錢員外、疑即宋郎也、不然、何以知吾船有破氈笠、且面龐相肖、語言可疑、可細叩之、劉翁大笑道、癡女子、那宋家癆病鬼、此時骨肉俱消矣、就使當年未死、亦不過乞食他鄉、安能致此富盛乎、劉媼道、你當初怪爹娘勸你除孝改嫁、耽不

兩口兒來求如今見這人富貴便要認他是丈夫
認他不認豈不可羞宜春滿面羞慚不敢開口劉翁
便招阿媽到背處道阿媽你休如此說姻緣之事莫
非天數前日王店主請我到酒館中飲酒說陝西錢
員外願出千金聘禮求我女兒爲繼室我因女兒執
性不曾統口今日難得女兒自家心活何不將機就
機把他許配錢員外落得你我下半世受用劉嫗道
阿老見得是那錢員外來僱我家船隻或者其中有
意阿老明日可往探之劉翁道我自有道理次早錢
員外起身梳洗已畢手持破毡笠子船頭上翻覆把

頁劉翁啓口而問道員外看這破氈笠則甚員外道我愛那縫補處這行針線必出自妙手劉翁道此乃小女所縫有何妙處前日王店主傳員外之命曾有一言未知真否錢員外故意問道所傳何言劉翁道他說員外喪了孺人已將二載未曾續娶欲得小女爲婚員外道老翁願也不願劉翁道老漢求之不得但恨小女守節甚堅誓不再嫁所以不敢輕諾員外道令婿爲何而死劉翁道小婿不幸得了個癆瘵之疾其年因上岸打柴未還老漢不知錯開了船以致留山招帖尋訪了三個月並無動靜多是投江[illegible][illegible]

了員外道令婿不死他遇了個異人病都好了反撈大財致富老翁若要會令婿時可請令愛出來此時宜春側耳而聽一聞此言便哭將起來罵道薄倖賊郎我爲你帶了二年重孝受了千辛萬苦今日還不說實話待怎麼宋金也墮淚道我妻快來相見夫妻二人抱頭大哭劉翁道阿媽眼見得不是什麼錢員外了我與你須索去謝罪劉翁劉嫗走進艙來施禮不迭宋金道丈人丈母不須恭敬只是小婿他日有病痛時莫再脫賺兩個老人家羞慚滿面宜春便除了孝服將靈位拋向水中宋金便喚跟隨的童僕來

次主姑磕頭翁嫗殺雞置酒管待女婿又當接風又是慶賀筵席安席已畢劉嫗叙起女兒自來不喫葷酒之意宋金慘然下淚親自與渾家把盞勸他開葷隨對翁嫗道據你們設心脫賺欲絕吾命恩斷義絕不該相認了今日勉强喫你這杯酒都看你女兒之面宜春道不因這番脫賺你何由發跡兒爹媽日前也有好處今後但記恩莫記怨宋金道謹依賢妻尊命我已立家于南京田園富足你老人家可棄了駕舟之業隨我到彼同享安樂豈不美哉翁嫗再三稱謝是夜無話次日王店主聞知此事登船拜賀又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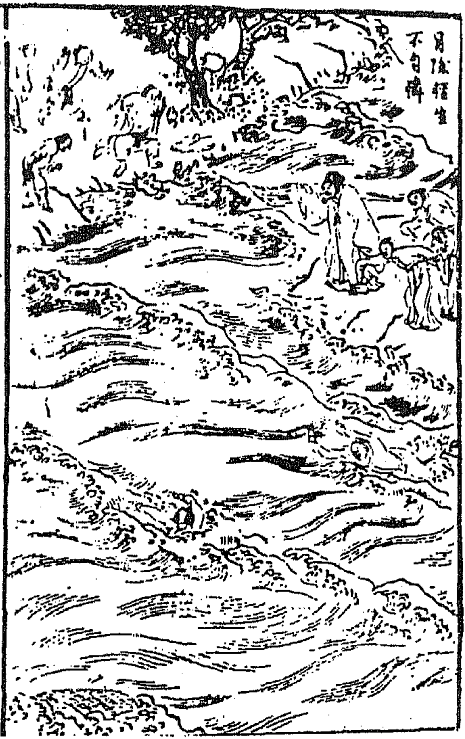
（金剛經精求亦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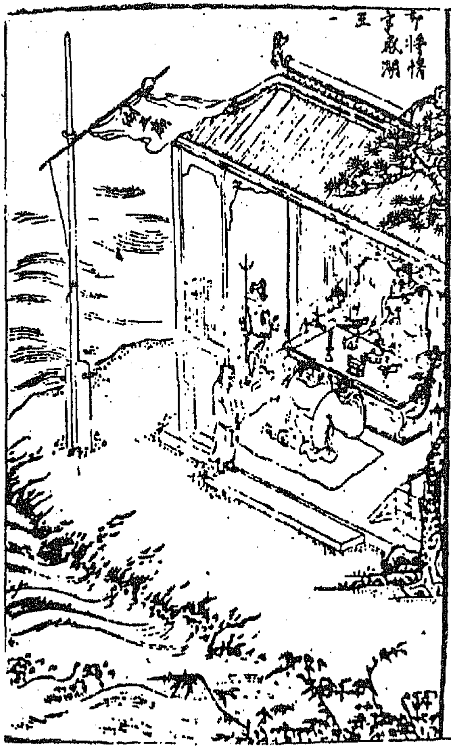
了一日請宋金留家童三人于王店主家發布收賬、自己開船先往南京、入宅子住了三日、同渾家到崑山故鄉、掃墓、追薦亡親、宗族親黨各有厚贈、此時范知縣、已罷官在家、聞知宋小官發跡還鄉、恐怕街坊撞見沒趣、躲向鄉里、有月餘不敢入城、宋金完了故鄉之事、重回南京、闔家歡喜、安享富貴、不在話下、再說宜春見宋金每早必進佛堂中拜佛誦經、問其緣故、宋金將老僧所傳金剛經卻病延年之事、說了一遍、宜春亦起信心、要丈夫教會了、夫妻同誦、到老不衰、後享壽各九十餘、無疾而終、子孫為南京世富之

家亦有發科第者後人評云

劉老兒爲善不終　宋小官因禍得福

金剛經消除災難　破氈笠團圓骨肉


月陰猩生
不白稱


守將情事獻湖王 一

第二十三卷

樂小舍拚生覓偶（一名喜樂和順記）

怒氣雄聲出海門　舟人云是子胥魂
天排雪浪晴雷吼　地擁銀山萬馬奔
上應天輪分晦朔　下臨宇宙定朝昏
吳征越戰今何在　一曲漁歌過晚村

這首詩、單題著杭州錢塘江潮、元來非同小可、刻時定信、故無差錯、自古至今、莫能考其出沒之由、從來說道天下有四絕、却是

雷州換鼓　廣德埋藏　登州海市　錢塘江潮

這三絕、一年止則一遍、惟有錢塘江潮、一日兩番、自古喚做羅刹江、爲因風濤險惡、巨浪滔天、常常番了船、以此名之、南北兩山多生虎豹、名爲虎林、後因虎字犯了唐高祖之祖父御諱、改名武林、又因江潮險迅、怒濤洶湧、衝害居民、因取名寧海軍、後至唐末五代之間、去那徑山過來臨安邑人錢寬、生得一子、生時紅光滿室、里人見者、將謂火發、皆往救之、却是他家產下一男、兩足下有青色毛、長寸餘、父母以爲怪物、欲殺之、有外婆不肯、乃留之、因此小名婆留、看看長大成人、身長七尺有餘、美容貌、有智勇、諱鏐、字巨美

幼年專作私商無賴、因官司緝捕甚緊、乃投徑山法濟禪師躲難、法濟夜聞寺中伽藍云、今夜錢武肅王在此、毋令驚動、法濟知他是異人、不敢相留、乃作書薦鏐往蘇州投太守安綬、綬乃用鏐為帳下都部署、每夜在府中馬院宿歇、時遇炎天酷熱、太守夜起獨步後園、至馬院邊、只見錢鏐睡在那裏、太守方坐間只見那正廳背後有一眼枯井、井中走出兩個小鬼來、戲弄錢鏐、却見一個金甲神人把那小鬼一喝都走了、口稱道此乃武肅王在此、不得無禮、太守聽罷大驚、下回府中、心大異之、以此好生看的錢鏐、後因

黃巢作亂錢鏐破賊有功僖宗拜爲節度使後遇董昌作亂錢鏐收討平定昭宗封爲吳越國王因杭州建都治得國中寧靜只是地方狹窄更兼長江洶湧心常不悅忽一日有司進到金色鯉魚一尾約長三尺有餘兩目炯炯有光將來作御膳錢王見此魚壯健不忍殺之令畜之池中夜夢一老人來見峩冠博帶口稱小聖夜來孩子不肖乘酒醉變作金色鯉魚遊于江岸被人獲之進與大王作御膳謝大王不殺之恩今者小聖特來哀告大王懇王憐憫差人巡往江中必當重報錢王應允龍君乃退錢王猛然驚覺

今在王者處

得了一夢、次早升殿、喚左右打起那魚、差人放之江中、當夜又夢龍君謝曰、感大王再生之恩、將何以報小聖、龍宮海藏、應有奇珍異寶、夜光珠、盈尺璧、任從大王所欲、即當奉獻、錢王乃言、珍寶珠璧、非吾所急也、惟我國僻處海隅、地方無千里、況兼長江廣濶、波濤洶湧、日夕相衝、使國人常有風波之患、汝能借地一方、以廣吾國、是所願也、龍王曰、此事甚易、然借則借、當在何日見還、錢王曰、五百劫後、仍復還之、龍王曰、大王來日可鑄鐵柱十二隻、各長一丈二尺、請大王自登舟、小聖使蝦魚聚于水面之上、大王但見處、可

即下鐵柱一隻其水漸漸自退沙漲爲平地王可壘石爲塘其地即償也龍君退去錢王驚覺次日令有司鑄造鐵柱十二隻親自登舟於江中看之果見有魚蝦成聚一十二處乃令人以鐵柱沉下去江水自退王乃登岸但見無移時沙石漲爲平地自富陽山前直至海門舟山爲止錢王大喜乃使石匠于山中鑿石爲板以黃羅木貫穿其中排列成塘因鑿石延悞乃下令如有軍民人等以新舊石板將船裝來一船換米一船各處即將船載石板來換米因此砌了江岸石板有餘後方始稱爲錢塘江至大宋高宗南

渡，建都錢塘，改名臨安府，稱為行在，方始人煙輳集，風俗淳美。似此每遇年年八月十八，乃潮生日，傾城士庶皆往江塘之上，玩潮快樂。亦有本土善水性之人，手執十幅旗旛，出沒水中，謂之弄潮，果是好看。至有不識水性深淺者，學弄潮，多有被捲了去，壞了性命。臨安府尹得知，累次出榜禁諭，不能革其風俗。有東坡學士看潮一絕為證：

吳兒生長狎濤淵，冒險輕生不自憐。
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破浪變桑田。

話說南宋臨安府有一個舊家，姓樂名美善，原是賢

福坊安平巷內出身祖上七輩衣冠近因家道消乏後在錢塘門外居住開個雜色貨舖子人都重他的家世稱他爲樂大爺媽媽安氏單生一子名和生得眉目清秀伶俐乖巧幼年寄在永清巷母舅安三老家撫養附在間壁喜將仕館中上學喜將仕家有個女兒小名順娘少樂和一歲兩個同學讀書學中取笑道你兩個姓名喜樂和順合是天緣一對兩個小兒女知覺漸開聽這話也自歡喜遂私下約爲夫婦這也是一時戲謔誰知做了後來配合的讖語正是

姻緣本是前生定　曾向蟠桃會裏來

樂和到十二歲、順娘十一歲、那時樂和回家、順娘深閨女工、各不相見、樂和雖則童年、心中伶俐、常想順娘情意不能割捨、又過了三年、時值清明將近、安三老接外甥同去上墳、就便遊西湖、原來臨安有這個風俗、但凡湖船任從客便、或三朋四友、或帶子攜妻、不擇男女、各自去占個座頭、飲酒觀山、隨意取樂、安三老領着外甥上船、占了個座頭方纔坐定、只見船頭上又一家女眷入來、看時不是別人、正是間壁喜將仕家母女二人、和一個丫頭、一個奶娘、三老認得、慌忙作揖、又教外甥來相見了、此時順娘年十四

歲、一發長成得好了、樂和有三年不見今日水面相逢、如見珍寶雖然分桌而坐、四目不時觀看相愛之意彼此盡知、只恨衆人屬目不能叙情、船到湖心亭、安三老和一班男客都到亭子上閑步樂和推腹痛、留在船中、推身與喜大娘攀話稍稍得與順娘相近、捉空以目送情彼此意會少頃衆客下船、又分開了、傍晚各自分散、安三老送外甥回家樂和一心憶着順娘、題詩一首

嫩蕊嬌香鬱未開　不因蜂蝶自生猜
他年若作扁舟侶　日日西湖一醉回

樂和將此詩題於桃花箋上、摺爲方勝、藏於懷袖、私自進城、到承清巷喜家門首、伺候順娘、無路可通、如此數次、聞說潮王廟有靈、乃私買香燭果品、在潮王面前祈禱、願與喜順娘今生得成鴛侶、拜能燒前化紙、偶然方勝從袖中墜地、一陣風捲出紙錢的火來、燒了、急去搶時、止剩得一個侶字、樂和拾起看了、想道、侶乃雙口之意、此亦吉兆、心下甚喜、忽見廟亭內坐一老者、衣冠古朴、容貌清奇、手中執一團扇、上寫姻緣前定四個字、樂和上前作揖、動問老翁姓名、老者道、老漢姓石、又問道、老翁能斷姻緣之事乎、老者道

頗能推算樂和道小子樂和煩老翁一推亦繩繫於何處老者笑道小舍人年未弱冠如何便想這事樂和道昔漢武帝爲小兒時聖母抱於膝上問欲得阿嬌爲妻否帝答言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年無長幼其情一也老者遂問了年月日時在五指上一輪道小舍人佳偶是熟人不是生人樂和見說得合機便道不瞞老翁小子心上正有一熟人求知緣法何如老者引至一口八角井邊敎樂和看井內有緣無緣便知樂和手把井欄張望但見井內水勢甚大巨濤洶湧如萬頃相似其明如鏡內立一個美女可十

十七歲裝束形容甚覺嫋嫋娜娜可愛仔細認之正是順娘心下又驚又喜却被老者望背後一推剛剛的跌在那女子身上大叫一聲猛然驚覺乃是一夢雙手兀自抱定亭柱正是

黃粱猶未熟　一夢到華胥

樂和醒將轉來看亭內石碑其神姓石名瑰唐時捐財築堤捍水死後封爲潮王樂和暗想原來夢中所見乃是潮王也此段姻緣十有九就回家對母親說要央媒與黃順娘議親那安媽媽是婦道家不知高低便向樂公攛掇其事樂公道姻親一節須要

門當戶對我家雖仍有七輩衣冠見今甚微經紀營活喜將仕名門富室他的女兒倘沒有人求允肯與我家對親若央媒往說反取其笑樂和見父親不允又教母親央求母舅去說合安三老所言與樂公一般樂和大失所望背地裡歎了一夜的氣明早將紙裱一牌位上寫親妻喜順娘生位七個字每日三餐必對而食之夜間安放枕邊低喚三聲然後就寢每遇清明三月三重陽九月九端午龍舟八月玩潮這幾個勝會無不刷鬢修容華衣美服在人叢中挨擠只恐順娘出行僥倖一遇同般生意人家有女兒的

見樂小舍人年長、都來議親、爹娘幾遍要應承、到是樂和立意不肯、立個誓願、直待喜家順娘嫁出之後、方纔放心、再圖姻配、事有湊巧、這裡樂和立誓不娶、那邊順娘却也紅鸞不照、天喜未臨、高不成、低不就、也不曾許得人家、光陰似箭、倏忽又過了三年、樂和年一十八歲、順娘一十七歲了、男未有室、女未有家、

男才女貌正相和　未卜姻緣事若何
且喜室家俱未定　只須靈鵲肯填河

話分兩頭、却說是時南北通和、其年有金國使臣高景山來中國修聘、那高景山善會文章、朝命宣一個

翰林范學士接作當八月中秋過了又到十八潮生日就城外江邊浙江亭子上搭綵鋪氈大排筵宴管待使臣觀潮陪宴官非止一員都統司領著水軍乘戰艦於水面往來施放五色烟火炮家家皆成沿江搭縛綵幕綿亘三十餘里照江如鋪錦相似市井弄水者共有數百人蹈浪爭雄出沒遊戲有踏滾木水傀儡諸般伎藝但見

銀潮鼓浪拍岸移舟驚湍忽自海門來怒吼遙連天際出何異地生銀漢分明天震春雷遙觀似匹練飛空遠聽如千軍馳噪吳兒勇健平分白浪弄

洪波漁父、輕便出沒江心、嫺好手、果然是弄潮兒

波隨地滾千尋雪浪接雲吞

北朝使臣高景山見了、毛髮皆豎、嗟歎不已、果然竒觀、范學士道、相公見此何不賜一作、作即令取過文房四寶來高景山謙讓再三做念奴嬌詞、

雲濤千里、泛今古絕致東南風物、碧海雲橫初一線、忽爾雷轟蒼壁、萬馬奔天、羣鵞撲地、洶湧飛烟、雪、吳人勇悍、便競踏浪雄傑、想旗幟紛紜吳花管、與胡笳俱發、人物江山如許麗、豈信妖氛難滅、況是行宮星纏、五福光燄、窺毫髮驚看無語凭欄

姑待明月、

高景山題畢、滿座皆讚奇才、只有范學士道相公詞做得甚好、只可惜萬馬從天羣鳥撲地將潮比得來輕了、這潮可比玉龍之勢、學士遂做水調歌頭道是

登臨眺東渚、始覺太虛寬、海天相接、潮生萬里一毫端、滔滔怒生雄勢、宛勝玉龍戲水、儘出沒波間、雪浪番雲腳、波捲水晶寒○掃方濤、捲圓嶠、大洋番、天乘銀漢、壯觀江北與江衛、借問子胥何在、悵望乘槎仙去、知是幾時還、上界銀河窄、流瀉到人間、

范學士題罷商景山見了、大喜道商敔作作難比尚馬爭馳、真是玉龍戲水、不題各官盡歡飲酒、且說臨安大小戶人家、聞得是日朝廷管待北使陳設百戲傾城士女都來觀看樂和打聽得喜家一門也去看潮侵早、便粧扮齊整來到錢塘江口、走來走去找尋喜順娘不着結末來到一個去處喚做天開圖畫又叫做團圍頭、因那裡團團圍轉、四面都看見潮頭故名團圍頭後人訛傳謂之團魚頭這個所在潮勢闊大多有子弟立脚不牢被潮頭湧下水去又有谿濕了身上衣服的都在下浦橋邊攪擰教乾、有人做下

臨江仙一隻單嘲那看潮的

自古錢塘難比看潮人成羣作隊不待中秋相隨相趁盡往江邊遊戲沙灘畔遠望潮頭不覺侵犬浪起心頭巾如洗閙把衣裳去擠下浦橋邊一似奈何池畔躶體披頭似鬼人城裡烘好衣裳猶問幾時起水

樂和到園圍頭等了一轉不見順娘復身又尋轉來那時人山人海圍擁着蓆棚綵緞樂和身材即溜在人叢裡挨擠進去一步一看行走多時看見一個婦人走進一個蓆棚裡面去了樂和認得這婦人是喜

此番真難為情

家的妳娘緊緊步隨後果然喜將仕一家男女倂成個聚塊的坐下飲酒玩賞樂和不敢十分逼近又不捨得十分疎遠緊緊的貼着欄栅而立覷定順娘目不轉睛恨不得走近前去雙手摟抱說句話兒那小娘子擡頭觀看遠遠的也認得是樂小舍人見他趍前退後神情不定心上也覺可憐只是父母相隨寸步不離無由相會一面正是

兩人衷腹事　盡在不言中

却說樂和與喜順娘正在相視悽惶之際忽聽得說潮來了道猶未絕耳邊如山崩地坼之聲潮頭有數

情生情拚得淋漓不且得死矣

丈之高、一湧而至、有詩爲證

銀山萬疊聳巍巍　蹴地排空勢若飛
信是子胥靈未泯　至今猶自奮神威

那潮頭比往年更大、直打到岸上高處、掀翻錦幙、衝倒蓆棚、衆人發聲喊、都退後走、順娘出神在小舍人身上、一時着忙、不知高低、反向前幾步、脚兒把滑不住、溜的滾入波浪之中

可憐秀閣金閨女　翻做隨波逐浪人

樂和乖覺、約莫潮來、便移身立於高阜去處、心中不捨得順娘、看定蓆棚、高叫避水、忽見順娘跌在江裡

潮王廟夢中人

去了這節非小說時遲那時快說順娘跌下去這一刻樂和的眼光緊隨着小娘子下水腳步自然留不住撲通的向水一跳也隨波而滾他那裡會水只是為情所使不顧性命這裡喜將仕夫婦見女兒墮水慌急了亂呼救人救人救得吾女自有重賞那順娘穿着紫羅衫杏黃裙最好記認有那一班弄潮的子弟們踏着潮頭如履平地貪着利物應聲而往劃波裂浪去撈救那紫羅衫杏黃裙的女子卻說樂和跳下水去直至水底全不覺波濤之苦心下如夢中相似行到潮王廟中見燈燭輝煌香烟繚繞樂和下拜

求潮王救取順娘度脫水厄潮王開言道喜順已收留在此今交付你去說罷小鬼從神帳後將順娘送出樂和拜謝了潮王領順娘出了廟門彼此十分歡喜一句話也說不出四隻手兒緊緊對面相抱覺身子或沉或浮滚出水面那一班弄潮的看見紫羅衫杏黃裙在浪中現出慌忙去撈及至托出水面不是單却是雙四五個人扛頭扛脚擡上岸來對喜將仕道且喜連女婿都救起來了喜公喜母丫鬟妳娘都來看時此時八月天氣衣服都單薄兩個臉對臉胸對胸交股疊肩且是抱得緊分拆不開叫喚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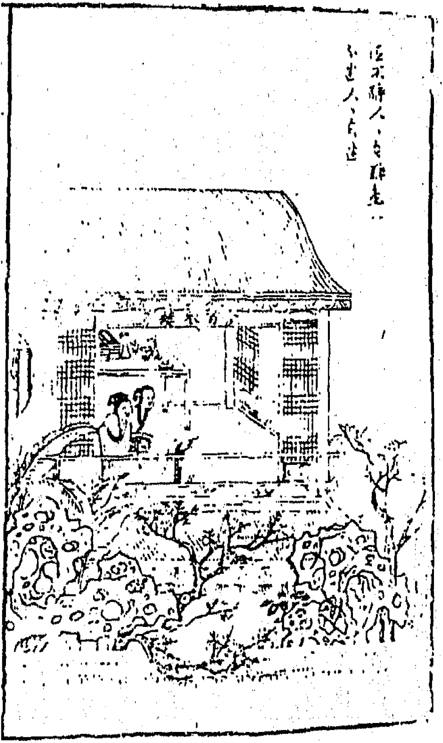
醒儼尚微煖十分死的模樣父母慌又慌苦又苦正不知什麼緣故喜家啼哭做一堆衆人爭先來看都道從古來無此奇事那說樂美善正在家中有人報他兒子在團魚頭看潮被潮頭打在江裡去了慌得一步一跌直跑到團團頭來又聽得人說打撈得一男一女那女的是喜將仕家小姐樂公分開人叢擠入看時認得是兒子樂和叫了幾聲親兒放聲大哭道兒呵你生前不得吹簫侶誰知你死後方成連理枝喜將仕問其緣故樂公將三年前兒子說懇求親及誓不先娶之言敘了一遍喜公喜母到抱怨

起來道你樂門七輩衣冠也是舊族況且兩個幼年曾同窗讀書有此說話何不早說如今大家叫喚若喚得醒時情願把小女配與令郎兩家一邊喚女一邊喚兒約莫叫喚了半個時辰漸漸眼開氣續四肢肐膊兀自不放樂公道我兒快甦醒將仕公已許下把順娘配你為妻了說猶未畢只見樂和睜開雙眼道岳翁休要言而無信跳起身來便向喜公喜母作揖稱謝喜小姐隨後甦醒兩口兒精神如故清水也不吐一口喜殺了喜將仕樂殺了樂人翁兩家都將乾衣服換了顧個小轎擡回家去次日到是喜將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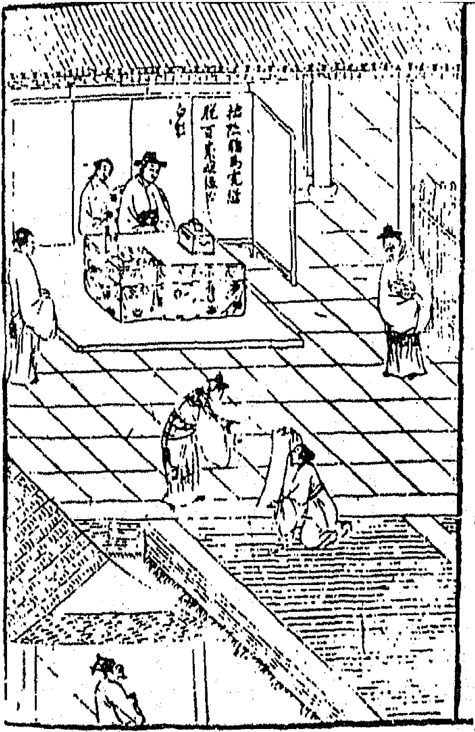
央媒來樂家議親，願贅樂和爲壻。媒人就是安三老。樂家無不應允。擇了吉日，喜家送些金帛之類，笙簫鼓樂，迎了樂和到家成親。夫妻恩愛，自不必說。滿月後，樂和同順娘備了三牲祭禮，到潮王廟去賽謝。喜將仕見樂和聰明，延名師在家教他讀書，後來連科及第。至今臨安說婚姻配合故事，還傳着樂和順四字。有詩爲證：

少負情癡長更狂　却將情字感潮王
鍾情若到真深處　生死風波總不妨

警世通言



酒不醉人ヽ自醉
色不迷人ヽ自迷



第二十四卷

玉堂春落難逢夫（與舊刻王公子奮志記不同）

公子初年柳陌遊　玉堂一見便綢繆
黃金數萬皆消費　紅粉雙眸枉淚流
財貨拐　僕駒休　犯法洪同獄內囚
按臨驄馬冤愁脫　百歲姻緣到白頭

話說正德年間南京金陵城有一人姓王名瓊別號思竹中乙丑科進士累官至禮部尚書因劉瑾擅權劾了一本聖旨發回原籍不敢稽留收拾轎馬和家眷起身王爺暗想有幾兩俸銀都借在他人名下

[illegible]王定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必[illegible]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時取討不及況長子南京中書次子時當大比踏半駒乃呼公子三官前來那三官雙名景隆字順卿年方一十七歲生得眉目清新丰姿俊雅讀書一目十行舉筆即便成文元是箇風流才子王爺愛惜勝如心頭之氣掌上之珍當下王爺喚至分付道我留你在此讀書叫王定討帳銀子完日作速回家免得父母牽掛我把這裡帳目都留與你叫王定過來我留你與三叔在此讀書討帳不許你引誘他胡行亂爲吾若知道罪責非小王定叩頭說小人不敢次日收拾起程王定與公子送別轉到北京另尋寓所安

使不負吾
孙

下、公子謹依父命在寓讀書王定討帳不覺三月有餘三萬銀帳都收完了公子把底帳扣算分釐不欠分付王定選日起身公子說王定我們事情俱已完了、我與你到大街上各巷口閒耍片時來日起身王定遂即鎖了房門分付王人家用心看着生口房子說放心小人知道二人離了寓所至大街觀看皇都景致但見

人稠物穰車馬喧闐人烟湊集合四山五岳之音車馬喧闐盡六部九卿之輩做買做賣總川方土產奇珍閒蕩閒遊靠萬歲太平洪福處處衙衙鋪

箇箇家家你爭醉坐歌、公子喜之不盡、忽然又見五七箇官、家子弟、各拿琵琶絃子、歡樂飲酒、公子道、王定好熱鬧去處、王定說三叔這等熱鬧、你還沒到那熱鬧去處哩、二人前至東華門、公子睜眼觀看、好綿繡景致、只見門彩金鳳、粧盤金龍、王定道、三叔好麽、公子說、真箇好所在、又走前面去、問王定這是那裡、王定說這是紫金城、公子往裡一視、只見城內瑞氣騰騰、紅光烱烱、看了一會、果然富貴無過於帝王、嘆息不已、離了東華門往前又走多時、到一箇所在、見門前站着幾箇女子、衣

服整齊公子便問王定此是何處王定道此是酒店乃與王定進到酒樓上公子坐下看那樓上有五七席飲酒的內中一席有兩箇女子坐着同飲公子看那女子人物清楚比門前站的更勝幾分公子正看中間酒保將酒來公子便問此女是那裡來的酒保說這是一秤金家丫頭翠香翠紅三官道生得清氣酒保說這等就說標致他家裡還有一箇粉頭排行三姐號玉堂春有十二分顏色鴇兒索價太高還未梳櫳公子聽說留心叫王定還了酒錢下樓去說王定我與你春院衚衕走走王定道三叔不可去老爺

知道怎了公子說不妨看一看就回乃來至本司院門首果然是

花街柳巷繡閣朱樓家家品竹彈絲處處調脂弄粉黃金買笑無非公子王孫紅袖邀歡都是妖姿麗色正疑香霧彌天靄忽聽歌聲別院嬌總然道學也迷魂任是真僧須破戒

公子看得眼花撩亂心內躊躇不知那是一秤金的門正思中間有個賣瓜子的小夥叫做金哥走來公子便問那是一秤金的門金哥說大叔莫不是要耍我引你去王定便道我家相公不關莫錯認了公子

王定是小器[illegible]小主翁[illegible]

說但求一見那金哥就報與老鴇知道老鴇慌忙出來迎接請進待茶王定見老鴇留茶心下慌張說三叔可回去罷老鴇聽說問道這位何人公子說是小价鴇子道大哥你也進來喫茶去怎麼寧等小器公子道休要聽他跟着老鴇往裡就走王定道三叔不要進去俺老爺知道可不干我事在後邊自言自語公子那裡聽他竟到了裏面坐下老鴇叫丫頭看茶茶罷老鴇便問客官貴姓公子道學生姓王家父是禮部正堂老鴇聽說拜道不知貴公子失瞻休罪公子道不碍休要計較久聞令愛玉堂春大名特來相

鴇老假道所有一位客官要梳弄小女送一百兩財禮不曾許他公子道一百兩財禮小哉學生不敢誇大話除了當今皇上往下也數家父就是家祖也做過侍郎老鴇聽說心中暗喜便叫翠紅請三姐出來見尊客翠紅去不多時回話道三姐身子不健辭了罷老鴇起身帶笑說小女從幼養嬌了直待老娘自去喚他王定在傍喉急又說他不出來就罷了莫又去喚老鴇不聽其言走進房中叫三姐我的兒你時運到了今有王尚書的公子特慕你而來玉堂春低頭不語慌得那鴇兒便叫我兒王公子好箇標致人

物、年紀不上十六七歲、囊中廣有金錢、你若打得上這箇主兒、不但名聲好聽、也勾你一世受用、玉姐聽說、即時打扮來見公子、臨行老鴇又說我兒用心奉承、不要怠慢他、玉姐道、我知道了、公子看玉堂春果然生得好、

鬓挽烏雲、眉彎新月、肌凝瑞雪、臉襯朝霞、袖中玉笋尖尖、裙下金蓮窄窄、雅淡梳粧偏有韻、不施脂粉自多姿、便數盡滿院名姝、總輸他十分春色

玉姐偷看公子、眉清目秀、面白唇紅、身段風流、衣裳楚楚、心中也自暗喜、當下玉姐拜了公子、老鴇就說、

此非貴客坐處請到書房小叙公子相讓進入書房果然收拾得精緻明窗凈几古畫古爐公子却無心細看一心只對着玉姐鴇兒幇襯教女兒捱着公子肩下坐了分付丫鬟擺酒王定聽見擺酒一發着忙連聲催促三叔回去老鴇丟箇眼色與丫頭請這大哥到房裡喫酒翠香翠紅道姐夫請進房裡我和你喫鍾喜酒王定本不肯去被翠紅二人拖拖拽拽拉進去坐了甜言美語勸了幾杯酒初時還是勉强以後喫得熱鬧連王定也忘懷了索性放落了心且偷快樂正飲酒中間聽得傳話公子叫王定王定忙到

書房只見杯盤羅列本司自有答應樂人奏動樂器、公子開懷樂飲、王定走近身邊、公子附耳低言你到下處取二百兩銀子、四疋尺頭、再帶散碎銀二十兩到這裏來、王定道三叔要這許多銀子何用公子道不要你閑管、王定沒奈何只得來到下處開了皮箱取出五十兩元寶四箇并尺頭碎銀再到本司院說三叔有了、公子看也不看、都教送與鴇兒說銀兩尺頭權爲令愛初會之禮、這二十兩碎銀、把做賞人雜用、王定只道公子要討那三姐回去用許多銀子聽說只當初會之禮嚇得舌頭吐出三寸、却說鴇兒一

見了許多東西就叫丫頭轉過一張空桌王定將銀子人頭放在桌上鴇兒假意謙讓了一回叫玉姐我兒拜謝了公子又說今日是王公子明日就是玉姐夫了叫丫頭收了禮物進去小女房中還備得有小酌請公子開懷暢飲公子與玉姐肉手相攙同至香房只見圍屏小桌果品珍羞俱已擺設完備公子上坐鴇兒自彈弦子玉堂春清唱侑酒弄得三官骨酥筋痳神蕩魂迷王定見天色晚了不見三官動身連催了幾次丫頭受鴇兒之命不與他傳王定又不得進房等了一個黃昏翠紅要留他宿歇王定不肯自

[illegible]

回下處去了、公子直飲到二鼓方散、玉堂春殷勤伏侍公子上床解衣就寢、真箇男貪女愛、倒鳳顛鸞、徹夜交情、不在話下、天明、鴇兒叫廚下擺酒煮湯、自進香房追紅討喜、叫一聲王姐夫、可喜可喜、丫頭小廝都來磕頭、公子分付王定每人賞銀一兩、翠香翠紅各賞衣服一套、折釵銀三兩、王定早晨本要來請公子回寓、見他撒漫使錢、有不然之色、公子暗想、在這奴才手裏討針線、好不爽利、索性將皮箱搬到院裏、自家便當。鴇兒見皮箱來了、愈加奉承、真箇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不覺住了一箇多月、老鴇要生心活派

設一大席酒搬戲演樂專請三官玉姐二人赴席鴇子舉杯敬公子說王姐夫我女兒與你成了夫婦地久天長凡家中事務望乞扶持那三官心裡只怕鴇子心裡不自在看那銀子猶如糞土憑老鴇謊欠下許多債負都替他還又打若干首飾酒器做若干衣服又許他改造房子又造百花樓一座與玉堂春做臥房隨其科派件件許了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人自迷

急得家人王定手足無措三回五次催他回去三官初時含糊答應以後逼急了反將王定痛罵王定沒

王姐勸止自難行沙王只所以那可下生若此念非可多情正　[illegible]

奈何只得到求玉姐勸他王姐素知虔婆利害也來若勸公子道人無千日好花有幾日紅你一日無錢他番了臉來就不認得你三官此時手內還有錢鈔那里信他這話王定暗想心愛的人還不聽他我勸他則甚又想老爺若知此事如何了得不如回家報與老爺知道憑他怎麼裁處與我無干王定乃對三官說我在北京無用先回去罷三官正厭王定多管巴不得他開身說王定你去時我與你十兩盤費你到家中稟老爺只說帳未完三叔先使我來問安玉姐也送五兩擲子也送五兩王定拜別三官而去正

是

各人自掃門前雪　莫管他家瓦上霜

且說三官被酒色迷住不想回家光陰似箭不覺一年亡八淫婦終日科派要說上頭做生討粉頭買丫鬟連亡八的壽壙都打得到三官手內財空亡八一見無錢凡事疎淡不照常答應奉承又住了半月一家大小作鬧起來老鴇對玉姐說有錢便是本司院無錢便是養濟院王公子沒錢了還留在此做甚那曾見本司院舉了節婦你却呆守那窮鬼做甚玉姐聽說只當耳邊之風一日三官下樓往外去了丫頭

來銀與鴇子、鴇子叫王堂春下來、我問你、幾時打發王三起身、玉姐見話不投機、復身向樓上便走、鴇子隨即跟上樓來、說奴才、不理我麼、玉姐說你們這等沒天理、王公子三萬兩銀子、俱送在我家、若不是他時、我家東也欠債、西也欠債、焉有今日這等足用、鴇子怒發、一頭撞去、高叫三兒打娘、叫亡八聽見、不分是非、便拿了皮鞭、趕上樓來、將玉姐撲跌在樓上、衆鞭亂打、打得髻偏髮亂、血淚交流、且說三官在午門外與朋友相叙、忽然面熱肉顫、心下懷疑、即辭歸還、走上百花樓、看見玉姐如此模樣、心如刀割、慌忙撫

可憐

求歸小事還是不放心

麼問其緣故玉姐睜開雙眼看見三官強把精神掙着說俺的家務事與你無干三官說冤家你爲我受打還說無干明日辭去免得累你受苦玉姐說哥哥當初勸你回去你却不依我如今孤身在此盤纏又無三千餘里怎生去得我如何放得心你若不能還鄉流落在外又不如忍氣且住幾日三官聽說悶倒在地玉姐近前抱住公子說哥哥你今後休要下樓去看那忘八淫婦怎麼樣行來三官說欲待回家難見父母兄嫂待不去又受不得忘八冷言熱語我又捨不得你待住那忘八淫婦只管打你玉姐說哥哥

打不打你休管他我與你是從小的兒女夫妻你豈可一旦別了我看看天色又晚房中往常時丫頭秉燈上來今日火也不與了玉姐兒三官痛傷用手扯到床上睡了一遞一聲長吁短氣三官與玉姐說不如我去罷再接有錢的客官省你受氣玉姐說哥哥那亡八淫婦任他打我你好歹休要起身哥哥在時奴命在你真個要去我只一死二人直哭到天明起來無人與他殘水玉姐叫丫頭拿鍾茶來與你姐夫喫鴇子聽見高聲大罵大膽奴才少打叫小三自家來取那丫頭小厮都不敢來玉姐無奈只得自己下

徑到廚下盛碗飯淚滴滴自拿上樓去說哥哥你喫飯來公子纔要喫又聽得下邊罵得不喫玉姐又勸公子方纔喫得一口那泥婦在樓下說小三大膽敢來那有巧媳婦做出無米粥三官分明聽得他話只索隱忍正是

囊中有物精神旺　手內無錢面目慚

却說十八惱恨玉姐待要打他倘或打傷了難教他掙錢待不打他他又戀着王小三十分逼的小三極了他是個酒色迷了的人一時他尋個自盡倘或尚書老爺差人來接那時把泥做也不乾左思右算無

可可惱鴇子說我自有妙法叫他就出門去明日是你妹子生日如此如此喚做倒房計亡八說我也好鴇子叫丫頭樓上問姐夫吃了飯還沒有鴇子上樓來說休怪俺家務事與姐夫不相干又照常擺上了酒吃酒中間老鴇忙陪笑道三姐明日是你姑娘生日你可禀王姐夫封上人情送去與他玉姐當晚封下禮物第二日清晨老鴇說王姐夫早起來趁涼可送人情到姑娘家去大小都離司院將半里老鴇故意吃一驚說王姐夫我忘了鎖門你回去把門鎖上公子不知鴇子用計回來鎖門不題且說亡八從那

小港轉過來、叫三姐頭上吊了髻子、哄的玉姐回頭、那七八把頭口打了兩鞭、順小巷流水出城去了、三官回院、鎖了房門、忙往外赶看、不見玉姐、遇着一夥人、公子躬身便問、列位曾見一起男女往那里去了、那夥人不是好人、却是短路的、見三官衣服齊整、心生一計、說纔往蘆葦西邊去了、三官說、多謝列位、公子往蘆葦裡就走、這人哄的三官往蘆葦里去了、即忙走在前面等着、三官至近、跳起來喝一聲、却去扯住三官、齊下手剝去衣服帽子、拿繩子捆在地上、三官手足難挣、昏昏沉沉、捱到天明、還只想了玉堂春

說、姐姐你不知在何處去、那知我在此受苦、不說公子有難、且說亡八淫婦拐着玉姐、一日走了一百二十里地、野店安下、玉姐明知中了亡八之計、路上牽掛三官、淚不停滴、再說三官在蘆葦里、口口聲聲、叫救命、許多鄉老近前看見、把公子解了繩子、就問你是那里人、三官害羞不說是公子、也不說關玉堂春、渾身上下又無衣服、眼中吊淚說、列位大叔、小人是河南人、來此小買賣、不幸遇着歹人、將一身衣服盡剝去了、盤費一文也無、衆人見公子年少、拾了幾件衣服與他、又與了他一頂帽子、三官謝了衆人、拾起

破衣穿了、拿破帽子戴了、又不見玉姐、又沒了一箇錢、還進北京來、順着房簷低着頭、從早至黑、水也沒得口、三官餓的眼黃、到天晚尋宿、又沒人家下他、有人說、想你這箇模樣子、誰家下你、你如今可到總舖門口去、有覓人打梆子、早晚勤謹、可以度日、三官走至總舖門首、只見一箇地方來顧人打更、三官向前叫大叔、我打頭更、地方便問你姓甚麽、公子說我是王小三、地方說你打二更罷、失了更短了籌、不打你錢還要打哩、三官是箇自在慣了的人、貪睡了、晚間把更失了、地方罵小三、你這狗骨頭、也沒造化、喫這

自在似快着走、三官自思無路、乃到孤老院裡去存身、正是

一般院子裡　　苦樂不相同

却說那亡八鴇子、說咱來了一個月、想那王三必回家去了、咱們回去罷、收拾行李、回到本司院、只有玉姐每日思想公子、寢食俱廢、鴇子上樓來、苦苦勸說、我的兒那王三已是往家去了、你還想他怎麼、北京城內多少王孫公子、你只是想着王三不接客、你可知道我的性子、自討分曉、我再不說你了、說罷自去了、玉姐淚如雨滴、想王順卿手內無半文錢、不知怎

作去了你要去時出個信息免使我[illegible]常常掛念不知何日再得與你相見不說玉姐想公子且說公子在北京院討飯度日北京大街上有個高手王銀匠曾在王尚書處打過酒器公子在虔婆家打首飾物件都用着他一日往孤老院過忽然看見公子號了一跳上前扯住叫三叔你怎麽這等模樣三官從頭說了一遍王銀匠說自古狠心亡八三叔你今到寒家清茶淡飯暫住幾日等你老爺使人來接你三官聽說大喜隨跟至王匠家中王匠欲他是尚書公子盡禮管待也住了半月有餘他媳婦見短不

小不得此

[illegible]鄙之極

[illegible]要有些苦小來

點破子弟好拜

見尚書家來接只道丈人說親乘着丈夫上街便從說話自家一窩子男女那有閑飯養他人好意切唉幾日各人要自達時務終不然在此養老送終三官受氣不過低着頭順着房簷往外出來信步而行走至關王廟猛省關聖最靈何不訴他乃進廟跪於神前訴以亡八鴇兒負心之事拜禱良久起來閑看兩廊畫的三國功勞却說廟門外街上有一箇小將兒叫云本京瓜子一分一桶高郵鴨蛋半分一箇此人是誰是賣瓜子的金哥金哥說道原來是年景消踈買賣不濟當時本司院有王三叔在時一時照顧二三

百錢爪子、轉的來我父母喫不了、自從三叔回家去了、如今誰買這物二三日不曾發市、怎麽過我到廟里歇歇再走、金哥進廟裡來、把盤子放在供卓上、跪下磕頭、三官却認得是金哥、無顏見他、雙手掩面坐於門限側邊、金哥磕了頭起來、也來門限上坐下、三官只道金哥出廟去了、放下手來、却被金哥認出說三叔你怎麽在這里、三官含着帶淚將前事道了一遍、金哥說三叔你哭我請你喫些飯、三官說我得了飯、金哥又問你這兩日沒見你三嬸來、三官說久不相見了、金哥我煩你到本司院密密的與三嬸說我

[illegible]

如今這等窮，看他怎麽說，回來後我，你兩怎么[illegible]，
起往外就走，三官又說，你到那里看風色，他若想我，
你便題我在這里如此，若無真心疼我，你便休提也，
來回我，他這人，家有錢的，另一樣待，無錢的，另一樣
待，金哥說我知道，辭了三官，徃院裡來，在於樓外邊
立着，就那玉姐手托香腮，將汗巾拭淚，聲聲只叫王
順卿，我的哥哥，你不知在那里去了，金哥說咲，真箇
想三叔哩，咳嗽一聲，玉姐聽見，問外邊是誰，金哥上
樓來，說是我，我來買瓜子，與你老人家磕哩，玉姐眼
中滴淚，說金哥，縱有羊羔美酒，喫不下，那有心緒磕

瓜仁金哥說三嫂你這兩日怎麼淡了三姐不理金哥又問你想三叔麼想誰你對我說我與你接去玉姐說我自三叔去後朝朝思想那里又有誰來我曾記得一樁古人金哥說是誰玉姐說昔有箇亞仙女鄭元和爲他黃金使盡去打蓮花落後來收心勤讀詩書一舉成名那亞仙風月塲中顯大名我常懷亞仙之心怎得三叔他像鄭元和方好金哥聽說口中不語心內自思王三到也與鄭元和相似了雖不打蓮花落也在孤老院討飯喫金哥乃低低把三嫂叫了一聲說三叔如今在廟中安歇叫我寄容的報與

你濟他些盤費好上南京王姐諕了一驚金哥你要哄我金哥說三嬸你不信跟我到廟中看看去王姐說這里到廟中有多少遠金哥說這里到廟中有三里地王姐說怎麼敢去又問三叔還有甚話金哥說只是少銀子錢使用並沒甚話王姐說你去對三叔說十五日在廟裡等我金哥去廟裡回復三官就送三官到玉匠家中倘若他家不留你就到我家裡去幸得玉匠回家又留住了公子不題却說老鴇又問三姐你這兩日不喫飯還是想着王三哩你想他他不想你我兒好癡我與你尋箇比王三強的你也新

鮮些玉姐說娘我心裡一件事不得停當鴇子說你有甚麼事玉姐說我當初要王三的銀子黑夜與他說話指着城隍爺爺說誓如今等我還了願就接別人老鴇問幾時去還願玉姐道十五日去罷老鴇甚喜預先備下香燭紙馬等到十五日天未明就叫丫頭起來你與姐姐燒下水洗臉玉姐也懷心起來梳洗收拾私房銀兩并釵釧首飾之類叫丫頭拿着紙馬徑往城隍廟裡去進的廟來天還未明不見三官在那里那曉得三官却躲在東廊下相等先已看見玉姐咳嗽一聲玉姐就知叫丫頭燒了紙馬你先去

我兩邊看看十帝閻君、玉姐叫了丫頭轉身、逕來東廊下尋三官、三官見了玉姐、羞面通紅、玉姐叫聲哥哥王順卿怎麼這等模樣、兩下抱頭而哭、玉姐將所帶有二百兩銀子東西、付與三官、叫他買辦衣帽買騾子、再到院裡來、你只說是從南京纔到、休負奴言、二人合淚各別、玉姐回至家中、鴇子見了、欣喜不勝、說我兒還了願了、玉姐說我還了舊願、發下新願、鴇子說我兒你發下甚麼新願、玉姐說我要再接王三把咱一家子死的滅門絕戶天火燒了、鴇子說我兒這誓忒發得重了些、從此歡天喜地、不題、且說三官

回到王匠家，將二百兩東西遞與王匠。王匠大喜，隨即到了市上，買了一身紬絹衣服，粉底皂靴，絨襪，花帽衫子，青絲縧，真川扇，皮箱騾馬，辦得齊整。把磚頭瓦片用布包裹，假充銀兩，放在皮箱裡面。收拾打扮停當，雇了兩個小廝跟隨，就要起身。王匠說：三叔略停片時，小子置一杯酒餞行。公子說：不勞如此，多蒙厚愛，異日須來報恩。三官遂上馬而去。

粧成圈套入衚衕　鴇子焉能不強從
虧殺玉堂垂念永　固知紅粉亦英雄

却說公子辭了王匠夫婦，徑至春院門首，只見幾個

小樂工都在門首說話忽然看見三官氣象一新諕了一跳飛風報與老拟老鴇聽說半晌不言這等亦怎麼處向日三姐說他是宦家公子金銀無數我却不信逐他出門去了今日到帶有金銀好不惶恐人也左思右想老着臉走出來見了三官說姐夫從何而至一手扯住馬頭公子下馬唱了半個喏就要行說我夥計都在船中等我老鴇陪笑道姐夫好狠心也就是寺破僧醜也看佛面縱然要去你也看看玉堂春公子道向日那幾兩銀子值甚的學生豈肯放在心上我今皮箱內見有五萬銀子還有幾船貨物

夥計也有數十人、有王定看守、在那里、鴇子一發不肯放手了、公子恐怕掣脫、不、將機就機、進到院門坐下、鴇兒分付廚下忙擺酒席、接風、三官茶罷、就要走、故意攏出兩定銀子來、都是五兩頭細絲、三官檢起、袖而藏之、鴇子又說、我到了姑娘家、酒也不曾吃、就問你、說你往東去了、尋不見你、尋了一個多月、俺纔回家、公子乘機便說、虧你好心、我那時也尋不見你、王定來接我、我就回家去了、我心上也欠掛着玉姐、所以急急而來、老鴇忙叫丫頭去報玉堂春、丫頭一路笑上樓來、玉姐已知公子到了、故意說、奴才笑甚

麽丫頭說王姐夫又來了玉姐故意說了說說你不要哄我不肯下樓老鴇慌忙自來玉姐故意回臉往裡睡鴇子說我的親兒王姐夫來了你不知道麽玉姐也不語連問了四五聲只不答應這一時你要罵又用着他扯一把椅子拿過來一直坐下長吁了一聲氣玉姐見他這模樣故意回過頭起來嘍嘍嘵在樓上說媽媽今日饒我這頓打老鴇忙扯起來說我兒你還不知道王姐夫又來了拿有五萬兩花銀船上又有貨物并夥計數十人比前加倍你可去見他好心奉承王姐道發下新願了我不去接他鴇子

道我兒發願、只當取笑、一手挽玉姐下樓來、半路就叫、王姐夫、三姐來了、三官見了玉姐、冷冷的作了一揖、全不溫存、老鴇便叫丫頭擺卓取酒、斟上一鍾、深深萬福、遞與王姐夫、權當老身不是、可念三姐之情、休走別家、教人笑話、三官微微冷笑、叫聲媽媽、還是我的不是、老鴇慇懃勸酒、公子喫了幾杯、叫聲多擾、抽身就走、翠紅一把扯住、叫玉姐與俺姐夫陪個笑、老鴇說王姐夫、你忒做絕了、丫頭把門頂了、休放你姐夫出去、叫丫頭把那行李擡在百花樓去、就在樓下重設酒席、笙琴細樂、又來奉承、喫了半更、老鴇

等我先去了、讓你夫妻二人叙話、三官玉姐正中其意、攜手登樓、

如同久旱逢甘雨　好似他鄉遇故知

二人一晚叙話、正是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不覺鼓打四更、公子爬將起來、說姐姐我走罷、王姐說哥哥、我本欲留你多住幾日、只是留君千日、終須一別、今番作急回家、再休戀閒花野草、見了二親、用意攻書、倘或成名、也爭得這一口氣、玉姐難捨王公子、公子捨戀玉堂春、玉姐說哥哥你到家、只怕娶了家小、不念我、三官說我怕你在北京另接一人、我那來也

那是安若傷心何用

無益了、玉姐說、你指着聖賢爺說了誓愿、兩人雙膝跪下、公子說、我若南京再娶家小、五黃六月害病死了我、玉姐說、蘇三再若接別人、鐵鎖長枷、永不出世、就將鏡子拆開、各執一半、日後爲記、玉姐說、你敗了三萬兩銀子、空手而回、我將金銀首飾器皿、都與你拿去罷、三官說、亡八淫婦知道時、你怎打發他、玉姐說、你莫管我、我自有主意、玉姐收拾完備、輕輕的開了樓門、送公子出去了、天明鴇兒起來、叫丫頭旋下洗臉水、承下淨口茶、看你姐夫醒了時、送上樓去、問他要喫甚麽、我好做去、若是還睡、休驚醒他、丫頭走

上樓去見擺設的器皿都沒了、梳妝匣也出空了、撇在一邊、揭開帳子、床上空了半邊、跑下樓叫媽媽、漲了、鴇子說、奴才、慌甚麽、驚着你姐夫、丫頭說、還有什麽、姐夫不知那里去了、俺姐姐回臉伲裡睡着、老鴇聽說、大驚、看小厮騾脚都去了、連忙走上樓來、喜得皮箱還在、打開看時、都是箇磚頭瓦片、鴇兒便罵、奴才、王三那里去了、我就打死你、爲何金銀器皿他都偷去了、王姐說、我發過誓願了、今番不是我接他來的、鴇子說、你兩箇昨晚說了一夜說話、一定曉得他去處、亡八就去取皮鞭、玉姐拿箇首帕、將頭扎了、口

裡說待我尋王三還你忙下樓來往外就走鴇子樂工恐怕走了隨後趕來玉姐行至大街上高聲叫屈圖財殺命只見地方都來了鴇子說奴才他到把我金銀首飾盡情拐去你還放刁亡八說由他咱到家裡筭帳玉姐說不要說嘴咱往那里去那是我家我同你到刑部堂上講講恁家裡是公侯宰相朝郎駙馬你那里的金銀器皿萬物要平箇理一箇行院人家至輕至賤那有什麼大頭面戴往那里去坐席王向者公子在我家費了三萬銀子誰不知道他去了就謀了你昨日見他有了銀子又去哄到家裡圖謀

了他行李不知將他下落在何處列位做箇證見說得鴇子無言可答亡八說你叫王三拐去我的東西你反來圖賴我玉姐舍命就罵亡八淫婦你圖財殺人還要說嘴見今皮箱都打開在你家裡銀子都拿過了那王三官不是你謀殺了是那箇鴇子說他那里有甚麽銀子都是磚頭瓦片哄人玉姐說你親口說帶有五萬銀子如何今日又說沒有兩下厮鬧衆人曉得三官敗過三萬銀子是真謀命的事未必都將好言勸解玉姐說列位你既勸我不要到官也得我罵他幾句出這口氣衆人說憑你罵罷玉姐罵道

你這亡八是喂不飽的狗鴇子是塡不滿的坑不肯思量做生理只是排局騙別人奉承盡是天羅網說話皆是陷人坑只圖你家長興旺那管他人貧不貧八百好錢買了我與你掙了多少銀我父叫做周彥亨大同城裡有名人買良爲賤該甚罪興販人口問充軍哄誘良家子弟猶自可圖財殺命罪非輕你一家萬分無天理我且說你兩三分衆人說玉姐罵得勾了鴇子說讓你罵許多時如今該回去了玉姐說要我回去須立箇文書執照與我衆人說文書如何寫玉姐說要寫不合買良爲娼及

公賓處伙計公

圖財殺命等話亡八那裡肯寫王姐又叫起屈來說人說買良爲娼也是門戶常事那人命事不的實那難招認我們只主張寫箇贖身文書與你罷亡八還不肯衆人說你莫說別項只王公子三百兩銀子也勾買三百箇粉頭了王姐左右心不向你了捨了他罷衆人都到酒店裡面討了一張綿紙一人念一人寫只要亡八搗子押花王姐道若寫得不公道我就扯碎了衆人道還你停當寫道

立文書本司樂戶蘇淮同妻一秤金向將錢八百文討大同府人周彥亨女玉堂春在家本望接客

靠老奈女不願爲娼、

寫到不願爲娼、玉姐說這句就是了、須要寫收過王公子財禮銀三萬兩、亡。八道、三兒你也拿些公道出來、這一年多費用去了、難道也筭眾人道只寫二萬罷、又寫道

有南京公子王順卿、與女相愛、淮得過銀二萬兩憑眾議作贖身財禮、今後聽憑玉堂春嫁人、并與本戶無干、立此爲照、

後寫正德年月日立文書樂戶蘇淮、同妻一秤金見人有十餘人、眾人先押了花、蘇淮只得也押了、一秤

俞也費箇十字玉姐收訖又說列位老爹我還有一件事要先講個明衆人口又是甚麼玉姐曰那百花樓原是王公子蓋的撥與我住了頭原是公子買的要叫兩個來伏侍我以後米炭柴薪菜蔬等項須是一一供給不許掯勒短少並待我嫁人方止衆人說這事都依着你玉姐辭謝先回去了又請衆人喫過酒飯方散正是

周郎妙計高天下　賠了夫人又折兵

話說公子在路夜住曉行不數日來到金陵自家門首下馬王定看見諕了一驚上前把馬扯住進的[illegible]

而三官坐下、王定一家拜見了、三官就問我老爺安麽、王定說安、大叔二叔姑爹姑娘何如、王定說俱安、又問你聽得老爺說我家來、他要怎麽處、王定不言、長吁一口氣、只看看天、三官就知其意、你不言語想是老爺要打死我、王定說、三叔老爺誓不留你、今番不要見老爺了、私去看看老奶奶和姐姐兄嫂討些盤費、他方去安身罷、公子又問老爺近二年與何人相厚、央他來與我說個人情、王定說無人敢說、只除是姑娘姑爹意思間稍題題也不敢直說、三官道王定你去請姑爹來我與他講這件事、王定即時去請、

劉齋長何上舍到來叙禮畢何劉二位說三日前你每此等俺兩箇與咱爺講過使人來叫你若不依時稍信與你作速進來二人說罷竟往潭府來見了王尚書坐下茶罷王爺問何上舍田庄好麽上舍答道好王爺又問劉齋長學業何如答說不敢違日有事不得讀書王爺笑道讀書過萬卷下筆如有神務才將何爲本家無讀書子官從何處來今後須宜勤學不可將光陰錯過劉齋長唯唯謝教何上舍問客位前這墻幾時築的一向不見王爺笑曰我年大了無多田產日後恐怕大的二的爭競預先分爲兩分二人

分說三分家事。如何只做兩分。三官回來。叫他那裡住。王爺聞說。心中大惱。老夫平生所箇小兒。那里又有第三箇。二人齊聲叫爺。你如何不疼三官王景隆。當初還是爺不是。托他在北京討帳。纔有一箇去接尋。休說三官十六七歲。北京花花柳柳之所。就是久慣江湖。也迷了心。二人雙膝跪下。吊下淚來。王爺說。沒下稍的狗畜生。不知死在那裡了。再休題起了。正說間。二位姑娘也到。眾人都知三官到家。只哄著王爺一人。王爺說。今日不請都來。想必有甚事情。即叫家奴擺酒。何靜菴欠身打一躬曰。你閨女昨晚作一夢。

食許多甜頭了不忍不收留矣

夢三官王景隆身上藍縷叫他姐姐救他性命三更鼓做了這個夢半夜提床搗枕哭到天明思想着我不接三官今日特來問問三舅的信音劉心齋亦說有三舅在京我夫婦日夜不安今我與姨夫湊些盤費明日起身去接他回來王爺含淚道賢壻家中還有兩個兒子無他又待怎生何劉二人往外就走王爺向前扯住問賢壻何故起身二人說爺撒手你家親生子還是如此何況我女壻也大小兒女放聲大哭兩個哥哥一齊下跪女壻也跪在地上奶奶在後邊吊下淚來引得王爺心動亦哭起來王定跑出來

說、三叔、如今老爺在那里哭你、你好過去見老爺、不要待等惱了。王定推着公子進前廳跪下、說、爹爹、不孝兒王景隆今日回了、那王爺兩手擦了淚眼、說那無恥畜生、不知死的、往那里去了、北京城街上最多遊食光棍、偶與畜生面龐厮像、假充畜生來家哄騙我財物、可叫小厮拿送三法司問罪、那公子往外就走、一位姐姐趕至二門首攔住、說短命的、你待往那里去、三官說、二位姐姐、開放條路與我逃命罷、二位姐姐不肯撒手、推至前來雙膝跪下、兩個姐姐手指、[illegible]命的、娘為你痛得肝腸碎、一家大小為你哭得

[illegible]妙打住　[illegible]此刻　[illegible]

眼花腑倆不牢掛衆人哭在傷情處王爺一聲喝住衆人不要哭說我依許二位姐夫收了這畜生可叶我怎麼處他衆人說消消氣再處王爺掘頭奶奶說憑我打罷王爺說可打多少衆人說任爺爺打多少王爺道須依我說不可阻我要打一百大姐二姐跪下說爹爹嚴命不敢阻當容你兒待替罷大哥二哥每人替上二十大姐二姐每人亦替二十王爺說打他二十大姐二姐說叫他姐夫也替他二十只看他道等其瘦一棍打在那里等他瘡消肉肥那時打他不進王爺笑道我兒你也說得是想這畜生天理已

絕、良心已喪、打他何益、我問你、家無生活計、不怕斗
量金、我如今又不做官了、無處掙錢、作何生意、以爲
糊口之計、要做買賣、我又無本錢、與你二位姐夫問
他那銀子還有多少、何劉便問三舅銀子還有多少
王定接過皮箱、打開、盡是金銀首飾器皿等物、王爺
大怒、罵狗畜生、你在那里偷的這東西、快寫首狀、休
要玷辱了門庭、三官高叫爹爹息怒、聽不肖兒一言、
遂將初遇玉堂春、後來被鴇兒如何哄騙盡了、如何
虧了王銀匠收留、又虧了金哥報信、玉堂春私將銀
兩贈我回鄉、這些首飾器皿、皆玉堂春所贈、備細述

了一遍王爺聽說罵道無恥狗畜生自家三萬銀子都花了却要娼婦的東西可不羞殺了人三官說兒不曾强要他的是他情愿與我的王爺說這也罷了看你如夫而上與你一箇庄子你自去耕地布種公子不言王爺怒道王景隆你不言怎麼說公子說這事不是孩兒做的王爺說這事不是你做的你還去闖院罷三官說兒要讀書王爺笑曰你已放蕩了心猿意馬讀甚麼書公子說孩兒此回篤志用心讀書王爺說既知讀書好緣何這等胡爲何靜悄立起身來說三舅受了艱難苦楚這下來改過遷善料想要

用心苦苦王爺說就保你衆人說送他到書房裡去、叫兩個小厮去伏侍他、即將就叫小厮送三官往書院裡去、兩個姐夫又來說三舅久别望老爺留住他與小婿共飲則可、王爺說賢婿你如此乃非教子之方、休要縱他、二人道老爺言之最善、於是翁婿大家痛飲盡醉方歸、這一出父子相會、分明是

月被雲遮重露彩　花遭霜打又逢春

却說公子進了書院清清獨坐、只見滿架詩書、筆山硯海、歎道書呵相别日久、且是生澁、欲待不看、焉得一舉成名、却不辜負了玉姐言語、欲待讀書、心猿放

心猿意馬終無了日敗子回頭便作家只要狠下一鞭

蕩意馬難收公子尋思一會拿着書來讀了一會心下只是想着玉堂春忽然鼻聞甚氣耳聞甚聲乃問書童道你聞這書裡甚麼氣聽聽甚麼响書童說三叔俱没有公子道没有呀原來鼻聞乃是脂粉氣耳聽即是箏板聲公子一時思想起來玉姐當初囑付我是甚麼話來叫我用心讀書我如今未曾讀書心意還丟他不下坐不安寢不寧茶不思飯不想梳洗無心神思恍惚公子自思可怎麼處他走出門來只見大門上掛着一聯對子十年受盡窗前苦一舉成名天下聞這是我公公作下的對聯他中举會試官

至侍郎、後來咱爹爹在此讀書、官到尚書、我、今在此讀書亦要攀龍附鳳、以繼前人之志、又見二門上有一聯對子、不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公子急回書房、看見風月機關、洞房春意、公子自思、乃是此二書亂了我的心、將一火而焚之、破鏡分叙、俱將收了、心中回轉、發志勤學、一日書房無火、書童往外取火、王爺正坐、叫書童、書童近前、晚下、王爺便問三叔這一會用功不曾、書童說禀老爺得知、我三叔先時通不讀書、胡思亂想、體瘦如柴、這半年整日讀書、晚下讀至三更方纔睡、五更就起、直至飯後方纔梳洗、口雖喫

飯服不離書王爺道奴才、你好說謊、我親自去看他書並叫三叔老爺來了、公子從從容容迎接父親、王爺暗暗觀他行步安詳可以見他學問王爺正面坐下公子拜見王爺王爺曰我限的書你看了不曾、我出的題你做了多少公子說爹爹嚴命、限兒的書都看了、題目都做完了、但有餘力旁觀子史王爺說拿文字來我看公子取出文字王爺看他所作文課一篇强如一篇心中甚喜叫景隆去應個儒士科舉罷公子說兒讀了幾日書敢望中舉王爺說一遭中了雖多、兩遭中了甚廣出去觀觀場下科好中王爺就寫書

與提學察院許公子科舉竟到八月初九日進過頭場寫出文字與父親看王爺喜道這七篇中有何難到二場三場俱完王爺又看他後場喜道不在散來決是魁解話分兩頭却說玉姐自上了百花樓從不下梯是日悶倦呼丫頭拿棋子過來我與你下盤棋丫頭說我不會下玉姐說你會打雙陸麼丫頭說也不會玉姐將棋盤雙陸一皆撇在樓板上丫頭見玉姐眼中吊淚即忙擺過飯來說姐姐從昨晚沒用飯你吃個點心玉姐拿過分為兩半右手拿一塊吃左手拿一塊與公子丫頭欲接又不敢接玉姐猛然

床聽見不是公子將那一塊點心掉在樓板上丫頭又忙撥過一碗湯來說飯乾燥喫些湯罷玉姐聽畢得一口淚如湧泉放下了問外邊是甚麼响了丫頭說今日中秋佳節人人玩月處處笙歌俺家翠香翠紅姐都有客哩玉姐聽說口雖不言心中自思哥哥今已去了一年了叫丫頭拿過鏡子來照了一照猛然諕了一跳如何瘦的我這模樣把那鏡丟在床上長吁短歎走至樓門前叫丫頭拿椅子過來我在這裏坐一坐坐了多時只見明月高升譙樓鼓轉玉姐叫丫頭你可收拾香燭過來今日八月十五日乃是你

姐夫進三塲日子、我燒一炷香保佑他、玉姐下樓來、當天井跪下、說天地神明、今月八月十五日我哥王景隆進了三塲、愿他早占鰲頭、名揚四海、祝罷深深拜了四拜、有詩爲證

對月燒香禱告天　何時得洩腹中寃
王郎有日登金榜　不枉今生結好緣

却說西樓上有個客人、乃山西平陽府洪同縣人、拿有整萬銀子、來北京販馬、這人姓沈名洪、因聞玉堂春大名、特來相訪、老鴇見他有錢、把翠香打扮當作玉姐相交、數日、沈洪方知不是、苦求一見、是夜丫頭

下樓取火與玉姐焼香　小翠紅忍不住多嘴說道洗姐夫你每日間想玉洪今夜下樓在天井内焼香我和你悄悄地張他洗姐夫三錢銀子買囑了丫頭悄然跟到樓下月明中看得仔細等他拜罷起出唱喏玉姐大驚問是甚麼人答道在下是山西洗洪有數萬本錢在此販馬久慕玉姐大名未得面覩今日得見如撥雲霧見青天望玉姐不棄同到西樓一敘玉姐怒道我與你素不相識今當黄夜何故自誇財勢妄生事端洗洪又哀告道王三官也只是個人我也是個人他有錢我亦有錢那些兒強似我說罷就

上前要摟抱玉姐、被玉姐照臉啐一口、急急上樓關了門、罵了頭好大膽、如何放這野狗進來、沈洪沒意思自去了、玉姐思想起來、分明是小翠香小翠紅、這兩個奴才報他、又罵小淫婦小賤人、你接着得意孤老也好了、怎該來囉唣我、罵了一頓放聲悲哭、但得我哥哥在時、那個奴才敢調戲我、又氣又苦、越想越毒、正是

可人去後無日見　　俗子來時不待招

却說三官在南京鄉試終場、閒坐無事信口只想玉姐、南京一般也有本司院、公子再不去走、到了二十

好刑起子從庭家法沐子傢數

九開榜之日、公子忽到三更已後、方纔睡着、外邊話喜的說王景隆中了第四名、三官夢中聞信、起來梳洗、揚鞭上馬、前擁後簇、去赴鹿鳴宴、父母兄嫂、姐夫姐姐、喜做一團、連日做慶賀筵席、公子謝了主考、辭了提學、墳前祭掃了、起了文書、稟父母得知、兒要早些赴京、到僻靜去處安下、看書數月、好入會試、父母明知公子本意牽掛玉堂春、中了舉、只得依從、叫天哥二哥來、景隆赴京會試、昨日祭掃、有多少人情、大哥說不過三百餘兩、王爺道、那只勾他人情做、分外再與他一二百兩拿去、二哥說、稟上爹爹用不得許

多銀子。王爺說你那知道，我那同年門生在京頗多，往返交接，非錢不行。等他手中寬裕，讀書也有興。叫景隆收拾行裝，有知心同年約上兩三位，分付家人到張先生家看了良辰。公子恨不的一時就到北京，邀了幾個朋友，催了一隻船，即時拜了父母，辭別兄嫂。兩個姐夫邀親朋至十里長亭，酌酒作別。公子上的船來，手舞足蹈，莫知所之。衆人不解其意，他心裡只想着三姐玉堂春。不則一日，到了濟寧府，舍舟起旱，不在話下。再說沈洪自從中秋夜見了王姐，到如今朝思暮想，廢寢忘餐，叫苦二位賢姐只爲這冤家

沈洪亦自可憐是西廂記中鄭恒也

害的我一絲兩氣七顛八倒望二位可憐我孤身在外舉眼無親替我勸化玉姐叫他相會一面雖死在九泉之下也不敢忘了二位活命之恩說罷雙膝跪下翠香翠紅說沈姐夫你且起來我們也不敢和他說這話你不見中秋夜罵的我們不耐煩等俺媽媽來你央浼他沈洪說二位賢姐替我請出媽媽來翠香姐說你跪着我再磕一百二十個大响頭沈洪慌忙跪下磕頭翠香即時就去將沈洪說的言語述與老鴇老鴇到西樓見了沈洪問沈姐夫喚老身何事沈洪說別無他事只為不得玉堂春到手你若肯成

我成就了此事、休說金銀、便是殺身難保、老搗聽說、口內不言、心中自思、我如今若許了他、倘三兒不肯放我、如何若不許他、怎哄出他的銀子、沈洪見老搗躊躇不語、便看翠紅、翠紅丟了一個眼色、走下樓來、洪即跟他下去、翠紅說、常言姐愛俏、搗愛鈔、你多拿些銀子出來、打動他、不愁他不用心、他是使大錢的人、若少了、他不放在眼裡、沈洪說要多少、翠香說不要少了、就把一千兩與他、方纔成得此事、也是沈洪命運該敗、渾如鬼迷一般、即依着翠香、就拿一千兩銀子來、叫媽媽、財禮在此、老搗說這銀子、老身權收

真說得當人猜汕話到[illegible]

下你都不要性急待老身慢慢的假他沈洪汗謝說

小子懸懸而望正是

請下烟花諸葛亮　欲圖風月玉堂春

且說十三省鄉試榜都到午門外張掛王銀匠邀金哥說王三官不知中了不曾兩個跑在午門外南直隸榜下看解元是書經往下第四名乃王景隆王匠說金哥好了三叔已中在第四名金哥說你看看的確怕你識不得字王匠說你說話好欺人我讀書讀到孟子難道這三個字也認不得隨你叫誰看金哥聽說大喜二人買了一本鄉試錄走到本司院裏去

報玉堂春說三叔中了、玉姐叫丫頭將試錄拿上樓來展開看了、上列第四名王景隆、註明應天府儒士、禮記、玉姐步出樓門叫丫頭忙排香案、拜謝天地起來先把王匠謝了、轉身又謝金哥、唬得亡八鴇子魂不在體、商議說王三中了舉、不久到京、白白地要了玉堂春去、可不人財兩失、三兒向他孤老決沒甚好言語、搬鬬是非、教他報往日之仇、此事如何了、鴇子說、不若先下手爲强、亡八說怎麼樣下手、老鴇說、咱已收了沈官人一千兩銀子、如今再要了他一千、賺些頭錢、賣與他罷、亡八說三兒不肯如何、鴇子

（此術甚至是殺着此非鴇兒所知）

日殺猪宰羊買一卓紙錢假說東嶽廟看人燒了紙說了誓合家從良再不在烟花巷裡小三若問和從良一節必然也要往嶽廟燒香叫沈官人先安排轎子逕擡往山西去公子那時就來不見他的情人心下就冷了亡八說此計大妙那時暗暗地與沈洪商議又要了他一千銀子次早丫頭報與玉姐俺家殺猪宰羊上嶽廟裡玉姐問為何丫頭道聽得媽媽說為玉姐夫中了恐怕他到京來報仇今日還願合家從良玉姐說是真是假丫頭說當真哩昨日沈姐夫都辭去了如今再不接客了玉姐說既如此你對媽

此甚奇處

媽說我也要去燒香老搗說三姐你要去快梳洗我喚轎兒擡你玉姐梳粧打扮同老搗出的門來正見四個人擡着一頂空轎老搗便問此轎是僱的這人說正是老搗說這里到嶽廟要多少僱價那人說擡去擡來要一錢銀子老搗說只是五分那人說這個事小請老人家上轎老搗說不是我坐是我女兒要坐玉姐上轎那二人擡着不往東嶽廟去徑往西門去了走有數里到了上高轉折去處玉姐回頭看見沈洪在後騎着個騾子玉姐大叫一聲啖想是亡八搗子盜賣我了玉姐大罵你這些賊狗奴擡我往那

豈去沈洪說徃那里去我爲你去了二千兩銀子買你徃山西家去玉姐在轎中號啕大哭罵聲不絕那轎夫擡了飛也似走行了一日天色已晚沈洪尋了一座店房排合卺美酒指望洞房歡樂誰知玉姐題着便罵觸着便打沈洪見店中人多恐怕出醜想道甕中之鼈不怕他走了權耐幾日到我家中何愁不從於是反將好話奉承並不去犯他玉姐終日啼哭自不必說却說公子一到北京將行李上店自己帶兩個家人就徃王銀匠家探問玉堂春消息王匠請公子坐下有見成酒且與三杯接風慢慢告訴王匠

就拿酒來斟上、三官不好推辭、連飲了三盃、又問玉姐、敢不知、我來、王匠叫三叔開懷再飲三盃、三官說勾了、不喫了、王匠說、三叔久別、多飲幾盃、不要太謙、公子又飲了、幾盃、問這幾日曾見玉姐、不曾、王匠又叫三叔且莫問此事、再喫三盃、公子心疑、站起說有甚或長或短、說個明白、休悶死我也、王匠只是勸酒、却說金哥在門首經過、知道公子在內、進來磕頭、叫聲三官、問金哥你三嬸近日何如、金哥年幼、多嘴說賣了、三官急問說、賣了誰、王匠瞅了金哥一眼、金哥縮了口、公子堅執盤問、二人瞞不過、說三嬸賣了、公

子問幾時賣了、王匠說有一個月了、公子聽說一頭撞在塵埃、二人忙扶起來、公子問金哥賣在那里去了、金哥說賣與山西客人沈洪去了、三官說你那三嬸就怎麽肯去、金哥叙出鴇兒假意從良、殺牲宰羊上嶽廟、哄三嬸同去燒香、私與沈洪約定、催下轎子撞去、不知下落、公子說亡八盜賣我玉堂春、我與他䈴帳、那時叫金哥跟着帶領家人、逕到本司院里、進的院門、亡八眼快、跑去躲了、公子問衆丫頭你家玉姐何在、無人敢應、公子發怒、房中尋見老鴇、一把揪住、叫家人亂打、金哥勸住、公子就走在百花樓上看

見綿帳羅幃愈加怒惱把箱籠盡行打碎氣得癡呆了問丫頭你姐姐嫁那[illegible]了老實說饒你打丫頭說去燒香不知道就偷賣了他公子滿眼落淚說寃家不知是正妻是偏妾丫頭說他家裡自有老婆公子聽說心中大怒恨罵亡八淫婦不仁不義丫頭說他今日嫁別人去了還疼他怎的公子滿眼流淚正說間忽報朋友來訪金哥勸三叔休惱三嬸一時不在了你縱然哭他他也不知道今有許多相公在店中相訪聞公子在院中都要來公子聽說恐怕朋友笑話即便起身回店公子心中氣悶無心應舉意欲

束裝回家朋友聞知都來勸說順卿兄功名是大事表子是末節那里有爲表子而不去求功名之理公子說列位不知我奮志勤學皆爲玉堂春的言語激我冤家爲我受了千辛萬苦我怎肯輕捨衆人叫順卿兄你倘聯捷幸在彼地見之何難你若回家憂慮成病父母懸心朋友笑恥你有何益三官自思言之故當倘或僥倖得到山西平生願足矣數言勸醒公子會試日期已到公子進了三場果中金榜二甲第八名刑部觀政三個月選了眞定府理刑官即遣轎馬迎請父母兄嫂父母不來回書說教他做官勤慎

家厮念你年長未娶、已聘劉都堂之女、不日送至任所成親、公子一心只想玉堂春、全不以聘娶爲喜、正是

已將路柳爲連理、翻把家雞作野鴛、

且說沈洪之妻皮氏、也有幾分顏色、雖然三十餘歲、比二八少年、也還風騷、平昔間嫌老公粗蠢、不會風流、又出外日多、在家日少、皮氏色性太重、打熬不過、間壁有個監生、姓趙名昂、自幼慣走花柳場中、爲人風月、近日喪偶、雖然是納粟相公、家道已在消乏之一邊、一日皮氏在後園看花、偶然撞見趙昂、彼此有心、

都看上了、趙昂訪知巷口做歇家的王婆在沈家走動識熟、且是利口、許於後謝說合、巧將白銀二十兩、賄賂王婆、央他通腳、皮氏平昔間、不良的口氣、已有在王婆肚裡、況且今日你貪我愛、一說一上、幽期密約、一牆之隔、梯上梯下、做就了一點不明不白的事、趙昂、一者貪皮氏之色、二者要騙他錢財、枕席之間、竭力奉承、皮氏心愛趙昂、但是開口、無有不從、恨不得連家當都津貼了他、不上一年、傾囊倒篋、騙得一空、初時只推事故、暫時那借、借去後、分毫不還、皮氏只愁老公回來盤問時、無言回答、一夜與趙昂商議

欲要跟趙昂逃走他方趙昂道我又不是赤脚漢如何走得便走了也不免喫官司只除暗地謀殺了沈洪做個長久夫妻豈不盡美皮氏點頭不語却說趙昂有心打聽沈洪的消息曉得他討了院妓玉堂春一路回來即忙報與皮氏知道故意將言語觸惱皮氏皮氏怨恨不絕於聲問如今怎麽樣對付他說好趙昂道一進門時你便數他不是與他尋鬧叫他領着娼根另住那時憑你安排了我央王婆賒得些砒霜在此覷便放在食器內把與他兩個喫等他雙死也罷單死也罷皮氏說他好喫的是辣麫趙昂說辣

麪內正好下藥、兩人圖謀已定、只等沈洪入來、不一日、沈洪到了故鄉、叫僕人和玉姐暫停門外、自己先進門、與皮氏相見、滿臉陪笑說、大姐休怪、我如今做了一件事、皮氏說、你莫不是娶了個小老婆、沈洪說是了、皮氏大怒說、為妻的整年月在家守活孤孀、你那花柳快活、又帶這潑淫婦回來、全無夫妻之情、你若要留這淫婦時、你自在西廳一帶住下、不許來纏我、我也沒福受這淫婦的拜、不要他來、昂然說罷、啼哭起來、拍臺拍凳、口裡千淫婦萬淫婦、罵不絕聲、沈洪勸解不得、想道且暫時依他言語、在西廳住幾日、

落得受用等他氣消了時却領下堂春與你梳頭沈洪只道渾家是喫醋誰知他有了私情又見房中空虛了正怕老公進房借此機會打發他另居正是

你向東時我向西　　各人有意自家知

不在話下却說玉堂春曾與王公子設誓今番怎肯失節於沈洪腹中一路打稿我若到這厭物家中將情節哭訴他大娘子求他做主以全節操慢慢的寄信與三官教他將二千兩銀子來贖我去却不好發到沈洪家裡聞知大娘不許相見打發老公和他在西廳另住不遂其計心中又驚又苦沈洪安排床帳

在廂房安歇了蘇三自己却去窩伴皮氏陪他夜飯被皮氏三回五次催趕沈洪說我去西廳睡惹大娘着惱皮氏說你在此我反嚇離了我跟前我便不惱沈洪唱箇淡喏謝聲得罪出了房門逕往西廳而來原來玉姐乘着沈洪不在撿出他鋪蓋撇在廳中自己關上房門自睡了任沈洪打門那裡肯開却好皮氏叫小段名到西廳看老公睡也不曾沈洪平日原與小段名有情那時扯在鋪上草草合歡也當春風一度事畢小段名自去了沈洪身子困倦一覺睡去直至天明却說皮氏這一夜等趙昂不來小段名

同後老公又睡了、番來復去、一夜不曾合眼、天明早起、起下一軸麵、煮熟分作兩碗、皮氏悄悄把砒霜撒在麵內、都將辣汁澆上、叫小段名送去西廳、與你爹爹喫、小段名送至西廳、叫道爹爹、大娘欠你送辣麵與你喫、沈洪見是兩碗、就叫我兒送一碗與你二娘喫、小段名便去敲門、玉姐在床上問做甚麼、小段名說、請二娘起來喫麵、玉姐道我不要喫、沈洪說想是你二娘還要睡、莫去聒他、沈洪把兩碗都喫了、須臾而盡、小段名收碗去了、沈洪一時肚疼、叫道不好了、死也死也、玉姐還只認假意、看看聲音漸變、開門出

來看時只見沈洪九竅流血而死正不知什麼緣故慌慌的高叫救人只聽得脚步响皮氏早到不等玉姐開言就變過臉故意問道好好的一個人怎麼就死了想必你這小淫婦弄死了他要去嫁人玉姐說那丫頭送麵來叫我喫我不要喫並不曾開門誰知他喫了便肚疼死了必是麵裡有些緣故皮氏說放屁麵裡若有緣故必是你這小淫婦做下的不然你如何先曉得這麵是喫不得的不肯喫你說並不曾開門如何却在門外這謀死情由不是你是誰說罷假哭起養家的天來家中僮僕養娘都亂做一堆皮

氏就將三尺白布摑頭扯了玉姐往知縣處叫喊正值王知縣升堂喚進問其緣故皮氏說小婦人皮氏丈夫叫沈洪在北京爲商用千金娶這娼婦叫做玉堂春爲妾這娼婦嫌丈夫醜陋因喫辣麪暗將毒藥放入丈夫喫了登時身死望爺爺斷他償命王知縣聽罷問玉堂春你怎麼說玉姐說爺爺小婦人原籍北直隸大同府人氏只因年歲荒旱父親把我賣在本司院蘇家賣了三年後沈洪看見要我回家皮氏嫉妒暗將毒藥藏在麪中毒死丈夫性命反倚刁潑狡賴小婦人知縣聽玉姐說了一會叫皮氏想你見

那男子棄舊迎新你懷恨在心藥死親夫此情理或有之皮氏說爺爺我與丈夫從幼的夫妻怎忍做這絕情的事這蘇氏原是不良之婦別有個心上之人分明是他藥死要圖改嫁望青天爺爺明鏡知縣乃叫蘇氏你過來我想你原係娼門你愛那風流標致的人想是你見丈夫醜陋不趁你意故此把毒藥藥死是實叫皁隸把蘇氏與我夾起來玉姐說爺爺小婦人雖在烟花巷里跟了沈洪又不曾難為半分怎下這般毒手小婦人果有惡意何不在半路謀害既到了他家他怎容得小婦人做手脚這皮氏昨夜就

起出丈夫不許他進房今早的麵出於皮氏之手小婦人並無干涉王知縣見他二人各說有理叫皂隸暫把他二人寄監我差人訪定再審二人進了南牢不題卻說皮氏差人密密傳與趙昂叫他快來打點趙昂拿着沈家銀子與刑房吏一百兩書手八十兩掌案的先生五十兩門子五十兩兩班皂隸六十兩禁子每人二十兩上下打點停當封了一千兩銀子放在罈內當酒送與王知縣知縣受了次日清晨升堂叫皂隸把皮氏一起提出來不多時到了當堂跪下知縣說我夜來一夢夢見沈洪說我是蘇氏藥死

與那皮氏無干、王堂春正待分辨、知縣大怒說、人是苦蟲、不打不招、叫皁隸與我拶起来、套打問他招也不招、他若不招、就活活敲死、玉姐熬刑不過、說願招、知縣就放下刑具、皁隸遞筆與玉姐畫供、知縣說皮氏召保在外、王堂春收監、皁隸將玉姐手脚鐐帶進南牢、禁子牢頭得了趙上舍銀子、將玉姐百般凌辱、只等上司詳允之後、就遞病狀結果他性命、正是

安排縛虎擒龍計、　斷送愁鸞泣鳳人、

且喜有個刑房吏、姓劉名志仁、爲人正直無私、素知

皮氏與趙昂有奸、都是王婆說合、數日前撞見王婆往生藥舖內買砒霜、說要藥老鼠、劉志仁就有些疑心、今日做出人命來、趙監生使着沈家不疼的銀子來衙門打點、把蘇氏買成死罪、天理何在、躊躇一會、我下監去看看、那禁子正在那裏逼王姐要燈油錢、志仁喝退衆人、將溫言寬慰玉姐、問其冤情、玉姐垂淚拜訴來歷、志仁見四傍無人、遂將趙監生與皮氏私情、及王婆賣藥始末、細說一遍、分付你且耐心守困、待後有機會、我指點你去叫冤、日逐飯食、我自供你、玉姐再三拜謝、禁子見劉志仁做主、也不敢則聲

此話閒過不題却說公子自到真定府爲官興利除害吏畏民悅只是想念玉堂春無刻不然一日正在煩惱家人來報老奶奶家中送新奶奶來了公子聽說接進家小見了新人口中不言心內自思容貌到也齊整怎及得玉堂春風趣當時擺了合歡宴吃下合巹盃畢姻之際猛然想起多嬌當初指望白頭相守誰知你嫁了沈洪這官誥却被別人承受了雖然陪伴了劉氏夫人心裡還想著玉姐因此不快當夜中了傷寒又想當初與玉姐別時發下誓願各不嫁娶心下疑惑合眼就見玉姐在傍劉夫人遣人到處

[illegible]府縣官都來問安請名醫切脉調治一月之外纔得痊可公子在任年餘官聲大著行取到京吏部考選天下官員公子在部點名已畢回到下處焚香禱告天地只願山西為官好訪問玉堂春消息須臾馬上人來報王爺點了山西巡按公子聽說兩手加額趁我平生之願矣次日領了勅印辭朝連夜起馬往山西省城上任訖即時發牌先出巡平陽府公子到平陽府坐了察院觀看文卷見蘇氏玉堂春問了重刑心內驚慌其中必有蹊蹺隨叫書吏過來選一個能幹事的跟着我私行採訪你眾人在內不可走

說話新個　口頭

漏消息。公子時下換了素巾青衣，隨了書吏暗暗出了察院，僱了兩個騾子，徑往洪同縣路上來。這腳戶小廝在路上閒問二位客官往洪同縣有甚貴幹。公子說：我來洪同縣要娶個妾，不知誰會說媒。小廝說：你又說娶小，俺縣裏一個財主因娶了個小，害了性命。公子問：怎的害了性命？小廝說：這財主叫沈洪，婦人叫做玉堂春，他是京裡娶來的。他那大老婆皮氏與那鄰家趙昂私通，怕那漢子回來知道，一服毒藥把沈洪藥死了。這皮氏與趙昂反把玉堂春送到本縣，將銀買囑官府衙門，將玉堂春屈打成招，問了死

我送在監裡、若不是虧了一個外郎救解、便死了、公子又問那玉堂春、如今在監死了、小廝說不曾、公子說、我要娶個小、你說可投着誰做媒、小廝說我送你往王婆家去罷、他極會說媒、公子說你怎知道他會說媒、小廝說趙昂與皮氏都是他做牽頭、公子說如今下他家裡罷、小廝竟引到王婆家裡叫聲乾娘、我送個客官在你家來、這客官要娶個小、你可與他說媒、王婆說、累你、我轉了錢來謝你、小廝自去了、公子夜間與王婆攀話、見他能言快語、是個積年的馬泊六、了、到天明、又到趙監生前後門看了一遍、與沈洪

家眷驟相通、可知做事方便、回來喫了早飯、邀了王婆唐錢說、我不曾帶得財禮到省下、回來再作商議、公子出的門來、離了縣子、星夜趕到省城、打晚進了察院、不題、次早坐火發牌、按臨洪同縣、各官參見過、分付說要審錄、王知縣回縣叫刑房吏書、即將文卷審冊連夜開寫停當、明日送來、不題、却說劉志仁與玉如寫了一張冤狀、暗藏在身、到次日清晨、王知縣坐在監門首、把應解犯人點將出來、玉如披枷帶鎖、眼淚紛紛、隨解子到了察院門首、伺候開門、巡捕官回風已畢、府審牌出、公子先喚蘇氏一起、玉如口稱

完、將懷中訴狀呈上、公子擡頭見玉姐這般模樣、心中悽慘、叫聽事官接上狀來、公子看了一遍、問說、你從小嫁沈洪、可還接了幾年客、玉姐說、爺爺、我從小接着一個公子、他是南京禮部尚書三舍人、公子怕他說出醜處、喝聲住了、我今只問你謀殺人命事、不消多講、玉姐說、爺爺若殺人的事、只問皮氏便知、公子叫皮氏問了一遍、玉姐又說了一遍、公子分付劉推官道、聞知你公正廉能、不肯玩法徇私、我來到任、尚未出巡、先到洪同縣、訪得這皮氏藥死親夫、累及蘇氏、你與我把這事情用心問斷、說罷、公子退

諱分付說得不又誰知醜處來

堂劉推官同衙升堂就叫蘇氏你謀殺親夫是何意故王姐說冤屈分明是皮氏串通王婆和趙昂合計毒死男子縣官要錢逼勒成招今日小婦人拚死訴冤望青天爺爺做主劉爺叫皁隷把皮氏拏上來問你與趙昂姦情可眞麼皮氏抵賴沒有劉爺即時拿趙昂和王婆到來面對用了一番刑法都不肯招劉爺又叫小段名你送麵與家主喫必然知情喝教夾起小段名說爺爺我說罷那日的麵是俺娘親手盛起叫小婦人送與爹爹喫小婦人送到西廳爹叫新娘同喫新娘關着門不肯起身回道不要喫俺爹自

家哭了、即時口鼻流血死了。劉爺又問趙昂奸情。小段名也說了。趙昂說道是蘇氏買來的硬証。劉爺沉吟了一會、把皮氏這一起分頭送監。叫一書吏過來、這起潑皮奴才、苦不肯招。我如今要用一計、用一個大櫃放在丹墀內、鑿幾個孔兒、你帶紙筆暗藏在內、不要走漏消息。我再提來問他、不招、即把他們鎖在櫃左櫃右、看他有甚麽說話、你與我用心寫來。劉爺分付已畢、書吏即辦一大櫃、放在丹墀、藏身於內。劉爺又叫皂隸把皮氏一起提來再審、又問招也不招。趙昂皮氏王婆三人齊聲哀告、就說就打死小的、那裏

劇人在暗處吃打都此逼出

招。劉爺大怒，分付你衆人各自出，喚板張把這起叉才着實拷問，把他放在丹墀裡，連小段名門人鎖於四處，不許他交頭接耳。皂隸把這門人鎖在櫃的四角，衆人盡散。却說皮氏擡起頭來，四顧無人，便罵：小段名小奴才，你如何亂講？今日再亂講時，到家中活敲殺你。小段名說：不是夾得疼，我也不說。王婆便叫：皮大姐，我也受這刑杖不過，等劉爺出來說了罷。趙昂說：好娘，我那些虧着你，倘振出官司去，我百般孝順你，即把你做親母。王婆說：我許不聽你哄我，叫我圓成了，說我做親娘，許我兩石麥，還欠八斗，許我一

石米都下了糠粃段衣兩套止與我一條破布裙許我好房子不曾得住你幹的事沒天理教我只管與你熬刑受苦皮氏說老娘這遭出去不敢忘你恩擡遞今日不招便沒事了櫃裡書吏把他說的話盡記了寫在紙上劉爺升堂先叫打開櫃子書吏跳將出來眾人都唬軟了劉爺看了書吏所錄口詞再要拷問三人都不打自招趙昂從頭依直寫得明白各各畫供已完遍至公案劉爺看了一遍問蘇氏你可從幼爲娼還是良家出身蘇氏將蘇淮買良爲賤先逼王尚書公子揮金三萬後被老鴇一秤金趕逐將奴

賢

賺賣與沈洪爲妾一路未曾開口備細說了劉推官情知王公子就是本院提筆定罪

皮氏凌遲處死趙昂斬罪非輕王婆贖藥是通情杖責除名示衆王縣貪酷罷職追贓不恕伺門蘇
淮買良爲賤合充軍一秤金三月立枷罪定

劉爺做完申文把皮氏一起俱已收監次日親捧招詳送解察院公子依擬留劉推官後堂待茶問蘇氏如何發放劉推官答言發還原籍擇夫另嫁公子屛去從人與劉推官吐膽傾心備述少年設誓之意今日煩賢府爺地差人送至北京王銀匠處暫居足感

尽感劉推官領命奉行自不必說卻說公子行下關文到北京本司院提到蘇淮一秤金依律問罪蘇淮已先故了一秤金認得是公子還叫王姐夫被公子喝教重打六十取一百斤大枷枷號不勾半月嗚呼哀哉正是

萬兩黃金難買命　一朝紅粉已成灰

再說公子一年任滿復命還京見朝已過便到王匠處問信王匠說有金哥伏侍在頂銀衚衕居住公子即往頂銀衚衕見了玉姐二人放聲大哭公子已知玉姐守節之美玉姐已知王御史就是公子彼此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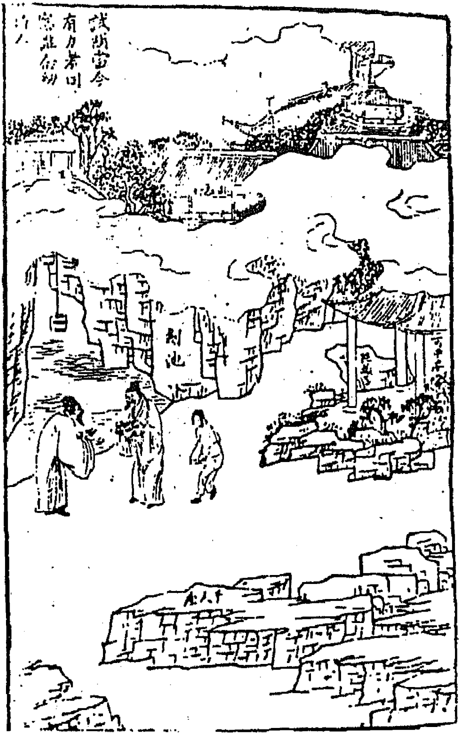
謝公子說我父母娶了個劉氏夫人甚是賢德也知道你的事情决不妒忌當夜同飲同宿歡如膠漆次日王匠金哥都來磕頭賀喜公子謝二人昔日之恩分付本司院蘇淮家當原是玉堂春置辦的今蘇淮夫婦已絕將遺下家財撥與王匠金哥二人管業以報其德上了個省親本辭別和玉堂春起馬共同南京到了自家門首把門人急報老爺說小老爺到了老爺聽說甚喜公子進到廳上排了香案拜謝天地拜了父母兄嫂兩位姐夫姐姐都相見了又引玉堂春見禮已畢玉姐進房見了劉氏說奶奶坐上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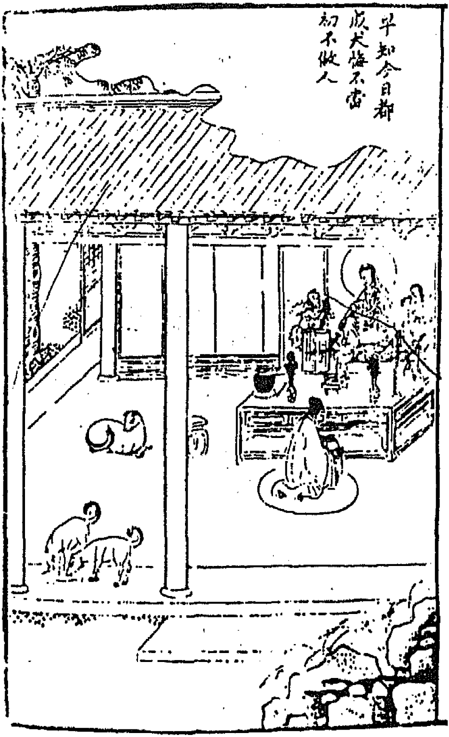
我一拜劉氏說姐姐怎說這話你在先奴在後玉姐說奶奶是名門宦家之子奴是烟花出身微賤公子喜不自勝當日正了妻妾之分姊妹相稱一家和氣公子又叫王定你當先在北京三番四復規諫我乃是正理我今與老老爺說將你做老管家以百金賞之後來王景隆官至都御史妻妾俱有子至今子孫繁盛有詩歎云

鄭氏元和已著名　三官嫖院是新聞
風流子弟知多少　夫貴妻榮有幾人

第二十四卷

警世通言


試問當今
有力者可
容誰作劫
行人
劍池
可中亭
點頭
千人石


早知今日都
成犬悔不當
初不做人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途窮懺悔

交遊誰似古人情　春夢秋雲未可憑
溝壑不援徒泛愛　寒暄有問但虛名
陳雷義重踰膠漆　管鮑貧交托死生
此道今人棄如土　歲寒惟有竹松盟

話說元朝天順年間江南蘇州府吳趨坊有一長者姓施名濟字近仁其父施鑑字公明為人謹厚志誠治家勤儉不肯妄費一錢生施濟時年已五十餘矣鑑晚歲得子愛惜如金年八歲送與里中支學究先

生館中讀書、先生見他聰秀、與己子支德年齒相方、遂令同卓而坐、那時館中學生雖多、長幼不一、偏他兩箇聰明好學、文藝日進、後支學究得病而亡、施濟稟知父親、邀支德館穀於家、彼此切磋、甚相契愛、未幾、同遊庠序、齊赴科場、支家得第爲官、施家屢試不捷、乃散財結客、周貧恤寡、欲以豪俠成名於世、父親施鑑是箇本分財主、惜糞如金的、見兒子揮金不吝、未免心疼、惟恐他將家財散盡、去後蕭索、乃密將黃白之物、埋藏於地窖中、如此數處、不使人知、待等天年、纔授與兒子、從來財主家往往有此、正是

常將有日思無日　莫待無時思有時

那施公平昔若是常患頭疼腹痛三好兩歉的到老來也自判箇死日就是平昔間沒病臨老來伏床半月或十日兒子朝夕在面前奉侍湯藥那地窖中的話兒却也說了只為他年已九十有餘兀自精神健旺飲啖兼人步履如飛不匡一夕五更睡去就不醒了雖喚做吉祥而逝却不曾有片言遺囑常言說得好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那施濟是有志學好的人少不得殯殮祭葬務從其

厚、其時施濟年踰四十、尚未生子、三年孝滿、妻嚴氏勸令置妾、施濟不從、發心持誦白衣觀音經、并刊本布施、許願生子之日、捨三百金修蓋殿宇、期年之後、嚴氏得孕、果生一男、三朝剃頭、夫妻說起還願之事、遂取名施還、到彌月做了湯餅會、施濟對渾家說、收拾了三百兩銀子、來到虎丘山水月觀音殿上燒香禮拜、正欲喚主僧囑托修殿之事、忽聞下面有人哭泣之聲、仔細聽之、其聲甚慘、施濟下殿、走到千人石上觀看、只見一人坐在劍池邊、望着池水嗚咽不止、上前看時、認得其人姓桂名富五、幼年間、一條街上

兒時曾同在支先生館中讀書不一年桂家父母移居鄉下只依耕種桂生就出學去了各務也自相會後又有十餘年不相聞了何期今日得遇施公喚了一聲嘆息但見問其緣故桂生只是墮淚口不能言施公心懷不忍一手挽住拉到觀音殿上來問道桂兄有何傷痛倘然見教小弟或可分憂桂富五初時不肯說被再三盤詰只得吐實道某祖遺有屋一所田百畝自耕自食儘可糊口不合惑於人言謂農夫利薄商販利厚將海產抵借李平章府中本銀三百兩販紗段往燕京貨料運蹇時乖連走幾遍不利但

見其功德罷勸修殿

雖入我非其人

耗官家索債如狼似虎利上盤利將田房家私盡數估計一妻二子亦爲其所有尚然未足要逼其於宗親戚賠補其情極夜閃逃出思量無路欲投淵水中自盡足以悲泣耳施公惻然道吾兄勿憂吾適帶修殿銀三百兩在此且移以相贈使君夫妻父子團圓何如汪生驚道足下莫非戲言乎施公大笑道君非有求於我何戲之有我與君交雖不深然幼年曾有同窗之雅每見足下風俗惡薄見朋友患難虛言撫慰曾無一些資惠之加甚則面是背非幸灾樂禍此吾平生所深恨者況君今日之禍波及妻子吾向苦

無子今生子僅彌月所仰仗伏願其長成若有子而棄之他人玷辱門風吾何忍見之吾之此言實出肺腑遂開篋取銀三百兩雙手遞與桂生桂生還不敢便接說道足下既念舊情肯相周濟願留借券倘有好日定當報補施公道吾憐君而相贈豈望報乎君可速歸恐尊嫂懸懸而望也桂生喜出望外做夢也不想到此接銀在手不覺屈膝下拜施濟慌忙扶起桂生垂淚道某一家骨肉皆足下所再造雖重生父母不及此恩三日後定當踵門叩謝又向觀音大士前磕頭禱告道某受施君活命之恩今生倘不能補

答來生亦作犬馬相報、歡歡喜喜的下山去了、後人有詩贊施君之德、

誼高矜厄且憐貧　三百朱提賤似塵
試問當今有力者　同窗誰念到時人

施公對主僧說道、帶來修殿的銀了、別有急用那去、來日奉補、主僧道、遲一日不妨事、施濟回家、將此事述與嚴氏知道、嚴氏亦不以為怪、次日、另兌銀三百兩、差人送去水月觀音殿、完了願心、到第三日、桂生領了十二歲的長兒桂高、親自到門拜謝、施濟見了他父子一處、愈加歡喜、殷勤接待、酒食留款、從容問

其償債之事桂生答道自家恩人所賜已足未能答來將利盤算田產盡數收去止落得一家骨肉完聚耳說罷淚如雨下施濟道君家至親數口今後如何活計桂生道身居口食一無所賴家世衣冠羞在故鄉出醜只得往他方外郡傭工趁食施公道爲人須念敝舍門外吾有桑棗園一所茅屋數間園邊有田十畝勤於樹藝儘可度日倘足下不嫌淡泊就此暫過幾時何如桂生道若得如此免作他鄉餓鬼只是前施未報又叨恩賜深有未安某有二子長年十二次年十一但憑所愛留一個服侍恩人少盡犬馬之

意。譬如服役於家宦也。施公道。吾既與君爲友。君之子。即吾之子。豈有此理。當喚小廝取皇曆看個吉日教他入宅。一面差人分付看園的老僕。教他打掃房屋潔淨。至期交割與桂家管業。桂生命兒子拜謝了恩人、桂高朝上磕頭。施公要還禮。却被桂生扶住。只得受了。桂生連喝了七八個喏。千恩萬謝。同兒子相別而去。到移居之日。施家又送些糕米錢帛之類。分明是

從空伸出拏雲手　　提起天羅地網人

過了數日。桂生備了四個盒子。無非是時新菓品肥

閒生話下文姑妹了

灣口紬敎渾家孫大嫂乘轎親到施家稱謝嚴氏備飯留款那孫大嫂能言快語謟謟而談嚴氏初相會便說得着與他如姊妹一般更有一件奇事施家未週歲的小官人一見了孫大嫂也自歡喜就賴在身上要他抱大嫂道不瞞姆姆說奴家見有身孕抱不得小官人原來有這箇俗忌大凡懷胎的抱了孩子家那孩子就壞了脾胃要出青糞謂之受記直到產後方痊嚴氏道不知嬸嬸且喜幾個月了大嫂道五個足月了嚴氏把十指一輪道去年十二月內受胎的今年九月間該產嬸嬸有過了兩位令郎了若

今番生下女兒奴與嬸嬸結個兒女親家大嫂道多承嬸嬸不棄只怕扳高不來當日說話直到晚方別大嫂回家將嚴氏所言述了一遍丈夫聽了各各歡喜只願生下女兒結得此姻一生有靠光陰似箭不覺九月初旬孫大嫂果然產下一女施家又遣人送柴米嚴氏又差女使去問安其時只當親眷往來情好甚密這話閣過不題卻說桑棗園中有銀杏一株大數十圍相傳有福德五聖之神棲止其上園丁每年臘月初一日於樹下燒紙錢奠酒往生賤得有這[illegible]現也是他命運合當發跡其年正當燒紙忽見有

白老鼠一個、遶樹走了一遍、逕鑽在樹底下去不見了、桂生看時、只見樹根浮起處有個盎大的窟穴、那白老鼠兀自在穴邊張望、桂生說與渾家莫非這老鼠是神道現靈、孫大嫂道、烏沒毛長大、貧就稱知了、常聽人說金蛇是金、白鼠是銀、卻沒有神道變鼠的話、或者樹下窖得有錢財、皇天可憐見我夫妻貧苦、故教白鼠出現、也不見得、你明日可往贊門童瞎子家起一當家宅課、看財爻發動也不、桂生平日慣聽老婆舌的、明日起早、真個到童瞎子鋪中起課、斷得有十分財采、夫妻商議停當、買猪頭祭獻神道、二更

人掘兩口兒兩把鋤頭照杏根下撥穴開將下去約有三尺深發起小方磚一塊磚下磁罈三個罈口鋪着米都爛了撥開米下邊都是白物原來銀子埋在土中得了米便不走夫妻二人叫聲慚愧四隻手將銀子搬盡不動那磁罈依舊蓋磚掩土二人回到房中看那東西約一千五百金桂生算計要將三百兩還施氏所贈之數餘下的將來營運孫大嫂道却使不得桂生問道為何孫大嫂道施氏知我夫貧來此借問這三百金從何而得反生疑心若知是銀杏樹下掘得的原是他園中之物祖上所遺憑他說三千

皆是後事能埋伏著綫索文

回千你那裏分辨和盤托出還只嫌少不怕不見我們好心反說不美往生道若依賢妻所見如何大嫂道這千兩用幾樣棶粲弄了不得你我終身之事幸天賜藏金何不於他鄉私下置些產業慢慢地脫身夫自做個財主那時報他之德彼此兩好往生道有智婦人勝如男子你說的是我有遠房親族在會稽地方向因家貧久不來往今携千金而去料不慢我我在彼處置買良田美產每歲往收花利盤放幾年怕不做個大大財主商量已定到來春推說浙中訪親私自置下田產托人收放每年去算帳一次回時

於此大有心人堪作對上

[illegible]

舊衣衫藍縷不露出有錢的本相如此五年桂生在紹興府會稽縣已做個大家事住房都買下了只瞞得施家不知忽一日兩家兒女同時出痘施濟請醫看了自家兒子就教去看桂家女兒此時只當通家婦一般大幸痘都好了里中有個李老兒號梅軒者素在施家來往遂攛掇醵錢與施公把盞賀喜桂生亦與席施濟又題起親事李梅軒自請為媒眾人都玉成其美桂生心下也情願回家與渾家孫大嫂商孫大嫂道自古說慈不掌兵義不掌財施生雖是好人卻是為仁不富家事也漸漸消乏不如前了我的

人家都做在會稽地面到彼攀做高門這些田產也有個依靠桂生道賢妻說得是只是他一團大富將何推托大嫂道你只推門衰祚薄攀陪不起就是倘若他定要做親只說兒女年幼等他長大行聘未遲古人說得好人心不足蛇吞象當初貧困之日低門扳高求之不得如今掘藏發跡了反嫌好道歉起來

只因上岸身安穩　忘却從前落水時

施濟是箇正直之人只道他真箇謙遜並不疑有他故荏苒光陰又過了三年施濟忽遘一疾醫治不痊嗚呼哀哉了殯殮之事不必細說桂富五的渾家孫

擬丈夫乘此機會早爲脫身之計乃具隻鷄斗酒夫婦齊往施家弔奠桂生拜奠過了先同孫大嫂留身內嚴氏道拙夫向蒙恩人救拔朝夕感念犬馬之報尚未少申今恩人身故愚夫婦何敢久占府上之田廬寧可轉徙他方別圖生計今日就來告別嚴氏道嬸嬸何出此言先夫雖則去世奴家亦可做主孤苦中止要嬸嬸時常伴話何忍舍我而去大嫂道奴家也舍不得姆姆但非親非故白占寡婦田房被人議論日後郎君長大少不得要吐還的不如早達時務善始善終全了恩人生前一段美意嚴氏苦留不住

各各流淚而別。桂遷挈家搬往會稽居住，恍似鵰籠放鳥，一去不回。再說施家自從施濟存日，好施樂善，囊中已空虛了，又經這番喪中之費，不免欠下些債負。那嚴氏又是賢德有餘，才幹不足的，守着數歲的孤兒，撐持不定，把田產逐漸棄了。不勾五六年，資財罄盡，不能度日。童僕俱已逃散。常言吉人天相，絕處逢生，恰好遇一個人從任所回來。那人姓支名德，從小與施濟同窗讀書，一舉成名，剔歷外任，官至四川路參政。此時元順帝至正年間，小人用事，朝政日紊，支德不願爲官，致政而歸，聞施濟故後，家日貧落，心

小人道日
而孚信
大理

甚不忍、特地登門弔唁、孤子施還出迎、年甫垂髫、進退有禮、支翁問曾聘婦否、施還答言先人薄業已盡、老母甘貧、尚缺何暇及此、支翁潸然淚下道、令先公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此天地間有數好人、天理若不泯、子孫必然昌盛、某忝在窗誼、因久宦遠方、不能分受其患、乃令先公之罪人也、某有愛女一十三歲、與賢姪年頗相宜、欲遣媒妁與令堂夫人議姻、萬望先綺道達、是必勿拒、施還拜謝、口稱不敢、次日支翁差家人持金錢幣帛之禮、同媒人往聘施氏子爲養婿、嚴氏感其美意、只得依允、施還擇日過門、拜岳父岳

我就留在館中讀書，延明師以教之，又念親陳氏在家薪水不給，將柴送米，每十日令其子歸省一次，陳氏母子感恩非淺，後人評論世俗倚富欺貧，已定下婚姻，猶有圖賴者，況以宦家之愛女，下贅貧友之孤兒，支翁真盛德之人也，這纔是

錢財如糞土　　仁義值千金

說那支翁雖然屢任，立意做清官的，所以宦囊甚薄，又添了女婿一家供給，力量甚是勉强，偶有人來說及桂富五在桑棗園掘去，會稽縣造化發財，良田美宅，何止萬貫，如今改名桂遷，外人都稱爲桂員外，支

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

翁是曉得前因的聽得此言遂向女婿說知當初桂富五受你家恩惠不一而足別的不筭只替他償債一主就是三百兩如今他發跡之日不來看顧你一定不知你家落薄如此賢婿若往會稽投奔他必然厚贈此乃分內之財諒他家也巴不得你去的可與親母商議施還回家對母親說了嚴氏道若桂家果然發跡必不負我但當初你尚年幼　那中間許多情節他的渾家孫大娘與我有姊妹之　我與你同去倘男子漢出外去了我就好到他內　說話施還回復了丈翁丈翁以盤費相贈又作書與桂遷敘同窗

之誼囑他看顧施氏母子二人當下買舟逕往紹興會稽縣來問桂遷員外家居何處有人指引道在西門城內大街上第一帶高樓房就是施還就西門外下個飯店次日嚴氏留止店中施還寫個通家晚輩的名刺帶了支公的書信進城到桂遷家來門景甚是整齊但見

門樓高聳屋宇軒昂花木點綴庭中卓椅擺列堂上一條甬道花磚砌三尺高階琢石成蒼頭出入無非是管屋管田小戶登門不過是還租還債桑棗園中掘藏客會稽縣裏起家人

待財頭 盐

施小官人見桂家門庭赫奕心中私喜這番投人投得着了守門的問了來歷收了書帖引到儀門之外一座照廳內坐下廳內扁額題知稼堂三字乃名人楊鐵崖之筆名帖傳進許久不見動靜伺候約有兩個時辰只聽得儀門開闔履聲閣閤從中堂而出施還料道必是主人乃重整衣冠鵠立於檻外良久不見出來施還引領於儀門內窺覷只見桂遷峩冠華服立於中庭從者十餘人環侍左右桂遷東指西畫處分家事童僕去了一輩又來一輩也有領差的也有回話的說一個不了約莫又有一個時辰童僕方

散管門的稟復有客候見員外問道在那裏答言在照廳桂遷不說請進一步步踱出儀門遙到照廳來施還鞠躬出迎作揖過了桂遷把眼一覷故意問道足下何人施還道小子長洲施還號近仁的就是先父因與老叔昔年有通家之好久疎問候特來奉謁請老叔上坐小姪有一拜桂遷也不敘寒溫連聲道不消不消看坐喚茶已畢就分付小童留飯施還却又暗暗歡喜施還開口道家母候老嬸母萬福見在旅舍先遣小子通知論起昔日受知深處就該說既然老夫人在此屈到舍中與拙荊相會桂遷口中唯

嘆全不招架、少停童子報午飯已備、桂生就教擺在一照廳內、只一張桌子、卻是上下兩桌、喫飯施還謙讓不肯上坐、把椅拖在傍邊、桂遷也不來安正、桂遷問道、舍人青年幾何、施還答道、昔老叔去蘇之時、不肖年方八歲、承垂吊賜奠、家毋至今感激、今奉別又已六年、不肖門戶貧落、老叔福祉日臻、盛衰懸絕、使人欣羨不已、桂遷但首肯不答一詞、酒至三巡、施還道、不肖量窄、況家毋見在旅舍懸望、不敢多飲、桂遷又不招架、道既然少飲、快取飯來、喫飯已畢、並不題起昔日交情、亦不問及家常之事、施還忍不住了、只得

一邊挨來且近一退宕去推開

微露其意道不肖幼時侍坐於先嚴之側常聽見先嚴君說生平密友只有老叔想家此時就說老叔後來泱然大發的家母亦常稱老嬸母賢德有仁有義幸而先年老叔在敝園暫居之時寒家雖不肯怠慢不然今日亦無顏至此桂遷低眉拱手嘿然不答施還又道昔日虎丘水月觀音殿與先君相會之事想老叔也還記得桂遷恐怕又說椂忙道足下來意我已悉知不必多言恐他人聞之為吾之羞也說罷先立起身來施還只得告辭道暫別台顏來日再來奉候桂遷送至門外拱手而退正是

別人求我三春雨　我夫求人六月霜

話分兩頭、卻說嚴氏在旅店中懸懸而待、道桂家必然遣人迎我、怪其來遲、倚閭而望、只見小舍人怏怏回來、備述相見時的態度言語、嚴氏不覺雙淚交流、罵道、桂富五、你不記得跳劍池的時節麼、正要數一數二的叫罵出來、小舍人急忙勸住道、今日求人之際、且莫說盡情話、他既知我母子的來意、必然有箇處法、當初曾在觀音面前設誓、犬馬相報、料不食言、待孩兒明日再往、看他如何、嚴氏嘆口氣、只得含忍、過了一夜、次日、施還起早、便往桂家門首候見、誰知

積德無大報如世之人不感悛

桂遷自見了施小官人之後卻也腹中打點要周濟他毋子回去其奈孫大嫂立意阻擋道接人要一世惱人只一次攪了這野火上門他喫了甜頭只管思想惜草留根到是個月月紅了就是他當初有些好處到我他是一槩行善若于人沾了他的恩惠不獨我們一家千人喫藥靠着一人還錢我們當恁般曉得若是有大理時似恁地做好人的千年發跡萬年財主不到這個地位了如今的世界還是硬心腸的得便宜貼人不貼連自家都窮了桂遷道賢妻說得是只是他毋子來一場又有同窗支老先的書如何

接待的些
只如此

打發他動身孫大嫂道丈家的書不知是真是假當初在姑蘇時不見有甚麼丈鄉宦扶持了我如今卻來通書他既然憐貧恤寡何不損己財這樣書一萬封也休作准你去分付門上如今這窮鬼來時不要招接他等得興盡心厭多少賫發些盤費着他回去頭醋不酸二醋不辣沒什麼想頭下次再不來纏了

只一套話說得桂逕
　惡心孔再透一個窟籠
　黑肚腸重打三重跎蹉

俺逕在門上候了多時守門的推三阻四不肯與心

傳達、再催促他時伴伴的走開去了、那小官人且走且怒、捋衣露臂、面赤高聲、發作道、我施某也不是無因至此的、行得春風指望夏雨、當初我們做財主時節、也有人求我來、卻不曾恁般怠慢人、罵猶未絕、只見一位郎君衣冠齊整、自外而入、問罵者何人、施還不認得那位郎君、整衣向前道、姑蘇施某來拜、那郎君慌忙作揖道、原來是故人、別來已久、各不相識矣、昨家君備述足下來意、正在措置、足下遽發大怒、何性急如此、今亦不礙、當即與家君說知、來日便有設處、施還方知那郎君、就是桂家長子桂高、見他說

所子猶甚其令身又怙其子驕不欲求人之難可憐可憐

話入耳自悔失言方欲再訴委曲那郎君不別竟自進門去了施還見其無禮忿氣愈加又指望他來以設處只得含淚而歸詳細述於母親嚴氏嚴氏復勸道我母子數百里投人分宜謙下常將和氣為先勿顯銳氣致觸其怒到次早嚴氏又叮囑道此去須要謙和也不可過有所求只還得原借三百金回家也好過日施還領了母親教訓再到桂家俯仰候氣立於門首只見童僕出入自如昨日守門的已不見了小舍人站了半日只得扯着一個年長的僕者問道小生姓施求見員外兩日了煩通報一聲那僕

者道員外宿酒未醒此時正睡夢裡施還道不敢求見員外只求大官人一見足矣小生今日不是自來的是大官人昨日面約來的僕者道大官人今早五皷駕船往東庄催租去了施還道二官人也罷僕者道二官人在學堂攻書不管閒事的那僕者一頭說一頭就有人與他說話忙忙的奔去了施還此時怒氣塡胸一點無明火按納不住又想小人之言不可計較家主未必如此只得又忍氣而待須臾之間只見儀門大開桂遷在庭前乘馬而出施還迎住馬頭鞠躬致敬遷慢不爲禮以鞭指道你遠來相投我又

良生入肝

不曾擔閣你半月十日如何便使性氣惡言辱罵、本欲從厚今不能矣、回顧僕者將拜匣內大銀二錠、打發施生去罷、又道這二錠銀子、也念你先人之面以你少年狂妄休想分文賞發、如今有了盤纏可速回去、施還再要開口、桂遷馬上揚鞭如飛去了、正是

蝮蛇口中草　蠍子尾後針
兩般猶未毒　最毒負心人

那兩錠銀子、只有二十兩重論起少年性子不希罕就撒在地下去了一來、主人已去二來、只有來的使費沒有去的盤纏、沒奈何含着兩眼珠淚回店對娘

此辨更妙

說了、母子二人看了這兩錠銀子、放聲大哭、店家王婆見哭得悲切、問其緣故、嚴氏從頭至尾泣訴了一遍、王婆道、老安人且省愁煩、老身與孫大娘相熟、時常進去的、那大娘最和氣、曾接待人、他們男子漢辜恩負義、婦道家怎曉得、既然老安人與大娘如此情厚、待老身去與老安人傳信、說老安人在小店中、他必然相請、嚴氏收淚而謝、又次日、王婆當一節好事、進桂家去、報與孫大嫂知、孫大嫂道、王婆你聽他話、當先我員外生意不濟時、果然曾借過他些小東西、本利都清還了、他自不會作家、把個大家事費盡了、

却來這里打秋風我員外好意欵待他一席飯送他二十兩銀子是念他日前相處之情別個也不能勾如此他倒說我欠下他債負來還王婆如今我也莫說有欠無欠只問他把借契出來看有一百還一百有一千還一千王婆道大娘說得是王婆即忙轉身孫大嫂又喚轉來叫養娘封一兩銀子又取帕子一方道這些微之物你與我送施家娘娘表我的私敬教他下次切不可再來恐怕怠慢了傷了情分王婆聽了這話到疑心嚴老安人不是回家去說孫大嫂千好萬好教老身寄禮物與老安人又道若有舊怨

未清教老安人將借契送去照契本利不欠分毫嚴氏說當初原沒有契書那王婆看這三百兩銀子山高海濶怎麼肯信母子二人悃悵了一夜天明算了店錢起身回姑蘇來正是

人無喜事精神減　運倒窮時落寞多

嚴氏爲拌家嘔氣又路上往來受了勞碌歸家一病三月施還尋醫問卜諸般不效亡之命矣夫求衾棺椁一事不辦只得將祖房絕賣與本縣牛公子管業那牛公子的父親牛萬戶久在李平章門下用事說事過錢起家百萬公子倚勢欺人無所不至他門下

又有個用事的叫做郭刁兒專一替他察訪孤兒寡婦便宜田産半價收買施還年幼岳丈支公雖則鄉紳是個厚德長者自己家事不屑照管怎管得女婿之事施小舍人急於求售落其圈套房産値數千金郭刁兒於中議估止値四百金以百金壓契餘俟出房後方交施還想營葬還居其費甚多百金不能濟事再三請益只許加四十金還勉支塟事丘壠已成所餘無幾尋房子不來牛公子雪片差人催促出屋支翁看不過意親往謁牛公子要與女婿說個方便連去數次並不接見支翁道等他回拜時講牛公子

却蹈襲個陽貨拜孔子之法、瞯亡而往、支翁回家、連忙又去、仍回不在家了、支翁大怒、與女壻說道、那些市井之輩、不通情理、莫去求他、賢壻且就甥館權住幾時、待尋得房子時、從容議遷便了、施還從岳父之言、要將家私什物、權移到支家、先拆卸祖父卧房裝摺、往支處修理、於乃祖房內天花板上得一小匣、重重封固、還開看之、別無他物、只有帳簿一本、內開某處埋銀若干、某處若干、如此數處、末寫九十翁公明親筆、還喜甚、納諸袖中、分付衆人、且莫拆動、即詣支翁家商議、支翁看了帳簿道、既如此、不必遷居了、乃

隨婿到彼先發卧房檻下左柱磉邊、簿上載內藏銀二千兩果然不謬、遂將銀一百四十兩與牛公子贖房、公子執定前言、勒措不許、支翁過求公子親戚往說方便、公子索要加倍、度施家沒有銀子、誰知藏鏹充然、一天平兌足二百八十兩、公子沒理得講、只得收了銀子、推說文契偶尋不出、再過一日送還、哄得施還轉背、即將悔產事訟於本府、幸本府陳太守正直無私、素知牛公子之為人、又得支鄉宦替女婿分剖明白、斷令回贖原價一百四十兩外、加契面銀一十四兩、其餘一百廿六兩追出助修學宮、文契追還

施小官人郭刁兒坐教唆問杖牛公子羞變成怒寫家書一封差家人往京師揑造施家三世惡跡教父親討李平章關節囑托地方上司官訪拿施還出氣誰知人謀雖巧天理難容正是

下水拖人他未溺　逆風點火自先燒

那時元順帝失政紅巾賊起大肆劫掠朝廷命樞密使咬咬征討李平章私受紅巾賊賄賂主張招安事發坐同逆繫獄窮治黨與牛萬戶係首名該全家抄斬頃刻有詔書下來家人得了這個凶信連夜奔回說了牛公子驚慌收拾細軟家私帶妻攜妾往海上

避難、遇叛寇方國珍遊兵、奪其妻妾金帛、父子刀下亡身、此乃作惡之報也、却說施還自發了藏鏹貲產妻居照帳簿以次發掘不爽、分毫得財鉅萬、只有內開桑棗園銀杏樹下埋藏一千五百兩、止剩得三個空罈、只道神物化去、付之度外、亦不疑桂生之事、自此遍贖田產又得支翁代爲經理重爲富室、直待服闋成親不在話下、再說桂員外在會稽爲財主、因田多役重官府生事侵漁甚以爲苦、近隣有尤生號尤滑稽、慣走京師包攬事幹出入貴人門下、員外一日與他商及此事、尤生道、何不入粟買官、一則冠蓋榮

身、二則官戶免役、兩得其便、員外道、不知所費幾何、仗老兄幹旋則個、尤生道、此事吾所熟爲、吳中許萬戶、衛千兵、都是我替他幹的、兄今腰金衣紫、食祿千石、兄若要做時、敢不效勞、多不過三千、少則二千足矣、桂生惑於其言、隨將白金五十兩、付與尤生安家、又收拾三千餘金、擇日同尤生赴京、一路上、尤生將甜言美語、哄誘桂生、桂生深信、與之結爲兄弟、一到京師、將三千金唾手付之、恣其所用、

只要烏紗上頂　那顧白鏹空囊

約過了半年、尤生來稱賀道、恭喜吾兄旦夕爲貴人

矣但時宰貪甚凡百費十倍昔年三千不勾必得五千金方可成事桂遷已費了三千金只恐前功盡弃遂托尤生在勢要家借銀二千兩留下一半以一千付尤生使用又過了兩三個月忽有隸卒四人傳命新任親軍指使老爺請員外講話桂遷疑是堂官之流問指使老爺何姓隸卒道到彼便知今不可說桂遷急整衣冠從四人到一六衙門那老爺烏紗袍帶端坐公堂之上二人跟定桂遷二人先入報少頃開堂上傳呼喚進桂遷半年未入公門心頭突突地跳軍校指引到於堂簷之下喝教跪拜那官員全不答

禮從容說道前日所付之物我已便宜借用俟俟得官折還有日決不相負但新任缺錢使用卻汝要求尚有一貳可速借我一并送還說罷即命先前四卒押到下處取銀回話如或不從仍押來受罪決不輕貸桂遷被禁卒偪勒只得將銀交付去訖收怨而不敢言明日債主因桂生功名不就執了文契取索原銀桂遷沒奈何特地差人回家變産得二千餘加利償還桂遷受了這場惱氣沒告訴處羞回故里又見尤滑稽乘馬張蓋前呼後擁眼紅心熱忍耐不過狠一聲不是他就是我在鐵匠店裏打下一把三尖利

刀、藏於懷中、等尤生朝門五鼓入朝刺殺了他便償命、也出了這口悶氣算不開心開心者亂、打點做這節非常的事、夜來就睡不著了、看見月光射窗只道天明慌忙起身聽得禁中鼓纔三下、復身回來坐以待旦、又挨了一個更次心中按納不住、持刀飛奔尤滑稽家來其門尚閉旁有一竇自己立腳不住、不覺兩手據地鑽入竇中堂上燈燭輝煌、老翁據案而坐認得是施濟模樣自覺羞慚又被施公看見不及躲避欲與拱揖手又伏地不能起只得爬向膝前搖尾而言向承看顧感激不忘前日令郎遠來因一時

兩個媳婦和女兒都守在床邊啼啼哭哭見了員外不暇施禮叫公的叫爹的亂做一堆都道快來看視桂遷纔叫得一聲大娘只見渾家在枕上忽然倒插雙眼直視其夫道父親如何今日方回桂遷知讝語急叫大娘甦醒我在此女兒媳婦都來叫喚那病者睜目垂淚說父親我是你大兒子桂高被万俟總管家打死好苦呵桂遷驚問其故又嗚嗚咽咽的哭道往事休題了冥王以我家負施氏之恩父親曾有犬馬之誓我兄弟兩個同母親於明日往施家投於犬胎一產三犬二雄者我兄弟二人其雌犬背有肉瘤

花、即毋親也、父親因陽壽未終、當在明年八月中亦托生施家、做犬、以踐前誓、惟妹子與施還緣分合為夫婦、獨免此難耳、桂兒言與夢合、毛骨悚然、方欲再問、氣已絕了、舉家哀慟、一面差人治辦後事、桂員外細叩女兒、二兒致死及毋病緣由、女兒答道自爹赴京後、二哥出外闘賭、日費不貲、私下將田庄陸續為與万俟總管府中、止收半價、一月前病癆瘵身死、大哥不知賣田之情、往東庄取租、遇万俟府中家人、與他爭競、被他毒打一頓、登時嘔血、捱回數日亦死、毋親向聞爹在京中、為人誆騙、終日憂鬱、又見兩位哥

哥們繼而亡，病傷難盡，望爹不歸，鬱成痰熱之症，一目前疽發於背，遂昏迷不省人事，遍請醫人看治，俱說難救，天幸爹回，送了母親之終，桂遷聞言，痛如刀割，延請僧衆，作九晝夜功德，拔罪救苦，家人進曰，被倭遭失火，燭燬屋樓房，燒做一片白地，三口棺材盡爲灰燼，不曾剩一塊板頭，桂遷與二媳一女，僅以身免，叫天號地，喚祖呼宗，哭得眼紅喉啞，昏絕數次，正是

從前作過事　　沒興一齊來

常言道，瘦駱駝強似象，桂員外今日雖然顛沛，還有

些餘房剩產、變賣得金銀若干、念二娘少年難守、送回娘家、聽其改嫁、童婢或送或賣、止帶一房男女自隨、兩個養娘服事女兒、喚了船隻、直至姑蘇、欲與施子續其姻好、兼有所贈、想施子如此赤貧、定然未娶、但不知漂流何所、且到彼舊居一問、便知、船到吳趨坊河下、桂遷先上岸、到施家門首一看、只見煥然一新、比往日更自齊整、心中有疑、這房子不知賣與何宅、收拾得恁般華美、問鄰舍家、舊時施小舍人今在何處、鄰舍道、大宅裏不是、又問道、他這幾年家事如何、鄰舍將施母已故、及賣房發藏、細細述了一遍、如

今見喜娶得支參政家小姐、才德兼全、甚會治家、夫妻好不和順、家道日隆、比老官兒在日、更不同了、桂遷聽說、又喜又驚、又羞又慚、欲待把女兒與他、他已有妻了、欲待不與、又難以贖罪、欲待進步、又恐怕他不理、若不進步、又求見無辭、躊躇再四、乃作寓於閶門、尋相識李梅軒、托其通信、願將女送施爲側室、梅軒道、此事未可造次、當引足下相見了小舍人、然後徐議之、明日、李翁同桂遷造於施門、李先入述桂生家難、并達悔過求見之情、施還不允、李翁再三相勸、施還念李翁是父輩之交、被央不過、勉強接見桂生

羞慚滿面流汗沾衣俯首請罪施還問到此何事李翁代答道一來拜奠令先堂二來求釋罪於門下施還冷笑道謝固不必奠亦不勞李翁道古人云禮至不爭桂先兒好意拜奠休得固辭施還不得已命蒼頭開了祠堂桂遷陳設祭禮下拜方畢忽然有三隻黑犬從宅內出來環遶桂遷銜衣號叫若有所言其一犬背上果有肉瘤隱起乃孫大嫂轉生係二犬乃其子也桂遷思憶前夢及渾家病中之言輪廻果報確然不爽哭倒在地施還不知變犬之事但見其哀切以爲懊悔前非不覺感動乃備奠留款詞氣稍和

桂遷見施子舊憾釋然、遂以往日曾與小女約婚之言、施還即變色入內、不復出來、桂遷返寓所、與女兒談三犬之異、父子悲慟

　早知今日都成犬　卻悔當初不做人

次日桂遷拉李翁再往、施還托病不出、一連去候四次、終不相見、桂遷計窮、只得請李翁到寓、將京中所變、及渾家病中之言、始末備述、就喚女兒出來相見了、指道此女自出痘時、便與施氏有約、如今悔之無及、然實數已定、吾豈敢違、況我妻男並喪、無家可奔、倘得收吾女爲卿妾、吾身雜童僕、終身力作、以免犬

報吾願畢矣說罷涕淚交下李翁憐憫其情述於施還勸之甚力施還道我昔貧困時仗岳父周旋畢姻後又賴吾妻綜理家政吾安能負之更娶他人乎且吾母懷恨身亡此吾之仇家也若與爲姻眷九泉之下何以慰吾母此事斷不可題起李翁道令岳翁詩禮世家令閨必聞內則以情告之想無難色況此女賢孝昨聞祠堂三犬之異徹夜悲啼思以身贖母罪取過門來又是令閨一樁美令先堂泉下聞之必然歡喜古人不念舊惡絕人不欲已甚郎君試與令岳翁商之施還方欲再却忽支參政自內而出道賢婿

不必周旋吾已備細聞之矣此美事吾女亦已樂從即煩李翁作伐可也言未畢支氏已收拾金珠幣帛之類教丫鬟養娘送出以爲聘資李翁傳命說合擇日過門當初桂生欺負施家不肯應承親事誰知如今不爲妻反爲妾雖是女孩兒命薄也是桂生欺心的現報分明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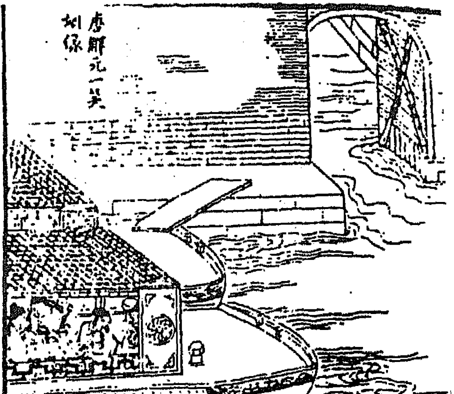
周郎妙計高天下　賠了夫人又折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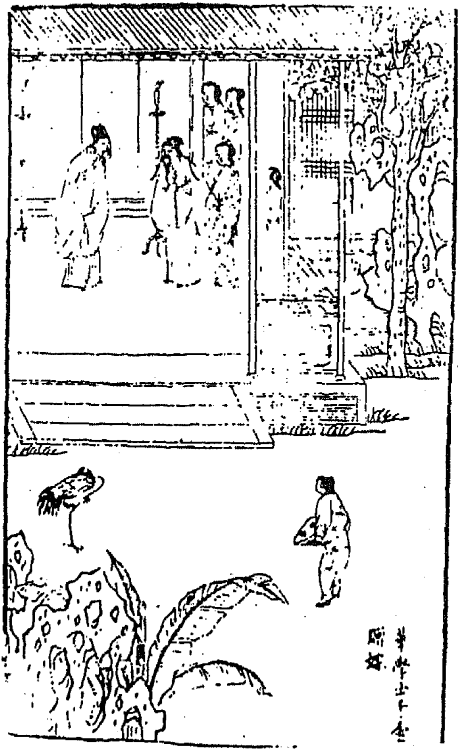
那桂女性格溫柔能得支氏的歡喜一妻一妾甚說得着桂遷塋葬所有造佛堂三間朝夕侍佛持齋養三犬於佛堂之內桂女又每夜燒香爲母兄懺悔如

此年餘、忽夢孫兒來辭、幸仗佛力、已脫離罪業矣、早起桂老來報、夜來三犬、一時俱死、佳文脫替理、買地葬之、至今閶門城外、有三犬塚、桂老踰年、竟無恙、乃持齋懺罪之力、却說施還攜妻、奕主持家事、專意讀書、新榜高中、桂老相伴至京、適值尤滑稽爲親軍指揮使受賄枉法、被言官所劾、拿送法司、究問、途過桂遷悲慟伏地、自陳昔年撇誆之罪、其妻子跟隨於後、向桂老叩頭求助、桂遷慈心忽動、身邊帶有數金、悉以相贈、尤生叩謝道、今生無及、待來生爲犬馬相報、桂老嘆息而去、後聞尤生受刑不過、竟死於獄中、桂

還盡信善惡果報分毫不爽堅心辦道是年施還及舅爲官妻妾隨任各生二子桂遷養老於施家至今施文二姓子孫蕃衍爲東吳名族有詩爲證

桂遷悔過身無恙　施濟行仁嗣果昌
奉勸世人行好事　皇天不佑負心郎


唐解元一笑姻緣



第二十六卷

唐解元一笑姻緣

三通鼓角四更雞　日色高升月色低
時序秋冬又春夏　舟車南北復東西
鏡中次第人顏老　世上參差事不齊
若向其間尋穩便　一壺濁酒一餐虀

這八句詩乃吳中一個才子所作、那才子姓唐名寅、字伯虎、聰明蓋地、學問包天、書畫音樂、無有不通、詞賦詩文、一揮便就、爲人放浪不羈、有輕世傲物之志、生于蘇郡、家住吳趨、做秀才時、曾效連珠體做花月

吟十餘首，句句中有花有月，如長空影動花迎月，深院人歸月伴花，雲破月窺花好處，夜深花睡月明中等句，爲人稱頌。本府太守曹鳳見之，深愛其才，値宗師科考，曹公以才名特薦。那宗師姓方，名誌，鄞縣人，最不喜古文辭。聞唐寅恃才豪放，不修小節，正要坐名黜治，却得曹公一力保救。雖然免禍，却不放他科舉。直至臨場，曹公再三苦求，附一名於遺才之末，是科遂中了解元。伯虎會試至京，文名益著，公卿皆折節下交，以識面爲榮。有程詹事典試，頗開私徑賣題，恐人議論，欲訪一才名素著者爲榜首壓服衆心。得

[illegible]

[illegible]

唐寅甚喜許以會元伯虎性氣不羈酒中便向人誇說今年我定做會元了衆人已聞程詹事有私又忌伯虎之才閧傳主司不公言官風聞動本聖旨不許程詹事閱卷與唐寅俱下詔獄問革伯虎還鄉絕意功名益放浪詩酒人都稱爲唐解元得唐解元詩文字畫片紙尺幅如獲重寶其中惟畫尤其得意平日心中喜怒哀樂都寓之于丹青每一畫出爭以重價購之有言志詩一絕爲證

不鍊金丹不坐禪　不爲商賈不耕田
閒來寫幅丹青賣　不使人間作業錢

都說蘇州六門葑盤胥閶婁齊、那六門中只有閶門最盛乃舟車輻輳之所真個是

翠袖三千樓上下　黃金百萬水東西
五更市販何曾絕　四遠方言總不齊

唐解元一日坐在閶門遊船之上、就有許多斯文中人慕名來拜、出扇求其字畫解元畫了幾筆水墨寫了幾首絕句、那聞風而至者其來愈多解元不耐煩命童子且把大杯斟酒來解元倚窗獨酌忽見、有畫舫從旁搖過舫中珠翠奪目內有一青衣小鬟眉目秀艷體態綽約舒頭船外注視解元掩口而笑須臾

船過解元神蕩魂搖問舟子可認得去的那隻船舟人答言此船乃無錫華學士府眷也解元欲尾其後急呼小艇不至心中如有所失正要教童子去覓船只見城中一隻船兒搖將出來他也不管那船有載沒載把手相招亂呼亂喊那船漸漸至近艙中一人走出船頭叫聲伯虎你要到何處去這般要緊解元打一看原來不是別人卻是好友王雅宜便道急要答拜　遠來朋友故此要緊的船往那裏去雅宜道弟同兩個舍親到茅山去進香數日方回解元道我也要到茅山進香正沒有人同去如今只得要趁

便了雅宜道兄若要去快些回家收拾弟泊船在此相候解元道就去罷了又回家做什麽雅宜道香燭之類也要備的解元道到那里去買罷遂打發童子回去也不別這些求詩畫的朋友徑跳過船來與艙中朋友叙了禮連呼快些開船舟子知是唐解元不敢怠慢即忙撑篙搖櫓行不多時望見這隻畫舫就在前面解元分付船上隨着大船而行衆人不知其故只得依他次日到了無錫見畫舫搖進城裡解元道到了這里若不取惠山泉也就俗了叫船家移舟去惠山取了水原到此處停泊明日早行我們到城

那路走一走、就來下船、舟子答應、自去、解元同些三四人登岸、進了城、到那熱鬧的所在、撇了衆人、獨自一個去尋那畫舫、却又不認得路徑、東行西走、並不見些蹤影、走了一回、穿出一條大街上來、忽聽得呼喝之聲、解元立住脚看時、只見十來個僕人前引一乘煖轎、自東而來、女從如雲、自古道有緣千里能相會、那女從之中、閶門所見青衣小鬟正在其內、解元心中歡喜、遠遠相隨、直到一座大門樓下、女使出迎、一擁而入、詢之傍人、說是華學士府、適纔轎中乃夫人也、解元得了實信、問路出城、恰好船上取了水、

纔到、少頃、王雅宜等也來了、問解元那里去了、教我們尋得不耐煩、解元道不知怎的一擠就擠散了、又不認得路徑問了半日方能到此並不題起此事至夜半、忽于夢中狂呼、如魘魅之狀衆人皆驚喚醒問之解元道適、夢中見一金甲神人持金杵擊我責我進香不虔我叩頭哀乞願齋戒一、月隻身至山謝罪天明汝等開船自去吾且暫回不得同行矣雅宜等信以爲真、至天明恰好有一隻小船來到說是蘇州去的解元別了衆人跳上小船行不多時推說遺忘了東西還要轉去、袖中摸幾文錢賞了舟子奮然登

房到一飯店辦下舊衣破帽將衣巾換訖如學者之狀走至華府典舖內以典錢為由與主管相見畢詢下氣問主管道小子姓康名宣吳縣人氏頗善書處個小館為生近因拙妻亡故又失了館孤身無活徵收、大家求書辦之役去府上用得否倘收用時不敢忘恩因于袖中取內鈔稿數行與主管觀看主管看那字寫得甚是端楷可愛答道待我歸問進府稟過老爺明日你來討回話是晚主管果然將字樣與不知學士學士看了誇道寫得好不似俗人之筆明日可喚來見我次早解元便到典中主管引進解

元拜見了學士學士見其儀表不俗問過了姓名住居又問曾讀書麼解元道曾考過幾遍童生不得進學經書還都記得學士問是何經解元雖習尚書其實五經俱通的曉得學士習周易就答應道易經學士大喜道我書房中寫帖的不缺可送公子處作伴讀問他要多少身價解元道身價不敢領只要求些衣服穿待後老爺中意時賞一房好媳婦足矣學士更喜就叫主管于典中尋幾件隨身衣服與他換了改名華安送至書館見了公子公子教華安抄寫文字文字中有字句不妥的華安私加改竄公子見他

改得好、大驚道、你原來通文理、幾時於下書[illegible]伺華安道、從來不曾讀學、但爲貧所迫耳、公子大喜、將自己日課教他改削、華安筆不停揮、真有點鐵成金手段、有時題義疑難、華安就與公子講解、若公子做不出時、華安就通篇代筆、先生見公子學問驟進、向主人誇獎、學士討近作看了、搖頭道、此非孺子所及、若非抄寫、必是倩人、呼公子詰問其由、公子不敢隱瞞、說道、曾經華安改竄、學士大驚、喚華安到來出題面試、華安不假思索、援筆立就、手捧所作、呈上、學士見其手腕如玉、但左手有枝指、閱其文詞意兼美字復

精工、愈加歡喜道你時藝如此想古作亦可觀也乃留內書房掌書記、一應往來書劄授之以意輒令代筆頗簡出當學士從未曾增減一字寵信日深嘗賜比衆人加厚華安時買酒食與書房諸童子共桌無不歡喜因而潛訪前所見青衣小鬟其名秋香乃夫人貼身伏侍頃刻不離者計無所出乃因春暮賦黃鶯調以自嘆

風雨送春歸杜鵑愁花亂飛青苔滿院朱門閉孤
燈半垂衾半欹蕭蕭孤影汪汪淚憶歸期相思
未了春夢遶天涯

學士一日偶到華安房中，見壁間之詞，知安所作，大加稱獎，但以為壯年鰥處，不無感傷，初不意其有所屬意也。適典中主管病故，學士令華安暫攝其事，月餘出納謹慎，毫忽無私。學士欲遂用為主管，嫌其孤身無室，難以重托，乃與夫人商議，呼媒婆欲為娶婦。華安將銀三兩送與媒婆，央他稟知夫人，說華安蒙老爺夫人提拔，復為置室，恩同天地，但恐外面小家之女，不習裡面規矩，倘得於侍兒中擇一人見配，此華安之願也。媒婆依言稟知夫人，夫人對學士說了。學士道：如此誠為兩便。但華安初來時，不領身價，原

情望一房好媳婦今日又做了府中得力之人倘然所配未中其意雖係其無他志也不若喚他到中堂將許多丫鬟聽其自擇夫人點頭道是當晚夫人坐於中堂燈燭輝煌將丫鬟二十餘人各盛飾裝扮排列兩邊恰似一班仙女簇擁着王母娘娘在瑤池之上夫人傳命喚華安華安進了中堂拜見了夫人夫人道老爺說你小心得用欲賞你一房妻小這幾個粗婢中任你自擇叫老姆姆携燭下去照他一照華安就燭光之下看了一回雖然儘有標致的那青衣小鬟不在其內華安立於旁嘿然無語夫人叫老

媽媽你去問華安那一個中你的意就配與你華安只不開言夫人心中不樂叫華安你好大眼孔難道我這些丫頭就沒個中你意的華安道復夫人華安蒙夫人賜配又許華安自擇這是曠古隆恩粉身難報只是夫人隨身侍婢還來不齊既蒙恩典願得齊觀夫人笑道你敢是疑我有吝嗇之意也罷房中那四個一發喚出來與他看看滿他的心願原來那四個是有執事的叫做

春媚　夏清　秋香　冬瑞

春媚掌首飾脂粉夏清掌香爐茶竈秋香掌四時衣

服冬端整酒果食品令家老姆姆傳夫人之命將出
個喚出來那四個不及更衣隨身妝束秋香依舊青
衣老姆姆引出中堂站立夫人背後堂中蠟炬光明
此時華安早已看見了昔日丰姿宛然在目還不曾
開口那老姆姆知趣先來問道可看中了誰華安心
中明曉得是秋香不敢說破只將手指道若得穿青
這一位小娘子足遂生平夫人回顧秋香微微而笑
叫華安且出去華安回典舖中一喜一懼喜者機會
甚好懼者未曾上手惟恐不成偶見月明如晝獨步
徘徊吟詩一首

徙倚無聊夜臥遲　綠楊風靜鳥栖枝
難將心事和人說　說與青天明月知

次日夫人向學士說了另收拾一所潔淨房室其床帳家火無物不備又合家童僕奉承他是新主管擡東送西擺得一室之中錦片相似擇了吉日學士和夫人主婚華安與秋香中堂雙拜鼓樂引至新房合巹成婚男歡女悅自不必說夜半秋香向華安道與君頗面善何處曾相會來華安道小娘子自去思想又過了幾日秋香忽問華安道向日閶門遊船中看見的可就是你華安笑道是也秋香道若然君非下

賤之輩何故屈身于此華安道吾爲小娘子傍舟一笑不能忘情所以從權相就秋香道妾曾見諸少年擁君出素扇紛求書畫君一概不理倚窓酌酒旁若無人妾知君非凡品故一笑耳華安道女子家能於流俗中識名士誠紅拂綠綺之流也秋香道此後於南門街上似又會一次華安笑道好利害眼睛果然果然秋香道你既非下流實是甚麼樣人可將真姓名告我華安道我乃蘇州唐解元也與你三生有緣得諧所願今夜既然說破不可久留欲與你圖諧老之策你肯隨我去否秋香道解元爲賤妾之故不惜

辱千金之軀妾豈敢不惜命君從華少少日[illegible]帳目細細開了一本簿子又將房中衣服首飾及床帳器皿另開一帳又將各人所贈之物亦開一帳纖毫不取共是三宗帳目鎖在一個護書匣內其鑰匙即掛在鎖上又於壁間題詩一首

擬向華陽洞裡遊　行蹤端爲可人留
願隨紅拂同高蹈　敢向朱家惜下流
好事已成誰索笑　屈身今日尚含羞
主人若問真名姓　只在康宣兩字頭

是夜僱了一隻小船泊於河下黃昏人靜將房門封

鎖同秋香下船連夜投蘇州去了天曉家人見華安房門封鎖奔告學士學士教打開看時床帳什物一毫不動護書內帳目開載明白學士沉思莫測其故擡頭一看忽見壁上有詩八句讀了一遍想此人原名不是康宣又不知甚麽意故來府中住許多時若是不良之人財上又分毫不苟又不知那秋香如何就肯隨他逃走如今兩口兒又不知逃在那里我棄此一婢亦有何難只要明白了這椿事迹便叫家童喚捕人來出信賞錢各處緝獲康宣秋香杳無影響過了年餘學士也放過一邊了忽一日學士到蘇州

拜客從閶門經過家童看見書坊中有一秀才在觀書其貌酷似華安左手亦有枝指報與學士知道學士不信分付此童再去看個詳細并訪其人名姓家僮還身到書坊中那秀才又和着一個同輩說話剛下階頭家童乖巧悄悄隨之那兩個轉灣向閶門下船去了僕從相隨共有四五人背後察其形相分明與華安無二只是不敢唐突只得回轉書坊問店主適來在此看書的是什麼人店主道是唐伯虎解元相公今日是文衡山相公舟中請酒去了家童道方纔同去的那一位可就是文相公麼店主道那

是祝枝山也都是一般名士家童一一記了回復了華學士學士大驚想道久聞唐伯虎放達不羈難道華安就是他明日專往拜謁便知是否次日寫了名帖特到吳趨坊拜唐解元解元慌忙出迎分賓而坐學士再三審視果肖華安及捧茶又見手白如玉左有枝指意欲問之難於開口茶罷解元請學士書房中小坐學士有疑未決亦不肯輕別遂同至書房見其擺設齊整嘖嘖歎羨少停酒至賓主對酌多時學士開言道貴縣有個康宣其人讀書不遇甚通文理先生識其人否解元唯唯學士又道此人去歲

書於舍下改名華安先在小兒館中伴讀後在外書房管書來後又在小典中爲主管因他無室教他於賤婢中自擇他擇得秋香成親數日後夫婦俱逃房中日用之物一無所取竟不知其何故學生曾差人到貴處察訪並無其人先生可略知風聲麼解元又唯唯學士見他不明不白只是胡答應忍耐不住只得又說道此人形容頗肖先生模樣左手亦有枝指不知何故解元又唯唯少頃解元暫起身入內學士翻看卓上書籍見書內有紙一幅題詩八句讀之即壁上之詩也解元出來學士執詩問道這八句詩

乃華安所作此字亦華安之筆如何有在尊處必有緣故願先生一言以決學生之疑解元道容少停奉告學士心中愈悶道先生見教過了學生還坐不安即告辭矣解元道稟復不難求老先生再用幾杯薄酒學士又喫了數盃解元巨觥奉勸學士已半酣道酒已過分不能領矣學生惓惓請教止欲剖胸中之疑並無他念解元道請用一筯粗飯飯後獻茶看看天晚童子點燭到來學士愈疑只得起身告辭解元道請老先生暫挪貴步當決所疑命童子秉燭前引解元陪學士隨後共入後堂堂中燈燭輝煌

呼新娘來只見兩個丫鬟伏侍一位小娘子輕移蓮步而出珠珞重遮不露嬌面學士惶悚退避解元一把扯住衣袖道此小妾也通家長者合當拜見不必避嫌丫鬟鋪氊小娘子向上便拜學士還禮不迭解元將學士抱住不要他還禮拜了四拜學士只還得兩個揖甚不過意拜罷解元携小娘子近學士之旁帶笑問道老先生請認一認方纔說學生頗似華安不識此女亦似秋香否學士熟視大笑慌忙作揖連稱得罪解元道還該是學生告罪二人再至書房解元命重整杯盤洗盞更酌酒中學士復叩其詳解元

將閶門舟中相遇始末細說一遍各各撫掌大笑學士道今日即不敢以記室相待少不得行子壻之禮解元道若要甥舅相行恐又費丈人推敲耳二人復大笑是夜盡歡而別學士同到舟中將袖中詩句置於卓上反覆玩味首聯道擬向華陽洞裡遊是說有茅山進香之行了行踪端爲可人留分明爲中途遇了秋香擔閣住了第二聯頗厭紅拂同高蹈敢向朱家惜下流他屈身投靠便有相挈而逃之意第三聯好事已成誰索笑屈身今去尚含羞這兩句明白未聯主人若問眞名姓只在康宣兩字頭康字與唐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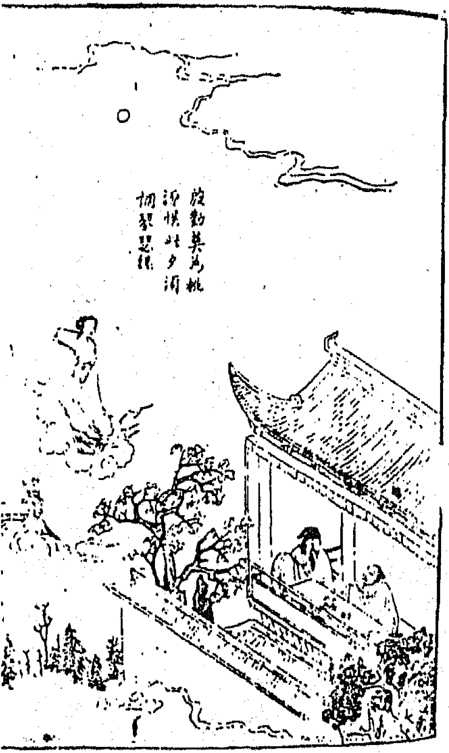
頭一般宜字與寅字頭無二是影着唐寅二字才不能推詳耳他此舉雖似情癡然封還衣飾一無所取乃禮義之人不枉名士風流也學士回家將這段新聞向夫人說了夫人亦駭然於是厚具粧奩約値千金差當家老姆姆押送唐解元家從此兩家遂爲親戚往來不絕至今吳中把此事傳作風流話柄有唐解元焚香默坐歌自遣一生心事最做得好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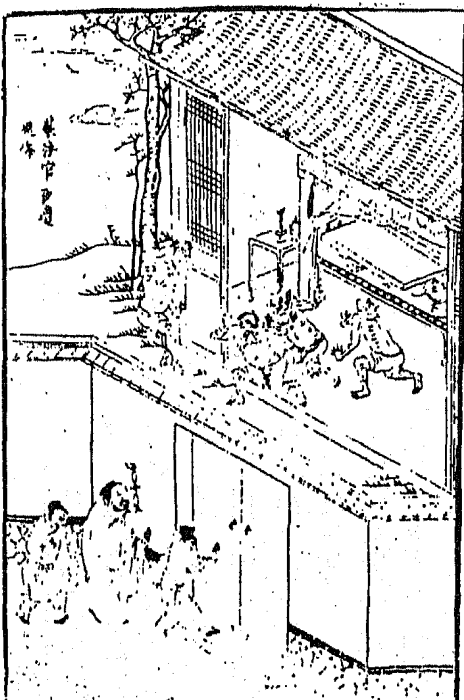
焚香嘿坐自省己　口裡喃喃想心裡
心中有甚害人謀　口中有甚欺心語
爲人能把口應心　孝弟忠信從此始

其餘小德或出入
頭插花枝手把杯
食色性也古人言
及至心中與口中
陰爲不善陽掩之
請坐且聽吾語汝
死見閻君面不慚

焉能磨涅吾行止
聽罷歌童看舞女
今人乃以爲之恥
多少欺人没天理
則何益矣徒勞耳
凡人有生必有死
才是堂堂好男子

警世通言


殷勤莫為桃
源恨此夕消
惆絮瑟樓



第二十七卷

假神仙大鬧華光廟

欲學爲仙說與賢　長生不老是虛傳
少貪色慾身康健　心不瞞人便是仙

話說故宋時杭州普濟橋有個寶山院乃嘉泰中所建又名華光廟以奉五顯之神那五顯

一顯聰昭聖孚仁福善王
二顯明昭聖孚義福順王
三顯正昭聖孚智福應王
四顯直昭聖孚愛福惠王

五顯德昭聖孚信福慶王

此五顯、乃是五行之佐、最有靈應、或言五顯即五通、此謬言也、紹興初年、丞相鄭清之重修、添造樓房精舍、極其華整、遭元時兵火、道侶流散、房垣倒塌、左右民居、亦皆凋落、至正初年、道士募緣修理、香火重興、不在話下、單說本郡秀才魏宗所居、於廟相近、同表兄服道勤讀書、於廟旁之小樓、魏生年方一十七歲、丰姿俊雅、性復溫柔、言語恂恂、宛如處子、每赴文會、同輩輒調戲之、呼爲魏娘子、魏生羞臉發赤、自此不會賓客、只在樓上溫習學業、惟服生朝夕相見、一日、

人情好道汝汝喚人

服生固毋　游同家侍茲魏生獨居樓中讀書將至三鼓忽聞有人叩門心疑表兄之來也開而視之見一先生黃袍藍袖絲拂綸巾豐儀美貌香風襲襲有出世凌雲之表背後跟着個小道童也生得清秀捧着個珠紅盒子先生自說吾乃純陽呂洞賓遨遊四海偶爾經過此地空中聞子書聲清亮殷勤肯學必取科甲且有神仙之分吾與汝宿世有緣今當度汝卿汝獨居特特來訪魏生聽說又驚又喜連忙下拜請純陽南面坐定自己側坐相陪洞賓呼道童拿過盒子揭在桌上都是鮮異果品和那山珍海錯聲香撲

其所用紫金杯、白玉壺、其壺不滿三寸、出酒不竭、其酒色如琥珀、味若醍醐、洞賓道此仙殺仙酒、惟吾仙家受用、以子有緣、故得同享、魏生此時、恍恍惚惚、如已在十洲三島之中矣、飲酒中間、洞賓道今夜與子奇遇、不可無詩、魏生欲覩仙筆、即將文房四寶列於几上、洞賓不假思索、走筆賦詩四首、

黃鶴樓前靈氣生　瑤池會上毀玄英
劍橫宗海秋光動　須文求雲上玉京　其一
嵳峩樓宇接雲淵　身在逍遙覺裡眠
一覺不知天已去　[illegible]必滋系州　其二

一粒金丹羽化奇　就中玄妙少人知
夜來忽聽鈞天樂　知是仙人跨鶴時　其三
劍氣橫空海月浮　遨遊頃刻遍神洲
蟠桃歷盡三千度　不計人間九百秋　其四

字勢飛舞魏生賛不絕口洞賓問道子聰明過人可隨意作一詩以覘子仙緣之遲速也魏生亦賦二絕

十二峰前瓊樹齊　此生何似躡天梯
消磨寰宇塵氛淨　漫着霞裳禮玉樞　其一
天空月空雨悠悠　絕勝飛吟亭上遊
夜靜玉簫天宇碧　直隨鶴馭到瀛洲　其二

洞賓覺其、目視魏生、微笑道、子有濟世之志、真仙種也、昔西漢大將軍霍去病禱於神君之廟、神君現形、願為夫婦、去病大怒而去、後病篤、使從人哀懇神君求救、神君曰、霍將軍體弱、吾欲以太陰精氣補之、霍將軍不悟、認為淫慾、遂相見絕、今日之病不可救矣、去病遂死、仙家度人之法、不拘一定、豈是凡人所知、惟有緣者信之不疑耳、吾更贈子一詩、詩云

相逢此夕在瓊樓　閒阼燈前且自留
玉液斟來晶影動　珠璣賦就峽雲收
漫將風世人間了　出寺行猴天上修

從此岳陽消息近　白雲天際自悠悠

魏生讀詩命意亦答一絕句

仙境清虛絕慾塵　凡心那雜道心真
後庭無樹栽瓊玉　空羨隋陽境上人

二人唱和之後意益綢繆洞賓命童子曰夫今夜吾當宿此又向魏生道子能與吾相聚十晝夜當令子精完氣足目亂萬言魏生信以爲然酒酣洞賓先穩寢生和衣睡於洞賓之側洞賓道凡人肌肉相湊則神氣自能往來若和衣各睡吾不能有益於子也乃扯魏生於懷爲之解衣鼓枕而臥洞賓軟伏撫摩漸

至仰痕、魏生欲竊其仙氣、隱忍不醉、至雞鳴時、洞賓與魏生說、仙機不可洩漏、來此未明、與子暫別、夜當再會、推窗一躍、已不知所在、魏生大驚、決爲眞仙、取夜來金玉之器看之、皆眞物也、制度精巧可愛、枕席之間、餘香不散、魏生戀思不已、至夜洞賓又來、與生同寢、一連宿了十餘夜、情好愈密、彼此俱不忍舍、二夕洞賓與魏生飲酒、說道我們的私事、昨日何仙姑赴會回來知道了、大發惱怒、要奏上玉帝、你我都受罪責、我再三求告、方纔息怒、他見我說你十分標致要來看你、夜間相會時節、須小心求服他我們

在裡面攛掇倘得歡喜起來從了也不見得若得了做一家這事永不露出來得他太陰氣亦能少助魏生聽說心中大喜到日間疾忙置辦些美酒精饌菓品等候到晚且喜這幾日服道勤不來只魏生一個在樓上魏生見更深人靜了焚起一爐好香擺下酒菓又穿些華麗衣服粧扮整齊等待二仙只見淘氣領着何仙姑逕來樓上看這仙姑顏色柔媚光艷射人神采奪目魏生一見神魂飄蕩心意飛揚那時身不由己雙膝跪下在仙姑面前何仙姑看見魏生果然標致心裡真實歡喜到假意做個惱怒的模樣

說道你兩個做得好事擾亂清規不守仙範那里是出家修道人的道理既然如此其中有喜魏生叩頭討饒洞賓也陪着小心求服仙姑仙姑說道你二人既然知罪且饒過一次說了便要起身魏生再三苦留說道凡俗粗飯聊表寸意洞賓又懇懇攛掇說略飲數杯見意不必固辭若去了便傷了仙家和氣仙姑被留不過只得勉意坐了輪番把盞洞賓又與仙姑說魏生高才能詩今夕之樂不可無咏仙姑說既然如此請師兄起句洞賓也不推辭

昨日蓬壺懸玉卮　呼小仙伴樂須听（洞賓）

一時偶興因知己　幾朵金蓮步碧池（仙姑）

物外幸逢環珮侶　人間亦許鳳凰儀（魏生）

殷勤莫負桃源約　此夕須調琴瑟絲（洞賓）

仙姑覽詩大怒道、你二人如何、戲弄、我、魏生恍惚磕頭謝罪、洞賓勸道、天上人間、其情則一、洛妃解珮、神女行雲、此皆吾仙家故事也、世上佳人才子、猶爲難遇、況魏生原有仙緣、神仙聚會、彼此一家、何必分體別形、效塵俗硜硜之態乎、說罷、仙姑低頭不語、弄其裙帶、洞賓道、和議已成、魏生可拜謝仙姑俯就之恩也、魏生連忙下拜、仙姑笑扶而起、入席再酌、盡歡而

龍是夜三人共寢魏生先近仙姑次後洞賓舉興發膽闘歡娛一夜仙姑道我三人此會真是奇緣可於枕上聯詩一律仙姑首唱

滿目輝光滿目烟　無情却被有情牽（仙姑）
春來楊柳風前舞　雨後桃花浪裡顛（魏生）
須信仙緣應不爽　沒將好事了當年（仙姑）
香銷夢遶三千界　黃鶴樓邊一夜眠（洞賓）

雞鳴時二仙起身欲別魏生不舍再三留戀恐其今夜重會仙姑含着羞說道你若謹慎不向人言我當源源而至自此以後無夕不來或時二仙同來或時

時一仙自來雖表兄服生同宿書樓一壁之隔竟來去全不露跡如此半載有餘魏生漸漸黃瘦託病銷鑠飲食日減夜間偏覺得旺無奈日趨倦怠只想就枕服生見其如此模樣叩其染病之故魏生堅不肯吐服生只得對他父親說知魏公到樓上看了兒子大驚乃取鏡子教兒自家照看魏生自覩形羸之狀亦覺駭然魏公勸兒回家調理兒子那裡肯回乃請醫切脈用藥調理是夜二仙又來魏生述容顏黃瘦父親要搬回之語洞賓道凡人成仙脫胎換骨定然先將俗肌消盡然後重換仙體此非肉眼所知也

魏生由此不疑、連藥也不肯喫、捱過數日、看看一絲兩氣、魏生着了忙、自搬鋪蓋往樓上守着兒子同宿、到夜半、兒子向着床裡說鬼話、魏公叫喚不醒、連[illegible]撈服道勸掙起身來看、只見魏生口裡說、二位師父、怕怎的、不要去、伸出手來、一把扯住、都扯了父親、魏公雙眼流淚、叫我兒、你病勢十死一生、兀自不肯實說、那二位師父是何人、想是邪魅、魏生道、是兩個仙人、來度我的、不是邪魅、魏公見兒沉重、不管他肯不肯、僱了一乘小轎、擡回家去將息、兒子道、仙人與我紫金杯、白玉盞、在書櫃裡、與我檢好、開櫃看時、那裡

紫金白玉、都是黃泥白泥捏就的、魏公道、我只當見得不是仙人、是邪魅了、魏生論總心慌、只得將廟中初遇鍾隱、後遇仙姑、始末敘了一遍、魏公大驚、一面教媽媽收拾淨房、伏侍兒子養病、一面出門訪問個袪妖的法師、走不多步、恰好一個法師、手中拿着法環、搖將過來、劍着打個問訊、魏公連忙答禮、問道師父何來、道法師說道、弟子是湖廣武當山張三手老爺的徒弟、姓裴、法名守正、傳得五雷法、特救人世、因見宅上有妖氣、故特動問、魏公聽得說話有些來歷、慌忙請法師到裡面客位裡坐、茶畢、就把兒子的事

備細說與裴法師知道、裴道說令郎今在何處、魏公就邀裴法師進到房裡看、魏生、裴道一見魏生就與魏公說令郎却被兩個雌雄妖精迷了、若再遲旬日不治、這命休了、魏公聽說、慌忙下拜說道萬望師父慈悲、垂救犬子則個、不敢忘報、裴法師說我今晚就與你拿這精怪、魏公說如此甚好、或是要甚東西、吾師說來、小人好去治辦、裴守正說要一付熟三牲、和酒菓、五色紙馬、香燭、紙、黃錢之類、分付畢、又道暫且別去、晚上過來、裴法師出門約道晚上准望光降、裴法師道不必說、照舊又來街上搖着法環而

裴道公慌忙買辦合用物件都齊備了只等法師
來把鬼到晚裴法師來了裴公接着法師說東西俱
已完備不知要擺在那裡裴道說就擺在令郎房裡、
擡兩張桌子進去擺下三牲福物燒起香來裴道戴
上法冠穿領法衣仗着劍步起罡來念動呪法把硃
砂書起符來正要燒這符去只見這符都是赤濕的、
燒不燒裴法師罵道畜生不得無禮把劍望空中砍
將去道口劍被妖精接着拿去懸空釘在屋中間動
也動不得裴道心裡慌張把平生的法術都使出來
一些也不靈裴公看着裴道說師父頭上戴的道冠

兒那裡去了、裴道說我不曾除下、如何便沒了、又是作怪、連忙使人去尋、只見門外有個尿桶邊道冠兒浮在尿桶面上、撈得起來時、爛臭如何戴得在頭上、裴道說道精怪妖氣太盛、我的法術敵他不過、你自別作計較、魏公見說、心裡雖是煩惱、免不得把禮物收了、請裴道來堂前散福、喫了酒飯、夜又深了、留裴道在家安歇、彼此俱不敢睡、裴道也悶悶的自去側房裡脫了衣服睡、纔要合眼、只見三四個黃衣力士、扛四五十斤一塊石板壓在裴道身上、口裡說謝賊道的好法、裴道壓得動身不得、氣也透不轉、慌了、

只得叫道有鬼救人救人原來魏公家裡人尚未未了還不曾睡聽得裴道叫响魏公與家人拿着燈火走進房來看裴道時見裴道被塊青石板壓在身上動不得兩三個人慌忙扛去這塊石板救起裴道來將姜湯灌了一回東方已明裴道也醒了裴道梳洗已畢又喫些早飯辭了魏公自去不在話下魏公見這般樣夫妻兩個泪不曾乾也沒奈何次日表兄服道勸來看魏生魏公與服生備說夜來裴道着鬼之事怎生是好服生說道本廟中光菩薩最靈感原在廟裡被精了我們備些福物做道疏文燒了神道

正必勝邪，或可救得服生與同會李林等說了，這些會友，個個愛惜魏生，爭出分子，備辦福物香燭紙馬酒菜，擺列在神道面前，與魏公拜獻，就把疏文宣讀

惟神正氣播乎山川，善惡不爽，威靈布於寰宇，禍福無私，今魏宇者，讀書本府，禍被物精，男女不分，晝夜歡娛於一府，陰陽無間，晨昏眈樂於兩情，尚且相交，不顧踰墻之戒，無媒而合，自同鑽穴之污，先假純陽，比頑不已，後托何氏，淫樂無休，致使魏生形神擾亂，全無清爽之期，心志飛揚，已失承表之道，或月怪，或花妖，殄之以滅其跡，或山精，或水

魁祛之使屏其形陽倚臣居物泰民安并衆皆從

惟神是禱李林等拜疏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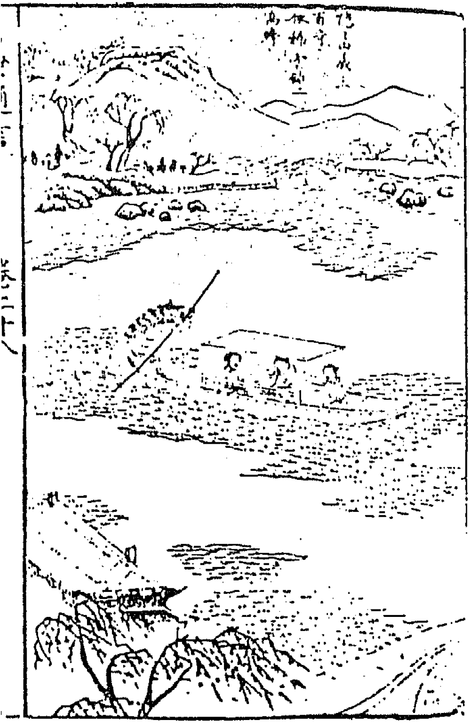
疏文念畢燒化了紙就在廟裡散福衆人因論呂洞賓何仙姑之事李林道忠清巷新建一座純陽菴我們明早同去拈香適陳此事倘然呂仙有靈必然感應衆人齊聲道好次日同會十人不約而齊都到純陽祖師面前拈香拜禱轉來回覆了魏公從此夜爲始魏生漸覺清爽但元神不能驟復魏公心下已有三分歡喜過了數日會備三牲茶禮往華光廟一則賽願二則保祿衆友同去都來陪他拜神禮畢化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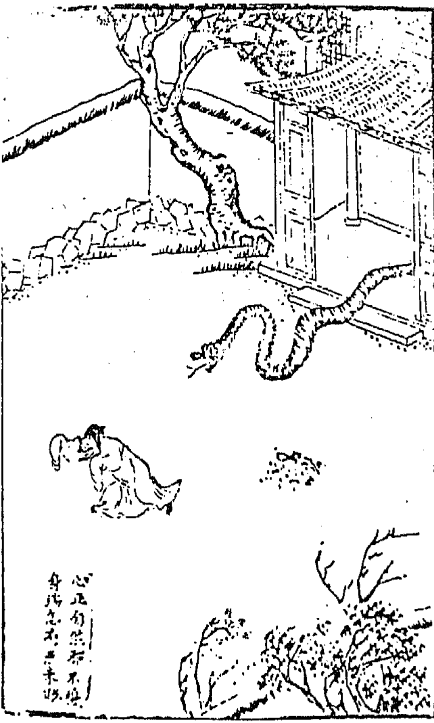
只見魏公笑嘻嘻開大踏步向供桌上坐了端然不動叫道魏則彼你兒子的性命虧我救了我乃五顯靈官是也衆人知華光在此慌的都來叅拜叩問魏宅所患何等妖精神力如何救拔蕭魁幾時方能全愛魏公口裡又說道這二妖乃是多年的龜精一雌一雄慣迷惑少年男女吾神訪得真了先差部下去拿他二妖神通廣大反爲所敗吾神親往收捕他元自假打呂洞賓何仙姑名色抗拒不服大戰百合不分勝敗恰好洞賓仙姑亦知此信奏聞玉帝命神將天兵下界與仙說到偽者自來[illegible]其二妖逃走去烏

江孟子河裡去躲。吾神將火輪去燒得出來、又與交戰、被洞賓先生飛劍斬了雄的、滴精雌的逃竄在北海水陰中受苦、求不赦出、吾神與洞賓仙姑奏聞上帝、上帝要并治汝子迷惑之罪、吾神奏道他是年幼昔生、一時被惑、父母朋友俱悔過求饒、況此生後有功名、可以想之、上帝方准免罰、你看我的袍袖都戰裂了、那雌龜精的腹殼被吾神劈來埋於後園瓊花樹下、你若要兒子速愈、可取此殼煎膏用酒服之便愈也、說罷魏公跌倒在地下、衆人扶起喚醒、問他時魏公竟不曉得吾神附體一事、衆人向魏公說這個

神、魏公驚異、就神帳中、看、神道、神、神果然裂開、往後園碧桃樹下、掘起浮土、見一巡、被紗、有三丁之長、猶帶血肉、魏公取歸煎湯入藥與魏生吃、一日三服、比及春、完痾已全愈、於是父子往謝元帥、祭賽與神道換袍、又往純陽菴燒香、後擬字果中科甲、有詩為證

真妄由來本自心　神仙豈肯蹈邪淫
人心不被邪淫惑　眼底蓬來便可尋


隱山水
前寺
倣揚子和
高峰



心正何然恭不媿
身殘危不無來時

第二十八卷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山外青山樓外樓　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薰得遊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話說西湖景致山水鮮明晉朝咸和年間山水大發洶湧流入西門忽然水內有牛一頭見渾身金色水退其牛隨行至北山不知去向鬨動杭州市上之人皆以為顯化所以建立一寺名曰金牛寺西門即今之湧金門立一座廟號金華將軍當時有一番僧法名渾壽羅到此武林郡雲遊說其山是靈鷲嶺內

前小峰一座忽然不見原來飛到此處當時人皆不信僧言我記得靈鷲山前峰嶺喚做靈鷲嶺這山洞裏有個白猿看我呼出爲驗果然呼出白猿來山前有一亭今喚做冷泉亭又有一座孤山生在西湖中先曾有林和靖先生在此山隱居使人搬挑泥石砌成一條走路東接斷橋西接棲霞嶺因此喚作孤山路又唐時有刺史白樂天築一條路南至翠屏山北至棲霞嶺喚做白公堤不時被山水衝倒不只一番用官錢修理後宋時蘇東坡來做太守因見有這兩條路被水衝壞就買木石起人夫築得堅固六橋上

朱紅欄杆堤上栽種桃柳到春景融和端的十分好景堪描入畫後人因此只喚做蘇公堤又孤山路畔起造兩條石橋分開水勢東邊喚做斷橋西邊喚做西寧橋真乃

隱隱山藏三百寺　依稀雲鎖二高峰

說話的只說西湖美景仙人古跡俺今日且說一個俊俏後生只因遊玩西湖遇着兩個婦人直惹得幾處州城鬧動了花街柳巷有分教才人把筆編成一本風流話本單說那子弟姓甚名誰遇着甚般樣的婦人惹出甚般樣事有詩為證

清明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遙指杏花村

話說宋高宗南渡紹興年間杭州臨安府過軍橋黑珠巷內有一個官宦姓李名仁見做南廊閣子庫募事官又與邵太尉管錢糧家中妻子有一個兄弟許宣排行小乙他爹曾開生藥店自幼父母雙亡却在表叔李將仕家生藥舖做主管年方二十二歲那生藥店開在官巷口忽一日許宣在舖內做買賣只見一個和尚來到門首打個問訊道貧僧是保叔塔寺內僧前日已送饅頭并卷子在宅上今清明節近追

修祖宗望小乙官到寺燒香、勿誤許宣道小子準來和尚相別去了、許宣至晚歸姐夫家去、原來許宣無有老小、只在姐姐家住、當晚與姐姐說、今日保叔塔和尚來請燒箍子、明日要薦祖宗走一遭了來、次日早起買了紙馬蠟燭經幡錢垛一應等項、喫了飯換了新鞋襪衣服、把箍子錢馬使條袱子包了、逕到官巷口李將仕家來、李將仕見了、問許宣何處去、許宣道我今日要去保叔塔燒箍子、追薦祖宗、乞叔叔容暇一日、李將仕道你去便回、許宣離了鋪中、入壽安坊花市街、過井亭橋、往清河街後錢塘門、行石函橋

過放生碑、逕到保叔塔寺、尋見送饅頭的和尚、懺悔過疏頭、燒了榜子、到佛殿上看衆僧念經、喫齋罷、別了和尚、離寺迤邐閑走、過西寧橋、孤山路、四聖觀、來看林和靖坟、到六一泉閑走、不期雲生西北、霧鎖東南、落下微微細雨、漸大起來、正是清明時節、少不得天公應時、催花雨下、那陣雨下得綿綿不絕、許宣見脚下濕、脫下了新鞋襪、走出四聖觀來尋船、不見一隻、正沒擺佈處、只見一個老兒、搖着一隻船過來、許宣暗喜、認時正是張阿公、叫道、張阿公、搭我則個、老兒聽得叫、認時、原來是許小乙、將船搖近來、道、小

乙官着了雨不知要何處上岸許宣道湧金門上岸這老兒扶許宣下船離了岸搖近豐樂樓來搖不上十數丈水面只見岸上有人叫道公公搭船則個許宣看時是一個婦人頭戴孝頭髻烏雲畔插着些素釵梳穿一領白絹衫兒下穿一條細麻布裙這婦人肩下一個丫鬟身上穿着青衣服頭上一雙角髻戴兩條大紅頭鬚插着兩件首飾手中捧着一個包兒要搭船那老張對小乙官道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一發搭了他去許宣道你便叫他下來老兒見說將船傍了岸邊那婦人同丫鬟下船見了許宣起一點朱

[illegible]

啓露兩行碎玉深深道一個萬福許宣慌忙起身答禮那娘子和丫鬟船中坐定了娘子把秋波頻轉瞧着許宣許宣平生是個老實之人見了此等如花似玉的美婦人傍邊又是個俊俏美女樣的丫鬟也不免動念那婦人道不敢動問官人高姓尊諱許宣答道在下姓許名宣排行第一婦人道宅上何處許宣道寒舍住在過軍橋黑珠兒巷生藥鋪內做買賣那娘子問了一回許宣尋思道我也問他一問起身道不敢拜問娘子高姓潭府何處那婦人答道奴家是白三班白直殿之妹嫁了張官人不幸亡過了見葬

在這雷嶺爲因清明節近今日帶了丫鬟往坟上掃了方回不想值雨若不是搭得官人便船實是狼狽又閑講了一回迤邐船將近岸只見那婦人道奴家一時心忙不曾帶得盤纏在身邊望官人處借些船錢還了並不有負許宣道娘子自便不妨些須船錢不必計較還罷船錢那雨越不住許宣挽了上岸那婦人道奴家只在箭橋雙茶坊巷口若不棄時可到寒舍拜茶納還船錢許宣道小事何消掛懷天色晚了改日拜望說罷婦人共丫鬟自去許宣入湧金門從人家屋簷下到三橋街見一個生藥鋪正是

李將仕兄弟的店、許宣走到鋪前、正見小將仕在門前、小將仕道、小乙哥晚了、那裏去、許宣道、便是去保叔塔燒菴子、着了雨、望借一把傘則個、將仕見說、叫道、老陳把傘來、與小乙官去、不多時、老陳將一把雨傘撐開道、小乙官、這傘是清湖八字橋老實舒家做的、八十四骨、紫竹柄的好傘、不曾有一些兒破、將去休壞了、仔細仔細、許宣道、不必分付、接了傘、謝了將仕、出羊壩頭來、到後市街巷口、只聽得有人叫道、小乙官人、許宣回頭看時、只見沈公井巷口、小茶坊屋簷下、立着一個婦人、認得正是搭船的白娘子、許宣

道娘子如何在此白娘子道便是雨不得住鞋兒都踏濕了教青青回家取傘和腳下又見晚下來望官人搭幾步則個許宣和白娘子合傘到壩頭道娘子到那裏去白娘子道過橋投箭橋去許宣道小娘子小人自往過軍橋去路又近了不若娘子把傘將去明日小人自來取白娘子道卻是不當感謝官人厚意許宣沿人家屋簷下冒雨回來只見姐夫家當直王安拿着釘靴雨傘來接不着却好歸來到家內喫了飯當夜思量那婦人翻來覆去睡不着夢中共日間見的一般情意相濃不想金雞叫一聲却是南柯

一夢正是

心猿意馬馳千里　浪蝶狂蜂鬧五更

到得天明起來梳洗罷喫了飯到鋪中心忙意亂做些買賣也沒心想到午時後思量道不說一謊如何得這傘來還人當時許宣見老將仕坐在櫃上向將仕說道姐夫叫許宣歸早些要送人情請暇半日將仕道去了明日早些來許宣唱個喏逕來箭橋雙茶坊巷口尋問白娘子家裏問了半日沒一個認得正躊躇間只見白娘子家丫鬟青青從東邊走來許宣道姐姐你家何處住討傘則個青青道官人隨我來

許宣跟定青青走不多路道只這裏便是許宣看時見一所樓房門前兩扇大門中間四扇看街槅子眼當中掛頂細密朱紅簾子四下排着十二把黑漆交椅掛四幅名人山水古畫對門乃是秀王府牆那丫頭轉入簾子內道官人請入裏面坐許宣隨步入到裏面那青青低低悄悄叫道娘子許小乙官人在此白娘子裏面應道請官人進裏面拜茶許宣心下遲疑青青三回五次催許宣進去許宣轉到裏面只見四扇暗槅子窗揭起青布幕一個坐起桌上放一盆虎鬚菖蒲兩邊也掛四幅美人中間掛一幅神像桌

上放一個古銅香爐花瓶那小娘子向前深深的道一個萬福道夜來多謝小乙官人應付週全識荊之初甚是感激不淺許宣道些微何足掛齒白娘子道少坐拜茶茶罷又道片時薄酒三盃表意而已許宣方欲推辭青青已自把菜蔬果品流水排將出來許宣道感謝娘子置酒不當厚擾飲至數盃許宣起身道今日天色將晚路遠小子告回娘子道官人的傘舍親昨夜轉借去了再飲幾盃着人取來許宣道日晚小子要回娘子道再飲一盃許宣道飲饌好了多感多感白娘子道既是官人要回這傘相煩明日來

又接一脈仍舊借傘

取則個許宣只得相辭了回家至次日又來店
中買賣又推個事故却來白娘子家取傘娘子見來
又備三盃相款許宣道娘子還了小子的傘罷不必
多擾那娘子道既安排了畧飲一盃許宣只得坐下
那白娘子篩一盃酒遞與許宣啟櫻桃口露榴子牙
嬌滴滴聲音帶着滿面春風告道小官人在上真人
面前說不得假話奴家亡了丈夫想必和官人有宿
世姻緣一見便蒙錯愛正是你有心我有意煩小乙
官人尋一個媒證與你共成百年姻眷不枉天生一
對却不是好許宣聽那婦人說罷自己尋思真個好

一段姻緣若取得這個渾家也不枉了我自十分肯了只是一件不諧思量我日間在李將仕家做主管夜間在姐夫家安歇雖有些少東西只好辦身上衣服如何得錢來娶老小自沉吟不答只見白娘子道官人何故不回言語許宣道多感過愛實不相瞞只爲身邊窘迫不敢從命娘子道這個容易我囊中自有餘財不必掛念便叫青青道你去取一錠白銀下來只見青青手扶欄杆脚踏胡梯取下一個包兒來遞與白娘子娘子道小乙官人這東西將去使用少欠時再來取親手遞與許宣許宣接得包兒打開看

時、却是五十兩雪花銀子、藏於袖中、起身告回。青青把傘來還了許宣。許宣接得相別、一逕回家、把銀子藏了。當夜無話。明日起來、離家到官巷口、把傘還了李將仕、許宣將些碎銀子、買了一隻肥好燒鵝、鮮魚、精肉、嫩雞、菓品之類、提回家來、又買了一樽酒、分付養娘丫鬟安排整下、那日却好姐夫李募事在家、飲饌俱已完備、來請姐夫和姐姐喫酒、李募事却見許宣請他、到喫了一驚、道今日做甚麽子壞鈔、日常不曾見酒盞兒面、今朝作怪、三人依次坐定飲酒、酒至數杯、李募事道、尊舅没事教你壞鈔做甚麽、許宣道

又謝姐夫切莫笑話輕微何足掛齒感謝姐夫姐姐管待多時、一客不煩二主人、許宣如今年紀長成恐慮後無人養育不是了處今有一頭親事在此說起、望姐夫、姐姐與許宣主張結果了一生終身也好姐夫姐姐聽得說罷肚內暗自尋思道許宣日常一毛不拔今日壞得些錢鈔便要我替他討老小夫妻二人你我相看只不回話喫酒了、許宣自散買賣過了三兩日、許宣尋思道姐姐如何不說起、忽一日見姐姐問道曾向姐夫商量也不曾姐姐道不曾許宣道、如何不曾商量、姐姐道這個事不比別樣的事倉卒

不得又見姐夫這幾日面色心焦我怕他煩惱不敢問他許宣道姐姐你如何不上緊這個有甚難處你只怕我教姐夫出錢故此不理許宣便起身到臥房中開箱取出白娘子的銀來把與姐姐道不必推故只要姐夫做主姐姐道吾弟多時在叔叔家中做主管積趲得這些私房可知道要娶老婆你且去我安在此卻說李募事歸來姐姐道丈夫可知小舅要娶老婆原來自趲得些私房如今教我倒換些零碎使用我們只得與他完就這親事則個李募事聽得說道原來如此得他積得些私房也好拿來我看做妻

的當忙將出銀子遞與丈夫李募事接在手中番來覆去看了上面鑿的字號大叫一聲苦、不好了、全家是死、邵妻喫了一驚問道丈夫有甚麼利害之事李募事道數日前邵太尉庫內封記鎖押俱不動又無地穴得入平空不見了五十錠大銀見今着落臨安府提捉賊人十分緊急沒有頭路得獲累害了多少人、出榜緝捕寫着字號錠數有人捉獲賊人銀子者、賞銀五十兩知而不首及窩藏賊人者除正犯外、全家發邊遠充軍這銀子與榜上字號不差正是邵太尉庫內銀子、即今捉捕十分緊急正是火到身邊傾

不得親眷自可去撥明日事露實難分說不管他偷的借的寧可苦他不要累我只得將銀子出首免了一家之害老婆見說了合口不得目睜口呆當時拿了這錠銀子逕到臨安府出首那大尹聞知這話一夜不睡次日火速差緝捕使臣何立何立帶了夥伴并一班眼明手快的公人逕到官巷口李家生藥店提捉正賊許宣到得櫃邊發聲喊把許宣一條繩子綁縛了一聲鑼一聲鼓解上臨安府來正値韓大尹陞廳押過許宣當廳跪下喝聲打許宣道告相公不必用刑不知許宣有何罪大尹焦躁道眞贓正賊有

何理說還說無罪邵太尉府中不動封鎖不見了一號大銀五十錠見有李募事出首一定這四十九錠也在你處想不動封皮不見了銀子你也是個妖人不要押喝教拏些穢血來許宣方知是這事大叫道不是妖人待我分說大尹道且住你且說這銀子從何而來許宣將借傘討傘的上項事一一細說一遍大尹道白娘子是甚麼樣人見住何處許宣道道他說是白三班白殿直的親妹子如今見住箭橋邊雙茶坊巷口秀王墻對黑樓子高坡兒內住那大尹隨即便叫緝捕使臣何立押領許宣去雙茶坊巷口捉

拿本婦前來何立等領了鈞旨、一陣做公的逕到雙茶坊巷口、秀王府墻對黑樓子前有隊門前四扇看街中間兩扇大門門外避藉陛坡前卻是垃圾、一條竹子橫夾着、何立等見了這個模樣到都呆了當時就叫捉了鄰人、上首是做花的丘大下首是做皮匠的孫公、那孫公擺忙的喫他一驚小腸氣發跌倒在地、眾鄰舍都走來道這裏不曾有甚麼白娘子、這屋不五六年前有一個毛巡檢合家時病死了、青天白日常有鬼出來買東西、無人敢在裏頭住幾日前有、個風子立在門前唱喏、何立教眾人解下橫門竹竿

裏面冷清清地起一陣風捲出一道腥氣來衆人都吃了一驚倒退幾步許宣看了則聲不得一似呆的做公的數中有一個能膽大排行第二姓王專好酒吃都叫他做好酒王二王二道都跟我來發聲喊一齊鬨將入去看時板壁坐起桌凳都有來到胡梯邊教王二前行衆人跟着一齊上樓樓上灰塵三寸厚衆人到房門前推開房門一望床上掛着一張帳子箱籠都有只見一個如花似玉穿着白的美貌娘子坐在床上衆人看了不敢向前衆人道不知娘子是神是鬼我等奉臨安府大尹鈞旨喚你去與許宣執

這公事那娘子端然不動好酒王二道衆人都不信有前怎的是了你可將一罈酒來與我吹了做我不着提他去見大尹衆人連忙叫兩三個下去提一罈酒來與王二吹王二開了罈口將一罈酒吹盡了道做我不着將那空罈蓋着帳子內打將去不打萬事皆休纔然打去只聽得一聲響却是青天裏打一個霹靂衆人都驚倒了起來看時床上不見了那娘子只見明晃晃一堆銀子衆人向前看了道好了計數四十九錠衆人道我們將銀子去見大尹也罷扎了案子都到臨安府何立將前事稟覆了大尹大尹道

定是妖怪了也、罷、鄰人無罪、鹽家差人送五十錠銀子與邵太尉處、開個緣由、一一稟覆過了、許官照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决杖免刺、配牢城營做工、滿日疏放。牢城營乃蘇州府管下、李承事因出首許官、心上不安、將邵太尉給賞的五十兩銀子、盡數付與小舅作爲盤纏、李將仕與書二封、一封與押司范院長、一封與吉利橋下開客店的王主人、許官痛哭一場、拜別姐夫姐姐、帶上行枷、兩個防送人押着、離了杭州、到東新橋下了航船、不一日、來到蘇州、先把書去見了范院長、并王主人、王主人與他官府上下

使了錢打發兩個公人去蘇州府下了公文交割了犯人討了回文防送人自回范院長王主人保領許宣不入牢中就在王主人門前樓上歇了許宣心中愁悶壁上題詩一首

獨上高樓望故鄉　愁看斜日照紗窗
平生自是眞誠士　誰料相逢妖媚娘
白白不知歸甚處　青青豈識在何方
拋離骨肉來蘇地　思想家中寸斷腸

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在王主人家住了半年之上忽遇九月下旬那王主人

正在門首閒立看街上人來人往只見遠遠一乘轎子傍邊一個丫鬟跟着道借問一聲此間不是王主人家麼王主人連忙起身道此間便是你尋誰人丫鬟道我尋臨安府來的許小乙官人主人道你等一等我便叫他出來這乘轎子便歇在門前王主人便入去叫道小乙哥有人尋你許宣聽得急走出來同主人到門前看時正是青青跟着轎子裏坐着白娘子許宣見了連聲叫道死冤家自被你盜了官庫銀子帶累我吃了多少苦有屈無伸如今到此地位又趕來做甚麼可羞死人那白娘子道小乙官人不要

怪我今番特來與你分辯這件事我且到主人家裏面與你說白娘子叫青青取了包裹下樓許宣道你是鬼怪不許入來攔住了門不放他那白娘子與主人深深道了個萬福道奴家不相瞞主人在上我怎的是鬼怪衣裳有縫對日有影不幸先夫去世教我如此被人欺負做下的事是先夫日前所為非干我事如今怕你怨暢我特地來分說明白了我去也甘心主人道且教娘子入來坐了說那娘子道我和你到裏面對主人家的媽媽說門前看的人自都散了許宣入到裏面對主人家并媽媽道我爲他偷了官

[illegible]下落如此如此因此教我喫場官司如今又趕到此有何理說白娘子道先夫留下銀子我好意把你我也不知怎的來的許宣道如何做公的捉你之時門前都是垃圾就帳子裏一響不見了你白娘子道我聽得人說你爲這銀子捉了去我怕你說出我來捉我到官糚幌子羞人不好看我無奈何只得走去華藏寺前姨娘家躲了使人搬垃圾堆在門前把銀子安在床上央鄰舍與我說謊許宣道你却走了去教我喫官事白娘子道我將銀子安在床上只指望要好那裏曉得有許多事情我見你配在這裏我便

[illegible]咬人不著

當了些盤纏、搭船到這裏、尋你、如今分說都明白了、我去也、敢是我和你前生沒有夫妻之分、那王主人道、娘子許多路來到這裏、難道就去、且在此間住幾日、卻理會、青青道、既是主人家再三勸解、娘子且住兩日、當初也曾許嫁小乙官人、白娘子隨口便道、羞殺人、終不成奴家沒人要、只為分別是非而來、王主人道、既然當初許嫁小乙哥、卻又回去、且留娘子在此、打發了轎子、不在話下、過了數日、白娘子先自奉承好了主人的媽媽、那媽媽勸主人與許宣說合、選定十一月十一日成親、共百年諧老、光陰一瞬、早到

吉日良時白娘子取出銀兩央王主人辦備喜筵、一人拜堂結親酒席散後共入紗廚白娘子放出迷人聲態顛鸞倒鳳百媚千嬌喜得許宣如遇神仙只恨相見之晩、正好歡娛不覺金鷄三唱東方漸白正是

歡娛嫌夜短　寂寞恨更長

自此日爲始夫妻二人如魚似水終日在王主人家快樂昏迷纏定日往月來又早半年光景時臨春氣融和花開如錦車馬往來街坊熱鬧許宣問主人家道今日如何人人出去閑遊如此喧嚷主人道今日是二月半男子婦人都去看臥佛你也好去承天寺

裏閒走一遭許宣見說道我和妻子說一聲也去看一看許宣上樓來和白娘子說今日二月半男子婦人都去看臥佛我也看一看就來有人尋說話回說不在家不可出來見人白娘子道有甚好看只在家中却不好看他做甚麼許宣道我去閒耍一遭就回不妨許宣離了店內有幾個相識同走到寺裏看臥佛繞廊下各處殿上觀看了一遭方出寺來見一個先生穿着道袍頭戴逍遙巾腰繫黃絲絛脚着熟麻鞋坐在寺前賣藥散施符水許宣立定了看那先生道貧道是終南山道士到處雲遊散施符水救人病

患災厄有事的向前來那先生在人叢中看見許宣頭上一道黑氣必有妖怪纏他叫道你近來有一妖怪纏你其害非輕我與你二道靈符救你性命一道符三更燒一道符放在自頭髮內許宣接了符納頭便拜肚內道我也八九分疑惑那婦人是妖怪真個是實謝了先生逕回店中至晚白娘子與青青睡着了許宣起來道料有三更了將一道符放在自頭髮內正欲將一道符燒化只見白娘子嘆一口氣道小乙哥和我許多時夫妻尚兀自不把我親熱却信別人言語半夜三更燒符來壓鎮我你且把符來燒看

就拿道符來、一時燒化、全無動靜、白娘子道、却如何說我是妖怪、許宣道、不干我事、臥佛寺前、一雲遊先生知你是妖怪、白娘子道、明日同你去看他一看、如何模樣的先生、次日、白娘子清早起來、梳妝罷、戴了釵環、穿上素淨衣服、分付青青看守樓上、夫妻二人來到臥佛寺前、只見一簇人團團圍着那先生在那裏散符水、只見白娘子睜一雙妖眼、到先生面前、喝一聲、你好無禮、出家人枉在我丈夫面前說我是一個妖怪、書符來捉我、那先生回言、我行的是五雷天心正法、凡有妖怪喫了我的符、他即變出真形來、

那白娘子道衆人在此你且寫符來我喫看那先生書一道符遞與白娘子白娘子接過符來便吞下去衆人都看沒些動靜衆人道這等一個婦人如何說是妖怪衆人把那先生齊罵那先生罵得口啞眼呆半晌無言惶恐滿面白娘子道衆位官人在此他捉我不得我自小學得個戲術且把先生試來與衆人看只見白娘子口內喃喃的不知念些甚麼把那先生却似有人擒的一般縮做一堆懸空而起衆人看了齊喫一驚許宣呆了娘子道若不是衆位面上把這先生吊他一年白娘子噴口氣只見那先生依然

放下、只恨爹娘、少生兩翼、飛也似走了、眾人一
夫妻依舊回來、不在話下、日逐盤纏、都是白娘子將
出來用度、正是夫唱婦隨、朝歡暮樂、不覺光陰似箭、
又是四月初八日、釋迦佛生辰、只見街市上人抬著
柏亭浴佛、家家布施、許宣對王主人道此間與杭州
一般、只見鄰舍邊一個小的、叫做鐵頭道小乙官人
今日承天寺裏做佛會、你去看一看、許宣轉身到裏
面對白娘子說了、白娘子道甚麼好看、休去、許宣道
去走一遭散悶則個、娘子道你要去、身上衣服舊了、
不好看、我打扮你去、叫青青取新鮮時樣衣服來、許

宜若得不長不知、似保儒衣的戴一頂黑漆頭巾腦後一雙白玉環穿一領青羅道袍腳著一雙皂靴手中擎一把細巧百摺描金美人珊瑚墜上樣春羅扇打扮得上下齊整那娘子分付一樣如常都巧帳道丈夫早早回來切勿教奴記掛許宜叫了鐵頭相伴逕到承天寺來看佛會人人喝采好個官人只聽得有人說道昨夜府將仕典當庫內不見了四五千貫金珠細軟物件見今開單告官搜查沒捉人處許宜聽得不解其意自同鐵頭在寺其日燒香官人子弟男女人等往往來來十分熱鬧許宜道娘子教我

半回去羅轉身人叢中不見了鐵頭獨自個出寺門來只見五六個人似公人打扮腰裏掛着牌兒數中一個看了許宣對衆人道此人身上穿的手中拿的好似那話兒數中一個認得許宣的道小乙官扇子借我一看許宣不知是計將扇遞與公人那公人道你們看這扇子扇墜與單上開的一般衆人喝聲拿了就把許宣一索子抓了好似

數隻皂鵰追紫燕　一羣餓虎啖羊羔

許宣道衆人休要錯了我是無罪之人衆公人道是不是且去府前周將仕家分解他店中失去五十貫

金珠細軟、白玉絛環、細巧百摺繡、珊瑚墜子、你還說無贓、負贓正賊、有何分說、實是大膽漢子、把我們公人作等閒看成、見今頭上身上脚上、都是他家物件、公然出外、全無忌憚、許宣方纔呆了、半晌不則聲、許宣道、原來如此、不妨不妨、自有人偷得、衆人道你自去蘇州府廳上分說、次日大尹陞廳、押過許宣見了、大尹審問盜了周將仕庫內金珠寶物在於何處、從實供來、免受刑法拷打、許宣道禀上相公做主、小人穿的衣服物件、皆是妻子白娘子的、不知從何而來、望相公明鏡詳辨則個、大尹喝道你妻子今在何處、

許宣道見在吉利橋下王主人樓上大尹即差緝捕使臣袁子明押了許宣火速捉來差人袁子明來到王主人店中主人吃了一驚連忙問道做甚麼許宣道白娘子在樓上麼主人道你同鐵頭早去承天寺裏去不多時白娘子對我說道丈夫去寺中閒耍教我同青青照管樓上此時不見回來我與青青去寺前尋他去也望乞主人替我照管出門去了到晚不見回來我只道與你去望親戚到今日不見回來衆公人要王主人尋白娘子前前後後遍尋不見袁子明將王主人捉了見大尹回話大尹道白娘子在何

[illegible]王主人細細稟覆了、道白娘子是妖怪大尹一一問了、道且把許宣監下王主人使用了些錢保出在外伺候歸結、且說周將仕正在對門茶坊內閒坐只見家人報道金珠等物都有了、在庫閣頭空箱子內周將仕聽了、慌忙回家看時果然有了、只不見了頭巾絛環扇子并扇墜周將仕道明是屈了許宣平白地害了一個人、不好暗地裏到與該房說了、把許宣只問個小罪名却說邵太尉使李募事到蘇州幹事來王主人家歇主人家把許宣來到這裏又喫官事一一從頭說了一遍李募事尋思道看自家面上親

奈如何看做落只得與他央人情上下使錢一日大尹把許宣一一供招明白都做在白娘子身上只做不合不出首妖怪等事杖一百配三百六十里押發鎮江府牢城營做工李募事道鎮江去便不妨我有一個結拜的叔叔姓李名克用在針子橋下開生藥店我寫一封書你可去投托他許宣只得問姐夫借了些盤纏拜謝了王主人并姐夫就買酒飯與兩個公人喫收拾行李起程王主人并姐夫送了一程各自回去了且說許宣在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不則一日來到鎮江先尋李克用家來到針子橋生藥舖

內只見主管正在門前賣生藥老將仕從裏面走出來兩個公人同許宣慌忙唱個喏道小人是杭州李募事家中人有書在此主管接了遞與老將仕老將仕拆開看了道你便是許宣許宣道小人便是李克用教三人喫了飯分付當直的同到府中下了公文使用了錢保領回家防送人討了回文自歸蘇州去了許宣與當直一同到家中拜謝了克用參見了老安人克用見李募事書說道許宣原是生藥店中主管因此留他在店中做買賣夜間教他去五條巷賣豆腐的王公樓上歇克用見許宣藥店中十分精細

文世次

心中歡喜原來藥舖中有兩個主管一個張主管一個趙主管趙主管一生老實本分張主管一生尅剝奸詐倚着自老了欺侮後輩見又添了許宣心中不悅恐怕退了他反生奸計要嫉妬他忽一日李克用來店中閒看問新來的做買賣如何張主管聽了心中道中我機謀了應道好便好了只有一件克用道有甚麼一件老張道他大主買賣肯做小主兒就打發去了因此人說他不好我幾次勸他不肯依我老員外說道這個容易我自分付他便了不怕他不依趙主管在傍聽得此言私對張主管說道我們都要和

[illegible]可忌矣

氣、許宣新來、我和你照管他、總是有不是處、可當面
講、如何背後去說他、他得知了、只道我們嫉妒、老張
道、你們後生家曉得甚麼、天已晚了、各回下處、趙主
管來許宣下處道、張主管在員外面前嫉妒你、你如
今要愈加用心、大主小主兒買賣、一般樣做、許宣道
多承指教、我和你去閒酌一盃、二人同到店中左右
坐下、酒保將要飯果碟擺下、二人喫了幾盃、趙主管
說老員外、最性直受不得觸、你便依隨他生性、耐心
做買賣、許宣道、多謝老兄厚愛、謝之不盡、又飲了兩
盃、天色晚了、趙主管道、晚了路黑難行、改日再會、許

官還了酒錢各自散了許宣覺道有些酒醉了怕人吵撞了人從屋簷下回去正走之間只見一家樓上推開窗將熨斗播灰下來都傾在許宣頭上立住腳便罵道誰家潑男女不生眼睛好沒道理只見一個婦人慌忙走下來道官人休要罵是奴家不是一時失誤了休怪許宣半醉擡頭一看兩眼相撞正是白娘子許宣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無明火焰騰騰高起三千丈掩納不住便罵道你這賊賤妖精連累得我好苦吃了兩場官事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許宣道你如今又到這裏却不是妖怪趕將入去把白娘子一把拿住道你要官休私休白娘子陪着笑面道丈夫一夜夫妻百夜恩和你說來事長你聽我說當初這衣服都是我先夫留下的我與你恩愛深重教你穿在身上恩將讎報反成吳越許宣道那日我回來尋你如何不見了主人家說你同青青來寺前看我因何又在此閒白娘子道我到寺前聽得說你被捉了去教青青打聽不着只道你脫身走了怕來捉我教青青連忙討了一隻船到建康府娘舅家

夫昨日纔到這裏我也道連累你兩場官事、也不成面目見你你怪我也無用了、情意相投做了夫妻、如今恩恩愛愛難道走開了、我與你情似太山、恩同東海誓同生死可看日常夫妻之面取我到下處和你百年諧老却不是好、許宣被白娘子一騙回嗔作喜、沉吟了半晌被色迷了、心膽留連之意不回下處就在白娘子樓上歇了、次日來上河五條巷王公樓家對王公說我的妻子同丫鬟從蘇州來到這裏一一說了、道我如今搬回來一處過活、王公道此乃好事如何用說當日把白娘子同青青搬來王公樓上次日

點茶請鄰舍第三日鄰舍又與許宣接風酒筵散了鄰舍各自回去不在話下第四日許宣早起梳洗已罷對白娘子說我去拜謝東西鄰舍去做買賣去也你同青青只在樓上照管切勿出門分付已了自到店中做買賣早去晚回不覺光陰迅速日月如梭又過一月忽一日許宣與白娘子商量去見主人李員外并媽媽家眷白娘子道你在他家做主管去參見了他也好日常走動到次日僱了轎子逕進裏面請白娘子上了轎叫王公挑了盒兒丫鬟青青跟隨一齊來到李員外家下了轎子進到裏面請員外出來

李克用連忙來見白娘子深深道個萬福拜了兩拜媽媽也拜了兩拜內眷都參見了原來李克用年紀雖然高大却專一好色見了白娘子有傾國之姿正是

三魂不附體　七魄在他身

那員外目不轉睛看白娘子當時安排酒飯管待媽媽對員外道好個伶俐的娘子十分容貌溫柔和氣本分老成員外道便是杭州娘子生得俊俏飲酒罷了白娘子相謝自回李克用心中思想如何得這婦人共宿一宵眉頭一簇計上心來道六月十三是我

壽誕之日、不要慌教這婦人許我一個道兒不覺烏飛兔走纔挨端午、又是六月初間那員外道媽媽十三日是我壽誕、可做一個筵席請親眷朋友閑耍一日也是一生的快樂當日親眷隣友主管人等都下了請帖次日家家戶戶都送燭麵手帕物件來十三日你來赴筵喫了一日次日是女眷們來賀壽也有廿來個、且說白娘子也來十分打扮上著青織金衫兒下穿大紅紗裙戴一頭百巧珠翠金銀首飾帶了青青都到裏面拜了生日參見了老安人東閣下排著筵席、原來李克用喫虱子留後腿的人因見白娘

子答說設此一計大排筵席各各傳盃弄盞酒至半酣却起身脫衣淨手李員外原來預先分付腹心養娘道若是白娘子登東他要進去你可另引他到後面僻淨房內去李員外設計已定先自躱在後面正是

不勞鑽穴踰牆事　穩做偷香竊玉人

只見白娘子真個要去淨手養娘便引他到後面一間僻淨房內去養娘自回那員外心中淫亂捉身不住不敢便走進去却在門縫裏張不張萬事皆休則一張那員外大吃一驚回身便走來到後邊望後倒

[illegible]

不知一命如何　先安四肢不來

那員外眼中不見如花似玉般嬌只見房中蟠著一條吊桶麁大白蛇兩眼一似燈盞放出金光來驚得半死回身便走一絆一交衆養娘扶起看時面青口白主管慌忙用安魂魄丹服了方纔醒來老安人與衆人都來看了道你爲何大驚小怪做甚麼李員外不說其事說道我今日起得早了連日又辛苦了些頭風病發暈倒了扶去房裏睡了衆親眷再入席飲了幾盃酒筵散衆人作謝回家白娘子回到

家中思想恐怕明日李員外在舖中對許宣說出本相來便生一條計、一頭脫衣服、一頭嘆氣許宣道今日出去喫酒因何回來嘆氣白娘子道丈夫說不得李員外原來假做生日其心不善因見我起身登東他躲在裏面欲要姦騙我扯裙扯褲來調戲我欲待叫起來眾人都在那裏怕妝幌子被我一推倒地他怕羞沒意思假說暈倒了、這惶恐那裏出氣許宣道、既不曾姦騙你他是我主人家出於無奈只得忍了。這遭休去便了、白娘子道你不與我做主還要做人許宣道先前多承姐夫寫書教我投奔他家虧他不

因收留在家做主管如今教我怎的白娘子道男子漢我被他這般欺負你還去他家做主管許宣道你教我何處去安身做何生理白娘子道做人家主管也是下賤之事不如自開一個生藥舖許宣道虧你說只是那討本錢白娘子道你放心這個容易我明日把些銀子你先去賃了間房子却又說話且說今是古古是今各處有這般出熱的間壁有一個人姓蔣名和一生出熱好事次日許宣問白娘子討了些銀子教蔣和去鎮江渡口馬頭上賃了一間房子買下一付生藥廚櫃陸續收買生藥十月前後俱已

完備選日開張藥店不去做主管那李員外也自知惶恐不去叫他許宣自開店來不匡買賣一日興一日普得厚利正在門前賣生藥只見一個和尚將着一個募緣簿子道小僧是金山寺和尚如今七月初七日是英烈龍王生日伏望官人到寺燒香布施些香錢許宣道不必寫名我有一塊好降香捨與你拿去燒罷即便開櫃取出遞與和尚和尚接了道是日望官人來燒香打一個問訊去了白娘子看見道你這殺才把這一塊好香與那賊禿去換酒肉喫許宣道我一片誠心捨與他花費了也是他的罪過不覺

又是七月初七日許宣正開得店只見街上鬧熱人來人往幫閑的蔣和道小乙官前日布施了香今日何不去寺內閑走一遭許宣道我收拾了略待略待和你同去蔣和道小人當得相伴許宣連忙收拾了進去對白娘子道我去金山寺燒香你可照管家裏則個白娘子道無事不登三寶殿去做甚麽許宣道一者不曾認得金山寺要去看一看二者前日布施了要去燒香白娘子道你既要去我也擋你不得只要依我三件事許宣道那三件白娘子道一件不要去方丈內去二件不要與和尚說話三件去了就回

來得遲我便來尋你也許宣道這個何妨都依得當時換了新鮮衣服鞋襪袖了香盒同蔣和徑到江邊搭了船投金山寺來先到龍王堂燒了香遶寺閒走了一遍同眾人信步來到方丈門前許宣猛省道妻子分付我休要進方丈內去立住了腳不進去蔣和道不妨事他自在家中回去只說不曾去便了說罷走入去看了一回便出來且說方丈當中座上坐着一個有德行的和尚眉清目秀圓頂方袍看了模樣的是真僧一見許宣走過便叫侍者快叫那後生進來侍者看了一回人千人萬亂滾滾的又不認得他

回說不知他在那邊去了和尚見說撩了禪杖自出方丈來前後尋不見復身出寺來看只見眾人都在那裏等風浪靜了落船那風浪越大了道去不得正看之間只見江心裏一隻船飛也似來得快許宣對將和道這船大風浪過不得渡那隻船如何到來得快正說之間船已將近看時一個穿白的婦人一個穿青的女子來到岸邊仔細一認正是白娘子和青青兩個許宣這一驚非小白娘子來到岸邊叫道你如何不歸快來上船許宣却欲上船只聽得有人在背後喝道業畜在此做甚麼許宣回頭看時人說道

法海禪師來了、禪師道業畜敢再來無禮殘害生靈老僧為你特來白娘子見了和尚搖開船、和青青把船一翻、兩個都翻下水底去了許宣回身看著和尚便拜告尊師救弟子一條草命、禪師道你如何遇著這婦人、許宣把前項事情從頭說了一遍禪師聽罷道這婦人正是妖怪汝可速回杭州去、如再來纏汝可到湖南淨慈寺裏來尋我有詩四句

本是妖精變婦人　西湖岸上賣嬌聲
汝因不識遭他計　有難湖南見老僧

許宣拜謝了法海禪師同蔣和下了渡船過了江、上

許宣歸家、白娘子同青青都不見了、方纔信是妖精、到晚來、教蔣和相伴過夜、心中昏悶、一夜不睡、次日早起、叫蔣和看着家裏、却來到針子橋李克用家、把前項事情告訴了一遍、李克用道、我生日之時、他登東、我撞將去、不期見了這妖怪、驚得我死去、我又不敢與你說這話、既然如此、你且搬來我這裏住着、別作道理、許宣作謝了李員外、依舊搬到他家、不覺住過兩月有餘、忽一日立在門前、只見地方總甲分付排門人等、俱要香花燈燭迎接朔廷、以然原來是宋高宗策立孝宗、降赦通行天下、只除人命大事、其餘小

事盡行赦放回家。許宣遇赦，歡喜不勝，吟詩一首。詩云：

感謝吾皇降赦文　網開三面許更新
死時不作他邦鬼　生日還為舊土人
不幸逢妖愁更　何期遇宥罪除根
歸家滿把香焚起　拜謝乾坤再造恩

許宣吟詩已畢，央李員外衙門上下打點使用了錢，見了大尹，給引還鄉。拜謝東鄰西舍，李員外媽媽合家大小，二位主管，俱拜別了。央幫閑的蔣和買了些土物帶回杭州。來到家中，見了姐夫姐姐，拜了四拜。

李募事見了許宣焦躁道你好生欺負人我兩遍寫書教你投托人你在李員外家娶了老小不直得寄封書來教我知道直恁的無仁無義許宣說我不曾娶妻小姐夫道見今兩月前有一個婦人帶着一個丫鬟道是你的妻子說你七月初七日去金山寺燒香不見回來那里不尋到直到如今打聽得你回杭州同丫鬟先到這里等你兩月了教人叫出那婦人和丫鬟見了許宣許宣看見果是白娘子青青許宣見了目瞪口呆喫了一驚不在姐夫姐姐面前說這話本只得任他埋怨了一場李募事教許宣共白

走去一間房內去安身、許宣見晚了、怕這白娘子、心中慌了、不敢向前、朝着白娘子跪在地下道、不知你是何神何鬼、可饒我的性命、白娘子道、小乙哥、是何道理、我和你許多時夫妻、又不曾虧負你、如何說這等沒力氣的話、許宣道、自從和你相識之後、帶累我喫了兩場官司、我到鎮江府、你又來尋我、前日金山寺燒香、歸得遲了、你和青青又直趕來、見了禪師、便跳下江裏去了、我只道你死了、不想你又先到此、望乞可憐見饒我則個、白娘子圓睜怪眼道、小乙官、我也只是爲好、誰想到成怨本、我與你平生夫婦、共枕

同衾許多恩愛、如今却信別人閒言語、教我夫妻不睦、我如今實對你說、若聽我言語、喜喜歡歡、萬事皆休、若生外心、教你滿城皆爲血水、人人手攀洪浪、腳踏渾波、皆死於非命、驚得許宣戰戰兢兢、半晌無言可荅、不敢走近前去、青青勸道、官人、娘子愛你杭州人生得好、又喜你恩情深重、聽我說、與娘子和睦了、休要疑慮、許宣喫兩個纏不過、叫道、却是苦耶、只見姐姐在天井裏乘凉、聽得叫苦、連忙來到房前、只道他兩個兒廝鬧、拖了許宣出來、白娘子關上房門自睡、許宣把前因後事、一一對姐姐告訴了一遍、却好

[illegible]

姐夫乘涼歸房、姐姐道、他兩日兒廚下了夫々不知睡了也未、你且去張一張了來、李募事走到房前看時、裏頭黑了、半亮不亮、將舌頭舐破紙窗、不張萬事皆休、一張時、見一條吊桶來大的蟒蛇、睡在床上、伸頭在天窗內乘涼、鱗甲內放出白光來、照得房內如同白日、吃了一驚、回身便走、來到房中、不說其事、道睡了、不見則聲、許宣躲在姐姐房中、不敢出頭、姐夫也不問他、過了一夜、次日、李募事叫許宣出去、到僻靜處問道、你妻子從何娶來、實實的對我說、不要瞞我、自昨夜親眼看見他是一條大白蛇、我怕你姐姐

宣怕、不說出來、許宣把從頭事一一對姐夫說了一遍、李募事道、既是這等、白馬廟前、一個呼蛇戴先生、如法捉得蛇、我同你去接他、二人取路來到白馬廟前、只見戴先生正立在門口、二人道、先生拜揖、先生道、有何見諭、許宣道、家中有一條大蟒蛇、相煩一捉則個、先生道、宅上何處、許宣道、過軍將橋黑珠兒巷內李募事家便是、取出一兩銀子道、先生收了銀子、待捉得蛇、另又相謝、先生收了道、二位先回、小子便來、李募事與許宣自回、那先生裝了一瓶雄黃藥水、一直來到黑珠兒巷內、問李募事家、人指道、前面那

樓子內便是先生來到門前揭起簾子咳嗽一聲並無一個人出來敲了半晌門只見一個小娘子出來問道尋誰家先生道此是李募事家麼小娘子道便是先生道說宅上有一條大蛇卻纔二位官人來請小子捉蛇小娘子道我家那有大蛇你差了先生道官人先與我一兩銀子說捉了蛇後有重謝白娘子道沒有休信他們哄你先生道如何作耍白娘子三回五次發落不去焦躁起來道你真個會捉蛇只怕你捉他不得戴先生道我祖宗七八代呼蛇捉蛇量道一條蛇有何難捉娘子道你說捉得只怕你見了

要走、先生口裏不住、不走、那娘子取出一錠白銀、娘子道隨我來、到天井內、那娘子轉個灣走進去了、那先生手中提着瓶兒、立在空地上、不多時、只見刮起一陣冷風、風過處只見一條吊桶來大的蟒蛇、連射將來、正是

人無害虎心　虎有傷人意

且說那戴先生吃了一驚、望後便倒、雄黃罐兒也打破了、那條大蛇張開血紅大口、露出雪白齒、來咬先生、先生慌忙爬起來、只恨爹娘少生兩脚、一口氣跑過橋來、正撞着李募事、李募事道、如何、那先生

道、好教二位得知、把前項事、從頭說了一遍、取出那一兩銀子付與李募事道、若不生這般事、連性命都沒了、二位自去照顧別人、急急的去了、許宣道、姐夫如今怎麼處、李募事道、眼見實是妖怪了、如今赤山埠前張成家欠我一千貫錢、你去那裏靜處討一間房兒住下、那怪物不見了你、自然去了、許宣無計可奈、只得應承、同姐夫到家時、靜悄悄的沒些動靜、李募事寫了書帖、和票子做一封、教許宣往赤山埠去、只見白娘子叫許宣到房中道、你好大膽、又叫甚麼捉蛇的來、你若和我好意、佛眼相看、若不好時、帶累

一城百姓受苦、都死於非命、許宣聽得、心寒膽戰、不敢則聲、將了票子、悶悶不已、來到赤山埠前尋着了張成、隨即袖中取票時、不見了、只叫得苦、慌忙轉步一路尋回來時、那裏見、正悶之間、來到淨慈寺前、忽地裏想起那金山寺長老法海禪師曾分付來、倘若那妖怪再來杭州纏你、可來淨慈寺內來尋我、如今不尋、更待何時、急入寺中、問監寺道、動問和尚、法海禪師曾來上刹也未、那和尚道、不曾到來、許宣聽得說不在、越悶、折身便回來長橋堍下、自言自語道、時衰鬼弄人、我要性命何用、看着一湖清水、却待要跳、正

是

閻王判你三更到　定不容人到四更

許宣正欲跳水、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男子漢何故輕生、死了一萬口、只當五百雙、有事何不問我、許宣回頭看時、正是法海禪師、背馱衣鉢、手提禪杖、原來真箇纔到、也是不該命盡、再遲一碗飯時、性命也休了、許宣見了禪師、納頭便拜、道救弟子一命則個、禪師道、這業畜在何處、許宣把上項事一一訴了、道如今又直到這裏、求尊師救度一命、禪師於袖中取出一箇鉢盂、遞與許宣道、你若到家、不可教婦人得知、

悄悄的將此物劈頭一罩、切勿手輕、緊緊的按住、不可心慌、你便回去、且說許宣拜謝了祖師、回家、只見白娘子正坐在那裏、口內喃喃的罵道、不知甚人挑撥我丈夫和我做冤家、打聽出來、和他理會、正是有心等了沒心的、許宣張得他眼慢、背後悄悄的、望白娘子頭上一罩、用盡平生氣力納住、不見了女子之形、隨着缽盂慢慢的按下、不敢手鬆、緊緊的按住、只聽得缽盂內道、和你數載夫妻、好沒一些兒人情、略放一放、許宣正沒了結處、報道、有一箇和尚說道、要收妖怪、許宣聽得、連忙教李募事請禪師進來、來到

說得

亚中尚好淑真自小青與言之妖也

求師許宣道收為弟子則個不知禪師可肯發慈的搭救念頭輕輕的拋起缽盂只見白娘子縮做七八寸長如傀儡人伎倆形閃做一堆兒伏在地下禪師問道是何業畜妖怪怎敢纏人可說備細白娘子答道禪師我是一條大蟒蛇因為風雨大作來到西湖上安身同青青一處不想遇着許宣春心蕩漾按納不住一時冒犯天條却不曾殺生害命望禪師慈悲則個禪師又問青青是何怪白娘子道青青是西湖內第三橋下潭內千年成氣的青魚一時遇着拉他為伴他不曾得一日歡娛並望禪師憐憫禪師道念你

千年修煉免你一死可現本相白娘子不肯禪師勃然大怒口中念念有詞大喝道揭諦何在快與我擒青魚怪來和白蛇現形聽吾發落須臾庭前起一陣狂風風過處只聞得豁剌一聲響半空中墜下一箇青魚有一丈多長向地撥剌的連跳幾跳縮做尺餘長一箇小青魚看那白娘子時也復了原形變了三尺長一條白蛇兀自昂頭看着許宣禪師將二物置於鉢盂之內扯下褊衫一幅封了鉢盂口拿到雷峰寺前將鉢盂放在地下令人搬磚運石砌成一塔後來許宣化緣砌成了七層寶塔千年萬載白蛇和青

魚不能出世且說禪師押鎮了留偈

西湖水乾　江湖不起

雷峯塔倒　白蛇出世

法海禪師言偈畢又題詩八句以勸後人

奉勸世人休愛色　愛色之人被色迷

心正自然邪不擾　身端怎有惡來欺

但看許宣因愛色　帶累官司惹是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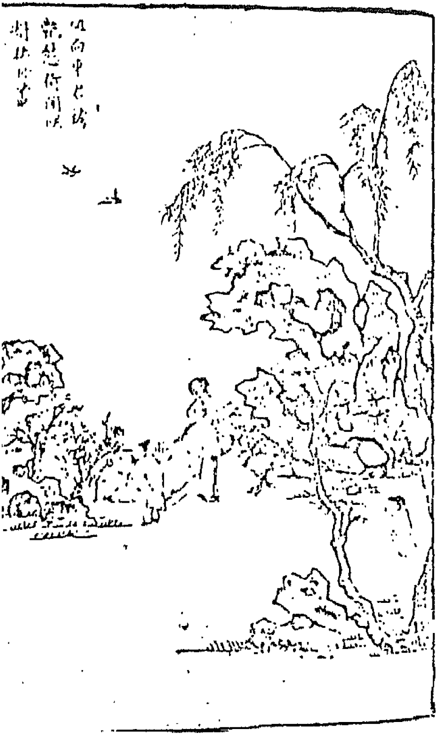
不是老僧來救護　白蛇吞了不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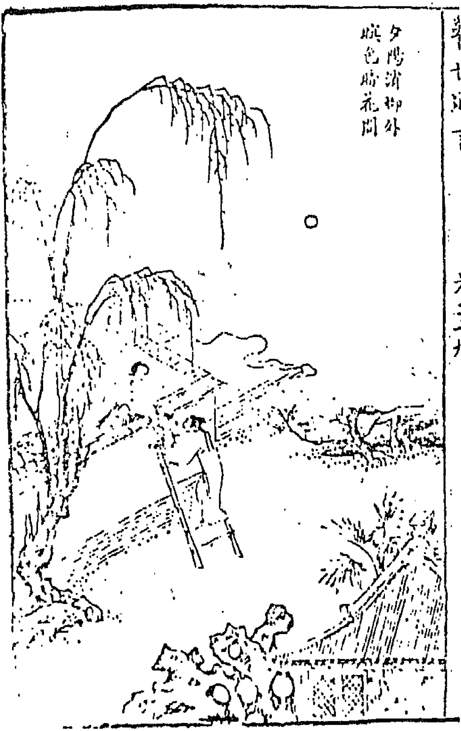
法海禪師吟罷各人自散惟有許宣情願出家禮拜禪師為師就雷峯塔披剃為僧修行數年一夕坐化

去了衆僧們欲焚化造一座骨塔千年不朽歸去世時亦有詩四句留以警世詩曰

祖師度我出紅塵　鐵樹開花始[illegible]休
化化輪迴重化化　生生轉變再生生
從知有色還無色　須識無形却有形
色即是空空即色　空空色色要分明

警世通言


月向中天落
離愁何日休
對此[illegible]


夕陽消柳外
暝色暗花間

第二十九卷

宿香亭張浩遇鶯鶯

閑向書齋閱古今　生非草木豈無情
佳人才子多奇遇　難比張生遇李鶯

話說西洛有一才子，姓張名浩，字巨源，自兒曹時清秀異衆，既長，才擅詞賦，貌瑩冰雪，容止可觀，言詞簡當，承祖父之遺業，家藏鏹數萬，以財豪稱于鄉里。貴族中有慕其門第者，欲結婚姻，雖媒妁日至，浩正色拒之。人謂浩曰：君今冠矣，男子二十而冠，何不求良家令德女子配君，其理安在？浩曰：大凡百歲姻緣，必

要十分美滿其雖非才子實殊佳人不遇出世嬌姿寧可終身鰥處且俟功名到手之日此願或可遂耳緣此至弱冠之年猶未納室浩性喜厚自奉養所居連簷重閣洞戶相通華麗雄壯與王侯之家相等浩猶以爲隘窄又於所居之北剏置一園中有

風亭月榭杏塢桃溪雲樓上倚晴空水閣下臨清泚横塘曲岸露偃月虹橋朱檻彫欄叠生雲怪石爛發奇花豔蕊深沉竹洞花房飛異域佳禽植上林珍果綠荷密鎖尋芳路翠柳低籠鬬草場

浩暇日多與親朋宴息其間西都風俗每至春時園

圃無大小皆修葺花木酒樓亭館縱遊人翫賞以故遐邇相誇選士族爲宦浩園林有名儒廖山青者程序供尚可爲師範與浩情愛至密浩園館新成花卉茂盛一日邀山甫閒步其中行至衡香亭共坐時尚仲春桃李正芳牡丹花放蕊白如紅環遶亭砌浩謂山甫曰淑景明媚非詩酒莫酬韶光今日幸無俗賓先飲數盃然後各賦一詩詠目前景物雖閒閒消遣不足以當君之盛作若得一詩可以永爲此觀山甫曰願聽指揮浩喜即呼小童具紙筆置于前酒三行方欲求題忽退見亭下花間有[illegible]翩飛而起山

甫曰鶯語堪聽何故驚飛浩曰此無他料必有遊人偷折花耳邀先生一往觀之遂下宿香亭逕入花陰躡足潛身尋蹤而去過太湖石畔芍藥欄邊見一垂鬟女子年方十五携一小青衣倚欄而立但見

新月籠眉春桃拂臉意態幽花未艷肌膚嫩玉生光蓮步一折着弓弓扣繡鞋兒螺髻雙垂揷短短紫金釵子似向東君誇艷態倚欄笑對牡丹叢

浩一見之神魂飄蕩不能自持又恐女子驚避引山甫退立花陰下端詳久之真出世色也告山甫曰塵世無此佳人想必上方花月之妖山甫曰花月之妖

是故謂兄、天下不乏美婦人、但無緣者自不遇耳、浩曰、浩閱人多矣、未嘗見此殊麗、使浩得配之、足快平生、兄有何計、使我早遂佳期、則成我之恩、與生我等矣、山甫曰、以君之門第才學、欲結婚姻、易如反掌、何須如此勞神、浩曰、君言未當、若不遇其人、寧可終身不娶、今既遇之、即頃刻亦難捱也、媒妁通問、必須歲月、將無已在枯魚之肆乎、山甫曰、但患不諧、苟得諧、何患晚也、請詢其蹤跡、然後圖之、浩此時情不自禁、遂整巾正衣、向前而揖、女子斂袂答禮、浩啟女子曰、貴族誰家、何因至此、女子笑曰、妾乃君家東鄰也、今

此女大有心人

日長幼赴親族家會，惟妾不行。聞君家牡丹盛開，故與青衣潛啓隙戶至此。洪聞此語，乃知李氏之女鶯鶯也。與洪童稚時嘗共扶欄之戲。再告女子曰：敝園花雖不足當目，若有小饌，欲備歡酒，並主人接隣里之歡，如何？女曰：妾之此來，本欲見君，若欲開樽，決不敢領，感無及亂，略訴此情。洪拱手謝辭而言曰：願聞所論。女曰：妾自幼年慕君清德，緣家有嚴親，禮法所拘，無因與君聚會。今君猶未娶，妾亦垂髮，若不以醜陋見疎，爲通媒妁，使妾異日奉箕帚之末，立祭祀之列，奉侍翁姑，和睦親族，成兩姓之好，無七出之玷，此

妾之赤心也不知君心還肯從否浩聞此語喜出望外告女曰若得與麗人偕老平生之樂事足矣但未知緣分何如耳女曰兩心既堅緣分自定君果見許願求一物爲定使妾藏之異時表今日相見之情浩倉卒中無物表意遂取繫腰紫羅繡帶謂女曰取此以待定議女亦取擁項香羅謂浩曰請君作詩一篇親筆題于羅上庶爲他時可以取信浩心持喜呼童取筆硯指欄中未開牡丹爲題賦詩一絕于香羅之上詩曰

沉香亭畔露凝枝　斂艷含嬌未放時

自是名花待名手　風流學士獨題詩

女見詩大喜、取香羅在手、謂浩曰、君詩何清妙、中有深意、真才子也、此事切宜緘口、勿使人知、然念今日之言、必遂他時之樂、父母恐回、妾且歸去、道罷蓮步却轉、與青衣緩緩而去、浩時酒興方濃、春心淘蕩、不能自遏、自言下坡不趕、次後難逢、爭忍棄人歸去、雖花影下、細草如茵、猶略效鸞鳳、亦無恨、遂奔步趕上、雙手抱持女子、傾恋恩情、不忍捨放、絕裾而去、正欲啓口致辭、含羞告免、忽自後有人言曰、相見已非正禮、此事決然不可、若能用我一言、可以永諧百歲若

拾如同視、乃山甫也、女子已去、山甫曰住居欲知禮別嫌、今君誦孔聖之書、何故習小人之態、使女子去遲、父母先回、必詢究其所往、則女禍延及于君、豈可戀一時之樂、損終身之德、請君三思、恐成後悔、浩不得已、怏怏復回宿香亭上、與山甫盡醉散去、自此之後、浩但寄歌不語、對酒無歡、月下長吁、花前偷泪、俄而綠暗紅稀、春光將暮、浩一日獨步閒齋反覆思念、一段離愁、方恨無人可訴、忽有老尼惠寂自外而來、乃浩家香火院之尼也、浩禮畢問曰、吾師何來、寂曰、專來傳達一信、浩問何人致意于我、寂稱

不想么
也必

生促席謂浩曰君東隣李家女子鶯鶯薦三事意浩大驚告寂曰寧有是事吾師勿言寂曰此事何必自隱聽寂拜聞李氏為寂門徒二十餘年其家長幼相信今日因往李氏誦經知其女鶯鶯染病寂送藥令勤服鶯鶯屏去侍妾私告寂曰此病非藥所能愈耶寂再三詢其故鶯鶯遂説及園中與君相見之事又出羅巾上詩向寂言此即君所作也令我致意于君幸勿相忘以圖後會鶯鶯與寂所言也君何用隱諱耶浩曰事實有之非敢自隱但慮傳揚遐邇取笑里閭今日吾師既知使浩如何而可寂曰早來既知

此事並與鶯父母說及鶯親事答云女兒常劣六[illegible]
聆家觀其意在二三年後方始議親更看來緣[illegible][illegible]
何言罷起身謂浩曰小庵事冗不及款話如日後欲
寄音信但請垂諭道相別去自此吾問鶯達其悅內
懷背托叙私情光陰迅速倏忽之間已經一載節遇
清明桃李飄零牡丹半折浩倚欄凝視物感人情
緒轉添久之自思去歲此時相逢花畔今歲花又重
開玉人難見況吟半晌不若折花數枝托意欲寄鶯
鶯同背遂召叙至告曰今折得花數枝煩吾師持往
李氏但云吾師所獻若見鶯鶯作浩廻答去歲[illegible][illegible]

時、相見于西欄畔、今花又開、人猶間阻、相憶之心、言不可盡、願似葉如花、年年長得相見、敘曰、此事易爲、差可少待、遊持花去踏時、復來、浩迎門如何、敘予、袖中取彩箋小柬、告浩曰、鶯鶯寄君、切勿外啟、敘乃辭去、浩啟封視之、曰、

鶯鶯拜啟、相別經年、無日不懷思憶、前令乳母以親事白於父母、堅意不可、事須後圖、不可倉卒、願君無忘妾、妾必不負君、姻若不成、誓不他適、其他心事、詢敘可知、[illegible]討求皆獲笑、獨妾悲悵、偶成小詞、[illegible]之、又可以見妾之心

畢毀之切勿外洩詞曰

紅疎綠密時臨選是困人天相思極處凝睛月下酒滞花前暫約已知俱有願奈目前兩處懸懸且未偶清宵虛設月甚光圓

浩覽來歎爾長歎曰好事多磨信非虛也展放案上反覆把玩不忍什襲感刻于心泪下如雨又恐家人見疑詢其所因遂伏案掩面偷聲潛泣良久舉首起視見日影下窻暝色已至浩思適來書中言心事訊寂可知今抱愁獨坐不若詢訪惠寂究其仔細庶幾少解情懷遂徐步出門路過李氏之家時夜色已闌

門戶皆閉浩至此想像鶯鶯心懷愛慕步不能移指李氏之門曰非插翅步雲安能入此方徘徊未進忽見旁有隙戶半開左右寂無一人浩大喜曰天助此便成我佳期遂托惠寂不如潛入其中探問鶯鶯消息浩爲情愛所亟不顧禮法躡足而入既到中堂隱身廻廊之下左右顧盼見

閑庭悄悄深院沉沉靜中聞風響叮噹暗裏見流
螢聚散更籌漸急窗中風弄殘燈夜色已闌堦下
月移花影香閨想在屏山後遠似巫陽千萬重

浩至此茫然不知所往獨立久之心中頓省自思設

若收怨爲之奈何不離身受辱惹起喧嘩[illegible]
事當於面圖之不期隙戶已閉返轉廻廊方欲登階
復歸忽聞空中有低低而唱者潛思深院浮夜何人
獨歌遂隱住側身諦聽所唱之詞乃行香子詞

雨後風微綠暗紅稀燕巢成蝶遶殘枝揚花點點
永日遲遲動離懷牽別恨鷓鴣啼辜負佳期虛度
芳時爲甚褪盡羅衣宿香亭下紅芳柎兩將情
今日恨有誰知

但覺如雛鶯囀翠柳陰中彩鳳鳴碧梧枝上想是清
夜無人調韵轉美浩審詞察意若非鶯鶯誰知宿香

亭之戀但得一見其面死亦無怖方欲以指擘窗隙開仔細忽有人叱浩曰良士非媒不聘女子無故不婚今女按板下窗中小子踰牆到廳下皆非善行若為人偷執詰有司承作淫奔之求浩大驚退步失腳墮于砌下久之方醒開目視之乃伏案晝寢于書窗之下時日將晡矣浩曰異哉夢也何顯然如是莫非有相見之期故先垂吉兆告我方心緒擾擾未定悲寂夜來浩訊其意寂曰適來只奉小柬而去有一事偶忘告君鶯鶯傳語崔家所居房後乃君家之東牆也高無數尺其家初夏二十日親族中有婚姻事是

[illegible]

夕妝家皆往鶯託病不行令君至期于階下俟候踰墻與君相見君切記之惠寂且去浩欣喜之心言不能盡屈指數日已至所約之期浩遂張帷幌具飲饌器用玩好之物皆列于宿香亭中日既晚悉遣侍僕出外惟留一小童及閉園門倚梯近墻屏立以待未久夕陽消柳外暝色暗花間斗柄指南夜傳初鼓浩曰惠寂之言豈非誑我乎語猶未絕粉面新妝半出短墻之上浩舉目仰視乃鶯鶯也急移梯扶策而下攜手偕行至宿香亭上明燭並坐細視鶯鶯欣喜轉啟告鶯曰不謂麗人果肯來此鶯曰妾之此身異

時欲作閨門之乘、今日寧肯誑語、浩曰、肯飲少酒、共慶今宵佳會可乎、鶯曰、雖禁酒力、恐來朝獲罪于父母、浩曰、酒既不飲、略欲如何、鶯笑倚浩懷、嬌羞不語、浩遂與解帶脫衣、入鴛幃共寢、但見

寶炬搖紅、麝裀吐翠、金縷繡屏深掩、紺紗斗帳低
垂、並連鴛枕、如雙雙比目同波、共展香衾似對對
春蠶作繭、向人尤殢春情事、一搦纖腰怯未禁

須臾香汗流酥、相偎微喘、雖楚王夢神女、劉阮入桃源、相得之懽、皆不能比、少頃、鶯告浩曰、夜色已闌、妾且歸去、浩亦不敢相留、遂各整衣而起、浩告鶯曰、後

會未期、切望保愛、鶯曰、去歲偶然相遇、猶作詩相贈、今夕得侍枕席、何故無一言見惠、豈非猥賤之質不足當君佳句、浩笑謝鶯曰、豈有此理、遂占一絕

華胥佳夢徒聞說　解佩江皋浪得聲
一夕東軒多少事　韓生虛負竊香名

鶯得詩、謂浩曰、妾之此身、今已爲君所有、幸終始成之、遂携手下亭、轉柳穿花、至牆下、浩扶鶯鶯升梯而去、自此之後、雖音耗時通、而會遇無便、經數月、忽惠寂來告曰、鶯鶯致意、其父守官河朔、來日舉家登程、願君莫忘舊好、候回日、當議秦晉之禮、惠寂辭去、浩

男子不才　婦人[illegible]　浩[illegible]

神悲意慘、度日如年、抱恨懷愁、僅經二載、一日、浩季父召浩語曰、吾門不幸、以無嗣爲大、今汝將及當立之年、猶未納室、雖未至絕嗣、而內政亦不可缺、此中有孫氏者、累世仕宦、家業富盛、其女年已及笄、幼奉家訓、習知婦道、我欲與汝主婚、許娶孫氏、今若失之後無令族、浩素畏季父、賦性剛暴、不敢抗拒、又不敢明言李氏之事、遂通媒妁、與孫氏議姻、擇日將成、而鶯鶯之父任滿方歸、浩不能忘舊情、乃遣惠寂密告鶯曰、浩非負心、實被季父所逼、復與孫氏結親、負心違願、痛徹心髓、鶯謂寂曰、我知其叔父所爲、我必能

自成甚事收拾非為之遂去鶯鶯啟父母曰兒有過惡玷辱家門願先啟一言然後請死父母驚駭詢問我兒何自苦如此鶯鶯曰妾自幼歲慕西鄰張浩才名曾以此身私許偕老曾令乳母白父母欲與浩議姻當日尊慈不蒙允許今聞浩與孫氏結婚棄妾此身將適何地然女行已失不可復嫁他人此願若違含笑自絕父母驚謂鶯鶯曰我止有一女所恨未能選擇佳婿若早知可以商議今浩既已結婚為之奈何鶯鶯曰父母許以兒歸浩則妾自能措置父曰但願親成一切不問鶯鶯曰果如是容妾訴于官府遂取紙作狀更

成[illegible]執逕至河南府廳之下值龍圖閣待制陳公方據案治事見一女子執狀向前公停筆問曰何事鶯鶯斂身跪告曰妾誠誣妄上瀆高明有狀上呈公令左右取狀展視云

告狀妾李氏切聞語云女非媒不嫁此雖至論亦有未然何也昔文君心喜司馬賈午志慕韓壽此二女皆有私奔之名而不受無媒之謗蓋所歸得人青史標其令德注在篇章使後人繼其所爲免委身于傭俗妾于前歲慕西鄰張浩才名已私許之偕老言約已定誓不變更今張浩忽背前約使

[illegible]

妾呼天叩地無所告投切聞律設大法禮順人情

若非判府龍圖明斷孤寡終身何恃為此冒昧具

伏幸乞台慈特賜予決謹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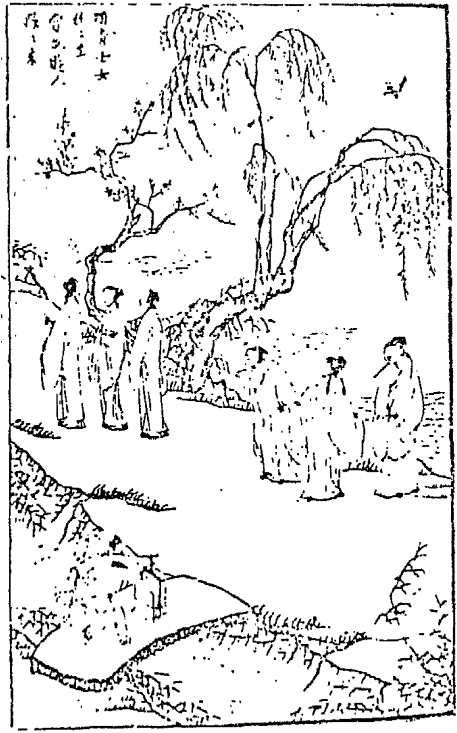
陳公讀狀訊鶯鶯曰汝與浩私約已定有何為據鶯取懷中香羅並花箋上二詩皆浩筆也陳公命追浩至公庭責浩與李氏既已約婚安可再娶孫氏浩倉卒但以叔父所逼為辭實非本心再訊鶯鶯曰爾意如何鶯曰張浩才名實為佳婿使妾得之當克勤婦道實賴爾主盟之大德陳公曰天生才子佳人不當使之孤另我今曲與汝等成之遂于狀尾判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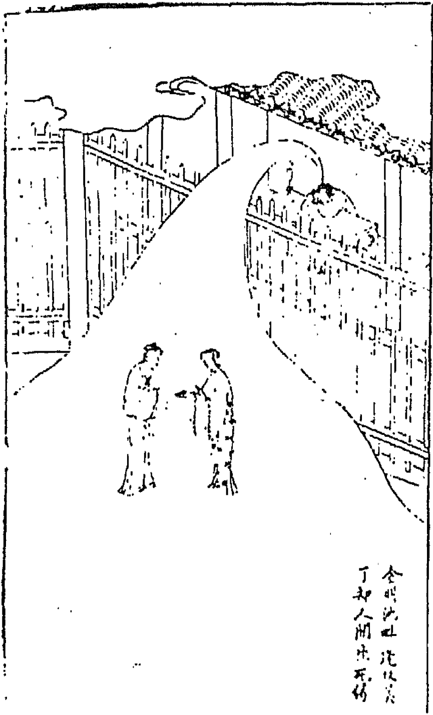
花下相逢已有終身之約中道而止竟乖偕老之心在人情既出至誠論律文亦有所禁宜從先約可斷後婚

判畢謂浩曰吾今判合與李氏爲婚二人大喜拜謝相公恩德遂成夫婦偕老百年後生二子俱擢高科話名宿香亭張浩遇鶯鶯

當年崔氏賴張生　今日張生仗李鶯
同是風流千古話　兩廂不及宿香亭

第二十九卷終


閒步上坐
竹ゝ立
會少眠人
徐ゝ來



金明池畔花枝笑
了却人間未死緣

第三十卷

金明池吳清逢愛愛

朱文燈下逢劉倩　師厚燕山遇故人
隔斷死生終不泯　人間最切是深情

話說大唐中和年間博陵有個才子姓崔名護生得風流俊雅才貌無雙偶遇春榜動選場開收拾琴劍書箱前往長安應舉時當暮春崔生暫離旅舍往城南郊外遊賞但覺口燥咽乾唇焦舌熱一來走得急那時候也有些熱了崔生只為口渴又無溪澗取水只見一個去處

灼灼桃紅似火依依綠柳如烟竹籬茅舍黃土壁
白板扉啐吖犬吠桃源中兩兩黃鸝鳴翠柳

崔生去叩門覓一口水立了半日不見一人出來正無計結忽聽得門內笑聲崔生應覷悄去門縫裏一瞧元來那笑的却是一個女孩兒約有十六歲那女兒出來開門崔生見了口一發燥咽一發乾唇一發焦舌一發熱連忙又手向前道小娘子拜揖那女兒回個嬌嬌滴滴的萬福道官人寵顧茅舍有何見諭崔生道卑人博陵崔護別無甚事只因走逆氣喘敢求勺水解渴則個女子聽罷並無言語疾忙進去

用纖纖玉手、捧着磁甌、盛半甌茶、遞與崔生、崔生接了過、呷入口、透心也似凉好爽利、只得謝了自回、想着功名、自去赴選、誰想時運未到、金榜無名、離了長安、匆匆回鄉去了、倏忽一年、又遇開科、崔生又起身赴試、追憶故人、且把試事權時落後、急往城南一路上東覷西望、只怕錯認了女兒住處、頃刻到門前依舊桃紅柳綠、犬吠鶯啼、崔生至門、見寂寞無人、心中疑惑、還去門縫裏瞧時、不聞人聲、徘徊半晌、去向左扉上題四句詩、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

題罷、自回、明日放心不下、又去探看、忽見門兒呀地開了、走出一個人來、生得

　鬚眉皓白、鬢髮稀疏、身披白布道袍、手執斑竹拄杖、堪為四皓商山客、做得磻溪執釣人

那老兒對崔生道、君非崔護麽、崔生道、丈丈拜揖、卑人是也、不知丈丈何以見識、那老兒道、君殺我女兒、怎生不識、嚇得崔護面色如土、道、卑人未嘗到老丈宅中、何出此言、老兒道、我女兒去歲獨自在家、遇你一來、覓水去後、昏昏如醉、不離床席、昨日忽說道、去年

痴一至

[illegible]

今日曾過花郎今日想必來也走到門前望了一日不見轉身擡頭忽見白板扉上詩長吁一聲悄然倒地老漢扶入房中一夜不醒早間忽然開眼道崔郎來了爹爹好生迎接今君果至豈非前定且請進去一看誰想崔生入得門來裏面哭了一聲仔細看時女兒死了老兒道郎君今番與個償命崔生此時又驚又痛便走到床前坐在女兒頭邊輕輕放起女兒的頭伸直了自家腿將女兒的頭放在腿上親着女兒的臉道小娘子崔護在此頃刻間那女兒三魂再至七魄重生須臾就走起來老兒十分歡喜就賠粧

伶招贅崔生爲婿後來崔生發跡爲官夫妻一世團圓正是

月缺再圓　　鏡離再合
花落再開　　人死再活

爲甚今日說這段話這個便是死中得活有一個多情的女兒沒興遇着個子弟不能成就干折了性命反作成別人洞房花燭正是

有緣千里能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說這女兒遇着的子弟却是宋朝東京開封府有一員外姓吳名子[illegible]平生是個真實的人此生得一個

兒子、名喚吳清、正是愛子嬌癡、獨兒得惜、那吳員外愛惜兒子、一日也不肯放出門、那兒子却是風流博浪的人、專要結識朋友、覓柳尋花、忽一日、有兩個朋友來望、却是金枝玉葉、鳳子龍孫、是宗室趙入節使之子、兄弟二人、大的諱應之、小的諱茂之、都是使錢的勤兒、兩個叫院子通報、吳小員外出來迎接、分賓而坐、獻茶畢、問道、幸蒙恩降、不知又何使令、二人道即今清明時候、金明池上、士女喧闐、遊人如蟻、欲同足下一遊、尊意如何、小員外大喜道、蒙二兄不棄寒舍告得奉陪、小員外便教童兒挑了酒樽食罍、備三

[illegible]馬、與兩個同去、迤邐早到金明池、陶穀學士有首詩道

萬座笙歌醉後醒、遶池羅幙翠煙生、
雲藏宮殿九重碧、日照乾坤五色明、
波面畵橋天上落、岸邊遊客鑑中行、
駕來將幸龍舟宴、花外風傳萬歲聲

三人遶池遊翫、但見

挑紅似錦、柳綠如烟、花間粉蝶雙雙、枝上黃鸝兩兩、踏青士女紛紛至、賞翫遊人隊隊來、

三人就空處飲了一回酒、吳小員外道、今日天氣甚

作、只可惜少個侑酒的人兒二相道酒已足矣[illegible]
閒步消遣、觀看士女遊人、强似昇坐三人說罷更行
剛動脚不多步、忽聞得一陣香風、絕似麝蘭香氣、
些脂粉氣、吳小員外迎這陣香風上去、忽見一族婦
女、如百花鬪彩、萬卉爭妍、內中一位小娘子、剛則十
五六歲模樣、身穿杏黃衫子、生得如何、

眼橫秋水、眉拂春山、髮似雲堆、足如蓮蕊、兩顆櫻
桃分素口、一枝楊柳鬪纖腰、未領略遍體溫香、早
已覩十分春色

吳小員外看見、不覺遍體蘇麻、急欲捱身上前、却被

趙家兩兄弟拖回道良家女子不可調戲恐耳目甚多惹禍招非小員外雖然依允都做勿去了意靈般那小娘子隨着奶奶自去了小員外與二趙相別自回　夜不睡道好個十相具足的小娘子只恨不曾訪問他居止姓名若訪問得明白央媒說合或有三分能夠次日放心不下換了一身齊整衣服又約了二趙在金明池上尋昨日小娘子踪跡

　分明昔日陽臺路　不見當時行雨人

吳小員外在遊人中往來尋趙不見昨日這位小娘子心中悶悶不悅趙大哥道足下情懷少樂想尋春

之興未遂此間酒肆中多有當鑪少婦想必兒隱在下一行倘有看得上眼的沽飲三盃也當春風一度如何小員外道這些老妓風嘴殘花敗柳學生平日都不在意趙二哥道街北第五家小小一個酒肆到也精雅內中有個量酒的女兒大有姿色年紀也只好二八只是不常出來小員外欣然從順相引一齊三人移步街北果見一個小酒店外邊花竹扶疎裡面杯盤羅列趙二哥指道此家就是三人入得門來悄無人聲不免喚一聲有人麼有人麼須臾之間似有如無覺得嬌嬌媚媚妖妖嬈嬈走一個十五六歲

人等可以
歪在

花朵般多情女兒出來、那三個子弟見了女兒齊齊的三頭對地。六臂向身。唱個喏道、小娘子拜揖、那多情的女兒見了三個子弟、一點春心動了、按捺不下、一雙脚兒出來了、則是麻麻地進去不得、緊挨着三個子弟坐地、便教迎兒取酒來、那四個可知道喜、四口兒併來沒一百歲、方纔舉得一盃、忽聽得馬兒蹄响、車兒輪响、却是女兒的父母上墳回來、三人敗興而返、迤邐春色凋殘、勝遊難再、只是思憶之心、形于夢寐、轉眼又是一年、三個子弟不約而同、再尋舊約、頃刻已到、但見門戶蕭然、當壚的人不知何在、二人

少歇一歇問信則見那舊日老兒和婆子、走將出來三人道丈丈拜揖、有酒打一角來、便問丈丈去年到此、見個小娘子甚稠、今日如何不見、那老兒聽了、簌地兩行淚下、覆官人老漢姓盧名榮、官人見那量酒的就是老拙女兒、小名愛愛、去年今日合家去上墳、不知何處來三個輕薄廝兒、和他喫酒、見我回來散了、中間別事不知、老拙兩個薄薄罪過他兩句言語不想女兒性重、頓然悒怏、不喫飲食、數日而死這屋後小丘便是女兒的墳、說罷、又簌簌地淚下、三人嗟口不敢再問、連忙還了酒錢、三個馬兒連着一路傷

感不已、回頭顧盼、淚下沾襟、怎生放心得下、正是、

夜深啼暫息　池寂惟月明
無因駐清景　日出事還生

那三個正行之際、恍惚見一婦人、素羅罩首、紅帕當胸、顛顛擺擺、半前半却、覷着三個低聲萬福、那三個如醉如痴、罔知所措、道他是鬼、又衣裳有縫、地下有影、道是夢裡、自家、分看着、又疑、只見那婦人道官人認得奴家、即去歲金明池上人也、官人今日到奴家相望、奴爹媽詐言說死、虛堆個土坟、瞞過官人們、奴家[illegible]前生有緣、幸得相遇、如今搬在城裏一個曲巷

小樓，且是瀟灑，倘不棄嫌，屈尊一回。三人下馬，歇息之間，便到一個去處。入得門來，但見

小樓連苑，斗帳藏春，低窗淺映紅紗，曲閣[illegible]。[illegible]半明半暗，人居掩映之中，萬綠藏紅，花滿戶[illegible]之內。

上得樓兒，那女兒便叫迎兒安排酒來，與三個郎君賀喜，無移時，酒到痛飲。那女兒所事熟滑，唱一個嬌滴滴的曲兒，舞一個妖媚媚的破兒，搊一個緊颼颼的箏兒，道一個甜甜嫩嫩的千歲兒。那弟兄兩個飲散，自別去了。吳小員外回身轉手，搭定女兒香肩，摟

定女兒細腰挃定女兒纖手醉眼乜斜只道様兒便是床上火急做了一班半點兒事端的是

春衫脫下、綉被鋪開、酥胸露一朵雪梅、纖足啓兩彎新月、未開桃蕊、怎禁他浪蝶深偷、半折花心、恐不任狂蜂恣採、潛然粉汗、微喘相偎

睡到天明、起來梳洗、喫些早飯、兩口兒絮絮叨叨不肯放手、吳小員外焚香設誓、嚙臂爲盟、那女兒方纔掩着臉、笑了進去、吳小員外自一路悶悶回家、見了爹媽、道我兒昨夜宿于何處、教我一夜不睡亂夢顛倒個小員外道告爹媽兒爲兩個朋友是至親留戚

我陪宿、不免依他爹媽兒說是皇親、又曾來探、便又疑他、誰想情之所鍾、解釋不得、有詩爲證

剗平荆棘蓋樓臺　樓上笙歌鼎沸開
歡笑未終離別起　從前荆棘又生來

那小員外與女兒兩情厮投、好說得着、可知哩、鮮紫兒般後生、遇着花朶兒女娘、又是芳春時候、正是

佳人窈窕當春色　才子風流正少年

小員外只爲情牽意惹、不隔兩日、少不得去伴女兒一宵、只一件、但見女兒睡、自家覺得精神百倍、容貌勝常、纔到家便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漸漸有如鬼質

看看不似人形飲食不思藥餌不進父母見兒如此父子情深顧不得朋友之道也顧不得體面圖感便去請趙公子兄弟二人來告道不知二兄日前帶我豚兒何處非爲今已害得病深若是醫得好一句也不敢言萬一有些不測不免擊鼓訴冤那時也惟老漢不得那兄弟二人聽罷切切偶語我們雖是金枝玉葉爭奈法度極嚴若子弟賢的一般如凡人敘用若有些差的罪責却也不小萬一被這老子告發時畢竟於我不利疾忙回言丈丈賢嗣之疾本不由我弟兄邀將令郎到酒店上遇見花枝般多情女兒

始末敘了一遍、老兒大驚、道、如此說、我兒若少、二位有何良計、可以相救、二人道、有個皇甫真人、他有斬妖符劍、除非請他來施設、退了這邪鬼、方保無恙、老兒拜謝道、全在二位身上、二人回身就去、却是

青龍共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兩個上了路、迤邐到一山中、白雲深處、見一茅菴、

黃茅蓋屋、白石壘牆、陰陰松牖、鶴飛回小小池塘
纔出巖巒、柳碧梧夾路、玄猿白鶴迎門

頃刻間菴裏走出個道童來、道、二位莫不是尋師父救人麼、二人道、便是、相煩通報則個、道童道、若是別

恩俺師父不去、只割情慾之妖、却爲甚的、情能生人亦能死人、生是道家之心、死是道家之忌、二人道、正要割情慾之妖、救人之死、小童急去、請出皇甫眞人眞人見道童已說過了、吾可一去、邀還同到吳員外家、纔到門首、便道這家被妖氣罩定、却有生氣相臨却好小員外出見眞人、嘆了一聲、道鬼氣深了、九分一生、只有一路可救、驚得老夫妻都來跪告眞人、俯垂法術、救俺一家性命、眞人道、你依吾說、急往西方三百里外避之、若到所在、這鬼必然先到、倘若滿了一百二十日、這鬼不去、員外將着一命、不可救治、怎

員外應允、備素齋請皇甫真人、齋罷、相別自去、老員外速教收拾担仗、從西京河南府去避死、正是

曾覩前定錄　　生死不由人

小員外將兩個趙公子相伴同行、沿路去時、由你登山涉嶺、過澗渡橋、閑中閙處、有伴無人、但小員外喫食、女兒在旁供菜、員外臨睡、女兒在傍解衣、若員外登厠、女兒拿着衣服、處處莫避、在在難離、不覺在洛陽幾日、忽然一日屈指算時、却好一百二十日、如何是好、那兩個趙公子和從人守着小員外、請到酒樓散悶、又愁又怕、都閣不住淚汪汪地、又怕小員外看

見、急急拭了、小員外目睜口呆、罔知所措、正低頭倚着欄干、恰好皇甫眞人騎個驢兒過來、趙公子看見了慌忙下樓、當街拜下、扯住眞人、求其救度、吳清從人都一齊跪下拜求、眞人便就酒樓上結起法壇、焚香步罡、口中念念有詞、行持了畢、把一口寶劍、遞與小員外道、員外本當今日死、且將這劍去、到晚緊閉了門、黃昏之際、定來敲門、休問是誰、速把劍斬之、若是有幸斬得那鬼、員外便活、若不幸誤傷了人、員外只得納死、總然一死、還有可脫之理、分付罷、眞人騎驢去了、小員外得了劍、巴到晚間、閉了門、漸次黃昏、

只聽得剝啄之聲、員外不露聲息、悄然開門、便把劍斫下、覺得隨手倒地、員外又驚又喜、心窩裡突突地跳、連叫、快點燈來、衆人點燈來照、連店主人都來看、不看猶可、看時、衆人都喫了一大驚、

分開八片頂陽骨、　傾下半桶冰雪水、

店主人認得砍倒的屍首、卻是店裡奔走的小厮阿壽、十五歲了、因往街上登東、關在門外、故此敲門、恰好被劍砍壞了、當時店中嚷動地方、來見了人命事、便將小員外縛了、兩個趙公子也被縛了、等待來朝、將一行人解到河南府、大尹聽得是殺人公事、看了

備狀即送獄司勘問吳清將皇甫真人斬妖事備細說了、獄司道、這是荒唐之言、見在殺死小廝真正人命、如何抵賴、喝教手下用刑、却得跟隨小員外的在衙門中使透了銀子、獄卒禀道、吳清久病未痊、受刑不起、那兩個宗室、也是干連小犯、獄官借水推船、權把吳清收監、候病痊再審、二趟取保在外、一面着地方將棺木安放屍首、聽候堂上弔驗、斬妖劍作兇器駐扎、却說吳小員外是夜在獄中兩淚嘆道、爹娘止生得我一人、從小寸步不離、何期今日死於他鄉、早知左右是死、背井離鄉着甚麼來、又嘆道、小娘子阿、

只道生前相愛誰知死後纏綿恩變成仇害得我骨肉分離死無葬身之地我好苦也我好恨也嗟怨了半夜不覺睡去夢見那花枝般多情的女兒妖妖嬈嬈走近前來深深道箇萬福道小員外休得悵恨奴家奴自身亡之後感太元夫人空中經過憐奴無罪早夭授以太陰煉形之術以此元形不損且得逆行世上感員外隔年垂念因而冒恥相從亦是前緣宿分合有一百二十日夫妻今已完滿奴自當去前夜特來拜別不意員外起其惡意將劍砍奴今日受一夜守獄之苦以此相報阿壽小廝自在東門外古墓

之中、只教官府覆驗屍首便得脫罪、奴又與上元夫人求得玉雪丹二粒、員外試服一粒、管取百病消除元神復舊、又一粒員外謹藏之、他日成就員外一段佳姻、以報一百二十日夫妻之恩、說罷出藥二粒、如雞荳般、其色正紅、分明是兩粒火珠、那女兒將一粒納於小員外袖內、一粒納於口中、叫聲、奴去也、還鄉之日、千萬到奴家荒墳一顧、也表員外不忘故舊之情、小員外再欲叩問詳細、忽聞鐃聲聒耳、驚醒將來、口中覺有異香、腹裡一似火團展轉、汗流如雨、巴到天明、汗止、身子頓覺健旺、摸摸袖內、一粒金丹尚在、

宛如夢中所見。小員外隱下餘情。只將女鬼托夢說阿壽小廝見在。請發驗屍首。便知真假。獄司稟過大尹。開棺檢視。原來是舊笤箒一把。並無他物。尋到東門外古墓。那阿壽小廝如醉夢相似。睡於破石槨之內。眾人把薑湯灌醒。問他如何到此。那小廝一毫不知。獄司帶那小廝并笤箒到大尹面前。教店主人來認。實是阿壽未死。方知女鬼的做作。大尹即將眾人趕出。真人已知斬妖劍不靈。自去入山修道去了。二趙接得吳小員外。連稱恭喜。酒店主人也來謝罪。三人別了主人家。領着僕從。歡歡喜喜同回開封府

來離城還有五十餘里是箇大鎮權歇馬上店打中火只見隔壁一個大戶人家門首貼一張招醫榜文

本宅有室女患病無名人不能識倘有四方明醫善能治療者奉謝青蚨十萬花紅羊酒奉迎決不虛示

吳小員外看了榜文問店小二道隔壁何宅患的是甚病沒人識得小二道此地名褚家庄間壁住的就是褚老員外生得如花似玉一位小娘子年方一十六歲若干人來求他老員外不肯輕許一月之間忽染一病發狂顛語不思飲食許多太醫下藥病只有

增無減好一主大財纔沒人有福承受得可惜小娘子世間罕遇如今看看欲死老夫妻兩口兒晝夜啼哭只祈神拜佛做好事保福也不知費了若干錢鈔了小員外聽說心中暗喜道小二哥煩你做個媒我要娶這小娘子爲妻小二道小娘子十生九死官人便要講親也待病痊小員外道我會醫的甚症病不願受謝只要許下成婚手到病除小二道官人請先生小人即時傳語須臾之間只見小二同着褚公到店中來與三人相見了問道那一位先生善醫二趙舉手道這位與小員外褚公道先生若醫得小女

病疼帖上所言毫釐不敢有負吳小員外道學生姓吳名清本府城內大街居住父母在堂薄有家私豈希罕萬錢之贈但學生年方二十尚未婚配久慕宅上小娘子容德俱全倘蒙許諧秦晉自當勉效齊眉二趙在傍又幫襯許多好言誇吳氏名門富室又誇小員外做人忠厚褚公愛女之心無所不至不由他不應承了便道若果然醫得小女好時老漢賠薄薄粧奩送至府上成婚吳清向二趙道就煩二兄爲媒不可退悔褚公道豈敢當下褚公邀三位都請到家中設宴款待吳清性急就教老員外引進令愛房中

看病下藥褚公先行吳清隨後也是緣分當然吳小貝外進門那女兒就不狂了吳小貝外假要看脈恭娘將羅幃半揭幃中但聞金釧索琅的一聲舒出削玉團冰的一隻纖手來正是

未識半面花容　先見一雙玉腕

小貝外將兩手脈俱已看過見神見鬼的道此病乃邪魅所侵非學生不能治也遂取所存玉丹用一粒以新汲井花水令其送下那女子頓覺神清氣爽病體脫然褚公感謝不盡是日三人在褚家庄歡飲至夜褚公留宿于書齋之中次日又安排早飯相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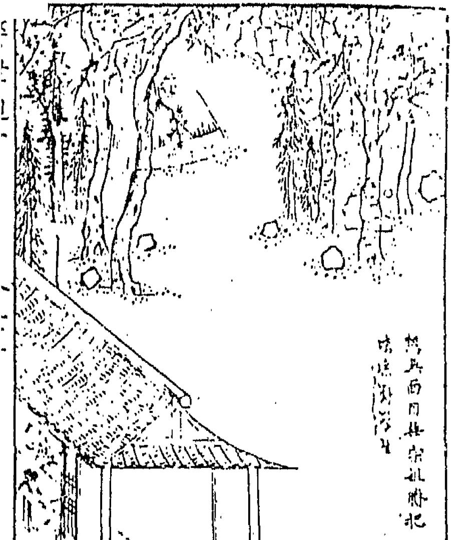
趙道俺這就告辭了、只是吳小員外姻事不可失信、褚公道小女蒙活命之恩豈敢背恩忘義所論敢不從命、小員外就拜謝了岳丈褚公備禮相送爲程儀心眾三人一無所受作別還家吳老員外見兒子病好回來歡喜自不必說、趙二又將婚姻一事說了、吳員外十分之美少不得擇日行聘、六禮既畢褚公備千金嫁裝親送、女兒過門成親吳小員外在花燭之下、看了新婦喫了一驚好似初次在金明池上相逢這個賣杏黃衫的美女、過了三朝半月夫婦廝熟了、吳小員外叩問妻子去年清明節二日果係採花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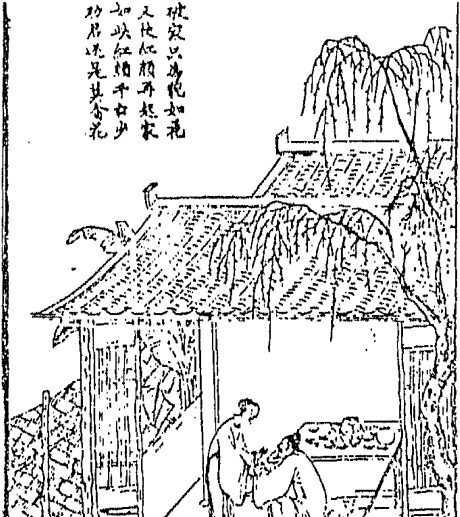
娘身穿杏黃衫兒到金明池上遊翫正是人有所願天必從之那褚家女子小名也喚做愛愛吳小員外一日對趙氏兄弟說知此事二人各各稱奇此段姻緣乃盧女成就不可忘其功也吳小員外即日到金明池邊尋盧家店中述其女兒之事獻上金帛那盧家老夫婦為伯父母求得開墳一見願買棺改葬盧公是市井小人得員外請說無有不從小員外央陰陽生擇了吉日先用三牲祭禮澆奠然後啟土開棺那愛愛小娘子面色如生香澤不散乃知太陰煉形之術所致吳小員外嗟嘆了一回改葬已畢請高僧

廣做法事七晝夜其夜又夢愛愛來辭自此蹤影遂絕後吳小員外與褚愛愛百年諧老當公夫婦亦賴小員外送終此小員外之厚德也有詩爲證

金明池畔逢雙美　了却人間生死緣
世上有情皆似此　分明火宅現金蓮

警世通言


拶兵西門長宗礼腓祀
咳嗽對深丫



秋宵只為花如花
又把紅顏再想家
如此紅顏千古少
勸君休覓異鄉花

第三十一卷

趙春兒重旺曹家莊

東鄰昨夜報吳姬　一曲琵琶蕩客思
不是婦人偏可近　從來世上少男兒

這四句詩是誇獎婦人的自古道有志婦人勝如男子且如婦人中只有娼流最賤其中出色的儘多有一個梁夫人能於塵埃中識拔韓世忠世忠自卒伍起爲大將與金兀朮四太子相持於江上梁夫人脫簪珥犒軍親自執桴擂鼓助陣大敗金人後世忠封蘄王退居西湖與梁夫人諧老百年又有一個李亞

仙，便是長安名妓。有鄭元和公子，問他吊了稍，在悲田院做乞兒，大雪中唱蓮花落，亞仙聞唱，知是鄭郎之聲，收留在家，綉襦裹體，剔目勸讀，一舉成名，中了狀元，亞仙直封至一品夫人。這兩個是紅粉班頭，青樓出色。

若與尋常男子比，　好將巾幗換衣冠。

如今說一個妓家故事，雖比不得李亞仙、梁夫人恁般大才，那也在千千百百中，然能助夫成家，有個小小結果，這也是千中選一。話說揚州府城外有個地名叫曹家莊，莊上曹太公是個大戶之家，院君

已故止生一位小官人名曹可成那小官人才出衆百事伶俐只有兩件事非其所長一者不會營生二者不會作家常言道獨子得惜因是個富家愛子養驕了他又且自小納粟入監出外都稱相公一發縱蕩了專一穿花街串柳巷吟風月酒所脂粉錢與個滿面春風揮金如土人都喚他做曹呆子太公知他浪費禁約不住只不把錢與他用他就賒了父親背地將田產各處抵借銀子那敗子借債有幾樣不便宜處第一折色短少不能足數遇狠心的還要搭些貨物第二利錢最重第三利上起利過了一年十

倒了、只倒換一張文書、並不能取、誰知本重利多、便有銅斗家計、不彀他盤算、第四居中的人、還要扣些謝禮、他把中人就自看做一半債主、狐假虎威、窮索不休、第五寫借票時、只揀上好美產、要他寫做抵頭、既寫之後、這產業就不許你賣與他人、及至準算與他、又要減你的價錢、若算過便有幾兩贏餘、要他找絕、他又東扭西捏、刁三藥四、沒有得爽利與你、有此五件不便之處、所以往往破家、爲尊長的只管拿住兩頭不放、那不知中間都替別人家發財去了、十分家當、實在沒用得五分、這也是只顧眼前、不信結後、

左右把與他敗的到不如印賬當着他結末了[illegible]

明白

明識兒孫是下流　故將錢鈔用心收
兒孫自有兒孫福　枉與兒孫作馬牛

閒話休敘卻說本地有個名妓叫做楚雲兒是個大興的女兒貞個花嬌月艷玉潤珠明專接富商巨室賺大主錢財曹可成一見就看上了一住整月在他家撒漫使錢兩下如膠似漆一個願討一個願嫁神前罰願燃香設盟爭奈父親在堂不敢要他入門那妓者見可成是慷慨之士要他贖身原來妓家有這

個規矩初次破瓜的叫做梳櫳孤老若替他把身價還了揭兒由他自在接客、無拘無管、這叫做贖身孤老、但是贖身孤老要歇時、別的客只索讓他、十夜五夜、不論宿錢後來若要娶他進門別不費財禮、又有這許多脚胃處曹可成要與春兒贖身大媽索要五百兩分文不肯少、可成各處設法尚未到手、忽一日、聞得父親與銀匠在家傾成許多元寶未見出笏用心體訪、曉得藏在臥房床背後複壁之內用帳子遮著可成覷個空、捱進房去偷了幾個出來又怕父親查檢照樣做成貫鉛的假元寶一個換一個大模大樣

的典春兒贖了身又置辦衣飾之類以後但是要用就將假銀換出真銀多多少少都在春兒處想他使費甚不檢今真個來得易去得易日漸日深換個行雲流水也不曾計個數目見幾錠錢而春兒見他撒漫只道家中有餘亦不知此銀來歷忽一日太公病篤喚可成夫婦到床頭吩咐道我兒你今三十餘歲也不爲年少了敗子回頭便作家你如今莫去花柳遊蕩收心守分我家當之外還有些本錢又沒第二個兄弟分受儘彀你夫妻受用遂指床背後說道你揭開帳子有一層複壁裏面藏着元寶一百個共

五十四年、是我一生的精神、向因你務外、不對你說、如今交付你夫妻之手、留些產業傳與子孫、莫要又浪費了、又對媳婦道、娘子、你夫妻是一世之事、莫要冷眼相看、須將好言諫勸丈夫、同心合膽、共做人家、我九泉之下也得瞑目、說罷、須臾死了、可成哭了一場、少不得安排殯殮之事、暗想夾壁內、正不知還存得多少真銀、當下撥將出來、鋪滿一地、不時、都是灌鉛的假貨、整整的數了九十九個、剛剩得一個真的、五千兩花銀、費過了四千九百五十兩、可成良心有萌、早知道東西始終還是我的、何須性急、如今大事

在身空手無措、反欠下許多債負、情願將房子自代錠放聲大哭、潭家說道你平日務外、既往不咎、今現放着許多銀子、不理正事、只管哭做甚麼、可成將假錠偷換之事、對潭家敘了一遍、潭家平昔聞得老公務外、諫勸不從、氣得有病在身、今日哀苦之中、又聞了這個消息、如何不惱、登時手足俱冷、扶回房中、上了床、不彀數日、也死了、這纔是

從前作過事　沒興一齊來

可成連遭二喪、痛苦無極、勉力支持、過了七七四十九日、俗債主都來算帳、把曾家庄祖業田房、盡行盤

葬去了、因出房與人、上祭出殯、此時孤身無靠、棲遲在墳堂屋內安身、不在話下、且說趙春兒久不見可成來家、心中思念、問得家中有父喪、又浮家爲假錠事氣死了、恐怕七嘴八張、不敢去吊問、後來曉得他房產都費了、搬在墳堂屋裡安身、甚是悽涼、寄信去請他來、可成無顏相見、回了幾次、連連來請、只得含羞而往、春兒一見、抱頭大哭道、妾之此身、乃君身也、幸妾尚有餘貲、可以相濟、有急何不告我、乃治酒相款、是夜留宿、明早取白金百兩贈與可成、吩付他拿回家、省喫省用、缺少時、再來對我說、可成得了銀子、

頓這苦楚述總春兒不肯起身就將銀子買酒買肉請箇日一班閒漢同喫、春兒初次不好阻他、到第二次就將好言苦勸、說這班閒漢、有損無益、當初你一家人家私是這班人壞了、如今再不可近他了、我勸你回去是好話、且待三年服滿之後、還有事與你商議、一連勸了幾次、可成還是敗落財主的性子、疑心春兒厭薄他、忿然而去、春兒放心不下、背地教人打聽、他雖然不去跳槽、依舊大喫大用、春兒暗想他受苦不透、還不知稼穡艱難、且由他磨鍊去、過了數日、可成盤纏竭了、有一頓、沒一頓、都不伏氣去告求春

兒、春兒心上雖念他、也不去惹他上門了、約莫十分艱難、又教人送些柴米之類、小小周濟他、只是不敢、那曹可成一般也有親友、自己不能周濟、看見趙春兒家於東道兩心上、反不樂、到去攛掇可成道、你當初費過幾千銀子在趙家、連這春兒的身子、都是你贖的、你今如此落莫、他那風花雪月受用、何不去告他一狀、追還些身價也好、可成道、當初之事、也是我自家情願、相好在前、今日重新番臉、那被子弟們笑話、又有嘴快的將此話學與春兒聽了、春兒暗暗點頭、可見曹生的心腸這好、又怨道人無千日好、花無

百日紅若再有人攛掇怕不變卦時對了幾遍人教人去請可成到家、說道我當初原許嫁你、誰道是喫你不成、一來你服制未滿、怕人議論、二來知你艱難、趣、我在外尋些衣食之本、你切莫聽人閒話、壞了大妻之情、可成道外人雖不說好話、我却有主意、你莫疑、我住了一二晚、又賺些東西去了、光陰似箭、不覺三年服滿、春兒備了三牲祭禮、香燭紙錢、到曹氏墳堂拜獻、又將錢二串、把與可成做起靈功德、可成歡喜、功德完滿、可成到春兒處作謝、春兒留款飲酒、中間可成問從良之事、春兒道此事我非不願、只怕你

還想娶大娘、可成道我如今是什麼日子、還說這話、春兒道、你目下雖如此說、怕日後掙得好時、又要尋良家正配、可不枉了我一片心機、可成就對天說起誓來、春兒道、你既如此堅心、我也更無別話、只是墳堂屋裡不好成親、可成道、在墳邊左近有一所空房要賣、只要五十兩銀子、若買得他的、到也方便、春兒就湊五十兩銀了、把與可成買房、又與些零碎銀錢、教他收拾房室、置辦些家火、擇了吉日、至期打疊細軟、做幾個箱籠裝了、帶着隨身伏侍的丫鬟、叫做翠葉、喚個船隻、攜他到曹家、神不知鬼不覺、完其親事、

收拾野雨閒雲事　做就牽絲結髮人

畢姻之後、春兒與可成商議過活之事、春兒道、你生長富室、不會經營生理、還是贖幾畝田地耕種、這是務實的事、可成自誇其能、說道、我經了許多折挫、學得乖了、不到得被人哄了、春兒湊出三百兩銀子交與可成、可成是散漫慣了的人、銀子到手、思量經營那一椿好、往城中東占西卜、有先前一班閑漢遇見了、曉得他納了春姐手中有物、都來哄他某事有利無利、某事利重利輕、某人五分錢、某人合子錢、不一時、都哄盡了、空手而回、却又去問春兒要銀子用、氣

得春兒兩淚交流道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你常初浪費以有今日如今是有限之物、費一分、沒一分了、初時硬了心腸不肯開事、以後夫妻之情、看不過只得又是一五一十擔將出來無過是買柴糴米之類、拿出來多過了覺得漸〻空虛一遍少似一遍可成先還有感激之意一年半載理之當然只道他還有多少私房不肯和盤托出終日鬧炒逼他拿出來、春兒被逼不過努口氣將箱籠上鑰匙一一交付丈夫說道這些東西左〻　〻〻可如今都交與你、省得欠掛我今後自和翠葉紡績度日我也不

要你養活、你也莫撩我、春兒自此日為始、就要長齋、朝暮紡績自食、可成一時雖不過意、那喜又有許多東西、暗想道、且把來變買銀兩、今番贖取些恆業、為恢復家緣之計、也在洒家面上、爭口氣、雖然腹內躊躇、却也說而不作、常言貧在山頭、錢在手頭、收一分沒一分、坐喫山空、不上一年、又空清了、更無出沒、瞞了老迷、下把翠葉這丫頭賣與人去、春兒又失了個紡績的伴兒、六親又若從前、至後把可成訴說一場、可成自知理虧、懊悔不迭、禁不住眼中流淚、又過幾時、沒飯喫了、對春兒道、我看你朝暮紡績到是

一節好生意、你如今又沒伴、我又沒事做、何不將紡績教會了、也是一隻飯碗、春兒又好笑又好惱、恐不住駡道、你堂堂一軀男子漢、不指望你養老婆、難道一身一口、再沒個道路尋飯喫、可成道、賢妻說得是、鳥瘦毛長、人貧智短、你教我那一條道路尋得飯喫的、我去做、春兒道、你也曾讀書識字、這裏村前村後少個訓蒙先生、墳堂屋裏又空着、可不聚集幾個村童教學、得些學俸、好盤用、可成道、有智婦人、勝如男子、賢妻說得是、當下便與鄉老商議、聚了十來個村童教、昔爲做甚、不耐煩、出於無奈、過了些時、漸漸慣

丁枯茶淡飯、絕不想分外受用、春兒又不時牽掛後的訴說他、可成並不敢回答一字、追思往事、要便流淚、想當初偌大家私、沒來由付之流水、不須題起、就是春兒帶來這些東西、若節儉計時、儘可過活、如今悔之無及、如此十五年、忽一日可成入城、撞見一人、穿補服、帶烏紗、皂靴、乘輿張蓋而來、僕從甚盛、其人認得是曹可成、出轎施禮、可成躲避不迭、路次相見、各問寒暄、此人姓殷名盛、同府通州人、當初與可成同坐監、同撥歷的、近選得浙江按察使經歷、在家起身赴任、好不熱鬧、可成別了殷盛、悶悶回家、對渾

家說道我的家當已敗盡了還有一件敗不盡的是監生今日看見通州殷盛選了三司首領官往浙江赴任好不興頭我與他是同撥歷的我的選期已透了怎得銀子上京使用春兒道莫做這夢罷見今飯也沒得喫還想做官過了幾日可成欣羨殷監生榮華三不知又說起春兒道選這官要多少使用可成道本多利多如今的世界中科甲的也只是財來財往莫說監生官使用多些就有個好地方多趁得些銀子再肯營幹時還有一兩任官做便用得少把個不好的缺打發你一年二載就陞你做上官有官有無

職監生的本錢還弄不出甲來只道好伙受多少可成道好伙也背得千金春兒道白兩尚且難措何況千金還是調眾安穩可成合若般派只得又去填堂肚裏教誰正是

　　漸無面目辭家祖　　賸得妻孥對學生

忽一日春兒睡至半夜醒來見可成披衣坐於床上哭聲不止問其緣故可成道適纔夢見得了官職在廣東潮州府我身坐府堂之上衆書吏參謁我方喫茶有一吏瘦而長黃鬚數莖捧文書至公座偶不小心翻著茶碗濺汚衣袖不覺驚醒醒來乃是一夢自

思一貧如洗此生無復冠帶之望上辱宗祖下玷子孫、是以悲泣耳、春兒道你生於富家長在名門難道沒幾個好親眷、何不去借貸、爲求官之資、倘得一命債之有日、可成道、我因自小務外親戚中都以我爲不肖、擯棄不納、今窮困如此、枉自開口、人誰托我、便肯借時將何抵頭、春兒道、你今日爲求官借貸、比先前浪費不同、或者肯借也不見得、可成道賢妻說得是、次日真個到三親四眷家去了一巡、也有閉門不納的、也有回說不在的、就是相見時、說及借貸求官之事、也有冷笑不答的、也有推辭沒有的、又有念近

鬧口一場，少將錢米相助的。可成大失所望，回復了春兒。

早知借貸難如此　悔不當初不作家

可成思想無計、只是啼哭。春兒道、哭恁麼。沒了銀子便哭、有了銀子又會撒漫起來。可成道、到此地位、做妻子的還信我不過。莫說他人、哭了一場、不如死。你只可惜負了趙氏妻十五年相隨之意、如今也顧不得了。可成正在尋死、春兒上前解勸道、物有一變、人有千變、若要不變、除非三尺蓋面。天無絕人之路、你如何把性命看得恁輕。可成道、螻蟻尚且貪生、豈有

人人惜死、只是我今日生而無用、到不如死了乾淨、省得連累你終身、春兒道、且不要忙、你與個收心落實、我還有個計較、可成、連忙下跪道、我的娘你有甚計較早些救我性命、春兒道、我當初未從良時、結拜過二九一十八個姊妹、一向不曾去拜望、如今須訪這寃家、只得忍着氣去走一遭、一個姊妹出十兩、十八個姊妹、也有一百八十兩銀子、可成就求脫籍、夫、春兒道、初次上門、須用禮物、就要備十八副禮、可成道、莫說一十八副禮、就是一副禮也無措、春兒道、者、省得我一兩件首飾在、今日也還好活動、可放文

[illegible]哭起來，春兒道：當初誰叫你快活透了，今日有許多眼淚。你且去理會起送文書，待文書有了，那京中使用，我自去與人討面皮，若辦不來文書，時可不枉了。可成道：我若起不得文書，誓不回家。一時間說了大話出門去了，暗想道：要備起送文書，府縣公門也得些使用，不好又與渾家纏帳，只得自去向那幾個相與童學生的家裏告借，一錢五分的湊來，好不費力。若不是十五年折挫到於如今，這些須之物，把與他做一封賞錢也還不殼那個看在眼裏，正是彼一時，此一時。可成湊了兩許銀子，到江都縣幹辦文書，縣裏

如畫 [illegible]

有個朱外郎爲人忠厚與可成儘有相識曉得他窮了在衆人面前替他周旋其事寫個欠票等待有了地方加利奉還可成歡歡喜喜懷著文書回來一路上叫天地叫祖宗只願渾家出去告債告得來便好走進門時只見渾家依舊坐在房裏績麻光景甚是淒凉口裏不語心下慌張想告債又告不來了不覺眼淚汪汪又不敢大驚小怪悄悄將文書立於房門之外低低的叫一聲賢妻春兒聽見了手中擘麻口裏問道文書之事如何可成便腳搖進房門在懷中取出文書放於桌上道托賴賢妻福蔭文書已有了春

兒起身將文書看了肚裏想道這獃子也不獃了將着可成問道你真個要做官只怕勞婆吩咐奶奶不起可成道說那里話今日可成前程全賴賢妻扶持打幫但不識借貸之事如何春兒道都已告過只等你有個起身日子大家送來可成也不必開借多借少慌忙走去曆中擇了個吉日回復了春兒春兒道你去鄰家借把鋤頭來用用須臾鋤頭借到春兒拿開了結條的磚兒指這搭地說道我嫁你時就帶你辦一頂紗帽埋於此下可成想道紗帽埋在地下却不朽了莫要利他且鋤着看怎地運起鋤頭很力幾

搽音朋　汝才切　徒何切

下只聽得咣的一聲探撈起一件東西可成到發了一挑撿起看是個小小磁罐罐裏面裝着散碎銀兩和幾件銀酒器春兒叫丈夫拿去城中傾兌看是多少可成傾了錁兒兌准一百六十七兩拿回家來從此與那家笑容可掬春兒本知數目有心試他見分毫不曾苟且心下甚喜叫再取鋤頭來將十五年常坐下績麻去處一個小矮凳兒撥開了依可成所鋤下去鋤出一大磁罈內中都是黄白之物不下千金原來春兒看見可成浪費預先下着悄地埋藏這許多東西終日在上面坐着績麻一十五年並不露

半守貞女中丈夫也可虧見了許多東西撇下淚來孝兒道官人你且悲傷可成道想着賢妻一十五年勤勞辛苦布衣蔬食誰知留下這一片心機都因娘背可成不肯以至道果受苦今日賢妻當受我一拜說罷就拜下去你兒慌忙扶起道今日苦盡甘來悄得好日共享榮華可成道縣鄉儒有我上京聽留賢妻在家形孤影隻不若同到京中日後也有商量你兒道我也放心不下如此甚好當時打一行答討了兩房家僕僱下船隻夫妻兩口同上北京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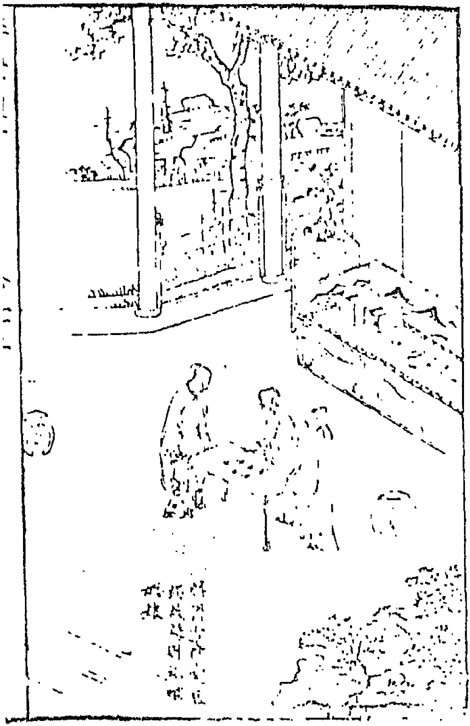
運去黃金失色　　時來鐵也生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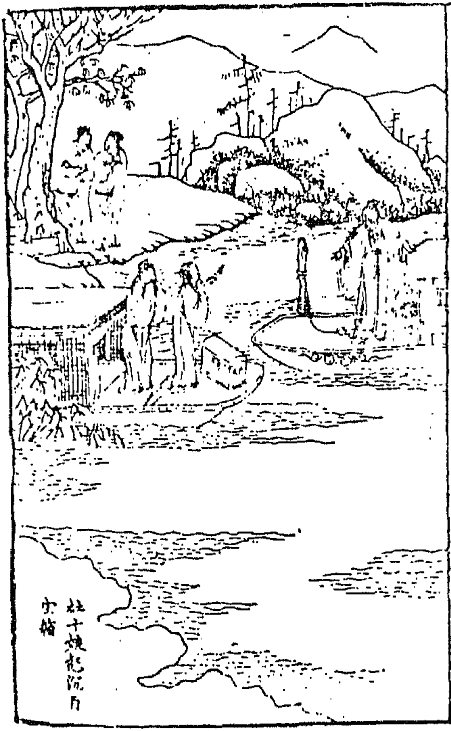
可成到京、尋個店房安頓了家小、吏部投了文書、有銀子使用、就選了出來、初任是福建同安縣二尹、就陞了本省泉州府經歷、掙是老婆帮他做官、宦聲大振、又且京中用錢謀爲、公私兩利、陞了廣東潮州府通判、適值朝覲之年、太守進京、同知推官俱缺、上司道他有才、批府印與他執掌、擇日陞堂、帶吏書參謁已畢、門子獻茶、方纔接手、有一外郎捧文書到公座前、觸翻茶甌、淋淋漓漓、可成正欲發怒、看那外郎、瘦而長、有黃鬚數莖、猛然想起數年之前、曾有一夢、今日光景宛然夢中所見、恰如前撰出處、皆由天定

非偶然也那外郎驚慌磕頭謝罷可成好言撫慰之無怒意合堂稱其大量是日退堂與奶奶述其處分之事春兒亦駭然說道據此參詳官人功名止於此任當初坤堂中教授村童衣不蔽體食不充口今日三任為牧民官位至六品大夫太學生在此足矣常言知足不辱官人宜急流勇退為山林娛老之計可成點頭道是坐了三日堂就托病辭官上司因本府掌印無人不允所辭勉強視事分明又做了半年知府新官上任交印已畢次日又出致仕文書上司見其懇切求去只得准了百姓攀轅臥轍者數千人可

成一一撫然夫妻求歸返鄉三任官資約有數千金隨處置田園產房屋兼花園家庄與此為宦門巨室這緣是皆可成改過之善却抑收遂眷兒後助之方也後人有詩贊云

破家只為貌如花　又仗紅顏再起家
如此紅顏千古少　勸君還是莫貪花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第三十二回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掃蕩殘胡立帝畿　龍翔鳳舞勢崔嵬
左環滄海天一帶　右擁太行山萬圍
戈戟九邊雄絕塞　衣冠萬國仰垂衣
太平人樂華胥世　永永金甌共日輝

這首詩單誇我朝燕京建都之盛說起燕都的形勢北倚雄圖南壓區夏眞乃金城天府萬年不拔之基當先洪武爺掃蕩胡塵定鼎金陵是爲南京到永樂爺從北平起兵靖難遷於燕都是爲北京只因

這一遭把個若大地面變作花錦世界自永樂爺九傳至於今萬曆爺此乃我朝第十一代的天子這位天子聰明神武德福兼全十歲登基在位四十八年削平了三處冦亂那三處

日本關白平秀吉　西夏哱承恩

播州楊應龍

平秀吉侵犯朝鮮哱承恩楊應龍是土官謀叛先後削平遠夷莫不畏服爭來朝貢個個是

一人有慶民安樂　四海無虞國太平

話中單表萬曆二十年間日本國關白作亂侵犯朝

鮮朝鮮國王上表告急天朝發兵泛海往救有戶部官奏准目今兵興之際糧餉未充暫開納粟入監之例原來納粟入監的有幾般便宜好讀書好科舉好中結末來又有個小小前程結果以此宦家公子富室子弟到不願做秀才都去援例做太學生自開了這例兩京太學生各添至千人之外內中有一人姓李名甲字于先浙江紹興府人氏父親李布政所生三兒惟甲居長自幼讀書在庠未得發科援例入於北雍因在京坐監與同鄉柳遇春監生同遊教坊司院內與一個名姬相遇那名姬姓杜名媺排行第十

院中都稱爲杜十娘生得

渾身雅艷遍體嬌香兩彎眉畫遠山青一對眼明秋水潤臉如蓮萼分明卓氏文君唇似櫻桃何減白家樊素可憐一片無瑕玉誤落風塵花柳中

那杜十娘自十三歲破瓜今一十九歲七年之內不知歷過了多少公子王孫一個個情迷意蕩破家蕩産而不惜院中傳出四句口號來道是

坐中若有杜十娘　斗筲之量飲千觴
院中若識杜老媺　千家粉面都如鬼

却說李公子風流年少未逢美色自遇了杜十娘喜

出望外把花柳情懷一擔兒挑在他身上那公子俊俏龐兒溫存性兒又是撒漫的手兒幫襯的勤兒與十娘一雙兩好情投意合十娘因見鴇兒貪財無義久有從良之志又見李公子忠厚志誠甚有心向他奈李公子懼怕老爺不敢應承雖則如此兩下情好愈密朝歡暮樂終日相守如夫婦一般海誓山盟各無他志真個

恩深似海恩無底　義重如山義更高

再說杜媽媽女兒被李公子占住別的富家巨室聞名上門求一見而不可得初時李公子撒漫用錢大

說出婆心凡的行光

老大使媽媽脅肩諂笑奉承不暇日往月來不覺一年有餘李公子囊篋漸漸空虛手不應心媽媽也就怠慢了老布政在家聞知兒子嫖院幾遍寫字來喚他回去他迷戀十娘顏色終日延挨後來聞知老爺在家發怒越不敢回古人云以利相交者利盡而疏那杜十娘與李公子真情相好見他手頭愈短心頭愈熱媽媽也幾遍教女兒打發李甲出院見女兒不統口又幾遍將言語觸突李公子要激怒他起身公子性本溫克詞氣愈和媽媽沒奈何日逐只將十娘叱罵道我們行戶人家喫客穿客前門送舊後門迎

新門庭剛如火鋪、帘堆成坵、自從那李甲在此混賬一年有餘、要說新客、連舊主顧都斷了、分明接了門領尪老趂小鬼也沒得上門、赤得老娘一家人家有氣、無煙、成什麼模樣、杜十娘被罵、耐性不住、便回答道、那李公子不光空手上門的、也曾帶過大錢來、媽媽道彼一時此一時、你只教他今日賞些小錢兒抵與老娘辦些柴米養你兩口也好、別人家養的女兒、便是搖錢樹下生蕩活、偏我家晦氣養了個退財白虎、開了大門七件事般般都在老身心上、到替你這小賤人白白養着窮漢、教我衣食從何處來、你對那

窮漢說有本事出幾兩銀子與我到得你跟了他去我別討個丫頭過活却不好十娘道媽媽這話是真是假媽媽曉得李甲囊無一錢衣衫都典盡了料他沒處設法便應道老娘從不說謊當真哩十娘道你要他許多銀子媽媽道若是別人千把銀子也討了可憐那窮漢出不起只要他三百兩我自去討一個粉頭代替只一件須是三日內交付與我左手交銀右手交人若三日沒有銀時老身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公子不公子一頓孤拐打那光棍出去那時莫怪老身十娘道公子雖在客邊乏鈔諒三百金還措

[illegible]然只是三日忒近限他十日便好媽媽想道這[illegible]沒一紙赤手便限他一百日他那里來銀子沒有銀子便鐵皮包臉料也無顏上門那時重整家風纔見也沒得話講答應道看你面便寬到十日第十一日沒有銀子不干老娘之事十娘道若十日內無銀料他也無顏再見了只怕有了三百兩銀子媽媽又翻悔起來媽媽道老身年五十一歲了又奉十齋怎敢說謊不信時與你拍掌爲定若翻悔時做猪做狗

從來海水斗難量　可笑虔婆意不良
料定窮儒囊底竭　故將財禮難嬌娘

窮之以貝語

慎於從往成事後來設計如何亦是有穩且云待下既來惟宜如十娘何以發之

是夜十娘與公子在枕邊議及終身之事公子道我非無此心但教坊落籍其費甚多非千金不可我囊空如洗如之奈何十娘道妾已與媽媽議定只要三百金但須十日內措辦郎君遊資雖罄然都中豈無親友可以借貸倘得如數妾身遂爲君之所有省受虔婆之氣公子道親友中爲我留戀行院都不相顧明日只做束裝起身各家告辭就開口假貸路費湊聚將來或可滿得此數起身梳洗別了十娘出門十娘道用心作速專聽佳音公子道不須分付公子出了院門來到三親四友處假說起身告別衆人倒也

讓。直後來叙到路費欠缺，意欲借貸。常言道：說着錢，便無緣。親友們就不招架。他們也見得是，道李公子是風流浪子，迷戀烟花，年許不歸，父親都爲他氣壞在家。他今日抖然要回，未知真假，倘或說騙盤纏到手，又去還脂粉錢，父親知道，將好意都成惡意，始終只是一怪，不如辭了乾淨。便回道：目今正值空乏，不能相濟，慚愧，慚愧。人人如此，個個皆然，並沒有個慷慨丈夫，肯統口許他一十二十兩。李公子一連奔走了三日，分毫無獲，又不敢回決十娘，權且含糊答應。到第四日又沒想頭，就羞回院中。平日間有了杜家

連下處也沒有了今日就無處投宿只得往同鄉柳監生寓所借歇柳遇春見公子愁容可掬問其來歷公子將杜十娘願嫁之情備細說了遇春搖首道未必未必那杜媺曲中第一名姬要從良時怕沒有十斛明珠千金聘禮那鴇兒如何只要三百兩想鴇兒怪你無錢使用白白占在他的女兒設計打發你出門那婦人與你相處已久又礙却面皮不好明言明知你手內空虛故意將三百兩賣個人情限你十日若十日沒有你也不好上門便上門時他會說你笑你落得一場褻瀆自然安身不牢此乃煙花逐客之

計、足下三思、休被其惑、據弟愚意、不如早早開交爲上、公子聽說、半晌無言、心中疑惑不定、遇春又道、足下莫要錯了主意、你若真個還鄉、不多幾兩盤費、還有人搭救、若是要三百兩時、莫說十日、就是十個月也難、如今的世情、那肯顧緩急二字的、那煙花也算定你沒處告債、故意設法難你、公子道、仁兄所見良是、口裏雖如此說、心中割捨不下、依舊又往外邊東央西告、只是夜裏不進院門了、公子在柳監生寓中、連住了三日、共是六日了、杜十娘連日不見公子進院、十分著緊、就教小廝四兒街上去尋、四兒尋到

大街恰好遇見公子四兒叫道李姐夫娘在家裏望你公子自覺無顏回復道今日不得工夫明日來拜四兒奉了十娘之命一把扯住死也不放道娘叫咱尋你是必同去走一遭李公子心上也牽掛着表子沒奈何只得隨四兒進院見了十娘嘿嘿無言十娘問道所謀之事如何公子眼中流下淚來十娘道莫非人情淡薄不能足三百之數麼公子含淚而言道出二句

不信上山擒虎易　果然開口告人難

一連奔走六日並無銖兩一雙空手羞見芳卿故此

這幾日不敢進院、今日承命呼喚、忍恥而來、非某不用心、實是世情如此、十娘道、此言休使虔婆知道、郎君今夜且住、妾別有商議、十娘自備酒肴、與公子懽飲、睡至半夜、十娘對公子道、郎君果不能辦一錢耶、妾終身之事、當如何也、公子只是流涕、不能答一語、漸漸五更天曉、十娘道、妾所臥絮褥內藏有碎銀一百五十兩、此妾私蓄、郎君可持去、三百金、妾任其半、郎君亦謀其半、庶易為力、限只四日、萬勿遲悞、十娘起身將褥付公子、公子驚喜過望、喚童兒持褥而去、逕到柳遇春寓中、又把夜來之情與遇春說了、將褥

遇看時絮中都裹著零碎銀子取出兌時果是一百五十兩遇春大驚道此婦真有心人也既係真情不可相負吾當代為足下謀之公子道倘得玉成決不有負當下柳遇春留李公子在寓自出頭各處去借貸兩日之內湊足一百五十兩交付公子道吾代為足下告債非為足下實憐杜十娘之情也李甲拿了三百兩銀子喜從天降笑逐顏開欣欣然來見十娘剛是第九日還不足十日十娘問道前日分毫難借今日如何就有一百五十兩公子將柳監生事情又述了一遍十娘以手加額道使吾二人得遂其願

者柳君之力也、兩個歡天喜地、又在院中過了一晚、次日十娘早起、對李甲道、此銀一交、便當隨郎君去矣、舟車之類、合當預備、妾昨日於姊妹中借得白銀二十兩、郎君可收下爲行資也、公子正愁路費無出、但不敢開口、得銀甚喜、說猶未了、鴇兒恰來敲門叫道、媺兒今日是第十日了、公子聞叫、啟戶相延道、承媽媽厚意、正欲相請、便將銀三百兩放在桌上、鴇兒不料公子有銀、嘿然變色、似有悔意、十娘道、兒在媽媽家中八年、所致金帛、不下數千金矣、今日從良美事、又媽媽親口所訂、三百金不欠分毫、又不曾過期、

倘若媽媽失信不許郎君將銀去兒即刻自盡懸那時人財兩失悔之無及也鴇兒無詞以對腹內籌畫了半晌只得取天平兌准了銀子說道事已如此料留你不住了只是你要去時即今就去平時穿戴衣飾之類毫厘休想說罷將公子和十娘推出房門討鎖來就落了鎖此時九月天氣十娘纔下床尚未梳洗隨身舊衣就拜了媽媽兩拜李公子也作了一揖一夫一婦離了虔婆大門

鯉魚脫却金鉤去　擺尾搖頭再不來

公子教十娘且住片時我去喚個小轎抬你權往謝

[illegible]和[illegible]所決再作道理。十娘道：院中諸姊妹平昔相厚，理宜話別。況前日又承他借貸路費，不可不一謝也。乃同公子到各姊妹處謝別。姊妹中惟謝月朗、徐素素與杜家相近，尤與十娘親厚。十娘先到謝月朗家。月朗見十娘禿髻舊衫，驚問其故。十娘備述來因，又引李甲相見。十娘指月朗道：前日路資，是此位姐姐所貸，郎君可致謝。李甲連連作揖。月朗便教十娘梳洗，一面去請徐素素來家相會。十娘梳洗已畢，謝、徐二美人各出所有，翠鈿金釧、瑤簪寶珥、錦袖花裙、鸞帶繡履，把杜十娘裝扮得煥然一新。備酒作慶賀

筵席月明裝卧房與李甲杜媺二人過宿次日又大排筵席遍請院中姊妹凡十娘相厚者無不畢集都與他夫婦把盞稱喜吹彈歌舞各逞其長務要盡歡直飲至夜分十娘向眾姊妹一一稱謝眾姊妹道十姊為風流領袖今從郎君去我等相見無日何日長行姊妹們尚當奉送月朗道候有定期小妹當來相報但何姊千里間關同郎君遠去囊篋蕭條曾無約束此乃吾等之事當相與共謀之勿令姊有窮途之慮也眾姊妹各唯唯而散是晚公子和十娘仍宿謝家至五鼓十娘對公子道吾等此去何處安身未否

此等計議[illegible]最安何待合

求與結

亦曾計議有定否公子道老父盛怒之下若知娶妓而歸必然加以不堪反致相累展轉尋思尚未有萬全之策十娘道父子天性豈能終絕既然倉卒難犯不若與郎君於蘇杭勝地權作浮居郎君先回求親友於尊大人面前勸解和順然後攜妾于歸彼此安妥公子道此言甚當次日二人起身辭了謝月朗暫往柳監生寓中整頓行裝十娘見了柳遇春倒身下拜謝其周全之德異日我夫婦必當重報遇春慌忙答禮道十娘鍾情所歡不以貧窶易心此乃女中豪傑僕因風吹火諒區區何足掛齒三人又飲了

一日酒父早擇了出行吉日、僱備轎馬停當、十娘又遣童兒寄信別謝月朗、臨行之際、只見府裏紛紛而至、乃謝月朗與徐素素拉眾姊妹來送行、月朗道、十姊從郎君千里間關、囊中消索、吾等甚不能忘情、今合具薄贐、十姊可檢收、或長途空乏、亦可少助、說罷命從人挈一描金文具至前、封鎖甚固、正不知什麼東西在裏面、十娘也不開看、也不推辭、但殷勤作謝而已、須臾輿馬齊集、僕夫催促起身、柳監生三盃別酒、和眾美人送出崇文門外、各各垂淚而別、正是

他日重逢難預必　此時分手最堪憐

再說李公子同杜十娘行至潞河舍陸從舟卻好有瓜州差使船轉回之便講定船錢包了艙口比及下船時李公子囊中並無分文餘剩你道杜十娘把二十兩銀子與公子如何就沒了公子在院中嫖得衣衫藍縷銀子到手未免在解庫中取贖幾件穿著又製辦了鋪蓋剩來只勾轎馬之費公子正當愁悶十娘道郎君勿憂眾姊妹合贈必有所濟乃取鑰開箱公子在傍自覺慚愧也不敢窺覷箱中虛實只見十娘在箱裡取出一個紅絹袋來擲於桌上道郎君可開看之公子提在手中覺得沉重啟而觀之皆是白

銀計數整五十兩十娘仍將箱子下鎖亦不言箱中更有何物但對公子道承眾姊妹高情不惟途路不乏即他日浮寓吳越間亦可稍佐吾夫妻山水之費矣公子且驚且喜道若不遇恩卿我李甲流落他鄉死無葬身之地矣此情此德白頭不敢忘也自此每談及往事公子必感激流涕十娘亦曲意撫慰一路無話不一日行至瓜州大船停泊岸口公子別僱了民船安放行李約明日侵晨剪江而渡其時仲冬中旬月明如水公子和十娘坐於舟首公子道自出都門困守一艙之中四顧有人未得暢語今日獨據一

尚[illegible]之[illegible]系

郡人[illegible]

舟更無避忌且已離京北行近江南宜閒快暢飲以舒向來抑鬱之氣思卿以爲何如十娘道妾久疎談笑亦有此心郎君言及足見同志耳公子乃攜酒具於船首與十娘鋪氊並坐傳盃交盞飲至半酣公子執卮對十娘道思卿妙音六院推首某相遇之初每聞絕調輒不禁神魂之飛動心事多違彼此鬱鬱鸞鳴鳳奏久矣不聞今清江明月深夜無人肯爲我一歌否十娘興亦勃發遂開喉頓嗓取扇按拍嗚嗚咽咽歌出元人施君美拜月亭雜劇上狀元執盞與婢婿一曲名小桃紅真個

聲飛霄漢雲皆駐　響入深泉魚出遊

却說他舟有一少年、姓孫名富、字善賚、徽州新安人氏、家資巨萬、積祖揚州種鹽、年方二十、也是南雍中朋友、生性風流、慣向青樓買笑、紅粉追歡、若嘲風弄月、到是個輕薄的頭兒、事有偶然、其夜亦泊舟瓜洲渡口、獨酌無聊、忽聽得歌聲嘹亮、鳳吟鸞吹、不足喻其美、起立船頭、佇聽半晌、方知聲出鄰舟、正欲相訪、音響倏已寂然、乃遣僕者潛窺蹤跡、訪於舟人、但曉得是李相公僱的船、並不知歌者來歷、孫富想道、此歌者必非良家、怎生得他一見、輾轉尋思、通宵不寐

[illegible]

直至五更、忽聞江風大作、及曉彤雲密布、狂雪紛

但見得有詩爲證

千山雲樹滅　　萬徑人蹤絕

孤舟蓑笠翁　　獨釣寒江雪

因這風雪阻渡、舟不得開、孫富命艄公、移船泊於李家舟之傍、孫富貂帽狐裘、推窗假作看雪、值十娘梳洗方畢、纖纖玉手、揭起舟傍短簾、自潑盂中殘水、粉容微露、却被孫富窺見了、果是國色天香、魂搖心蕩、迎眸注目、等候再見一面、杳不可得、沉思久之、乃倚窗高吟高學士梅花詩二句道

古有此詩斷送了杜十娘一生可恨可恨

雪滿山中高士臥　月明林下美人來

李甲聽得鄰舟吟詩舒頭出艙看是何人只因這一看正中了孫富之計孫富吟詩正要引李公子出頭他好乘機攀話當下慌忙舉手就問老兄尊姓何諱李公子敘了姓名鄉貫少不得也問那孫富孫富也敘過了又敘了些太學中的閒話漸漸親熟孫富便道風雪阻舟乃天遣與尊兄相會實小弟之幸也舟次無聊欲同尊兄上岸就酒肆中一酌少領清誨萬望不拒公子道萍水相逢何當厚擾孫富道說那裏話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喝教艄公打跳童兒張傘迎

（抵掌不甚便[illegible]底心腹）

接公子過船就於船頭作揖然後讓公子先行自己隨後各各登跳上涯行不數步就有個酒樓二人上樓揀一副潔淨座頭靠窗而坐酒保列上酒肴孫富舉杯相勸二人賞雪飲酒先說些斯文中套話漸漸引入花柳之事二人都是過來之人志同道合說得入港一發成相知了孫富屏去左右低低問道昨夜尊舟清歌者何人也李甲正要賣弄在行遂實說道此乃北京名姬杜十娘也孫富道既係曲中姊妹何以歸兄公子遂將初遇杜十娘如何相好後來如何要嫁如何借銀討他始末根由備細述了一遍孫富

道兄攜麗人而歸、固是快事、但不知尊府中能相容
否、公子道、賤室不足慮、所慮者、老父性嚴、尚費躊躇
耳、孫富將機就機、便問道、既是尊大人未必相容、兄
所攜麗人、何處安頓、亦曾通知麗人、共作計較否、公
子攢眉而答道、此事曾與小妾議之、孫富欣然問道
尊寵必有妙策、公子道、他意欲僑居蘇杭、流連山水
使小弟先回、求親友宛轉於家君之前、俟家君回嗔
作喜、然後圖歸、高明以爲何如、孫富沉吟半晌、故作
愀然之色、道小弟乍會之間、交淺言深、誠恐見怪、公
子道、正賴高明指教、何必謙遜、孫富道尊大人位居

[illegible]

方而必厭憔悴之嫉乎。昨阮侄。兄從非常一途今日道。容兄要不顧之人。兄且脫親貴友。既不迎合尊大人之意者。兄在去求仕。必然相拒。就有個不識時務的進言於尊大人之前。兄尊大人意思不允。倘就韓口了。兄進不能和睦家庭。退無詞以回復尊體。即使留連山水。亦非長久之計。萬一貲斧因此不進退兩難。公子自知手中只有五十金。此時費去大半。從到資斧匱竭。進退兩難。不覺點頭道是。孫當又道。小弟還有何心腹之談。兄肯俯聽否。公子道。承兄過勞更求讜言。孫當道。疏不間親。這是莫大之罪。公子道。但

[illegible]

說何妨、孫富道、自古道婦人水性無常、況煙花之輩、少真多假、他既係六院名姝、相識定滿天下、或者南邊原有舊約、借兄之力、挈帶而來、以爲他適之地、公子道、這個恐未必然、孫富道、即不然、江南子弟最工輕薄、兄留麗人獨居、難保無踰牆鑽穴之事、若挈之同歸、愈增尊大人之怒、爲兄之計、未有善策、況父子天倫、必不可絕、若爲妾而觸父、因妓而棄家、海內必以兄爲浮浪不經之人、異日妻不以爲夫、弟不以爲兄、同袍不以爲友、兄何以立於天地之間、兄今日不可不熟思也、公子聞言、茫然自失、移席問計、據高明

之兄何以教我孫宦道僕有一計於兄甚便只恐兄溺枕席之愛未必能行使僕空費唇舌耳公子道兄誠有良策使弟再親家園之樂乃弟之恩人也又何屏而不言耶孫宦道兄飄零戒餘殘親懷忿悶間離心設身以處兄之地誠寢食不安之時也然尊大人所以怒兄者不過為迷花戀柳揮金如土只曰必爲敗家蕩產之人不堪承繼家業耳兄今日空手而歸正觸其怒兄倘能割袵席之愛見機而作僕願以千金相贈兄得千金以報尊大人只說在京投館並不曾浪費分毫尊大人必然相信從此家庭和睦皆無

[illegible]

間言須臾之間轉禍為福兄請三思僕非貪麗人之色實為兄效忠於萬一也李甲原是沒主意的人本心懼怕老子被孫富一席話說透胸中之疑起身作揖道聞兄大教頓開茅塞但小妾千里相從義難頓絕容歸與商之得妾心肯當奉復耳孫富道說話之間宜放婉曲彼既忠心為兄必不忍使兄父子分離定然玉成兄還鄉之事矣二人飲了一回酒風停雪止天色已晚孫富教家僮算還了酒錢與公子攜手下船正是

逢人且說三分話　未可全拋一片心

卻說杜十娘在舟中、擺設酒果、欲與公子小酌、竟日未回、挑燈以待、公子下船、十娘起迎、見公子顏色匆匆、似有不樂之意、乃滿斟熱酒勸之、公子搖首不飲、一言不發、竟自床上睡了、十娘心中不悅、乃收拾杯盤、為公子解衣就枕、問道今日有何見聞、而懷抱鬱鬱如此、公子嘆息而已、終不啟口、問了三四次、公子已睡去了、十娘委決不下、坐於床頭而不能寐、到夜半、公子醒來、又嘆一口氣、十娘道郎君有何難言之事、頻頻嘆息、公子擁被而起、欲言不語者幾次、撲簌簌掉下淚來、十娘抱持公子於懷間、軟言撫慰道、妾

與郎君情好已及二載千辛萬苦歷盡艱難得有今日然相從數千里未曾哀戚今將渡江方圖百年歡笑如何反起悲傷必有其故夫婦之間死生相共有事盡可商量萬勿諱也公子再四被逼不過只得含淚而言道僕天涯窮困蒙恩卿不棄委曲相從誠乃莫大之德也但反覆思之老父位居方面拘於禮法況素性方嚴恐添嗔怒必加黜逐你我流蕩將何底止夫婦之歡難保父子之倫又絕日間蒙新安孫友邀飲為我籌及此事寸心如割十娘大驚道郎君意將如何公子道僕事內之人當局而迷孫友為我畫

一計頗善但恐恩卿不從耳十娘道孫友者何人計如果善何不可從公子道孫友名富新安鹽商少年風流之士也夜間聞子清歌因而問及僕告以來歷并談及難歸之故渠意欲以千金聘汝我得千金可藉口以見吾父母而恩卿亦得所天但情不能捨是以悲泣說罷淚如雨下十娘放開兩手冷笑一聲道爲郎君畫此計者此人乃大英雄也郎君千金之資既得恢復而妾歸他姓又不致爲行李之累發乎情止乎禮誠兩便之策也那千金在那里公子收淚道未得恩卿之諾金尚留彼處未曾過手十娘道明早

若真心不捨十娘必再有說

快快應承了他不可挫過機會但千金重事須得兌足交付郎君之手妾始過舟勿為賈豎子所欺時已四鼓十娘即起身挑燈梳洗道今日之粧乃迎新送舊非比尋常於是脂粉香澤用意修飾花鈿繡襖極其華艷香風拂拂光采照人裝束方完天色已曉孫富差家童到船頭候信十娘微窺公子欣欣似有喜色乃催公子快去回話及早兌足銀子公子親到孫富船中回復依允孫富道兌銀易事須得麗人粧臺為信公子又回復了十娘十娘即指描金文具道可便抬去孫富喜甚即將白銀一千兩送到公子船中

十娘親自檢看足色足數分毫無爽乃手把船舷以手招孫富孫富一見魂不附體十娘啟朱脣開皓齒道方纔箱子可暫發來內有李郎路引一紙可檢還之也孫富視十娘已爲甕中之鱉即命家童送那描金文具安放船頭之上十娘取鑰開鎖內皆抽替小箱十娘叫公子抽第一層來看只見翠羽明璫瑤簪寶珥充牣於中約值數百金十娘遽投之江中李甲與孫富及兩船之人無不驚詫又命公子再抽一箱乃玉簫金管又抽一箱盡古玉紫金玩器約值數千金十娘盡投之於水舟中岸上之人觀者如堵齊聲

道可惜可惜正不知什麼緣故最後又抽一箱箱中復有一匣開匣視之夜明之珠約有盈把其他祖母綠猫兒眼諸般異寶目所未睹莫能定其價之多少衆人齊聲喝采喧聲如雷十娘又欲投之於江李甲不覺大悔抱持十娘慟哭那孫富也來勸解十娘推開公子在一邊向孫富罵道我與李郎備嘗艱苦不是容易到此汝以奸淫之意巧爲讒說一旦破人姻緣斷人恩愛乃我之仇人我死而有知必當訴之神明尚妄想枕席之歡乎又對李甲道妾風塵數年私有所積本爲終身之計自遇郎君山盟海誓白首不

於出都之際。假托衆姊妹相贈。箱中韞藏百寶。不下萬金。將潤色郎君之裝。歸見父母。或憐妾有心。收佐中饋。得終委託。生死無憾。誰知郎君相信不深。惑於浮議。中道見棄。負妾一片眞心。今日當衆目之前。開箱出視。使郎君知區區千金。未爲難事。妾櫝中有玉。恨郎眼內無珠。命之不辰。風塵困瘁。甫得脫離。又遭棄捐。今衆人各有耳目。共作證明。妾不負郎君。郎君自負妾耳。於是衆人聚觀者。無不流涕。都唾罵李公子負心薄倖。公子又羞又苦。且悔且泣。方欲向十娘謝罪。十娘抱持寶匣。向江心一跳。衆人急呼撈救

但見雲暗江心，波濤滾滾，杳無蹤影，可惜一箇如花似玉的名姬，一旦葬於江魚之腹

三魂渺渺歸水府　七魄悠悠入冥途

當時旁觀之人，皆咬牙切齒，爭欲拳毆李甲和那孫富，慌得李孫二人，手足無措，急叫開船，分途遁去，李甲在舟中，看了千金，轉憶十娘，終日愧悔，鬱成狂疾，終身不痊，孫富自那日受驚，得病臥床月餘，終日見杜十娘在傍詬罵，奄奄而逝，人以爲江中之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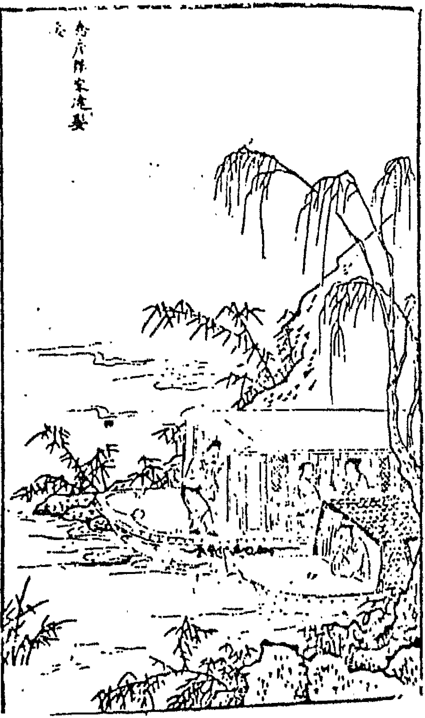
却說柳遇春在京坐監完滿，束裝回鄉，停舟瓜步，偶臨江淨臉，失墜銅盆於水，覓漁人打撈，及至撈起，乃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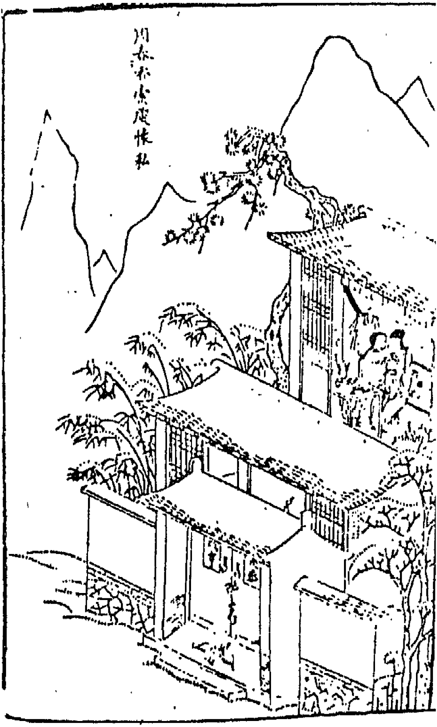
箇小匣兒遇春啟匣觀看內皆明珠異寶無價之珍遇春厚賞漁人留於床頭把玩是夜夢見江中一女子凌波而來視之乃杜十娘也近前萬福訴以李郎薄倖之事又言向承君家慷慨以一百五十金相助本意息肩之後徐圖報答不意事無終始然每懷盛情悒悒未忘早間曾以小匣托漁人奉致聊表寸心從此不復相見矣言訖猛然驚醒方知十娘已死嘆息累日後人評論此事以為孫富謀奪美色輕擲千金固非良士李甲不識杜十娘一片苦心碌碌蠢材無足道者獨謂十娘千古女俠豈不能覓一佳侶共

跡黍棲之鳳乃錯認李公子明珠美玉投於盲人以致恩變爲仇萬種恩情化爲流水深可惜也有詩嘆云

不曾風流莫妄談　单单情字費人參
若將情字能參透　喚作風流也不慚

警世通言


俞六胖宋淹舉
之


門衣求水處悵私

第三十三卷

喬彥傑一妾破家

世事紛紛難訴陳　知機端不誤終身
若論破國亡家者　盡是貪花戀色人

話說大宋仁宗皇帝明道元年這浙江路寧海軍即今杭州是也在城衆安橋北首觀音庵相近有一個商人姓喬名俊字彥傑祖貫錢塘人自幼年喪父母長而魁偉雄壯好色貪淫娶妻高氏各年四十歲夫妻不生得男子止生一女年一十八歲小字玉秀至親三口兒止有一僕人喚作賽兒這喬俊看來有三

五萬貫資本、專一在長安崇德收絲、往東京賣了、販棗子胡桃雜貨回家來賣、一年有半年不在家、門首交親兄開張酒店、僱一個酒大工、叫做洪三、在家造酒。其妻高氏掌管日逐出進錢鈔一應事務、不在話下、明道二年春間、喬俊在東京賣絲已了、買了胡桃棗子等貨、船到南京上新河泊、正要行船因風阻了、一住三日、風大開船不得、忽見鄰船上有一美婦、生得肌膚似雪、髻挽烏雲、喬俊一見、心甚愛之、乃訪問稍工道、你船中是甚麽客人、緣何有宅眷在內、稍工答道、是建康府周巡檢病故、今家小扶靈柩回山東

去、這年小的婦人、乃是巡檢的小娘子、官人問他待甚、喬俊道、梢工、你與我問巡檢夫人、若肯將此妾與人、我情願多與他些財禮、討此婦為妾、說得這事成了、我把五兩銀子謝你、梢工道、乃下船艙裏去說這親事、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這喬俊娶這個婦人為妾、直使得

　　一家人口因他喪　　萬貫家資指日休

當下梢工下船艙問老夫人道、小人告夫人、跟前這個小娘子、肯嫁與人麼、老夫人道、你有甚好頭腦說他、若有人要娶他、就應承罷、只要一千貫文財禮、梢

工便說隣船上有一販棗子客人、要娶一個二奴子、特命小人來與夫人說知、夫人便應承了、稍工回復喬俊說夫人肯與你了、要一千貫文財禮、喬俊聽說大喜、即便開箱、取出一千貫文、便教稍工送過夫人船上去、夫人接了、說與稍工、教喬俊過船來相見、喬俊換了衣服、逕過船來拜見夫人、夫人問明白了鄉貫姓氏、就叫侍妾近前分付道、相公已死、家中兒子利害、我今做主、將你嫁與這個官人為妾、即今便過喬官人船上去、寧海郡大馬頭去處、快活過了半世、你可小心伏侍、不可托大、這婦人與喬俊拜辭

了老夫人夫人與他一個衣箱物件之類自送過船去喬俊取五兩銀子謝了媒工心中十分歡喜乃問婦人你的名字叫做甚麼婦人乃言我叫作春香年二十五歲當晚就舡中與春香同鋪而睡次日天晴風息浪平大小船隻一齊都開喬俊也行了五六日早到北新關歇船上岸叫一乘轎子擡了春香自隨着挑人武林門裏來到自家門首下了轎打發轎子去了喬俊引春香入家中來自先走入裏面去與高氏相見說知此事出來引春香入去參見高氏見了春香焦燥起來說丈夫你既娶來了我難以推故你

只依我兩件事我便容你喬俊道你且說那兩件這

高氏啟口說出直教喬俊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正是

婦人之語不宜聽　割戶分門壞五倫

勿信妻言行大道　世間男子幾多人

當下高氏說與丈夫你今已娶來家我說也自枉然了只是要你與他別住不許放在家裏喬俊聽得說這個容易我自賃房屋一間與他另住高氏又說道從今日爲始我再不與你做一處家中錢本什物首飾衣服我自與女兒兩個受用不許你來討一應官司門戶等事你自教殘浮支持莫再來纏我你依得

麼喬俊沉吟了半晌心裏道欲待不依又難過日子罷罷乃言娘依你高氏不語次日早起去投找牙行李回家就央人賃房一間在銅錢局前今對貢院是也揀個吉日喬俊帶了周氏點家火一應什物完備搬將過去住了三朝兩日歸家走一次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半年有餘喬俊到取人頭帳目及私房銀兩還勾做本錢收絲已完打點家中柴米之類分什周氏你可耐靜我出去多只兩月便回如有急事可回去大娘家裏說知道罷還到家裏說與高氏我明日起身去後多只兩月便回倘有事故你可照管

（[illegible]丈夫何不送回此一宗）

周氏[illegible]一面女兒道爹爹早回別了妻女又來[illegible]行李打點明早起程此時是九月間出門搭船登途去了一去兩個月周氏在家終日倚門而望不見丈夫回來看看又是冬盡至了其年大冷忽一日[illegible]形雲密布紛紛揚揚下一天大雪周氏在家思忖丈夫一去因何至冬時節只管不回這周氏寒冷[illegible]兒又病重起身不得乃叫洪三將些柴米炭火錢物送與周氏周氏見雪下得大閉門在家哭泣聽得[illegible]門只道是丈夫回來慌忙開門見了洪大工提了東西進門周氏乃問大工大娘大姐一向好麼[illegible]

人須只大官人不回記掛你無[illegible]

我且住周周氏見說回言大工你回家去多多拜上

大姑大姐大工別了自回家去次日午牌時分周氏

門首又有人敲門周氏道這等大雪又是何人敲門

只因這人來有分教周氏再不能與喬俊團圓正是

　閉門屋裏坐　　禍從天上來

當日雪下得越大周氏在房中向火忽聽得有人敲

門起身開門看時見一人頭戴破頭巾身穿舊衣服

便問周氏道嫂子喬俊在家麼周氏答道自從六月

出門還未回哩那人說我是他鄉里今來尋喬俊去

周氏今當僱個夫役承去

海寧砌江塘做夫十日，收二十日，又做十日。他既不在家，我替你們尋個人，你出錢僱他去做工。周氏答道：既如此，只憑你從人替了我，自還你工錢。里長相別出門。次日便後領一個後生，年約二十歲，與周氏相見。里長道與周氏：此人是上海縣人，姓董，名小二。自幼他父母俱喪，如今專靠與人家做工過日。每年只要你三五百貫錢，冬夏做些衣服與他穿。我尋你家裏又無人，可僱他在家走動也好。周氏見說，心中歡喜道：恁地我家無人走動，看這人想也是個良善本分的。工錢便依你罷了。當下送謝了里長，留在家

叔要賢洪不收了工濃尚八户保户沾何用

裏。至次日，里長來叫夫海寧做夫。周氏取些錢鈔與小二，跟着里長去了十日，回來。道小二在家裏小心謹慎，燒香掃地，件件當心。且說喬俊在東京賣絲，與一個上廳行首沈瑞蓮來往，倒身在他家使錢，因此留戀在彼，全不管家中妻妾，只戀花門柳戶，逍遙快樂。那知家裏稚兒病了兩個餘月，死了。高氏叫洪三買具棺木，扛出城外化人場燒了。高氏立性貞潔，自在門前賣酒，那有半點狂心。不想周氏自從安了董小二在家，到有心在上他。有時做大回來熱湯熱飯，撥與他吃。小二見他家無人，討誥做活。周氏時常倩

好大造化[illegible]

春服人的勾引他這小二也有心只是不敢上前一日正是十二月三十日夜周氏叫小二去買些酒果魚肉之類過年到晚周氏叫小二關了大門去竈上盪一注子酒切些肉做一盤安排火盆點上了燈就擺在房內床面前桌兒上小二在竈前燒火周氏輕輕的叫道小二你來房裏來將些東西去喫小二千不合萬不合走入房內有分教小二死無葬身之地正是

僮僕人家不可無　豈知撞了不良徒
分明一段蹺蹊事　瞞着堂堂大丈夫

此時周氏叫小二到床前便道小二你來你來我和你吃兩盃酒今夜你就在我房裏歇宿小二道不敢周氏罵了兩三聲發了雙手把小二抱到床邊挨肩而坐便將小二扯過懷中解開主腰兒教他摸胸前酥團也似白嫩小二淫心蕩漾便將周氏腰摟過來將舌尖兒度在周氏口內任意快樂周氏將酒篩下兩個喫一個交盃酒兩人合喫五六盃周氏道你在外頭想我我在房內也是自歎冷難熬你今無福不依我的口小二跪下道感承娘子有心小人亦有意多時了只是不敢說今日娘子擡舉小人此恩殺身

兩個二人歡容解衣脫帶就做了夫妻一夜快活至
必說了天明小二先起來燒湯洗碗做飯周氏方起
梳粧洗面喫飯正是

　少女少郎　情色相當

卻如夫妻一般在家過活左右鄰舍皆知此事無人
閑管卻說高氏因無人照管門前酒店忽一日聽得
閑人說周氏與小二通奸且信且疑放心不下因此
教洪大工去與周氏說且搬回家省得兩處家火周
氏見洪大工來說沉吟了半晌勉強回言道既是大
娘好意今晚就將家火搬回家去洪大工得了言語

夜今晚

遲了

自回家了。周氏便叫小二商量：今大娘要我搬回家去，料想逆他不得，只是你却如何？小二答道：娘子去大娘家裏，也無人，小人情愿與大娘家送酒走動，只是一件不比此地，不得與娘子快樂了，不然就今日拆散了罷。說罷，兩個摟抱着哭了一回。周氏道：你且安心，我今收拾衣箱什物，你與我挑回大娘家去，我自與大娘說，留你在家，暗地裏與我快樂，且等丈夫回來，再作計較。小二見說，纔放心，低聲回言道：萬望娘子安心。當日下午收拾已了，小二先挑了箱籠來，床帳與伴洪大工提個箱籠去接周氏。周氏取具鎖鎖

了大門同小二回家正是

飛蛾撲火身須喪　蝙蝠投竿命必傾

當時小二與周氏到家見了高氏高氏道你如今回到家也住了如何帶小二回來何不打發他去了周氏道大娘門前無人照管不如留他在家使喚待我丈夫回時打發他未遲高氏是個清潔的人心中想道在我家中我自照管着他有甚皂絲麻線遂留下教他看店討酒錢一應都會得不覺又過了數月周氏雖和小二不怕終久不比自在之時兩個任意取樂一日周氏見高氏說起小二諸事勤謹又本分

便道大娘何不將大姐招小二爲婿卻不便當高氏聽得大怒罵道你這個賊人好沒志氣我女兒招僱工人爲婿周氏不敢言語喫高氏罵了三四日高氏只倚着自身正大全不想周氏與他通姦因此要將女兒招他若還思量此事只消得打發了小二出門後來不見得自身同女打死在獄滅門之事且說小二自三月來家古人云一年長工二年家公三年太公不想喬俊一去不回小二在大娘家一年有餘出入房室諸事托他便做喬家公與洪三或早或晚見了玉秀便將言語調戲他不則一日不想正月後

此時殺了小二[illegible]下[illegible]殺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何久之過

這小二一發瞞了，其事胡氏也知，只瞞着高氏。似此又過了一月。此時是六月半天道大熱，玉秀在房內洗浴，高氏走入房中，看見女兒妳大，吃了一驚，待女兒穿了衣裳，叫女兒到面前問道：你吃何人弄了？身體這妳大了，你好好實說，我便饒你。玉秀推托不過，只得實說：我被小二哄了。高氏跌腳叫苦：這事你是這小婆娘做一路，壞了我女孩兒，此事怎生是好？欲待聲張起來，又怕嚷動人知，苦了女兒一世之事。當時沉吟了半晌，眉頭一蹙，計上心來，只除害了這蠢才，方纔免得人知。不覺又過了兩月，忽值八月中秋節

到高氏叫小二買些魚肉果子之物安排家宴當晚高氏周氏玉秀在後門賞月叫洪三和小二同在一邊吃高氏至夜三更叫小二賞了兩大碗酒小二不敢推辭一飲而盡不覺大醉倒了洪三也吃酒自去酒房裏睡了這小二只因酒醉中了高氏計當夜身死。

冤獄新添枉死鬼　　陽間不見少年人

當時高氏使女兒自去睡了便與周氏說我只替家中買賣那知你與這蠻子通姦你兩個做了一路故意教他姦了我的女兒丈夫回來教我怎的見他分

說我是個清清白白的人如今討了你來被你玷辱我的門風如何是好我今與你只得沒奈何害了這繼子性命神不知鬼不覺倘丈夫回來你與我女兒討箇免得出醜各無事了你可去將條索來周氏初時不肯被高氏罵道都是你這賤人與他通姦因此壞了我女兒你還戀着他周氏喫罵得沒奈何只得去房裏取了麻索遞與高氏高氏接了將去小二頸項下一絞原來婦人家手軟縛了一個更次絞不死小二喊起來高氏急了無家火在手遂教周氏去竈前捉把劈柴斧頭把小二腦門上一斧腦漿流出死

與高氏商量好卻好了這死屍須是今夜發落依然周氏道可叫洪三抬來將塊大石綁在屍上舁去丟在新橋河裏水底去了待他屍首自爛神不知鬼不覺商氏夫妻便到酒作坊裏叫起洪大工來大工走入後園不見了小二屍首道被除了這官長好倘招他在家大官人回來也有老大門口而周氏道你可趁天未明把屍首馱去新河裏把塊大石綁在緊下水裏去若到天明倘有人問時只說道小二偷了我家首飾物件夜間逃走了他家一向又無人往來的料然沒事洪大工馱了屍首商氏將燈照出

門大此時有五更時分洪大工馱到河邊掇塊大石綁縛在屍首上丟在河內直推開在中心這河有丈餘深水當時沉下水底去了料道永無蹤跡洪大工回來輕輕的閉了大門喬氏與周氏各回房裏睡了喬氏雖自清潔也欠些聰明之處錯幹了此事既知其情只可好好打發了小二出門便了千不合萬不合將他殺死後來却被人首告打死在獄滅門絕戶悔之何及且說洪大工睡至天明起來開了酒店喬氏依舊在門前賣酒王秀眼中不見了小二也不敢問周氏自言自語假意道小二這廝徑偷了我

首合秋伴夜間逃走了、王秀自在房裏也不問他、那陳令也不管他家小二在頭、不在高氏一時管了小二性命煩次不下早晚心中只恐事發終日憂悶過日、正是

要人知重勤學　　怕人知事莫做

却說武林門外清湖閘邊有個做靴的皮匠姓陳名文、渾家程氏五娘夫妻兩口兒、止靠做靴鞋度日、此時是十月初旬、陳文與妻子爭論、一口氣走入門裏、溜橋邊皮市裏買皮、當日不回、次日午後也不回程五娘心內慌起來、又過了一夜、亦不見回、獨自一

個在家煩惱將及一月並無消息這程五娘不免走入城內問訊逕到皮市裏來問賣皮店家皆言一月前何曾見你丈夫來買皮莫非死在那裏了有多口的道你丈夫穿甚衣服出來程五娘道我丈夫頭戴萬字頭巾身穿著青絹一卩中一月前說來皮市裏買皮至今不見信息不知何處去了眾人道你可城內各處去尋便知音信程五娘謝了眾人進城中逐人便問一日並無蹤跡過了兩日吃了早飯又入城來尋問不端不正走到新橋上過正是事有湊巧物有偶然只見河岸上有人喧嚷說道有個人死在河

裏去上穿領青衣服泛起在橋下水面上程五娘聽得說連忙走到河岸邊分開人衆一看時只見水面上漂浮一個死屍穿着青衣服這邊看時有些相像程氏便大哭道丈夫緣何死在水裏看的人都呆了程氏又哀告衆人那個伯伯肯與奴家撈過我的丈夫屍首到岸邊奴家認一認看奴家自賚酒錢五十貫當時有一個破落戶叫做王酒酒專一在街市上幇閒打哄賭騙人財這廝是個潑皮沒人家理他當時也在那裏看聽見程五娘許說五十貫酒錢便説道小娘子我與你撈過屍首來岸邊你認看五娘哭

何必說破下的乃可若小二信寃枉殺

謝道承得伯伯如此深恩難報這王酒酒見貨過往船便跳上船去叫道稍工你可住一住等我移這個小娘子找這屍首到岸邊當時王酒酒找那屍首來王酒酒認得喬家董小二的屍首口裏不說出來只教程氏認看只因此起有分教高氏一家死于非命

正是

閉藏鐵頭無處歪　通人猶惜愛錢財
誰知錯認屍和首　引出冤家禍患來

此時王酒酒在船上將竹篙推那屍首到岸邊來程氏看時見頭面皮肉卻被水浸壞了認不[illegible]好

何以知其不殺死人不俗下變[illegible]問他

上衣服、却認得是丈夫的模樣、號號大哭、哀告王酒酒道、煩伯伯同奴去買口棺木來盛了、却又作計較、王酒酒便隨程五娘到褚堂作作李團頭家、了棺木、叫兩個火家來河下撈起屍首、盛於棺內、就在河岸邊存着、那時新橋下無甚人家住、并只止有船隻來往、程氏取五十貫錢謝了王酒酒、王酒酒得了錢、一逕走到高氏酒店門前、以買酒為名、便對高氏說、你家緣何打死了董小二、丟在新橋河內、如今反將起來、你道一場好笑、那里走一個來錯認做丈夫尸首、買具棺木盛了、次日却來埋葬、高氏道、王酒酒、你

高氏一生吃了嘴[illegible]自用之[illegible]

莫胡言亂語我家小二偷了首飾衣服在逃追獲不着那得這話王酒酒道大娘子你不要賴瞞了別人不要瞞我你今送我些錢鈔買求我我便任那婦人錯認了去你若白賴不與我我就去本府首告叫你喫一場人命官司高氏聽得便罵起來你這破落戶千刀萬剮的賊不長俊的乞丐見我丈夫不在家今來詐我王酒酒被罵大怒而去能殺的婦人到底無志氣胡亂與他些錢鈔也不見得弄出事來當時高氏千不合萬不合罵了王酒酒這一頓被那廝走到海寧郡安撫司前叫起屈來安撫相公正坐聽上押

人言叫左右喚至廳下問道有何冤事王酒酒跪在廳下告道小人姓王名青錢塘縣人今來首告隣居有一喬俊出外爲商未回其妻高氏與妾周氏一女玉秀與家中一傭工人董小二有姦情不知怎的緣故把董小二謀死丟在新橋河裏如今泛起小人去與高氏言說反被本婦百般辱罵他家有個酒大工叫做洪三敢是同心謀害的小人不甘因此叫屈望相公明鏡照察安撫聽罷着外郎錄了王青口詞押了公文差兩個節級押着王青去捉拿三人并洪三火急到廳當時公人逕到高氏家捉了高氏周氏玉

秀洪三四人閉了大門取鐵鎖了我到安撫司廳上一行人跪下、相公是蔡州人姓黃名正大爲人奸狡、貪濫酷刑問高氏你家董小二何在高氏道小二拐物在逃不知去向王青道要知明白只問洪三、便知分曉安撫、遂將洪三拖翻拷打、兩腿五十黃荆血流滿地打熬不過只得招道、董小二先與周氏有姦後擬同家姦了王秀、高氏知覺恐丈夫回來屠滅了門風于今年八月十五日、中秋夜賞月教小的同小二兩個在一邊喫酒我兩個都醉了、小的怕失了事、自去酒房內睡了、到五更時分、只見高氏周氏來酒房

門道叫小的去後園內只見小二屍首在地教我速扛去丟在河內去小的同高氏因由高氏備將前事說道二人通同姦騙女兒倘或丈夫回來怎的是好如今出于無奈只是把他不出去又怕說出此情只得用麻索絞死了小的是個老實的人說道若這廝忒無理也被除了一害小的便將小二屍首駝在新橋河邊用塊大石縛在他身上沉在水底下只此便是實話安撫見洪三招狀明白點指畫字二婦人見洪三已招驚得魂不附體玉秀抖做一塊安撫叫右右將三個婦人過來供招玉秀只得供道先是周氏

與小二有姦、那高氏收拾回家、將奴調戲、奴不從、後來又調戲奴、又不從、將奴强抱到後因奸騙了、到八月十五日、如果喫酒賞月、那高氏先叫奴夫房內睡了、並不知小二死亡之事、安撫又問周氏你既與小二有姦緣何將女孩兒壞了、你好好招承免至受拷、周氏兩淚交流、只得從頭一一招了、安撫又問高氏你緣何謀殺小二、高氏抵賴不過、從頭招認了、都押下牢監了、安撫俱將各人供狀立案、次日差縣尉一人帶領仵作行人、押了高氏等去新河橋下撿屍、當日鬨動城裏城外人、都得知、男子婦人挨肩擦背、不

[illegible]

計其數一齊來看正是

好事不出門　惡事傳千里

却說縣尉押着一行人到新橋下打開棺木取出屍首檢看明白將屍放在棺內縣尉帶了一干人回話爲小二屍骸是斧頭打碎頂門麻索絞殺見有安撫叫左右將高氏等四人各打二十下都打得半常復開眼一面長枷將高氏枷了周氏王秀洪三俱用鐵索鎖了押下大牢內監了王青隨後聽候且說那皮匠婦人也知得錯認了再也不來哭了思量起來一場惶恐幾時不敢見人這話且不說再說王秀在牢

[illegible]

中湯水不喫次日死了又過了兩日周氏也死了洪三看看病重獄卒告知安撫安撫令官醫醫治不痊而死止有商氏渾身發腫棒瘡疼痛熬不得飯食不喫服藥無用也死了可憐不勾半個月日四個都死在牢中獄卒通報知府與吏商量喬俊久不回家妻妾在家謀死人命本該償命兇身人等俱死具表申奏朝廷方可決斷不則一日聖旨倒下開兩道兇身俱已身死將家私抄扎入官小二屍首又無苦主親人來領燒化了罷當時安撫即差吏去打開喬俊家大門將細軟錢物盡數入官燒了董小二屍首不在

話下、卻說喬俊合當窮苦、在東京沈瑞蓮家、全然不知家中之事、住了兩年、財本使得一空、被虔婆常常發語道、我女兒戀住了你、又不能接客、怎的是了、你有錢鈔、將些出來使用、無錢、你自離了我家、等我女兒接別個客人、終不成餓死了我一家、罷喬俊是個有錢過的人、今日無了錢、被虔婆趕了數次、眼中淚下、尋思要回鄉、又無盤纏、那沈瑞蓮見喬俊淚下、也哭起來、道喬郎、是我苦了你、我有些日前趲下的零碎錢與你些做盤纏回去了罷、你若有心、到家取得些錢、再來走一遭、喬俊大喜、當夜收拾了舊衣服打

了一個衣包沈行首取出三百貫文把與喬俊打在包內別了皮婆馱了衣包手提了一條棍棒又辭了瑞蓮兩個流淚而別且說喬俊於路搭船不則一日來到北新關天色晚了便投一個相識船主人家宿歇明早入城那船上人見了喬俊吃了一驚道喬官人你一向在那裏去了只管不回你家中小娘子周氏與一個催工人有姦大娘子取回一家住了周又與你女兒有姦我聽得人說不知爭姦也是怎的大娘子謀殺了催工人滿大工洪三將屍丟在新橋河內有了兩個月屍首泛將起來被人首告在安撫司

捉了大娘子小娘子你女兒并刑大工洪三三送官[illegible]
打不過只得招認監在牢裏受苦不過[illegible]入門人[illegible]
死了朝廷文書下來抄扎你家財産入官你如今投
那裏去好喬俊聽罷却似

分開八片頂陽骨　　傾下半桶冰水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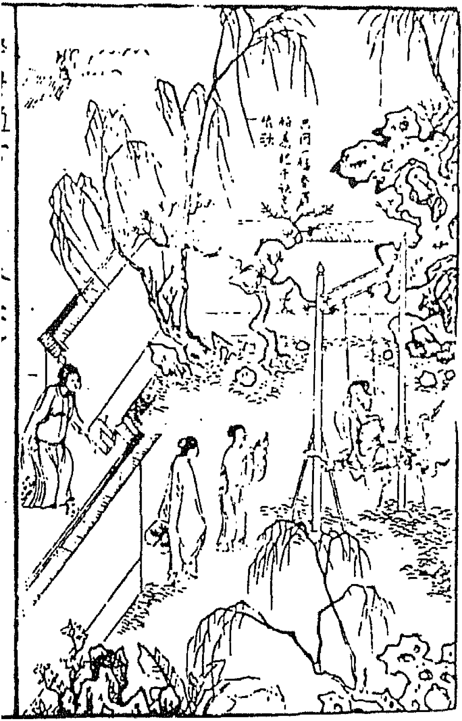
這喬俊驚得呆了半晌語言不得那老人排些酒
飯與喬俊吃那裏吃得下兩行珠淚如雨收不住哽
咽悲啼心下思量今日不想我閃得有家難奔有國
難投如何是好安宿來投人過了一夜次日黑早起來
辭了船主人背了衣包急急奔武林門來到舊自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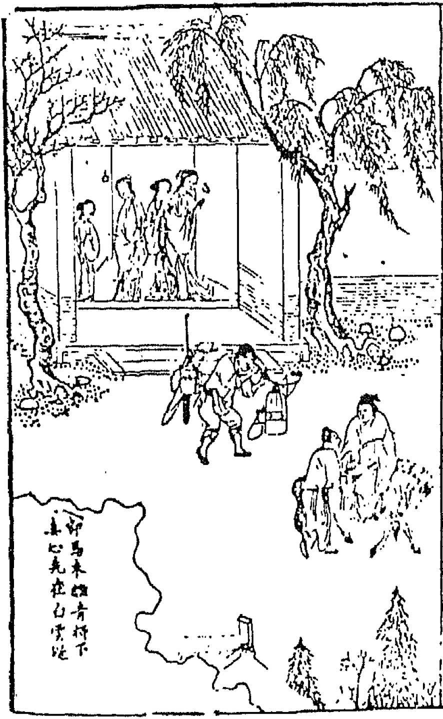
對門一個古董店王將仕門首立了，看自家房屋，只拆沒了，止有一片荒地。對王將仕開門，喬俊放下衣包，向前拜道：「老伯伯，不想小人不回，家中如此模樣。」王將仕道：「喬官人，你一向在那裏不回？」喬俊道：「只為消折了本錢，歸鄉不得，並不知家中的消息。」王將仕邀喬俊到家中坐定，道：「賢侄，聽老身說，你去後家中如此如此。」把從頭之事一一說了：「只好笑一個妥匠婦人因丈夫死在外邊，到去[illegible]了屍，卻被王酒酒[illegible]首告了，你大妻小[illegible]將洪三到官[illegible]，打得好苦[illegible]受苦不過，都死在[illegible]沙扎了

官了、你如今那裏去好、喬俊聽罷、兩淚如傾辭別了下、辭往上首不是、辭北又嘆了一口氣道、罷罷、我今年四十餘歲、兒女又無財產妻妾俱喪了、去投誰的是好、一逕走到西湖上第二橋、望着一湖清水、便跳投入水下、而死、這喬俊一家人口深可惜哉、卻說王青這一日午後同一般破落戶在西湖上閒蕩、剛到第二橋坐下、大家商量湊錢出來買酒吃、衆人道、還勞王大哥去買、有些便宜、只見王酒酒接錢在手、向西湖裏一撒、兩眼睜得圓滴溜、口中大罵道、王青、那董小二與人妻女有奸、其死與你何干、你只

為詐錢不遂害得我喬俊好苦一門親丁四口盡無葬身之地今日須償還我命來衆人知道是喬俊附體替他磕頭告饒只見王青打自巳把掌約有百餘喝不絕只跳入湖中而死衆人傳說此事都道喬俊雖然好色貪淫却不曾害人今受此慘禍於泉之下怎放得王青過這番索命亦天理之必然也後人有詩云

喬俊貪淫害一門　王青毒害亦亡身
從來好色亡家國　豈見詩書誤了人


只因一幅香羅
帕惹起千話柄
[illegible]


郎馬來遶青梅下
妾心先在白雲邊

第三十四卷

王嬌鸞百年長恨

天上烏飛兎走人間古往今來昔年歌管變荒臺
轉眼是非興敗　須識鬧中取靜莫因乖過成獃
不貪花酒不貪財　一世無災無害

話說江西饒州府餘干縣長樂村有一小民叫做張乙因販些雜貨到於縣中夜深投宿城外一邸店店房已滿不能相容間壁鎖下一空房却無人住張乙道店主人何不開此房與我主人道此房中有鬼不敢留客張乙道便有鬼我何懼哉主人只得開鎖將

燎一盞掃帚一把交與張乙張乙進房把燈放穩挑得亮亮的房中有破牀一張塵埃堆積用掃帚掃淨展上鋪蓋討些酒飯喫了推轉房門脫衣而睡夢見一美色婦人衣服華麗自來薦枕夢中納之及至醒來此婦宛在身邊張乙問是何人此婦道妾乃隣家之婦因夫君遠出不能獨宿是以相就勿多言又當自知張亦不再問天明此婦辭去至夜又來歡好如初如此三夜店主人見張客無事偶話及此房內曾有婦人縊死往往作怪今番却太平了張乙聽在肚裡至夜此婦仍來張乙問道今日店主人說這房中

自縊死女兒莫非是你此婦並無慚諱之意答道妾身是也然不禍于君君幸勿懼張乙道試說其詳此婦道妾乃娼女姓穆行廿二人都稱我為廿二娘與餘干客人楊川相厚楊許娶妾歸去妾將私財百金為助一去三年不來妾為鴇兒拘管無計脫身挹鬱不堪遂自縊而死鴇兒以所居售人今為旅店此房昔日妾之房也一靈不泯猶依棲於此楊川與你同鄉可認得麼張乙道認得此婦道今其人安在張乙道去歲已移居饒州南門娶妻開布生意甚足婦人嗟歎良久更無別語又過了二日張乙要回家婦人道

[illegible]

妾願始終隨君去識許否張乙道倘能相隨有何不可婦人道君可製一小木牌題曰廿二娘神位置于篋中但出牌呼妾妾便出來張亦許之婦人道妾尚有白金五十兩埋于此牀之下沒人知覺君可取用張掘地果得白金一瓶心中甚喜過了一夜次日張乙寫了牌位收藏好了別了店主而歸到于家中將此事告與渾家渾家初時不喜見了五十兩銀子遂不嗔怪張乙于東壁立了廿二娘神主其妻戲往呼之白日裡竟走出來與妻施禮妻初時也驚後邊慣了不以爲事夜來張乙夫婦同牀此婦亦來也不覺

床之獲罪過了十餘月此婦道妾尚有夙債在郡城君能隨我去索取否張稍許之有一口應承即作稍夜．．行船中供下牌位此婦同行同宿全不避人不則一日到了揚州南門此婦道妾往揚州察訪信去張乙方欲問之此婦已上岸張隨後趕去見此婦竟入一店中去了問其店主乃揚州家也張久候不出忽見揚州家驚惶少頃哭聲振地問其故店中人云主人揚州向來無病忽然中惡九竅流血而死張乙心知廿二娘所爲嘿然下船向牌位苦叫亦不見出來了方知有夙債在郡城乃揚州負義之債也有

詩歎云

王魁負義曾遭譴　李益虧心亦改常
請看楊川下稍事　皇天不佑薄情郎

方纔說穆廿二娘事雖則死後報冤却是只自出頭顯是渺茫之事如今再說一件故事叫做王嬌鸞百年長恨這個冤更報得好此事非唐非宋出在　國朝天順初年廣西苗蠻作亂各處調兵征剿有臨安衛指揮王忠所領一枝浙兵違了限期被參降調河南南陽衛中所千戶即日引家小到任王忠年六十餘止一子王彪頗稱驍勇留在原衛効用到任

兩個女兒長曰嬌鸞次曰嬌鳳鸞年十八鳳年十六鳳從幼育于外家就與表兄對姻只有嬌鸞未曾許配夫人周氏原係繼娶周氏有嫡姐嫁曹家寡居而貧夫人接他相伴甥女嬌鸞舉家呼爲曹姨嬌鸞幼通書史舉筆成文因愛女慎于擇配所以及笄未嫁每每臨風感歎對月凄涼惟曹姨與鸞相厚知其心事他雖父母亦不知也一日清明節屆和曹姨及侍兒明霞後園打鞦韆耍子正在鬧熱之際忽見墻缺處有一美少年紫衣唐巾舒頭觀看連聲喝采慌得嬌鸞滿臉通紅推着曹姨的背急回香房侍女也進

此羅帕也

[illegible]

去了生見閨中衆人時俱而入轆轤架子尚在餘香彷彿正在凝思忽見草中一物拾起看時乃三尺綾繡香羅帕也生得此如獲珍寶忽聞有人聲自內而來復踰墻而出仍立于墻欲遶看墻乃是侍兒來尋羅帕的生見其三回五轉意興已倦欲入而言小娘子羅帕已入人手何處尋覓侍兒擡頭見是秀才喜步上前萬福道相公想已拾得公即見還感德不淺生道此羅帕是何人之物侍兒道是小姐的那生道既是小姐的東西還得小姐來討方纔還他侍兒道相公府寓何處那生道小生姓周名廷章蘇州府吳

江[illegible]人父親為本學司教隨任在此與尊府只一牆之隔原來衛署與學宮基址相連衛叫做東衙學之後西衙花園之外就是學中的隙地侍兒道貴公子又是近隣失聰了要當稟知小姐奉命相求廷章道敢問小姐及小娘子大名侍兒道小姐名嬌鸞主人之愛女妾乃貼身侍婢明霞也廷章道小生有小詩一章相煩致于小姐即以羅帕奉還明霞本不肯替他寄詩因要羅帕入手只得應允廷章道煩小娘子少待廷章去不多時攜詩而至桃花箋疊成方勝明霞接詩在手問羅帕何在廷章笑道羅帕乃至寶得

之非易豈可輕還小娘子且將此詩送與小姐看了得小姐回音小生方可奉璧明霞沒奈何只得轉身

只因一幅香羅帕　惹起千秋長恨歌

話說嬌鸞小姐自見了那美少年雖則一時慚愧卻也挑動個情字口中不語心下躊躇道好個俊俏郎君若嫁得此人也不枉聰明一世忽見明霞氣忿忿的入來嬌鸞問香羅帕有了麼明霞口稱怪事香羅帕到被西衙周公子收着就是拾帕內喝采的那紫衣郎君嬌鸞道與他討了就是明霞道怎麼不討也得他肯[illegible]道他[illegible]不還明霞道他說小生姓周

名廷章蘇州府吳江人氏父爲司教隨任在此與吾家只一牆之隔既是小姐的香羅帕必須小姐自討嬌鸞道你怎麼說明霞道我說待去稟知小姐奉命取來他道有小詩一章煩寄傳與待有回音纔把羅帕還我明霞將桃花箋遞與小姐嬌鸞見了這方勝已有三分之喜拆開看時乃七言絕句一首

帕出佳人分外香　天公教付有情郎
殷勤寄取相思句　擬作紅絲入洞房

嬌鸞若是個有主意的拚得棄了這羅帕把詩燒却分付侍兒下次再不許輕易傳遞天大的事都完了

奈瑤芳一來是及瓜不嫁如情慕色的女子二來滿肚才情不肯埋沒亦取薛濤箋書詩八句

妾身一點玉無瑕　生育侯門將相家
靜裡有親同對月　閒中無事獨看花
碧梧只許來奇鳳　翠竹那容入老鴉
寄語巽鄉孤另客　莫將心事亂如麻

明霞捧詩方到後園延章早在欹樹相候明霞道小姐已有回詩了可將羅帕還我延章將詩讀了一遍益茲嬌態之才必欲得之道小娘子耐心小生又有所答再回書房寫成一絕

立心久已不堅矣

居傍絳門亦有緣　異鄉孤芳果引牽
若容鴛鳳雙棲樹　一夜花開入九天

明霞道罷怕又不覺只管寄什麼詩我不寄了遂草袖中出金釵一根道這錢物件小姐子推去寸收多多致意小姐明霞念了這含係又將詩回復嬌鶯嬌鶯看罷悶悶不悅明霞道詩中有甚言語觸犯小姐嬌鶯道皆生輕薄都是調戲之言明霞道小姐大才何不作一詩罵之以絕其意嬌鶯道後生家性正不必罵且好言勸之可也遂取薛箋題詩八句

獨立庭際傍翠陰　侍兒傳語意何深

滿身竊玉偷香膽　一片撩雲撥雨心
丹桂豈容樵子折　珠簾那許曉風侵
勸君莫想陽臺夢　努力攻書入翰林

自此一倡一和漸漸情熱往來不絕明霞的足跡不斷後閣延章的眼光不離墻缺詩稿甚多不暇細述時值端陽王千戶治酒于園亭家宴延章于墻缺往來明知小姐在于園中無由一面侍女明霞亦不能通一語正在氣悶忽撞見衛卒孫九那孫九善作木匠長在衛裏服役亦多在學中做工延章遂題詩一絕封固了將青蚨二百賞孫九買酒喫托他寄與衛

中明霞姐係凡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伺候到夕早纔覷個方便將此詩于明霞明霞遞于小姐拆開看之前有敘云端陽日閨中望嬌娘子不見口占一絕本寄

配成綵線思何結
傾就蒲觴擬共斟
客隔汨江歎不見
獨落空有向隅心

後寫松陵周廷章拜稿嬌娘看了置于書几之上適當梳頭未及酬和忽曹姨走進香房看見了詩稿大驚道嬌娘既有西廂之約可無東道之主此事如何瞞我嬌嬌含羞答道雖有吟咏往來實無他事非敢

賤婢娘也曾請道周生江南秀士門戶相當何不致信遣媒說合成就百年姻緣豈不美乎嬌鸞點頭道是梳粧已畢遂答詩八句

深鎖香閨十八年　不容風月透簾前
繡衾香暖誰知苦　錦帳春寒只愛眠
生怕杜鵑聲到耳　死愁蝴蝶夢來牽
多情果有相憐意　好倩冰人片語傳

廷章得詩遂假托父親周司教之意與趙學究往王千戶處求這頭親事王千戶亦重周生才貌但嬌鸞是愛女況且精通文墨自己年老一應衛中文書筆

私名不通
女作改弦
好一

扎都靠著女兒相幫少他不得不忍棄之于他鄉以此遲疑未許廷章知姻事未諧心中如刺乃作書寄于小姐前寫松陵友弟廷章拜稿

自覩芳容未寧狂魄夫婦已是前生定[illegible]媒妁傳來今日言爲期未決還望香閨深諒也唐太宗辭月宮而空想嫦娥要從花園戲遊似牽牛郎隔天河而苦思織女倘復遷延于月日必當夭折于溝渠生若無緣死亦不瞑勉成拙律深冀哀憐詩曰

未有佳期慰我情　可憐春價值千金

悶來窓下三杯酒　愁向花前一曲琴
人在錦窓深處好　悶回羅帳靜中吟
孤恬一樓昏黃月　肯許相攜訴寸心

廷章看罷閒時復書前寫虎街愛女嬌鸞拜稿
輕荷點水弱絮飛簾拜月亭前懶割東風聽杜宇畫眉窓下強消長晝刺鴛鴦人正困于粧臺詩忽墜于香案啓觀來意無限幽懷自憐薄命佳人惱殺多情才子一番信到一番使妾倚夜香幾度詩來幾度令人添寂寞休得跳東牆學攀花之手可以仰北斗駕折桂之心眼底無姝清中有女自此

衷情封去札莫將消息問來人謹和佳篇伊祈深諒詩曰

秋月春花亦有情　也知身價重千金
雖窺青瑣韓郎貌　羞聽東牆崔氏琴
痴念已從空裡散　好詩惟向夢中吟
此生但作乾兄妹　直待來生了寸心

廷章閱畢讚歎不已讀詩至末聯此生但作乾兄妹忽然想起一計道當初張珙申純皆因兄妹得就私情王夫人與我同姓何不拜之爲姑便可通家往來于中取事矣遂托言西衙窄狹且是喧閙欲借衛署

此[illegible]假[illegible]之本

[illegible]

後因親眷周司教自與王千户開口王翁道彼此通家就在家下喫些見成茶飯不煩饋送周翁感激不盡回向兒子說了廷章道雖承王翁盛意非親非故難以打攪孩兒欲備一禮拜認周夫人爲姑姑姪一家庶乎有名周司教是糊塗之人只要討些小便宜道任從我兒行事廷章又央人通了王翁夫婦擇個吉日備下綵段書儀寫個表姪的名刺上門認親極其卑遜極其親熱王翁是個武人只好奉承送請入中堂教奶奶都相見了連曹姨也認做姨娘嬌鶯是表妹一時都請見禮王翁設宴後堂權當會親一家

同席廷章與嬌鸞隔席款喜席上眉來眼去情不必說當日盡歡而散

姻緣好惡猶難問　蹤跡親疏已自分

次日王翁收拾書室接內姪周廷章來讀書卻也曉得閨門內外將內宅後門下鎖不許婦女入于花園廷章供給自有外廂照管雖然撥做一家音書來往反不便了嬌鸞松筠之志雖存風月之情已動況既在席間眉來眼去怎當得園上咫隔萬分愁緒無聊鬱成一病朝涼暮熱茶飯不沾王翁迎醫問卜全然不濟廷章幾遍到中堂問病王翁只教致意不令進

[illegible]

房廷章心生一計因假說長在江南曾通醫理表妹不知所患何症待姪兒診脈便知王翁向夫人說了又教明霞道達了小姐方纔迎入廷章坐于床邊假以看脈爲由撫摩了半晌其時王翁夫婦俱在不好交言只說得一聲保重出了房門對王翁道表妹之疾是抑鬱所致常須于寬厰之地散步陶情更使女伴勸慰開其鬱抱自當勿藥王翁敬信房生更不疑惑便道衙中只有園亭並無別處寬厰廷章故意道若表妹不時要園亭散步恐小姪在彼不便暫請告歸王翁道既爲兄妹復何嫌疑即日教開了後門將

鎖鑰付曹姨收管就教曹姨陪侍女兒依舊同宿明霞伴伴寸步不離自以為萬全之策豈知嬌鸞原為思想周郎致病得他撫摩一番已自歡喜沉疴散况園亭陪伴侍者都是心腹之人病便痊了一半每到園亭廷章便得相見同行同坐有時亦到廷章書房中喫茶漸漸不避嫌疑挨肩擦背廷章捉個空向小姐懇求要到香閨一望嬌鸞目視曹姨低低向生道鎖鑰在彼兒自求之廷章已悟次日廷章取吳綾二端金釵一副央明霞獻與曹姨姨問鸞道周公子厚禮見惠不知何事嬌鸞道他少狂生不無過失

鸞要姨包容耳曹姨道你二人心事我已悉知但有往來決不泄漏因把匙鑰付。與明霞鸞心大喜遂題一絕寄廷章云

暗將私語寄英才　倘向人前莫亂開
今夜香閨春不鎖　月移花影玉人來

廷章得詩喜不自禁是夜黃昏已罷樵鼓方聲廷章俏步及于內宅後門半啓側身而進自那日房中看脈出閨上來依稀記得路徑緩緩而行但見燈光外射明霞候于門側廷章步進香房與鸞施禮便欲摟抱鸞將生推開喚明霞快請曹姨來同坐廷章大失

恨咒若此
恨神

嬌鸞自陳苦情，責其變非一時，急淚交流，哭道：妾本貞姬，君非蕩子，只因有才有貌，所以相愛相憐，妾既私君，終當守妾之節；君若棄妾，豈不負妾之誠。必質明神，誓同白首，若還苟合，有死不從。說罷，曹姨適至，向廷章謝日間之惠。廷章遂央姨為媒，誓詞傾倒，口中咒願，如流而出。曹姨道：二位賢甥既要我為媒，可寫合同婚書四紙，將一紙焚于天地，以告鬼神；一紙留于吾手，以為媒證；你二人各執一紙，為他日合巹之驗。女若負男，疾雷震死；男若負女，亂箭亡身，再受陰府之愆，永墮酆都之獄。生與鸞聽曹姨說得痛切，

各各歡喜遂依曹姨所說寫成婚書誓約先拜天地後謝曹姨姨乃出清果醇醪與二人把盞稱賀三人同坐飲酒直至三鼓曹姨別去生與鸞攜手上床雨雲之樂可知也五鼓鸞促生起身囑付道妾已委身于君君休負恩于妾神明在上鑒察難逃今後妾若有暇自遣明霞奉迎切莫輕行以招物議廷章字字應承留戀不捨鸞急教明霞送出閨門是日鸞寄生二律云

昨夜同君喜事從　芙蓉帳煖語從容
貼胸交股情偏好　撥雨撩雲興轉濃

一枕鳳鸞聲細細　半窗花月影重重
曉來窺視鴛鴦枕　無數飛紅撲繡絨　其一
衾翻紅浪效綢繆　乍抱郎腰分外羞
月正圓時花正好　雲初散處雨初收
一團恩愛從天降　萬種情懷得自由
寄語今宵中夕夜　不須欹枕看牽牛　其二

廷章亦有酬答之句自此鸞疾盡愈門禁觉弛或三日或五日鸞必遣明霞召生來徃從頻恩情愈篤如此半年有餘周司教任滿陞四川峨眉縣尹廷章戀鸞之情不肯同行只推身子有病洲蜀道艱難況涉

業未成師友相得尚欲留此讀書用司教平昔縱言無不從起身之日廷章送父出城而返終感廷章之留是日邀之相會愈加親愛如此又半年有餘其中往來詩篇甚多不能盡載廷章一日閒思想見父親在號房不服水土告病回鄉久別親闈欲謀歸覲又牽戀情愛不忍分離事在兩難憂形于色瑞探知其故因置酒勸生道夫婦之愛淵海同深父子之情高天難比若戀私情而忘公義不惟有失于道眾妾亦失婦道矣再嫁亦勸道今日暮夜之期原非百年之節公子不如暫回鄉故且覲親倘于定省之間

（繡幾忘人不爲者矣情見公子之非智公子也）

所議婚姻之事早完誓願免致情牽廷章心猶不決婚配敘曹姨竟將公子欲歸之情對王翁說了此日正是端陽王翁治酒與廷章送行且致厚贐廷章義不容已只得收拾行李是夜猶另置酒香閣邀廷章重伸前誓再訂婚期曹姨亦在坐千言萬語一夜不睡臨別又問廷章住居之處廷章道問做甚麼鶯道恐君不即來要便于通信耳廷章索筆寫出四句

思親千里返姑蘇　家住吳江十七都

須問南麻雙漾口　延陵橋下督糧吳

廷章又解說家本吳姓祖當里長督糧有名督糧吳

宋閎是外姓也此字雖然寫下欲見之切度日如歲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定當將宋君來帖親到求婚決不忍閃閣佳人懸懸而望言罷相抱而泣將次天明鸞親送生出門有聯句一律

綢繆魚水正投機　無奈思親使別離　廷章
花閉從今誰待月　蘭房自此懶圍棋　嬌鸞
惟憂身遠心俱遠　非慮文齊福不齊　廷章
低首不言中自省　强將別淚整蛾眉　嬌鸞

須臾天曉鞍馬齊備王翁又于中堂設酒妻女畢集爲上馬之餞廷章再拜而別嬌鸞自覺悲傷欲泣潛歸

內室取烏絲箋題詩一律，使明霞送廷章上馬伺便投之。廷章于馬上展看云：

同攜素手並香肩　送別那堪雙淚懸
郎馬未離青柳下　妾心先在白雲邊
妾持節操如姜女　君重綱常類閔騫
得意匆匆便回首　香閨人瘦不禁眠

廷章讀之淚下，一路上觸景興懷，未嘗頃刻忘焉也。

閒話休敘。不一日到了吳江家中，參見了二親，一門歡喜。原來父親已與同里魏同知家議親，正要拔兒子回來行聘完婚。生初時有不願之意，後訪得魏女

美色無雙且魏同知十萬之富裝奩甚豐慕財貪色
遂忘前盟過了半年魏氏過門夫妻恩愛如魚似水
竟不知王嬌鸞為何人矣

但如今日新妝好　不顧情人望眼穿

却說嬌鸞一時勸廷章歸省是他賢慧達理之處然
已去之後未免懷思白日淒涼黃昏寂寞燈前有影
相親帳底無人共語每遇春花秋月不覺夢斷魂勞
挨過一年杳無音信忽一日明霞來報道姐姐可要
寄書與周姐夫麼嬌鸞道那得有這方便明霞道適
纔說臨安衛有人來此下公文臨安是杭州地

方寄旅吳江時過北里便道嬌鶯直侵有與小紋孫
者實佇望之人不堪去六甲喜修書一封曲敘別離
之意略絕中有約期之時故嬌鶯婚姻之約成終始
之交者多不能書後有詩十首紀其一云

端陽一別杳無音　兩地相看對月明
悔爲當年辭虎衛　莫因花酒戀吳城
遊仙閣內占鞋分　拜月亭前問死生
此去願君心自省　同來與我共謳歌

封皮上又題八句

此書煩遞至吳衙　門面森風足可誇

父列當今宜化職　祖居自古竹橋家
已知東宅隣西宅　猶恐南麻混北麻
去路逢人須借問　延陵橋在那村此

又取銀釵二股爲寄書之贈書去了七個月並無回耗時值新春又訪得前街有個張客人要往蘇州收貨嬌鸞又取金花一對央孫九送與張客求他寄書書意同前亦有詩十首錄其一云

春到人間萬物鮮　香閨無奈別魂牽
東風浪蕩君尤蕩　皓月團圓妾未圓
情洽有心勞白髮　天高無計托青鸞

衷腸萬事憑誰訴　寄與才郎仔細看

封皮上題一絕

蘇州咫尺是吳江　吳姓南麻世舍徵
囑付行人須着意　好將消息問才郎

張客人是忠誠之人，往蘇州收貨，已將貨裝到吳江，正在長橋上問路，恰好周延章過去，聽得是問何帶書，問的又是南麻楊親家，料知婚姻書信，哄他到彼，知其再娶之事，從上前作揖，通名邀往酒館，三杯，拆開看了，就于酒家借紙筆，匆匆寫下回書，說父病未痊，方侍醫藥，所以有誤佳期，不久即當奔而

無妙法想書後又寫路欠借筆不備帶咸張客收了
回去不一日同到南陽付孫九到夜寫小姐總拆書
看了雖然不付定個來期也當畫餅充饑望梅止渴
過了三四個月依舊杳然無聞嬌鸞對曹姨道周郎
之言欺我乎曹姨道誓書在此皇天鑒知周郎倘不
怕死也忽一日聞有臨安人到乃是嬌鸞妹子嬌鳳
生了孩兒遣人來報喜嬌鸞從此相形愈加感歎且
喜又是寄書的一個順便再修書一封托他送兄弟
三封書亦有詩十首末一章云

叮嚀才子莫蹉跎　百歲夫妻能幾何

王氏女為周氏室　文官子配武官娘
三封心事煩青鳥　萬斛閒愁鎖翠蛾
遠路尺書情未盡　相思兩處恨偏多

封皮上亦寫四句

此書煩遞至吳江　樹將[illegible]那雄字香
去路不須驢步鬧　延陵橋下暫停艭

鸞自此寂寥發忘香消玉減暗地淚流懨懨成病父母欲為擇配嬌鸞不肯情願長齋奉佛曹姨勸道周郎未必來矣何拘小信自悞青春嬌鸞道人而無信是禽獸也寧周郎負我我豈敢故負神明哉光陰荏

倏不覺已及三年嬌鸞對曹姨說道聞說周郎已娶他族此信未知真假然三年不來其心腸亦改變矣但不得一實信吾心終不死曹姨道何不央孫九親往吳江一遊多與他些盤費若周郎無他更變使他等候同來豈不美乎嬌鸞道正合吾意亦求姨娘一字促他早早登程可也當下嬌鸞寫就古風一首其略云

憶昔清明佳節時與君邂逅成相知嘲風弄月通來往撥動風情無限思侯門曳斷千金索攜手挨肩遊畫閣好把青絲結死生盟山誓海情不薄白

雲淡淡草青青才子思親欲別情悄悄俊臉含羞

色愁聽傳書鳥幾番君行雖不悲驚收腸似往昔

父兄去悲悲切切斷腸分花手牽衣裡前昔與花

成就窮風友切莫蘇城戀花柳自古之夫妻惜別

脂粉情調髮如雨紛綠雨地相思再生月風花謝

與共可憐夫婦正當年空使粉花蝴蝶夢隨風別

月餅妝好夜涼枕上魂顛倒一宵忽夢汝髮絲水

朝不覺愁顏老盟言願作神雷電九天玄女相佢

過只歸故里不歸泉何故音容難得見才郎意傷

妾意與郎魄駐使陳丹心可憐三七爲花貌宋賓

香閨思不禁

曹娥書中亦備說女甥相思之苦相望之切二廿共作一封封皮亦題四句

落溯名門宰相衙　更兼總督鎮南廂
逢人不用亭舟問　橋跨延陵第一家

孫九領書夜宿曉行直至吳江延陵橋下猶恐傳遞不的直候間延章而進延章一見孫九滿臉通紅不問寒溫取書納于袖中竟進去了少頃教家童出來回復道相公要翻問知家小姐今已二年何暇遊不能復來矣回書難寫仗你代言這幅香羅帕乃初

孫九可取

紀叙此等大兒快人何異[illegible]

合鸞姐之物并令同婚書一紙央你送還以絕其念本欲留你一飯誠恐老爹盤問嗔怪白銀五錢權充路費下次更不勞往返孫九聞言大怒擲銀于地不受走出大門罵道似你短行薄情之人禽獸不如可憐負了鸞小姐一片真心皇天斷然不佑你說罷大哭而去路人爭問其故孫老兒數一數二的逢人告訴自此周廷章無行之名播于吳江為衣冠所不齒正是

平生不作虧心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再說孫九回至南陽見了明霞便悲泣不已明霞道

莫非你路上喫了苦莫非周家郎君死了孫九只是搖頭停了半晌方說備細如此如此他不發回書只將羅帕婚書送還以絕小姐之念我也不去見小姐了說罷拭淚歎息而去明霞不敢隱瞞備述孫九之語嬌鸞見了這羅帕已知孫九不是個謊話不覺怨氣填胸怒色盈面就請曹姨至香房中告訴了一遍曹姨將言勸解嬌鸞如何肯聽整整的哭了三日三夜將三尺香羅帕反覆觀看欲尋自盡又想道我嬌鸞名門愛女美貌多才若嘿嘿而死却便宜了薄情之人乃製絕命詩三十二首及長恨歌一篇詩云

倚門默默思重重　自歎雙雙一笑中
情惹遊絲牽嫩綠　恨隨流水縮殘紅
當時只道春回准　今日方知色是空
回首凭欄情切處　閒愁萬里怨東風

餘詩不載其長恨歌略云

長恨歌爲誰作　題起頭來心便惡　朝思暮想無了期　誰把金釵訴情薄　妾家原在臨安路　麟閣功勳受恩渥　後因親老失軍機　降調南陽衛千戶　深閨養育嬌鸞身　不曾舉步離中庭　豈知二九災星到　忽隨女伴妝臺行　鞦韆戲蹴方纔罷　忽驚墻角生人

話含羞斜去臥房中含怯尋花香羅幃羅帕誰知入君手空令梅香往來走得累君將香羅詩情愛相思染病久感君拜母結姻兄來討去郎悅思情只恐恩情成苟合兩曾結髮同山盟山盟海誓還不信又托背親作媒證婚書寫定燒香誓始結于飛在天命情变二載甜如蜜才子思親忽成疾妾心不忍君心愁反勸才郎歸故鄉叮嚀此去姑蘇城花街莫聽陽春聲一視燕廝便回首香閨可念人孤另囑付殷勤別才子棄舊憐新任從郎那知一去竟忘還終日思君不如死有人來說君逆婚

幾番欲信仍難憑後因孫女夫夜逃方知他能詐文君此情假花落情者千里紛紛難割捨乎恩情緒何之得意風流在何也豈論妾愁長與短無處箋裏詩不滿題殘錦札五千張紗禿毛錐三斤皆玉閒人瘦嬌無力住期反作長相憶枉將八字推子平空把三生卜問易從頭一一思想起往日交情不斷汝既然恩愛如浮雲何不當初莫相與鶯鶯燕燕皆成對何獨天生我無配嬌鳳妹子少二年適添孩兒已三歲自慚輕棄千金軀伊欲我獨心孤悲先年誓願今何在舉頭三尺有神祇府

往江南妾江北千里關山遠相隔若能兩翅忽然生飛向吳江近右惻初交你我天地知今來無數人揚井虎門深鎖千金色天教一笑遭君機恨君短行歸陰府幾似皇天不生我從今書遞故人收不望回音到中所可憐鐵甲將軍家玉關巷女婿如花只因頗識琴書味風流不久歸黃沙白羅丈三懸高粱飄然眼底寬茫茫報道一聲嬌嬌綠滿城笑殺臨安王妾身自愧非良女枉把閒情賤惱許相思債滿還九泉九泉之下不饒汝當初寵妾非如今我今怨汝如海深自知妾意皆仁意誰想

亦由不為日後打算

君心似獸心而將一幅羅紋綃帕遞寄怨恨達自歎興亡皆此物殺人可恕情難恕又寫可憐只如此往日閒愁今日止君今肯念舊風流但不嬌鸞書一紙

書已寫就欲再遣孫九孫九咬牙怒目決不肯去正無其便偶値父親痰火病發喚嬌鸞替他檢閱文書嬌鸞看文書裡面有一宗乃勾本衛逃軍者其軍乃吳江縣人鸞心生一計乃取從前倡和之詞并今日絕命詩及長恨歌彙成一帙合同婚書二紙置于帙內總作一封入于官文書內封筒上塡寫南陽衛掌

所千戶下按下直隸蘇州府吳江縣當堂開拆打發公差去了王翁全然不知是晚嬌鸞沐浴更衣哄明霞出去烹茶閉了房門用杌子填足先將白練掛于梁上取原日香羅帕向咽喉扣作接連白練打個死結蹬開杌子兩腳懸空霎時間三魂渺渺七魄沉沉剛年二十一歲

始終一幅香羅帕　　成也蕭何敗也何

明霞取茶來時見房門閉緊敲打不開慌忙報與曹姨曹姨同周老夫人打開房門看了這一驚非小王翁也來了合家大哭竟不知什麼意故少不得買棺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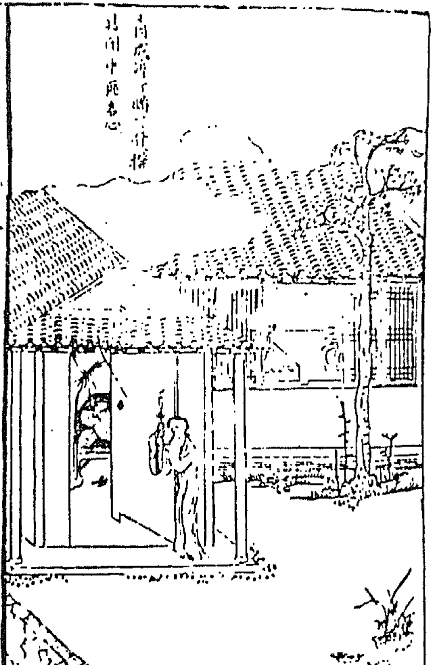
等此事聞過休題再說吳江闕大尹接得南陽衛文書拆開看時深以爲奇此事曠古未聞適然本府趙推官隨察院樊公祉按臨本縣闕大尹與趙推官是金榜同年因將此事與趙推官言及趙推官承而言之遂以奇聞報知樊公樊公將詩歌及婚書反覆翫味深惜嬌鸞之才而恨周廷章之薄倖乃命趙推官密訪其人次日擒拿解院樊公親自詰問廷章初時抵賴後見婚書有據不敢開口樊公喝教重責五十收監行文到南陽衛查嬌鸞曾否自縊不一日文書轉來說嬌鸞已死樊公乃于監中弔取周廷章到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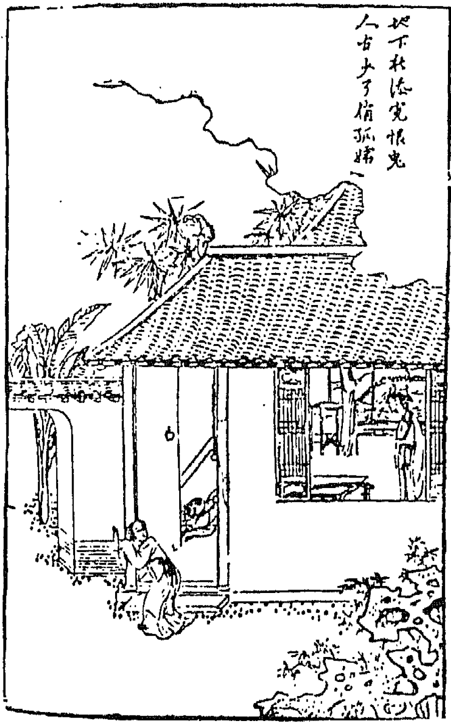
院堂上樊公罵道、調戲、職官家子女、一罪也、停妻再娶、二罪也、因奸致死、三罪也、婚書上說、男若負女、萬箭亡身、我今沒有箭射你、用亂棒打殺你、以爲薄倖男子之戒、喝教合堂皁快、齊舉竹批亂打、下手時、宮商齊響、着体處血肉交飛、頃刻之間、化爲肉漿、滿城人無不稱快、周司教聞知、登時氣死、魏女後來改嫁、向貪新娶之財色而沒恩背盟果何益哉有詩歎云

一夜恩情百夜多　負心端的欲如何
若云薄倖無寃報　請讀當年長恨歌

第三十四卷終

警世通言


自然消了斷[illegible]什[illegible]
孤閨中死[illegible]心



地下秋添冤恨鬼
人間少了俏孤孀

第三十四卷

況太守斷死孩兒。

春花秋月足風流，不分紅顏易白頭
試把人心比松柏　幾人能爲歲寒留

這四句詩、泛論春花秋月、惱亂人心、所以才子有悲秋之辭、佳人有傷春之詠、往往詩謎寫恨、目語傳情、月下幽期、花間密約、但圖一刻風流、不顧終身名節、這是兩下相思、各還其債、不在話下、又有一等男貪而女不愛、女愛而男不貪、雖非兩相情願、却有一片精誠、如冷廟泥神、朝夕焚香拜禱、也少不得靈動起

來其緣短的合而終暌倘緣長的暌而轉密這也是風月場中所有之事亦不在話下又有一種男不慕色女不懷春志比精金心如堅石沒來由被旁人播弄設圈設套一時失了把柄墮其術中事後悔之無及如宋時玉通禪師修行了五十年因觸了知府柳宣教被他設計教妓女紅蓮假扮寡婦借宿百般誘引壞了他的戒行這般會合那些個男歡女愛是偶然一念之差如今再說個誘引寡婦失節的却好與玉通禪師的故事做一對兒正是

未曾出山休問道　尚沉慾海莫參禪

話說、宣德年間、南直隸揚州府儀真縣、有一民家、姓丘、名元吉、家頗饒裕、娶妻邵氏、姿容出眾、兼有志節、夫婦甚相愛重、相處六年、未曾生育、不料元吉得病身亡、邵氏年方二十三歲、哀痛之極、立志守寡、終身永無他適、不覺三年服滿、父母家因其年少、夫後日長、勸他改嫁、叔公丘大勝、也叫阿媽來委曲譬喻他幾番、那邵氏心如鐵石、全不轉移、設誓道、我亡夫在九泉之下、邵氏若事二姓、更二夫、不是刀下亡、便是繩上死、眾人見他主意堅執、誰敢再去強他、自古云、呷得三斗醋、做得孤孀婦、孤孀不是好守的、替邵氏

從長計較、到不如明明改個丈夫、雖做不得上等之人、還不失為中等、不到得後來出醜、正是

作事必須踏實地　為人切莫務虛名

邵氏一口說了滿話、眾人中賢愚不等、也有嘖嘖誇獎他的、也有似疑不信睜着眼看他的、誰知邵氏立心貞潔、閨門愈加嚴謹、止有一侍婢、叫做秀姑、房中作伴、針指營生、一小廝、叫做得貴、年方十歲、看守中門、一應薪水買辦、都是得貴傳遞、童僕已冠者、並遣出不用、庭無閒雜、內外肅然、如此數年、人人信服、那個不說邵大娘少年老成、治家有法、光陰似箭、不覺

十週年到來、邵氏思念丈夫、要做些法事追薦、叫得貴去請叔公丘大勝來商議、延七衆僧人、做三晝夜功德丘氏道奴家是寡婦、全仗叔公過來主持道場大勝應允、話分兩頭、却說鄰近新搬來一個漢子、姓支名助、原是破落戶、平昔不守本分、不做生理專一在街坊上趕熱管閒事過活、聞得人說邵大娘守寡貞潔且是青年標致天下難得支助不信、不論早暮常在丘家門首閒站、果然門無雜人只有得貴小厮買辦出入支助就與得貴相識漸漸熟了、閒話中問得貴、聞得你家大娘生得標致、是眞也不得貴生於

禮法之家、一來老實、從答道、僄致是真、又問道、大娘也有時到門前看街麼、得貴搖手道、從來不曾出中門、莫說看街、罪過罪過、一日得貴正買辦素齋的東西、支助撞見、又問道、你家買許多素品為甚麼、得貴道、家主十週年、做法事要用、支助道、幾時、得貴道、明日起、三晝夜、正好辛苦哩、支助聽在肚裡、想道、既追薦丈夫、他必然出來拈香、我且去偷看一看、什麼樣嘴臉、真像個孤孀也不、却說次日、丘大勝請到七衆僧人、都是有戒行的、在堂中　排設佛像、鳴鐃擊鼓、誦經禮懺、甚是志誠、丘大勝勤勸拜佛、邵氏出來拈香

每夜各只一次拈過香、就進去了、支助趁道場熱鬧幾遍混進去看、再不見邵氏出來、又問得貴方知日間只是食前拈香一遍、支助到第三日、約莫齋食罷分、又趕進去、閃在槅子傍邊隱、着看見那些和尚都穿着袈裟、在佛前吹打樂器、宣和佛號、香火道人在道場上手忙腳亂的添香換燭、本家止有得貴只好往來答應那有工夫照管外邊就是丘大勝同着幾個親戚也都呆看和尚吹打那個來稽查他少頃邵氏出來拈香被支助看得仔細常言若要俏添重孝縞素妝束、加倍清雅、分明是

（淫哉支助之計則到氏占猶也得貴亦良愚也小人之害可畏）

廣寒仙子月中出　　姑射神人雪裡來

支助一見遍體酥麻了、回家想念不已、是夜道場完滿、衆僧直至天明方散、邵氏依舊不出中堂了、支助無計可施、想着得貴小厮老實、我且用心下鈎子、其時五月端五日、支助拉得貴回家、喫雄黃酒、得貴道、我不會喫酒、紅了臉、特怕主母嗔罵、支助道、不喫酒且喫些粽子、得貴跟支助家去、支助教渾家剝了二盤粽子、一碟糖、一碗肉、一碗鮮魚、兩雙筯、兩個酒杯放在卓上、支助把酒壺便篩、得貴道、我說過不喫酒莫篩罷、支助道、喫杯雄黃酒應應時令、我這酒淡不、

妳事、得貴被央不過、只得喫了、支助道、後生家莫喫單杯、須喫個成雙、得貴推辭不得、又喫了一杯、支助自去了一回、炎七奕八說了些街坊上的閒話、又斟一杯勸得貴、得貴道、醉得臉都紅了、如今真箇不喫了、支助道、臉左右紅了、多坐一時回去、打甚麼緊、只喫這一杯罷、我再不勸你了、得貴前後共喫了三杯酒、他自幼在丘家、被邵大娘拘管得嚴、何曾嘗酒的滋味、今日三杯落肚、便覺昏迷、支助乘其酒興、低低說道、得貴哥、我有句閒話問你、得貴道、有甚話儘說、支助道、你主母孀居已久、想必風情亦動、倘得個漢

子同眠同睡可不喜歡從來寡婦都牽掛着男子只是難得相會你引我去試他一試何如若得成事重謝你得貴道說甚麽話虧你不怕罪過我主母極是正氣閨門整肅日間男子不許入中門夜間同使婢持燈照顧四下各門鎖訖然後去睡便要引你進去何處藏身況且使婢不離身畔閒話也說不得一句你都恁地亂講支助道既如此你的房門可來照麽得貴道怎麽不來照支助道得貴哥你今年幾歲了得貴道十七歲了支助道男子十六歲精通你如今十七歲難道不想婦人得貴道便想也沒用處支

又著錢鬼蜮伎倆

助道放着家裡這般標致的早菜在眼前好不動熱得貴道說也不該他是主母動不動非打則罵尤了他好不怕哩你還敢說取笑的話支助道你既不肯引我去我教導你一個法兒作成你自去上手何如得貴搖首道做不得做不得我也沒有這樣膽大支助道你莫管做得做不得教你個法兒且去試他一試若得上手莫忘我今日之恩得貴一來乘着酒興二來年紀也是當時了被支助說得心癢便問道你且說如何去試他支助道你夜睡之時莫閂了房門由他開着如今五月天氣正熱你却赤身仰臥把那

話兒弄得硬硬的待他來照門時、你只推做睡着了、他若看見、必然動情、一次兩次、定然打熬不過、上門就你、得貴道倘不來如何、支助道拚得這事不成也不好嗔責你、有益無損、得貴道依了老哥的言語、果然成事、不敢忘報、須臾酒罷、得貴別了、是夜依計而行、正是

商成燈下瞞天計　撥轉閨中匪石心

論來邵氏家法甚嚴、那得貴長成十七歲、嫌疑之際、也該就打發出去、另換個年小的小廝答應、豈不盡善、只爲得貴從小走使服的、且又粗蠢、又老實、邵氏

自已立心清正不想到別的情節上去所以因而了來焙說是夜邵氏同婢秀姑點燈出來照門只得貴赤身仰臥罵這狗奴才門也不關赤條條睡着是甚麼模樣叫秀姑與他扯上房門若是邵氏有主意天明後叫得貴來說他夜裡懶惰放肆罵一塲打一頓得貴也就不敢了他久曠之人卻似眼見希奇物壽增一紀絕不做聲得貴膽大了到夜來依前如此邵氏同婢又去照門看見又罵道這狗才一發不成人了被也不蓋叫秀姑替他把臥單扯上莫驚醒他此時便有些動情奈有秀姑在傍礙眼到第三日得貴

出外櫃見了支助支助就問他曾用計否得貴老實就將兩夜光景都敘了支助道他叫丫頭替你蓋被又教莫驚醒你便有愛你之意今夜决有好處其夜得貴依原開門假睡而待邵氏有意這不叫秀姑跟隨自己持燈來照到得貴床前看見得貴赤身仰臥那話兒如鎗一般禁不住春心蕩漾慾火如焚自解去小衣爬上床去還只怕驚醒了得貴悄悄地跨在身上從上而壓下得貴忽然抱住番身轉來與之雲雨

一個久曠樂事一個初試歡情一個認若故物昔

輕拋一個背了甜頭難遮放一個饑不擇食些嫌
小廝粗醜一個仰恩情受那怕主母威嚴分明漂
草藤蘿也共名花登架去可惜清心冰雪化爲春
水向東流十年清白已成虛一夕垢汚難再洗

事畢邵氏向得貴道我苦守十年一旦失身于你此亦前生冤債你須謹口莫洩于人我自有看你之處得貴道主母分付怎敢不依自此夜爲始每夜邵氏以看門爲由必與得貴取樂而後入又恐秀姑知覺到放箇空教得貴進秀姑奸騙了邵氏故意欲責秀姑却教秀姑引進得貴以塞其口彼此河同水密各

不相瞞得貴感支助教導之恩時常與邵氏討東討西將來奉與支助支助指望得貴引進得貴怕主母嗔怪不敢開口支助幾遍討個得貴只是延捱下去過了三五箇月邵氏與得貴如夫婦無異也是數該敗露邵氏當初做了六年親不曾生育如今纔得三五月不覺便胸高腹大有了身孕恐人知覺不便將銀與得貴教他悄地贖貼墮胎的藥來打下私胎免得日後出醜得貴一來是個老實人不曉得墮胎是甚麼藥二來自得支助指教以爲恩人凡事直言無隱今日這件私房關目也去與他商議那支助是個

棍徒見得貴不肯引進自家心中正在不忿却好有這個機會便是生意上門心生一計哄得貴道藥只有我一個相識人家最効我替你贖去乃往藥鋪中贖了固胎散四服與得貴帶回邵氏將此藥做四次喫了腹中未見動靜叫得貴再往別處贖取好藥得貴又來問支助前藥如何不効支助道打胎只是一次若一次打不下再不能箇了况這藥只此一家最高今打不下必是胎受堅固若再用很虎藥去打恐傷大人之命得貴將此言對邵氏說了邵氏信以為然到十月將滿支助料是分娩之期去尋得貴說

道、我要合補藥、必用一血孩子、你主母今當臨月、生下孩子、必然不狡或男或女、可將來送我、你虧我處多、把這一件謝我、亦是不貲之惠、只瞞過主母便是、得貴只應允、過了數日、果生一男、邵氏將男溺死、用蒲包裹來、教得貴啓地把去埋了、得貴答應曉得、却不去埋、背地悄悄送與支助、支助將死孩收訖、一把扯、住得貴、喝道、你主母是丘元吉之妻、寡居多年當家孀婦、這孩子從何而得、今番我去出首、得貴慌忙掩住他口、說道、我把你做恩人、緣事與你商議、今日何反面無情、支助變着臉道、做得好事、你强奸主

咲罪該凌遲、難道叫何恩人、就罷了、既知恩當報恩你作成得我什麼事、你今若要我不開口、只可問主母討一百兩銀子與我、我便隱惡而揚善、若然沒有、決不干休、見有血孩作證、你自到官司去辨、你主母做不得人、我在家等你回話、你快去快來、急得得貴眼淚汪汪、回家料瞞不過、只得把這話對邵氏說了、邵氏埋怨道、此是何等東西、卻把做癡物、造人坑死了我也、說罷流淚起來、得貴道、若是別人、我也不把與他、因他是我的恩人、所以不好推托、邵氏道、他是你什麼恩人、得貴道、當初我赤身仰臥、都是他教我

的方済來調引你沒有他時、怎得你、我今日思要他說要血孩合補藥、我好不奉他、誰知他不懷好意、邵氏道、你做的事、忒不郎溜、當初是我一念之差、墮在這光棍術中、今已悔之無及、若不將銀買轉孩子、他必然出首、那時難以挽回、只得取出四十兩銀子、教得貴拿去、與那光棍贖取血孩、背地埋藏、以絕禍根、得貴老實、將四十兩銀子、雙手遞與支助、說道只有這些、你可將血孩還我罷、支助得了銀子、貪心不足、思想此婦美貌、又且囊中有物、借此機會、倘得捱身入馬、他的家事在我掌握之中、豈不美哉、乃向得貴

道、我說要銀子、是取笑話、你當真送來、我只得收受了、那血孩我已埋訖、你可在主母前引薦我與他相處、倘若見允、我替他持家、無人敢欺負他、可不兩全其美、不然、我仍在地下掘起孩子出首、限你五日內回話、得貴出於無奈、只得回家說與邵氏、邵氏大怒道、聽那光棍放屁、不要理他、得貴遂不敢再說、卻說支助將血孩用石灰醃了、仍放蒲包之內、藏於隱處、等了五日、不見得貴回話、又捱了五日、共是十日、料得產婦也健旺了、乃往丘家門首伺候、得貴出來、問道、所言之事濟否、得貴搖頭道、不濟不濟、支助更不

問第二何必門內道閃進去得貴不來攔阻到走往街口遠遠的打聽消息邵氏見有人走進中堂罵道人家內外各別你是何人突入吾室支助道小人姓支名助是得貴哥的恩人邵氏心中已知便道你要尋得貴在外邊去此非你歇脚之所支助道小人久慕大娘有如飢渴小人縱不才料不在得貴哥之下大娘何必峻拒邵氏聽見話不投機轉身便走支助趕上雙手抱住說道你的私孩現在我處若不從我我就首官邵氏忿怒無極只恨擺脫不開乃以好言哄之道日裡怕人知覺到夜時我叫得貴來接你這

叫道親口許下、切莫失信、放開了手、走幾步、又回頭說道我也不怕你、你失信、一直出外去了、氣得邵氏半晌無言、珠淚紛紛而墮、推轉房門、獨坐兀子上、左思右想、只是自家不是、當初不肯改嫁、要做上流之人、如今出乖露醜、有何顏見諸親之面、又想道、日前兒對眾發誓、我若事二姓、更二夫、不是刀下亡、便是繩上死、我今拚這性命、謝我亡夫于九泉之下、却不乾淨、秀姑見主母啼哭、不敢上前解勸、守住中門、專等得貴同來、得貴在街上望見支助去了、方纔回家、見秀姑問大娘呢、秀姑指道在裡面、得貴推開房門看

主母却說邵氏取床頭解手刀一把欲要自刎猶手不起哭了一回把刀放在桌上在腰間解下八尺長的汗巾打成結兒懸于梁上要把頸子套進結去心下展轉淒慘禁不住嗚嗚咽咽的啼哭忽見得貴推門而進猛然觸心。但一點念頭當初都是那狗才做圈做套來作弄我害了我一生名節說時遲那時快只就這點念頭起處仇人相見分外眼睜提起解手刀照得貴當頭就劈那刀如風之快惱怒中氣力倍加把得貴頭腦劈做兩界血流滿地登時嗚呼了邵氏看了忙便引頸受套兩腳蹬開兀子做一個鞦韆

私戲

地下新添冤鬼　人間少了偷兒

常言賭近盜、淫近殺、今日只爲一個淫字、害了兩條性命、且說秀姑平昔慣了、但見得貴進房、怕有人撞見、就遠遠閃開、今番半晌不見動靜、心中疑惑、去張望時、只見上邊一個、下邊一個、嚇得秀姑軟做一團、按定了膽、把房門款上、急跑到叔公丘大勝家中報信、丘大勝大驚、轉報邵氏父母、同到丘家、開上大門、將秀姑盤問致死緣由、元來秀姑不認得支助、連血孩、詐去銀子四十兩的事、都是瞞著秀姑的、以此秀姑

只將邵氏得貴平昔奸情敘了一遍今日不知何故兩個都死了、三番四復問他、只如此說、邵公邵母、聽說奸情的話滿面羞慚、自回去了不管其事、丘大勝只得帶秀姑到縣裡出首、知縣驗了二屍一名得貴刀劈死的、一名邵氏縊死的、審問了秀姑口辭、知縣道邵氏與得貴奸情是的主僕之分已廢必是得貴言語觸犯邵氏不忿、一時失手、誤傷人命、情慌白縊更無別情、責令、丘大勝殯殮秀姑知情問杖官賣再說支助自那日調戲不遂、回家還想赴夜來之約、聽說弄死了兩條人命、唬了一大跳、好幾時不敢出門

一日早起偶然撿着了石灰甏的血孩連蒲包拿去抛在江裡遇着一個相識叫做包九在儀真閘上當夫頭問道支大哥你抛的是甚麼東西支助道廡幾塊牛肉包好了要帶出去吃的不期臭了九哥你兩日沒甚事到我家噇三杯包九道今日忙些個蘇州府況鍾老爺馳驛復任即刻船到在此趲夫哩支助道既如此改日再會支助自去了却說況鍾原是吏員出身禮部尚書胡濙薦爲蘇州府太守在任一年百姓呼爲況青天因丁憂回籍聖旨奪情起用○特賜馳驛赴任船至儀真閘口況爺在艙中看書忽聞小

兒啼聲出自江中、想必溺死之兒、差人看來回報、沒有如此兩度、况爺又聞啼聲、問衆人、皆云不聞、况爺口稱怪事、推窓覩看、只見一個小小蒲包、浮于水面、况爺叫水手撈起、打開看了、回復是一個小孩子、况爺問活的死的、水手道、石灰醃過的、像死得久了、况爺想道、死的如何會啼、况且死孩子、拋棄就罷了、何必灰醃、必有緣故、叫水手把這死孩連蒲包放在船頭上、如有人曉得來歷、密密報我、我有重賞、水手奉鈞旨、拿出船頭、恰好夫頭包九看見小蒲包、認得是支助拋下的、他說是臭牛肉、如何却是個死孩、遂進

餘亦況爺、小人不曉得這小孩子的來歷、無認得他、那小孩子在江裡、這個人呼做支助、況爺道、有了人就有來歷了、一面差人將拿支助、一面請儀真知縣到察院中同問這節公事、況爺帶了這死孩、坐了察院、等得知縣來時、支助也拿到了、況爺上坐、知縣坐于左手之傍、況爺因這儀真不是自己屬縣、不敢自專、讓本縣推問、那知縣見況公是奉過敕書的、又且爲人古怪、怎敢僭越、推遜了多時、況爺只得開言、叫支助、你這石灰醃的小孩子、是那裡來的、支助正要抵賴、却被包九在傍指實了、只得轉口道、小的只道

臘來肉在路傍不便將來拋向江裡其實不知來歷况爺問包九你看見他在路傍撿的麼包九道他拋下江裡小的方纔看見問他什麼東西他說是臭牛肉况爺大怒道既假說臭牛肉必有瞞人之意喝教手下選大毛板先打二十再問况爺的板子利害二十板抵四十板還有餘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支吾只是不招况爺又教夾起來况爺的夾棍也利害第一遍支助還熬過第二遍就熬不得了招道這死孩是邵寡婦的寡婦與家童得貴有奸養下這私胎來得貴央小的替他埋藏被狗子爬了出來故此小

的將來拋在江裡、况爺見他言詞不一、又問你曾帶他埋藏、必然與他家道情、支吾道、小的並不道情、只見。平日與得貴相熟、况爺道、他埋藏只要朽爛、如何把石灰醃着、支吾不來、只得磕頭道、青天爺爺、這石灰只算是小的醃的、小的知那寡婦家殷實、欲留這死孩去詐索他幾兩銀子、不期邵氏與得貴都死了、小的不遂其願、故此拋在江裡、况爺道、那婦人與小廝果然死了、及知縣在傍、蹺起身打一躬、答應道、死了、况知縣驗過的、况爺道、如何便會死、知縣道、那小廝自刎死的、婦人是自縊的、知縣也曾細

詳他兩個奸情已久主僕之分久廢必是小厮言語
觸犯那婦人一時不忿提刀劈去、誤傷其命、情慌、仍
縊、別無他說、況爺肚裡躊躇、他兩個既然奸密、就是
語言小傷、怎下此毒手、早間死孩兒啼哭、必有緣故
遂問道邵氏家還有別人麼、知縣道還有個使女、
叫做秀姑、官賣去了、況爺道官賣一定就在本地煩
貴縣差人提來一審、便知端的、知縣忙差快手去了、
不多時、秀姑拿到、所言與知縣相同、況爺躊躇了半
晌、走下公座、指着支助問秀姑道你可認得這個人、
秀姑仔細看了一看、說道、小婦人不識他姓名、曾認

得他些盼兒徐道走了不作天緣賈六紫窗蹊闌件得貴到你家來你可實說若半句含糊符上扱秀姑道平日間實不曾見他上門只是結束尋他哭入中堂調戲主母被主母趕去隨後得貴方來至房正在房中啼哭得貴進房不多時兩個就都起了光祖驚罵丈夫劉光祖你不曾與得貴私情為何故突入中堂道兩條人命都因你起叫手下拏與我夾起來文勛被夾昏了不由自家做主從頭至尾如何教導得貴與誘主母如何哄他血孩到手詐訛銀子如何挾制得貴要他引入同姦如何闖入內室殺他任求姦被他如

何哄脫了備細說了一遍從來死的情由其實不知況爺道這是真情了放了夾叫書吏取了口詞明白知縣在旁自知才力不及惶恐無地況爺提筆竟判

審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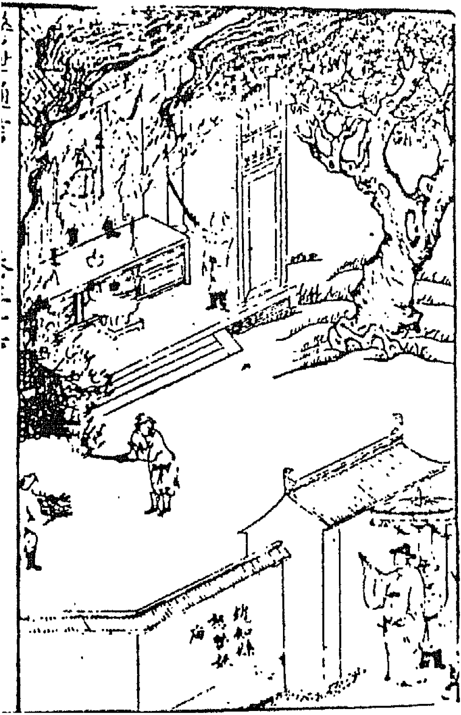
審得支助奸棍也始窺寡婦之色輒起邪心既乘設從之愚巧行誘語開門裸臥蓋出其謀因胎取孩悉隨其欲求奸未能轉而求利求利未厭仍欲求奸在邵氏一念之差盜鈴尚思掩耳乃支助幾番之詐謀復加以踰墻以恨助之心恨貴恩變爲仇於殺貴之後自殺死有餘辜主僕既死勿論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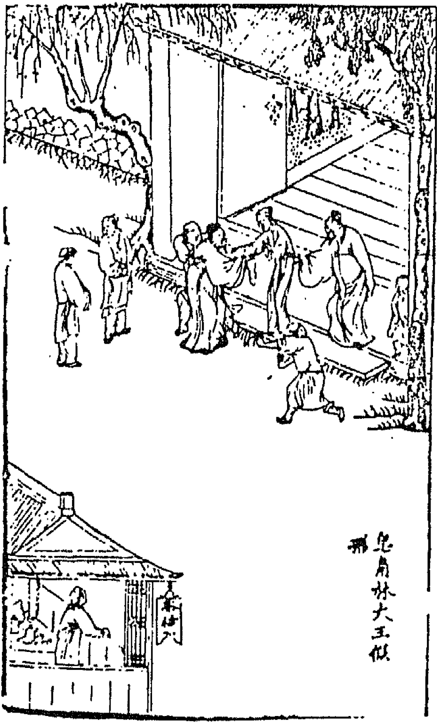
婢已伏何言，惟是惡魁，尚逃法網，包九無心而遇，礙孩有故而噴，天若使之，罪難容矣，宜坐致死之律，兼追所詐之贓。

況爺念了判語，連支助亦甘心服罪，況爺將此事申文上司，無不薦獎，大小萬民傳頌，以爲包龍圖復出，不是過也，這一家小說又題做況太守斷死孩兒，有詩爲證：

俏邵娘見欲心亂　蠢得貴福過災生
支赤棍奸謀似鬼　況青天折獄如神

第三十四卷





鬼角林大王似邢

皂角林大王假形

富貴還將智力求　仲尼年少合封侯
時人不解蒼天意　空使身心半夜愁

話說漢帝時西川成都府有個官人姓爵名巳少好道術官至郎中授得豫章太守擇日上任不則一日到得半路遠近接見到了豫章交割牌印已畢元來豫章城內有座廟喚做盧山廟好座廟但見

蒼松偃蓋古檜蟠龍侵雲碧瓦鱗鱗映日朱門赫赫巍巍形勢控萬里之澄江坐彩鎮一方之

禍福新建廟門鑄古篆兩行[illegible]福

這座廟甚靈有神能于帳中共人說話空中飲酒漱盃豫章一郡人盡來祈求禍福能使江湖分風舉帆如此靈感這欒太守到郡往諸廟拈香次至廬山廟廟祝參見太守道我聞此廟有神最靈能對人言我欲見之集福太守拈香下拜道欒巴初到此郡特來拈香望乞聖慈明彰感應問之數次不聽得殿內則聲太守焦燥道我能行天心正法此必是邪鬼只我常怕故不敢則聲向前揭起帳幔打一[illegible]作怪那神道塑像端不見了這神道是個作怪的物事被

[illegible]甚求索、故不敢出來、太守道廟鬼詐為天官、損害下社、卽時敎手下人打[illegible]求拆毀了、太守又恐此出居遊行天下、所在血食、誑惑良民、不當穩便、乃推問山川社稷、求鬼蹤跡、却說此鬼走至齊郡、化為書生、風姿絕世、才辯無雙、齊郡太守却以女妻之、欒太守知其所在、卽上章解去印綬、直至齊郡、相見太守、往、捕其鬼、太守召其女婿出來、只是不出、欒太守曰賢婿非人也、是陰鬼、詐為天官、在豫章城內、被我追捕甚急、故走來此處、今欲出之甚易、乃請筆硯書成一道符、向空中一吹、一似有人接去的那一道符、徑

入太守女兒房中、且說書生在房裏覷着渾家道我去必死、那書生口中含着符走至欒太守面前欒太守打一喝、老鬼何不現形、那書生即變爲一老貍、叩頭乞命欒太守道、你不合損害良民、依天條律令處斬喝一聲、但見刀下貍頭墜地、遂乃平靜、說話的、就這欒太守斷妖、則甚、今日一個官人、只因上任、平白地惹出一件蹺蹊作怪底事來、險些壞了性命、却說大宋宣和年間、有個官人姓趙名再理、東京人氏、授得廣州新會縣知縣、這廣東、怎見得好、有詩道

蘇木沉香劈作柴　荔枝圓眼遶籬栽

船通吳國人交易　水接他邦客往來

地産三般錦綺羅　天和四季有花開

廣南一境無雙景　琥珀珊瑚映月堦

當下辭別了母親、妻子、帶着幾個僕從、迤邐登程、非止一日、到得本縣、衆官相賀第一日謁廟行香、第二日交割牌印、第三日、打斷公事只見

鼕鼕牙鼓響　公吏兩邊排

閻王生死案　東岳攝魂臺

知縣恰纔坐衙、忽然打一、噴嚏、廳上階下衆人也、打、噴嚏、客將覆判縣郎中、非敢學郎中打噴嚏、雖縣丸

里有座廟喚做皂角林大王廟廟前有兩株皂角樹多年結成皂角無人敢動蛀成末子往作官府到任未理公事先去拈香今日判縣郎中不肯拈香大王怒聖一陣風吹皂角末到此衆人罵了皂角末都打噴涕知縣道作怪即往大王廟燒香到得廟前離鞍下馬廟祝接到殿上拈香拜畢知縣揭起帳幔看神道怎生結束

戴頂簇金蛾帽子著百花戰袍繫藍田碧玉帶抹綠綉花靴臉子是一個骷髏去骷髏眼裏生出兩隻手來左手提著方天戟右手結印

有胆識

是

知縣大驚、問廟官春秋祭祀何物、廟官覆知縣、春間、要七歲花男、秋間要個女兒、都是地方斂錢預先買貧戶人家兒女、臨祭時將來背剪在柱上、剖腹取心、勸大王一盃、知縣大怒、叫左右執下廟官、送獄勘罪、下官初授一任、爲民父母、豈可枉害人性命、即時教從人打那泥神、點火把廟燒做白地、一行人簇擁知縣上馬、只聽得喝道大王來、大王來、問左右是甚大王、客將覆告、是皂角林大王、知縣看時、紅紗引道、閃龔銀鞍馬、上坐着一個鬼王、眼如漆光、嘴尖數寸、[illegible]東如廟中所見、知縣叫取弓箭來、一箭射去、昏天閉

日、霹靂交加、射百道金光、大風起飛砂走石、不見了皂角林大王、人從扶策知縣歸到縣衙、明日僉書判斷公事、衆父老下狀、要与皂角林大王重修廟宇、知縣焦燥、把衆父老趕出來、說道廣州有數般瘴氣

欲說嶺南景　聞知便大憂
巨象成羣走　巴蛇捉對遊
鴆鳥藏枯木　含沙隱渡頭
野猿啼叫處　惹起故鄉愁

趙知縣自從燒了皂角林大王廟、更無些個事、在任治得路不拾遺、犬不夜吠、歲稔年熟、時光似箭、不覺

三年新任上任、趙知縣帶了人從、歸東京、在路行了數日、離那廣州新會縣有二千餘里、來到座館驛、喚做峯頭驛、知縣入那館驛安歇、僕從、唱了下宿喏、到明朝、天色已曉、趙知縣剛起看時、衣服箱籠都不見、叫人從時、沒有人應、叫管驛子、也不應、知縣披了被起來、開放閤門看時、不見一人一騎、館驛前後並沒一人、荒忙出那館驛門外看時

經年無客過　　晝日有雲收

思量人從都到那裏去了、莫是被強冠劫掠、披着被、飛也似下那峯頭驛、行了數里、沒一個人家、趙知縣

長歎一聲、自思量道、你、你、生作湘江岸上人、死作路途中之鬼、遠遠地見一座草舍、知縣道、慚愧、行到草舍、見一個老丈、便道、老丈拜揖、救趙再理性命則個、那老兒見知縣披着被、便道、官人如何恁的打扮、知縣道、老丈、再理是廣州新會縣知縣、來到這峰頭驛安歇、到曉、人從行李都不見、老兒道、不作怪、也虧那老兒便交知縣入來、取些舊衣服換了、安排酒飯、請他住了五六日、又措置盤費、攛掇知縣回京去、知縣謝了出門、夜住曉行、不則一日、來到東京、歸去那對門茶坊裏叫、點茶婆婆認得我、婆婆肯言人失

望趙再理道我便是對門趙知縣歸到峰頭驛安歇到曉起來人從擔仗都不見一個罪過村閭一老兒與我衣服盤費不止一日來到這裏婆婆道官人錯了對門趙知縣歸來兩個月了趙再理道先歸的是假我是真的婆婆道那得有兩個知縣再理道相煩婆婆叫我媽媽過來婆婆仔細看時果然和先前歸來的不差分毫只得走過去只見趙知縣在家坐地婆婆道了萬福都和外面一般的入到裏面見了媽媽道外面又有一個知縣歸來媽媽道休要胡說我只有一個兒子那得有兩個知縣來婆婆道且去看

有心癡也要驗得據不似今人般竹全了像

一看走到對門趙再理道媽媽認得兒媽媽道漢子休胡說我只有一個兒子那得兩個趙再理道兒是真的兒歸到蜂頭驛睡了一夜到曉人從行李都不見了如此這般來到這裏看的人挨肩疊背擁約不開趙再理捽着娘不肯放點茶的婆婆道生知縣時須有個瘢痕隱記媽媽道生那兒時脊背下有一搭紅記脫下衣裳果然有一搭紅記看的人發一聲喊先歸的是假的卻說對門趙知縣問門前爲甚亂嚷院子道門前又一個知縣歸來趙知縣道甚人敢恁的無狀我已歸來了如何又一個趙知縣出門看的

冤情刻只沈亦在思恰不倚求於人者

行公人者都不見了那問知告刻之其所

人都四散走開、知縣道媽媽、你道是甚人、如何扯住我的娘無狀、娘道我兒身上有紅記、是真的、趙知縣也脫下衣裳、衆人大喊一聲、看那脊背上、也有一搭紅記、衆人道、作怪、趙知縣道、趙再理去開封府正直大尹陞堂、那先回的趙知縣、公然先帶入府、與大尹分賓而坐、談共說共、大尹先自信了、反將趙再理喝罵幾番、便要用刑拷打、趙再理理直氣壯、不免將峰頭驛安歇事情、高聲抗辯、大尹再三不決、猛省思量有告劄文憑是真的、便問趙再理道、你是真的、告劄文憑在那裏、趙再理道、在峰頭驛都不見了、大尹台

不丁不往[illegible]

[illegible]

拍此

也呼做不斷

不答

肯教洛將請假的趙知縣來、太守問判縣郎中、可有告劄文字在何處、知縣道有、令人去媽媽處取來呈上、大尹叫趙再理、你既是真的、如何官告文憑卻在他處、再理道、告大尹、只因在峰頭驛失去了、卻問他幾年及第、試官是元誰、當年做甚題目、因何授得新淦縣知縣、大尹思量道、也是、問那假的趙知縣、一一對答、如趙再理所言、茲無淡話、大尹一發決斷不下、那假的趙知縣、歸家把金珠送與推款司、自古官不容鍼、私通車馬、推司接了假的知縣金珠、開封府斷配真的出境、直到兗州奉符縣、兩個防送公人帶去、

費你多少
好手段

承包兩个押送上路，不則一日，行了三回百里路，地名青楓山腳下，前後都沒有人。衆公人對趙再理道：官人，商量句話。你到牢城營裏，也是擔土挑水，作塌殺你。不如就這裏尋個自盡，非干我二人之罪。正是上命差遣，蓋不由己。我兩個去本地官司討得回文，你便早死，我們也得早早回京。趙再理聽說，叫苦道：天，罷罷，死去陰司告狀理會。當時頭做一個閉著眼等候棍子落下。公人手裏把著棍了，口裏念道：善去陰司，好歸地府。恰纔舉棍要打，只聽得背後有人大叫道：防送公人不得下手！諕得公人放下棍子，看時

兒一個六七歲孩兒裹着光紗帽綵襉衫玉束帶掛鞋滑襪來到月前公人問是誰說道我非是人說得兩個公人喏喏連聲便道他是真的趙知縣却如何打殺他我與你一笏銀好看承他到奉符縣若壞了他性命殺你兩個都回去不得一陣風不見了小兒二人便對趙知縣道莫恠不知道是真的若得回京切莫題名道遇來到奉符縣牢城營端公交割了公人說上項事端公便安排書院請那趙知縣教兩個孩兒讀書不教他重難差役然雖如此坐過公堂的人却教他做這勾當好生愁悶難過日子不覺捱

了一年，時遇春初，徐從花園閒步散悶，見花柳生采百倍，觸起愁思，想我一家，功名已付之度外，奈何骨肉分離，母子夫妻俱不相認，不知前生作何罪業，受此惡報，糊口於此，終無出頭之日，潸然墮下淚來。猛見一所池子，思量不如就池裡投水而死，早去陰司地府告理。做數了口氣，跳着池裡一跳，只聽得有人叫道：不得投水。回頭看時，又見個光秋綠襴衫玉束帶孩兒道：知縣婆婆敎你三月三日上東峯東岳左廊下，見九子母娘娘，與你一件物事，上東京報讐。枹知縣拜謝道：尊神如今在東京做甚的，是甚人

小廝也知恩報恩世上負心人愧此可

孩兒道是廣州皂角林大王說罷一陣風不見了巴不得到三月三日辭了端公徑來東岱岳燒香[illegible]行所廟逕那左廊下見九子母娘娘拜祝再三轉出廟後有人叫趙知縣回頭看時見一個孩兒挽着三角所兒茶子布背心道婆婆叫你隨那小兒行半里田地看時金釘朱戶碧瓦雕樑望見殿上坐着一個婆婆眉分兩道雪鬢梳一窩絲有三四個孩兒叫恩人來了如何叫道知縣是恩人他在廣州做知縣時一年便救了兩個小廝三年便救幾人性命因此叫恩人知縣在階下拜求婆婆便請知縣上殿來且

[illegible]
九子母娘

坐定、安排酒來數盃、酒後婆婆道、兒今在東京夯你祭賽的、是皂角林大王、官司如何斷決得、我念你有養男育女之功、鄉用救你、便叫三個孩兒、你取將那件物事、孩兒手裏托著黃帕、包着一個盒兒、婆婆去頭上拔一隻金釵、分付知縣道、你去那山脚下一所大池邊頭一株大樹、把金釵去那樹上敲三敲、那水面上定有夜叉出來、你說是九子母娘娘差來、便帶你到龍宮海藏取一件物事在盒子內、便可往東京壞那皂角林大王、知縣拜謝婆婆、便下東峰東岱岳來、到山脚下、尋見池子邊大樹、用金釵去敲三敲

一陣風起只見水面上一個夜叉出來問是甚人便道奉么子母娘娘命來見龍君夜叉便入去不多時復出來叫知縣閉目只聽得風雨之聲夜叉叫開眼看時

靄靄祥雲籠殿宇　依依薄霧罩回廊

夜叉教知縣把那盒子來知縣便解開黃袱把那盒子與夜叉夜叉揭開盒蓋去那殿角頭叫惡物過來只見一件東西似龍無角似虎有鱗入于盒内把盒蓋定把黃袱包了付與知縣牢收直到東京去投岳角林文王夜叉依舊教他閉目引出水中知縣離了

只得東岱岳到奉符縣、一路上自思量道、大明判官端公還是不去好、我是配來的罪人定不肯放、我去留住、便悞了我的夢、不知一逕取路過了奉符縣沿金水銀堤汴河船直到東京開封府前大聲叫屈我是真的沈知縣却配我到兗州奉符縣、如今占住我渾家的不是人是廣州新會縣鬼角林大王衆人都攛掇我告便有做公的捉入府來、推到廳前階下大尹問道配去的罪人怎敢道我打斷不明越知縣告大尹再理授得廣州新會縣知縣第一日打斷公事、忽然打一個噴嚏、滿上廳下人都打噴嚏客將稟

覆離縣九里有座皁角林大王廟，廟前有兩林皁角樹，多年生成，未無人敢動，判縣中不曾拈香，所以大王顯靈，要皁角來求打貢家，再理即時備馬往廟拈香，見神道形容怪異，眼睜，伸出兩隻手來，問廟祝春秋祭賽何物，答道，春賽祭七歲花男，秋賽祭一童女，背綁在將軍柱上，剖腹取心供養。再理即時將廟官送獄究罪，焚燒了廟宇神像，回來路上又見個大王來，紅紗照道，再理又射了一箭，次後無事。然指三年任滿，到半路館驛安歇，到天明起來，三十餘人從者不見一人，上至頭巾，下至衣服，並不見，只得投[illegible]

依走鄉中、歇一個老兒贈我衣服盤費、得到東京、不想大尹將再理、斷配去奉符縣、因上東峰東岱岳、遇九子母娘娘、得其一物、在盒子中、能壞得皂角林大王、若沒那假知縣來、壞他不得、甘罪無辭、大尹道、你且開盒子先有一看、是甚物件、再理、告大尹、看不得、揭開後、送人性命、大尹教押過一邊、卻特請將假知縣來、到廳坐下、大尹道、有人在此告州縣郎中、非人、乃是廣州新會縣皂角林大王、假知縣聽說、面皮通紅、問道、是誰說的、大尹道、那真趙知縣上東峰東岱岳、遇九子母娘娘所說、假知縣大驚、合徃欲走、那真

仍趙知縣在階下、也不等大尹台旨、解開黃袱、揭開盒子、只見風雨便下、伸手不見掌、須臾雲散風定、就廳上不見了假的知縣、大尹說得戰做一團、只得將此事奏知道君皇帝、降了三個聖旨、第一問封府問官追官勑停、第二趙知縣認了母子、仍舊補官、第三廣州一境不許供養神道、趙知縣到家、母親妻子號淘大哭、怎知我兒卻是真的、叫那三十餘人從問時發道驛中五更前後、該備馬起行、怎知是假的、眾人都來賀喜、問盒中是何物、便壞得皂角林大王、趙知縣道、下官亦不認得是何物、若不是九子母娘娘滿

陂西安 公主衣 大夫代 符主假 為宗如 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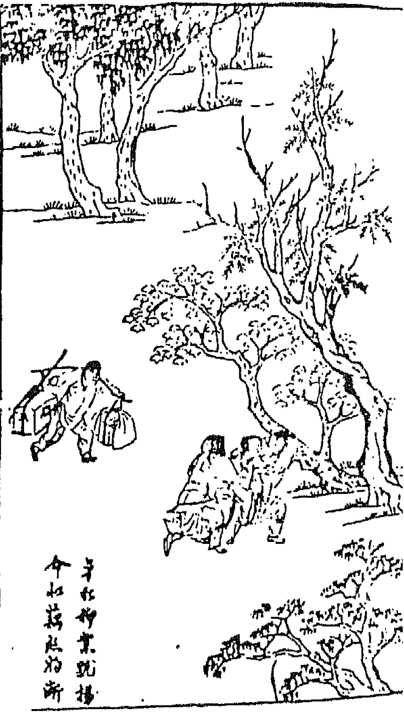
門被這皂角林大王所壞須往東峰東岱岳燒香拜謝則個卬便揀日帶了媽媽渾家僕從上汴河船直到兗州奉符縣謝了端公那端公曉得是真趙知縣奉承不迭住了三兩日上東峰東岱岳來入得廟門從來左廊下謝那九子母娘娘燒罷香拜謝出門媽媽和渾家先下山去趙知縣帶兩個僕人往山後閑行見怪石上坐一個婆婆顏如瑩玉叫一聲趙再理你好喜也趙知縣上前認時便是九子母娘娘趙知縣仰時拜謝娘娘道早來祈禱之事吾已都知盒子中物乃是東峰東岱岳一個猢猻精皂角林大王乃

是陰鼠精非狸不能捕鼠知縣不妨到御前奏上宣楊道力道罷一陣風不見了趙知縣駭然大驚下山來對媽媽渾家說知感謝不盡直到東京參知道君皇帝此時道教方當盛行降一道聖旨逢州遇縣都蓋九子母娘娘神廟至今廟宇猶有存者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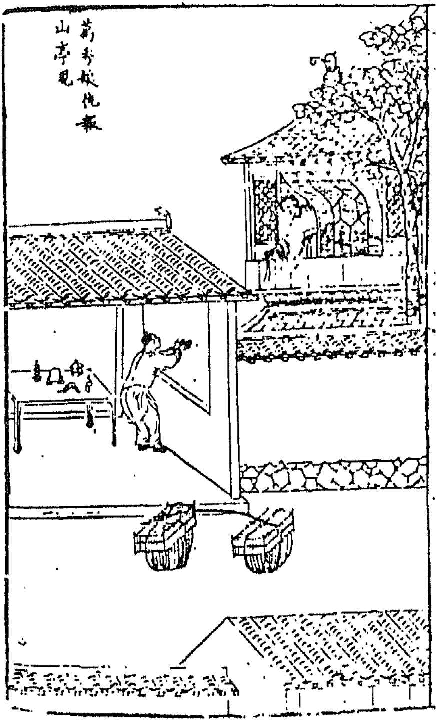
世情宜假不宜真　信假疑真害正人
若是世人能辨假　真人不用訴明神

第三十六卷終

警世通言



半紅柳葉飄揚
今紅蓼岸將斷



荊秀娘他報
山亭覓

第三十七卷

萬秀娘仇報山亭兒

春濃花艷佳人膽　月黑風高壯士心

講論只憑三寸舌　秤評天下淺和深

話說山東襄陽府、唐時喚做山南東道、這襄陽府城中一箇員外、姓萬、人叫做萬員外、這箇員外排行第三、人叫做萬三官人、在襄陽府市心裏住、一壁開着乾茶鋪、一壁開着茶坊、家裏一箇茶博士、姓陶、小名叫做鐵僧、自從小時綰着角兒、便在萬員外家中掉盞子、養得長成二十餘歲、是箇家生孩兒、當日茶市

罷萬員外在布簾底下張見陶鐵僧這廝欠四十五見錢在手裏萬員外道且看如何元來茶博士市語喚做走州府且如道市語說今日走到餘杭縣這錢一日只納得四十五錢餘杭是四十五里若說一聲走到平江府早一日納三百六十足若還信腳走西川成都府一日卻是多少里田地萬員外心中道且道看這廝如何只見陶鐵僧[illegible]了四五十錢[illegible]望着布簾裏面約莫沒人兒把那見錢懷中便揣萬員外慢騰騰地掀開布簾出來掏身交椅子上坐地則見陶鐵僧舒手去懷裏摸一摸喚做什麼來閑辭

下老小店丁人你[illegible]便不提住布袱角內空抖[illegible]着肚皮不容我思開分說教萬員外看道我不曾偷你錢萬員外叫過閑僕僧來問道方纔我與你禁四五十錢在手裏放這布[illegible]要一盤了便是了你實對我說錢卻不肯利害見你舒了手心[illegible]卅一小貝箇晴得我好你這錢藏在那裏說與我詳細你若不說送你去官司問鐵僧又大冊指不沒分卜說道告員外實不敢相瞞是有四五十錢安在一箇去處那廝指道安在掛着底浪蕩盤鐵片兒上萬員外把竈子斷起磚上去果然是一搭兒安着四五十文錢萬

員外被身再來他上坐地叫道陳德甫來問道你在我家裏幾年陳德甫道從小裏隨先老員外作員外宅裏擦臺盞抹托子自從老底死後罪過員外收留發得大抑也有十四五年萬員外道你一日只做偷我五十錢十日五百一箇月一貫五百一年十八貫十五來年你偷了我二百七十貫錢如今不欲送你去官司你且閒休當下發遣了陳德甫道附你當酬了萬員外收拾了被包辭了萬員外來到這陳德甫小後生家尋常和學館不曾收拾得一箇包袱兒今[illegible]收拾[illegible]物没[illegible]了文[illegible]小分付

話一、襄陽府、開茶坊底行院道陶咾倘沒經紀無討伴呀處當時正是秋間天色古人有一首詩道

栖栖芰荷枯　葉葉梧桐墜
細雨灑霏微　催促寒天氣
蛩吟敗草根　雁落平沙地
不是路迷人　怎知道滋味

一陣價起底是秋風、一陣價下底是秋雨陶餓僧當初只道是除了蔡員外不要得我別處也有經紀處那不知呀這蔡員外都分付了行院沒討飯呀處那厮身上兩件衣裳、生絹底衣服漸漸底都帶破了、賞

卓衣突漸漸底捱將來、留記得建康府中二官人去

一詞兒名喚做鷓鴣天、

黃草秋深最不宜、行穿補破使人悲、領毗色行

襪先捲、怎奈金風早晚吹、纔掛撲破雙行、出門

羞赧見相知、都家女子、低聲問兒與奴粉簡

兒、

陶鐵僧看著身上黃草布衫捲將來、風颼颼地起、便

再來周行老家中來、心下自道、苦只有分恁地蒙

便做我拿了你三五十錢、你只不使我領了、那[illegible]

兒不偷食、甚分付識一裹陽府開茶坊底數、不似我

[illegible]今我而今沒討飯吃處這一秋一冬卻是怎地計結做甚麼是得正悶思量則見一個男女來行老家中道行老我問你借一條匾擔那行老便問道你借匾擔做甚麼那個哥哥道為萬三員外女兒萬秀娘死了丈夫今日歸來我問你借匾擔去挑籠仗則個陶鐵僧自道我若還不說起了今日我定是同去搬擔也有百十錢撰當時越思量越煩惱得恨道為員外陶鐵僧道我如今且[illegible]去看這萬員外女兒歸州路上見他告道小娘子討箇情勸得他爹爹再去求得道經紀也好陶鐵[illegible]我開門由道門[illegible]去相

[illegible]
一人

到五里頭獨自行身上又不齊不整一步懶了一步正恁地行只聽得後面一個人叫道鐵僧我叫你回頭看那叫底人恰郤是

人材凜凜掀翻地軸鬼魔王容貌堂堂撼動天關夜叉將

陶鐵僧唱喏道大官人叫鐵僧做甚麼大官人道我幾遍在你茶坊裏吃茶都不見你鐵僧道上覆大官人道萬員外不近道理趕了鐵僧多日則恁地趕了鐵僧兀自來利害如今直分付一襄陽府開茶坊行院教不得與鐵僧經紀大官人看鐵僧身上衣裳[illegible]

[illegible]一陣秋風起、便也不知在何處飛、不是今秋餓死、定是今冬凍死、那大官人問道、你如今却那裏去、錢俗道今日聽得說萬員外底女兒萬秀娘死了夫壻、帶着一箇房臥、也有數萬貫錢物、到晚歸來、欲待攔住萬小娘子告他則箇、大官人聽得道是

入山擒虎易　　開口告人難

大官人說、大丈夫、告他、做甚麼、把似告他、何似自告、自、便把指頭指一箇去處、叫錢俗道、這裏不是說話處、隨我來、兩箇離了五里頭[illegible]、入這小路上來、見一箇小小地莊舍、那幫去處這座莊、

前臨剪徑道背靠殺人岡遠看黑氣冷森森近
視令人心膽喪料應不是孟嘗家只會殺人并
放火

大官人見莊門開着不去敲那門就地上捉一塊磚
兒撇放屋上須臾之間聽得裏面掣玏抽楔開放門
一個大漢出來看道個人兜腮捲口面上刺着六個
大字這漢不知怎地人都叫他做大字焦吉出來與
大官人厮叫了指着陶鐵僧問道這個是甚人大官
人道他今日看得外婆家報與我是你一拳買賣三
個都入來大字焦吉家中大官人腰裏把些[illegible]

去買些酒和肉來共喫陶鐵僧喫了、便去打聽人回來對他說道、好教大官人得知、如今籠仗什物有二十來擔都擡入城去了、只有萬員外底女兒萬秀娘與他哥小員外、一箇當直喚做周吉、一擔細軟頭面金銀錢物籠子、共三箇人、兩匹馬、到黃昏前後到這五里頭、要趕門入去、大官人聽得說、三人把三條朴刀、叫鐵僧隨我來、去五里頭林子前等候、果是黃昏左右、萬小員外和那萬秀娘當直周吉兩箇使馬的、共五箇人、待要入城去、行到五里頭見一所林子、但見

下抄

遠觀似突兀雲頭，近看似倒懸雨脚。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

那五個人方纔到林子前，只聽得林子內大喊一聲，叫道：紫金山三百個好漢且未消出來，恐怕諕了小員外共小娘子。三個好漢，三條朴刀，諕得五個人頂門上蕩了三魂，脚板下走了七魄。兩個使馬底都走了，只留下萬秀娘、萬小員外、當直周吉三人。大漢道：不壞你性命，只多留下買路錢。萬小員外教周吉把與他。周吉取一錠二十五兩銀子，把與這大漢。那焦吉見了道：這廝却不固耐你，我們却只直當一錠銀

舉起手中朴刀、看着周吉要下手了、那萬小員外和蔣秀娘道、如壯士要時、都把去不妨、大宇焦吉擋着籠子、那待人道林子去、只聽得萬小員外叫一聲道、鐵僧那是你來劫我、誑得焦吉放了擋子道、那不利害、若放他們去、明日要陷府下狀、捉鐵僧一係去、我而僧怎地計結、都提起來、看着小員外手起刀舉道聲着、看小員外時、

身如柳絮飄颺　命似藕絲將斷

大宇焦吉一下朴刀、殺了萬小員外、和那當直周吉拖這兩箇死屍、入林子裏面去、擋了鐵仗附鐵僧帶

萬秀娘忍小恥而報大仇[illegible]亦[illegible]作用[illegible]

了小員外底苗大官人來了萬秀娘底苗萬秀娘道、告壯士、饒我性命則箇、當夜都來焦吉莊上來、連夜敲開酒店門、買些箇酒、買些箇食、喫了、打開籠仗裏金銀細軟頭面物事、做三分、陶鐵僧分了一分、焦吉分了一分、大官人也分了一分、道大官人道物事都分了、萬秀娘却是我要、待把來做箇扎寨夫人、當下只隨這　秀娘在焦吉莊上萬秀娘離不得是把箇甜言美語啜持過來、在焦吉莊上不則一日、這大官人無過是出路時搶金劫銀、在家時飲酒食肉、一日大醉、正是、

三盃竹葉穿心過　兩朵桃花上臉來

萬秀娘問道你今日也說大官人明日也說大官人你如今必竟是我底丈夫

犬馬尚分毛色　為人豈無姓名

敢問大官人姓甚名誰大官人乘著酒興就身上指出一件物事來道是我是襄陽府上一個好漢不認得時我說與你道教你

頂門上走了三魂　脚板下蕩散七魄

掀起兩隻腿上間朱刺著底文字道這箇便是我姓名我便喚做十條龍苗忠我却說與你原來是

隔窗猶有耳　窗外豈無人

大字焦吉在窗子外面聽得說道你看我哥哥苗大官人却没事說與他姓名做甚麼教人來道哥哥你只好推了這件子休元來強人市語喚殺人做推牛子焦吉便要教這十條龍苗忠殺了萬秀娘喚做

斬草除根萌芽不發斬草若不除根春至萌芽再發

苗忠那裏肯聽焦吉說便向焦吉道錢物平分我只有這一件偏倍得你們些子你却恁地咞不得要來害他我也不過只要他做箇札寨夫人又且何妨焦

言道只日卻爲這婦女發做作一家卻又不喫了苦

忽一日等得苗忠與那出門去焦吉道我幾回說與我這哥哥教他推了這牛子左右不肯把似你今日不肯明日又不肯不如我與你下手推了這牛子免致後患。那焦吉懷裏和鞘揣着一把尖長靶短背厚刀薄八字尖刀走入那房裏來萬秀娘正在房裏坐地只見焦吉擎那尖刀執在手中左手捽住萬秀娘右手提起那刀方欲下手只見一箇人從後面把他屁了一捉捉住焦吉道你卻真箇要來壞他也不看我面焦吉回頭看時便是十條龍苗忠那苗忠道只

附子走也不才知之尚欠記之了

消叫他離了你這莊裏便了、何須只管要壞他、當府

焦吉見他恁地說、放下了、當日天色晚了

紅輪西墜、玉兔東生、佳人秉燭歸房、江上漁翁罷釣、螢火點開青草面、蟾光穿破碧雲頭、

到一更前後、苗忠道、小娘子、這裏不是安頓你去處、你須見他們行坐時只要壞你、萬秀娘道、大官人、你如今怎地好、苗忠道、容易、蘇便背了萬秀娘、夜裏走了一夜、天色漸漸曉、到一所莊院、苗忠放那萬秀娘在地上、敲莊門、裏面應道、便來、不移時、一個莊客出來、開門道報與莊主、說道苗大官人在門前、莊客入

夫綠了莊主、那莊中一箇官人出來、怎生打扮、但見、
那官人（背繫帶磚項頭巾著鬬花青羅褙子、腰繫襪頭襠袴、脚穿時樣絲鞋）
兩箇相揖罷、將這萬秀娘同來草堂上、三人分賓主
坐定、苗忠道、相煩哥哥、甚不合將這箇人在莊上則
箇、官人道、留在此間不妨、苗忠向那人同喫了幾碗
酒、喫些箇早飯、苗忠掉了自去、那官人請那萬秀娘
來書院與萬秀娘道、你更知得一事麼、十條龍
苗、大官人把你賣在我家中了、萬秀娘聽得道、欽欽

兒兩行淚下、有一首鷓鴣天道是

碎似真珠顆顆停清如秋露臉邊傾灑時點盡
湘江竹感處曾摧數里城思薄倖、憶多情、玉纖
彈處暗銷魂有時看了鮫綃上無限新痕壓舊
痕

萬秀娘哭了、口中不說心下尋思道苗忠底賊你劫了我錢物殺了我哥哥、又殺了當直周吉奸騙了我身己、剗地把我來賣了、教我如何活得、則好過了數日、當夜天昏地慘月色無光各自都去睡了、萬秀娘移步出那腳子門、來後花園裏仰面觀天、禱說道我、

云爹爹萬員外想起你尋常不近道理而今教我受這折剮有今日之辱苗忠底賊你劫了我錢物殺了我哥哥殺了我當直周吉姦了我身巳又將我賣在這裏就身上解下抹胸着若一株大桑樹上掉將過去道哥哥員外陰靈不遠當直周吉你們在鬼門關下相等我生爲衰陽府人死爲衰陽府鬼欲待把那頸項伸在抹胸裏自弔忽然驀地裏隱隱見假山子背後一箇大漢手裏把着一條朴刀走出来指着萬秀娘道不得做聲我都聽得你說底話你如今休尋死處我救你出去不知如何萬秀娘道恁地時可知

[illegible]

道好敢問壯士姓氏那大漢道我姓尹名宗我家中有八十歲底老娘我尋常孝順人都叫做孝順尹宗當初來這裏指望偷些個物事賣來養這八十歲底老娘今日却限撞着你也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救你出去却無他事不得慌把這萬秀娘一肩肩到園牆根底用力打一聳萬秀娘聳着牆頭尹宗把朴刀一點跳過牆去接這萬秀娘下去一背背了方纔待行則見黑地裏把一條筆頭鎗看得清叫聲道着向尹宗前心便擗將來抅折地一聲響這漢是園牆外面趕還底兒一箇大漢把條朴刀跳過牆來尋着一

箇婦女，一筆頭鍬掄將來，黑地裏尹宗側身躲過，一合，砍在牆上，正挺宗那鍬頭不出。尹宗背了萬秀娘，提着朴刀，拽開腳步便走，行次到尹宗家中。尹宗在路上說與萬秀娘道：我娘那是怕人，不容物，你到我家中，實把這件事說與我娘。萬秀娘聽得道好。巴得到家中，尹宗底娘聽得道兒子歸來，那婆婆開放門，便着手來接道兒子，將為道兒子背上偷得甚底物事了。看做則兒兒子背着一箇婦女，婆婆不問事由，拏起一條柱杖，看着尹宗落夾背便打，打了三四柱杖，道：我教你去偷些箇物事來，養我老，你那

好計[illegible]

沒事背這婦女歸來則甚、那尹宗喫了三四柱杖、求娘說與娘道、萬秀娘見那婆婆打了兒子、肚裏便怕、尹宗却放下萬秀娘、教他參拜了婆婆、把那前面話對着婆婆說了一遍、道謝尹宗救沒性命、婆婆道何不早說、尹宗便問娘道、我如今送他歸去、不知如何、婆婆問道、你而今怎地送他歸去、尹宗道路上一似姊妹解務將便說是哥哥妹妹、婆婆道且待我來次、你卽時丞入房裏去、取出一件物事、婆婆覓出一領千補百衲舊紅衲背心、披在萬秀娘身上、指了尹宗道、你見我這件衲背心、便似見娘一般、路上切不得

胡亂生事淫污這婦女萬秀娘謝了發變尹宗作此上背着萬秀娘迤逦取路待要奔這襄陽府路上來當日天色晚見一所客店姊妹兩人解了房討些飯喫了萬秀娘在客店內床上睡尹宗在床面前打舖夜至三更前後萬秀娘在那床上睡不着肚裏思量道荷得尹宗救我便是我重生父母待投爺娘一般只好嫁與他共做個夫妻謝他萬秀娘移步下床來款款地搖覺尹宗道哥哥有三二句話與哥哥說奴荷得哥哥相救奴無答報有少事拜覆未知尊意如何尹宗聽說拿起朴刀在手道你不可胡亂萬秀娘心

襄道我若到家中正好與做尹宗定不肯胡亂做此箇得道尹宗却是大孝之人依娘言語不肯胡行這秀娘見他焦躁便轉了話道哥哥若到襄陽府尋你不須見我爹爹媽媽尹宗道只是恁地時不妨來日到襄陽府城中我自回你自歸去到得來日尹宗背着萬秀娘逕相將到襄陽府則有得五七里田地正是

遥望樓頭城不遠　順風聽得管絃聲

看看望見襄陽府平白地下一陣雨雲生東北霧湧西南須臾倒瀉傾盆頃刻懸河

泣涕

這雨下了不住却又沒處躲避尹宗背着萬秀娘迷路來見一箇莊舍要去這莊裏躲雨只因來這莊裏教兩人變做

青雲有路翻爲苦楚之人白骨無墳變作失鄉之鬼

這尹宗分明是推着一車子沒興骨頭入那千丈琉璃井裏這莊却是大字焦吉家裏萬秀娘見了焦吉那莊月伊口啞罔知所措焦吉見了萬秀娘又不敢問正係地[illegible]則見一箇人喫得八分來醉提着

一條朴刀、從外來、萬秀娘道、哥哥、兀底便是刧了我底十條龍苗忠、尹宗听得道、提手中朴刀、奔那苗忠。當時苗忠一條朴刀來迎、道尹宗元來有三件事奈何尹宗不得。第一、是苗忠醉了、第二是苗忠沒心、尹宗有心、第三、是苗忠是賊人心虛、苗忠自知奈何尹宗不得、提着朴刀便走、尹宗把一條朴刀提將來赶了一里田地、苗忠却遇着一堵牆、跳將過去、尹宗只顧赶將來、不知大字焦吉也把一條朴刀却在後面、把那尹宗㨶了性命、果謂是

螳螂正是遭黃雀、　豈解堤防挾彈人

好婦人有急智

那尹宗一箇怎抵當得兩人不多時前面焦吉後面苗忠兩箇回來苗忠放下手裏朴刀右手換一把尖長靶短背厚刃薄八字尖刀左手捽住萬秀娘向前衣袋罵道你這箇賤人却不是叵耐你幾乎教我穿定大漢喫了性命你且喫取我幾刀正是

故將挫玉摧花手　來折江梅第一枝

那萬秀娘見苗忠刀舉生一箇急計一隻手托住苗忠腕子道且住你好沒見識你情知道我又不識這箇大漢姓甚名誰又不知道他是何等樣人不問事由背著我去恰好走到這裏我便認得這裏是焦吉

背上依意教他行這路特地來尋你、如今、你倒壞了、我却不是錯了、苗忠道、你也說得是、把那刀來入了鞘、却來啜賺萬秀娘道我爭些箇錯壞了你、正恁地說則見萬秀娘左手捽住苗忠右手打一箇漏風掌打得苗忠耳門上似起一個霹靂那苗忠

睜開眉下眼　咬碎口中牙

那苗忠怒起來却見萬秀娘說道、苗忠底賊我家中有八十歲底老娘你共焦吉壞了我性命、你也好伏道罷撲然倒地苗忠方省得是這尹宗附體在秀娘身上、即時扶起來、救得甦醒、當下都沒甚話說不當

萬員外打聽得兒子萬小員外和那當直的周吉被人殺了兩箇死屍在城外五里頭林子裏更劫了一佰餘貫家財萬秀娘不知下落去襄陽府城裏下狀出一千貫賞錢捉殺人劫賊那裏便捉得萬員外自備一千貫過了幾箇月沒捉人處州府賞錢和萬員外賞錢共添做三千貫明示榜文要捉這賊則是沒捉處當日萬員外鄰舍一箇公公七十餘歲卻一箇兒子小名叫做合哥大伯道合哥你只在家懶沒箇長進今日也好去上行些箇山亭兒來賣合哥挑着兩箇土袋擱着二三箇錢來焦吉莊我問焦吉討[illegible]

些箇山亭兒、揀幾箇物事、與做

山亭兒　庵兒　寶塔兒

石橋兒　屏風兒　人物兒

買了幾件了、合哥道更把幾件好樣式底山亭兒賣與我、大字焦吉道你自去屋所面窗子外面自揀幾箇當時合哥移步來窗子外面、正在那裏揀山亭兒、則听得窗子裏面一箇人低低地叫道合哥那合哥聽得、道這人好似萬員外底女兒聲響、合哥道誰叫我、應聲道是萬秀娘叫那合哥道小娘子你如何在這裏萬秀娘說、一言難盡我被陶鐵僧領他們來我

在道聚相煩你歸去說與我爹爹媽媽教去下狀左人來捉道大字焦吉十條謊借忠和那陶鉉傑如今與你一個梳照鏡未就身上解下一個刺綉香袋從那窗窩篩子擲出自人去合哥接得貼股挽着走了焦吉山亭兒錢挑着擔子便行焦吉道你道所在窗子邊和甚麼人說話說得合哥一似

分開八片頂陽骨　傾下半桶冰雪水

合哥放下山亭兒擔子看着焦吉道你見甚麼便說我和你誰說話焦吉探那窗子裏面與個沒雜擔起擔子便走一向不歇腳直入城來把一擔山亭兒和

擔一時盡都把來傾在河裏扑作擲拳歸來爺見他空手歸來問道山亭兒在那里合哥應道傾在河裏了問道擔子呢應道撇在河裏匾擔呢應道撇在河裏大伯焦躁起來道打殺這厮你見甚意思合哥道三千貫錢劈面地來大伯道是如何合哥道我見萬員外女兒萬秀娘在一箇去處大伯道你不得胡說他在那裏合哥就懷裏取出那刺繡香囊教把看了同去萬員外家裏當員外見說看了香囊叫出他萬媽媽來看見了刺繡香囊認得這箇是秀娘手迹衆家都哭起來萬員外道且未消得哭即時同合哥

來州衙下狀官司見說即時差土兵二十餘人各人執帶著器械前去緝捉這場公事當時教這令哥引着一行人取苗忠莊上去即時就公廳上責了限狀唱罷諾迤邐登程而去端的是

個個威雄似虎人人猛烈如龍雨具麻鞋行纏搭膊手中杖牛頭、鑞撥五叉尖刀畫皮弓袖箭前、在路上饑餐渴飲夜、住曉行、經過杏花村、又經芳草渡好似皂雕追紫燕渾如餓虎趕黃羊

其時令哥兒一行到得苗忠莊上分付教眾緝捕人

且休來待我先去探問多時不見合哥兒回來那眾人商議道想必是那苗忠知得這事將身躲了合哥回來與眾人低低道作一計引他他便出來離不得到那苗忠莊前莊後打一觀看不見蹤由眾做公底人道是那苗忠每常間見這合哥兒來家中如父母看待這番都是如何別商量一計先教差一人去用火燒了那苗忠莊便知苗忠然在那裏苗忠一見土兵燒起那莊子便提着一條朴刀向西便走做公底一發趕將來正是

有似皂鵰追困鴈　渾如雪鶻打寒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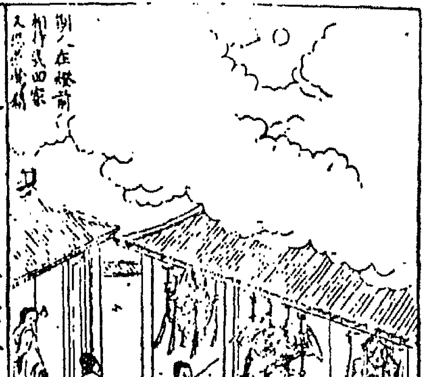
那十條龍苗忠慌忙走去，到一箇林子前。苗忠入這林子內去，方纔走得十餘步，則見一箇大漢渾身血污，手裏拏著一條朴刀，在林子裏等他。便是那吹他璟了性命底孝順尹宗在這裏相遇。所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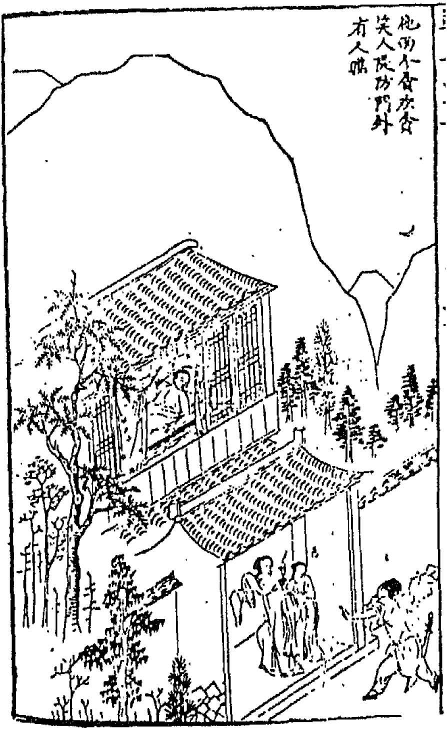
勸君莫要作冤讐　狹路相逢難躲避

苗忠認得尹宗了，欲待行，被他攔住路，正恁地進退不得，後面做公底趕上，將一條索子縛了。苗忠并大字焦吉、茶博士陶鐵僧解在襄陽府來，押下司理院勘問，刑將一一勘正，三人各自招伏了。同日將大字焦吉、十條龍苗忠、茶博士陶鐵僧押赴市曹，照條處

斯合哥便請了那三千貫賞錢萬員外要報答孝義尹宗差人迎他母親到家奉養又去官中下狀用錢就義陽府城外五里頭爲這尹宗起立一座廟宇直到如今義陽府城外五頭孝義廟便是這尹宗底至今古跡尚存香煙不斷話名只喚做山亭兒亦名十條龍陶鐵僧孝義尹宗事跡後人評得好

萬員外刻深招禍　陶鐵僧窮極行兇
生報仇秀娘堅忍　死爲神孝義尹宗


倒入在樓前
相伴我回家
又恐驚散鴛


他兩个貪欢貪
笑不提防門外
有人瞧

第三十八卷

蔣淑真刎頸鴛鴦會

眼意心期卒未休　暗中終擬約登樓
光陰負我難相偶　情緒牽人不自由
遙夜定憐香蔽膝　悶時應弄玉搔頭
櫻桃花謝梨花發　腸斷青春兩處愁

右詩單說着情色二字、此二字、乃一體一用也、故色絢於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覷、雖亘古迄今、仁人君子、弗能忘之、晉人有云、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慧遠曰、情色覺如磁石、遇鐵不覺合爲一處、無情之

（天下何事不可以賂所成）

物尚爾、何況我終日在情裏做活計耶、如今只管說這情色二字則甚、且說個臨淮武公業、於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纖麗、弱不勝綺羅、善秦聲、好詩弄筆、公業甚嬖之、比鄰乃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其子趙象、端秀有文學、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烟、而神氣俱喪、廢食思之、送厚賂公業之閽人、以情相告、閽有難色、後爲賂所動、令妻伺非烟閑處、具言象意、非烟聞之、但含笑而不答、閽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如、乃取薛濤箋、題一絕於上、詩曰

綠暗紅稀起暝烟　獨將幽恨小庭前

沉沉良夜與誰語　星漏銀河月半天

寫訖答緘之。而閑媪送於非烟。非烟讀畢。吁嗟良久。向媪而言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今生薄福不得當之。嘗嫌武生粗悍。非青雲器也。乃復酬篇寫於金鳳箋。詩曰。

畫簷春燕須知宿　蘭浦雙鴛肯獨飛

長恨桃源諸女伴　等閑花裏送郎歸

封付閑媪。令遺象。象啓緘。喜曰。吾事諧矣。但靜坐焚香。時時虔禱。以候佳音。數日將夕。閑媪促步而至。笑且

官文何
之義念
以

升日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非烟語曰，功曹今夜府直，可謂良時，妾家後庭，即君之前垣也，若不渝約好，專望來儀，方可候晴，語訖，既曛黑，象乘梯而登，非烟已置重榻於下，既下，見非烟靚粧盛服，迎入室中，相携就寢，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非烟手曰，接傾城之貌，挹希世之人，已撓幽明，永奉歡狎」訖，潛歸，茲後不盈旬日，常得一期於後庭矣，展幽微之思，罄宿昔之情，以爲鬼烏不知，人神相助，如是者周歲，無何，非烟數以細故撻其女奴，奴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愼勿揚聲，我當伺察之，後至堂

句代

與象明白

餘身不少

直日乃密陳狀請假、迨夜、如常入直、遂潛伏里門、候暮鼓既作、躡足而回、循墻至後庭、見非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覺跳出、公業持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非烟詰之、非烟色動、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抶血流、非烟但云、生得相親、死亦無恨、遂飲杯水而絕、象乃變服易名、遠竄於江湖間、稍避其鋒、可憐雨散雲消、花殘月缺、且如趙象知機識務、脫離虎口、免遭毒手、可謂善悔過者也、於今又有個不識竅的小二哥、也與個婦人私通、日日貪懽、朝朝迷戀、後惹出一場禍來、

提綱語

只向下說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屍橫刀下命赴陰間致母不得侍妻不得顧子號寒於嚴冬女啼饑于永晝靜而思之若何來由况這婦人不害了你一條性命了真個

蛾眉本是嬋娟刃　殺盡風流世上人

說話的你道這婦人住居何處姓甚名誰元來是浙江杭州府武林門外落鄉村中一個姓蔣的生的女兒小字淑真生得甚是標致臉襯桃花比桃花不紅不白眉分柳葉如柳葉猶細猶彎自小聰明從來機巧善描龍而刺鳳能剪雪以裁雲心中只是好些風月又飲得幾盃酒年已及笄父母議親東也不成西

也不就苟與鑽穴之私、常感傷春之病、自恨芳年不偶、鬱鬱不樂、垂簾不捲、羞殺紫燕雙飛、高閣慵凭、怕聽黃鶯遞語、未知此女幾時得偶、素願因成、商調醋葫蘆小令十篇、繫於事後、少述斯女始末之情、奉勞歌伴、先聽格律、後聽蕪詞。

洪秋波兩剪明、露金蓮三寸小、弄春風楊柳細身腰、比紅兒態度應更嬌、他生得諸般齊妙、縱

小字兒慣也兜消、

況這樣家女兒、如此容貌、如此伶俐、緣何宦門巨族、王孫公子、文士富商、不行求聘、卻這女兒心性有些

退分

跳、跳、擲、[illegible][illegible]眼、傳粉、施朱、梳、個、新、樣頭兒、着件時樣衫、子、做張做致、俏模俏樣、或倚欄凝神、或臨街嬉笑、因、此閭里浮浪之心所以遲延歲月頭尖光陰不覺十餘歲閭里有一兒子名叫阿巧未曾出幼常來女家嬉戲不料此女已動不正之心有日矣况阿巧不甚長成父母不以爲怪遂得通家往來無間一日女父母他適阿巧偶來其女相誘入室强合焉忽聞扣戶聲急阿巧驚遁而去女父母至家亦不知也且此女慾心如熾久渴此事自從情竇一開不能自已阿巧回家驚氣衝心而死女聞其死哀痛彌極但不敢

形諸顏姊春夢歌作再和前辭

　領略眉恨尚存痛知心人已亡、要將悶來泄放、斜陽自別來幾日行坐想空撇下一天情况則、除是夢裏見才郎

這女兒自因阿巧死後、心中好生不快活、自思昔道皆由我之過送了他青春一命、日逐躊躇不下、倦而又是一個月來、女兒反把梳粧父妝偶然視聽其女顏色精神語言恍惚老兒因問媽媽曰莫非淫奔做出來了、殊不知其女、春色飄零蝶粉蜂黃都退了、韶華狼藉、花心柳眼已開殘、媽媽老兒互相埋怨了

[illegible]

所以怕親戚恥笑，常言道女大不中留，留在家中，却如私鹽包兒，脫手方可，不然直待事發，弄出醜來，不好看，那媽媽和老兒說罷，央王嫂嫂作媒，將高就低，添長補短，發落了罷，一日王嫂嫂來說，嫁與近村李二郎爲妻，且李二郎是個農庄之人，又四十多歲，只圖美貌，不計其他，過門之後，兩個頗說得着，瞬息間十有餘年，李二郎被他徹夜盤弄，衰憊了，年將五十之上，此心已灰，奈何此婦正在妙齡，酷好不厭，仍與夫家西賓有事，李二郎一見，病發身故，這婦人眼見斷送兩人性命了，奉勞歌作，再和前韻

結姻緣十數年、動春情三四番、恭恭尚也尼時
間、到如今反為難上難、把一對鳳鸞散行間
千無語淚偷漣

那李大郎斥退西賓、擇日葬弟之柩、逼婦人不免守孝三年、其家已知其非、若人防閑、本婦自揣於心、亦不敢妄為矣、朝夕之間、受了多少的熬煎、或飽一頓、或缺一餐、家人總不理他了、將及一年之上、李大郎自思留此無益、不若逐回、庶免辱門敗戶、延喚原媒眼同、將婦發身起回、本婦如鳥出籠、似魚漏網、其餘物飾、亦不計較、本婦抵家、父母只得收留、那有好氣、

待他如同使婢，婦亦甘心忍受。一日有個張二官過門，因見本婦，心甚悅之，挽人說合，求為繼室。女父即允諾，恨不推將出去。且張二官是個行商，多在外，少在內，不曾打聽得備細，設下盒盤羊酒，涓吉成親。這婦人不去則罷，這一去，好似

　豬羊命屠宰之家　一步步來尋死路

是夜，高燭搖光，粉香噴霧。綺羅筵上，依舊兩個新人；錦繡衾中，各出一般舊物。未勞歌伴，再和前聲。

　喜今宵月再圓，賞名園花正發。笑吟吟攜手上

牙床，恣交歡，恍然入醉鄉，不覺的渾身通暢，把

斷絃重續兩情濃

他兩箇自花燭之後，日則並肩而坐，夜則疊股而眠，如魚藉水，似漆投膠。一箇全不念前夫之恩愛，一箇那曾題亡室之音容。婦倚夫之殷富，夫憐婦之少艾。兩箇過活了一月。一日，張二官人早起，分付虞候收拾行李，要往德清取帳。這婦人怎生割捨得他去。張二官人不免起身，這婦人簌簌垂下淚來。張二官道：我兩人既爲夫婦，不須如此，各宜保重。而別。別去又過了半月光景，這婦人是久曠之人，既成佳配，未盡暢懷，又值孤守岑寂，作難遣。兒身子困倦，步至門首

開字對門店中一後生約三十已上年紀資質豐粹舉止閒雅送開臨街閣喃阿喃道此店乃朱秉中開的此人和氣人稱爲他朱小二哥婦人聞能夜做也不喚上樓睡了樓外乃是官河舟船歇泊之處將及二更忽聞箇人唱歌聲隱約側耳而聽其歌云

二十去了廿一來　不做私情也是呆
有朝一日花容退　雙手招郎郎不來

婦人自此後時覘覰之心往往倚門獨立朱秉中時來調戲彼此相慕目成眉語但不能一敘款曲爲恨也不勞歌伴而和前韻

美溫溫顏面肥，光油油頭髮長。他半生花酒裡顛狂，對人前搖擺，都是虛心，無有恩情真實，一味裏竊玉與偷香。

這婦人愛慕朱秉中不已，只是不得姿巧。一日張二官討帳回來，夫婦相見了，叙些閒闊的話，本婦似有不悅之意，只是勉強奉承，一心倒在朱秉中身上了。張二官在家又住了一箇月之上，正值仲冬天氣，收買了雜貨，起倩貨船裝載到彼發賣之間，不甚稱意，把貨都賒與人上了，舊帳又討不上手，俄然過歲，不能歸家過年，預先寄些物事回家支用，不題。且說朱

水中間見其夫不在、乘機去迎婦人家貨所所依了三丘盃意欲做些瞞昧之事、奈何往來之人應接不暇、取便約在燈市相會不中個教而去、撚指間又屆十三日試燈之夕、於是戶戶鳴鑼擊鼓、家家品竹彈絲、遊人隊隊踏歌聲、仕女翩翩垂舞袖、鰲山綵結嵬峩百尺曲晴空、鳳篆香濃縹渺千條龍斜倚閬庭內外、洛洛瑤燭光輝、傑閣高低爍爍華燈照耀、春勞歌伴再和前腔、

一泰涵韶一派鳴縱泡遊觀衆開有六街三市鬧挨挨笑聲高洪春似海期人在燈前相待戍

打老走兒在本不道段

回償又恐燕鶯儔

其夜秉中侵早的更衣着靴只在街上往來本婦出在門首拋聲衒俏兩箇相見暗裏准定日下成事不期伊母因往觀燈就便探女女倚戶邀入爹見不免留宿秉中等至夜分悶悶歸臥次夜如前止遇本婦怪問如何爽約挨身相就止做得個呂字兒而散少間其淵奉母母見其無情無緒向女言曰汝如今還於爺本只宜守分也與父母爭一口氣豈知本婦已約秉中等了二夜了可不是鬼門上占卦平白買兩命所微僞頂輸兒送了伺了漸晚秉中張個眼挨鑽

進婦家、就便上樓、本婦燈也不吞、解夜相抱、此蓋于飛然本婦平生相接數人、或老或少、那能造其奧處、自經此合、身酥骨軟、飄飄然其滋味不可勝言也、且朱汞中日常在花柳叢中打交、深諳十要之術、那十要、

一要濫於撒潑　二要不算工夫
三要甜言美語　四要軟款溫柔
五要乜斜纏帳　六要施逞鎗法
七要妝聾做啞　八要擇友同行
九要穿着新鮮　十要一團和氣

若孤孀之人欲一不可行也再說秉中已回張二官又到本婦便害些木邊之目田下之心要好只除相見春勞歌伴再和前聲

戡黃昏角數聲[illegible]淒涼淚幾行論深情海角未爲長難捉摸這般心內癢不能勾相偎相傍惡思量縈損九迴腸

這婦人自慶前夕歡娛直至佳境又約秉中晚些相會要連歡幾十夜誰知張二官家來心中納悶就害起病來頭疼腹痛骨熱身寒張二官顧望回家將息取樂因見本婦身子不快倒戴了一箇愁帽遂請醫

衆門說　了容帶

調治、僧巫燒煉、必親衛衣不解帶、夙受辛苦、不似在外了、且說來中思想、行坐不安、托故去望張二官、稱道小弟久缺趨侍、聞榮回、今特拜訪、奉請明午於蓬舍、少具雞酒、聊與兄長洗塵、幸勿他却、翌日、張二官赴席、來中出妻女奉勸、大醉扶歸、已後遂了欵、往往來來、本婦但聞來中在座、說也有、笑也有、病也無、倘或不來、就呻吟叫喚、鄰里厭聞、張二官指望便好、誰知日漸沉重、本婦病中、但瞑目、就見向日之阿巧和李二郎、併來索命、勢漸獰惡、本婦懼怕、難以實告、惟向張二官道、你可替我求問、幾時脫災、如言逐

往測虛先生卦肆下下卦來判道此病大分不妖行橫死老幼陽人死命為禍非今生乃宿世之冤今夜就可辦備福物酒果貿衣各一分用鬼宿度河之次向西鋪設苦苦哀求庶有少救不然決不好也奉勞

歎佳期和前腔

椰揄來苦慾叫嚓朧着便見他病懨懨害的些兒花瘦身軀恁淡沒亂殺則說不和我干什當幾時節離了兩冤家

張．官人依法祭祀之開本鄰花床又見阿巧和李郎攜手言門我乘也訴於天符來取命你央後夫

[illegible]

張二官再四懇求意甚哀怜我暫且容你至五更之間待同你命之人却假分長之手與你相見言訖歘然不見了本婦當夜似覺精爽此後看看復舊張二官喜甚不題却見衆中旦夕親近偎送迭至意頗疑之尤未為信一日張二官入城催討貨物回家進門正見本婦與衆中執手聯坐張二官倒退揚聲衆中迎出相揖他兩箇亦不知其見也張二官當時見他慇懃已自生疑七八分了今日撞箇滿懷愀成十分張二官自思道他兩箇若犯在我下求救他死無葬身之地遂往德清去做買賣到了德清已是

五月初一日安頓了行李在店中上街買一口刀掛腰間至初四日連夜奔回旅於他處不在店下而題本姊消欲一見終日去接來中來中也有此病在家裏延至初五日阿蝴又來請赴然終來中勉强赴之樓上已筵張水陸矣盛兩盃煎有首貯一器炒山雞酒泛菖蒲糖蜆角黍其餘肴饌蔬果未暇盡錄兩個迭相勸飲亦不復其他也各分歌伴唱和而聲

綠溶溶酒滿巵紅焰焰燭下燒正中庭花月影兒交直喚得玉山時自倒他兩個合併合笑不隄防門外有人瞧

兩箇正飲間、花中自覺耳熱眼跳心驚肉戰、欠身求退、本婦怒目怪見、終日尋你不來、你何輕賤我之甚、你道你有老婆、我便是無老公的、你殊不知我做鴛鴦會的主意、夫此二鳥飛鳴宿食、鎮常相守、爾我生不成雙、死作一對、昔有韓憑妻美、郡王欲奪之、夫妻皆自殺、王恨、兩塚瘞之、後塚上生連理樹、上有鴛鴦、悲鳴飛去、此兩箇要效鴛鴦比翼交頸、不料便成語讖、況本婦甫能鬬鬬得病好、就便荒淫無度、正是

偷雞貓兒性不改、　養漢婆娘死不休、

再說張二官提刀在手、潛步至門、傍樹竊聽、見他兩

笛戲笙歌嗚咽歷歷在耳氣得按捺不下打一時才本婦就吹滅了燈燭也不則了連打了三鼕本婦教去小先聽我去看看便來阿勝持燭先行開了大門並無人跡本婦叫道今日是端陽佳節那家不吹簫盃婆黄酒正要篩開張三官跳將下來喝道潑賤你和甚人賞夜吃酒本婦諕得戰做一團只說不不不張二官乃問你同我上樓一看如無便罷做甚麼本婦又見阿巧李二郎一齊都來自分必死延頸待盡不中亦條條然下床來銜劍口稱死罪死罪惜恩將家私并女奉做求情小弟伊老女婿子幼女哀憐

二官那裏准他，則見刀過處，一對人頭落地，兩腔鮮血衝天。正是

當時不解恩成怨　今日方知色是空

當初本婦臥病，已聞阿巧李乙郎言道：五五之間，待同你。一命之人，假弓長之手，再與相見。果至五月五日，假張二官殺死，一命之人，乃眾中也。禍福未至，鬼神必先知之，可不懼歟。故知士矜才則德薄，女衒色則情放。若能如詵倏，如臨深，則為端士淑女矣。豈不美哉。惟願率土之民，夫婦和柔，琴瑟諧協，有過則改之，未萌則戒之，敦崇風教，未為晚也。在座看官漫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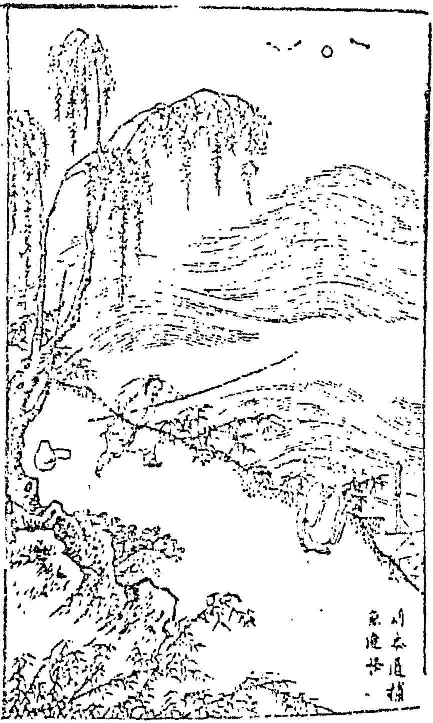
這一本鴛鴦刎頸，作春勞歌伴，再和前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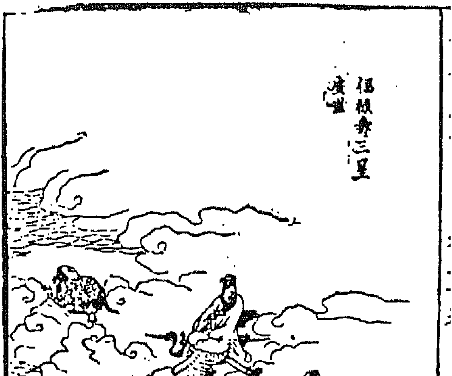
見拋情意昭彰，入門來兔已驚惶，直饒過處更多情，到今朝你心還未肯，送了他三條性命，果冤冤相報有神明

又調南鄉子　闋詞曰

春老怨啼鵑，玉損香消事可憐。一對風流傷白刃，冤冤惆悵勞魂赴九泉。抵死苦留連，想是前生有業緣。景色依然人已散，天天，千古多情月自圓

警世通言


刈禾遭捕
夙遂投


福祿壽三星
度世

第三十五卷

福祿壽三星度世

欲學為仙說與賢　長生不死是虛傳
少貪色慾身康健　心不瞞人便是仙

說這四句詩、單說一個官人、二十年燈窗用心、苦志勤學、誰知時也運也命也、連舉不第、沒分做官、有分做仙去、這大宋第三帝主、乃是真宗皇帝、景德四年、秋八月中、這個市人、水鄉為活、捕魚為生、捕魚有四般

攀罾者仰、鳴榔者鬧、垂釣者靜、撒網者舞、

這個官人、在一座州、謂之江州、軍號定江軍、去這江州東門、謂之九江門、外一條江、隨地呼為潯陽江

萬里長江水似傾　東連大海若雷鳴
一江煙浪清泠水　不請衣糧百萬兵

這官人于八月十四夜、解放漁船、用棹竿撐開、至江中、水光月色、上下相照、這官人用手拿起網來、就江心一撒、連撒三網、一鱗不獲、只聽得有人叫道劉本道劉本道、大丈夫不進取光顯、何故捕魚而隨志、那官人喫一驚、道名道姓、叫得好親、收了網、四下看時、不見一人、再將網起來撒、又有人叫、四顧又不見人

似此三晚宵夜不得消息使船傍岸直明日十五夜再使船到江心又有人連名道姓叫劉本道本道焦燥放下網聽時是後面有人叫使船到後看時其聲從蘆葦中出及至尋入蘆葦之中並無一人卻不作怪使出江心舉網再撒約莫網重收網起來看時本道又驚又喜打得一尾赤稍金色鯉魚約長五尺本道道謝天地來日將入城去賣有三五日糧食將船傍岸纜住鯉魚放在艙板底下活水養着待欲將身入艙內解衣睡覺肚中又餓又渴看船中時別無止饑止渴的物怎的好當來將去思量去那江岸上有

向村酒店張大公家買些酒喫、待好就船中取一
個盛酒的葫蘆上岸來、左脇下挾着棹竿、右手提着
葫蘆、乘着月色、沿江而走。肚裏思量知他張大公睡
也未睡、若睡時、叫開門沽些酒喫、睡了時、只得忍饑
過睡一夜、迤邐行來、約離船邊半里多路、見一簇人
家、這裏便是張大公家、到他門前打一望、裏面有燈
也無、但見張大公家有燈、怎見得、有隻詞名西江月、
單道着這燈花

零落不因春雨、吹殘豈藉東風、結成一朵自然紅、
費盡工夫怎種、內有焰難藏粉蝶、生花不惹遊蜂、

且閒人靜坐堂中，曾伴玉人春夢。

本道見張大公家有燈，叫道，我來問公公沽些酒喫，公公聽了，便休未睡時，可沽些與我。張大公道，老漢未睡，開了門，問劉官人討了葫蘆，問了升數，入去盛將出來。道，酒便有，却是冷酒。本道說，與公公，今夜無錢，來日賣了魚，却把錢來還。張大公道，妨甚事。張大公開了門，本道挾着棹竿，提着葫蘆，一面行，肚中又饑餓，顧不得冷酒，一面喫，就路上也喫了二停。到得船邊，月明下，見一個人，毬頭光紗帽，寬袖綠羅袍，身材不滿三尺，覷着本道，掩面大哭道，吾之子孫，被汝獲

盐本道見了，大驚，江邊無這般人，莫非是鬼，放下葫蘆將手中棹竿去打，叶聲，看打一看時火光迸散，豁剌剌地一聲响，本道凝睛看時，不是有分爲仙，險些做個江邊失路鬼，波內横亡人，有詩爲證

商人多慕神仙好　幾時身在蓬萊島
由來仙境在人心　清歌試聽漁家傲
此理漁人知得少　不經指示誰能曉
君欲求魚何處非　鵲橋有路通仙道

當下本道看時，不見了毬頭光紗帽寬袖綠羅袍，身不滿三尺的人，却不作怪，到這纜船岸邊，却待下船

去大道叫聲苦不知高低去江岸邊不見了船不知甚人偷了我的船去看那江對岸蘆葦無數下江一帶又無甚船隻今夜却是那裏去歇息思量這船無人偷我的多時捕魚不曾失了船今日却不見了這船不是下江人偷去還是上江人偷我的本道不來下江尋船將葫蘆中酒喫盡了葫蘆撇在江岸沿那岸走從二更走至三更那裏見有船思量今夜何處去好走來走去不知路徑走到一座庄院前放下棹竿打一望只見庄裏停着燈本道進退無門欲待叫這庄上素不相識欲待不叫又無棲止處只得叫道

有人傳念本道是打魚的、因失了船、尋來到此、夜深無止宿處、萬望庄主暫借庄上告宿一宵只聽得庄內有人應道來也、官人少待却是女人聲息、那女娘開放庄門、本道低頭作揖、女娘答禮相邀道官人請進、且過一宵了去、本道謝了、拖着棹竿隨那女娘入去、女娘把庄門掩上、引至草堂坐地問過了姓名般勤啓齒道敢怕官人肚餓安排些酒食與官人充饑、未知何如、本道道、謝娘子、胡亂安頓一個去處救過得一夜深謝相留、女娘道、不妨、有歇臥處說猶未了、只聽得外面有人聲喚阿耶阿耶、我不撩撥你却打

了我道人不到別處去定走來我庄上借宿道人敲敲門本道喫一驚告娘子外面學喚的是何人女娘道是我哥哥本道且走入一壁廂黑地裡立着看時女娘移身去開門與哥哥叫聲萬福那人叫喚阿耶阿耶姊姊關上門隨我入來女娘將庄門掩了請哥哥到草堂坐地本道看那草堂上的人叫聲苦我這性命須休正是猪羊入屠宰之家一脚脚來尋死路有詩爲證

撇了先妻娶晚妻　晚妻終不戀前兒
先妻却在晚妻丧　蓋爲冤家沒盡期

本道看草堂上那個人、便是氈頭光紗帽寬袖綠羅袍身才不滿三尺的人我曾打他一棒竿、去那江裏死了、我卻如何到他庄上借宿本道願不得那女子、挾着棒竿、偷出庄門奔下江而走、卻說庄上那個人、聲喚、着女子道、姨妹安排乳香一塊燒一碗熱酒來與、我喫、且定我脊背上疼、即時女子安排與哥哥喫、問道哥哥做甚麽喚哥哥道好教你得知、我又不撩撥他、我在江邊立地見那廝沽酒回來、我捻面大哭道吾之子孫盡被汝獲之那廝將手中棒竿打一下被我、變一道火光走入水裏去那廝上岸去了、我

却把他的打魚船搖過、那廝四下裡沒尋處、迯過江岸來、我想他不是別處去、只好來我庄上借宿、妹妹、他曾來借宿也不、妹妹道、却是元誰、哥哥說是劉本道、他是打魚人、女娘心中暗想、原來這位官人、是打我哥哥的、不免與他遮飾則個、答應道、他曾來庄上借宿、我不曾留他、他自去了、哥哥辛苦了、且安排哥哥睡、却說劉本道沿著江岸、荒荒走去、從三更起彷彿至五更、走得腿脚酸疼、明月下見一塊大石頭、放下棹竿、方纔歇不多時、只聽得有人走得荒速、高聲大叫、劉本道休走、我來趕你、本道叫聲苦不

知高低莫是那漢趕來報那一棹竿的究竟把起棹竿立地等候他來無移時漸近看時見那女娘身穿白衣手捧着一個包裹走至面前道官人你却走了後面尋不見你我安排哥哥睡了隨後趕來你不得疑惑我即非鬼亦非魅我乃是人你看我衣裳有縫月下有影一聲高似一聲我特地趕你來本道見了連忙放下棹竿問娘子連夜趕來不知有何事女娘問官人有妻也無有妻爲妾無妻嫁你包裹中儘有餘資勾你受用官人是肯也不本道思量恁般一個好女娘又提着一包衣飾金珠這也是求之不得的

覷着女娘道多謝本道自來未有妻子將那棹竿撇下江中同女娘行至天曉入江州來本道叫女娘做妻女娘問道丈夫我兩個何處安身是好本道思道放心我自尋個去處走入城中見一人家門首挂着一面牌看時寫着顧一郎店本道向前問道那個是顧一郎那人道我便是本道道小生和家尚爹爹說不着趕我夫妻兩口出來無處安歇問一郎討間小房權住三五日親戚相勸回心轉意肯便歸去那得相謝顧一郎道小娘子在那裡本道叫妻子來相見則個顧一郎見他夫妻兩個引來店中去前首第三

間房、開放房門、討了鑰匙、本道看時、好喜歡、當日打火做飯喫了、將些金珠變賣來、買些箱籠被臥衣服在這店中、約過半年、本道看着妻子道、今日使、明日使、金山也有使盡時、女娘大笑道、休憂、去箱子內取出一物、教丈夫看、我兩個儘過得一世、正是

休道男兒無志氣　婦人猶且辨賢愚

當下女娘卻取出一個天圓地方卦盤來、本道見了、問妻子緣何會他、女娘道、我爹爹在日、曾任江州刺史、姓齊名文叔、奴小字壽奴、不幸去任時、一行人在江中、遭遇風浪、爹媽從人俱亡、奴被官人打的那毬

頭光紗帽寬袖綠羅袍身才不滿三尺的人拜我在庄上因此拜他做哥哥如何官人不見了船却是波他撐了你來庄上借宿他問我時被我瞞過了有心要與你做夫妻你道我如何有這卦盤我幼年曾在簽行學三件事第一寫字讀書第二書符咒水第三算命起課我今日却用着這卦盤可同傾一郎出去尋個浮舖算命起課儘可度日本道謝道全仗我妻賢達當下把些錢同傾一郎去府前尼千內尋得卦舖買些紙墨筆硯掛了牌兒揀個吉日去開卦肆取名為白衣女士傾一郎相伴住夫妻兩人坐地半日先

閒，當日不發市，明日也不發市，到後日午後又不發市，女娘覷着丈夫道：一連三日不發市，你理會得麼，必有人衝撞我，你去看有甚事來對我說。本道起身，去庵東庵右都看過，無甚事，走出庵子來大街上，但見一夥人圍着，本道走來人叢外打一看時，只見一個先生，把着一個藥瓢在手，開科道：

五里亭亭一小峰　自知南北與西東
世間多少迷途客　不指還歸大道中

看官聽說：貧道乃是皖公山修行人，貧道有三件事，離了皖公山，走來江州，在席一阿好事君子聽貧道

任道

說第一件貧道任山修行一十三年煉得一爐好丹、將來救人第二件來寻一物第三件貧道救你汀州一城人衆人聽說皆驚先生正說未了大笑道衆多君子來貨買我的藥都先見了這一物你道在何處覷若人叢外頭用手一招道後生你且入來本道有那先生先生道你來我和你說話得本道性隨先生入來先生拍著手你來救得汀州一城人貧道見那一物了在那裡道後生便是衆人嘆驚如何道後生却是一物先生道且聽我說那後生你們中生出氣有陰祟纏擾你貧對我說本道將前去見女狐的部

都一一說知先生道衆人在此這一物便是那女子貧道救你去地上黃袱裡取出一道符把與本道你如今回去先到房中推醉了去睡女娘到晚歸來睡至三更將這符安在他身上便見他本來面目本道聽那先生說了也不去卦肆裡歸到店中開房門推醉去睡却說女娘不見本道來到晚自收了卦鋪歸來焦躁問顧一郎道丈夫歸也未顧一郎道官人及早的醉了入房裡睡女娘呵呵大笑道原來如此入房來見了本道大喝一聲本道喫了一驚女娘發話道你沒道理日多時夫妻有甚虧負你却信人間豈

我兩人不和，我教你去看，有甚人衝撞卦舖，教我三日不發市，你却信乞道人言語，推醉睡了，把一道符放安在我身上，看我本來面目，我是齊州史女兒，難道是鬼祟？却信恁般沒來頭的話，要來害我，你好好把出這符來，和你做夫妻，不把出來時，目前相別。本道懷中取出符來，付與女娘，安排晚飯喫了，睡一夜，明早起來，喫了早飯，却待出門，女娘道：且住，我今日不開卦舖，和你尋那乞道人，問他是何道理，却把符來，唆我夫妻不和，二則去看我與他鬬法。兩個行到大街上，本道引至南瓦子前，見一夥人圍住先生，先

生正說得高興被女娘分開人叢喝聲乞道人你自是對外乞丐却把一道符鎮壓我夫妻不和你教安在我身上見我本來面目女娘指着手道我乃前任刺史齊安撫女兒你們都是認得我爹爹的輒敢道我是鬼祟你有法就衆人面前藏了我我有法藏了你先生見了大怒提起劍來覷着女子頭便斫看的人只道先生壞了女娘只見先生一劍斫去女娘把手一指衆人都發聲喊皆驚呆了有詩爲證

昨夜東風起太虛　丹爐無火酒盃踈
男兒未遂平生志　時復挑燈玩古詩

女娘把手一指叫聲着只見先生劍不能下手不能與女娘道我夫妻兩個無事把一道符與他奈何我却奈何我不得今日有何理說先生但言告娘子恕貧道貧道一時見不到激惱娘子望乞恕饒眾人都笑齊來勸女娘女娘道看衆人面饒了你這乞道人女娘念念有詞那劍即時下地眾皆大笑先生分開人叢走了一呵人尚未散先生復回來只是奈何那女娘却走來取劍先生去了自後女子在卦舖裡從早至晚挨擠不開算命發課者有況水沒工夫得喫點心因此出名忽一日見一個人引着一乘轎子來

請小娘子道小人是江州趙安撫老爺的家人今有小衙內患病日久不痊奉台旨教請小娘子乘轎就行女娘分付了丈夫教回店裡去女子上轎來見趙安撫引入花園見小衙內在亭子上自言自語口裡酒香噴鼻一行人在花園屏門邊看白衣女士作法念呪畢起一陣大風

來無形影去不知　吹開吹謝總由伊
無端暗度花枝上　偷得清香送與誰

風過處見一黃衣女子怒容可掬叱喝何人敢來奈何我見了白衣女士深深下拜道原來是妹妹白衣

女士道甚的姐姐從空而下、那女子道妹妹你如何來這裡白衣女士道奉趙安撫請來救小衙內壞那邪祟女子不聽得、萬事俱休、聽了時、咬牙切齒道你丈夫不能救何況救外人一陣風不見了黃衣女子白衣女士就花園內救了小衙內、趙安撫禮物相酬謝了、教人送來顧一郎店中、到得店裡、把些錢賞與來人、發落他去、問顧一郎丈夫可在房裡、顧一郎道好教小娘子得知、走一個黃衣女子入房、挾了官人托起天窻望西南上去了、白衣女士道不妨、即喝聲起就地上踏一片雲起去趕那黃衣女子、彷彿趕上

大叫還我丈夫來黃衣女子看見趕來叫聲落放下制本道卻與白衣女士鬪法本道顧不得妻子只顧自走走至一寺前力乏了見一僧在門首立地本道問吾師借上房歇腳片時則個僧言今日好忙哩有一施主來寺中齋僧正說間只見數担柴數桶漿數担米更有香燭紙札併齋襯錢遠望涼傘下一人便是那悲頭光紗帽寬袖綠羅袍身材不滿三尺的人本道見了落荒便走被那施主趕上一把抓住道你便是打我一捧竿的人今番落於吾手我正要取你的心肝來做下酒本道正在危急卻得白衣女士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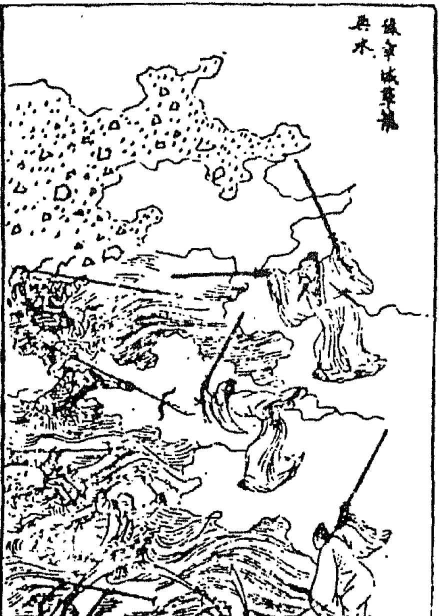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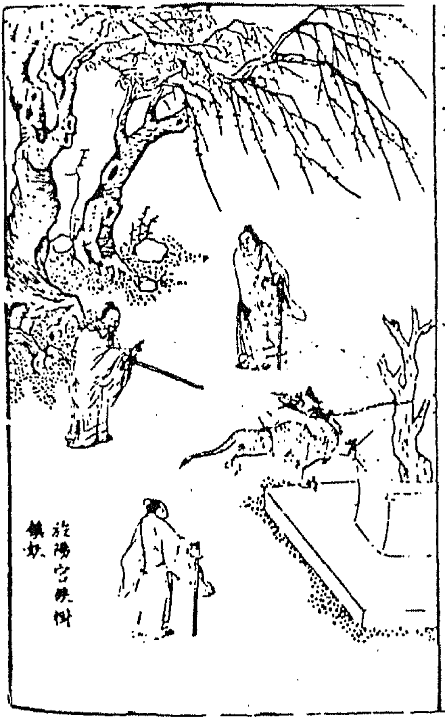
來寺前見了那人叫道哥哥莫究是我丈夫貌猶未畢黃衣女子也來了對那人說道好不嚇殺但那裡是他真丈夫既是打哥哥的新婦判給是他人了一拉一找四個攪做一團正鬧不開只見寺中走出一個老人來大喝一聲畜生不得無禮叫黃衣女子變做一隻黃鹿綠袍的人變做綠毛龜白衣女子變做一隻白鶴老人乃是壽星騎白鶴上升本道也跨上黃鹿跟隨壽星靈龜導引上昇霄漢那刘本道原是延壽司掌香記的一位仙官因好與鶴鹿龜三物頑耍懶惰正事故此謫下凡世為貧儒滿限

完滿南極壽星引歸天上那一座去處做壽星亭在江州潯陽江岸上古跡猶存詩云

原是仙官不染塵　飄然鶴鹿可爲隣
神仙不肯分明說　誤了閻浮多少人

第三十五卷終


鐵拿破蓋飄
與水



旌陽宮鐵樹鎮妖

四十卷

旌陽宮鐵樹鎮妖、

春到人間景色新　桃紅李白柳條青
香車寶馬閑來往　引却東風入禁城
醞剩酒　露吟情　頓教忘却利和名
豪來試說當年事　猶記旌陽伏水精

學自混沌初開、民物始生、中間有三個大聖人、為三教之祖、三教是甚麼教、一是儒家、乃孔夫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為歷代帝王之師、萬世文章之祖、這是一教、一是釋家、是西方釋迦牟尼佛祖、當時在舍

衛國舍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蓮華、丈六金身、依變能化、無大無不大、無通無不通、普度衆生、號作天人師、這又是一教、一是道家、是太上老君、乃元氣之祖、生天生地、生佛生僊、號鐵師元場上帝、他化身周歷塵沙、也不可計數、至商湯王四十八年、又來出世、乘太陽日精、化爲彈九、流入玉女口中、玉女吞之、遂覺有孕、懷胎八十一年、直到武丁九年、破脇而生、生下地時、鬚髮就白、人呼爲老子、老子生在李樹下、因指李爲姓、名耳、字伯陽、後騎着青牛出函谷關、把關吏尹喜望見紫氣、知是異人、求得道

八十一章共五千言、傳留於世、老子入流沙化胡成佛、今居太清仙境、稱爲道德天尊、這又是一教、那三教之中、惟老君爲道祖、居于太清仙境、彩雲繚繞、瑞氣氤氳、一日是壽誕之辰、那三十三天天宮、并終南山、蓬萊山、閬花山等處、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列位神仙千千萬萬、或跨彩鸞、或騎白鶴、或馭赤龍、或駕丹鳳、皆飄飄然乘雲而至、次第朝賀、獻上壽詞、稽首作禮、詞名水龍吟、

紅雲紫蓋葳蕤、仙宮渾是陽春候、玄鶴來時、青牛過處、繚雲依舊、壽誕宏開、著道德五千言、永傳萬

杏六核、（）况是天上仙筵獻珍果人間未有巨棗如瓜、與着萬歲冰桃、千年碧藕比乾坤永劫無休與滄海爲貞仙霖

彼時老君見羣臣讚賀大展仙顏即設宴相待酒至半酣、忽太白金星越席言曰衆仙長知南贍部州江西省之事乎、江西分野舊屬豫章其地四百年後當有蛟蜃爲妖、無人降伏、千百里之地、必化成中洋之海也、老君曰、吾已知之、江西四百年後有地名曰西山龍盤虎踞、水繞山環、當出異人、姓許名遜、可爲羣仙領袖、誅滅妖邪、今必須一仙下凡、擇世人德行渾

今老傳以道法、使他日許遜降生、有傳授洞淵洪井上中一仙、乃孝悌王、姓衛名弘康、字伯冲、山同共觀下凡、有蘭期者素行不改、兆有仙風道骨、可傳以妙道、更令付此道與女真、諶母、諶母付此道於許遜、口口相承、心心相契、使他日真仙有所傳授、江西不至沉沒、諸仙以爲何如、老君曰、善哉善哉、衆仙即送孝悌王至婿摩天中、通明殿下、將此事奏聞玉帝、玉帝允奏、即命直殿仙官、將祕書玉冊、付與孝悌王領訖、孝悌王辭別衆仙、躡起祥雲、頃間之間到閻浮世界來、却說前漢有一人、姓蘭名期、字子約、本貫兗州曲

早縣、尚平鄉九原里人氏、歷年二百、鶴髮童顏、率其家百餘口、精修孝行、以善化人、與物無作、時人不敢呼其名、盡稱為蘭公、彼時兒童謠云蘭公蘭公上與天通、未能下迎、名列斗中人知其必仙也、一日蘭公凭几而坐、忽有一人頭戴逍遙巾、身披道袍、脚穿雲履、手中拿一個魚鼓簡板兒、瀟瀟灑灑、徐步而來、蘭公覩其有仙風道氣、慌忙下堦迎接、分賓坐定茶畢遂問仙翁高姓貴名、答曰、吾乃斗中之仙孝悌王是也、自上清下降、遨遊人間、久聞先生精修孝行、故此來訪、蘭公聞言、即低頭拜曰、貧老凡骨勉修孝行止

可淑一身不能率四海有何功德感動仙衆孝悌王洪以手扶起蘭公曰居吾語汝孝悌之旨蘭公欠身起曰願聽指教孝悌王曰始烝爲大道於日中是爲孝仙王元烝爲至道於月中是爲孝道明王玄烝爲孝道於斗中是爲孝悌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是故舜文至孝鳳凰來翔姜詩王祥得魚奉母即此論之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孝道所至異類皆應先生修養三世行滿功成當得元烝于月中而爲孝道明王四百年後晉代有一真仙許遜出世傳吾孝道之宗是

傳丹訣與凡修煉之書

爲衆仙之長、得始烝於日中、而爲孝仙王也、自是孝悌王、悉將仙家妙訣、及金丹寶鑑、銅符鐵券、并上清盛章、飛步斬邪之法一一傳授與蘭公、又囑道此道不可輕傳、惟丹陽黃堂者、有一女真諶母、德性、純全汝可傳之、可令諶母傳授與晉代學仙童子許遜、許遜復傳吳猛諸徒、則淵源有自、超凡入聖者、不患無門矣、孝悌王言罷、足起祥雲冲霄而去蘭公拜而送之、自此以後、將金符鐵券秘訣、遂一叅悟、遂擇、地修煉仙丹、其法云、

黑鉛天之精、白金地之髓、黑隱水中、陽白有火之

天黑白往來蟠、陰陽歸正位、二物俱合性、丹經號同類、黑以白爲天、白以黑爲地、陰陽混沌時、黍米金逃老寶、月滿丹田、霞光照靈慧、休閉通天竅、莫洩泥元氣、指奇口訣功、火候文武齊、凡中養聖孫萬般只此貴、一日生一男、男男各有配、

蘭公煉丹已成、舉家服之、老者髮白反黑、少者辟穀無飢、遠近聞之、皆知其必飛昇上清也、時有火龍者、係洋子江中孽畜、神通廣大、知得蘭公成道、法救流傳、後來子孫必遭殲滅、乃率領龍帥、鰕兵蟹將、統領黨類、一齊奔出潮頭、將蘭公宅上團團圍住、喊殺連

大蘭公聽得不知災從何來開門一看好驚人哩但
見
一片黑煙萬團烈火却是紅孩兒身中四十八萬
毛孔一齊迸出又是華光將手裹三十六塊金磚
一併燒煇咸陽過之烽熖三月不絕崑山遇之玉
石一旦俱焚焚年少周郎赤壁鏖戰似智謀諸葛
博望燒屯
那火也不是天火也不是地火也不是人火也不是
鬼火也不是雷公霹靂火却是那洋子江中一個火
龍吐出來的驚得蘭公家人叫苦不迭蘭公知是火

天師喝問曰你這孽畜無故火攻我炎、却待怎的、若
龍道我只問你取金丹寶鑑銅符鐵券、行[illegible][illegible]簿帳
你若獻我萬事皆休、不然燒得你一門盡絕、蔄公曰、
金丹寶鑑筴、乃斗中孝悌王所授我怎肯胡亂與你、
只見那火光中、閃出一員元帥、形容古怪背負鬪牌、
揚威耀武蔄公睜仙眼一看、原來是個流流却不在
意下、又有那鰕兵亂跳、蟹將橫行、一個個身披甲胄、
手執鋼叉蔄公又睜仙眼一看、原來都是鰕蟹之屬
怫不着意了、遂剪下一個中指甲來、約有三寸多長
呵了一口仙氣念動真言、化作個三尺寶劍、有詩為

吹

非銅非鐵體質堅　化成寶劍光森然
不須鍛鍊洪爐煙　稜稜殺氣欺龍泉
光芒顏色如霜雪　見者咨嗟嘆奇絕
瑠璃寶匣吐蓮花　發鏤金環生明月
此劍神仙流金精　干將莫邪難比倫
閃閃爍爍青蛇子　重重片片綠龜鱗
騰出寒光逼星斗　辟辟一似吞龍吼
今朝揮向烈炎中　不識蛟螭敢當否

公將所化寶劍望空擲起，那劍刮喇喇就似個牙

于一般飛入火焰之中左一衝右一衝左一撞右一劈左一砍右一劈那些蝦怪如何當抵得住只見龍帥過着縮頭縮腦孫一面閃腳急走他却走在那里直走在此江口深巖裏躲避至今尚不敢出頭哩那鰕兵過着拖着兩個鋼叉迸跳迸跳他却走在那里直走在洛陽橋下石縫子裏而藏身至今腰也不敢伸哩那蟹將過着雖有全身堅甲不能濟事也拖着兩個鋼叉横走直走他須有八隻腳兒更走不動却被撲將搽錢劍一劈分爲兩半你看他腹中不紅不白不黄不黑似膿却不是膿似血却不是血滴地

上、淚、將、出、來、眞、個、是

似、將、冷、眼、觀、螃、蟹、　看、你、橫、行、得、幾、時、

那火龍自知蘭公決大難以當抵唉曰兒孫自有兒孫福我後來子孫福來由他去禍來由他去當我管他則甚遂奔入洋子江中、萬丈深潭底藏身去了、自是蘭公衆家數十只拔宅昇天、玉帝封蘭公爲孝明王、不在話下、卻說金陵丹陽縣地名黃堂有一女眞、字曰嬰、潛通至道、忘其甲子、不知幾百年歲鄉人累世見之、齒髮不衰、皆以諶母呼之、一日偶過市上見一小兒伏地悲哭問其來、歷說父母避亂而來、亦

之於此諶母憐其孤苦、遂收歸撫育、漸已長成、教他詩書、聰明出衆、天文地理、無所不通、有東鄰耆老、欲以女娶之、諶母問兒允否、兒告曰兒非浮世之人、乃月中孝道明王、領斗中孝悌王仙旨、教我傳道與母、令此化身爲兒度脫我母、何必更議婚姻、但可高建仙壇、得付此道、使我母飛升上淸也、諶母聞得此言且驚且喜、遂於黄堂建立壇宇、大闡孝悌王之教、諶母已得修眞之訣、於是孝明王仍以孝悌王所授金丹寳鑑、銅符鐵券衆章、及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一心傳與諶母、諶母乃詔孝明王曰爾昔日恩情我爲

母君爲子論今日傳授君爲師、我爲徒、遂欲下拜、孝明王曰、只論子母、莫論師徒、乃不受其拜、惟囑之曰此道宜深秘、不可輕洩、後世晉代有二人學仙、一名許遜、一名吳猛、二人皆名登仙籍惟許遜得傳此道按玉皇玄譜仙籍品秩、吳猛位居元鄉御史許遜位居都仙大使兼高明太史、總領仙部、是爲衆仙之長老母可將此道傳與許遜、又着許遜傳與吳猛原品秩不齊矣、明王言罷拜辭老母、飛騰太空而去、有詩爲證、

出入無車只駕雲　塵凡自是不同羣

明王恐絕仙家術　告戒叮嚀度後人

昔說漢殤帝時、十常侍用事、忠良竄匿、讒諂橫行、毒流四海、萬民嗟怨、那怨氣感動了上蒼、降下雨水大災、久雨之後、又是久旱、那雨整整的下了五個月、直淹得江湖滿目、廚竈無煙、及至水退了、又經年不雨、莫說是禾苗稿死、就是草木也乾枯了、可憐那一時的百姓、喫早膳先愁晚膳、纔夏衣便作冬衣、正是朝有奸臣野有賊、地無荒草樹無皮、壯者散於四方、老者死於溝壑、時許都有一人、姓許名琰、字汝玉、乃潁陽許由之後、爲人慈仁深厚、得道擢太醫院醫官、感

饑荒之歲乃盡其家貲置丸藥數百斛名曰救饑丹散與四方食之者食一丸可飽四十餘日饑民賴以不死者甚衆至獻帝初平年間黃巾賊起天下大亂許都又遇大荒斗米千錢人人菜色個個鳩形時許琰已故其子許肅家尚豐盈將自己倉穀盡數周給各鄉遂挈家避亂江南擇居豫章之南昌有監察神將許氏世代積善奏知玉帝若不厚報無以勸善玉帝准奏即仰殿前掌判仙官將玄譜仙籍品秩逐一查檢看有何仙輪當下世仙官檢看畢奏曰晉代江南當出一尊龍精投胎良民生養數當繁衍今輪孫

玉洞天仙降世，傳受女真諶母飛步斬邪之法，曾滅蛟黨，以除民害。玉帝聞奏，即降旨宣取玉洞天仙，令他身變金鳳，口銜寶珠，下降許肅家投胎。有詩為證：

御殿親傳玉帝旨　耶夫夢夢鳳銜珠
試看凡子生仙種　積善之家慶有餘

卻說吳赤烏二年三月，許肅妻何氏夜得一夢，夢見一隻金鳳飛降庭前，口內銜珠，墜在何氏掌中。何氏喜而玩之，含于口中，不覺溜下肚子去了，因而有孕。許肅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年過三十無嗣，今幸有孕；懼的是何氏自來不曾生育，恐臨產艱難，那

廣潤門有個占卦先生、混名鬼推次、斷如神、不免去問他個吉凶、或男或女、看他如何、許燕燕頭衣背覺到廣潤門來、只見那先生忙忙的占了又斷、斷了又占、撥不開的人頭、移不動脚步、許員外站得個腿兒酸麻、還輪他不上、只得叫上一聲鬼推先生、那先生聽知叫了他的混名、只說是個舊相識、連忙的說道請進請進、許員外把兩隻手排開了眾人、方纔換得進去相見禮畢、許員外道小人許燕敬來問個六甲、生男生女、或吉或凶、請先生指教、那先生就添上一炷香、唱上一個喏、口念四句、

虔叩六丁神　文王卦有靈
吉凶含爻象　切莫順人情

通陳了姓名意旨，把銅錢擲了六擲，占得個地天泰卦。先生道恭喜，好一個男孩。遂批上幾句云

福德臨身旺　青龍把世持
秋原生桂子　坐草却無虞

許員外聞言甚喜，收了卦書，送將幾十文錢，謝了先生，回去對渾家說了。何氏心亦少穩。光陰似箭，忽到八月十五中秋，其夜天朗氣清，現出一輪明月，皎潔無纖。許員外與何氏玩賞，多看了一會，不覺二更將

盡二鼓初候忽然月華散彩半空中仙音嘹喨何氏只一陣腹痛產下個孩兒異香滿室紅光照人真個是

五色雲中呈鸑鷟　　九重天上送麒麟

次早鄰居都來賀喜所生即真君也形端骨秀穎悟過人年甫三歲即知禮讓父母乃取名遜表字敬之年十歲從師讀書一目十行俱下作文寫字不教自會世俗無有能爲之師者真君遂棄書不讀慕修養學仙之法却沒有師傅心常切切忽一日有一人姓胡名雲字子元自幼與真君同窗情好甚密別真君

天[illegible]
[illegible]仙人

[illegible]求相訪眞君倒屣趨迎握手話舊[illegible]元見而

[illegible]間有飄飄神仙之意乃曰老兄少年高才乃

復爲雲外客乎眞君曰慚愧自思昔年且恭欲求出

世之方恨未得明師指示于元曰兄言正合我意往

者因訪道友眞陽廖晚先生言及西寧州有一人姓

吳名猛字世雲曾舉孝廉任吳爲洛陽令後棄職而

歸得傳異人丁義神方日以修煉爲事又聞南海太

守鮑靚有道德往師事之得其秘法回至豫章江中

風濤大作乃取所執白羽扇畫水成路徐行而渡渡

畢路復爲水觀者大駭於是道術盛行[illegible]相從者

甚衆、區區每欲拜投、奈母老不敢遠離、兄若不惜勞苦、可往師之、真君聞言大喜曰多謝指吳真君待子元別去即拜辭父母、收拾行李竟投西寧、尋訪吳君、有詩讚曰、

無影無形仙路難　未經師授莫躋攀
胡君幸賜吹嘘力　打破玄元第一關

話說真君一念投師、辭不得路途辛苦、不一日得到吳君之門寫一個門生拜帖、央道童通報吳君看是依韋門生許遜大驚曰、此人乃有道之士即出門迎收、此時吳君年九十一歲真君年四十一歲真君不

[illegible]當名禮，口稱仙丈，願受業於門下。吳君曰：小老[illegible]近道，道術焉能爲人之師，但先生此來，當盡[illegible][illegible]敢自私，亦不敢以先生在弟子列也。但此師稱真君爲許先生，敬如賓友，真君亦尊吳君而不敢自居。一日二人坐清虛堂，共談神仙之事。真君問曰：人之有生必有死，乃古今定理，吾見有非而不老、生而不死者，不知何道可致？吳君曰：人之有生，自父母交媾，二氣相合，陰承陽生，氣隨胎化，三百日形圓，靈光入體，與母分離，五千日氣足，是爲十五童男。此時陰中陽半，可以比東日之光，過此以往，不知修養，則走失元陽

耗散真氣氣弱則有病老死苦之患真君曰病老死苦將何期之吳君曰人生所免病老死苦在人中修仙仙中升天耳真君曰人死爲鬼道成爲仙仙中升天者何也吳君曰純陰而無陽者鬼也純陽而無陰者仙也陰陽相離者人也惟人可以爲仙可以爲鬼仙有五等法有三成持修在人而已真君曰何謂法有三成仙有五等吳君曰法有三成者小成中成大成仙有五等者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所謂鬼仙者少年不修恣情縱欲形如枯木心若死灰以致病死陰靈不散成精作怪故曰鬼仙鬼仙不離於鬼也

所謂人仙者，修真之士，不悟大道，惟小用其功，絕五味者豈知有六氣，忌七情者豈知有十戒，行嗽咽者，哂吐納之為錯，著採補者笑清淨以為愚，好陰取婦人之氣者與縮金龜者不同，蓋陽食女子之乳者與煉金丹不同，此等之流，止是於大道中得一法一術成功，但能安樂延壽而已，故曰人仙，人仙不離於人也。所謂地仙者，天仙之半，神仙之中，亦止小成之法，識坎離之交配，悟龍虎之飛騰，煉成丹藥，得以長生住世，故曰地仙，地仙不離分地也。所謂神仙者，以地仙厭居塵世，得中成之法，抽鉛添汞，金精鍊頂，玉液

還丹五氣朝元三陽聚頂功滿忘形胎生自化陰盡陽純身外有身脫質升仙超凡入聖謝絕塵世以歸三島故曰神仙神仙不離於神也所謂天仙者以神仙厥居三島得大成之法內外丹成道上有功人間有行功行滿足授天書以返洞天是曰天仙天仙不離於天也然修仙之要煉丹爲急吾有洞仙歌二十二首君宜謹記之

丹之始無上元君授聖主法用先天五太初還元
　修煉身沖舉

丹之祖生育三才運今古隱在鄱湖山澤間志士

待來作丹母。

丹之父、親來飛上扶桑樹、萬道霞光照太虛、調和兎髓可烹炎、

丹之母、金晶瑩潔夜三五、烏兎搏搦不終朝、煉成大藥世無比、

丹之胎、烏肝兎髓毓真胚、一水三汞三砂質、四五三成明自來、

丹之兆、三日結胎方入妙、萬丈紅光貫斗牛、五音六律隨時奏、

丹之質、紅紫光明人莫識、元白虛無黍米珠、色即

足空空即色、

丹之靈十月脫胎丹始成一粒一服百日足改換形骨身長生、

丹之聖九年煉就五處崇藥力加添水火攻枯骨立起孤魂醒、

丹之室上弦七兮下弦八、中虛一寸號明堂產出靈苗成金液、

丹之釜坦廓壇爐須堅固內外護持水火金日丁金胎產盤古、

丹之窩鼎曲相通似蓬島上安坦廓護金爐立煉

龍脊并虎腦、

丹之火、一日時辰十二個文兮武兮、要合宜、抽添進退莫太過、

丹之水、器懸勝負斯為美、不溺不濫致中和、滋產靈苗吐金蓮、

丹之威、紅光耿耿冲紫微、七星燦燦三台爛天下地甲皆皈依、

丹之發、天地人兮各有奥、紫薇嶽瀆及明君、三界精靈皈至道、

丹之彩、依方逐位安排派、青紅赤白黄居中、攝瑞

招祥神自在、

丹之用、真土真鉛與真汞、黑中取白赤中青、全憑

水火靜中動、

丹之融、陰陽配合在雌雄、龍精虎髓鼎中烹、造化

抽添火候功、

丹之理、龍虎髓靈無比、二家交姤仗黄精、屯蒙

進退全終始、

丹之瑞、小無其內大無外、放彌六合退藏密、三界

收來黍珠內、

丹之完、玉皇捧祿要天綠、等閒豈許凡人泄、萬劫

之中於一傳、

眞君曰多謝指迷、敢問仙丈、五仙之中、已造到何仙地位、矣君曰、小老山野愚蒙、功行殊欠、不過得小成之功、而爲地仙耳、若於神仙天仙、雖知門路、無力可攀、遂將燒煉秘訣、并白雲符書、悉傳與眞君、眞君頓首拜謝、相辭而歸、回至家中、厭居鬧市、欲尋名山勝地、以爲棲身之所、聞知汝南有一人姓郭名璞字景純、明陰陽風水之道、遨遊江湖、眞君欲訪之、璞一日早起見鵲從東南而鳴、遂占一課、斷曰、今日午時當有一仙客許姓者、到我家來、欲問擇居之事、至日中、

家童果報客至璞慌忙出迎敘禮分賓而坐璞問曰先生非許姓、爲卜居而來乎眞君曰公何以知之璞曰某今早卜卦如此未知然否眞君曰誠然因自叙姓名、并道卜居之意璞曰、先生儀容秀偉骨骼清奇非塵中人物富貴之地不足居先生居先生者其神仙之地乎眞君曰昔呂洞賓居廬山而成仙鬼谷子居雲夢而得道今或無此吉地麽璞曰有但當遍歷耳於是命童僕收拾行裝與眞君同遊江南諸郡探訪名山一日行至廬山璞曰此山嵯峨雄壯湖水迴束紫　累代產丹仙之士但山形屬土先生姓

若乃青屬水水土相尅不宜居也但作坐水道當之所則可矣又行至饒州鄱陽地名傍湖坟曰此傍湖富貴大地但非先生所居真君曰此地氣乘風故發得擬大富貴耶或曰相地之法道眼為上法眼次之道眼者憑目力之巧以察山河形勢法眼者執天星河圖紫微等法以定山川吉凶富貴之地天地所秘神物所護倘非其人見而不甚詳云福地留與福人來正謂此也真君曰今有瑩葬好地先生何不留一記以為他日之驗郭璞乃作詩一首為記云

行盡江南數百州　惟有傍湖出石牛

鳳凰夜夜鳴更鼓　魚鰕朝朝拜冕旒
離龍隱隱居乾位　巽水滔滔入艮流
後代福人來過此　富貴綿綿八百秋

許郭二人離了鄱陽，又行至宜春棲梧山下，有一人姓王名朔，亦善通五行曆數之書，見許郭二人登山採地，料必異人，遂迎至其家，詢姓名已畢，朔留二人宿於西亭，相待甚厚。眞君感其殷懃，乃告之曰：子相貌非凡，可傳吾術。遂密授修煉仙方。郭璞曰：此居山水秀麗，宜爲道院，以作養眞之地。王朔從其言，遂舍爲道院。眞君援筆大書迎仙院三字，以作牌額。王朔

不防二人相辭而去，遂行、至洪都西山、地名金巨則見

嵯嵯峨峨的山勢、突突兀兀的峯巒、活活潑潑的青龍、端端正正的白虎、圓圓淨淨的護沙、灣灣環環的朝水、山上有蒼蒼鬱鬱的虬身芙松、山下有翠翠青青的鳳尾修竹、山前有軟軟柔柔的龍鬚嫩草、山後有古古怪怪鹿角的枯樁、也曾聞華華彩彩的鸞吟、也曾聞昂昂藏藏的鶴唳、也曾聞咆咆哮哮的虎嘯、也曾聞呦呦詵詵的鹿鳴、這山呵比浙之天台、更生得奇奇絕絕、比閩之武夷、更生

得岩岩嵬嵬此湖之衡嶽，更生得迤迤邐邐此蜀之峨眉，更生得秀秀麗麗此楚之武當，更生得尖尖圓圓此陝之終南，更生得巧巧妙妙此閩之太山，更生得蜿蜿蜒蜒此廣之羅浮，更生得蒼蒼爽爽，真個是天下無雙勝境，江西第一名山，萬古精英，此處藏分明是個神仙宅

却說郭璞先生行到山麓之下，前觀後察，左顧右盼，遂將羅經下針，審了太向，撫掌大笑曰，璞相地多矣，未有如此之妙，若求富貴則有起然，如欲探隱大合仙，你觀其岡阜厚圍，位坐深邃，二峯聳立，四環雲擁，

內外勾鎖無不合宜大凡州地據相其人欲君表示正與地符且西山爲金以五音論之先生之姓羽音屬水金能生水合得長生之局合此無他往也但不知此地誰人爲主傍有一照夫指曰此地乃金長者之業真君曰既稱長者必是善人二人逕造其家金公欣然出迎叙若平生金公問曰二位仙客從何而至郭璞曰小子姓郭名璞號陰陽之術因此佇遊友姓許名遜欲求棲隱之地偶探寶莊正合仙格欲置一舍以爲修煉之所不知尊翁肯慨諾否金公曰第恐此地稍小不足以處許君如不棄非寒庄薄地

數畝恐留相贈真君曰願訂價多少惟命是從金公曰大丈夫一言許金不易忌老拙直平生不立文券乃與真君索大錢一文中破之自收其半一半付還真君真君叩頭拜謝三人分別而去於是真君辭了郭璞擇取吉日挈家父母妻子凡數十口徙於西山築室而居焉金公後封為地主真官金氏之宅即今玉隆萬壽宮是也却說真君日以修煉為事煉就金丹用之可以點石為金服之可以却老延年於是尚而貧之德義彰播時晉武帝西平蜀東取吳天下一

太康從吏部尚書山濤之奏詔各郡保舉孝

[illegible]行之士，豫章郡太守范寧見真君孝弟[illegible][illegible]宏且輕財利物，即保舉真君爲孝廉。武帝遣使臣齎[illegible]賞詔取真君爲蜀郡旌陽縣令。真君以父母年老，不忍遠離，上表辭職。武帝不允，命本郡守催迫上任。挨至次年，真君不得已，辭別父母妻子，只得起程。

真君有二姊，長姊事南昌盱君，夫早喪，遺下一子盱烈，字道微，事母至孝。真君慮其姊孀居無倚，遂築室於宅之西，奉姊居之。於是母子得聞妙道。真君臨行，謂姊曰：吾父母年邁，蒙子尚不知世務，賢姊當代弟掌治家事。如有仙翁隱客相過者，可以禮貌相待，汝

子盱烈吾爲其有仁孝之風使與我同往任所盱母曰賢弟好去爲官家下一應事務爲姊的擔當不勞遠念言未畢忽有一少年上堂長揖言曰吾與盱烈哥哥皆外甥也何獨與盱兄同行而不及我真君視其人乃次姊之子復姓鍾離名嘉字公陽新建縣象牙山西里人也父母俱早喪自幼依於真君爲人氣象恢弘德性溫雅至是欲與真君同行真君許之於是二甥得薰陶之次神仙器蓋從此以立真君又呼其妻周夫人告之曰我本無心功名奈朝廷屢聘若不赴行恐抗君命自古忠孝不能兩全二親老邁汝

治家儉矣

[illegible]多侍奉調護寒暑、克盡汝子婦之道、且兒女少幼須不時教訓勤以治家儉以節用此是汝當然事也周夫人答曰謹領教言罷拜別而行、不在話下、却說其君未到任之初蜀中饑荒、民貧不能納租、其君到任、上官督責甚嚴其君乃以靈州點兎石爲余贖使人埋於縣衙後園一日拘集貧民未納租者盡至堂下、其君問曰朝廷權稅、汝等緣何不納、貧民告曰輸納國稅乃理之常、豈敢不遵奈因饑荒、不能納耳、其君曰、既如此、吾罰汝等在於縣衙後園、開鑿池塘以作工數、倘有所得、即恣完納、民皆大喜、即往後園

開鑿池塘、遂皆拾得黃金、都來完納、百姓遂免流移之苦、鄰郡聞風者、皆來依附、遂至戶口增益、按一統志、旌陽縣屬漢州、真君飛昇後改爲德陽、以表真君之德及民也、其地賴真君點金、故至今尚留這話、休題、那時民間又患瘟疫、死者無數、真君符呪所及、即時痊愈、又憐他郡病民、乃插竹爲標、置于四境溪上、焚符其中、使病者就而飲之、無不痊可、其老幼婦女尫羸不能自至者、令人汲水歸家飲之、亦復安痊、郡人有詩贊曰、

百里桑麻知善政　萬家煙井沐仁風

明懸藻鑑秋陽恭　清通水壺夜消溶

符篆江濱驅痾病　金淮縣間起民躬

真君德澤於今在　廟祀巍巍報厥功

却說成都府有一人，姓陳名勳，字孝舉，因舉孝廉，官居益州別駕，問真君傳授吳猛道法，今治旌陽，恩及百姓，遂來拜謁，願投縻下，充為書吏，使朝夕得領教益。真君見其人氣清色潤，遂付以吏職。既而見勳有道骨，乃引勳居門下為弟子，看守藥爐。又有一人姓周名廣，字惠常，廬陵人也，乃吳都督周瑜之後，遊邑蜀雲臺山，祖得漢天師驅精斬邪之法，至是聞真君

深得仙道待至旌陽縣投拜真君爲師願垂教訓真君納之職掌雷壇二人自是得聞仙道之妙真君任旌陽既久弟子漸衆爾因公餘無事與衆弟子講論道法卻說晉朝承平既久外有五胡强横濁亂中原那五胡

匈奴劉淵居晉陽　羯戎石勒居上黨

羌人姚弋仲居扶風　氐人符洪居臨渭

鮮卑慕容廆居昌黎

先是漢魏以來收服夷狄諸胡多居塞內太子洗馬江統勸武帝徙於邊地先後曰夷狄亂華之禍武帝

不聽至是果然役亂昏朔太子忠諫恐奚貝后侯忌
殺戮大臣其君乃謂弟子曰吾聞君子有道則見無
道則隱遂解官來歸百姓聞知扳轅臥轍而留流涕
潑地其君亦泣下謂其民曰吾非肯舍汝而去奈今
天下不久大亂吾是以爲保身之計爾等子民各務
生業百姓不忍送至百里之外或數百里又有送至
家中不肯回者其君至家拜見父母妻子合家相慶
喜不自勝即於宅東空地結茅爲屋狀如營壘令蜀
民居之蜀民多改其氏族從其君之姓故號苛氏營
却說其君之妻周夫人對其君言女姑年長當擇佳

旣、真君曰吾久思在心矣遍觀衆弟子中、有一人姓黃名仁覽字紫庭建城人也乃御史中丞黃輔之子、其人忠信純篤有受道之器真君遂令弟子周廣作媒仁覽求於父母擇吉備禮在真君宅上成婚滿月後稟於真君同仙姑歸家省親仙姑克盡婦道、仁覽分付其妻在家事奉公姑、復拜辭父母敬從真君求仙學道卻說吳真君猛時年一百二十餘歲矣聞知真君解綬歸家、自西安來相訪真君整衣出迎坐定敘濶命築室于宅西以居之、一日忽大風暴作吳君即書一符擲于屋上、須臾見有一青烏銜去其風頓

真君問曰此風主何吉凶吳君曰南湖有一[illegible][illegible]忽遇此風舟中有一道人呼天求救吾以此止之不數日有一人深衣大帶頭戴幅巾進門與二君施禮曰姓彭名抗字武陽蘭陵人也自少舉孝廉官至晉朝尚書左丞因見天下將亂托疾辭職聞許先生施行德惠參悟仙機特來拜投爲師昨過南湖偶遇狂風大作舟幾覆吾乃呼天號救俄有一青鳥飛來其風頓息今日得拜仙顏實乃萬幸真君即以吳君書符之事告之彭抗拜謝不勝遂挈家居豫章城中既而見真君一子未婚願將女勝姐爲配真君從之

自後符彭抗以符籙盡以神仙秘術付之東明子有詩云

二品高官職匪輕　一朝拋却拜仙庭
不因懿戚情相厚　彭老安能得上昇

此時眞君傳得吳猛遜術猶未傳諶母飛步斬邪之法有太白金星奏聞玉帝南昌郡孽龍將爲民害今有許遜原係玉洞真仙降世應在此人收伏望差天使賚賜斬妖神劒付與許遜助斬妖精免使黎民遭害玉帝聞奏即宣女童二人將神劒二口賚至地名新什獻與許遜宣上帝之命教他斬魁除妖濟民救

帝君見拜而愛之回顧女童已飛升雲端矣後人有詩嘆曰

堅金烈火煉將成　削鐵吹毛耀日明
玉女捧來離紫府　江湖從此水流腥

且說江南有一妖物號曰孽龍初生人世甚聰明才子姓張名酷因乘船渡江偶值大風其船遂覆張酷溺於水中彼時得附一木板隨水漂流泊于沙灘之上肚中正餓忽見明珠一顆取而吞之那珠不是別的珠乃是那火龍生下的卵吞了這珠却不餓了就在水中能遊能泳遊了一月有餘脫胎換骨遍身盡

生鱗甲止有一個頭還是人頭其後這個畜生只好在水中戲耍或跳入三級巨浪看魚龍變化或撞在萬丈深淵看鼋鼉潛遊不想火龍見了就認得是他兒子噓了一氣教以神通那畜生走上岸來即能千變萬化於是呼風作雨捏霧撓雲喜則作人形而淫人間之女子怒則變精怪而興陸地之波濤或壞人屋舍或食人精血或殺人舟船取人金珠爲人間大患誕有六子數十年間生息蕃盛約有千餘兼之族類蛟黨甚多常欲把江西數郡滚出一個大中海一日真君煉丹於艾城之山有蛟黨飄興洪水欲漂流

[illegible]真君大怒即遣神兵將士[illegible]存備在又揮起寶劍將一蛟斬訖不想被孽龍知道殺了他的黨類一呼百諾老老少少大大小小都打做一團兒孽龍道許遜恁般可惡欲除吾黨不報此讐枉生亦枉然內有一班孽黨有叫孽龍做公公的有叫做伯伯的有叫做叔叔的有叫做哥哥的說道不消費心等我們去把那許遜拏將來碎屍萬段以洩其恨孽龍道聞得許遜傳授了吳猛的法術甚有本事還要個有力量的去纔好內有一長蛇精說道哥哥等我去來孽龍道賢弟到去得於是長蛇精帶了

百十個蛟黨一齊冲奔許氏之宅一字陣兒擺開叫道許遜敢與我比勢麼真君見是一般蛟黨仗劍在手問云你這些孽畜有甚本事敢與我相比長蛇精道你聽我說

鱗甲稜層氣勢雄　神通今上顯神通
開喉一旦能吞象　伏氣三年便化龍
巨口張時偏作霧　高頭昂處便呼風
身長九萬人知否　繞遍崑崙第一峯

長蛇精恃了本事耀武揚威衆蛟黨一齊吶喊聲開口說道你不該殺了我家人定不與你干休真君

曰只消你這些孽畜逃不過洪手中寶劍那長蛇些就弄他本事放出一陣大風文只見視之無影聽之有聲噫大塊之怒號傳萬竅之跳叫一任他砰砰磅磅栗要然烈燃天關搖地軸九天仙了也愁不那管他青青白白紅紅黃黃翻大海攪長江四海龍王同縮頭雷轟轟電閃閃飛的走沙走的是石直捲的滿眼塵霾吞起早雲慘慘霧騰騰折也喬林不也古木說甚麼前村燈火夜眠遲忽喇喇前呼後呼左奔右突就是九重龍樓鳳閣也教他萬瓦齊飛吉都都橫衝直撞亂捲斜

范卿如千丈虎狼先難逃是一毛不拔縱宗生之
大志不敢謂其乘之而浪破千層雖列子之泠然
吾未見其御之而旬有五日正是蕩里塵沙陰晦
暝幾家門戶響破椎多情折盡章臺柳底事掀開
庭屋茅

真個好一陣大風也真君按劍在手叱日風伯等神
好將此風息了須臾之間那風寂然不動誰知那些
孽怪又弄出一番大雨來則見
石燕飛翔商羊鼓舞滂沱的雲中瀉下就似傾盆
忽喇的空裏淮來豈用救旱逼逼剝剝打得那閣

[illegible]東一片，西一片，翠色斕斑，淋淋滴滴[illegible]

那瀟灑荷花上一瓣，下一瓣，紅粧零亂，濕而洪[illegible]

似忽間漂去高鳳庭前麥，磨頭長溜，須臾裏洗却

周武郊外兵，這不是鞭將斷蝴蝶碧天上新荷下的

甘霖，這却是驅起鯨鯢滄海中噴將來的唾沫，正

是茅屋人家煙火冷，梨花庭院夢魂驚，渠添滿水

過魚入，地秀蒼苔滯蝸行，

真個好一陣大雨也，真君又按劍叱曰，雨師等神好

將此雨止了，那雨一霎時隔半點兒也沒了，真君乃

大顯法力，奔往長蛟精穴中，將兩口寶劍掣起，把長

蛇精抖爲兩段，那夥蛟黨見斬了蛇精，各自逃生。眞君趕上，一槩誅滅，逕往尋蛟之所，尋取孽龍。那孽龍聞得斬了蛇精，傷了許多黨類，心裏那肯干休，就呼集一黨蛟精，約有千百之衆，人多口多，罵着眞君騙道野道，你不合這等上門欺負人。於是呼風的呼風，喚雨的喚雨，作霧的作霧，興雲的興雲，攪煙的攪煙，弄火的弄火，一齊奔向前來。眞君將兩口寶劍，左砍右斫，那蛟黨多了，怎生收伏得盡。況眞君此時，未傳得諶母飛符之法，只是個陸地神仙，那孽龍到會發[illegible]上雲霄，就變成一個大鷹兒眞個

瓜似銅釘快利嘴、如鐵鉗堅剛、展開雙翅欲飛揚、好似大鵬模樣、雲裏叫時聲大、林端立處頭昂、紛紛鳥雀盡潛藏、那個飛禽敢擋、

只見那鷹兒在半空展翅、忽喇地撲將下來、到把眞君臉上抓了一下、抓得血流滿面、眞君忙揮劍斬時、那鷹又飛在半空中去了、眞君沒奈何、只得轉回家中、那些蛟黨、見傷得性命多了、亦各自收陣回去、卻說眞君見孽龍神通廣大、撥來吳君處用訪、求其破滅之策、吳君曰、孽龍久爲民害、小老素有剪除之心、但恨道法未高、莫能取勝、汝今既將蛟黨傷能必然

愈怒、愈加殘害、江南生民、真君曰、如此奈何、吳君曰、我近日聞得鎮江府丹陽縣、地名黃堂、有一女真諶母、深通道術、吾與汝同往師之、叩其妙道、然後除此妖物、未爲晚也、真君聞言大喜、遂竝行裝與吳君共往黃堂、謁見諶母、諶母曰、二公何人、到此有何見諭、真君曰、弟子許遜吳猛、今因江南有一孽龍精、大爲民害、吾二人有心殄滅、奈法術殊欠、久聞尊母道傳無極、法演先天、逕來懇求、望指示仙訣、實乃平生之至願也、言訖、拜伏於地、諶母曰、二公請起、聽我言之、君等乃夙稟奇骨、名在天府、昔者孝心王自上清下

下山到曲阜縣蘭公之家謂蘭公曰後世晉代當出一神仙姓許名遜傳吾至道是爲衆仙之長遂留下金丹寶鑑銅符鐵券并禹步斬邪之法傳與蘭公仍令蘭公傳我蘭公又使我來此以待汝業積有四百餘年矣子今既來吾當傳授於汝於是選擇吉日依科設儀付出銅符鐵券金丹寶鑑并正一斬邪之法三五飛騰之術及諸靈章秘訣并各樣符籙悉以傳諸許君今淨明法五雷法之類皆諶母所傳也諶母又謂吳君曰君昔者以[illegible]方爲許君之師今孝悌下之道唯許君得傳汝當[illegible]而反師之也真君傳道上

畢許欲辭歸心中暗想今幸得聞諶母之教、務成必當酬拜以盡弟子之禮、此意未形於言諶母已先知矣、乃對真君曰、我今還帝鄉、子不必再來詢也、乃取香茅一根、望南而擲、其茅隨風飄去、諶母謂真君曰子於所居之南數十里、看香茅落於何處、其處立吾廟宇、每歲逢秋、一至吾廟足矣、諶母言罷、空中忽有龍車鳳輦來迎、諶母即凌空而去、其時吳許二君望空拜送、即還本郡、遂往尋飛茅之跡、行至西山之南四十里、覓得香茅、已叢生茂盛、二君遂於此地建立祠宇、亦以黃堂名之、令匠人塑諶母寶像、嚴奉香火

每年八月初三日必往朝謁、即今崇真觀是也、諶母之壇猶在、真君亦於黃堂立壇、悉依諶母之言、將此道法傳授吳君、吳君反拜真君爲師、自此二人始有飛騰變化之術、同至小江驛客店、主人朱氏見方外高人、不索酒錢、厚具相待、二君感其恭敬、遂求筆墨、畫一松樹於其壁上而去、自二君去後、其松青鬱如生、風動則其枝搖搖、月來則其影淡淡、露下則其色濕濕、然來觀者、日以千計、去則皆留錢謝之、朱氏遂至巨富、後江漲淹潰、店屋俱漂、惟松壁不壞、却說孽龍精被真君斬其族類、心甚怒、又聞吳君同真君往

黃堂學旦於只命蛟黨先入吳君所居地方殘害生民殘災降禍與真君回至西寗聞蛟孽腥風襲人責備社伯汝爲一境鬼神之主如何縱容他殘害社伯答曰妖物神通廣大非小神能制再三謝罪忽孽龍精見真君至統集蛟黨湧起十數丈水頭那水波濤泛濫怎見得好狠

只聽得淜淜聲振谷又見那滔滔勢漫天雄威翔若雷奔走猛湧波如雪捲頹千丈波高漫道路崗極海激泛山巖冷冷如漱玉滾滾似鳴弦霈不清滄噴碎玉回湍瀊渺漩渦圓低低凸凸隨流洪大

勢汎波上下連

真君見了這等大水恐損壞了居民屋宇田禾急將手中寶劍望空書符一道叫道水伯急急收水水伯收得水遲真君大怒水伯道常言潑水難收且從容些真君欲責水伯水伯大懼須臾間將水收了依舊是平洋陸地真君提着寶劍逕斬孽龍那孽龍變作箇巡海夜叉持鎗相迎這一場好殺

真君劍砍妖怪鎗迎劍砍霜光噴烈火鎗迎銳氣迸愁雲一個是洋子江生成的惡怪一個是瑤池殿下的仙真那一個扮成抵武欺天律這一個

斬蛟

鄉恭除災轉法輪，真仙仁迹身顯露，魔怪爭逃浪滚庭兩家努力爭功績，皆為洪都百萬民，

那些蛟黨見孽龍與真君正殺得英雄，一齊前來助戰，忽然弄出一陣怪砂來，要把真君眼目蒙蔽，只見似霧如煙初散沒，紛紛藹藹下天涯，昏茫茫到處難開眼，昏肺肺飛時找路差，打柴的樵子失了伴，採藥的仙童不見家，細細輕飄如麥麵，粗粗翻覆似芝麻，世間朦朧山頂暗，長空迷沒太陽遮，不比壓塵隨駿馬，難言輕軟襯香車，此沙本是無情物，登時刮得眼生花，

[illegible]飛沙大作翔翔蛇蒸一齊吶喊真君呵呵仙笑
只化作一陣雄風將沙刮轉吳君在高阜之上說道
妖孽更有許大神通於是遂攻掌心欲雷望空打去
雖風雲雷雨乃妖龍所弄的但此係吳君法術所打
妖怪則見

運之掌上發之雲間砲砲嘵嘵可畏磷磷剝剝初
聞燒起謝仙之火烈推轉阿香之車輪聲赫赫就
似撞八荒之鼓音鬧天地聲嘡嘡又如放九邊之
砲聲振軍屯使劉先生失了魂似救蔡元中統邊
孤墳聞之不及掩耳當之誰不銷魂真個天仙手

上成寂抵蛟蛇吻中心服似

那此一卒撥開得這個法術驚天動地之旋倒海發山之怒號得魂不附體更見那真君兩口寶劍寒光閃閃殺氣騰騰與龍當抵不住就收了後又之形不知變了個甚麼物件從逆走真君乃捨了神龍追殺蛟黨蛟黨因散逃去真君追二蛟至鄂渚忽然不見路逢三老人佇立真君問曰吾追蛟孽至此失其蹤跡汝三老曾見否老人指曰孽伏在前橋之下真君聞言遂至橋側仗劍叱之蛟黨大驚奔入大江藏深淵真君乃即書符數道勅遣符使驅之蛟孽亡

二王潛隱乃從上流奔出英君揮劍斬之、江水俱赤、此二蛟皆孽龍子也、今界溪有三聖王廟、猶名伏龍橋潭名龍窩斬蛟處名上龍口、英君復回至西溪怒祇伯不能稱職、乃以銅鎖貫其祠門、禁止民間不許祭享今分寧縣城隍廟正門常閉、居民祭祀者亦少、乃令百姓崇祀小祠、其人姓毛、兄弟三人、那指引英君橋下斬蛟者、今封叶佑侯、血食甚盛、英君見吳君曰孽龍潛遁、蛟黨奔散、吾欲追尋蹤跡、一併誅之、吳君曰、君只合作速回、令椿萱大人、且須問省、吾輩此蛟孽有師尊在、豈能復恣猖狂、待徐徐除之、於是二君回

過豐城縣抄劍洞真君曰後此洞必有蛟螭出入吾當鎮之遂取大杉木一根書符其上以爲模至今其模不朽又過奉新縣地名蘇溪又名蛟穴其中柱木不竭真君曰此溪乃蛟龍所藏之處遂舉神劍劈破溪衝巨石書符鎮之今鎮蛟石猶在又過新建縣地名喚羊湖湖中水蛭甚多皆是蛟黨奴隸散入田中嚙人之血真君惡之遂將藥一粒投於湖中其蛭永絶今名藥湖復歸郡城轄西山之宅回見父母一家具慶不在話下却說真君度盡聲能仙法愈顯德著人間名傳海内聞天下求爲弟子者不下千數真君

知之不可得乃削炭化為美婦數百人夜散群弟子寢處次早驗之未被炭污染者纔十人而已先受業者六人

陳勳字孝舉成都人

周廣字惠常廬陵人

黃仁覽字紫庭建城人真君之婿

彭抗字武陽蘭陵人其女配真君之子

盱烈字道微南昌人真君外甥

鍾離嘉字公陽新建人真君外甥

後相從者四人

曾亨字與國、洲水人骨秀神慧、孫登見而異之、乃洗心學道遂於江南居豫章之豐城真陽觀開真君道法授於門下、

特荷字道陽、鉅鹿人少出家、居東海沐陽院奉仙觀、修老子之教、因入四明山遇神人授以胎息導引之術、頗能辟穀亦能役使鬼神恭真君之名、徒步踵門、願充弟子、

井戰字伯武、豐城人、性喜修真不求聞達、徑從君學道

施岑字太玉沛郡人、其父施朔仕吳因移居於

江赤烏縣人狀貌雄傑勇健多力時聞真君斬蛟立功慕而從之真君使與甘戰各持神劍常侍左右

遜弟子十人不被炭婦染污真君嘉之凡同遊江湖誅蛟斬蛇時刻相從即異時上昇諸徒也其餘被炭婦所污者往往自愧而去今炭婦市猶在真君謂施岑甘戰曰目今妖孽為害變化百端無所定向汝二人可向鄱陽湖中追而尋之施甘欣然領命仗劍而去夜至鄱陽湖中登石臺之上望之今饒河口有眺臺俗呼為釣臺非也此蓋施甘眺望妖蜃出沒之所

耳、其時但見一物隱隱如蛇、昂頭擺尾、橫亘數十里、施岑曰妖物今在此乎、即拔劍揮之、斬其腰、至次日、天明視之、乃蜈蚣山也、至今其山斷腰仙跡猶在、施岑謂盱烈曰、黑夜吾認此山以為妖物、今誤矣、與汝尚當盡力追尋、却說孽龍精被真君殺敗、更傷了二子、并許多族類咬牙嚼齒、以恨真君、聚集眾族類商議、欲往小姑潭求老龍報仇、眾蛟黨曰、如此甚好、孽龍乃奔入小姑深潭底、那潭不知有幾許深、諺云、大姑澗萬丈小姑深萬丈、所以叫做小姑潭、那孽龍到萬丈潭底只見

水闊泛漫天浪層層拍岸、江中心有一座小姑山、雖是個中流砥柱、江下面有一所老龍潭、却似個不朽龍宮、那龍宮蓊的碧磷磷鴛鴦瓦、圓的光閃閃孔雀屏、些的睞明朗翠簾、擺的雙環環虎皮椅、只見老龍坐在虎椅之上、龍女侍在堂下、龍兵繞在宮前、夜叉立在門邊、龍子龍孫列在階上、真個是江心渺渺無雙境、水府茫茫第一家、

說那老龍出處、他原是黃帝荊山鑄鼎之時、騎他上天、他在天上貪殘、九天玄女拿着他送與羅附陽尊者、尊者養他在鉢盂裏、養了千百年、他貪毒的性子

不改，走下世來就吃了張果老的驢，傷了周穆王的八駿，朱漫泙心懷不忿，學就屠龍之法，要下手着他，他又藏在巴蜀地方一人家後園之中橘子裏面，那兩個若棋的老兒想他做龍脯，他又走到葛陂中來，撞着費長房打一條，他就忍着疼，奔走華陽洞去，那晚得吳綽的斧子又利害些，當頭一劈，受了老大的虧苦，頭腦子雖不曾破，卻失了項下這一顆明珠，再也上天不得，因此上拜了小姑娘娘，求得這所萬丈深潭，葢造個龍宮，恁般齊整，卻說那些龍奔入龍宮之內，投拜老龍，哭哭啼啼，告訴前情，說道許遜斬

了小的兒子，傷了他的族類，苦苦還要捨他。言罷，放聲大哭。那龍宮大大小小，那一個不淚下。老龍曰：兎死狐悲，物傷其類。許遜既這等可惡，待我令來與你復讐。孽龍曰：許遜傳了諶母飛步之法，又得了玉女斬邪之劍，神通廣大，難以輕敵。老龍曰：他縱有飛步之法，飛我老龍不過；他縱有斬邪之劍，斬我老龍不得。於是即變作個天神模樣，一頭六臂，黑臉獠牙。則見

身穿着重重鐵甲，手提着利利鋼叉。頭戴着金盔閃閃爍紅霞，身跨着奔奔騰騰的駿馬。雄糾糾英

風直奮威凜凜殺氣横加一片心要與人報冤家

古古怪怪的好怕

那老龍打扮得這個模樣然江夜叉守宮將卒人人喝采個個稱奇道好一個妝束學龍亦搖身一變也變作天神模樣你看他怎生打扮則見

面烏烏趙玄壇般黑身挺挺鄧天王般長手持張真德丈人長鎗就好似斗口靈官的形狀口吐出葛仙真君的騰騰火焰頭放着華光菩薩的閃閃毫光威風凜凜貌堂堂不比前番模樣

那龍纔打扮出來龍宮之内可知人人喝采個個誇

[illegible]兩箇龍妖一齊打個旋風奔上岸來老龍居左孽龍居右蛟黨列成陣勢準備真君到來迎敵不在話下施岑與盱烈從高阜上一望見那妖氣瀰天他兩個少年英雄也不管他勢頭來得大也不管他黨類來得多就掣手中寶劍跳下高阜來與那些妖怪大殺一場施盱二人雖傳得真君妙訣終是寡不敵衆三合之中當抵不住敗陣而走老龍與孽龍隨後趕殺施岑大敗回見真君具說前事真君大怒遂提着兩口寶劍命甘戰時荷二人同去助陣駕一朵祥雲逕奔老龍列陣之所那孽龍見了自古道人相見分

外眼睜、就挺那長鎗、迎來擋着真君、老龍亦舉起鋼叉迎來又看真君、好一個真君、展開法力、將兩口寶劍左遮右隔、只見

這一邊挺寶劍、對一枝長鎗、倍增殺氣、那一邊揮寶劍、架一管鋼叉、頓長精神、這一邊砍將去、就似那巨梁瀉下的狂潮、如何當抵、那一邊砍將去、就似那蜀山崩了的土塊、怎樣支撐、這一邊施高強武藝、殺一個鶻入鴉羣、那一邊顯凜烈威風、殺一個虎奔羊穴、這一邊用一個風掃殘紅的法子、殺得他落花片片墜紅泥、那一邊使一個浪滾陸地

的勢，殺得他塵土茫茫歸大海，亦恁是攪得
地翻天。手要斬興波作浪邪，

二龍與真君混戰，未分勝敗，忽翻身騰在半空，却要呼風呼喚雨，飛砂走石來捉真君。此時真君已會騰雲駕霧，遂趕上二龍，又在半空中殺了多時，後落下平地，又戰那些蛟黨。見真君法大，二龍漸漸當抵不住，一齊掩殺過來。時荷甘戰二人，乃各執利劍，亦殺入陣中。你看那御徒們橫衝直撞，那些妖黨怎生抵敵得住。那老龍力氣不加，三頭中被真君傷了一頭，六條中被真君砍了一條，遂化陣清風去了。蛟龍見

老能敗陣、心中慌張、恐被真君所捉、亦化作一陣清風、望西而去。其餘蛟黨、各自逃散、有化作蠡斯在麥隴上、遥遥剔剔跳的、有化作青蠅在棘樹上、嚶嚶雜雜鬧的、有化作蚯蚓在水田中、扭扭屹屹走的、有化作螳螂在花枝上、搜搜嗦嗦採的、有化作蜻蜓在雲霄裏、輕輕款款飛的、有化作土狗子、不做聲、不做氣、躲在田傍下的。彼時真君追趕妖孽、走在田傍上經過、忽失了一足、把那田傍蹋開、只見一道妖氣、迸將出來、真君急忙看時、只見一個土狗子、躲在那裏、真君將劍一揮、砍成兩截、原來是孽龍第五子也。後人

有詩曰

自笑蛟精不見機　若同仙子兩扶持
今朝撞起無情劍　又斬親生第五兒

却說真君斬了蛟龍第五子急忙追尋孽龍不見蹤影遂與二弟子且回豫章吳君謂真君曰目今蛟黨還倫未曾誅滅孽龍有此等助威添勢豈肯罷休莫若先除了他的黨類使他勢孤力弱一鼓可擒此所謂射人先射馬之謂也真君曰言之有理遂即同施岑甘戰陳勳那然鍾離嘉等弟子隨巳出外追斬蛟黨猶恐孽龍精潰其郡城留吳君彭抗在家鎮之於

是真君同弟子、或登高山、或往窮谷、或經深潭、或詣長橋、或歷大湖等處、尋取蛟黨滅之、真君一日至新吳地方、忽見一蛟變成一水牛、欲起洪水、渰沒此處人民、噓氣一口、漲水一尺、噓氣二口、長水二尺、真君大怒、揮劍欲斬之、那蛟孽見了真君、竟不附體、遂奔入潭中而去、真君即立了石碑一片、作鎮蛟之文以禁之、其文曰、

奉命太玄、得道真仙、坳終劫始、先地先天、無量法界、玄之又玄、勤修無遺、白日昇仙、神劍落地、符法升天、妖邪喪膽、鬼精逃潛、

其潭至今名曰鎮龍潭，石碑猶存。一日，真君又行至新吳之上，聞有巨蛇據山爲穴，吐氣成雲，長有數里，人畜在氣中者，即被吞吸，江湖舟船，多遭其覆溺，大爲民害。施岑登北嶺之高而望之，見其赤氣漲天，乃嘆曰：斯民何罪，而久遭其害也。遂稟真君，欲往誅之，真君曰：吾聞此畜妖氣最毒，搪突其氣者，十人十死，百人百亡，須待時而往。良久，俄有一赤鳥飛過，真君曰：可矣，言赤鳥報時，天神至，地神臨，可以誅妖。後於其地立觀，名候時觀，又號赤烏觀，其[illegible]即時真君引羣弟子於前，至蛇所，其蛇不然即出洞穴，舉首高數十

丈眼若火炬、口似血盆、鬚似金錢、口中吐出一道妖氣、則見

真真滾滾比蚩尤遮蔽的大霧猶猶昏昏、倒元規汚人的飛塵、飛去飛來、却似那淡殿宮中結成的黑塊、滾上滾下、又似那太山巖裏吐出的頑尖大地之中、遮蔽了峯巒嶺岫、長空之上、隱藏了日月星辰、瀰瀰漫漫、漲將開千有百里、霏霏拂拂、當着了十無一生、正是妖蛇吐氣三千丈、千里猶聞一陣腥、

真君呼一口仙風、吹散其氣、率弟子各揮寶劍、殺人

門人擂鼓吶喊、振天相助、妖蛇全無懼色、奔將過來、眞君運起法官、劈頭打去、柬用神劍一指、蛇乃却步、施岑甘戰二人奮勇飛步縱前、施踹其首、甘踹其尾、眞君先以劍劈破其額、陳勳再引劍當中腹斬之、蛇腹遂爾裂開、忽有一小蛇、自腹中走出、長有數丈、施岑欲斬之、眞君曰、彼丹腹中之蛇、未曾見天日、猶不曾加害於民、不可誅之、遂叱曰、吾生好去、我放汝性命、毋得害人、小蛇懼怯、奔行六七里、聞鼓噪之聲、猶反聽而顧其母、此地今爲蛇子港、弟子再請追而殺之、眞君曰、既放其生、而又追戮之、是心無側隱也、

蛇子遂得入江、今有祠在新建吳城、據是靈感、宋眞
宗勑封靈順昭應安濟惠澤王、俗呼曰小龍王廟、是
也、大蛇既死、其骨聚而成洲、今號積骨洲、眞君入海
皆經行之處皆創壇靖、凡有六處、通從時之地為七、
一曰進化靖、二曰節奏靖、三曰丹符靖、四曰華表靖、
五曰紫陽靖、六曰崔陽靖、七曰列眞靖、其勢布若星
斗之狀、蓋以鎮蛟、其後也、其七靖今皆為宮觀、或為
寺院、巨蟒既誅、妖血汚劍、於是洗磨之、且削石以試
其鋒、今新建有磨劍池、試劍石、猶在、眞君謂諸徒曰、
蛟黨除之莫盡、更有孽龍精通靈不測、今如我在此

去、往隣濱我郡城、恐吳彭二人莫能隄防、莫若棄此而歸、施岑是個勇士、聞曰、此處妖孽甚多、再尋幾日殺幾個回去、許真君曰、吾在外日久、恐吾郡蛟黨又聚作一處、可速歸除之、於是悉離游帷而行、游帷鄉人感許真君之德、遂立生祠、四時享祭、不在話下、且說孽龍初果然深恨真君、乘其遠出、欲將豫章郡淹成一海、以報前仇、遂聚集敗殘蛟黨、尚有七八百餘孽龍曰、昨夜月離於畢、今夜酉時、主天陰晦、興風雨大作、我與爾等趁此時候、把豫章郡一淹而沉、有何不可、此時正是午牌時分、吳君猛與彭君抗、恰從西

山高處、衆目一望、只見妖氣沒天、乃曰、許師往外誅妖、不想妖氣盡聚於此、言未畢、忽見豫章郡社伯并土地等神、來見吳君、說孽龍又聚了八百餘蛟黨、欲攪翻江西一郡、變作滄海、只待今夜酉牌時分、風雨大作之時、就要下手、有等居民、聞得此信、皆來小神廟中、叩頭磕腦、叫小神保他、我想江西不沉卻好、若沉了時節、正是泥菩薩落水、自身難保、還保得別人、伏望尊仙怎生區處、吳君聽說此事、到喫了一大驚、遂與彭君急忙下了山頭、吳君謂彭君曰、爾且仗劍一口、驅使神兵、先往江前江後尋邏、彭君去了、吳君

乃上了一座九星的法壇，取過一個五雷的令牌，把了一口七星的寶劍，注上一碗五龍吐的淨水，念了幾句乾羅恒那九龍被襪其君的神咒，捏了一個三台的真訣，步了一個八卦的神罡，乃飛符一道，遥差年值功曹，送至日宮太陽帝君處投下，叫那太陽帝君把這個日輪兒緩緩的沉下，却將酉時翻作午時，就要如絲懸掛，以長戈迎返三舍，虞公祈以短劍却轉幾分的日影。又飛符一道，遥差月值功曹，送至月宮太陰星君處投下，叫那太陰星君把這個月輪兒緩緩的移上，却將亥時翻作酉時，就要如掆掆離海

月漸漸山雲銜、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又飛符一道逕差日值功曹、送至風伯處投下、叫那風伯今晚將大風息了、一氣不要吹唬、衝撼不要怒吼、切不可過江攪起龍頭浪、拂地吹開馬足塵、就樹撮將黄葉落、入山推出白雲來、又飛符一道、逕差時值功曹、送至雨師處投下、叫那雨師、今晚收了雨脚、休得要點點滴滴打破芭蕉、淋淋漓漓洗開苔蘚、頹山黑霧傾潑墨、倒海衝風瀉急湍、勢似陽侯誇濱海、聲如項羽戰章邯、又飛符一道、差那律令大神、逕到雷神處投下、叫那雷神、今晚將五雷藏着、休得要驅起那號令、

放、山那霹靂轟轟烈烈、烈烈使一鳴山嶽震、再鼓雨門開、
霧瀰天關、轉身從地穴來、又飛符一道、差着急腳大
神、送至雲師處投下、叫他今晚捲起雲頭、切不可頃
刻氤氳遮掩天地、渺渺漠漠蒙蔽江山、使那亞亞甚
似飛屑漠疊從龍出、遮彼太行、遊子思親切、巫峽
襄王入夢多、吳君遣符已畢、又差那社伯等神火速
報知、眞君急回豫章郡、怵伏羣妖、毋得遲悞、吳君剷
撥已畢、遂親自仗劍鎖壓羣蛟、不在話下、卻說孽龍
精只等待日輪下去、月光上來的酉牌時分、就呼風
喚雨、驅雲使霧、把這豫章一郡淹沉、不想長望短望、

日頭只在木上照耀、叫他下去、那日頭就相似縛了一條繩子、再也不下去、這龍又招那月輪上來、這月輪就相似有人扯住着他、再也不上來、孽龍怒起、也不管酉時不酉時、就命取蛟黨大家呼着風來、誰知那風伯遵了吳君的符命、半空中叫道孽龍、你如今學這等歪事、要放風、我那個聽你、孽龍呼風不得、就去叫雷神打雷、誰知那雷神遵了吳君的符命、半下兒不響、孽龍道雷公雷公我往日喚你、少可有千百聲、今日半點聲氣不做、敢害啞了、雷神道我到不害啞、只是你今日害頭孽龍見雷公不響、無如之奈、只

令忙發雲師快與雲來。那雲師違了吳君的符命，把[illegible]千巖萬壑之雲只卷之退藏於密。那青滋之霧於六合。只見玉宇無塵，天清氣朗。那雲師還在半空中唱。一個萬里長空收落雲耍子哩。誰能見雲師不肯興雲，且去問雨師討雨。誰知那雨師亦違了吳君的符命，莫說是千點萬點滴將下來，就是半點兒也是沒有的。旋能將望日日不沉，招月月不上，呼風風不至，喚雨雨不來，發雷雷不響，使雲雲不興。直激得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遂謂眾蛟黨曰：「我不要風雲雷雨，一小小豫章郡，終不然滾不成海，遂舞開鱗甲，

翻身一擲把那江西章江門外就沉了數十餘丈吳君看見即忙飛起手中寶劍駕起足下祥雲直取孽龍孽龍與吳君所戰彭君亦飛劍助敵在江西城外大殺一場孽龍招取黨類一湧而至在上的變成無數的黃蜂撲頭撲腦亂下在下的變成滾滾的長蛇遍地亂繞孽龍更變作個金剛菩薩長又長大又大手挽金戈與吳君彭君混戰好一個吳君又好一個彭君上殺個雪花蓋頂戰住狂蜂下殺個枯樹盤根戰住長蛇中殺個鷂子翻身抵住孽龍自未時殺起殺近黃昏忽真君同着諸弟子到來大喝一聲許遜

曰孽畜敢肆害庶諸蛟皆有懼色孽龍見了真君咬定牙根要報前仇乃謂衆蛟曰今日遇此大難我與爾等生死存亡在此一舉諸蛟踴躍言曰父子兄弟當拚命一戰勝則同生敗則同死遂與孽龍精力戰真君怎見得利害

愁雲蔽日殺氣漫空地覆天翻神愁鬼哭仙子舞逞法力妖精許大神通一個萬丈潭中孽怪舞着金戈一個九重天上真仙飛將寶劍一個稜稜層層甲鱗竦動一個變變化化手段高強一個呵一口妖氛霧漲雲迷一個吹一口仙風天清氣朗一

個領蛟子蛟孫，擺定合營，好似八十萬曹兵鏖赤壁；一個同仙徒仙將，收妖孽，却好似二十八漢將鬧昆陽。一個翻江流、攪海水，兀更吞浩洶波濤；一個撼乾搖坤，轟烈烈[illegible][illegible]泥森燃。一個要為族類報了冤仇，一個要為生民除將禍害。正是兩邊齊併力，一樣顯神機。到頭分勝敗，畢竟有雄雌。[illegible]

却說孽龍精奮死來戰真君，真君正要拿住他，以絕禍根。那些蛟黨終是心中懼怯，真君的弟子們各持寶劍，或斬了一兩個的，或斬了三四個的，或斬了五六個的，噴出腥血，一片通紅。周廣一劍又將孽龍的

公二子斬了其餘蛟黨一個個變化走去只有孽蛟與真君狹路回頭一看蛟黨無一人在身伴也只得跳上雲端化一陣黑風而走真君急退赶時已失其所在乃同衆弟子回歸真君謂吳猛曰此番若非吾之法力數百萬生靈盡葬於波濤中矣吳君曰全仗旗、師殺退蛟黨不然弟子亦危也却說孽龍戰敗除殺死族類外、六子之中、已殺去四子、衆蛟黨悉與真君誅已、心怏怏不安盡皆變去止有三蛟未變三蛟係二蛟係孽龍子、一蛟係孽龍孫救於新建洲渚之中其餘各變形爲人散於各郡城市鎮中、逃躲災難、一

日有與其弟子曾亨入於城市見二少年狀貌倸異斂恭長揖向曾亨問曰公非許君高門乎曾亨曰然既而問少年曰君是何人也少年曰僕家居長安累世崇道聞許公深有道術誅邪斬妖必仗神劍願聞此神劍有何功用曾亨白吾師神劍功用甚大指天天開指地地裂指星辰則失度指江河則逆流萬邪不敢當其鋒千妖[illegible]能攖其鋭出匣時霜寒雪凜耀光處鬼哭神愁乃天下之至寶也少年曰世間之物不知亦有何物可當賢師神劍而不爲其所儆曾亨戚謝之曰吾師神劍惟不傷冬瓜葫蘆二物耳其

人人皆不能當也、少年聞言、遂告辭而去、眞君亦了知少年乃是蛟精所變也、蛟精一聞冬瓜葫蘆之言、盡說與黨類知悉、眞君一日以神劍授弟子施岑甘戰、令其遍尋蛟黨誅之、蛟黨以甘施二人追尋甚緊、遂皆化爲葫蘆冬瓜、從滿江中、眞君登秀峯之巔、運神光一望、乃呼施岑甘戰諭曰、江中所浮者非葫蘆冬瓜、乃蛟精餘黨也、汝二人可履水內斬之、於是施岑甘戰飛步水上、舉劍望葫蘆亂砍、那冬瓜葫蘆乃是輕浮之物、一砍即入水中、不能得破、正懊惱之間、忽有過往大仙在虛空中觀看、遂令社伯之神變

為一八哥鳥兒在樹梢洪頭上叫曰下則。上。下則。上。施界大悟即舉劍自下則上游江蛟黨約有七百餘性命連根帶葉惡無噍類江中碧澄澄流水變為紅滾滾波濤比有三蛟未及變形者因而獲免真君見蛟黨盡誅遂封那八哥鳥兒頭上一冠所以至今八哥兒頭上皆有一冠真君斬盡蛟黨後人有詩嘆曰

神劍稜稜辟萬邪　碧波江上砍葫瓜
孽龍黨類思翻海　不覺江心殺自家

且說孽龍精所生六子已誅其四蛟黨千餘俱沒

君誅滅、止有第三子與第六子、并有一長孫、藏於新建縣洲渚之中、尚得留命、及聞真君盡誅其黨類、乃大哭曰吾父未知下落、今吾等兄弟六人俱有子孫六七百、并其族類共計千餘、今皆被許遜誅滅、止留我兄弟二人并一姪在此、吾知許遜道法高妙、豈肯容我叔侄們性命、不如前往鄱陽等處、逃躲殘生、再作區處、正欲起行、忽見真君同弟子甘戰施岑來至、三蛟奔忙逃去、真君見一道妖氣衝天而起、乃指與甘施二人曰此處有蛟黨未滅、可追去除之、以絕其根、真君遂與甘施二人飛步而行、躡跡追至半路施

孝飛劍斬去一尾、追至福建延平府、地名漈洋九里潭、其一蛟即藏於深潭之中、真君召鄉人謂曰、吾乃豫章許遜、今追一蛟精至此、伏於此潭、吾今將竹一根插於潭畔石壁之上、以鎮壓之、不許殘害生民、汝等居民、勿得砍去、言畢、即將竹插之、囑曰、此竹若罷、許汝再生、此竹若茂、不許再出、至今潭畔、其竹男若凋萎、則復生一筍、成竹替換、復茂、今號爲許真君竹、至今其竹一根在、往來舟船有商人見其蛟者、其蛟無尾、更有一蛟被真君與甘施二人趕至福建建寧府崇安縣有一寺、名懷玉寺、其寺有一長老、法名全

善慶師在法堂誦經忽見一少年走入寺中其少年曰吾乃孽龍之子今被許遜勦滅全家追赶至此望賢師憐憫救我一命後當重報長老曰吾聞豫章許遜道法高妙慧眼通神吾此寺中何處可躲少年曰長老慈悲為念若肯救拔小人小人當化作粟米一粒藏於賢師掌中待許遜到寺賢師只合掌誦經方保無事長老允諾少年即化為粟米一粒入於長老掌中須臾真君與甘戰施岑二人赶入寺中詢長老曰吾乃豫章許遜赶一蛟精至此今在何處可令他出來見我長老也不答應只管合掌拱手口念真經真

若不知藏在長老堂中，遍尋不見，遂往寺外前後各處尋之，並不見蹤跡，龍母曰，想茲潛去矣，吾等合往他處尋趂，却說蛟精以其若去寺已遠，乃復化爲少年，拜謝長老曰，深蒙賢師活命之恩，無可報答，望賢師分付寺中，着令七日七夜不要撞鐘擂鼓，容我報答一二，長老依言，分付師兄師弟，徒子徒孫等，及至三日，只見寺中前後狂風頓起，殺氣威威，土木自動，長老大驚，謂僧衆曰，吾觀孽龍之子，本是害人之物，得我救命，教我等七日七夜不動鐘鼓，今止三日，風景異常，想必是他把言語哄我，若不打動鐘鼓，其

撞鐘擊打不復人敲何不佛告也

不是他報恩，此寺反遭其害，那時悔之晚矣。於是叫令僧衆撞起那東樓上華鯨，霎時響了一百單八聲，紫紫汪汪，正是梵王宮裏鯨鯢吼，兩客所中夜半聞。又打起那西樓上畫鼓，那鼓兒响了一個三起三煞，叮叮咚咚，正是儼若雷鳴雲漢上，恍疑龍吼海濤中。那蛟精聞得鐘鼓之聲，吃了一驚，即轉身又化爲少年，回到寺中，來見長老言曰：吾前日分付寺中，七日勿動鐘鼓，意欲將此寺門外前後高山峻嶺，滚成萬畝良田，報答我師活命之恩。今纔三日，止將高山上略盤得平些，深有泉出，不及如數，而吾師即動鐘鼓

其故何也、長老以狂風頓起、山動地動、爲對那少年、不勝嘆息、長老乃令人往寺外前後觀之、但見高峻之處皆盡得坦平、滾滾泉流不竭、至今檀玉寺中不止千頃平坦良田、蓋亦蛟精報恩所致、却說眞君離了寺門、遍尋不見蛟精、乃復回高處望之、只見妖氣依原還在寺中、乃與甘施二人、又來寺中、尋見其蛟精知眞君復來、即先化爲一僧、拜辭長老曰、吾族中有衆千餘、皆被許遜誅滅、兄弟六人、已亡其四、吾父又未知存亡、何如吾今悔改前非、修行悟道、言罷涕淚而別、眞君果復至寺中、只見妖氣出外、逃、乃[illegible]

趕追至建陽地名葉墩遙見一僧知是蛟精所變令甘施二弟子追赶至近甘施意欲斬之眞君連忙喝住曰不可此物雖是害人今化爲僧必改惡遷善遂叱曰孽畜我今赦汝前去汝務要從善修行勿害生民吾有締語分付與汝勞心記着逢淵則止逢仰則住分付已畢遂縱之而去甘戰叱曰孽畜我師父饒了你性命再不要害人施岑亦叱曰孽畜你若不遵我師父締語再若害人我擒汝就如反掌之易那僧含羞亂竄而去脫離了葉墩地方來至一村前有一山遇一牧童其僧乃問曰此處是何地方牧童

答曰此處地方昔湖前面一山名曰仰山僧開牧道之言乃大帝因過開疏真君分付逢湖則止逢仰則住今到此處合此二意可以在此居住矣遂憩於路傍水田之間其中開泉水四時不竭此地名龍窟後乃名離龍窟龍僧即於仰山修行法名古梅禪師遂建一寺名仰山寺其寺當時乏水古梅將杖頭在石壁上亂指皆有泉出其寺田種亦廣至今猶在真君即於殿墩立一觀名曰真君觀遂與仰山相對以當壓之其觀至今猶存卻說真君又追一蛟精其蛟乃孽龍所生一子之子孽龍之長孫也此蛟旋走至三汊

蛟遂潛其蹤跡、真君命甘施二弟子、遍處尋索、乃自立於一石上、垂綸把釣、忽覺釣絲若有人扯住一般、真君乃站在石上、用力一扯、石遂裂開、石至今猶在、因名爲釣龍石、只見扯起一個大螺、約有二三寸高、大螺中有一女子現出、真君曰、汝氣也、那女子嬈嬈婉婉地答曰、妾乃南海水侯第三女、聞尊師得仙道、欲求指教修真之路、故乘螺舟、將來相叩、真君乃指以高巖山可爲修煉之所、且曰、此山有者參井草、上有一井、汝將其燕投於井中、日飲其水、久則自可成仙、遂命女子復入螺中、則興風一口、吹螺舟浮

四十　六十一孫

於水面直到高蓋山下女子乘螺于此其螺化爲大石至今猶在遂登山採取苦麥井草等藥日於井中投之飲其井泉後女子果成仙而去至今其鄉有病者汲井泉飲之其病可愈却說施岑甘戰同見眞君言蛟精無有尋處眞君登高山絕頂以望見妖氣一道隱隱在福州城開元寺井中噴出乃謂弟子曰蛟精已入在井中矣遂至其寺中用鐵佛一座鎭於井上壓之其鐵佛至今猶在眞君收伏三蛟已畢遂同甘戰施岑復回豫章再尋孽龍踪之後人有詩嘆曰

迢迢千里到南閩　尋覓蛟精劍氣雲

到處留名留異跡　今人前古仰真君

那蛟龍既不能滚沉豫章其族黨變爲瓜蔓一般被其君所滅所生六子斬了四子只有二子一孫猶未知下落越思越惱只得又奔往洋子江中見了火龍父親哭訴其事火龍曰四百年前孝悌明王傳法與蘭公封使蘭公傳法與諶母諶母傳法與許遜吾知許遜一生汝等有此難久矣故我當時就令了黿帥統領蝦兵蟹將要闌他近了金丹寶鑑銅符鐵卷之文誰知那蘭公將我等殺敗我彼時少年精壯也奈何蘭公不得今日有許多年紀筋力憔悴還奈得

許遜何道遜你自去孽龍哭曰今人有說父不顧子的世界果然果然火龍罵曰畜生我滿眼的孫子今日被你不長進殺得一個也沒了遂來怨我父親遂打背孽龍出來孽龍見父親不與他做主遂在江岸上放聲大哭驚動了南海龍王敖欽第三位太子彼時太子領龍王鈞旨同巡江夜叉全身披掛手執鋼刀正在此巡邏長江認得是火龍的兒子即忙問曰你在此哭甚事孽龍道吾族黨千餘皆被許遜誅滅父親又不與我作主我今煢煢然若喪家之狗怎的由人不哭太子曰自古道家無全犯許遜怎麼就殺

一，何處許多人他敢欺我水府無人麽老兄且寬心住等我使手段擒他報取兇仇孽龍道許遜借了諶姆飛步之法仙女所賜寶劍其實神通廣大難以輕敵太子曰我龍宮有一鐵杵叫做如意杵有一鐵棍叫做如意棍這個杵這個棍欲其大就有磨桶般大、欲其小只如金針般小欲其長就有三四丈長欲其短只是一兩寸短因此名爲如意此皆文王的寶貝那棍兒被孫行者討去不知那猴子打死了千千萬萬的妖怪只有這如意杵兒未曾使用今帶在我的身邊試把來與許遜弄一弄看他怎當抵得住其有些

神通孽龍問道、這杵是那一件寶貝、太子道、這杵是從乾坤開闢之時、有一個盤古王擊了那崑崙山幾片伐的石、架了一座的紅爐、砍了廣寒宮一株娑婆樹、燒了許多的黑炭、取了須彌山幾萬斤的生鐵、用了太陽宮三昧的真火、叫了那煉石的女媧、煉了七七四十九個日頭、却命着雨師洒雨、風伯煽風、太乙護爐、祝融看火、因此上煉得這個杵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要長就長、要短就短、且此杵有此妙處、抛在半空之中、一變十、十變百、百變千、千變萬、更會變化哩、孽龍問曰、如今那鐵杵放在那裏、太子即從耳朵中

金將出來向風中幌一幌就有金桶般大幌兩幌就有竹竿般長薛龍大喜曰這樣東西要長就長要大就大那許遜有些法力尚可當抵一二徒弟們皆是後學之輩禁得幾杵夜叉見太子欲與薛龍報仇乃諫曰爺爺沒有鈞旨太子怎敢擅用軍器恐爺爺知道不當穩便太子曰吾主意已定你肯幫我便同去如不肯幫我任你先轉南海去罷夜叉又不肯相助自去了那太子殺奔豫章要拿許遜與薛龍報讐卻怎生打扮則見

重疊疊鱉甲堅固整齊齊海帶飛斜身騎着海馬

號三花、好一似天門冬將軍披掛、走起了、磊磊落落滑石、飛將來、漠漠漠漠辰砂、索兒絞的是天麻、要把威靈仙拿下、

却說真君同着弟子甘戰、施岑、等、各仗寶劍、正要去尋捉孽龍、忽見龍王三太子叫曰、許遜許遜、你怎麼這等狠心、把孽龍家千百餘人、一槩誅戮、你敢小覷我龍宮麼、我今日與你賭賽一陣、纔曉得我的本事、真君慧眼一看、認得是南海龍王的三太子、喝曰、你父親掌管南海、素稱本分、今日怎的出你們不肖兒子、你好好回去、免致後悔、太子道、你殺人之父、人亦

然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尊龍是我水族中一代之人、我豈肯容你這等欺負、於是舉起鋼刀、就望真君一砍、真君亦舉起寶劍來迎、兩個大殺一塲、則見

一個是九天中神仙領袖、一個是四海內龍子班頭、一個的道法精通、却會吞雲吸霧、一個的武藝慣熟、偏能掣電驅雷、一個呼諶母為了師傅最大神通、一個叫龍王做了父親儼高聲價、一個飛寶劍前挑後剔光光閃閃就如那、大寒墜地凜嚴霜一個拋鐵杵直撞橫衝、琣琣瑞瑞、就如那除夜人

家燒爆竹、眞個是棋逢敵手、終朝勝負難分、却原
來陣過對頭、兩下高低未辨
眞君與那太子刀抵劍、劍對刀、自巳牌時分戰至午
時、不分勝敗、施岑謂衆道友曰、此龍子本事儘高、恐
師父不能拿他、可大家一齊掩殺、那太子見眞君弟
子一齊助戰、遂在耳朶中取出那根鐵杵來、幌了兩
三幌、望空抛起、好一個鐵杵、一變作十、十變作百、百
變作千、千變作萬、半天之中、就如那紛紛柳絮顛狂
舞、滾滾蜻蜓上下飛、滿空撩得砯砯响、恰是游丞相
公子打擂槌、你看那眞君的弟子們、繞把那脚上的

杵兒撇開忽一杵在腦後一打纔把那腦後的杵兒架住忽一杵在心窩一搗纔把心窩的杵兒一拔忽一杵在肩膀上一錐那些弟子們怕了那杵都敗陣而走好一個真君果有法術果有神通將寶劍望東一指杵從東落望西一指杵從西開望南一指杵從南墜望北一指杵從北散真君雖有這等法力爭奈千千萬萬之杵一杵去了一杵又來却未能取勝忽觀世音菩薩空中聞得此事乃曰敖欽龍王十分仁厚生出這個不肖兒子助了蛟精我若不去收了他如意杵寶貝許遂縱有法力無如之奈分是偽起禍

眾在半空之中解下身上羅帶做成二個圈套兒丟將起來把那千千萬萬之杵盡皆套去那太子見有人套去他的寶貝心下慌張敗陣而走孽龍接見問曰太子與許遜征戰得大勝否太子曰我戰許遜正在取勝之際不想有一婦人使一個圈套把我那寶貝套去了我今沒處討得孽龍曰發寶貝者非是別人乃是觀世音菩薩言未畢其君提至孽龍望見即化一陣黑風走了太子心中不忿又提着手中鋼刀再來交戰此是敗兵之將英勇不加兩合之中被真君左手一劍架開鋼刀卻將右手一劍來斬太子忽

大人背後叫曰不可不可眞君舉眼一看見是觀音遂停住寶劍觀音曰此子是敖欽龍王的第三子今無故輔助孽龍本該死罪奈他父親素是仁厚今我在此若斬了此子龍王又說我不救他體面上不好看眞君方纔罷手却說那巡江夜叉回轉龍宮將太子助孽龍之事一一稟知龍王龍王頓足罵曰這畜生忒的不肖彼時東海龍王敖順西海龍王敖廣北海龍王敖潤同聚彼處亦曰這畜生今日去戰許遜就如那葛伯與湯爲仇輔助孽龍就如那崇侯助紂爲虐容不得他敖欽曰這樣兒子要他則甚遂取過

一口利劍勅旨一道今夜叉將去叫太子自刎而亡夜叉領了勅旨賫了寶劍逕來見着三太子太子開知其故號得寃不着擡迭跪下觀音叫道菩薩救奈何到我父王處保過這次觀音道只怕你父親難饒你死罪你不如到蛇盤谷中鷹愁澗躲避三百年後等唐三藏去西天取經罰你變做個騾子送往天竺國馱經過來那時將功贖罪我對你父親說過或可留你太子眼泪汪汪拜辭觀世音往鷹愁澗而去觀音復將所收鋏杵付與夜叉教夜叉交付與龍王去說真君亦辭了觀音回轉豫章不在話下却說觀

仍未可准可於上游開鑿之如二蛟故事

菩薩別了真君，欲回普陀巖去，孽龍在途中投拜，欲求與真君講和，後當改過前非，不致為害，言辭甚哀。觀音見其言語懇切，乃轉變來見真君。真君問曰：大聖到此，復有何見諭？觀音曰：吾此一來，別無甚事。孽龍欲與君講和，今後改惡遷善，不知君允否？真君曰：他既要講和，限他一夜滚百條河，以雞鳴為止。若有一條不成，吾亦不許。觀音辭真君而去。弟子吳猛諫曰：孽畜原心不改，不可許之。真君曰：吾豈不知，但江西每逢春雨之時，動輒淹沒，吾欲其開成百河，疏通水路耳，非實心與之和也。吾今分付社伯阻挑

[illegible]

其功，勿使足百條之數，其罪難免，亦不失信於觀音矣。卻說孽龍按見觀音，問其所以，觀音將真君所限之事一一說與。孽龍大喜，是夜用盡神通，速滾速滾，恰至四更，社伯扣計其數，已滾九十九條。社伯心慌，乃假作雞鳴，引動眾雞皆鳴。孽龍聞得大驚，自知不能免罪，乃化為一少年，未及天明，即遁往湖廣躲避去訖。真君至天明，查記河數，止欠一條，雞聲盡鳴，乃知是社伯所假也。遂令弟子計功受賞。真君急索孽龍之時，已不知其所在。後來遂於河口立縣，即今之南康湖口縣是焉。卻說孽龍遁在黃州府黃岡縣

地方有多作個少年的先生求館、時有一老者姓史名仁家頗饒裕、有孫子十餘人正欲延師開館、修龍至其家、自稱豫章曾良聞君家有館、特來領教、史老見其人品清高禮貌恭敬、心竊喜之、但不知其學問何如遂謂曰、敝鄉舊俗但先生初來者或考之以文、或試之以對、然後啓帳、卑老有一對、欲領尊教何如、學能曰、願聞、史老曰、曾先生腰間加一點、豈邪賢士、學龍曰、我就把令孫爲對、遂荅曰、史小子頭上着一橫、吏部天官、史老見先生對得妙、不勝之喜、乃曰先生高才遂養余寒舍學作徒少不可輕慢、尊能道、小子

但係讀書、何必計利、史老遂擇日啓館、叫諸孫具贄見之儀、行了拜禮、遂於門下授業、孽龍教授那些生徒、辨疑解惑、講書說經、明明白白、諸生大有進益、不在話下、却說真君以孽龍自滾河以後、遍尋不見、遂同甘戰施岑二人、遍到湖廣地面、尋覓蹤跡、忽望妖氣在黃岡縣鄉下姓史的人家、乃與二弟子遂往其處、至一館中、知是孽龍在此變作先生、教訓生徒、真君乃問其學生曰、先生那裏去了、學生答云、先生洗浴去了、真君曰、在那里洗浴、學生曰、在淵中、真君曰、這樣十一月天氣、還用冷水洗浴、學生曰、先生是個

偕原之人不論寒天熱天常要水中去浸一浸若浸得久時約有兩三個時辰纔回來真君乃與弟子坐在館中等他回時就下手拿着忽擡頭一看見柱壁上有對聯云

趙氏孤兒切齒不忘屠岸賈
伍員烈士鞭屍猶恨楚平王

又壁上題有詩句云

自嘆年來運不齊　子孫零落卻無遺
心懷東海波瀾闊　氣壓西江草樹低
総處咬牙思舊恨　莫奈揮筆記新詩

男兒不展風雲志　空負天生八尺軀

眞君看詩對已畢、大怒謂劣子曰、此詩此對皆是復仇之詩、若此孽不除、終成大患、汝等務宜勉力擒之、言未畢、忽史老來館中、看孫子攻書、時盛冬天氣、史老身上披領羊裘、頭上戴頂煖帽、徐徐而來、及見眞君丰姿異常、遂忙施禮、問曰先生從何而來、眞君曰、小生乃豫章人、特來訪友、史老謂孫子曰、爷在此、何不通報、遂邀眞君與二弟子至家下、告茶、茶畢、史老問眞君姓名、眞君曰小生姓許、名遜、此二徒、一姓施、名岑、一姓甘、名戰、史老曰聞得許君者、法術甚妙、誅

成蛟精敢是足下否真君曰然史老遂下拜真君以其年老連忙答禮史老問曰仙翁臨此欲何爲真君曰尊府教令孫者乃孽龍精也變形於此吾尋蹤至跡特來擒之史老大驚曰怪道這個先生無問冬天并天只從淵中洗浴淋水之處往時淺淺的今成一潭深不可測真君曰老翁有緣幸遇小生相救不然今日是個潭今後日是個江河君家且葬魚腹矣史老曰此蛟精恁的拿他定真君曰此孽千變萬化他若覺防於我擒之不易吾今或未覺縱要變時必資水力可令公家凡水缸水桶洗臉盆及碗盞之類皆不

可注水使他變化不去我自然拿了他叟老分付已畢孽龍正洗浴回僻真君見了大喝一聲孽畜走那里去孽龍大驚却待尋水而變遁處無水惟現池中有一點餘水未傾遂從裏面變化而去竟不知其蹤跡後人有詩嘆曰

堪嘆蛟精玄上玄　墨池變化至今傳
當時若肯心歸正　却有今番取上天

叟老見真君起去孽龍甚是感謝乃留真君住了數日詢其故由真君曰此處孽龍居久恐有沉沒之患可取杉木一片過來畫符一道打入地中鎮可

底之真君鎮符已畢，成火老相待燈照，更只出六一拾照石一片，化為黃金，約有三百餘兩，付出之老而去。施岑曰：孽龍今不知逃往何處，可從此湖底上下遍處尋覓殺之。真君曰：哉此孽賊我等在此，又往豫章欲沉郡城，上施術可知也。真君且同衆中覓其蹤跡，如果不在，再往外府之來。曉於是師弟們一路回歸。却說孽龍精魂沉池縱去，又化為美少男子，逃往長沙府，聞知刺史賈玉家生有一女，極有姿色，忌見得骨如翠羽，肌如凝脂，腰如弱柳，手如柔荑，臉如桃

花擁、簇堆金鳳絲、秋波湛湛妖嬈、春笋纖纖嬌媚姿、說甚麼暎花王嬙、說甚麼吳宮西施、說甚麼趙家飛燕、說甚麼楊家貴妃、柳腰微擺鳴金珮、蓮步輕移動玉肢、月裏姮娥難比此、九天仙子怎如斯、

孽龍遂來結拜刺史賈玉、賈玉問曰、先生何人也、荅曰、小人姓慎名郎、金陵人氏、自幼頗通經典、不甚名途淹滯、莫能上進、今作南北經商之客耳、因從廣南販貨、得明珠數斛、民家無處作用、特來献與使君、伏望笑納、賈使君曰、此寶乃先生心力所求、况汝我萍

尤才遂豈敢受此厚賜再三推拒慎郎獻之甚切使君不得已而受之留住數月使君見慎郎祖貌謙恭手藝美麗琴棋書畫件件皆能弓矢干戈般般精熟遂欲以女妻之慎郎鞠躬致謝彼將珍寶厚賂使君親信之人悉皆稱贊慎郎之德使君乃擇吉日將其女與慎郎成親不在話下却說慎郎在賈府成婚以後歲遇春夏之時則告稟使君托言出遊江湖經商買賣至秋冬之時則重載船隻而歸皆是奇珍異貨使君大喜曰吾得佳婿矣孰不知其為蛟精也所得貨財寶貨皆因春夏大水覆人舟船掠人財貨裝載

可歸慎郎入贅三年復生三子一日慎郎尋思起來不勝忿怒曰吾家世居豫章子孫族類一千餘衆皆被許遜滅絕破我巢穴使我無容身之地雖然潛居此地其實怨恨難消今既歲久諒許遜不復知有我也我今欲回豫章大興洪水渰沒城郡仍滅取許遜之族報復前仇方消此恨言罷來見使君使君問曰賢婿有何話說慎郎曰方今春風和煖正宜出外經商特來拜辭岳丈而去家中妻子望岳丈看顧使君曰賢婿放心前去不必多憂若得充裝之利早回返慎郎言罷分別而去時晉永嘉七年真君與其徒甘戰

又去劉覓城邑、遍尋蛟孽、三年間杳無蹤跡、已歸之方外去了、不想這孽龍自來送死。忽一日道童來報、有一少年子弟、丰姿美貌、衣冠俊偉、來訪真君、真君命入。問曰、先生何處人也。少年曰、小生姓慎名郎、金陵人氏、久聞賢公有斡旋天地之手、備伏孽龍之功、海內少二、家中頗饒、小生特來過訪、欲遂識荊之願、別無他意。真君曰、妖精未除、徒負虛名、可愧可愧。真君言罷、其少年告辭而出、真君送而別之。甘施二弟子曰、適間少年是何人也。真君曰、此妖龍也、今來相見、探我虛實耳。甘施曰、何以知之。真君曰、吾視其人

妖氣尚在，腥風襲人，是以知之。其施口說如此，既當擒而誅之，何故又縱之使去也。真君曰：吾四次擒拿，皆被變化而去，今佯爲不知，使彼不甚隄防，庶可隨便擒之耳。施岑乃問曰：此時不知逃躲何處，吾二人願往殺之。真君將慧眼一照，乃曰：今在江滸化爲一黃牛，卧於郡城沙磧之上。我今化爲一黑牛，與之相鬬，汝二人可提寶劍，潛往窺之，候其力倦，即拔劍而揮之，蛟必可誅也。言罷遂化一黑牛，奔躍而去。真個

四蹄堅固如山虎　兩角崢嶸似海龍
今向沙邊相抵觸　神仙變化果無窮

真君化成黑牛早到沙磧之上即與黃牛相鬥恰[illegible]有兩個時辰甘施二人躡跡而至正見二牛相鬥黃牛力倦之際施岑用劍一揮正中黃牛左股甘戰亦揮起寶劍斬及一角黃牛奔入城南井中其角落地今馬當相對有黃牛洲此角日後成精常變化出來害取客商船隻不在話下卻說真君謂甘施曰孽龍既入井中諒巢穴在此吾遣符使吏兵導我前進汝二人可隨我之後躡其蹤跡緣其巢穴擒而殺之以絕後患言罷真君乃跳入井中施甘二人亦跳入井中符使護引真君前進只見那個井其口上雖是狹

的、到了下面別處、一個乾坤、這邊有一個孔、透着那一個孔、那邊有一個洞、透着那一個洞、就似杭州城二十四條花柳巷、巷巷相穿、又似龍窩港三十六條、大澇澇潸潸相見、常人說道、井中之蛙、所見甚小、蓋未嘗到這個所在、見着許大世界、真君隨符使一路而行、忽見有一樣物件、不長不短、圓圓的相似個擂槌模樣、其職拾起瞧瞧、乃是一車轄、問於真君曰、此井中怎的有此車轄、真君道、昔前漢有一人、姓陳名遵每大會賓客、輒閉了門、取賓轄投於井中、雖有急事不得去、必俟罷稱撈取車轄還人、後有一車轄再投

不想原來水蕩在此處來了又行數里之遙
四方四角新新鮮鮮的物件施岑拾將起來一看原
來是個印匣兒問於真君真君曰昔後漢有宦官張
讓劫遷天子北至河上將傳國玉璽投之井中再無
人知從後洛陽城南甄宮井有五色氣一道直冲上
天孫堅認得是寶貝的瑞氣遂命人淘井就得了這
一顆玉璽璽便得去卻把這個匣兒遺在這裡又行
數里忽見有一物件光閃閃白淨淨背灣灣腹大大
的耳戢戢卻拾將起來一看原來是個盌瓶耳戢又問
於真君真君曰曾聞有一女子吟云不上磨玉答玉

孽欲成中央折井底引銀瓶銀瓶欲上絲繩絕想這個銀瓶是那女子所引的因斷了繩子故流落在此符使稟曰孽龍多久逝去真仙須急忙追趕途路之上且不要講古真君於是命弟子趲步而行只見水族之中見了的唬得魂不附體鮎魚兒只把口張圖魚兒只把頸縮蝦子兒只顧拱腰鯽魚兒只顧擺尾真君都置之不問卻說那符使引真君再轉一湾一角正是行到山窮水盡處看看在長沙府賈玉井中而出真君曰今得其巢穴矣遂辭了符使回去宗抓宗卻說孽龍精既出其井仍變爲慎郎入於賈

走入戶中使君見其身體狼狽舉家大驚問其緣故慎郎答曰今去鄭獲大利不幸回至半途倒遇賊盜貨財盡劫又被殺傷左額左股疼痛難忍使君看其刀痕不勝隱痛即令家童前求醫士療治其病乃扮作一醫士命菲施二人扮作兩個徒弟跟隨這醫士

問

道明賢聖藥辨君臣遇病時深識着法門開切下藥不遲精知個功巧聖神哉摩巾披道服飄飄揚揚指引俺肯莳臨瀟瀟灑灑診寸關尺三部脈辨邪察病買頻三折肱療上中下三等人起死回生只

是一雙手也似是東晉之時重生了春秋扁鵲却原來西江之地再出若上古神農黃帝共偶留間手一腔都是活人心

卻說真君扮了醫士到府衙使君見了相請而去進了使君宅上相見禮畢使君曰吾婿在外經商被盜賊殺傷左額左股先生有何妙藥可以治之容某重謝真君曰賢婿所傷吾有妙方手到即愈使君大喜即召慎郎出來醫治當時蛟精卻於房中問使僕曰醫士只一人麼使僕曰還有兩個徒弟蛟精卻疑是真君不敢輕出其妻賈氏催促之曰醫人在堂你何故

了出愼郎曰你不曉事醫術我好也是這個醫士醫術不好也是這個醫士賈氏竟不知所以使君見愼郎不出親自入房召之眞君乃隨使君之後直至房中厲聲叱曰孽畜再敢走麼孽龍計窮勢迫遂變出本形蜿蜒走出堂下不想眞君先設了天羅地網活活擒之又以法水噴其三子悉變爲小蛟眞君拔劍並誅之賈玉之女此時亦欲變幻被施岑活活擒住使君大驚眞君曰愼郎者乃孽龍之精今變作人形我聞爲岳丈吾乃豫章許遜追尋至此擒之爾女今亦成蛟令愛吾一劍背使君乃與其妻跪於眞君之前

哀告曰昔女被蛟精所染非吾女之罪伏望憐而赦之眞君遂給取劍絲與賈女服之故得不變眞君謂使君曰蛟精所居之處其下即水今汝舍下深不踰尺皆是水泉可速徙居他處毋自貽禍使君舉家惶悚遂急忙遷居高處原住其地不數日果陷爲淵潭深不可測今長沙府昭潭是也淹至今却從天羅地網中取出孽龍欲揮劍斬之眞君曰此孽殺之甚易擒之最難我想江西係是浮地下面皆爲蛟穴城南一非其深無底此井與江水同消長莫若鎖此畜回歸吾以鐵樹鎖之井中繫此孽畜於鐵樹之上使後世

[illegible]見此[illegible]

蛟門處迹鎮[illegible][illegible]迹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伊神其鑄鐵

為樹置之郡城南井中下用鐵索鈎鎖其地脈外

繫[illegible]能於樹月祝之曰

鐵樹開花　其妖若興　吾當復出

鐵樹居正　其妖永除　水妖屏迹

城邑無虞

又留記云

鐵樹鎮洪州萬年永不休天下大亂此處無憂天

下大旱此處薄收

又元明與全節有詩云

　八索縱橫維地脈　一泓清淺定江流
　　豫章勝地由天造　砥柱中天億萬秋

真君又鑄鐵爲符鎮於鄱陽湖中又鑄鐵蓋符於廬陵元潭今留一劍在焉又立府靖於岩井山府皆所以鎮壓後患也真君既擒妖孽功滿乾坤時晉明帝太寧二年大將軍王敦字處仲出守武昌舉兵向次洞庭湖真君與吳君同往說之蓋欲止敦而作晉室忠臣時郭景純亦在王敦幕府因此三人得以相見景純謂真君曰公新誅蛟精功行圓滿況最府西

晉之世豫章鍾完公不日當上昇矣、真君欣然、一日郭璞同真君吳君來謁王敦、敦見三人同至、大喜、遂令左右設宴款待、酒至半酣、敦問曰、我昨宵得一夢、夢見一木破天、不知主何吉凶、真君曰、木上破天、乃未字也、公未可妄動、吳君曰、吾師之言、灼有先見、公謹識之、王敦聞二君言、心甚不悅、乃令郭璞卜之、璞曰、此數用剋體、將軍此行幹事不成也、王敦不悅曰、我之壽有幾何、璞曰、將軍若舉大事、禍將不久、若遂還武昌、則壽未可量、王敦怒曰、汝壽幾何、璞曰、我壽盡在今日、王敦大怒、令武士押璞斬之、真君與吳君

亦郭之神吳君只辭亦亦本道

舉杯擲起化爲白鶴一隻從空迴翔梁棟之上王敦舉眼看鶴已失二君所在且說郭璞既死衆人備辦衣衾棺槨殮畢越三日市人見璞衣冠儼然與親友相見如故王敦知之不信令開棺視之果無屍骸始知璞脫質升仙也自後王敦行兵果敗遂還武昌而死卒有夾解之刑蓋不聽三君之諫以至於此再說吳君遂與真君同下金陵遨遊山水既而欲買舟上豫章打頭風不息舟中人曰當此仲夏南風浩蕩舟船難進奈何真君曰我待汝等駕之汝等但要瞑目安坐切勿開眼窺覷吳君乃立於船頭真君親自把船遂召

[illegible]二尼挾舟而行、經池陽之地、以先天無極都雷府之印、印西岸石壁上、以辟水怪、今有印紋、舟瀕淵凌空而起、須臾過廬山之巔、至雲霄峰、二君欲觀淵府景致、故其舟稍削抹林木之表、亟亟有聲、舟人不能忍、皆偷眼窺之、忽然拾舟於層巒之上、折旋於深淵之下、今號鐵船峰、其下有斷石、即其桅也、眞君謂舟人曰、汝等不聽吾言、以至如此、今將何所歸乎、舟人懇拜、願求濟度之法、眞君教以服餌靈藥、遂得辟穀不飢、盡隱於雲霄峰下、二君乃各乘一龍回玉隆宮、遂就[illegible]時隱居終日、與諸弟子講究眞詮、乃作照

仙之訣云

天運循環兮疾如飛人生世間兮欲何爲爭名奪利兮徒丘墟風月滋味兮有誰知不如且進黃金巵一飲一啗日沉西丹砂養就玉龍池小試世界覓無涯世人莫道是愚癡豁然一笑天地齊

又作八箴垂訓曰

忠孝廉謙寬裕容忍忠則不欺孝則不悖廉而罔貪謙而勿失修身如此可以成德寬則得衆裕必有餘容而兼受忍則安舒接人以禮怨咎滌除若我後子孫動靜勤篤念茲在茲當守其獨存其心

却說天地水府三元三品三官大帝及太白金星同言真君原是玉洞天仙下降今除蕩妖孽惠及生靈德厚功高其弟子吳猛等扶同真君共成至道皆宜推薦以至天庭商議具表奏聞玉帝玉帝准奏乃授許遜九天都仙大使兼高明大使之職封考先王遜祖祖父各有職位先差九天採訪使崔子文段丘仲捧詔一道諭知許遜預示飛昇之期以昭善微採訪二仙捧詔下界時晉孝武寧康二年甲戌真君時年一百三十六歲八月初一日見雲仗自天而下導從者

仗衆降於庭中真君迎接拜訖二仙曰奉玉皇勅命賜子寶詔于可備香花燈燭整頓衣冠俯伏階下以聽宣讀詔曰

上詔學仙童子許遜卿在多劫之前積修至道勤苦悉備天經地緯悉已深通萬法千門罔不師歷救災拔難除害蕩妖功濟生靈名高玉籍衆真推薦宜有甄升可授九州都仙大使兼高名大使先王之職賜紫綵羽袍瓊旌寶節各一事期以八月十五午時拔宅上升詔書到日信詔奉行

頭訖真君再拜遂登壇受詔畢乃揖二仙上坐問其

姓名一仙曰余乃崔子文段丘仲與授九天採訪使之職真君曰愚蒙有何德能感動天帝更勞二仙下降二仙曰公修已利人功行已滿非者孕真保奏陞入仙班相迎在邇先命某等捧詔諭知言畢送乘龍車而去真君既得天旨之後門弟子吳猛等與鄉中耆老及諸親眷皆知行期已近朝夕會飲以叙別情真君謂眾人曰欲達神仙之路在先行其善而後立其功吾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內當出地仙八百餘人其師出於豫章大闡吾教以吾壇前松樹枝垂覆拂地郡江心中忽生沙洲掩過

東門者是其將也後人有讖龍沙會合真仙必出按龍沙在章江西岸畔與郡城相對事見龍沙記濟清逸有詠龍沙五言詩云

五陵無限人　獨祝松沙記
龍沙雖未合　氣象已虛異
昔時寔浪遊　早作桑麻地
地形帶江轉　山勢若連契

是時八月望日大哲彌會過召里人及諸親友并門弟子長少畢集至日中遙聞音樂之聲祥雲繚繞漸至會所羽蓋龍車仙童綵女官將吏兵前後擁護前

於是仙崔子文段丘仲二仙又至真君拜迎二仙復

宣詔曰

上詔學仙童子許遜功行圓滿已仰潛山司命官

傳金丹於下界返子身於上天及家口廚宅一并

拔之上昇若今天丁力士與流金火鈴驅碎中間

無或遺漏仍封遜祖許山玉虛僕射又封曾祖許

琰太微兵衛大夫曾祖母太微夫人其次許肅封

中嶽仙官母張氏封中嶽夫人欽此欽遵詔至奉

行

真君再拜受詔與崔子文曰公門下弟子眭泉惟阪

惣曾亨周廣時荷業外黃仁覽與其父郎烈與其母共四十二口合當從行餘者自有昇舉之日不得皆往也許眞君上了龍車仙眷四十二口同時昇舉里人及門下弟子不與上昇者不捨眞君之德攀轅叫轍號泣振天願相隨而不可得眞君曰仙凡有路可通汝等但能遵行孝道利物濟民何患無報耶眞君族孫許簡哀告曰仙翁拔宅沖昇後世無所考驗可留下一物以爲他日之記眞君遂留下修行鐘一口并一石函謂之曰世變時遷此即爲陳迹矣眞君一侄名許大者與其妻市米於西湖聞眞君飛

亦同奔赴不及從行七車覆遺其米於地上米皆生今有罌米岡生米鎮猶在此至哀泣求其從行眞君以彼無有仙分乃授以地仙之術夫婦皆隱於西山仙仗既舉屋宇雞犬皆上昇惟鼠不潔天兵推下地來一跌腸出其鼠遂拖腸不死後人或有見之者皆爲瑞應又墜下藥臼一口碓磑一輪又墜下雞籠一隻於宅之東南十里又許氏仙姑墜下金釵一股今有許氏墜釵洲猶在時人以其拔宅上昇有詩嘆羨云

慈仁共羨許旌陽　眞濟生民耿不忘

拔宅上昇成至道　陰功陰德感蒼蒼

仙駕飛空漸遠望之不可見惟見祥雲綵霞瀰漫上谷百里之內異香芬馥忽有紅錦帷一幅飛來旋繞故地之上却說真君仙駕經過袁州府宜春縣棲梧山真君乃遣二青衣童子下告王朔具以玉皇詔命因來相別王朔舉家瞻拜告曰朔蒙尊師所授道法遵行已久乞帶從行真君曰子仙骨未充止可延年得壽而已難以帶汝同行乃取香茆一根擲下令二童子授與王朔教之曰此茆味異可栽植於此地久服長生並能養肉辛能養節苦能養氣酸能養筋鹹

能發序酬能養筋宜調和美酒飲之必見功効言訖而別王朔依真君之言即將此茆栽植取來調和酒味服之壽三百歲而終今臨江府玉虛觀即其地也仙茆至今猶在真君飛昇之後里人與其族孫許簡就其地立祠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寫於竹簡之上緘之曰箭令人探取以決休咎其修行鍊藥殼藥臼石函等事並寶藏於祠後改為觀因空中有紅錦帷飛來旋繞故名曰遊帷觀真君既至天庭玉帝陞殿孫子文段丘仲二仙引真君與弟子等聽候玉音玉帝宣入朝見真君揚塵拜舞俯伏金堦下上表奏曰

臣所遇庸才劣質雖有以水行術滅蛟之功益亦賴衆弟子十二人之力今弟子之中止有陳勳曾亨周廣時荷黃仁覽盱烈六人已蒙恩超升人界更有吳猛施岑甘戰鍾離嘉彭抗五人未蒙拔擢誠爲缺典望乞一概同仁宣至天庭同歸於道玉帝見奏即准玉帝差周廣爲使賚傳詔旨令吳猛等五人同上升周廣即拜辭玉帝賚詔下宣是時乃晉寧康二年九月初一日也吳猛時年一百八十六歲見衆君上升已不與從心中怏怏正與施岑甘戰鍾離嘉彭抗四道友同歸西寧聚我修煉只見周廣賚詔自天

衆相見畢動問其下界之故周廣曰吾師許真

玉帝即上帝即位仙友多助仙功未得上昇懇求玉帝超擢玉奏即差廣賫詔令五君上昇同歸至道五人聽言大喜各乘白鹿車白晝沖昇今有吳仙村吳仙觀是其飛昇之處然真君所從遊者三千餘人其有功有行而得上昇者通吳君十有一人焉耳真君領弟子朝見玉帝畢玉帝各授以仙職遂率弟子拜謝太師祖孝悌明王衛弘師祖孝明王蘭公師傅諶母已畢又謝了三官金星保奏之功真君又為衆故人許都胡雲雲陽胥毗二人皆有道之士玉帝

皆封真人之號不在話下却說真君自昇仙後屢顯神通隋煬帝無道燒燬佛祠乃將遊帷觀廢毀唐高宗永淳年間遂命真人胡惠超重新建之至宋太宗仁宗皆賜御書真宗時賜改游帷觀曰玉隆宮至宋代政和二年徽宗忽得重疾而生惡瘡晝寢恍然一夢見東華門有一道士戴九華冠披絳章服左右童子持劍導前來至丹墀稽首帝疑非人間道士因問曰卿是何人道士對曰吾爲許旌陽權掌九天司職上帝詔往西瞿耶國按察經由故國知主上患疾特來頌之帝曰朕患毒瘡諸藥不能愈卿有藥否道士

取小瓢子傾藥一粒，如菉豆子大，呼氣吹入[illegible]
[illegible]上蹤揖而去，且曰吾洪都西山悠舍，久已零落，乞
望聖眼一瞻，爲幸，帝豁然而寤，覺淸而沂凉，以手摩
之，瘡疾愈矣，乃令近臣將圖經考之，見洪州西山有
許旌陽遺跡，詔造許真君行宮，以修玉隆宮，仍添萬
壽二字，塑真君新像，尊號曰神功妙濟真君，許真君
所遺之物，皆有神護守，不可觸犯，如殿前手植柏樹，
其榮瘁常兆本宮盛衰，剪葉煎湯，諸病可愈，井中鐵
樹，唐嚴撰作洪州牧，心內不信，令人掘發，俄然天變，
忽有迅雷烈風，江波泛溢，城郭震動，顫懼，叩頭悔謝

久之而後止又强取修行鍾置之僧寺擊之聲啞如土木然忽夢見神人叱責隨以行送鍾還宮又磯崳藥臼州牧徐登令取至府觀之獨木及臼遂乃飛去還宮又石函內唐朝張善安竊據洪州張盤開其蓋內而朱書數字云五百年後强賊張善安開鑿之善安看畢恐懼遂磨洗其字終不泯滅因藏其蓋其字尚留函底宋高宗建炎間金人冦江左欲焚燬宮殿俄而水自楹楠噴出火不能燒虜酋大驚乃徹兵而去皇明列聖尤加寅奉　勅賜重修宮殿并存侵田土國朝正德戊寅年間寧府陰謀不軌託請其宮道

今有質筆云

三三兩兩兩三三　殺盡江浙一擔挑

荷葉敗時黃菊綻　大明依舊鎮江山

後來果敗諸般驗不可盡述後人有詩嘆云

余書玉檢不能留　八字遺言可力求

試看真君功行滿　三千弱水自通州